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三三冊目次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撰　宋刻本（卷三十二至三十三配明影宋鈔本）　〇〇一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唐）杜牧撰　明刻本　四四六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

（唐）白居易撰

宋刻本（卷三十二至三十三配明影宋鈔本）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通行本

唐白居易撰。居易有六帖，已著錄。案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所見宋刻居易集兩本，皆題爲白氏文集，不名長慶集。汪立名校刻香山詩集，亦謂寶歷以後之詩，不應槩題曰長慶。今考居易嘗自寫其集分置僧寺。據所自記，太和九年置東林寺者，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開成元年置於聖善寺者，三千二百五十五首，勒成六十五卷。開成四年置於蘇州南禪院者，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勒爲六十七卷，皆題曰白氏文集。開成五年置於香山寺者，凡八百首，合爲十卷，則別題曰洛中集。惟長慶四年元稹作白氏長慶集序，稱盡徵其文，手自排纂，成五十卷，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又稱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則長慶一集，特穆宗甲辰以前之作。曾及立名所辨，不爲無據。然唐志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宋志亦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而白氏文集之名轉不著錄。又高斯得恥堂存藁有白氏長慶集序。宋人目錄傳於今者，晁公武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均作白氏長慶集。則謂宋刻必作白氏文集，亦未盡然。况元稹之序本爲長慶集作，而聖善寺文集記中載有居易自註，稱元相公先作集序幷目錄一卷在外，則長慶集序已移弁開成新作之目錄，知寶歷以後之詩文均編爲續集，襲其舊名矣。未可遽以總題長慶爲非也。其卷帙之數，晁公武謂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續集五卷，今亡三卷，則當有七十二卷。陳振孫謂七十一卷之外又有外集一卷，亦當有七十二卷。而所標總數乃皆仍爲七十一卷，與今本合，則其故不可得詳。至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謂集中進士策問第二道，俗本妄有所增。又馮班才調集評亦稱每卷首古調律詩格詩之目爲重刻改竄，則今所行本已迥非當日之舊矣。

白氏長慶集序　　浙東觀察使元稹字微之述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具樂天與予書）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荅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誚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効競作新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illegible]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illegible]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illegible]以[illegible]名者處處皆是（[illegible]多作書模勒樂天及[illegible]賣於市肆之中也）[illegible]求自售[illegible]亂[illegible]無[illegible]宗何予[illegible]

[illegible]童[illegible]間[illegible]也[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暴[illegible]詔[illegible]

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叙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白氏長慶集

第一帙

第一　諷諭一　古調詩　第二　諷諭二　古調詩

第三　諷諭三　新樂府　第四　諷諭四　新樂府

第五　閑適一　古調詩　第六　閑適二　古調詩

第七　閑適三　古調詩

第二帙

第八　閑適四　古調詩　第九　感傷一　古調詩

第十　感傷二　古調詩　第十一　感傷三　古調詩

第十二　感傷四　歌行曲引　第十三　律詩一

第十四　律詩二

第三帙

第十五　律詩三　第十六　律詩四

第十七　律詩五　第十八　律詩六

第十九　律詩七　第二十　律詩八

第四帙

第二十一　雜體　格詩　歌行

第二十二　律詩　第二十三　律詩

第二十四　格詩　雜體　第二十五　律詩

第二十六　律詩
第五帙
第二十七　律詩　第二十八　律詩
第二十九　律詩　第三十　格詩　雜體
第三十一　律詩　第三十二　律詩
第三十三　律詩
第六帙
第三十四　律詩　第三十五　律詩
第三十六　半格詩　律詩附　第三十七　律詩
第三十八　詩賦　第三十九　銘讚箴謠偈
第四十　哀祭文　第四十一　碑碣
第四十二　墓誌銘
第七帙

第四十三　記序　第四十四　書
第四十五　書序　第四十六　書頌議論狀
第四十七　試策問制誥　第四十八　中書制誥一　舊體
第四十九　中書制誥二　舊體　第五十　中書制誥三　舊體
第五十一　中書制誥四　[illegible]祭文附　第五十二　中書制誥五　[illegible]
第八帙
第五十三　中書制誥六　新體　第五十四　翰林制詔
第五十五　翰林制詔二　擬制附　第五十六　翰林制詔三　[illegible]贊文附
第五十七　翰林制詔四　[illegible]祭文[illegible]附　第五十八　奏狀一
第五十九　奏狀二
第九帙
第六十　奏狀三　第六十一　奏狀四
第六十二　策林一　第六十三　策林二
第六十四　策林三　第六十五　策林四
第十帙
第六十六　甲乙判一　第六十七　甲乙判二
第六十八　碑誌序記表贊論衡書
第六十九　碑記序解祭文
第七十　銘誌序贊祭文記辭傳
第七十一　碑記銘吟偈

白氏文集卷第一　諷諭一　古調詩五言凡六十五首

賀雨

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凶遂下罪己詔殷勤告萬邦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元年誅劉闢一舉靖巴邛二年戮李錡不戰安江東顧惟眇眇德遽有巍巍功或者天降沴無乃儆予躬上思荅天戒下思致時邕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乃命罷進獻乃命賑饑窮宥死降五刑責己寬三農宮女出宣徽廐馬減飛龍庶政靡不舉皆出自宸衷奔騰道路人傴僂田野翁歡呼相告報感泣涕沾胷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纔七日和氣生沖融凝為悠悠雲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淒淒復濛濛萬心春熙熙百穀青芃芃人變愁為喜歲易儉為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衆同皇天與后土所感無不通冠珮何鏘鏘將相及王公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讀張籍古樂府

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甞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

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
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淳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
情性卷之善一身始從青衿歲迨此白髮新日夜秉筆吟心苦
力亦勤時無采詩官委弃如泥塵恐君百歲後滅沒人不聞
願藏中秘書百代不湮淪願播內樂府時得聞至尊言者志
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爲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
賤貧病眼街西住無人行到門

孔戡

洛陽誰不死戡死聞長安我是知戡者聞之涕泫然戡佐山東
軍非義不可干拂衣向西來其道直如絃從事得如此人人以
爲難人言明明代合置在朝端或望居諫司有事戡必言或
望居憲府有邪戡必彈惜哉兩不諧沒齒爲閑官竟不得一日
謇謇立君前形骸隨衆人斂葬北邙山平生剛腸內直氣
歸其間賢者爲生民生死懸在天謂天不愛人胡爲生其
賢爲天果愛民胡爲奪其年茫茫元化中誰執如此權

凶宅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梟鳴松
桂枝狐藏蘭菊叢蒼苔黃葉地日暮多旋風前主爲將相
得罪竄巴庸後主爲公卿寢疾歿其中連延四五主殃禍繼相
鍾自從十年來不利主人翁風雨壞簷隙蛇鼠穿牆墉人
疑不敢買日毀土木功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
至不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欲悟迷者胸凡爲大官人年祿多
高其權重持難久位高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
四者如寇盜日夜來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
大借家可諭邦周秦宅崤函其宅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
夷宮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

夢仙

人有夢仙者夢身升上清坐乘一白鶴前引雙紅旌羽衣忽
飄飄玉鸞俄錚錚半空直下視人世塵冥冥漸失鄉國處纔
分山水形東海一片白列岳五點青須臾羣仙來相引朝玉京
安期羨門輩列侍如公卿仰謁玉皇帝稽首前致誠帝言汝
仙才努力勿自輕却後十五年期汝不死庭再拜受斯言既寤
喜且驚秘之不敢泄誓志居巖扃恩愛捨骨肉飲食斷羶
腥朝餐雲母散夜吸沆瀣精空山三十載日望輜軿迎前期
過已久鸞鶴無來聲齒髮日衰白耳目減聰明一朝同物化
身與糞壤幷神仙信有之俗力非可營苟無金骨相不列丹
臺名徒傳辟穀法虛受燒丹經只自取勤苦百年終不成
悲哉夢仙人一夢誤一生

觀刈麥 時爲盩厔縣尉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
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暑土氣背
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
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爲悲傷
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
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題海圖屏風 元和己丑年作

海水無風時波濤安悠悠鱗介無小大遂性各沉浮突兀海底
鼇首冠三神丘釣網不能制其來非一秋或者不量力謂茲
鼇可求贔屭牽不動綸絕沉其鉤一鼇既頓頷諸鼇齊
掉頭白濤與黑浪呼吸繞咽喉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
鯨鯢得其便張口欲吞舟萬里無活鱗百川多倒流遂使江
漢水朝宗意亦休蒼然屏風上此畫良有由

羸駿

驊騮失其主羸餓無人牧向風嘶一聲莽蒼黃河曲踏冰水
畔立臥雪塚間宿歲暮田野空寒草不滿腹豈無市駿者
盡是凡人目相馬失於瘦遂遺千里足村中何擾擾有吏
徵芻粟輸彼軍廄中化作駑駘肉

廢琴

絲桐合為琴中有太古聲古聲淡無味不稱今人情玉徽光
彩滅朱絃塵土生廢棄來已久遺音尚泠泠不辭為君彈
縱彈人不聽何物使之然羌笛與秦箏

李都尉古劍

古劍寒黯黯鑄來幾千秋白光納日月紫氣排斗牛有客
借一觀愛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寶有本性
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願快直士心將斷佞
臣頭不願報小怨夜半刺私讎勸君慎所用無作神兵羞

雲居寺孤桐

一株青玉立千葉綠雲委亭亭五丈餘高意猶未已山僧
年九十清淨老不死自云手種時一顆青桐子直從萌芽
拔高自毫末始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當如此

京兆府新栽蓮　時為盩厔尉趨府作

污溝貯濁水水上葉田田我來一長歎知是東溪蓮下有清泥
污馨香無復全上有紅塵撲顏色不得鮮物性猶如此人事亦宜然託
根非其所不如遭棄捐昔在溪中日花葉媚清漣今來不得地顦顇府門前

月夜登閣避暑

旱久炎氣甚中上人若燔燒清風隱何處草樹不動搖何以避
暑氣無如出塵囂行行都門外佛閣正岧嶢清涼近高生
煩熱委靜銷開襟當軒坐意泰神飄飄迴看歸路傍禾黍
盡枯焦獨善誠有計將何救旱苗

初授拾遺

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杜甫陳
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尚無過斯位況予蹇薄者寵至
不自意驚近白日光慚非青雲器天子方從諫朝庭無忌
諱豈不思匪躬適遇時無事受命已旬月飽食隨班次諫
紙忽盈箱對之終自愧

贈元稹

自我從宦遊七年在長安所得唯元君乃知定交難豈無山上苗
徑寸無歲寒豈無要津水咫尺有波瀾之子異於是久處誓不
諼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一為同心友三及芳歲闌花下鞚
馬遊雪中盃酒歡衡門相逢迎不具帶與冠春風日高睡秋
月夜深看不為同登科不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

哭劉敦質

小樹兩株栢新土三尺墳蒼蒼白露草此地哭劉君哭君豈無
辭辭云君子人如何天不弔窮悴至終身愚者多貴壽賢者
獨賤迍龍亢彼無悔蠖屈此不伸哭罷持此辭吾將詰羲文

答友問

大圭廉不割利劍用不缺當其斬馬時良玉不如鐵置鐵在洪罏
鐵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熱君疑才與德詠此知優劣

雜興三首

楚王多內寵傾國選嬪妃又愛從禽樂馳騁每相隨錦韝臂花
隼羅袂控金羈遂習宮中女皆如馬上兒色禽合為荒刑政
兩已衰雲夢春仍獵章華夜不歸東風二月天春鴈正離
離美人挾銀鏑一發疊雙飛飛鴻驚斷行斂翅避蛾眉君王
顧之笑弓箭生光輝迴眸語君曰昔聞莊王時有一愚夫人其

名曰樊姬不有此遊樂三載斷鮮肥

越國政初荒越天旱不已風日燥水田水涸塵飛起國中新下令官渠禁流水流水不入田壅入王宮裏餘波養魚鳥倒影浮樓雉澹灩九折池縈迴十餘里四月芰荷發越王日遊嬉左右好風來香動芙蓉蘂但愛芙蓉香又種芙蓉子不念閭門外千里稻苗死

吳王心日侈服翫盡奇瓌身卧翠羽帳手持紅玉盃冠垂明月珠帶束通天犀行動自矜顧數步一徘徊小人知所好懷實四方來䜣邪得藉手從此倖門開古稱國之寶穀米與賢才今看君王眼視之如塵灰伍員諫已死浮屍去不迴姑蘇臺下草麋鹿暗生麑

宿紫閣山北村

晨遊紫閣峯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爲予開一罇舉盃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飡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

讀漢書

禾黍與稂莠雨來同日滋桃李與荆棘霜降同夜萎草木旣區別榮枯那等夷茫茫天地意無乃太無私小人與君子用置各有宜奈何西漢末忠邪並信之不然盡信忠早絕邪臣窺不然盡信邪早使忠臣知優游兩不斷盛業日已衰痛矣蕭京輩終令陷禍機（蕭望之京房輩）每讀元成紀憤憤令人悲寄言爲國者不得學天時寄言爲臣者可以鑒於斯

贈樊著作

陽城爲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元稹爲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伸劉闢肆亂心殺人正紛紛其嫂曰庾氏弃絶不爲親從使萌逆節隱心潛負恩其佐曰孔戡捨去不爲賓凡此士與女其道天下聞常恐國史上但記鳳與麟賢者不爲名名彰教乃敦每惜若人輩身死名亦淪君爲著作郎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編爲一家言以備史闕文

蜀路石婦

道傍一石婦無記復無銘傳是此鄉女爲婦孝且貞十五嫁邑人十六夫征行夫行二十載婦獨守孤煢其夫有父母老病不安寧其婦執婦道一一如禮經晨昏問起居恭順發心誠藥餌自調節膳羞必甘馨夫行竟不歸婦德轉光明後人高其節刻石像婦形儼然整衣巾若立在閭庭似見舅姑禮如聞環珮聲至今爲婦者見此孝心生不比山頭石空有望夫名

折劒頭

拾得折劒頭不知折之由一握青蛇尾數寸碧峯頭疑是斬鯨鯢不然刺蛟虬缺落泥土中委弃無人收我有鄙介性好剛不好柔勿輕直折劒猶勝曲全鉤

登樂遊園望

獨上樂遊園四望天日曛東北何靄靄宮闕入煙雲愛此高處立忽如遺垢氛耳目暫清曠懷抱鬱不伸下視十二街綠樹間紅塵車馬徒滿眼不見心所親孔生死洛陽元九謫荆門可憐南北路高蓋者何人

酬元九對新栽竹有懷見寄（頃有贈元九詩云有節秋竹竿故元感之因遂見寄）

昔我十年前與君始相識曾將秋竹竿比君孤且直中心一以合外事紛無極共保秋竹心風霜侵不得始嫌梧桐樹秋至先改色不

憂楊柳枝春來軟無力憐下分別我後見竹長相憶常欲在眼
前故栽庭戶側分首今何處君南我在北吟我贈君詩對之心惻惻

感鶴

鶴有不群者飛飛在野田飢不啄腐鼠渴不飲盜泉貞姿自
耿介雜鳥何翩翩同遊不同志如此十餘年一興嗜欲念遂為矰
繳牽委質小池內爭食群雞前不惟懷稻粱兼亦覺腥羶不唯
戀主人兼亦狎烏鳶物心不可知天性有時遷一飽尚如此況乘大夫軒

春雪

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連宵復竟
日浩浩殊未歇大似落鵝毛密如飄玉屑寒銷春茫蒼氣
變風凜冽上林草盡沒曲江冰復結紅乾杏花死綠凍楊枝
折所憐物性傷非惜年芳絕上天有時令四序平分別寒燠
苟反常物生皆夭閼我觀聖人意魯史有其說或記水不
冰或書霜不殺上將儆政教下以防災孽茲雪今如何信美非時節

高僕射

富貴人所愛聖人去其泰所以致仕年著在禮經內玄元亦有訓
知止則不殆二疏獨能行遺跡東門外清風久銷歇迨此向千載
斯人古亦稀何況今之世遑遑名利客白首千百輩唯有高僕
射七十懸車蓋我年雖未老歲月亦云邁預恐耄及時貪榮
不能退中心私自儆何以為我戒故作僕射詩書之於大帶

白牡丹 和錢學士作

城中看花客旦暮走營營素華人不顧亦占牡丹名閉在
深寺中車馬無來聲唯有錢學士盡日遶叢行憐此皓然
質無人自芳馨眾嫌我獨賞移植在中庭留景夜不暝迎光
曙先明對之心亦靜虛白相向生唐昌玉蕊花攀玩眾所爭
折來比顏色一種如瑤瓊彼因稀見貴此以多為輕始知無正色
愛惡隨人情豈惟花獨爾理與人事幷君看入時者紫豔與紅英

贈內

生為同室親死為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黔婁固窮
士妻賢忘其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
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
聞至此千載後傳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
衣食不過飽與溫蔬食足充飢何必膏粱珍繒絮足禦寒何
必錦繡文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貞苦士與君新結
婚庶保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寄唐生

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
五十寒且飢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
之太尉擊賊日（段太尉以笏擊朱泚）尚書叱盜時（顏尚書叱李希烈）大夫死兇寇
（陸大夫為亂兵所害）諫議謫蠻夷（陽諫議左遷道州）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
往往聞其風俗士猶或非憐君頭半白其志竟不衰我亦君之徒
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
盡規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
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時人嗤藥良氣味苦
琴淡音聲稀不懼權豪怒亦任親朋譏人竟無奈何呼作狂
男兒每逢群盜息或遇雲霧披但自高聲歌庶幾天聽卑
歌哭雖異名所感則同歸寄君三十章與君為哭詞

傷唐衢二首

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常排傷心事不為長歎息忽聞唐衢
死不覺動顏色悲端從東來觸我心惻惻伊昔未相知偶遊滑
臺側同宿李翱家一言如舊識酒酣出送我風雪黃河北日西
並馬頭語別至昏黑君歸向東鄭我來遊上國交心不交面從

此壺翔憶憐君儒家子不得詩書力五十著青衫試官無祿食遺文僅千首六義無差忒散在京索間何人為收得

二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貴人皆怪怒閑人亦非訾天高未及聞荊棘生滿地唯有唐衢見知我平生志一讀興歎嗟再吟垂涕泗因和三十韻手題遠緘寄致吾陳杜間賞愛非常意此人無復見此詩尤可貴今日開篋看蠹魚損文字不知何處葬欲問先歔欷終去哭墳前還君一掬淚 陳杜謂子昂與甫也此詩尤可貴謂唐衢詩也

問友

種蘭不種艾蘭生艾亦生根荄相交長莖葉相附榮香莖與臭葉日夜俱長大鋤艾恐傷蘭溉蘭恐滋艾蘭亦未能溉艾亦未能除沉吟意不決問君合何如

悲哉行

悲哉為儒者力學不知疲讀書眼欲暗秉筆手生胝十上方一第成名常苦遲縱有宦達者兩鬢已成絲可憐少壯日適在窮賤時丈夫老且病焉用富貴為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人光明膏粱肌手不把書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勳戚資春來日日出服御何輕肥朝從薄徒飲暮有倡樓期平封還酒債堆金選蛾眉聲色狗馬外其餘一無知山苗與澗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奈何非君獨傷悲

紫藤

藤花紫蒙茸藤葉青扶疏誰謂好顏色而為害有餘下如蛇屈盤上若繩縈紆可憐中間樹束縛成枯株柔蔓不自勝嫋嫋掛空虛豈知纏樹木千夫力不如先柔後為害有似

諛佞徒附著君權勢君迷不肯誅又如妖婦人綢繆蠱其夫奇邪壞人室夫惑不能除寄言邦與家所慎在其初毫末不早辨滋蔓信難圖願以藤為誡銘之於座隅

放鷹

十月鷹出籠草枯雉兔肥下韝隨指顧百擲無一遺鷹翅疾如風鷹爪利如錐本為鳥所設今為人所資孰能使之然有術甚易知取其向背性制在飢飽時不可使長飽不可使長飢飢則力不足飽則背人飛乘飢縱搏擊未飽須縶維所以爪翅功而人坐收之聖明馭英雄其術亦如斯鄙語不可棄吾聞諸獵師

慈烏夜啼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聞者為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昔有吳起者母歿喪不臨嗟哉斯徒輩其心不如禽慈烏復慈烏鳥中之曾參

燕詩示劉叟 叟有愛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時亦嘗如是故作燕詩以諭之[illegible]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觜爪雖欲弊心力不知疲須臾十來往猶恐巢中飢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卻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燕燕爾勿悲爾當返自思思爾為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采地黃者

麥死春不雨禾損秋早霜歲晏無口食田中采地黃采之將何用持以易餱糧凌晨荷鋤去薄暮不盈筐攜來朱門家賣與白面郎與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飢腸

初入太行路

天冷日不光太行峯蒼莽嘗聞此中險今我方獨往馬蹄凍且滑羊腸不可上若比世路難猶自平於掌

鄧魴張徹落第

古琴無俗韻奏罷無人聽寒松無妖花枝下無人行春風十二街軒騎不暫停奔車看牡丹走馬聽秦箏衆目悅芳艷松獨守其貞衆耳喜鄭衛琴亦不改聲懷哉二夫子念此無自輕

送王處士

王門豈無酒侯門豈無肉主人貴且驕待客禮不足望塵而拜者朝夕走碌碌王生獨拂衣遐舉如雲鶴寧歸白雲外飲水卧空谷不能隨衆人斂手低眉目扣門與我別沽酒留君宿好去采薇人終南山正綠

村居苦寒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況彼無衣民迴觀村閭間十室八九貧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唯燒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歲農者尤苦辛顧我當此日草堂深掩門褐裘覆絁被坐卧有餘溫幸免飢凍苦又無壟畝勤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

納粟

有吏夜扣門高聲催納粟家人不待曉場上張燈燭揚簸淨如珠一車三十斛猶憂納不中鞭責及僮僕昔余諗從事內愧才不足連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祿常聞古人語損益周必復今日諒甘心還他太倉穀

薛中丞

百人無一直百直無一遇借問遇者誰正人行得路中丞薛存誠守直心甚固皇明燭如日再使秉王度奸豪與佞巧非不憎且懼直道漸光明邪謀難蓋覆每因匪躬節知有匡時具張為墜綱綱倚作頹簷柱悠哉上天意報施紛迴互自古已異茲從今尤不諭豈與小人意昏然同好惡不然君子人何反如朝露裴相昨已夭薛君今又去以我惜賢心五年如旦暮況聞善人命長短繫運數今我一涕零豈為中丞故

秋池二首

前池秋始半卉物多摧壞欲暮槿先萎未霜荷已敗默然有所感可以從茲誡本不種松筠早凋何足怪

鑿池貯秋水中有蘋與荇大旱水暗銷塌然委空地有似汎汎者附離權與勢一旦恩勢移相隨共憔悴

夏旱

太陰不離畢太歲仍在午旱日與炎風枯燋我田畝金石欲銷鑠況茲禾與黍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憫然望歲者出門何所覩但見棘與茨羅生徧場圃惡苗承沴氣欣然得其所感此因問天可能長不雨

諭友

昨夜霜一降殺君庭中槐乾葉不待黃索索飛下來懷君感節物晨起步前階臨風蹋葉立半日顏色低西望長安城歌鐘十二街何人不歡樂君獨心悠哉白日頭上走朱顏鏡中頹平生青雲心銷化成死灰我今贈一言勝飲酒千盃其言雖甚鄙可破悒悒懷朱門有勳賢陋巷有顏回窮通各問命不繫才不才推此自豁豁不必待安排

丘中有一士 五言句爲題 二首

丘中有一士不知其姓名面色不憂苦血氣常和平每選隙地居不蹋要路行舉動無尤悔物莫與之爭藜藿不充腸布褐不蔽形終歲守窮餓而無嗟嘆聲昔者愛貧賤深知時俗情勿矜羅弋巧鸞鶴在冥冥

丘中有一士守道歲月深行披帶索衣坐拍無絃琴不飲濁

泉水不息曲木陰所逢苟非義糞土千黄金鄉人化其風
薫如蘭在林智愚与強弱不忍相欺侵我欲訪其人將行復
沉吟何必見其面但在學其心

新製布裘

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温朝擁坐至暮夜
覆眠達晨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
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万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杏園中棗樹

人言百果中唯棗凡且鄙皮皴似龜手葉小如鼠耳胡爲不自知
生花此園裏豈宜遇攀翫幸免遭傷毀二月曲江頭雜英紅旖
旎棗亦在其間如嫫對西子東風不擇木吹煦長未已眼看欲合
抱得盡生生理寄言遊春客乞君一迴視君愛繞指柔從君憐柳
杞君求悅目豔不敢爭桃李君若作大車輪軸材須此

蝦蟇 和張十六

嘉魚薦宗廟靈龜貢邦家應龍能致雨潤我百穀芽蠢蠢
水族中無用者蝦蟇形穢肌肉腥出沒于泥沙六月七月交時雨
正滂沱蝦蟇得其志快樂無以加地既蓄其生使之族類多天
又与其聲得以相諠譁豈唯玉池上汚君清冷波可獨瑶瑟前亂君
鹿鳴歌常恐飛上天跳躍隨姮娥往往蝕明月遣君無奈何

寄隱者

賣藥向都城行憩青門樹道逢馳驛者色有非常懼親族
走相送欲別不敢住私怪問道旁何人復何故云是右丞相當
國握樞務禄厚食万錢恩深日三顧昨日延英對今日崖州
去由來君臣間寵辱在朝暮青青東郊草中有歸山路
歸去臥雲人謀身計非誤

放魚 自此後詩到江州作

曉日提竹籃家童買春蔬青青芹蕨下疊臥雙白魚無
聲但呀呀以氣相呴濡傾籃寫地上撥剌長尺餘豈唯刀机
憂坐見螻蟻圖脱泉雖已久得水猶可蘇放之小池中且用
救乾枯水小池窄狹動尾觸四隅一時幸苟活久遠將何如怜
其不得所移放於南湖南湖連西江好去勿踟躕施恩即望報
吾非斯人徒不須泥沙底辛苦覓明珠

文柏牀

陵上有老柏柯葉寒蒼蒼朝爲風煙樹暮爲宴寢床以其
多奇文宜外君子堂刮削露節目拂拭生輝光女蘿狀纓首
素質如截肪雖充悅目翫終乏周身防華彩誠可愛生理苦
已傷方知自殘者爲有好文章

潯陽三題 幷序

廬山多桂樹湓浦多修竹東林寺有白蓮華皆植物之貞勁秀

異者雖宮囿省寺中未必能盡有夫物以多爲賤故南方人不
貴重之至有蒸爨其桂剪弃其竹白眼於蓮花者予惜其
不生於北土也因賦三題以唁之

廬山桂

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天風繞月起吹子下人間飄零委何
處乃落匡廬山生爲石上桂葉如剪碧鮮枝幹日長大根荄
日牢堅不歸天上月空老山中年廬山去咸陽道里三四千無
人爲移植得入上林園不及紅花樹長栽温室前

湓浦竹

潯陽十月天天氣仍温燠有霜不殺草有風不落木玄冥氣
力薄草木久猶緑誰肯湓浦頭迴眼看脩竹其有顧盼者
持刀斬且束剖劈青琅玕家家蓋牆屋吾聞汾晉間竹少
重如玉胡爲取輕賤生此西江曲

東林寺白蓮

東林北塘水湛湛見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莖白日發光彩清飈散芳馨洩香銀囊破瀉露玉盤傾我慙塵垢眼見此瓊瑤英乃知紅蓮華虛得清淨名夏萼敷未歇秋房結纔成夜深衆僧寢獨起繞池行欲收一顆子寄向長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間種不生

大水

潯陽郊郭間大水歲一至閭閻半漂蕩城堞多傾墜蒼茫生海色渺漫連空翠風卷白波翻日煎紅浪沸工商徹屋去牛馬登山避況當率稅時頗害農桑事獨有傭舟子鼓枻生意氣不知万人災自覓錐刀利吾無奈爾何爾非久得志九月霜降後水涸爲平地

白氏文集卷第一

白氏文集卷第二

諷諭二　古調詩五言　凡五十八首

續古詩十首

戚戚復戚戚送君遠行役行役非中原海外黃沙磧伶俜獨居妾迢遞長征客君望功名歸妾憂生死隔誰家無夫婦何人不離拆所恨薄命身嫁遲別日迫妾身有存歿妾心無改易生作閨中婦死作山頭石

掩淚別鄉里飄颻將遠行茫茫綠野中春盡孤客情驅馬上丘壠高低路不平風吹棠梨花啼鳥時一聲古墓何代人不知姓與名化作路傍土年年春草生感彼忽自悟今我何營營

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歲晏薇亦盡飢來何所爲坐飲白石水手把青松枝擊節獨長謌其聲清且悲櫪馬非不肥所苦長縶維豢豕非不飽所憂竟爲犧行行謌此曲以慰常苦飢

雨露長纖草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爲薪風摧此何意雨長彼何因百丈澗底死寸莖山上春可憐苦節士感此涕盈巾

窈窕雙鬟女容德俱如玉晝居不踰閾夜行常秉燭氣如含露蘭心如貫霜竹宜當備嬪御胡爲守幽獨無媒不得選年忽過三六歲暮望漢宮誰在黃金屋邯鄲進倡女能唱黃花曲一曲稱君心恩榮連九族

栖栖遠方士讀書三十年業成無知己徒步來入關長安多王侯英俊競攀援幸隨衆賓末得廁門館間東閤有言酒中堂有管絃何爲向隅客對此不開顏富貴無是非主人終日歡貧賤多悔尤客子中夜歎歸去復歸去故鄉貧亦安

涼風飄嘉樹日夜減芳華下有感秋婦攀條苦悲嗟我本幽閑女結髮事豪家豪家多婢僕門內頗驕奢良人近封侯出入鳴玉珂自從富貴來恩薄讒言多家婦獨守禮羣妾互奇衺但信言有玷不察心無瑕容光未銷歇歡愛忽蹉跎何意掌上玉化爲眼中砂盈盈一尺水浩浩千丈河勿言小大異隨分有風波閨房猶復爾邦國當如何

心亦無所迫身亦無所拘何爲腸中氣鬱鬱不得舒不舒良有以同心久離居五年不見面三年不得書念此令人老抱膝坐長吁豈無盈罇酒非君誰與娛

攬衣出門行遊觀遶林渠澹澹春水暖東風生綠蒲上有和鳴鴈下有掉尾魚飛沉一何樂鱗羽各有徒而我方獨處不與之子俱顧彼自傷己禽魚之不如出遊欲遣憂孰知憂有餘

春旦日初出瞳曨耀晨輝草木照未遠浮雲已蔽之天地黯以晦當午如昏時雖有東南風力微不能吹中園何所有滿

地青青葵陽光委雲上傾心欲何依

秦中吟十首 并序

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
事命為秦中吟

議婚

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為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為姝顏色非相
遠貧富則有殊貧為時所弃富為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
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
綠窗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荊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迴人欲
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聽我歌
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
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重賦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
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淫明
勑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
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疋繰絲未盈斤里胥迫
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煙火盡霰
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併入鼻中辛
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為羨
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
庫歲久化為塵

傷宅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櫛比高牆外迴環累累
六七堂棟宇相連延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煙洞房溫且清
寒暑不能干高堂虛且迥坐臥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
藥欄攀枝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
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窮賤者
忍不救飢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

傷友 又云傷苦節士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恓恓雖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平生同
門友通籍在金閨曩者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
軒騎五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淒淒蹇驢避路立肥馬當
風嘶迴頭忘相識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
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
不變者唯聞任與黎 任公叔 黎逢

不致仕

七十而致仕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不聞可憐八九十
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挂冠顧翠緌懸

車惜朱輪金章腰不勝傴僂入君門誰不愛富貴誰不戀
君恩年高須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嗤誚晚歲多因循
賢哉漢二疏彼獨是何人寂寞東門路無人繼去塵

立碑

勳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銘勳
悉太公敘德皆仲尼復以多為貴千言直萬貲為文彼何
人想見下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仍
傳後代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詞我聞望江縣麴令撫
惸嫠 麴令名信陵 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
岐攀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
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輕肥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

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罇罍盛
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鱠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
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五絃

清歌且罷唱紅袂亦停舞趙叟抱五絃宛轉當胷撫大聲
粗音麁若散颯颯風和雨小聲細欲絕切切鬼神語又如鵲報
喜轉作猿啼苦十指無定音顛倒宮徵羽坐客聞此聲形
神若無主行客聞此聲駐足不能舉嗟嗟俗人耳好今不
好古所以綠窓琴日日生塵土

歌舞

秦中歲云暮大雪滿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盡公侯貴有
風雲興富無飢寒憂所營唯第宅所務在追遊朱輪車馬
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秋官為主人廷尉

居上頭日中為一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

買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
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上張幄幕庇旁織巴籬
護水洒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
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贈友 五首并序

吾友有王佐之才者以致君濟人為己任識者深許之因贈
是詩以廣其志云

一年十二月每月有常令君出臣奉行謂之握金鏡由茲六
氣順以遂萬物性時令一反常生靈受其病周漢德下衰王
風始不競又從斬晁錯諸侯益強盛百里不同禁四時自為
政盛夏興土功方春勤人命誰能救其失待君佐邦柄峩
峩象魏門懸法彝倫正

銀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濱南人棄農業求之多苦辛披砂復
鑿石矻矻無冬春手足盡皴胝愛利不愛身畬田既慵斫稻
田亦懶耘相攜作遊手皆道求金銀畢竟金與銀何殊泥與
塵且非衣食物不濟飢寒人棄本以趨末日富而歲貧所以先聖王
棄藏不為珍誰能反古風待君秉國鈞捐金復抵璧勿使勞生民

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
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
得無飢寒苦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傭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
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為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
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顦顇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
利權復彼租傭法令如貞觀年

京師四方則王化之本根長吏久於政然後風教敦如何尹京

者遷次不逡巡請君屈指數十年十五人科條日相矯吏力亦
以勤寬猛政不一民心安得淳九州雍為首群牧之所遵天
下率如此何以安吾民誰能變此法待君贊彌綸慎擇循
良吏令其長子孫

三十男有室二十女有歸近代多離亂婚姻多過期嫁娶既
不早生育常苦遲兒女未成人父母已衰羸凡人貴達日多
在長大時欲報親不待孝心無所施哀哉三牲養少得及庭闈
惜哉萬鍾粟多用飽妻兒誰能正婚禮待君張國維庶使孝
子心皆無風樹悲

寓意詩五首

豫樟生深山七年而後知挺高二百尺本末皆十圍天子建明
堂此材獨中規匠人執斤墨采度將有期孟冬草木枯烈火燎
山陂疾風吹猛焰從根燒到枝養材三十年方成棟梁姿一

朝為灰燼柯葉無孑遺地雖生尒材天不与尒時不如糞上英猶有
人掇之已矣勿重陳重陳令人悲不悲焚燒苦但悲采用遲
赫赫京内史炎炎中書郎昨傳徵拜日恩賜頗殊常貂冠
水蒼玉紫綬黄金章佩服身未暖已聞竄遐荒親戚不
得別吞聲泣路旁賓客亦已散門前雀羅張富貴來不
久倏如瓦溝霜權勢去尤速瞥若石火光不如守貧賤
貧賤可久長傳語宦遊子且來歸故鄉
促織不成章提壺但聞聲嗟哉蟲與鳥無實有虚名與君定
交日久要如弟兄何以示誠信白水指為盟雲雨一為別飛沉
兩難并君為得風鵬我為失水鯨音信日已疎恩分日已
輕窮通尚如此何況死與生乃知擇交難須有知人明莫將
山下松結託水上萍
翩翩兩玄鳥本是同巢鷰分飛來幾時秋夏炎涼變一宿

蓬蓽廬一柄明光殿偶因銜泥處復得重相見彼矜杏梁
貴此嗟茅棟賤眼看秋社至兩處俱難戀所託各暫時
胡為相歎羨
婆娑園中樹根株大合圍蠢尒樹間蟲形質一何微孰謂
蟲至微蟲蠹無已期孰謂樹至大花葉有衰時花衰夏未
實葉病秋先萎樹心半為土觀者安得知借問蟲何在在身不
在枝借問蟲何食食心不食皮豈無啄木鳥嘴長將何為

讀史 五首

楚懷放靈均國政亦荒淫彷徨未忍決遶澤行悲吟漢文疑
賈生謫置湘之陰是時刑方措此去難為心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
沉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
禍患如棼絲其來無端緒馬遷下蠶室嵇康就囹圄抱冤志氣
屈忍恥形神沮當彼戮辱時奮飛無翅羽商山有黄綺潁川
有巢許何不從之遊超然離網罟山林少羈鞅世路多艱阻
寄謝伐檀人慎勿嗟窮處
漢日大將軍少為乞食子秦時故列侯老作鋤瓜士春華
何暐曄園中發桃李秋風忽蕭條堂上生荊杞深谷變
為岸桑田成海水勢去未須悲時來何足喜寄言榮枯者
反覆殊未已
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構人罪至死人不疑掇蜂殺愛
子掩鼻戮寵姬弘恭陷蕭望趙高謀李斯陰德既必報陰
禍豈虚施人事雖可罔天道終難欺明則有刑辟幽則有
神祇苟免勿私喜鬼得而誅之
季子憔悴時婦見不下機買臣負薪日妻亦棄如遺一朝
黄金多佩印衣錦歸去妻不敢視婦嫂強依依富貴家人重
貧賤妻子欺奈何貧富間可移親愛志逐使中人心汲汲求富
貴又令下人力各覓錐刀利隨分歸舍來一取妻孥意

和答詩十首 并序

五年春微之從東臺來不數日又左轉為江陵士曹掾詔下
日會予下内直歸而微之已即路邂逅相遇於街衢中自永
壽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馬上語別語不過相勉保方寸外形
骸而已因不暇及他是夕足下次于山北寺僕職役不得去命季
弟送行且奉新詩一軸致於執事凡二十章率有興比淫文
豔韻無一字焉意者欲足下在途諷讀且以遣日時銷憂懣
又有以張直氣而扶壯心也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為詩十七
章凡五六千言言有為章有旨迨于宮律體裁皆得作者
風發緘開卷且喜且怪僕思牛僧孺戒不能示他人唯与杓
直拒非及樊宗師輩三四人時一吟讀心甚貴重然竊思之
豈僕所奉者二十章遽能開足下聰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

足下足行也天將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時發憤而[illegible]於此耶若兩不然若何立意措辭與足下前時詩如此之相遠也僕既羨足下詩又憐足下心盡欲引狂簡而和之屬直宿拘牽居無暇日故不即時如意旬月來多乞病假假中稍閑且摘卷中尤者繼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間所見同者固不能自異異者亦不能強同同者謂之和異者謂之答并別錄和夢遊春詩一章各附于本篇之末餘未和者亦續致之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与足下為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足下來序果有詞犯文繁之說今僕所和者猶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刪其煩而晦其義焉餘具書白

和思歸樂

山中不栖鳥夜半聲嚶嚶似道思歸樂行人掩泣聽皆疑此山路遷客多南征憂憤氣不散結化為精靈我聞此山鳥本不因人生人心自懷土想作思歸鳴孟常平居時娛耳琴泠泠雍門一言感未奏淚沾纓魏武銅雀妓日與歡樂并一旦西陵望欲歌先涕零峽猿亦無意隴水復何情為入愁人耳皆為腸斷聲請看元侍御亦宿此郵亭因聽思歸鳥神氣獨安寧問君何以然道勝心自平雖為南遷客如在長安城云得此道來何慮復何營窮達有前定憂喜無交爭所以事君日持憲立天庭雖有迴天力撓之終不傾況始三十餘年少有直名心中志氣大眼前爵祿輕君恩若雨露君威若雷霆退不苟免難進不曲求榮在火辨玉性經霜識松貞展禽任三黜靈均長獨醒獲戾自東洛貶官向南荊再拜辭闕下長揖別公卿荊州又非遠驛路半月程漢水照天碧楚山插雲青江陵橘似珠宜城酒如餳誰謂譴謫去未妨遊賞行人生百歲內天地暫寓形太倉一稊米大海一浮萍身委逍遙篇心付頭陀經尚達生死觀寧為寵辱驚中懷苟有主外物安能縈任意思歸樂聲聲啼到明

和陽城驛

商山陽城驛中有歎者誰云是元監察江陵謫去時忽見此驛名良久涕欲垂何故陽道州名姓同於斯憐君一寸心寵辱誓不移疾惡若巷伯好賢如緇衣沉吟不能去意者欲改為避賢驛大署於門楣荊人愛羊祜戶曹改為辭一字不忍道況兼姓呼之因題八百言言直文甚奇詩成寄與我錦若金和絲上言陽公行友悌無等夷骨肉同衾裯至死不相離次言陽公迹夏邑始棲遲鄉人化其風少長皆孝慈次言陽公道終日對酒卮兄弟笑相顧醉貌紅怡怡次言陽公節

寒苦居諫司誓心除國蠹決死犯天威終言陽公命左遷天一涯道州炎瘴地身不得生歸一一皆實錄事事無子遺凡是為善者聞之惻然悲道州既已矣往者不可追何世無其人來者亦可思願以君子文告彼大樂師附於雅歌末奏之白玉墀天子聞此章教化如法施直諫從如流佞臣惡如疵宰相聞此章政柄端正持進賢不知倦去邪勿復疑憲臣聞此章不敢懷依違諫官聞此章不忍縱詭隨然後告史氏舊史有前規若作陽公傳欲令後世知不勞敘世家不用費文辭但於國史上全錄元稹詩

答桐花

山木多蓊鬱茲桐獨亭亭葉重碧雲片花簇紫霞英是時三月天春暖山雨晴夜色向月淺暗香隨風輕行者多商賈居者悲黎氓無人解賞愛有客獨屏營手攀花枝立足躡花影行生憐不得所死欲揚其聲截為天子琴刻作古

人形云待我成器薦之於穆清誠是君子心恐非草木情胡爲愛其華而反傷其生老龜被刳腸不如無神靈雄雞自斷尾不願爲犧牲況此好顏色花紫葉青青宜遂天地性忍加刀斧刑我思五丁力拔入九重城當君正殿栽花葉生光晶上對月中桂下覆階前蓂況拂香爐烟隱映斧藻屏爲君布綠陰當暑蔭軒楹沈沈綠滿地桃李不敢爭爲君發清韻風來如叩瓊泠泠聲滿耳鄭衛不足聽受君封植力不獨吐芬馨助君行春令開花應清明受君雨露恩不獨含芳榮戒君無戲言剪葉封弟兄受君歲月功不獨資生成爲君長高枝鳳凰上頭鳴一鳴君万歲壽如山不傾再鳴万人泰泰階爲之平如何有此用幽滯在巖坰歲月不尓駐孤芳坐凋零請向杉枝上爲余題姓名待余有勢力移尓獻丹庭

和大觜烏

烏者種有二名同性不同觜小者慈孝觜大者貪庸觜大命又長生來十餘冬物老顏色變頭毛白茸茸飛來庭樹上初但驚兒童老巫生姦計與烏意潛通云此非凡烏遥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祥瑞來白日神聖占知風陰作北斗使能爲人吉凶此烏所止家家産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農主人富家子身老心童蒙隨巫拜復祝婦姑亦相從殺雞薦其肉敬若禋六宗烏喜張大觜飛接在虛空烏既飽膻腥巫亦饗甘濃烏巫互相利不復兩西東日日營巢窟稍稍近房櫳雖生八九子誰辨其雌雄羣雛又成長衆觜騁殘兇探巢吞鷇卯入蔟啄蠶蟲豈無乘秋隼羈絆委高墉但食烏殘肉無施搏擊功亦有能言鸚翅碧觜距紅暫曾說烏罪囚閉在深籠青青窓前柳鬱鬱井上桐貪烏占栖息慈烏獨不容慈烏尓奚爲來往何憧憧曉去先晨鼓暮歸後昏鐘辛苦塵土間飛啄禾黍叢得食將哺母飢腸不自充主人憎慈烏命子削彈弓絃續會稽竹丸鑄荊山銅慈烏求母食飛下尓庭中數粒未入口一丸已中胷仰天號一聲似欲訴蒼穹反哺日未足非是惜微躬誰能持此冤一爲問化工胡然大觜烏竟得天年終

答四皓廟

天下有道見無道卷懷之此乃聖人語吾聞諸仲尼矯矯四先生同稟希世資隨時有顯晦秉道無磷緇秦皇肆暴虐二世刃亂離先生相隨去商嶺采紫芝君看秦獄中戮辱者李斯劉項爭天下謀臣竟悅隨先生如鸞鶴去入冥冥飛君看齊鼎中燋爛者酈其子房得沛公自謂相遇遲八難掉舌樞三略役心機辛苦十數年晝夜形神疲竟雜覇者道徒稱帝者師子房尓則能此非吾所宜漢高之季年

嬖寵鍾所私冢嫡欲廢奪骨肉相憂疑豈無子房口舌無所施亦有陳平心計將何爲睹彼四先生高冠危映眉從容下南山顧盼入東闈前瞻惠太子左右生羽儀却顧戚夫人楚舞無光輝心不畫一計口不吐一詞闇定天下本遂安劉氏危子房吾則能此非尓所知先生道既光太子禮甚卑安車留不住功成棄如遺如彼旱天雲一雨百穀滋澤則在天下雲復歸希夷勿高巢与由勿尚呂与伊巢由往不返伊呂去不歸豈如四先生出處兩逶迤何必長隱逸何必長濟時由來聖人道無朕不可窺卷之不盈握舒之亘八陲先生道甚明夫子猶或非願子辨其惑爲子吟此詩

和雉媒

吟君雉媒什一哂復一歎知之一何晚今日乃成篇豈唯鳥有之抑亦人復然張陳刎頸交竟以勢不完至今不平氣塞絕

泜水源趙襄骨肉視亦以利相殘至今不善名高於磨笄山況此籠中雉志在飮啄間稻粱暫入口性已隨人遷身苦亦自忘同族何足言但恨爲媒拙不足以自全勸君今日後養鳥養青鸞青鸞一失侶至死守孤單勸君今日後結客結任安主人賓客去獨住在門闌

和松樹

亭亭山上松一一生朝陽森聳上參天柯條百尺長漠漠塵中槐兩兩夾康莊婆娑低覆地枝幹亦尋常八月白露降槐葉次第黃歲暮滿山雪松色鬱青蒼彼如君子心秉操貫冰霜此如小人面變態隨炎涼共知松勝槐誠欲栽道傍糞土種瑤草瑤草終不芳尚可以斧斤伐之爲棟梁殺身獲其所爲君構明堂不然終天年老死在南岡不願亞枝葉低隨槐樹行

答箭鏃

矢人職司憂爲箭恐不精精在利其鏃錯磨鋒鏑成插以青竹竿羽之赤鴈翎勿言分寸鐵爲用乃長兵閒有狗盜者晝伏夜潛行摩弓拭箭鏃夜射不待明一盜既流血百犬同吠聲狺狺嘷不已主人爲之驚盜心憎主人主人不知情反責鏃太利矢人獲罪名寄言控弦者願君少留聽何不向西射西天有狼星何不向東射東海有長鯨不然學仁貴三矢平虜庭不然學仲連一發下燕城胡爲射小盜此用無乃輕徒沾一點血虛汙箭頭腥

和古社

廢村多年樹生在古社隈爲作妖狐窟心空身未摧妖狐變美女社樹成樓臺黃昏行人過見者心徘徊飢鵰竟不捉老犬反爲媒歲媚少年客十去九不迴昨夜雲雨合烈風驅迅雷風拔樹根出雷霹社壇開飛電化爲火妖狐燒作灰天明至其所清曠無氛埃舊地葺村落新田闢荒萊始知天降火不當爲災勿謂神默默勿謂天恢恢勿喜犬不捕勿誇鵰不猜寄言狐媚者天火有時來

和分水嶺

高嶺峻稜稜細泉流亹亹勢分合不得東西隨所委悠悠草蔓底濺濺石罅裏分流來幾年晝夜兩如此朝宗遠不及去海三千里浸潤小無功山苗長旱死縈紆用無所奔迫流不已唯作嗚咽聲夜入行人耳有源殊不竭無坎終難徙同出而異流君看何所似有似骨肉親派別從茲始又似勢利交波瀾相背起所以贈君詩將君何所比不比山上泉比君井中水

有木詩八首 并序

余讀漢書列傳見佞順媕娿圖身忘國如張禹輩者見惑上蠱下交亂君親如江充輩者見暴很跋扈壅君樹黨如梁冀輩者見色仁行違先德後賊如王莽輩者又見外狀似弘中無實用者又見附離權勢隨之兩復亡者其初皆有動人之才足以惑衆媚主莫不合於始而敗於終也因引風人騷人之興賦有木八章不獨諷前人欲儆後代尔

有木名弱柳結根近清池風烟借顏色雨露助華滋峩峩白雪花嫋嫋青絲枝漸密陰自庇轉高梢四垂截枝扶爲杖軟弱不自持折條用樊圃柔脆非其宜爲樹信可玩論材何所施可惜金堤地栽之徒尔爲

有木名櫻桃得地早滋茂葉密獨承日花繁偏受露迎風暗揺動引鳥潛來去鳥啄子難成風來枝莫住低軟易攀玩佳人屢迴顧色求桃李饒心向松筠妬好是映牆花本非當軒樹所以姓蕭人曾爲伐櫻賦

有木秋不凋青青在江北謂爲洞庭橘美人自移植上受顧眄恩下勤澆溉力實成乃是枳臭苦不堪食物有似是者真僞

何由識美人黙無言對之長歎息中含害物意外矯淩霜色
仍向枝葉間潛生刺如棘
有木名杜梨陰森覆丘壑心蠹蝕已空朽根深尚盤薄狐媚言
語巧妖鳥聲音惡憑此爲巢穴往來互棲託四傍五六本葉
枝相交錯借問因何生秋風吹子落爲長杜壇下無人敢芟斫
幾度野火來風迴燒不著
有木香苒苒山頭生一蔟主人不知名移種近軒閣愛其有芳
味因以調麴蘖前後曾飲者十人無一活豈徒悔封植兼亦誤
采掇試問識藥人始知名野葛年深已滋蔓刀斧不可伐何
時狂風來爲我連根拔
有木名水檉遠望青童童根株非勁挺柯葉多蒙籠彩翠
色如柏鱗皴皮似松爲同松柏類得列嘉樹中枝弱不勝雪勢
高常懼風雪壓低還舉風吹西復東柔芳甚楊柳早落先
梧桐惟有一堪賞中心無蠹蟲

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託根附
樹身開花寄樹梢自謂得其勢無因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
立暫飄颻疾風從東起吹折不終朝朝爲拂雲花暮爲委
地樵寄言立身者勿學柔弱苗
有木名丹桂四時香馥馥花團夜雪明葉剪春雲綠風影清
似水霜枝冷如玉獨占小山幽不容凡鳥宿匠人愛芳直裁截
爲厦屋幹細力未成用之君自速重任雖大過直心終不曲縱
非梁棟材猶勝尋常木

歎魯二首

季桓心豈忠其富過周公陽貨道豈正其權執國命由來富
與權不繫才與賢所託得其地雖愚亦獲安彘肥因糞壤鼠
穩依社壇蟲獸尚如是豈謂無因緣

展禽胡爲者直道竟三黜顔子何如人屢空聊過日皆懷
王佐道不踐陪臣秩自古無奈何命爲時所屈有如草木分
天各與其一荔枝非名花牡丹無甘實

反鮑明遠白頭吟

炎炎者烈火營營者小蠅火不熱貞玉蠅不點清水此苟無所
受彼莫能相仍乃知物性中各有能不能古稱怨報死則人有
所懲懲淫或應可在道未爲弘譬如蜩鷃徒啾啾啅龍鵬宜
當委之去寥廓高飛騰豈能泥塵下區區酬怨憎胡爲坐
自苦吞悲仍撫膺

青塚

上有飢鷹號下有枯蓬走茫茫邊雪裏一掬沙培塿傳是昭君
墓埋閉蛾眉久凝脂化爲泥鉛黛復何有唯有陰怨氣時生墳
左右鬱鬱如苦霧不隨骨銷朽婦人無他才榮枯繫妍否

何乃明妃命獨懸畫工手丹青一詿誤白黑相紛糾遂使君
眼中西施作嫫母同儕傾寵幸異類爲配偶禍福安可知
美顔不如醜何言一時事可戒千年後特報後來妹不須倚
眉首無辭插荆釵嫁作貧家婦不見青塚上行人爲澆酒

雜感

君子防悔尤賢人戒行藏嫌疑遠瓜李言動慎毫芒亦敎圖如
此撫事有非常爲君持所感仰面問蒼蒼大鹵桃樹根李
樹反見傷老龜烹不爛延禍及枯桑城門自焚爇池魚罹其
殃陽貨肆凶暴仲尼畏於匡魯酒薄如水邯鄲開戰場伯
禽鞭見血過失由成王都尉身降虜宮刑加子長呂安兄不
道都市殺嵇康斯人死已久其事甚昭彰是非不由己禍患安
可防使我千載後涕泗滿衣裳

白氏文集卷第二

白氏文集卷第三

諷諭三　凡二十首

新樂府　并序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爲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惣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元和四年爲左拾遺時作

七徳舞美撥亂陳王業也

法曲美列聖正華聲也

二王後明祖宗之意也

海漫漫戒求仙也

立部伎刺雅樂之替也

華原磬刺樂工非其人也

上陽白髮人愍怨曠也

胡旋女戒近習也

新豐折臂翁戒邊功也

太行路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

司天臺引古以儆今也

捕蝗刺長吏也

昆明春水滿思王澤之廣被也

城鹽州美聖謨而誚邊將也

道州民美臣遇明主也

馴犀感爲政之難終也

五絃彈惡鄭之奪雅也

蠻子朝刺將驕而相備位也

驃國樂欲王化之先邇後遠也

縛戎人達窮民之情也

驪宮高美天子重惜人之財力也

百鍊鏡辨皇王鑒也

青石激忠烈也

兩朱閣刺佛寺寖多也

西涼伎刺封疆之臣也

八駿圖戒奇物懲佚遊也

澗底松念寒儁也

牡丹芳美天子憂農也

紅線毯憂蠶桑之費也

杜陵叟傷農夫之困也

繚綾念女工之勞也

賣炭翁苦宮市也

母別子刺新間舊也

陰山道疾貪虜也

時世粧儆戒也

李夫人鑒嬖惑也

陵園妾憐幽閉也

鹽商婦惡幸人也

杏爲梁刺居處奢也

井底引銀瓶止淫奔也

官牛諷執政也

紫毫筆譏失職也

隋堤柳　憫亡國也
草茫茫　懲厚葬也
古冢狐　戒艷色也
黑潭龍　疾貪吏也
天可度　惡詐人也
秦吉了　哀寃民也
鵶九劍　思決壅也
採詩官　鑒前王亂亡之由也

七德舞　武德中天子始作秦王破陣樂以歌太宗之功業貞觀初太宗重製破陣樂舞圖詔魏徵虞世南等為之歌詞因名七德舞自龍朔已後詔郊廟享宴皆先奏之

七德舞　七德歌　傳自武德至元和　元和小臣白居易　觀舞聽歌知樂意　樂終稽首陳其事　太宗十八舉義兵　白旄黃鉞定兩京　擒充戮竇四海清　二十有四功業成　二十有九即帝位　三十有五致太平　功成理定何神速　速在推心置人腹　亡卒遺骸散帛收 [illegible]　饑人賣子分金贖 [illegible]　魏徵夢見天子泣 [illegible]　張謹哀聞辰日哭 [illegible]　怨女三千放出宮 [illegible]　死囚四百來歸獄 [illegible]　翦鬚燒藥賜功臣　李勣嗚咽思殺身 [illegible]　含血吮瘡撫戰士　思摩奮呼乞效死 [illegible]　則知不獨善戰善乘時　以心感人人心歸　尒來一百九十載　天下至今歌舞之　歌七德　舞七德　聖人有作垂無極　豈徒耀神武　豈徒誇聖文　太宗意在陳王業　王業艱難示子孫

法曲歌

法曲法曲歌大定　積德重熙有餘慶　永徽之人舞而詠 [illegible]　法曲法曲舞霓裳　政和世理音洋洋　開元之人樂且康 [illegible]　法曲法曲歌堂堂　堂堂之慶垂無疆　中宗肅宗復鴻業　唐祚中興万万葉 [illegible]　法曲法曲合夷歌　夷聲邪亂華聲和　以亂干和天寶末　明年胡塵犯宮闕 [illegible]　乃知法曲本華風　苟能審音與政通　一從胡曲相參錯　不辨興衰與哀樂　願求牙曠正華音　不令夷夏相交侵

二王後

二王後　彼何人　介公酅公為國賓　周武隋文之子孫　古人有言天下者　非是一人之天下　周亡天下傳于隋　隋人失之唐得之　唐興十葉歲二百　介公酅公世為客　明堂太廟朝享時　引居賓位備威儀　備威儀　助郊祭　高祖太宗之遺制　不獨興滅國　不獨繼絕世　欲令嗣位守文君　亡國子孫取為戒

海漫漫

海漫漫　直下無底旁無邊　雲濤煙浪最深處　人傳中有三神山　山上多生不死藥　服之羽化為天仙　秦皇漢武信此語　方士年年采藥去　蓬萊今古但聞名　煙水茫茫無覓處　海漫漫　風浩浩　眼穿不見蓬萊島　不見蓬萊不敢歸　童男丱女舟中老　徐福文成多誑誕　上元太一虛祈禱　君看驪山頂上茂陵頭　畢竟悲風吹蔓草　何況玄元聖祖五千言　不言藥　不言仙　不言白日昇青天

立部伎 [illegible]

立部伎　鼓笛諠　舞雙劍　跳七丸　嫋巨索　掉長竿　太常部伎有等級　堂上者坐堂下立　堂上坐部笙歌清　堂下立部鼓笛鳴

笙歌一聲衆側耳鼓笛万曲無人聽立部賤坐部貴坐部退爲立部伎擊鼓吹笙和雜戲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樂懸操雅音雅音替壞一至此長令尓輩調宮徵圓丘后土郊祀時言將此樂感神祇欲望鳳來百獸舞何異北轅將適楚工師愚賤安足云太常三卿尓何人

華原磬（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詢諸磬人則曰故老云泗濱磬下調之不能和得華原石考之乃和由是不改）

華原磬華原磬古人不聽今人聽泗濱石泗濱石今人不擊古人擊今人古人何不同用之捨之由樂工樂工雖在耳如壁不分清濁即爲聾梨園弟子調律呂知有新聲不如古古稱浮磬出泗濱立辨致死聲感人宮懸一聽華原石君心遂忘封疆臣果然胡寇從燕起武臣少肯封疆死始知樂与時政通豈聽鏗鏘而已矣磬襄入海去不歸長安市人爲樂師華原磬与泗濱石清濁兩聲誰得知

上陽白髮人（天寶五載已後楊貴妃專寵後宮人無復進幸矣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貞元中尚存焉）

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妬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栖老休妬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迴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粧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天寶末有密采艷色者當時號花鳥使呂向獻美人賦以諷之）又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

胡旋女（天寶末康居國獻之）

胡旋女胡旋女心應絃手應鼓絃鼓一聲雙袖舉迴雪飄颻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万周無已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曲終再拜謝天子天子爲之微啓齒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万里餘中原自有胡旋者鬭妙爭能尓不如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園中冊作妃金雞障下養爲兒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馬嵬念更深從茲地軸天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數唱此歌悟明主

新豐折臂翁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与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万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孃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万人行無一迴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鎚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臂折來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飛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万人冢上哭呦呦（雲南有万人冢即鮮于仲通李宓曾覆軍之所也）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開元初突厥數寇邊時天武軍牙將郝靈佺出使因引特勒回鶻部落斬突厥默啜獻首於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子少年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黨逾年始授郎將靈佺遂慟哭嘔血而死也）又不聞天寶宰

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
翁天寶末楊國忠爲相重結閣羅鳳之役募人討之前後發二十餘萬衆去無返者又捉人連枷赴役天下怨哭人不聊生故祿山得乘人心而盜天下元和初而折臂翁猶存因備歌之

太行路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人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人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与君結髮未五載豈期牛女爲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如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爲君薰衣裳君聞蘭麝不馨香爲君盛容飾君看金翠無顏色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司天臺

司天臺仰觀俯察天人際羲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昔聞西漢元成間上陵下替謫見天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動角射三台上台半滅中台坼是時非無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明光殿唯奏慶雲壽星見天文時變兩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爲

捕蝗

捕蝗捕蝗誰家子天熱日長飢欲死興元兵久傷陰陽和氣蠱蠹化爲蝗始自兩河及三輔荐食如蠶飛似雨雨飛蠶食千里間不見青苗空赤土河南長吏言憂農課人晝夜捕蝗蟲是時粟斗錢三百蝗蟲之價與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飢人重勞費一蟲雖死百蟲來豈將人力競天災我聞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驅蝗蝗出境又聞貞觀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慶兆民賴是歲雖蝗不爲害貞觀二年太宗吞蝗事具貞觀實錄

昆明春水滿 貞元中始漲之

昆明春昆明春春池岸古春流新影浸南山青滉瀁波沉西日紅奫淪往年因旱靈池竭龜尾曳塗魚喣沫詔開八水注恩波千介萬鱗同日活今來淨淥水照天游魚鱍鱍蓮田田洲香杜若抽心短沙暖鴛鴦鋪翅眠動植飛沉皆遂性皇澤如春無不被漁者仍豐網罟資貧人又獲菰蒲利詔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征菰蒲無租魚無稅近水之人感君惠感君惠獨何人吾聞率土皆王民遠民何疎近何親願推此惠及天下無遠無近同欣欣吳興山中罷摧茗鄱陽坑裏休封銀天涯地角無禁利熙熙同似昆明春

城鹽州 貞元壬申歲特詔城之

城鹽州城鹽州城在五原原上頭蕃東節度鉢闡布忽見新城當要路金鳥飛傳贊普聞建牙傳箭集羣臣君臣赭面

有憂色皆言勿謂唐無人自築鹽州十餘載左衽氈裘不犯塞晝牧牛羊夜捉生長去新城百里外諸邊急警勞戍人唯此一道無煙塵靈夏潛安誰復辨秦原暗通何處見鄜州驛路好馬來長安藥肆黃耆賤城鹽州鹽州未城天子憂德宗按圖自定計非關將略与廟謀吾聞高宗中宗世北虜猖狂最難制韓公創築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漢兵東西亘絕數千里耳冷不聞胡馬聲如今邊將非無策心笑韓公築城壁相看養寇爲身謀各握強兵固恩澤願分今日邊將恩褒贈韓公封子孫誰能將此鹽州曲翻作歌詞聞至尊

道州民

道州民多侏儒長者不過三尺餘市作矮奴年進送號爲道州任土貢任土貢寧若斯不聞使人生別離老翁哭孫母哭兒一自陽城來守郡不進矮奴頻詔問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

無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璽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父兄子弟始相保從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賜欲說使君先下淚仍恐兒孫忘使君生男多以陽爲字

馴犀 貞元丙戌歲南海進馴犀詔納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馴犀死矣

馴犀馴犀通天犀軀貌駭人角駭雞海蠻聞有明天子驅犀乘傳來万里一朝得謁大明宮歡呼拜舞自論功五年馴養始堪獻六譯語言方得通上嘉人獸俱來遠蠻館四方犀入苑秣以瑤芻鎖以金故鄉迢遞君門深海鳥不知鐘鼓樂池魚空結江湖心馴犀生處南方熱秋無白露冬無雪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歲苦寒月飲冰臥霰苦蹄跼角骨凍傷鱗甲縮馴犀死蠻兒啼向闕再三顏色低奏乞生歸本國去恐身凍死似馴犀君不見建中初馴象生還放林邑 建中元年詔盡出苑中馴象放歸南方也 君不見貞元末馴犀凍死蠻兒泣所嗟建中異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

五絃彈

五絃彈五絃彈聽者傾耳心寥寥趙璧知君入骨愛五絃二爲君調第一第二絃索索秋風拂松疎韻落第三第四絃冷冷夜鶴憶子籠中鳴第五絃聲最掩抑隴水凍咽流不得五絃並奏君試聽淒淒切切復錚錚鐵擊珊瑚一兩曲冰寫玉盤千万聲殺聲入耳膚血寒慘氣中人肌骨酸曲終聲盡欲半日四座相對愁無言座中有一遠方士唧唧咨咨聲不已自歎今朝初得聞始知孤負平生耳唯憂趙璧白髮生老死人間無此聲遠方士爾聽五絃信爲美吾聞正始之音不如是正始之音其若何朱絃疎越清廟歌一彈一唱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氣聽之不覺心平和人情重今多賤古古琴有絃人不撫更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絃不如五

蠻子朝

蠻子朝汎皮船兮渡繩橋來自巂州道路遙入界先經蜀川過蜀將收功先表賀臣聞雲南六詔蠻東連牂牁西連蕃六詔星居初瑣碎合爲一詔漸强大開元皇帝雖聖神唯蠻倔强不來賓鮮于仲通六万卒征蠻一陣全軍沒至今西洱河岸邊箭孔刀痕滿枯骨 天寶十三年鮮于仲通將兵六万討雲南王閣羅鳳於西洱河全軍覆沒也 誰知今日慕華風不勞一人蠻自通誠由陛下休明德亦賴微臣誘諭功德宗省表知如此笑令中使迎蠻子蠻子導從者誰何摩挲俗羽雙隈伽清平官持赤藤杖大將軍繫金呿嗟異牟尋男尋閣勸特敕召對延英殿上心貴在懷遠蠻引臨玉座近天顏冕旒不垂親勞徠賜衣賜食移時對移時對不可得大臣相看有羨色可憐宰相拖紫佩金章朝日唯聞對一刻

驃國樂 貞元十七年來獻之

驃國樂驃國樂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難陀來獻南音奉正朔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纊不塞爲爾聽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千擊文身踊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鬘斗藪龍蛇動曲終王子啓聖人臣父願爲唐外臣左右歡呼何翕習皆尊德廣之所及須臾百辟詣閤門俯伏拜表賀至尊伏見驃人獻新樂請書國史傳子孫時有擊壤老農父暗測君心閑獨語聞君政化甚聖明欲感人心致太平感人在近不在遠太平由實非由聲觀身理國國可濟君如心兮民如體體生疾苦心憯悽民得和平君恬愉貞元之民若未安驃樂雖聞君不歡貞元之民苟無病驃樂不來君亦聖驃樂驃樂徒喧喧不如聞此芻蕘言

縛戎人

縛戎人縛戎人耳穿面破駈入秦天子矜憐不忍殺詔徙東南吳与越黃衣小使錄姓名領出長安乘遞行身被金瘡面多瘠扶病

徒行日一驛朝食飢渴費杯盤夜臥腥臊污床席忽逢江水憶交河垂手齊聲嗚咽歌其中一虜語諸虜爾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問欲說喉中氣憤憤自云鄉管本涼原大曆年中沒落蕃落蕃中四十載遣著皮裘繫毛帶唯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有李如暹者蓬子將軍之子也嘗沒蕃中自云蕃法唯正歲一日許唐人之没蕃者服唐衣冠由是悲不自勝遂密定歸計也暗思幸有殘筋力更恐年衰歸不得蕃候嚴兵鳥不飛脫身冒死奔逃歸晝伏宵行經大漠雲陰月黑風沙惡驚藏青塚寒草疏偷渡黃河夜冰薄忽聞漢軍鼙鼓聲路傍走出再拜迎游騎不聽能漢語將軍遂縛作蕃生配向江南卑濕地定無存卹空防備念此吞聲仰訴天若為辛苦度殘年涼原鄉井不得見胡地妻兒虛棄捐沒蕃被囚思漢土歸漢被劫為蕃虜早知如此悔歸來兩地寧如一處苦縛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應未有漢心漢語吐蕃身

文集卷第三

白氏文集卷第四　諷諭四　新樂府　三十首

驪宮高

高高驪山上有宮朱樓紫殿三四重遲遲兮春日玉甃暖兮溫泉溢嫋嫋兮秋風山蟬鳴兮宮樹紅翠華不來歲月久牆有衣兮瓦有松吾君在位已五載何不一幸乎其中西去都門幾多地吾君不遊有深意一人出兮不容易六宮從兮百司備八十一車千萬騎朝有宴飫暮有賜中人之產數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費吾君修己人不知不自逸兮不自嬉吾君愛人人不識不傷財兮不傷力驪宮高兮高入雲君之來兮為一身君之不來兮為萬人

百鍊鏡

百鍊鏡鎔範非常規日辰處所靈且祇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瓊粉金膏磨瑩已化為一片秋潭水鏡成將獻蓬萊宮揚州長吏手自封人間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為天子鏡我有一言聞太宗太宗常以人為鏡鑒古鑒今不鑒容四海安危居掌內百王治亂懸心中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

青石

青石出自藍田山兼車運載來長安工人磨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不願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墳土未乾名已滅不願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鐫實錄鐫虛辭願為顏氏段氏碑雕鏤太尉與太師刻此兩片堅貞質狀彼二人忠烈姿義心若石屹不轉死節名流確不移如觀奮擊朱泚日似見叱呵希烈時各於其上題名謚一置高山一沉水陵谷雖遷碑獨存骨化為塵名不死長使不忠不烈臣觀碑改節慕為人慕為人勸事君

兩朱閣

兩朱閣南北相對起借問何人家貞元雙帝子帝子吹簫雙得仙五雲飄飄飛上天第宅亭臺不將去化為佛寺在人間妝閣妓樓何寂靜柳似舞腰池似鏡花落黃昏悄悄時不聞歌吹聞鐘磬寺門敕牓金字書尼院佛庭寬有餘青苔明月多閑地比屋疲人無處居憶昨平陽宅初置吞併平人幾家地仙去雙雙作梵宮漸恐人間盡為寺

西涼伎

西涼伎假面胡人假師子刻木為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帖齒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萬里紫髯深目兩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辭應似涼州未陷日安西都護進來時須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絕歸不得泣向師子涕雙垂涼州陷沒知不知師子迴頭向西望哀吼一聲觀者悲貞元邊將愛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享賓犒士宴三軍師子胡兒長在目有一征夫年七十見弄涼州低面泣泣罷斂手白將軍主憂臣辱昔所聞自從天寶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涼州陷來四十年河隴侵將七千

里平時安西万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平時開遠門外立堠云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人不為万里行其實就盈數也今蕃漢使往來悉在隴州交易也）緣邊空屯十万卒飽食温衣閑過日遺民腸斷在涼州將卒相看無意收天子每思常痛惜將軍欲説合慙羞奈何仍看西涼伎取笑資歡無所愧縱無智力未能收忍取西涼弄為戲

八駿圖

穆王八駿天馬駒後人愛之寫為圖背如龍兮頸如象骨竦筋高脂肉壯日行万里速如飛穆王獨乘何所之四荒八極踏欲遍三十二蹄無歇時屬車軸折趂不及黃屋草生弃若遺瑤池西赴王母宴七廟經年不親薦璧臺南与盛姬遊明堂不復朝諸侯白雲黃竹歌聲動一人荒樂万人愁周從后稷至文武積德累功世勤苦豈知𨹧及四代孫心輕王業如灰土由來尤物不在大能蕩君心則為害文帝却之不肯乘千里馬去漢道興穆王得之不為戒八駿駒來周室壞至今此物世稱珍不知房星之精下為怪八駿圖君莫愛

澗底松

有松百尺大十圍生在澗底寒且卑澗深山險人路絶老死不逢工度之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兩不知誰諭蒼蒼造物意但與之材不與地金張世祿原憲貧牛衣寒賤貂蟬貴牛衣高下雖有殊高者未必賢下者未必愚君不見沉沉海底生珊瑚歷歷天上種白榆

牡丹芳

牡丹芳牡丹芳黃金蕊綻紅玉房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點燈煌煌照地初開錦繡段當風不結蘭麝囊仙人琪樹白無色王母桃花小不香宿露輕盈泛紫豔朝陽照耀生紅光紅紫二色間深淺向背万態隨低昂映葉多情隱羞面卧叢無力含醉妝低嬌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斷腸穠姿貴彩信奇絶雜卉亂花無比方石竹金錢何細碎芙蓉芍藥苦尋常遂使王公與卿士遊花冠蓋日相望庳車軟轝貴公主香衫細馬豪家郎衛公宅靜閉東院西明寺深開北廊戲蝶雙舞看人久殘鶯一聲春日長共愁日照芳難駐仍張帷幕垂陰涼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三代以還文勝質人心重華不重實重華直至牡丹芳其來有漸非今日元和天子憂農桑卹下動天天降祥去歲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無人至今年瑞麥分兩岐君心獨喜無人知無人知可嘆息我願暫求造化力減却牡丹妖豔色少迴卿士愛花心同似吾君憂稼穡

紅繡毯

紅線毯擇繭繰絲清水煮揀絲練線紅藍染染為紅線紅於藍織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廣十丈餘紅線織成可殿鋪綵絲茸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勝物美人踏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太原毯澁毳縷硬蜀都褥薄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來宣州宣城太守加樣織自謂為臣能竭力百夫同擔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貞元中宣州進開樣加絲毯）

杜陵叟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勅牒榜鄉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繚綾

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与紈綺應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絶地鋪白烟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去年中使宣口勑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爲雲外秋鴈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廣裁衫袖長製裙金斗熨波刀剪紋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昭陽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對直千金汗沾粉汙不再著曳土踏泥無惜心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与帛絲細繰多女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昭陽殿裏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

賣炭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烟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氷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

書口稱勑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疋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母別子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關西驃騎大將軍去年破虜新策勳勑賜金錢二百萬洛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弃掌上蓮花眼中刺迎新弃舊未足悲悲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牽人衣以汝夫婦新嬿婉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中烏与鵲母不失雛雄伴雌應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在枝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

陰山道

陰山道陰山道紇邏敦肥水泉好每至戎人送馬時道傍千里無纖草草盡泉枯馬病羸飛龍但印骨与皮五十疋縑易一匹縑去馬來無了日養無所用去非宜每歲死傷十六七縑絲不足女工苦疎織短截充匹數藕絲蛛網三丈餘迴鶻訴稱無用處咸安公主號可敦遠爲可汗頻奏論元和二年下新勑內出金帛酬馬直仍詔江淮馬價縑從此不令疎短織合羅將軍呼萬歲捧授金銀與縑綵誰知黠虜啓貪心明年馬多來一倍縑漸好馬漸多陰山虜奈爾何

時世粧

時世粧時世粧出自城中傳四方時世流行無遠近顋不施朱面無粉烏膏注脣脣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態粧成盡似含悲啼圓鬟無鬢堆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昔聞被髮伊川中辛有見之知有戎元和粧梳君記取髻堆面赭非華風

李夫人

漢武帝初喪李夫人夫人病時不肯別死後留得生前恩君恩不

盡念未已甘泉殿裏令寫真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殺人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鍊金爐焚九華帳深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烟引到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臾縹緲悠揚還滅去去何速兮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翠蛾髣髴平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魂之不來君心苦魂之來兮君亦悲背燈隔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違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璧臺前傷盛姬又不見泰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艷質化爲土此恨長在無銷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陵園妾

陵園妾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將奈何一奉寢宮年月多年月多春愁秋思知何限青絲髮落叢鬢疎紅玉膚銷繫

褪縵憶昔宮中被妬猜因讒得罪配陵來老母啼呼趁車別中官監送鏁門迴山宮一閉無開日未死此身不令出松門到曉月徘徊柏城盡日風蕭瑟松門柏城幽閉深聞蟬聽鷰感光陰眼看菊蘂重陽淚手把梨花寒食心把花掩淚無人見綠蕪牆遶青苔院四季徒支粧粉錢三朝不識君王面遙想六宮奉至尊宣徽雪夜浴堂春雨露之恩不及者猶聞不啻三千人三千人我爾君恩何厚薄願令輪轉直陵園三歲一來均苦樂

鹽商婦

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與蠶績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為鄉舩作宅本是揚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綠鬟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叱婢問爾因何得如此婿作鹽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何況江頭魚米賤紅鱠黃橙香稻飯飽食濃粧倚柂樓兩朶紅顋花欲綻鹽商婦有幸嫁鹽商終朝美飯食終歲好衣裳好衣美食有來處亦須慚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獨漢時今亦有

杏為梁

杏為梁桂為柱何人堂室李開府碧砌紅軒色未乾去年身沒今移主高其牆大其門誰家第宅盧將軍素泥朱板光未滅今歲官收別賜人開府之堂將軍宅造未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心是主人身是客更有愚夫念身後心雖甚長計非久窮奢極麗越規模付子傳孫令保守莫教門外過客聞撫掌一作手迴頭笑殺君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奉成園君不見魏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元和四年詔特以官錢贖魏徵勝業坊中舊宅以還其後孫用獎忠儉儉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牆圍大屋

井底引銀瓶

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別憶昔在家為女時人言舉動有殊姿嬋娟兩鬢秋蟬翼宛轉雙蛾遠山色笑隨戲伴後園中此時与君未相識妾弄青梅憑短牆君騎白馬傍垂楊牆頭馬上遙相顧一見知君即斷腸知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柏樹感君松柏化為心暗合雙鬟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頻有言聘則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終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門無去處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情滿故鄉潛來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歸不得為君一日恩悞妾百年身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

官牛

官牛官牛駕官車滻水岸邊般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堤昨來新拜右丞相恐怕泥塗汚馬蹄右丞相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流血右丞相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無妨

紫毫筆

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喫竹飲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為筆千万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功甚重管勒工名充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頒左右臺起居搦管趨入黃金闕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姧邪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御史尓知紫毫不易致每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錄制詞

隋堤柳

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自黃河東至淮綠影一千三百里大業末

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遊應將此柳繫
龍舟紫髯郎將護錦纜青娥御史直迷樓海內財力此時
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綴旒煬
天子自言福祚長無窮豈知皇子封酅公龍舟未過彭城閣義
旗已入長安宮蕭牆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土墳數
尺何處葬吳公臺下多悲風二百年來汴河路沙草和烟
朝復暮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

草茫茫

草茫茫土蒼蒼蒼蒼茫茫在何處驪山脚下秦皇墓墓中
下涸二重泉當時自以爲深固下流水銀象江海上綴珠光作
烏兔別爲天地於其間擬將富貴隨身去一朝盜掘墳陵破
龍槨神堂三月火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
狼藉儉者安凶一吉在眼前憑君迴首向南望漢文葬在灞陵原

白氏文集三

古塚狐

古塚狐妖且老化爲婦人顏色好頭變雲鬟面變粧大尾曳
作長紅裳徐徐行傍荒村路日欲暮時人靜處或歌或舞或
悲啼翠眉不舉花顏低忽然一笑千万態見者十人八九迷假
色迷人猶若是真色迷人應過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惡假貴
重真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即深日長月
長溺人心何況褒妲之色善蠱惑能喪人家覆人國君看爲
害淺深間豈將假色同真色

黑潭龍

黑潭水深色如墨傳有神龍人不識潭上架屋官立祠龍不
能神人神之豐凶水旱与疾疫鄉里皆言龍所爲家家養豚
漉清酒朝祈暮賽依巫口神之來兮風飄飄紙錢動兮錦傘
搖神之去兮風亦靜香火滅兮盃盤冷肉堆潭岸石酒潑廟前

草不知龍神饗幾多林鼠山狐長醉飽狐何幸豚何辜年
年殺豚將餧狐狐假龍神食豚盡九重泉底龍知無

天可度

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但見丹誠赤如血誰知僞言
巧似簧勸君掩鼻君莫掩使君夫婦爲參商勸君掇蜂
君莫掇使君父子成豺狼海底魚兮天上鳥高可射兮深可釣
唯有人心相對時咫尺之間不能料君不見李義府之輩笑欣
欣笑中有刀潛殺人陰陽神變皆可測不測人間笑是瞋

秦吉了

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頸紅耳聰心慧舌端巧鳥語人
言無不通昨日長爪鳶今朝大觜烏鳶捎乳燕一窠覆烏
啄母雞雙眼枯雞號墮地燕驚去然後拾卵攫其雛豈無鵰
與鶚嗉中肉飽不肯搏亦有鸞鶴群閑立颺高如不聞秦吉了
人云爾是能言鳥豈不見雞燕之冤苦吾聞鳳凰百鳥主爾
竟不爲鳳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喋喋閑言語

白氏文集三

鵶九劒

歐冶子死千年後精靈暗授張鵶九鵶九鑄劒吳山中天与日
時神借功金鐵騰精火翻焰踴躍求爲鏌鋣劒劒成未試十
餘年有客持金買一觀誰知閉匣長思用三尺青蛇不肯蟠
客有心劒無口客代劒言告鵶九君勿矜我玉可切君勿誇我
鍾可刜不如持我決浮雲無令漫漫蔽白日爲君使無私之光
及万物蟄虫昭蘇萌草出

采詩官

采詩官采詩聽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
泰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讚君美樂
府艷詞悅君意若求興諭規刺言万句千章無一字不是章

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絶諷議諍臣杜口爲冗員諫鼓高懸作虛
器一人負扆常端默百辟入門兩自媚夕郎所賀皆德音春
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閟君耳唯
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
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
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白氏文集卷第四

白氏文集卷第五

閑適一　古調詩　凡五十三首

常樂里閑居偶題十六韻兼寄劉十五公輿王十一起
呂二炅呂四熲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劉三十二敦質
張十五仲元時爲校書郎

帝都名利場雞鳴無安居獨有懶慢者日高頭未梳工拙性
不同進退迹遂殊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難大用典
校在秘書三旬兩入省因得養頑疎茅屋四五間一馬二僕夫俸
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既無衣食牽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
日日常晏如勿言無知己躁靜各有徒蘭臺七八人出處與之
俱旬時阻談笑旦夕望軒車誰能讎校閑解帶臥吾廬窗
前有竹翫門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數竿對一壺

答元八宗簡同遊曲江後明日見贈

長安千萬人出門各有營唯我与夫子信馬悠悠行行到曲江頭
反照草樹明南山好顏色病客有心情水禽翻白羽風荷裊翠莖
何必滄浪去即此可濯纓時景不重來賞心難再幷坐愁紅塵裏
夕鼓鼕鼕聲歸來經一宿世慮稍復生賴聞瑤華唱再得塵襟清

感時

朝見日上天暮見日入地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勿言身未老
冉冉行將至白髮雖未生朱顏已先悴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
雖有七十期十人無一二今我猶未悟往往不適意胡爲方寸間不
貯浩然氣貧賤非不惡道在何足避富貴非不愛時來當自致所以
達人心外物不能累唯當飲美酒終日陶陶醉斯言勝金玉佩服無失墜

首夏同諸校正遊開元觀因宿翫月

我与二三子策名在京師官小無職事閑於爲客時沉沉道觀中心
賞期在茲到門車馬迴入院巾杖隨清和四月初樹木正華滋風
清新葉影鳥思殘花枝向夕天又晴東南餘霞披置酒西廊下
待月盃行遲須臾金魄生若与吾徒期光華一照耀殿角相參

差終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長安名利地此興幾人知

永崇里觀居

季夏中氣候煩暑自此收蕭颯風雨天蟬聲暮啾啾永崇
里巷靜華陽觀院幽軒車不到處滿地槐花秋年光忽冉
冉世事本悠悠何必待衰老然後悟浮休眞隱豈長遠至道
在冥搜身雖世界住心与虛無遊朝飢有蔬食夜寒有布裘
幸免凍与餒此外復何求寡欲雖少病樂天心不憂何以
明吾志周易在床頭

早送舉人入試

夙駕送舉人東方猶未明自謂出太早已有車馬行騎火高
低影街鼓參差聲可憐早朝者相看意氣生日出塵埃飛
群動互營營營營各何求無非利与名而我常晏起虛住
長安城春深官又滿日有歸山情

招王質夫 自此後詩爲盩厔尉時作
濯足雲水客折腰簪笏身諠閑跡相背十里別經旬忽因
乘逸興莫惜訪囂塵窓前故栽竹与君爲主人
祇役駱口因与王質夫同遊秋山偶題三韻
石擁百泉合雲破千峯開平生烟霞侶此地重徘徊今日勤
王意一半爲山來
見蕭侍御憶舊山草堂詩因以繼和
琢玉以爲架綴珠以爲籠玉架絆野鶴珠籠鏁冥鴻鴻思雲
外天鶴憶松上風珠玉信爲美鳥不戀其中臺中蕭侍御心
与鴻鶴同晚起慵冠豸閑行猒避驄昨見憶山詩詩思浩無窮
歸夢杳何處舊居滻水東秋閑杉桂林春老芝朮叢自云別
山後離抱常忡忡衣繡非不榮持憲非不雄所樂不在此悵望草堂空
病假中南亭閑望
敧枕不視事兩日門掩關始知吏役身不病不得閑閑意不在遠小

白氏文集一　五十七

亭方丈間西檐竹梢上坐見太白山遥愧峯上雲對此塵中顏
仙遊寺獨宿
沙鶴上階立潭月當戶開此中留我宿兩夜不能迴幸与靜境
遇喜無歸侶催從今獨遊後不擬共人來
前庭涼夜
露簟色似玉風幌影如波坐愁樹葉落中庭明月多
官舍小亭閑望
風竹散清韻烟槐凝綠姿日高人吏去閑坐在茅茨葛衣御時
暑蔬飯療朝飢持此聊自足心力少營爲亭上獨吟罷眼前無
事時數峯太白雪一卷陶潛詩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茲迴謝
爭名客甘從君所嗤
早秋獨夜
井桐涼葉動鄰杵秋聲發獨向簷下眠覺來半床月
聽彈古淥水 琴曲名
聞君古淥水使我心和平欲識慢流意爲聽疎汎聲西窓
竹陰下竟日有餘清
松齋自題 時爲翰林學士
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
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即安居況此松齋下一琴數
帙書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君門晚歸臥吾廬形骸委順動
方寸付空虛持此將過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
冬夜与錢員外同直禁中
夜深草詔罷霜月淒凜凜欲臥煖殘盃燈前相對飲連鋪青縑
被對置通中枕髣髴百餘宵与君同此寢
和錢員外禁中夙興見示
窓白星漢曙窓暖燈火餘坐卷朱裏幕看封紫泥書窅窅鍾

白氏文集一　五十八

漏盡曈曈霞景初樓臺紅照曜松竹青扶踈君愛此時好迴頭
時謂余不知上清界曉景復何如
夏日獨直寄蕭侍御
憲臺文法地翰林清切司鷹猜課野鶴驥德責山麋課責雖
不同同歸非所宜是以方寸內忽忽暗相思夏日獨上直日長何
所爲澹然無他念虛靜是吾師形委有事牽心与無事期中臆
一以曠外累都若遺地貴身不覺意閑境來隨但對松与竹如在
山中時情性聊自適吟詠偶成詩此意非夫子餘人多不知
松聲 修行里張家宅南亭作
月好好獨坐雙松在前軒西南微風來潛入枝葉間蕭寥發
爲聲半夜明月前寒山颯颯雨秋琴泠泠絃一聞滌炎暑再聽破
昏煩竟夕遂不寐心體俱翛然南陌車馬動西鄰歌吹繁誰知

蕊簷下滿耳不爲喧

禁中

門嚴九重靜窓幽一室閑好是修心處何必在深山

贈吳丹

巧者力苦勞智者心苦憂愛君無巧智終歲閑悠悠嘗登御史府亦佐東諸侯手操紏謬簡心運決勝籌官途似風水君心如虛舟況然而不有進退得自由今來脫豸冠時往侍龍樓官曹稱心靜居處隨跡幽冬負南榮日支體甚溫柔夏卧北窓風枕席如凉秋南山入舍下酒甕在床頭人間有閑地何必隱林丘顧我愚且昧勞生殊未休一入金門直星霜三四周主恩信難報近地徒久留終當乞閑官退与夫子遊

初除戶曹喜而言志

詔授戶曹掾捧詔感君恩感恩非爲己祿養及吾親弟兄俱簪笏新婦儼衣巾羅列高堂下拜慶正紛紛俸錢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喧喧車馬來賀客滿我門不以我爲貪知我家內貧置酒延賀客客容亦歡欣笑云今日後不復憂空罇答云如君言願君少逡巡我有平生志醉後爲君陳人生百歲期七十有幾人浮榮及虛位皆是身之賓唯有衣与食此事粗關身苟免飢寒外餘物盡浮雲

秋居書懷

門前少賓客階下多松竹秋景下西牆凉風入東屋有琴慵不弄有書閑不讀盡日方寸中澹然無所欲何須廣居處不用多積蓄丈室可容身斗儲可充腹況無治道術坐受官家祿不種一株桑不鋤一壠穀終朝飽飲食卒歲豐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爲足

禁中曉卧因懷王起居

遲遲禁漏盡悄悄瞑鷄喧夜雨槐花落微凉卧北軒曙燈殘未滅風簾閑自翻每一得靜境思与故人言

養拙

鐵柔不爲劍木曲不爲轅今我亦如此愚蒙不及門甘心謝名利滅跡歸丘園坐卧茅茨中但對琴与罇身去韁鏁累耳辭朝市諠遲遲無所爲時窺五千言無憂樂性場寡欲清心源始知不才者可以探道根

寄李十一 建

外事牽我形外物誘我情李君別來久褊恡從中生憶昨訪君時立馬扣柴荊有時君未起稚子喜先迎連步笑出門衣翻冠或傾掃階苔文綠拂榻藤陰清家醞及春熟園葵乘露烹看山東亭坐待月南原行門靜唯鳥語坊遠少鼓聲相對盡日言不及利与名分手來幾時明月三四盈別時殘花落及此新蟬鳴芳歲忽已晚離抱悵未平豈不思命駕吏職坐相縈前時君有期訪我來山城心賞久云阻言約無自輕相去幸非遠走馬一日程

旅次華州贈袁右丞

渭水綠溶溶華山青崇崇山水一何麗君子在其中才与世會合物隨誠感通德星降人福時雨助歲功化行人無訟囹圄千日空政順氣亦和黍稷三年豐客自帝城來驅馬出關東愛此一郡人如見太古風方今天子心憂人正忡忡安得天下守盡得如袁公

酬楊九弘貞長安病中見寄

伏枕君寂寂折腰我營營所嗟經時別相去一宿程攜手昨何時昆明春水平離郡來幾日太白夏雲生之子未得意貧病客帝城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隱机自恬淡閉門無送迎龍卧心有待鶴瘦貌彌清清機發爲文投我如振瓊何以慰飢渴捧之吟一聲

禁中寓直夢遊仙遊寺

西軒草詔暇松竹深寂寂月出清風來忽似山中夕因成西南

夢夢作遊仙客覺聞宮漏聲猶謂山泉滴

贈王山人

聞君減寢食日聽神仙說暗待非常人潛求長生訣言長本對短未離生死轍假使得長生才能勝夭折松樹千年朽槿花一日歇畢竟共虛空何須誇歲月彭生徒自異生死終無別不如學無生無生即無滅

秋山

久病曠心賞今朝一登山山秋雲物冷稱我清羸顏白石臥可枕青蘿行可攀意中如有得盡日不欲還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心有千載憂身無一日閑何時解塵網此地來掩關

贈能七倫

澗松高百尋四時寒森森臨風有清韻向日無曲陰如何時俗人但賞桃李林豈不知堅貞芳馨誘其心能生學為文氣高功亦深手中一百篇句句披沙金苦節二十年無人振陸沉今我尚貧賤徒為爾知音

題揚穎士西亭

靜得亭上境遠諧塵外蹤憑軒東望好鳥滅山重重竹露冷煩襟杉風清病容曠然宜真趣道與心相逢即此可遺世何必蓬壺峯

題贈鄭秘書徵君石溝溪隱居 [illegible]

鄭君得自然虛白生心胷吸彼沆瀣精凝為冰雪容大君貞元初求賢致時雍蒲輪入華徵迎下天台峯赤城別松喬黃閣交夔龍俛仰受三命從容辭九重出籠鶴翩翩歸林鳳喈喈在火辨良玉經霜識貞松新居寄楚山山碧溪溶溶丹灶爐焰熾黃精花半茸蕙帳夜琴澹桂樽春酒濃時人不到處苔石無塵蹤我今何為者趨世身龍鍾不向林壑訪無由朝市逢終當解纓絡從此來相從

及第後歸覲留別諸同年

十年常苦學一上謬成名擢第未為貴賀親方始榮時輩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軒車動行色絲管舉離聲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

清夜琴興

月出鳥栖盡寂然坐空林是時心境閑可以彈素琴清冷由木性恬淡隨人心心積和平氣木應正始音響餘群動息曲罷秋夜深正聲感元化天地清沉沉

效陶潛體詩十六首 并序

余退居渭上杜門不出時屬多雨無以自娛會家醞新熟雨中獨飲往往酣醉終日不醒懶放之心弥覺自得故得於此而有以忘於彼者因詠陶淵明詩適與意會遂傚其體成十六篇醉中狂言醒輒自哂然知我者亦無隱焉

不動者厚地不息者高天無窮者日月長在者山川松柏與龜鶴其壽皆千年嗟嗟群物中而人獨不然早出向朝市暮已歸下泉形質及壽命危脆若浮煙堯舜與周孔古來稱聖賢借問今何在一去亦不還我無不死藥萬萬隨化遷所未定知者修短遲速間幸及身健日當歌一罇前何必待人勸念此自為歡

翳翳踰月陰沉沉連日雨開簾望天色黃雲暗如土行潦毀我墉疾風壞我宇蓬莠生庭院泥塗失場圃村深絕賓客窗晦無儔侶盡日不下床跳蛙時入戶出門無所往入室還獨處不以酒自娛塊然與誰語

朝飲一盃酒冥心合元化兀然無所思日高尚閑臥暮讀一卷書會意如嘉話欣然有所遇夜深獨坐又得琴上趣安然有餘暇復多詩中狂下筆不能罷唯茲三四事持用度晝夜所以陰雨中經旬不出舍始悟獨往人心安時亦過

東家采桑婦雨來苦愁悲蔟蠶北堂前雨冷不成絲西家荷鋤

叟雨來亦怨洛種豆南山下雨多落爲萁而我獨何幸醞酒本無
期及此多雨日正遇新熟時開瓶瀉罇中玉液黃金脂持翫已可
悅歡嘗有餘滋一酌發好容再酌開愁眉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忽
然遺我物誰復分是非是時連夕雨酩酊無所知人心苦顛
倒反爲憂者嗤
朝亦獨醉歌暮亦獨醉睡未盡一壺酒已成三獨醉勿嫌飲太少
且喜歡易致一盃復兩盃多不過三四便得心中適盡忘身外事
更復強一盃陶然遺萬累一飲一石者徒以多爲貴及其酩酊時
与我亦無異笑謝多飲者酒錢徒自費
天秋無片雲地靜無纖塵團團新晴月林外生白輪憶昨陰霖
天連連三四旬賴逢家醞熟不覺過朝昏私言雨霽後可以罷
餘罇及對新月色不醉亦愁人床頭殘酒榼欲盡味弥淳携置南
簷下舉酌自殷勤清光入盃杓白露生衣巾乃知陰与晴安可無

此君我有樂府詩成來人未聞今宵醉有興狂詠驚四隣獨賞
猶復尔何況有交親
中秋三五夜明月在前軒臨觴忽不飲憶我平生歡我有同心人
邈邈崔与錢我有忘形友迢迢李与元或飛青雲上或落江湖
間与我不相見于今四五年我無縮地術君非馭風仙安得明月
下四人來晤言良夜信難得佳期杳無緣明月又不駐漸下西
南天豈無他時會惜此清景前
家醞飲已盡村中無酒貰坐愁今夜醒其奈秋懷何有客忽叩
門言語一何佳云是南村叟挈榼來相過且喜罇不燥安問少
与多重陽雖已過籬菊有殘花歡來苦晝短不覺夕陽斜
老人勿遽起且待新月華客去有餘趣竟夕獨酣歌
原生衣百結顔子食一簞歡然樂其志有以忘飢寒今我何人哉
德不及先賢衣食幸相屬胡爲不自安況茲清渭曲居處安且

閑榆柳百餘樹茅茨十數間寒負簷下日熱濯澗底泉日出猶
未起日入已復眠西風滿村巷清涼八月天但有雞犬聲不聞車馬
喧時傾一罇酒坐望東南山稚姪初學步牽衣戲我前即此自
可樂庶幾顔与原
湛湛罇中酒有功不自伐不伐人不知我今代其說良將臨大敵前
驅千万卒一箪投河飲赴死心如一壯士磨匕首勇憤氣咆勃一酣
忘報讎四體如無骨東海殺孝婦天旱踰年月一酌酹其魂通宵
雨不歇咸陽秦獄氣冤痛結爲物千歲不肯散一沃亦銷失況茲兒女
恨及彼幽憂疾快飲無不消如霜得春日方知麴蘖靈万物無与疋
烟雲隔玄圃風波限瀛洲我豈不欲往大海路阻脩神仙但聞說靈
藥不可求長生無得者舉世如蜉蝣逝者不重迴存者難久留
躕未死間何苦懷百憂念此忽內熱坐看成白頭舉盃還獨飲顧
影自獻酬心与口相約未醉勿言休今朝不盡醉知有明朝不不見郭門外

纍纍墳与丘月明愁殺人黃蒿風颼颼死者若有知悔不秉燭遊
吾聞潯陽郡昔有陶徵君愛酒不愛名憂醒不憂貧嘗爲彭
澤令在官纔八旬愀然忽不樂挂印著公門口吟歸去來頭戴漉
酒巾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歸來五柳下還以酒養眞人間榮
与利擺落如泥塵先生去已久紙墨有遺文篇篇勸我飲此外無
所云我從老大來竊慕其爲人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弃劉伶一人常獨醉
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
成兀傲甕間卧憔悴澤畔行彼憂而此樂道理甚分明願君
且飲酒勿思身後名
有一燕趙士言貌甚奇瑰日日酒家去脫衣典數盃問君何落拓
云僕生草萊地寒命且薄徒抱王佐才豈無濟時策君門乏良
媒三獻寢不報遅遅空手迴亦有同門生先升青雲梯貴賤

交道絶朱門叩不開及歸種禾黍三歲旱爲災入山燒黃白旣化爲灰蹉跎五十餘生世苦不諧處處去不得却歸酒中來

南巷有貴人高蓋駟馬車我問何所苦四十垂白鬚答云君不知位重多憂虞北里有寒士瘦死臝纏爲柩出扶桑蓁杖入卧蝸牛廬散賤無憂患心安體亦舒東隣有富翁藏貨徧五都東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營暮計算晝夜不安居西舍有貧者匹婦配匹夫布裙行賃舂短褐坐傭書以此求口食一飽欣有餘貴賤与貧富高下雖有殊憂樂与利害彼此不相踰是以達人觀万化同一途但未知生死勝負兩何如遑疑未知間且以酒爲娛

濟水澄而潔河水渾而黃交流列四瀆清濁不相傷太公戰牧野伯夷餓首陽同時号賢聖進退不相妨謂天不愛民胡爲生稻粱謂天果愛民胡爲生豺狼謂神福善人孔聖竟栖遑謂神禍淫人暴秦終霸王顏回与黃憲何辜早夭亡蝮蛇與鴆鳥何得壽延長物理不可則神道亦難量擧頭仰問天天色但蒼蒼唯當多種黍日醉手中觴

白氏文集卷第五

白氏文集卷第六　閑適二　古調詩五言 凡四十八首　自兩韻至一百三十韻

自題寫眞　時爲翰林學士

我貌不自識李放寫我眞靜觀神與骨合是山中人蒲柳質易朽麋鹿心難馴何事赤墀上五年爲侍臣况多剛狷性難与世同塵不惟非貴相但恐生禍因宜當早罷去收取雲泉身

遣懷　自此後詩在渭村作

寓心身體中寓性方寸内此身是外物何足苦憂愛况有假飾者華簪及高蓋此又疎於身復在外物外操之多惴慄失之又悲悔乃知名与器得喪俱爲害頽然環堵客蘿蕙爲巾帶自得此道來身窮心甚泰

渭上偶釣

渭水如鏡色中有鯉与魴偶持一竿竹懸釣至其傍微風吹釣絲嫋嫋十尺長誰知對魚坐心在無何鄉昔有白頭人亦釣此渭陽釣人不釣魚七十得文王况我垂釣意人魚又兼亡無機兩不得但弄秋水光興盡釣亦罷歸來飲我觴

隱几

身適忘四支心適忘是非旣適又忘適不知吾是誰百體如槁木兀然無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無所思今日復明日身心忽兩遺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四十心不動吾今其庶幾

春眠

新浴支體暢獨寢神魂安况因夜深坐遂成日高眠春被薄亦暖朝窓深更閑却忘人間事似得枕上仙至適無夢想大和難名全勝彭澤醉欲敵曹溪禪何物呼我覺伯勞聲閑閑起來妻子笑生計春茫然

閑居

空腹一盞粥飢食有餘味南簷半床日暖卧因成睡綿袍擁兩

脾竹几支雙解從旦直至昏身心一無事心足即爲富身閑乃當
貴富貴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國金紫光照地心苦頭
盡白纔年四十四乃知高蓋車乘者多憂畏

夏日

東窓晩無熱北戸涼有風盡日坐復臥不離一室中中心本無
繫亦与出門同

適意二首

十年爲旅客常有飢寒愁三年作諫官復多尸素羞有酒
不暇飲有山不得遊豈無平生志拘牽不自由一朝歸渭上泛如不
繫舟置心世事外無喜亦無憂終日一蔬食終年一布裘寒來
弥懶放數日一梳頭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過適適外復何求
早歲從旅遊頗諳時俗意中年忝班列备見朝廷事作客誠已難
爲臣尤不易況予方且介舉動多忤累直道速我尤詭遇非吾志
胷中十年內消盡浩然氣自從返田畝頓覺無憂愧蟠木用
難施浮雲心易遂悠悠身与世從此兩相弃

首夏病間

我生來幾時万有四千日自省於其間非憂即有疾老去慮漸息
年來病初愈忽喜身与心泰然兩無苦況茲孟夏月清和好時
節微風吹袷衣不寒復不熱移榻樹陰下竟日何所爲或飲一甌
茗或吟兩句詩內無憂患迫外無職役羈此日不自適何時是適時

晩春沽酒

百花落如雪兩鬢垂作絲春去有來日我老無少時人生待富貴
爲樂常苦遲不如貧賤日隨分開愁眉賣我所乘馬典我舊
朝衣盡將沽酒飲酩酊步行歸名姓日隱晦形骸日變衰醉
臥黃公肆人知我是誰

蘭若寓居

名宦老慵求退身安草野家園病懶歸寄居在蘭若薜衣換
簪組藜杖代車馬行止輙自由甚覺身蕭灑晨遊南塢上夜
息東菴下人間千万事無有關心者

麹生訪宿

西齋寂已暮叩門聲樀樀知是君宿來自拂塵埃席村家何所
有茶果迎來客貧靜似僧居竹林依四壁厨燈斜影出簷雨餘
聲滴不是愛閑人肯來同此夕

聞庾七左降因詠所懷

我病臥渭北君老謫巴東相悲一長歎薄命与君同旣歎還自
哂哂歎兩未終後心誚前意所見何迷蒙人生大塊間如鴻毛在
風或飄青雲上或落泥塗中衮服相天下儻來非我通布衣
委草莽偶去非吾窮外物不可必中懷須自空無令快快氣
留滯在心胷

答卜者

病眼昏似夜衰鬢颯如秋除却須衣食平生百事休知君善易
者問我决疑不不卜非他故人間無所求

歸田三首

人生何所欲所欲唯兩端中人愛富貴高士慕神仙神仙須有
籍富貴亦在天莫戀長安道莫尋方丈山西京塵浩浩東海
浪漫漫金門不可入琪樹何由攀不如歸山下如法種春田
種田計已决决意復何如賣馬買犢使徒步歸田廬迎春治耒耜
候雨闢菑畬策杖田頭立躬親課僕夫吾聞老農言爲稼愼在
初所施不鹵莽其報必有餘上求奉王稅下望備家儲安得放
慵惰拱手而曳裾學農未爲鄙親友勿笑余更待明年後
自擬執犂鋤
三十爲近臣腰間鳴珮玉四十爲野夫田中學鋤穀何言十年

內變化如此速此理固是常窮通相倚伏爲魚有深水爲鳥有高木何必守一方窘然自牽束化吾足爲馬吾因以行陸化吾手爲彈吾因以求肉形骸爲異物委順心猶足幸得且歸農安知不爲福況吾行欲老瞥若風前燭孰能俄頃間將心繫榮辱

秋遊原上

七月行已半早涼天氣清清晨起巾櫛徐步出柴荊露杖筇竹冷風襟越蕉輕閑携弟姪輩同上秋原行新棗未全赤晚瓜有餘馨依依田家叟設此相逢迎自我到此村往來白髮生村中相識久老幼皆有情留連向暮歸樹樹風蟬聲是時新雨足禾黍夾道青見此令人飽何必待西成

九日登西原宴望 同諸兄弟作

病愛枕席涼日高眠未輟弟兄呼我起今日重陽節起登西原望懷抱同一豁移座就菊叢餻酒前羅列雖無絲与管歌笑隨情發白日未及傾顏酡耳已熱酒酣四向望六合何空闊天地自久長斯人幾時活請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無虛月指此各相勉良辰且歡悅

寄同病者

三十生二毛早衰爲沉痾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他年顏日枯槁時命日蹉跎豈獨我如此聖賢無奈何迴觀親舊中舉目尤可嗟或有終老者沉賤如泥沙或有始壯者飄忽如風花窮餓與夭促不如我者多以此反自慰常得心平和寄言同病者迴歎且爲歌

遊藍田山卜居

脫置腰下組擺落心中塵行歌望山去意似歸鄉人朝蹋玉峯下暮尋藍水濱擬求幽僻地安置疎慵身本性便山寺應須旁悟眞

村雪夜坐

南窗背燈坐風霰暗紛紛寂寞深村夜殘鴈雪中聞

東園翫菊

少年昨已去芳歲今又闌如何寂寞意復此荒涼園園中獨立久日淡風露寒秋蔬盡蕪沒好樹亦凋殘唯有數叢菊新開籬落間携觴聊就酌爲爾一留連憶我少小日易爲興所牽見酒無時節未飲已欣然近從年長來漸覺取樂難常恐更衰老強飲亦無歡顧謂爾菊花後時何獨鮮誠知不爲我借爾暫開顏

觀稼

世役不我牽身心常自若晚出看田畝閑行旁村落纍纍繞場稼嘖嘖羣飛雀年豐豈獨人禽鳥聲亦樂田翁逢我喜默起具樽杓斂手笑相延社酒有殘酌慙茲勤且敬藜杖爲淹泊言動任天眞未覺農人惡停杯問生事夫種妻兒穫筋力苦疲勞衣食長單薄自慙祿仕者曾不營農作飽食無所勞何殊衛人鶴

聞哭者

昨日南鄰哭哭聲一何苦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今朝北里哭哭聲又何切云是母哭兒兒年十七八四鄰尚如此天下多夭折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髮余今過四十念彼聊自悅從此明鏡中不嫌頭似雪

新構亭臺示諸弟姪

平臺高數尺臺上結茅茨東西疏二牖南北開兩扉蘆簾前後卷竹簟當中施清冷白石枕疏涼黃葛衣開衿向風坐夏日如秋時嘯傲頗有趣窺臨不知疲東窗對華山三峯碧參差南簷當渭水臥見雲帆飛仰摘枝上果俯折畦中葵足以充飢渴何必慕甘肥況有好羣從旦夕相追隨

自吟拙什因有所懷

懶病每多暇暇來何所爲未能抛筆硯時作一篇詩詩成淡無味多被衆人嗤上怪落聲韻下嫌拙言詞時時自吟詠吟罷有所思蘇州及彭澤与我不同時此外復誰愛唯有元微之謫向江陵府

三年作判司相去二千里詩成遠不知

東陂秋意寄元八

寥落野陂畔獨行思有餘秋荷病葉上白露大如珠忽憶同賞
地曲江東北隅秋池少遊客唯我與君俱啼蛩隱紅蓼瘦馬蹋
青蕪當時與今日俱是暮秋初節物苦相似時景亦無餘唯
有人分散經年不得書

閑居

深閉竹間扉靜掃松下地獨嘯晩風前何人知此意看山盡日坐
枕帙移時睡誰能從我遊使君心無事

詠拙

所稟有巧拙不可改者性所賦有厚薄不可移者命我性拙且
惷我命薄且屯問我何以知所知良有因亦曾舉兩足學人踏
紅塵從茲知性拙不解轉如輪亦曾奮六翮高飛到青雲從茲

知命薄摧落不逡巡慕貴而厭賤樂富而惡貧同出天地間
我豈異於人性命苟如此反則成苦辛以此自安分雖窮每欣欣
葺茅為我廬編蓬為我門縫布作袍被種穀充盤飧靜讀
古人書閑釣清渭濱優哉復遊哉聊以終吾身

詠慵

有官慵不選有田慵不農屋穿慵不葺衣裂慵不縫有酒慵
不酌無異樽長空有琴慵不彈亦與無絃同家人告飯盡欲炊
慵不舂親朋寄書至欲讀慵開封常聞嵇叔夜一生在慵中
彈琴復鍛鐵比我未為慵

冬夜

家貧親愛散身病交遊罷眼前無一人獨掩村齋臥冷落燈火
暗離披簾幕破策策窗戶前又聞新雪下長年漸省睡夜半
起端坐不學坐忘心寂寞安可過兀然身寄世浩然心委化如

此來四年一千三百夜

村中留李三宿 固言

平生早遊宦不道無親故如我與君心相知應有數春明門前
別金氏陂中遇村酒兩三盃相留寒日暮勿嫌村酒薄聊酌
論心素請君少踟躕繫馬門前樹明年身若健便擬江湖去他
日縱相思知君無覓處後會既茫茫今宵君且住

友人夜訪

簷間清風簟松下明月盃幽意正如此況乃故人來

遊悟真寺詩 一百三十韻

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我遊悟真寺寺在王順山去山四五里先
聞水潺湲自茲捨車馬始涉藍溪灣手拄青竹杖足蹋白石
灘漸怪耳目曠不聞人世諠山下望山上初疑不可攀誰知中有
路盤折通巖巔一息幡竿下再休石龕邊龕間長丈餘門戶

無扃關俯窺不見人石髮垂若鬟驚出白蝙蝠雙飛如雪翻
迴首寺門望青崖夾朱軒如擘山腹開置寺於其間入門無
平地地窄虛空寛房廊與臺殿高下隨峰巒巖崿無撮土
樹木多瘦堅根株抱石長屈曲蛇蟠松桂亂無行四時鬱芊
芊枝梢嫋清吹韻若風中絃日月光不透綠陰相交延幽鳥
時一聲聞之似寒蟬首憩賓位亭就坐未及安須臾開北戶
万里明豁然拂簷虹霏微遶棟雲迴旋赤日間白雨陰晴同一
川野綠蔟草樹眼界吞秦原渭水細不見漢陵小於拳却顧來
時路縈紆映朱欄歷歷上山人一一遂可觀前對多寶塔風鐸
鳴四端欒櫨與戶牖恰恰金碧繁云昔迦葉佛此地坐涅槃至
今鐵鉢在當底手跡穿西開玉像殿白佛森比肩抖擻塵埃
衣礼拜冰雪顏疊霜為袈裟貫雹為華鬘遍觀疑鬼功
其跡非雕鐫次登觀音堂未到聞栴檀上階脫雙履斂足升

淨莚六楹排玉鏡四座敷金鈿黑夜自光明不待燈燭燃衆寶
互低昂碧珮珊瑚幡風來似天樂相觸聲珊珊白珠垂露凝
赤珠滴血股點綴佛髻上合為七寶冠雙瓶白琉璃色若秋水
寒隔瓶見舍利圓轉如金丹玉笛何代物天人施祇園吹如秋鶴
聲可以降靈仙是時秋方中三五月正圓寶堂豁三門金魄當
其前月與寶相射晶光爭鮮妍照人心骨冷竟夕不欲眠曉尋
南塔路亂竹低嬋娟林幽不逢人寒蝶飛翩翩山果不識名離離
夾道蕃足以療飢乏摘嘗味甘酸道南藍谷神紫傘白紙錢
若歲有水旱詔使修蘋蘩以地清淨故獻奠無葷羶危石
疊四五磊嵬欹且刓造物者何意堆在巖東偏冷滑無人迹苔
點如花牋我來登上頭下臨不測淵目眩手足掉不敢低頭看風
從石下生薄人而上摶衣服似羽翮開張欲飛騫𡾟𡾟三面峯峯
尖刃劍攢往往白雲過決開露青天西北日落時夕暉紅團團千

里翠屏外走下丹砂丸東南月上時夜氣青漫漫百丈碧潭底
寫出黃金盤藍水色似藍日夜長潺湲周迴繞山轉下視如青環
或鋪為慢流或激為奔湍泓澄最深處浮出蛟龍涎側身入其
中懸磴尤險難捫蘿踏樛木下逐飲澗猨雪迸起白鷺錦跳驚
紅鱠歇定方盥漱濯去支體煩淺深皆洞澈可照脑與肝但愛清
見底欲尋不知原東崖饒怪石積甃蒼琅玕溫潤發於外其間
韞璵璠卞和死已久良玉多棄捐或時泄光彩夜與星月連中頂
最高峯拄天青玉竿飂飅上不得豈我能攀援上有白蓮池素
葩覆清瀾聞名不可到處所非人寰又有一片石大如方尺甎插在
半壁上其下萬仞懸云有過去師坐得無生禪號為定心石長老世
相傳却上謁仙祠蔓草生綿綿昔聞王氏子羽化升上玄其西晒藥
臺猶對芝朮田時復明月夜上聞黃鶴言迴尋畫龍堂二叟鬚
鬢斑想見聽法時歡喜禮印壇復歸泉窟下化作龍蜿蜒階

前石孔在欲雨生白烟往有寫經僧身靜心精專感彼雲外鴿
群飛千翩翩來添硯中水去吸巖底泉一日三往復時節長不愆
經成號聖僧弟子名楊難誦此蓮花偈數滿百億千身壞口不
壞舌根如紅蓮顱骨今不見石函尚存焉粉壁有吳畫筆彩依
舊鮮素屏有褚書墨色如新乾靈境與異跡周覽無不殫一
遊五晝夜欲返仍盤桓我本山中人誤為時網牽牽率使讀書
推挽令效官既登文字科又忝諫諍員拙直不合時無益同素
餐以此自慚惕戚戚常寡歡無成心力盡未老形骸殘今來脫
簪組始覺離憂患及為山水遊彌得縱疎頑野麋斷羈絆行
走無拘攣池魚放入海一往何時還身著居士衣手把南華篇終
來此山住永謝區中緣我今四十餘從此終身閑若以七十期猶得三十年

酬張十八訪宿見贈 自此後詩為贊善大夫時所作

昔我為近臣君常稀到門今我官職冷唯君來往頻我受狷介性

立為頑拙身平生雖寡合合即無緇磷況君秉高義富貴視如雲
五侯三相家眼冷不見君問其所與遊獨言韓舍人其次即及我我
愧非其倫胡為謬相愛歲晚逾勤勤落然頹簷下一話夜達晨
牀單食味薄亦不嫌我貧日高上馬去相顧猶逡巡長安久無雨
日赤風昏昏憐君將病眼為我犯埃塵遠從延康里來訪曲江濱
所重君子道不獨愧相親

朝歸書寄元八

進入閤前拜退就廊下飡歸來昭國里人卧馬歇鞍却睡至日午
起坐心浩然況當好時節雨後清和天柿樹綠陰合王家庭院寬
瓶中鄠縣酒牆上終南山獨眠仍獨坐開衿當風前禪僧與詩客
次第來相看要語連夜語須眠終日眠除非奉朝謁此外無別牽
年長身且健官貧心甚安幸無急病痛不至苦飢寒自此聊以適
外緣不能干唯應靜者信難為動者言臺中元侍御早晚作

郎官未作郎官際無人相伴閑

酬吳七見寄

曲江有病客尋常多掩關又聞馬死來不出身更閑閑有送書者自起出門看素緘署丹字中有瓊瑤篇口吟耳自聽當暑忽翛然似漱寒玉水如聞商風絃首章歎時節末句思笑言懶慢不相訪隔街如隔山常聞陶潛語心遠地自偏君住安邑里左右車徒諠竹藥閉深院琴罇開小軒誰知市南地轉作壺中天君本上清人名在石堂間不知有何過謫作人間仙常恐歲月滿飄然歸紫烟莫忘蜉蝣內進士有同年

昭國閑居

貧閑日高起門巷晝寂寂時暑放朝參天陰少人客槐花滿田地僅絕人行跡獨在一床眠清涼風雨夕匆匆嫌坊曲遠近即多牽役匆嫌祿俸薄厚即多憂責平生尚恬曠老大宜安適何以養吾真官閑居處僻

喜陳兄至

黃鳥啼欲歇青梅結半成坐憐春物盡起入東園行攜觴懶獨酌忽聞叩門聲閑人猶喜至何況是陳兄從容盡日語稠疊長年情勿輕一盞酒可以話平生

贈杓直

世路重祿位栖栖者孔宣人情愛年壽夭死者顏淵二人如何人不奈命与天我今信多幸撫己愧前賢已年四十四又爲五品官況茲知足外別有所安焉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遙篇近歲將心地迴向南宗禪外順世間法內脫區中緣進不厭朝市退不戀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無不安體非道引適意無江湖閑有興或飲酒無事多掩關寂靜夜深坐安穩日高眠秋不苦長夜春不惜流年委形老小外忘懷生死間昨日共君語与余心膂然此道不可道因君聊強言

寄張十八

飢止一簞食渴止一壺漿出入止一馬寢興止一牀此外無長物於我有若亡胡然不知足名利心遑遑念茲弥懶放積習遂爲常經旬不出門竟日不下堂同病者張生貧僻住延康傭中每相憶此意未能忘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秋來未相見應有新詩章早晚來同宿天氣轉清涼

題玉泉寺

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閑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手把青筇杖頭戴白綸巾興盡下山去知我是誰人

朝迴遊城南

朝退馬未困秋初日猶長迴轡城南去郊野正清涼水竹夾小徑縈迴繞川岡仰看晚山色俯弄秋泉光青松繫我馬白石爲我牀常時簪組累此日和身忘旦隨鵷鷺末暮遊鷗鶴傍幾心一以盡兩趣不亂行誰辨心与跡非行亦非藏

舟行 江州路上作

帆影日漸高閑眠猶未起起問鼓枻人已行三十里船頭有行竈炊稻烹紅鯉飽食起婆娑盥漱秋江水平生滄浪意一旦來游此何況不失家舟中載妻子

湓浦早冬

潯陽孟冬月草木未全衰祇抵長安陌涼風八月時日西湓水曲獨行吟舊詩蓼花始零落蒲葉稍離披但作城中想何異曲江池

江州雪

新雪滿前山初晴好天氣日西騎馬出忽有京都意城柳方綴花簷冰才結穗須臾風日暖處處皆飄墜行吟賞未足坐歎銷何易猶勝嶺南看雰雰不到地

六卷終

題潯陽樓　自此後詩江州司馬時作

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閑今朝登此樓
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見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鑪峯烟
清輝與靈氣日夕供文篇我無二人才孰爲來其間因高偶成
句俯仰愧江山

訪陶公舊宅　并序

予夙慕陶淵明爲人往歲渭川閑居嘗有傚陶體詩十六首今
遊廬山經柴桑過栗里思其人訪其宅不能默默又題此詩云
垢塵不污玉靈鳳不啄羶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心實有所
守口終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陽山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爲難
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飢寒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徵竟不起
斯可謂真賢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每讀五柳傳目想心拳拳
昔常詠遺風著爲十六篇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
酒不慕琴無絃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柴桑古村落栗里舊
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烟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每逢
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北亭

廬宮山下州湓浦沙邊宅宅北倚高崗迢迢數千尺上有青青竹
竹間多白石茅亭居上頭豁達門四闢前楹卷簾箔北牖施牀席
江風萬里來吹我涼淅淅日高公府歸巾笏隨手擲脫衣恣搔首
坐臥任所適時傾一盃酒曠望湖天夕口詠獨酌謠目送歸飛翮
慙無出塵操未免折腰役偶獲此閑居謬似高人跡

汎湓水

四月未全熱麥涼江氣秋湖山處處好最愛湓水頭湓水從東來一
派入江流可憐似縈帶中有隨風舟命酒一臨汎舍鞍揚棹謳放
迴岸傍馬去逐波閑鷗烟浪始渺渺風襟亦悠悠初疑上河漢
中若尋瀛洲汀樹綠拂地沙草芳未休青蘿與紫葛枝蔓垂
相樛繫纜步平岸迴頭望江州城雉映水見隱隱如蜃樓日入意未
盡將歸復少留到官行半歲今日方一遊此地來何暮可以寫吾憂

答故人

故人對酒歎歎我在天涯見我昔榮遇念我今蹉跎問我爲司馬
官意復如何答云且勿歎聽我爲君歌我本蓬蓽人鄙賤劇泥沙
讀書未百卷信口嘲風花自從筮仕來六命三登科顧慙虛劣姿
所得亦已多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省分輒自愧豈爲不
遇耶煩君對盃酒爲我一咨嗟

官舍內新鑿小池

簾下開小池盈盈水方積中底鋪白沙四隅甃青石勿言不深
廣但取幽人適泛灩微雨朝泓澄明月夕豈無大江水波浪連天
白未如牀席前方丈深盈尺清淺可狎弄昏煩聊漱滌最愛
曉暝時一片秋天碧

宿簡寂觀

巖白雲尚屯林紅葉初隕秋光引閑步不知身遠近夕投靈
洞宿臥覺塵機泯名利心既忘市朝夢亦盡暫來尚如此
況乃終身隱何以療夜飢一匙雲母粉

讀謝靈運詩

吾聞達士道窮通順冥數通乃朝廷來窮即江湖去謝公才
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爲山水詩逸
韻諧奇趣大必籠天海細不遺草樹豈唯翫景物亦欲攄心
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興諭因知康樂作不獨在章句

北亭獨宿

悄悄壁下牀紗籠耿殘燭夜半獨眠覺疑在僧房宿

約心

黒鬢絲雪侵青袍塵土涴兀兀復騰騰江城一上佐朝就高齋上藁
然負暄卧晩下小池前澹然臨水坐巳約終身心長如今日過

晩望

江城寒角動沙洲夕鳥還獨在高亭上西南望遠山

早春

雪銷氷又釋景和風復暄満庭田地濕薺菜生墻根官舎悄無
事日西斜掩門不開莊老巻欲与何人言

春寝

何處春暄來微和生血氣氣薫肌骨暢東窓一昏睡是時正
月晦假日無公事爛熳不能休自午將及未緬思少健日甘寝
常自恣一從衰疾來枕上無此味

睡起晏坐

後亭晝眠足起坐春景暮新覺眼猶昏無思心正住淡寂歸一
性虚閑遺万慮了然此時心無物可譬喩本是無有郷亦名不
用處行禅与坐忘同歸無異路 道書云無何有之郷禅經云不用處二者殊名而同歸

詠懐

盡日松下坐有時池畔行行立与坐卧中懐澹無營不覺流年
過亦任白髮生不爲世所薄安得遂閑情

春遊二林寺

下馬西林寺翛然進輕策朝爲公府吏暮是靈山客二月匡廬
北氷雪始消釋陽叢抽茗牙陰竇洩泉脉熙熙風土暖藹藹雲
嵐積散作万壑春凝爲一氣碧身閑易澹泊官散無牽迫緬
彼十八人古今同此適 晋永遠宗雷輩十八賢同隱于二林寺 是年淮寇起處處興
兵革智士勞思謀戎臣苦征役獨有不才者山中弄泉石

出山吟

朝詠遊仙詩暮歌采薇曲卧雲坐白石山中十五宿行隨出
洞水廻別縁巖竹早晩重來遊心期瑶草緑

歳暮

巳任時命去亦從歳月除中心一調伏外累盡空虚名宦意
巳矣林泉計何如擬近東林寺溪邊結一廬

聞早鶯

日出眠未起屋頭聞早鶯忽如上林曉万年枝上鳴憶爲近
臣時秉筆直承明春深視草暇且暮聞此聲今聞在何處
寂寞潯陽城鳥聲信如一分別在人情不作天涯意豈殊禁中聽

栽杉

勁葉森利劔孤莖挺端標纔高四五尺勢若干青霄移栽東
窓前愛尔寒不凋病夫卧相對日夕閑蕭蕭昨爲山中樹今爲
簷下條雖然遇賞翫無乃近塵囂猶勝澗谷底埋没隨衆樵不
見鬱鬱松委質山上苗

過李生

蘋小蒲葉短南湖春水生子近湖邊住静境稱高情我爲郡
司馬散拙無所營使君知性野衙退任閑行行攜小榼出逢
花輒獨傾半酣到子舎下馬扣柴荊何以引我步繞籬竹万莖
何以醒我酒吴音吟一聲須臾進野飯飯稻茹芹英白甌青竹筯
儉潔無羶腥欲去復徘徊夕鷄已飛鳴何當重遊此待君湖水平

詠意

常聞南華經巧勞智憂愁不如無能者飽食但遨遊平生愛
慕道今日近此流自來潯陽郡四序忽已周不分物黒白但与時
沉浮朝食夕安寝用是爲身謀此外即閑放時尋山水幽春遊
慧遠寺秋上庾公樓或吟詩一章或飲茶一甌身心一無繫浩浩如虚
舟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有樂樂在身自由

食筍

此州乃竹鄉春筍滿山谷山夫折盈抱抱來早市鬻物以多爲
賤雙錢易一束置之炊甑中與飯同時熟紫籜坼故錦素肌
擘新玉每日遂加餐經時不思肉久爲京洛客此味常不足
且食勿踟躕南風吹作竹

遊石門澗

石門無舊徑披榛訪遺跡時逢山水秋清輝如古昔常聞慧遠
輩題詩此巖壁雲覆莓苔封蒼然無處覓蕭疏野生竹崩
剝多年石自從東晉後無復人遊歷獨有秋澗聲潺湲空旦夕

招東隣

小榼二升酒新簟六尺床能來夜話否池畔欲秋涼

題元十八溪亭 亭在廬山東南五老峯下

怪君不喜仕又不游州里今日到幽居了然知所以宿君石溪亭
潺湲聲滿耳饮君螺盃酒醉臥不能起見君五老峯益悔居
城市愛君三男兒始歎身無子余方鑪峯下結室爲居士山北
與山東往來從此始

香鑪峯下新置草堂即事詠懷題於石上

香鑪峯北面遺愛寺西偏白石何鑿鑿清流亦潺潺有松數十
株有竹千餘竿松張翠繖蓋竹倚青琅玕其下無人居惜哉多歲
年有時聚猨鳥終日空風烟時有沉冥子姓白字樂天平生無
所好見此心依然如獲終老地忽乎不知還架巖結茅宇斵壑開
茶園何以洗我耳屋頭落飛泉何以淨我眼砌下生白蓮左手
攜一壺右手挈五絃傲然意自足箕踞於其間興酣仰天歌歌中
聊寄言言我本野夫誤爲世網牽時來昔捧日老去今歸山倦
鳥得茂樹涸魚反清源捨此欲焉往人間多險艱

草堂前新開一池養魚種荷日有幽趣

淙淙三峽水浩浩万頃陂未如新塘上微風動漣漪小萍加泛泛
初蒲正離離紅鯉二三寸白蓮八九枝遶水欲成徑護堤方插籬
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

白雲期 黃石巖下作

三十氣太壯胸中多是非六十身太老四體不支持四十至五十正
是退閑時年長識命分心慵少營爲見酒興猶在登山力未衰
吾年幸當此且與白雲期

登香鑪峯頂

迢迢香鑪峯心存耳目想終年牽物役今日方一往攀蘿蹋危
石手足勞俯仰同遊三四人兩人不敢上上到峯之頂目眩神恍恍
高低有万尋闊狹無數丈不窮視聽界焉識宇宙廣江水細如繩湓城
小於掌紛吾何屑屑未能脫塵鞅歸去思自嗟低頭入蟻壤

荅崔侍郎錢舍人書問因繼以詩

旦暮兩蔬食日中一閑眠便是了一日如此已三年心不擇時適足不
揀地安窮通與遠近一貫無兩端常見今之人其心或不然在勞
則念息處靜已思諠如是用身心無乃自傷殘坐輸憂惱便安
得形神全吾有二道友藹藹崔與錢同飛青雲路獨墮黃泥
泉歲暮物萬變故情何不遷應爲平生心與我同一源帝鄉遠
於日美人高在天誰謂萬里別常若在目前泥泉樂者魚雲路
遊者鸞勿言雲泥異同在逍遙間因君問心地書後偶成篇
慎勿說向人人多笑此言

烹葵

昨臥不夕食今起乃朝飢貧廚何所有炊稻烹秋葵紅粒香復軟
綠英滑且肥飢來止於飽飽後復何思憶昔榮遇日迨今窮退時
今亦不凍餒昔亦無餘資口既不減食身又不減衣撫心私自問
何者是榮衰勿學常人意其間分是非

小池二首

書倦前齋熱晚愛小池清映林餘景沒近水微涼生坐把
蒲葵扇閑吟三兩聲
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餘荷側瀉清露萍開見游魚每
一臨此坐憶歸青溪居

閉關

我心忘世久世亦不我干遂成一無事因得常掩關掩關
來幾時髣髴二三年著書已盈帙生子欲能言始悟身向老復
悲世多艱迴顧趨時者役役塵壤閒歲暮竟何得不如且安閑

弄龜羅

有姪始六歲字之爲阿龜有女生三年其名曰羅兒一始學
笑語一能誦歌詩朝戲抱我足夜眠枕我衣汝生何其晚我年
行已衰物情小可念人意老多慈酒美竟須壞月圓終有虧
亦如恩愛緣乃是憂惱資舉世同此累吾安能去之

截樹

種樹當前軒樹高柯葉繁惜哉遠山色隱此蒙籠間一朝持斧斤
手自截其端萬葉落頭上千峯來面前忽似決雲霧豁達覩青
天又如所念人久別一款顏始有清風至稍見飛鳥還開懷東南望目
遠心遼然人各有偏好物莫能兩全豈不愛柔條不如見青山

望江樓上作

江畔百尺樓樓前千里道憑高望平遠亦足舒懷抱驛路
使憧憧關防兵草草及茲多事日尤覺閑人好我年過不
惑休退誠非早從此拂塵衣歸山未爲老

題座隅

手不任執殳肩不能荷鋤量力授所用曾不敵一夫幸因筆硯
功得升仕進途歷官凡五六祿俸及妻孥左右有兼僕出入有
單車自奉雖不厚亦不至飢劬若有人及此傍觀爲何如
雖賢亦爲幸況我鄙且愚伯夷古賢人魯山亦其徒時哉無奈
何俱化爲餓殍元魯山山居阻水食絕而終念彼益自愧不敢忘斯須平生榮
利心破滅無遺餘猶恐塵妄起題此於座隅

昔與微之在朝日同蓄休退之心迨今十年淪落
老大追尋前約且結後期

往子爲御史伊余忝拾遺皆逢盛明代俱登清近司予繫玉
爲珮子曳繡爲衣從容香烟下同侍白玉墀朝見寵者辱暮
見安者危紛紛無退者相顧令人悲官情君早厭世事我深
知常於榮顯日已約林泉期況今各流落身病齒髮衰不作
卧雲計攜手欲何之待君女嫁後及我官滿時稍無骨肉累
粗有漁樵資歲晚青山路白首期同歸

垂釣

臨水一長嘯忽思十年初三登甲乙第一入承明廬浮生多變
化外事有盈虛今來伴江叟沙頭坐釣魚

晚燕

百鳥乳雛畢秋燕獨蹉跎去社日已近銜泥意如何不悟
時節晚徒施功用多人間事亦爾不獨燕營巢

贖雞

清晨臨江望水禽正諠繁鳧雁與鷗鷺游颺戲朝暾適有
鬻雞者挈之來遠村飛鳴彼何樂窘束此何冤喔喔十四
雛罩縛同一樊足傷金距縮頭搶花冠翻經宿廢飲啄日高
詣屠門遲迴未死間飢渴欲相吞常慕古人道仁信及魚豚
見茲生惻隱贖放雙林園開籠解索時雞雞聽我言與
爾鏹三百小惠何足論莫學銜環雀崎嶇謾報恩

秋日懷杓直 時杓直出牧澧州

晩来天色好獨出江邊步憶与李舍人曲江相近住常云週清景
必約同幽趣若不訪我來還須覓君去開眉笑相見把手期何處西
寺老胡僧南園乱松樹携持小酒榼吟詠新詩句同出復同歸從
朝直至暮風雨忽消散江山眇迴互潯陽与岑陽相望空雲霧
心期自乖曠時景還如故今日郡齋中秋光誰共度

食後

食罷一覺睡起來兩甌茶舉頭看日影已復西南斜樂人惜
日促憂人厭年賖無憂無樂者長短任生涯

齊物二首

青松高百丈緑蕙低數寸同生大塊間長短各有分長者不可
退短者不可進若用此理推窮通兩無悶
椿壽八千春槿花不經宿中間復何有冉冉孤生竹竹身三年老
竹色四時緑雖謝椿有餘猶勝槿不足

山下宿

獨到山下宿靜向月中行何處水邊碓夜舂雲母聲

題舊寫眞圖

我昔三十六寫貌在丹青我今四十六衰顇臥江城豈止十年老
曾与衆苦并一照舊圖畫無復昔儀形形影默相顧如弟對
老兄况使他人見能不昧平生義和鞭日走不為我少停形骸
屬日月老去何足驚所恨凌烟閣不得畫功名

閑居

肺病不飲酒眼昏不讀書端然無所作身意閑有餘雞栖
籬落晩雪映林木疎幽獨已云極何必山中居

對酒示行簡

今旦一樽酒歡暢何怡怡此樂從中來他人安得知兄弟唯二人遠
別恒苦悲今春自巴峽万里平安歸復有雙幼妹笄年未結
縭昨日嫁娶畢良人皆可依憂念兩消釋如刀斷羈縻身輕心
無繫忽欲凌空飛人生苟有累食肉常如飢我心既無苦飲
水亦可肥行簡勸尔酒停盃聽我辭不歎鄉國遠不嫌官
祿微但願我與尔終老不相離

詠懷

冉求与顏淵卞和与馬遷或罹天六極或被人刑殘顧我信為
幸百骸且完全五十不為夭吾今欠數年知分心自足委順身
常安故雖窮退日而無戚戚顏昔有榮先生從事於其間今
我不量力舉心欲攀援窮通不由己歡戚不由天命即無奈
何心可使泰然且務由己者省躬諒非難勿問由天者天高難与言

夜琴

蜀桐木性實楚絲音韻清調慢彈且緩夜深十數聲入耳淡
無味愜心潛有情自弄還自罷亦不要人聽

山中獨吟

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縁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每逢美風景
或對好親故高聲詠一篇怳若与神遇自為江上客半在山中住
有時新詩成獨上東巖路身倚白石崖手攀青桂樹狂吟驚
林壑猨鳥皆窺覷恐為世所嗤故就無人處

達理二首

何物壯不老何時窮不通如彼音与律宛轉旋為宮我命獨何
薄多悴而少豐當壯已先衰暫泰還長窮我無奈命何委
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曹然与化俱混然与俗
同誰能坐自苦齟齬於其中
舒姑化為泉牛哀病作虎或柳生肘間或男變為女鳥獸
及水木本不与民伍胡然生變遷不待死歸土百骸是己物尚
不能為主况彼時命間倚伏何足數時來不可遏命去焉能

取唯當養浩然吾聞達人語

湖庭晚望殘水

湖上秋泬寥湖邊晚蕭瑟登亭望湖水水縮湖底出清渟得早霜明焱浮殘日流注隨地勢窪坳無定質泓澄白龍卧宛轉青虵屈破鏡折劍頭光芒又非一久爲山水客見盡幽奇物及來湖亭望此狀難談悉乃知天地間勝事殊未畢

郭虛舟相訪

朝暖就南軒暮寒歸後屋晚酌一兩盃夜棊三四局寒灰埋暗火曉焰凝殘燭不嫌貧冷人時來同一宿

白氏文集卷第七

白氏文集卷第八

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

太原一男子自顧庸且鄙老逢不次恩洗拔出泥滓既居可言地願助朝廷理伏閤三上章戇愚不稱旨聖人存大體優貸容不死鳳詔停舍人魚書除刺史冥懷齊寵辱委順隨行止我自得此心于茲十年矣餘杭乃名郡郡郭臨江汜已想海門山潮聲來入耳昔予貞元末羇旅曾遊此甚覺太守尊亦諳魚酒美因生江海興每羨滄浪水尚擬拂衣行況今兼祿仕青山峯巒接白日烟塵起東道既不通改轅遂南指自秦窮楚越浩蕩五千里聞有賢主人而多好山水是行頗爲愜所歷良可紀策馬度藍溪勝遊從此始

初出城留別

朝從紫禁歸暮出青門去勿言城東陌便是江南路揚鞭簇車馬揮手辭親故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

過駱山人野居小池 駱生弃官居此二十餘年

茅覆環堵亭泉添方丈沼紅芳照水荷白頸觀魚鳥拳石苔蒼翠尺波烟杳渺但問有意無勿論池大小門前車馬路奔走無昏曉名利驅人心賢愚同擾擾善哉駱處士安置身心了何乃獨多君丘園居者少

宿清源寺

往謫潯陽去夜憩輞溪曲今爲錢塘行重經茲寺宿爾來幾何歲溪草二八綠不見舊房僧蒼然新樹木虛空走日月世界遷陵谷我生寄其間孰能逃倚伏隨緣又南去好住東廊竹

宿藍橋對月

昨夜鳳池頭今夜藍溪口明月本無心行人自迴首新秋松影下半夜鍾聲後清影不宜昏聊將茶代酒

自望秦赴五松驛馬上偶睡睡覺成吟
長途發已久前館行未至體倦目已昏瞌然遂成睡右袂尚垂韁左手暫委轡忽覺問僕夫纔行百步地形神分處所遲速相乖異馬上幾多時夢中無限事誠哉達人語百齡同一寐

鄧州路中作
蕭蕭誰家林秋梨葉半坼漠漠誰家園秋韭花初白路逢故里物使我嗟行役不歸渭北村又作江南客去鄉徒自苦濟世終無益自問波上萍何如澗中石

朱藤杖紫驄吟
拄上山之上騎下山之下江州去日朱藤杖忠州歸日紫驄馬天生二物濟我窮我生合是棲棲者

桐樹館重題
堦前下馬時梁上題詩處慘澹病使君蕭疏老松樹自嗟還自哂又向杭州去

過紫霞蘭若
我愛此山頭及此三登歷紫霞舊精舍寥落空泉石朝市日喧隘雲林長悄寂猶存住寺僧肯有歸山客

感舊紗帽 帽即故李侍郎所贈
昔君烏紗帽贈我白頭翁帽今在頂上君已歸泉中物故猶堪用人亡不可逢岐山今夜月墳樹正秋風

思竹窓
不憶西省松不憶南宮菊 西省大院有松南宮本廳多菊 唯憶新昌堂蕭蕭北窓竹窓間枕簟在來後何人宿

馬上作
處世非不遇榮身頗有餘勳爲上柱國爵乃朝大夫自問有何才兩入承明廬又問有何政再駕朱輪車剡予東山人自雖朴且疎彈琴復有酒但慕嵇阮徒閤被鄉里薦誤上賢能書一列朝士籍遂爲世網拘高有罾繳憂下有陷穽虞每覺宇宙窄未嘗心體舒蹉跎二十年頷下生白鬚何言左遷去尚獲專城居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淵魚雖未脫簪組且來汎江湖吳中多詩人亦不少酒酤高聲詠篇什大笑飛盃盂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娛用茲送日月君以爲何如秋風起江上白日落路隅迴首語五馬去矣勿踟躕

秋蝶
秋花紫蒙蒙秋蝶黃茸茸花低蝶新小飛戲叢西東日暮涼風來紛紛花落叢夜深白露冷蝶已死叢中朝生夕俱死氣類各相從不見千年鶴多棲百丈松

登商山最高頂
高高此山頂四望唯煙雲下有一條路通達楚与秦或名誘其心或利牽其身乘者及負者來去何云云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囂塵七年三往復何得笑他人

枯桑
道傍老枯樹枯來非一朝皮黃外尚活心黑中先焦有似多憂者非因外火燒

山路偶興
筋力未全衰僕馬不至弱又多山水趣心賞非寂寞捫蘿上烟嶺蹋石穿雲壑谷鳥晩仍啼洞花秋不落提籠復攜榼遇勝時停泊泉憩茶數甌嵐行酒一酌獨吟還獨嘯此興殊未惡假使在城時終年有何樂

山雉
五步一啄草十步一飲水適性遂其生時哉山梁雉梁上無罾繳梁下無鷹鸇雌雄与群雞皆得終天年嗟嗟籠下雞及彼

池中鷹既有稻粱恩必有犧牲患

初下漢江舟中作寄兩省給舍

秋水淅紅粒朝烟烹白鱗一食飽至夜一卧安達晨晨無朝謁勞夜無直宿勤不知兩掖客何似扁舟人尚想到郡日且稱守土臣猶須副憂寄恤隱安疲民朞年庶報政三年當退身終使滄浪水濯吾纓上塵

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

江從西南来浩浩無旦夕長波逐若瀉連山鑿如劈千年不擁潰万姓無墊溺不尔民為魚大哉禹之績導岷既艱遠距海無咫尺胡為不訖功餘水斯委積洞庭与青草大小兩相敵混合万丈深淼茫千里白每歲秋夏時浩大吞七澤水族窟穴多農人土地窄我今尚嗟嘆禹豈不愛惜邈未究其由想古觀遺跡疑此苗人頑恃險不終役帝亦無奈何留患与今昔水流天地內如身有血脉

滯則為疽疣治之在鍼石安得禹復生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劍重來親指畫疏河似剪紙決壅同裂帛滲作膏腴田踏平魚鼈宅龍宮變閭里水府生禾麥坐添百万戶書我司徒籍

初領郡政衙退登東樓作 自此後詩到杭州後作

鰥惸心所念簡牘手自操何言符竹貴未免州縣勞賴是餘杭郡臺榭遶官曹凌晨親政事向晚恣遊遨山冷微有雪波平未生濤水心如鏡面千里無纖毫直下江最闊近東樓更高煩襟与滯念一望皆遁逃

清調吟

索索風戒寒沉沉日藏耀勸君飲濁醪聽我吟清調芳節變窮陰朝光成夕照与君生此世不合長年少今晨從此過明日安能料若不結跏禪即須開口笑

狂歌詞

明月照君席白露沾我衣勸君酒盃滿聽我狂歌詞五十已後衰二十已前癡晝夜又分半其間幾何時生前不歡樂死後有餘貲焉用黃墟下珠衾玉匣為

郡亭

平旦起視事亭午卧掩關除親簿領外多在琴書前況有虛白亭坐見海門山潮来一凭檻賓至一開筵終朝對雲水有時聽管絃持此聊過日非忙亦非閑山林太寂寞朝闕空喧煩唯茲郡閤内嚻静得中閒

詠懷

昔為鳳閣郎今為二千石自覺不如今人言不如昔昔雖居近密終日多憂惕有詩不敢吟有酒不敢喫今雖在疎遠竟歲無牽役飽食坐終朝長歌醉通夕人生百年内疾速如過隙先務身安閑次要心歡適事有得而失物有損而益所以見道人觀

心不觀跡

立春後五日

立春後五日春態紛婀娜白日斜漸長碧雲低欲墮殘冰坼玉片新萼排紅顆遇物盡欣欣愛春非獨我迎芳後園立就暖前簷坐還有惆悵心欲別紅爐火

郡中即事

漫漫潮初平熙熙春日至空闊遠江山晴明好天氣外有適意物中無繫心事數篇對竹吟一盃望雲醉行攜杖扶力卧讀書取睡久養病形骸深諳閑氣味遥思九城陌擾擾趨名利今朝是隻日朝謁多軒騎寵者防悔尤權者懷憂畏為報高車蓋恐非真富貴

郡齋暇日辱常州陳郎中使君早春晚坐水西館書事詩十六韻見寄亦以十六韻酬之

新年多暇日晏起褰簾坐睡足心更慵日高頭未裹徐傾下藥酒

稍爇煎茶火誰伴寂寥身無絃琴在左遷思毗陵館春深物類
鄉皮拂黃柳梢風搖白梅朶衙門排曉戟鈴閣開朝鎖太守水
西來朱衣垂素舸良晨不易得佳會無由果五馬正相望雙魚
忽前墮魚中獲瑰寶持翫何磊砢一百六十言字字靈珠顆
上申心款曲下叙時轗軻才富不如君道孤還似我敢辭官遠
慢且貴身安妥勿復問榮枯冥心無不可

官舍

高樹換新葉陰陰覆地隅何言太守宅有似幽人居太守卧其下
閑慵兩有餘起嘗一甌茗行讀一卷書早梅結青實殘櫻落紅
珠稚女弄庭果嬉戲牽人裾是日晚弥靜巢禽下相呼嘖嘖
護兒鵲啞啞母子烏豈唯云鳥尔吾亦引吾雛

吾雛

吾雛字阿羅阿羅纔七齡嗟吾不才子憐汝無弟兄撫養雖

驕騃性識頗聰明學母畫眉樣効吾詠詩聲我齒今欲墮汝
齒昨始生我頭䰂盡落汝頂髻初成老幼不相待父衰汝孩嬰
緬想古人心茲愛亦不輕蔡邕念文姬于公歎緹縈敢求得
汝力但未忘父情

題小橋前新竹招客

雁齒小紅橋垂簷低白屋橋前何所有苒苒新生竹皮開拆
褐錦節露抽青玉筍琴如可飡粉霜不忍觸閑吟聲未已
幽歡心難足管領好風烟輕欺凡草木誰能有月夜伴我林
中宿爲君傾一盃狂歌竹枝曲

病中逢秋招客夜酌

不見詩酒客卧來半月餘合和新藥草尋撿舊方書晚霽
烟景度早凉窻戶虗雪生衰鬢久秋入病心初卧簟蘄竹冷
風襟邛葛疎夜來身校健小飲復何如

食飽

食飽拂枕卧睡足起閑吟淺酌一盃酒緩彈數弄琴既可暢
情性亦足傲光陰誰知利名盡無復長安心

嚴十八郎中在郡日改制東南樓因名清輝未立標牓徵歸
郎署予既到郡性亦嗜樓居宴遊其間頗有幽致聊成
十韻兼戲寄嚴

嚴郎制茲樓立名曰清輝未及署花牓遽徵還粉闈去來三四
年塵土登者稀今春新太守稀酒施簾幃院柳烟婀娜簷花雪
霏微看山倚前戶待月闌東扉碧窻戛瑤瑟朱欄飄舞衣
燒香卷幕坐風鸞雙雙飛君作不得住我來幸因依始知
天地間靈境有所歸

南亭對酒送春

含桃實已落紅薇花尚熏冉冉三月盡晚鶯城上聞獨持一盃

酒南亭送殘春半酣忽長歌歌中何所云云我五十餘未是苦老
人刺史二千石亦不爲賤貧天下三品官多老於我身同年登第者
零落無一分親故半爲鬼僮僕多見孫念此聊自解逢酒且歡欣

翫新庭樹因詠所懷

靄靄四月初新樹葉成陰動搖風景麗蓋覆庭院深下有無
事人竟日此幽尋豈惟翫時物亦可開煩襟時與道人語或聽
詩客吟度春足芳色入夜多鳴禽偶得幽閑境遂忘塵俗心
始知眞隱者不必在山林

仲夏齋戒月

仲夏齋戒月三旬斷腥羶自覺心骨爽行起身翩翩始知絕粒人
四體更輕便初能脫病患久必成神仙御寇馭冷風赤松游紫烟
常疑此說謬今乃知其然我年過半百氣衰神不全已垂兩鬢絲
難補三丹田但減葷血味稍結清淨緣脫巾且修養聊以終天年

除官去未閒

除官去未閒半月恣游討朝尋霞外寺暮宿波上島新樹少
於松平湖半連草躋攀有次第賞翫無昏早有時騎馬醉兀
兀冥天造窮通与生死其奈吾懷抱江山信爲美齒髮行將老
在郡誠未厭歸鄉去亦好

三年爲刺史二首

三年爲刺史無政在人口唯向郡城中題詩十餘首慙非甘
棠詠豈有思人不

三年爲刺史飲氷復食蘗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
千金無乃傷清白

別萱桂

使君竟不住萱桂徒栽種桂有留人名萱無忘憂用不如江畔月
步步來相送

自餘杭歸宿淮口作

爲郡已多暇猶少勤吏職罷郡更安閑無所勞心力舟行明
月下夜泊清淮北豈止吾一身舉家同燕息三年請祿俸頗有
餘衣食乃至僮僕閒皆無凍餒色行行弄雲水步步近鄉
國妻子在我前琴書在我側此外吾不知於焉心自得

舟中李山人訪宿

日暮舟悄悄烟生水沉沉何以延宿客夜酒与秋琴來客道
門子來自嵩高岑軒軒舉雲貌豁豁開清襟得意言語斷
入玄滋味深默然相顧哂心適而忘心

洛下卜居

三年典郡歸所得非金帛天竺石兩片華亭鶴一隻飲啄供稻
粱苞裹用茵席誠知是劣物其奈心愛惜遠從餘杭郭同
到洛陽陌下擔拂雲根開籠展霜翮貞姿不可雜高性宜
其適遂就無塵坊仍求有水宅東南得幽境樹老寒泉碧池
畔多竹陰門前少人跡未請中庶祿且脫雙驂易（買履道宅價不足因以兩馬償之）豈獨爲身謀安吾鶴与石

洛中偶作（自此後在東都作）

五年職翰林四年莅潯陽一年巴郡守半年南宮郎二年直綸
閣三年刺史堂凡此十五載有詩千餘章境興周万象土風備
四方獨無洛中作能不心悵悵今爲春官長始來游此鄉徘徊伊
澗上睥睨嵩少傍遇物輙一詠一詠傾一觴筆下成釋憾卷中
同補亡往往顧自哂眼昏鬚鬢蒼不知老將至猶自放詩狂

贈蘇少府

籍甚二十年今日方款顔相送嵩洛下論心盃酒間河亞懶出入
府寮多閑閑蒼髮彼此老白日尋常閑朝欲攜手出暮思聯
騎還何當挈一榼同宿龍門山

移家入新宅

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既可避燥濕復免憂寒飢疾平未
還假官閑得分司幸有祿俸在而無職役羈清旦盥漱畢開
軒捲簾帷家人及雞犬隨我亦熙熙取興或寄酒放情不過
詩何必苦修道此即是無爲外累信已遣中懷時有思有思一
何遠默坐低鬢眉十載囚竄客万里征戍兒春朝鎖籠鳥冬夜
支床龜驛馬走四蹄痛酸無歇期磑牛封兩目闇閉何人知誰
能脫放去四散任所之各得適其性如吾今日時

琴

置琴曲机上慵坐但含情何煩故揮弄風絃自有聲

鶴

人各有所好物固無常宜誰謂尔能舞不如閑立時

自詠

夜鏡隱白髮朝酒發紅顔可怜假年少自笑須臾間朱砂賤
如土不解燒爲丹玄鬢化爲雪未聞休得官幽哉箇丈夫心性
何墮頑但遇詩与酒便忘寢与食高聲發一吟似得詩中仙
引滿飮一盞盡忘身外緣昔有醉先生席地而幕天于今
居處在許我當中眠眠罷又一酌酌罷又一篇迴面顧妻子生
計方落然誠知此事非又過知非年豈不欲自改改即心不安
且向安處去其餘皆老閑

林下閑步寄皇甫庶子

扶杖起病初策馬立未任旣懶出門去亦無客來尋以此遂成
閑閑步遶園林天曉烟景淡樹寒鳥雀深一酌池上酒數聲
竹間吟寄言東曹長當知幽獨心

晏起

鳥鳴庭樹上日照屋簷時老去慵轉極寒來起尤遲厚薱

被適性高佐枕得宜神安體穆暖此味何人知睡足仰頭坐兀
然無所思如未鑿七竅若都遺四肢緬想長安客早朝霜滿
衣彼此各自適不知誰是非

池畔二首

結託池西廊疏理池東樹此意人不知欲爲待月處
持刀間密竹竹少風來多此意人不會欲令池有波

春葺新居

江州司馬日忠州刺史時栽松滿後院種柳蔭前墀彼皆非
吾土栽種尚忘疲況茲是我宅葺藝固其宜平旦領僕使
春親指揮移花夾暖室洗竹覆寒池池水變渌色池芳動
清輝尋芳弄水坐盡日心熙熙一物苟可適万緣都若遺
設如宅門外有事吾不知

贈言

捧其帆獻千金彼金何足道臨觴贈一言此言真可寶流光我已
晩適意君不早況君春風面柔促如芳草二十方長成三十向衰
老鏡中桃李色不得十年好胡爲坐脉脉不肯傾懷抱

泛春池

白蘋湘渚曲綠篠剡溪口各在天一涯信美非吾有何如此庭內
水竹交左右霜竹百千竿烟波六七畝泓澄動階砌淡泞映戶牖
蛇皮細有文鏡面清無垢主人過橋來雙童扶一叟恐污清冷波
塵纓先抖擻波上一葉舟舟中一樽酒酒開舟不繫去去隨所偶
或遶蒲浦前或泊桃島後未撥落盃花低衝拂面柳半酣迷
所在倚榜兀迴首不知此何處復是人家否誰知始疏鑿幾
主相傳受楊家去云遠田氏將非久天与愛水人終焉落吾手
此池始楊常侍開鑿中間田家爲主今[illegible]爲吾所有

白氏文集卷第八

白氏文集卷第九　感傷一　古調詩五言五十五首

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九

前年題名處今日看花來一作芸香吏三見牡丹開豈獨花堪惜
方知老暗催何況尋花伴東都去未迴詎知紅芳側春盡思悠哉

傷楊弘貞 [illegible]

顔子昔知命仲尼惜其賢楊生亦好學不幸復徒然誰識天
地意獨与龜鶴年 [illegible]

權攝昭應早秋書事寄元拾遺兼呈李司錄

夏閑秋候早七月風騷騷渭川烟景晩驪山宮殿高丹殿子司諫
赤縣我徒勞相去半日程不得同遊遨到官來十日覽鏡生二毛
可怜趨走吏塵土滿青袍郵傳擁兩驛簿書堆六曹爲問綱
紀掾何必使鉛刀

新栽竹

佐邑意不適閉門秋草生何以娛野性種竹百餘莖見此溪上色
憶得山中情有時公事暇盡日繞欄行勿言根未固勿言陰未
成已覺庭宇內稍稍有餘清最愛近窻臥秋風枝有聲

秋霖中過尹縱之仙遊山居

慘慘八月暮連連三日霖邑居尚愁寂況乃在山林林下有志士
苦學惜光陰歲晚千万慮併入方寸心巖鳥共林宿草蟲伴
愁吟秋天床席冷雨夜燈火深怜君寂寞意携酒一相尋

寄江南兄弟

分散骨肉戀趨馳名利牽一奔塵埃馬一泛風波船忽憶分首
時憫默秋風前別來朝復夕積日成七年花落城中地春深江
上天登樓東南望鳥滅烟蒼然相去復幾許道里近三千平
地猶難見況乃隔山川

曲江早秋 三年作

秋波紅蓼水夕照青蕪岸獨信馬蹄行曲江池四畔早凉晴後至
殘暑暝來散方喜炎燠銷復嗟時節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
復旦人壽七十稀七十新過半且當對酒笑勿起臨風歎

寄題盩厔廳前雙松 兩松自仙遊山移植縣廳

憶昨為吏日折腰多苦辛歸家不自適無計慰心神手栽兩
樹松聊以當嘉賓乘春日一往生意漸欣欣清韻度秋在
綠茸隨日新始怜澗底色不憶城中春有時晝掩閉雙影對
一身盡日不寂寞意中如三人忽奉宣室詔徵為文苑臣閑來一惆悵
長似別交親早知烟翠前攀翫不逡巡悔從白雲裏移尔落囂塵

翰林院中感秋懷王質夫 王居仙遊山

何處感時節新蟬禁中聞宮槐有秋意風夕花紛紛寄跡鴛
鷺行歸心鷗鶴群唯有王居士知予憶白雲何日仙遊寺潭前秋見君

禁中月

海上明月出禁中清夜長東南樓殿白稍稍上宮牆淨落
金塘水明浮玉砌霜不比人間見塵土污清光

贈賣松者

一束蒼蒼色知從澗底來斸掘經幾日枝葉滿塵埃不
買非他意城中無地栽

初見白髮

白髮生一莖朝來明鏡裏勿言一莖少滿頭從此始青山方
遠別黃綬初從仕未料容鬢間蹉跎忽如此

別元九後詠所懷

零落桐葉雨蕭條槿花風悠悠早秋意生此幽閑中況與
故人別中懷正無悰勿云不相送心到青門東相知豈在多
但問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

禁中秋宿

風翻朱裏幕雨冷通中枕耿耿背斜燈秋床一人寢

早秋曲江感懷

離離暑雲散嫋嫋涼風起池上秋又來荷花半成子朱顏自
銷歇白日無窮已人壽不如山年光急於水青蕪與紅蓼
歲歲秋相似去歲此悲秋今秋復來此

寄元九

身為近密拘心為名檢縛月夜與花時少逢盃酒樂唯有元
夫子閑來同一酌把手或酣歌展眉時笑謔今春除御史前月
之東洛別來未開顏塵埃滿樽杓蕙風晚香盡槐雨餘花落秋
意一蕭條離容兩寂寞況隨白日老共負青山約誰識相念心鞲鷹與籠鶴

春暮寄元九

梨花結成實鷰卵化為雛時物又若此道情復何如但覺日月
促不嗟年歲徂浮生都是夢老小亦何殊唯與故人別江陵初

謫居時時一相見此意未全除

早梳頭

夜沐早梳頭窻明秋鏡曉颯然握中髮一沐知一少年事漸
蹉跎世緣方纏繞不學空門法老病何由了未得無生心白
頭亦為夭

出關路

山川函谷路塵土游子顏蕭條去國意秋風生故關

別舍弟後月夜

悄悄初別夜去住兩盤桓行子孤燈店居人明月軒平生共
貧苦未必日成歡及此暫為別懷抱已憂煩況是庭葉盡
復思山路寒如何為不念馬瘦衣裳單

新豐路逢故人

塵土長路晚風烟廢宮秋相逢立馬語盡日此橋頭知君不得

意鬱鬱來西游惆悵新豐店何人識馬周

金鑾子晬日

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生來始周歲學坐未能言慙非達者
懷未免俗情怜從此累身外徒云慰目前若無夭折患則有婚
嫁牽使我歸山計應遲十五年

青龍寺早夏

塵埃經小雨地高倚長坡日西寺門外景氣含清和閑有老僧
立靜無凡客過殘鶯意思盡新葉陰涼多春去來幾日夏雲
忽嵯峨朝朝感時節年鬢暗蹉跎胡為戀朝市不去歸烟
蘿青山寸步地自問心如何

秋題牡丹叢

晚叢白露夕衰葉涼風朝紅艷久已歇碧芳今亦銷幽人坐
相對心事共蕭條

勸酒寄元九

薤葉有朝露槿枝無宿花君今亦如此促促生有涯既不逐禪
僧林下學楞伽又不隨道士山中煉丹砂百年夜分半一歲春
無多何不飲美酒胡然自悲嗟俗號銷憂藥神速無以加一盃
駈世慮兩盃反天和三盃即酩酊或笑任狂歌陶陶復兀兀吾
孰知其他況在名利途平生有風波深心藏陷穽巧言織網
羅舉目非不見不醉欲如何

曲江感秋 五年作

沙草新雨地岸柳涼風枝三年感秋意併在曲江池早蟬已嘹
唳晚荷復離披前秋去秋思一一生此時昔人三十二秋興已云
悲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歲月不虛設此身隨日衰暗老
不自覺直到鬢成絲

酬張太祝晚秋臥病見寄

高才淹禮寺短羽翔禁林西街居處遠北闕官曹深君病不來
訪我忙難往尋差池終日別寥落經年心露濕綠蕪地月寒
紅樹陰況茲獨愁夕聞彼相思吟上歎言笑阻下嗟時歲侵容
衰曉窻鏡思苦秋絃琴一章錦繡段八韻瓊瑤音何以報珍
重慙無雙南金

立秋日曲江憶元九

下馬柳陰下獨上堤上行故人千万里新蟬三兩聲城中曲江
水江上江陵城兩地新秋思應同此日情

早朝賀雪寄陳山人

長安盈尺雪早朝賀君喜將赴銀臺門始出新昌里上堤馬
蹄滑中路蠟燭死十里向北行寒風吹破耳待漏五門外候
對三殿裏鬚鬢凍生冰衣裳冷如水忽思仙游谷暗謝陳居
士暖覆褐裘眠日高應未起

初與元九別後忽夢見之及寤而書適至兼寄桐
花詩悵然感懷因以此寄（元九初謫江陵）
永壽寺中語新昌坊北分歸來數行淚悲事不悲君悠悠藍
田路自去無消息計君食宿程已過商山北昨夜雲四散千里同
月色曉來夢見君應是君相憶夢中握君手問君意何如君言
苦相憶無人可寄書覺來未及說叩門聲冬冬言是商州使
送君書一封枕上忽驚起顛倒著衣裳開緘見手札一紙十三行
上論遷謫心下說離別腸心腸都未盡不暇敘炎涼云作此書夜
夜宿商州東獨對孤燈坐陽城山館中夜深作書畢山月向西
斜月前何所有一樹紫桐花桐花半落時復道正相思殷勤書
背後兼寄桐花詩桐花詩八韻思緒一何深以我今朝意憶君此
夜心一章三遍讀一句十迴吟珍重八十字字字化為金

和元九悼往（感舊蚊幬作）

美人別君去自去無處尋舊物零落盡此情安可任唯有蟵
紗幌塵埃日夜侵馨香与顏色不似舊時深透影燈耿耿
籠光月沉沉中有孤眠客秋涼生夜衾舊宅牡丹院新墳松
柏林夢中咸陽淚覺後江陵心含此隔年恨發為中夜吟
無論君自感聞者欲沾襟

重到渭上舊居

舊居清渭曲開門當蔡渡十年方一還幾欲迷歸路追思
昔日行感傷故游處插柳作高林種桃成老樹因驚成人者
盡是舊童孺試問舊老人半為繞村墓浮生同過客前
後遞來去白日如弄珠出沒光不住人物日改變舉目悲所
遇迴念念我身安得不衰暮朱顏銷不歇白髮生無數唯
有山門外三峯色如故

白髮

白髮知時節暗与我有期今朝日陽裏梳落數莖絲家人不
慣見憫默為我悲我云何足怪此意尔不知凡人年三十外壯
中已衰但思寢食味已減二十時況我今四十本來形貌羸
書魔昏兩眼酒病沉四肢親愛日零落在者仍別離身心久如
此白髮生已遲由來生老死三病長相隨除却念無生人間無藥治

秋日

池殘寥落水窗下悠揚日嫋嫋秋風多槐花半成實下有獨
立人年來四十一

將之饒州江浦夜泊

明月滿深浦愁人臥孤舟煩冤寢不得夏夜長於秋苦乏衣
食資遠為江海游光陰坐遲暮鄉國行阻修身病向鄱陽
家貧寄徐州前事与後事豈堪心併憂憂來起長望但見
江水流雲樹藹蒼蒼烟波淡悠悠故園迷處所一念堪白頭

思歸（時初為校書郎）

養無晨昏膳隱無伏臘資遂求及親祿僶俛來京師薄俸
未及親別家已經時冬積溫席戀春違採蘭期夏至一陰
生稍稍夕漏遲塊然抱愁者夜長獨先知悠悠鄉關路夢去
身不隨坐惜時節變蟬鳴槐花枝

冀城北原作

野色何莽蒼秋聲亦蕭疎風吹黃埃起落日駐征車何代
此開國封疆百里餘古今不相待朝市無常居昔人城邑中
今變為丘墟昔人墓田中今化為里閭廢興相催迫日月平居
諸世變無遺風焉能知其初行人千載後懷古空躊躇

客路感秋寄明準上人

日暮天地冷雨霽山河清長風從西來草木凝秋聲已感歲
條忽復傷物凋零孰能不悽愴天時牽人情借問空門子何

法易修行使我忘得心不教煩惱生

遊襄陽懷孟浩然

楚山碧巖巖漢水碧湯湯秀氣結成象孟氏之文章今
我讀遺文思人至其鄉清風無人繼日暮空襄陽南望鹿門山
藹若有餘芳舊隱不知處雲深樹蒼蒼

秋暮西歸途中書情

耿耿旅燈下愁多常少眠思鄉貴早發發在雞鳴前九月草
木落平蕪連遠山秋陰和曙色万木蒼蒼然去秋偶東遊
今秋始西旋馬瘦衣裳破別家來二年憶歸復愁歸歸無一
囊錢心雖非蘭膏安得不自然

秋懷

月出照北堂光華滿階墀涼風從西至草木日夜衰桐柳減
綠陰蕙蘭銷碧滋感物私自念我心亦如之安得長少壯盛衰

迫天時人生如石火為樂常苦遲

別楊穎士盧克柔殷堯藩

倦鳥暮歸林浮雲晴歸山獨有行路子悠悠不知還人生苦
營營終日群動間所務雖不同同歸於不閑扁舟來楚鄉
疋馬往秦關離憂繞心曲宛轉如循環且持一盃酒聊以開愁顏

題贈定光上人

二十身出家四十心離塵得徑入大道乘此不退輪一坐十
五年林下秋復春春花与秋氣不感無情人我來如有悟潛
以心照身誤落聞見中憂喜傷形神安得遺耳目宜然反天真

祗役駱口驛喜蕭侍御書至兼覩新詩吟諷通
宵因寄八韻 時為盩厔尉

日暮心無憀吏役正營營忽驚芳信至復与新詩并是時天
無雲山館有月明月下讀數遍風前吟一聲一吟三四歎聲
盡有餘清雅哉君子文詠性不詠情使我靈府中鄙悋不得
生始知聽韶濩可使心和平

酬李少府曹長官舍見贈

低眉復斂手心體不遑安一落風塵下方知為吏難公事与
日長宦情隨歲闌惆悵青袍袖芸香無半殘賴有李夫
子此懷聊自寬兩心如止水彼此無波瀾往往簿書暇相勸強
為歡白馬曉蹋雪淥觴春暖寒戀月夜同宿愛山晴共看
野性自相近不是為同官

留別

秋涼卷朝簟春暖撤夜衾雖是無情物欲別尚沉吟況與有
情別別隨情淺深二年歡笑意一旦東西心獨留誠可念同行
力不任前事詎能料後期諒難尋唯有潺湲淚不惜共沾衿

曉別

曉鼓聲已半離筵坐難久請君斷腸歌送我和淚酒月落欲明
前馬嘶初別後浩浩暗塵中何由見迴首

北園

北園東風起雜花次第開心知須臾落一日三四來花下豈無酒
欲酌復遲迴所思眇千里誰勸我一盃

惜棣李花 花細而繁色豔而黯亦花中之有思者也衰易落故惜之耳

樹小花鮮妍香繁條軟弱高低二三尺重疊千万萼朝豔藹
霏霏夕凋紛漠漠辭枝朱粉細覆地紅綃薄由來好顏色嘗
苦易銷爍不見莨蕩花狂風吹不落

照鏡

皎皎青銅鏡斑斑白絲鬢豈復更藏年實年君不信

新秋

西風飄一葉庭前颼已涼風池明月水衰蓮白露房其奈

江南夜鰷鰷自此長

夜雨

早蛩啼復歇殘燈滅又明隔窓知夜雨芭蕉先有聲

秋江送客

秋鴻次第過哀猿朝夕聞是日孤舟客此地亦離群濛濛潤衣雨漠漠冒帆雲不醉潯陽酒烟波愁殺人

感逝寄遠（時通州元侍御果州崔員外澧州李舍人鄂州李郎中）

昨日聞甲死今朝聞乙死知識三分中二分化爲鬼逝者不復見悲哉長已矣存者今如何去我皆萬里平生知心者屈指能有幾通果澧鄂州眇然四君子相思俱老大浮世如流水應歎舊交遊凋零日如此何當一杯酒開眼笑相視

秋月

夜初色蒼然夜深光浩然稍轉西廊下漸滿南窓前況是綠蕪地復茲清露天落葉聲策策驚烏影翩翩棲禽尚不穩愁人安可眠

白氏文集卷第九

白氏文集卷第十

感傷二（古調五言　七十八首）

朱陳村

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氛氳機梭聲札札牛驢走紜紜女汲澗中水男採山上薪縣遠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爲陳村民死爲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唯兩姓世世爲婚姻（其村惟朱陳二姓而已）親疎居有族少長游有群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遶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我生禮義鄉少小孤且貧徒學辨是非祇自取辛勤世法貴名教士人重官婚以此自桎梏信爲大謬人十歲解讀書十五能屬文二十擧秀才三十爲諫臣下有妻子累上有君親恩承家與事國望此不肖身憶昨旅遊初迨今十五春孤舟三適楚羸馬四經秦晝行有飢色夜寢無安寢東西不暫住來往若浮雲離乱失故鄉骨肉多散分江南與江北各有平生親平生終日別逝者隔年聞朝憂卧至暮夕哭坐達晨悲火燒心曲愁霜侵鬢根一生苦如此長羨陳村民

讀鄧魴詩

塵架多文集偶取一卷披未及看姓名疑是陶潜詩看名知是君惻惻令我悲詩人多蹇厄近日誠有之京兆杜子美猶得、拾遺襄陽孟浩然亦聞鬢成絲嗟君兩不如三十在布衣擢第祿不及新婚妻未歸少年無疾患溘死於路歧天不與爵壽唯與好文詞此理勿復道巧曆不能推

寄元九（自此後在渭村作）

晨雞纔發聲夕雀俄斂翼晝夜往復來疾如出入息非徒改年貌漸覺無心力自念因念君俱爲老所逼君年雖校少顦顇謫南國三年不放歸炎瘴銷顏色山無殺草雪水有含沙蜮健否遠不知

書多隔年得願君少愁苦我亦加飡食各保金石軀以慰長相憶

秋夕

葉聲落如雨月色白似霜夜深方獨卧誰爲拂塵牀

夜雨

我有所念人隔在遠遠鄉我有所感事結在深深腸鄉遠去不得無日不瞻望腸深解不得無夕不思量況此殘燈夜獨宿在空堂秋天殊未曉風雨正蒼蒼不學頭陁法前心安可忘

秋霽

金火不相待炎涼雨中變林晴有殘蟬巢冷無留鷰沉吟卷長簟惻愴收團扇向夕稍無泥閑步青苔院月出砧杵動家家擣秋練獨對多病妻不能理針線冬衣殊未製夏服行將綻何以迎早秋一盃聊自勸

歎老　三首

晨興照清鏡形影兩寂寞少年辭我去白髮隨梳落万化成於漸漸衰看不覺但恐鏡中顔今朝老於昨人年少滿百不得長歡樂誰會天地心千齡与龜鶴吾聞善醫者今古稱扁鵲万病皆可治唯無治老藥

我有一握髮梳理何稠直昔似玄雲光如今素絲色匣中有舊鏡欲照先歎息自從頭白來不欲明磨拭鴉頭与鶴頭至老長如墨獨有人鬢毛不得終身黑

前年種桃核今歲成花樹去歲新嬰兒今年已學步但驚物成長不覺身衰暮去矣欲何如少年留不住因書今日意徧寄諸親故壯歲不歡娛長年當悔悟

送兄弟廻雪夜

日晦雲氣黃東北風切切時從村南還新与兄弟別離襟淚猶濕廻馬嘶未歇欲歸一室坐天陰多無月夜長火消盡歲

暮雨凝結寂寞滿爐灰飄零上堦雪對雪畫寒灰殘燈明復滅灰死如我心雪白如我髮所遇皆如此頃刻堪愁絕廻念入坐忘轉憂作禪悅平生洗心法正爲今宵設

溪中早春

南山雪未盡陰嶺留殘白西澗冰已銷春溜含新碧東風來幾日蟄動萌草拆潛知陽和功一日不虛擲愛此天氣暖來拂溪邊石一坐欲忘歸暮禽聲嘖嘖蓬蒿隔桑棗隱映烟火夕歸來問夜食家人烹薺麥

同友人尋澗花

聞有澗底花貰得村中酒與君來校遲已逢搖落後臨觴有遺恨悵望空溪口記取花發時期君重攜手我生日日老春色年年有且作來歲期不知身健否

登村東古塚

高低古時塚上有牛羊道獨立最高頭悠哉此懷抱廻頭向村望但見荒田草村人不愛花多種栗與棗自來此村住不覺風光好花少鶯亦稀年年春暗老

夢裴相公

五年生死隔一夕魂夢通夢中如往日同直金鑾宮髣髴金紫色分明冰玉容勤勤相眷意亦與平生同既寤知是夢惘然情未終追想當時事何殊昨夜中自我學心法萬緣成一空今朝爲君子流涕一霑胷

晝寢

坐整白單衣起穿黃草屨朝飡盥漱畢徐下堦前步暑風微變候晝刻漸加數院靜地陰陰鳥鳴新葉樹獨行還獨卧夏景殊未暮不作午時眠日長安可度

別行簡

漠漠病眼花星星愁鬢雪筋骸已衰憊形影仍分訣梓州二千
里劍門五六月豈是遠行時火雲燒棧熱何言巾上淚乃是
腸中血念此早歸來莫作經年別

觀兒戲

齠齓七八歲綺紈三四兒弄塵復鬬草盡日樂嬉嬉堂上長
年客鬢間新有絲一看竹馬戲每憶童騃時童騃饒戲樂
老大多憂悲靜念彼與此不知誰是癡

歎常生

西村常氏子臥疾不須臾前旬猶訪我今日忽云殂時我病多
暇與之同野居園林青藹藹相去數里餘村鄰無好客所遇
唯農夫之子何如者往還猶勝無于今亦已矣可爲一長吁

寄元九

一病經四年親朋書信斷窮通合易交自笑知何晚元君在

荊楚去日唯云遠彼獨是何人心如石不轉憂我貧病身書來
唯勸勉上言少愁苦下道加飧飯憐君爲謫吏窮薄家貧
褊三寄衣食資數盈二十萬豈是貪衣食感君心繾綣念我
口中食分君身上暖不因身病久不因命多蹇平生親友心
豈得知深淺

以鏡贈別

人言似明月我道勝明月明月非不明一年十二缺豈如玉匣
裏如水長澄澈月破天暗時圓明獨不歇我慚貌醜老繞鬢
斑斑雪不如贈少年迴照青絲髮因君千里去持此將爲別

城上對月期友人不至

古人惜晝短勸令秉燭遊況此迢迢夜明月滿西樓復有
盈樽酒置在城上頭期君君不至人月兩悠悠照水烟波
白照人肌髮秋清光正如此不醉即須愁

念金鑾子 二首

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非男猶勝無慰情時一撫一朝捨
我去魂影無處所況念夭化時嘔啞初學語始知骨肉愛乃
是憂悲聚唯思未有前以理遣傷苦忘懷日已久三度移
寒暑今日一傷心因逢舊乳母

又

與爾爲父子八十有六旬忽然又不見邇來三四春形質本
非實氣聚偶成身恩愛元是妄緣合暫爲親念茲庶有
悟聊用遣悲辛慙將理自奪不是忘情人

對酒

人生一百歲通計三萬日何況百歲人人間百無一賢愚共
零落貴賤同埋沒東岱前後魂北邙新舊骨復聞藥誤
者爲愛延年術又有憂死者爲貪政事筆藥誤不得老憂死

非因疾誰人言最靈知得不知失何如會親友飲此盃中物能
沃煩慮銷能陶真性出所以劉阮輩終年醉兀兀

渭村雨歸

渭水寒漸落離離蒲稗苗閑傍沙邊立看人刈葦苕
近水風景冷晴明猶寂寥復茲夕陰起野思重蕭條蕭
條獨歸路暮雨濕村橋

詠懷

黑頭日已白白面日已黑人生未死間變化何終極常言
在己者莫若形與色一朝改變來止遏不能得況彼身
外事悠悠通與塞

喜友至留宿

村中少賓客柴門多不開忽聞車馬至云是故人來況值風
雨夕愁心正悠哉願君且同宿盡此手中杯人生開口笑百

年都幾迴

西原晚望

花菊引閑行行上西原路原上晚無人因高聊四顧南阡
有烟火北陌連墟墓村鄰何蕭踈近者猶百步吾廬在其
下寂寞風日暮門外轉枯蓬籬根伏寒兔故園汴水上離
亂不堪去近歲始移家飄然此村住新屋五六間古槐八九
樹便是衰病身此生終老處

感鏡

美人與我別留鏡在匣中自從花顏去秋水無芙蓉經年
不開匣紅埃覆青銅今朝一拂拭自照顦顇容照罷重惆
悵背有雙盤龍

村居臥病 三首

戚戚抱羸病悠悠度朝暮夏木纔結陰秋蘭已含露前

日巢中卵化作雛飛去昨日穴中蟲蛻爲蟬上樹四時未常
歇一物不暫住唯有病客心沉然獨如故

又

新秋久病客起步村南道盡日不逢人蟲聲徧荒草西風
吹白露野緑秋仍早草木猶未傷先傷我懷抱朱顏與
玄鬢強健幾時好况爲憂病侵不得依年老

又

種黍三十畝雨來苗漸大種韭二十畦秋來欲堪刈望黍作
冬酒留韭爲春菜荒村百物無待此養衰瘵葺廬備陰
雨補褐防寒歲病身知幾時且作明年計

沐浴

經年不沐浴塵垢滿肌膚今朝一澡濯衰瘦頗有餘老色
頭鬢白病形支體虛衣寬有賸帶髮少不勝梳自問今年

幾春秋四十初四十巳如此七十復何如

栽松 二首

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蒼然澗底色雲濕烟霏霏栽植
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
人生七十稀

愛君抱晚節憐君含直文欲得朝朝見階前故種君知君
死則已不死會凌雲

病中友人相訪

臥久不記日南窻昏復昏蕭條草簷下寒雀朝夕聞強
扶牀前杖起向庭中行偶逢故人至便當一逢迎移榻就
斜日披裘倚前楹閑談勝服藥稍覺有心情

自覺 二首

四十未爲老憂傷早衰惡前歲二毛生今年一齒落形骸日

損耗心事同蕭索夜寢與朝飡其間味亦薄同歲崔舍
人容光方灼灼始知年與貌衰盛隨憂樂畏老老轉迫
憂病病彌縛不畏復不憂是除老病藥

又

朝哭心所愛暮哭心所親親愛零落盡安用身獨存幾
許平生歡無限骨肉恩結爲腸間痛聚作鼻頭辛悲來四支緩
泣盡雙眸昏所以年四十心如七十人我聞浮圖教中有解脫門
置心爲止水視身如浮雲斗藪垢穢衣度脫生死輪胡爲戀
此苦不去猶逡巡迴念發弘願願此見在身但受過去報不結
將來因誓以智慧水永洗煩惱塵不將恩愛子更種憂悲根

雨夜有念

以道治心氣終歲得晏然何乃戚戚意忽來風雨天既非慕
榮顯又不恤飢寒胡爲悄不樂抱膝殘燈前形影暗相問心默

對以言骨肉能幾人各在天一端吾兄寄宿州吾弟客東川南北五千里我身在中間欲去病未能欲住心不安有如孩上舟此縛而彼牽自我向道來于今六七年鍊成不二性銷盡千萬緣唯有恩愛火往往猶熬煎豈是藥無効病多難盡蠲

寄楊六 楊攝万年縣尉予為贊善大夫

青宮官冷靜赤縣事繁劇一閑復一忙動作經時隔清觴久廢酌白日頓虛擲念此忽踟躕悄然心不適豈無舊交結久別或遷易亦有新往還相見多形迹唯君於我分堅久如金石何況老大來人情重姻戚會稀歲月急此事真可惜幾迴開口笑便到鬢髮白公門苦鞅掌晝日無閑隙猶冀乘瞑來靜言同一夕

送春

三月三十日春歸日復暮惆悵問春風明朝應不住送春曲江上春春東西顧但見撲水花紛紛不知數人生似行客兩足無停步日日進前程前程幾多路兵刀與水火盡可違之去唯有老到來人間無避處感時良為已獨倚池南樹今日送春心心如別親故

哭李三

去年渭水曲秋時訪我來今年常樂里春日哭君迴哭君仰問天天意安在哉若必奪其壽何如不與才落然身後事妻病女嬰孩

別李十一後重寄 自此後江州路上作

秋日正蕭條驅車出蓬蓽迴望靑門道目極心鬱鬱豈獨戀鄉土非關慕簪紱所傷別李君平生同道術俱承金馬詔聯秉諫臣筆共上青雲梯中途一相失江湖我方往朝庭君不出蕙帶與華簪相逢是何日

初出藍田路作

停驂問前路路在秋雲裏蒼蒼縣南道去途從此始絕頂忽盤上衆山皆下視下視千萬峯峯頭如浪起朝經韓公坂夕次藍橋水潯陽僅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煩馬蹄跙勞苦已如此

仙娥峯下作

我為東南行始登商山道商山無數峯最愛仙娥好参差樹若插匼匝雲如抱渴望寒玉泉香聞紫芝草青崖屏削碧白石牀鋪縞向無如此物安足留四皓感彼私自問歸山何不早可能塵土中還隨衆人老

微雨夜行

漠漠秋雲起稍稍夜寒生但覺衣裳濕無點亦無聲

再到襄陽訪問舊居

昔到襄陽日髯髯初有髭今過襄陽日髭鬢半成絲舊遊都似夢乍到忽如歸東郭蓬蒿宅荒涼今屬誰故知多零落閭井亦遷移獨有秋江水煙波似舊時

寄微之 三首

江州望通州天涯與地末有山萬丈高有江千里闊間之以雲霧飛鳥不可越誰知千古險為我二人設通州君初到鬱鬱愁如結江州我方去迢迢行未歇道路日乖隔音信日斷絕因風欲寄語地遠聲不徹生當復相逢死當從此別

又

君遊襄陽日我在長安住今君在通州我過襄陽去襄陽九里郭樓雉連雲樹顧此稍依依是君舊遊處蒼茫蒹葭水中有潯陽路此去更相思江西少親故

又

去國日已遠喜逢物似人如何含此意江上坐思君有如河獄

氣相合方氛氳狂風吹中絶兩處成孤雲風迴終有時雲合
豈無因努力各自愛窮通我爾身 自此二作補遺

舟中雨夜

江雲暗悠悠江風冷脩脩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頭船中有
病客左降向江州

夜聞歌者 宿鄂州

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澈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絶歌罷
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
娉婷十七八夜淚似真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
何淒切一問一霑襟低眉終不説

江樓聞砧 江州作

江人授衣晚十月始聞砧一夕高樓月萬里故園心

宿東林寺

經窻燈焰短僧爐火氣深索落廬山夜風雪宿東林

憶洛下故園 時淮汝寇戎未滅

潯陽遷謫地洛陽離亂年烟塵三川上炎瘴九江邊鄉心
坐如此秋風仍颯然

贈別崔五

朝送南去客暮迎北來賓孰云當大路少遇心所親勞者念
息肩熱者思濯身何如愁獨日忽見平生人平生已不淺
是日重殷勤問從何處來及此江亭春江天春多陰夜月
隔重雲移撙樹間飲燈照花紛紛一會不易得餘事何足云
明旦又分手今夕且懽忻

春晩寄微之

三月江水闊悠悠桃花波年芳與心事此地共蹉跎南國方
譴謫中原正兵戈眼前故人少頭上白髮多通州更迢遞春
盡復如何

漸老

今朝復明日不覺年齒暮白髮逐梳落朱顏辭鏡去當春
頗愁寂對酒寡歡趣遇境多愴辛逢人益敦故形質屬天
地推遷從不住所惟少年心銷磨落何處

送幼史

淮右寇未散江西歲再徂故里干戈地行人風雪途此時與
爾別江畔立踟躕

夜雪

已訝衾枕冷復見窻戸明夜深知雪重時聞折竹聲

寄行簡

鬱鬱眉多斂默默口寡言豈是願如此舉目誰與歡去春
爾西征從事巴蜀間今春我南謫抱疾江海壖相去六千里

地絶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饑人多
夢飡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

首夏

孟夏百物滋動植一時好麋鹿樂深林蟲蛇喜豐草翔禽
愛密葉游鱗悦新藻天和遺漏處而我獨枯槁一身在天
末骨肉皆遠道舊國無來人寇戎塵浩浩沉憂竟何益祇自
勞懷抱不如放身心冥然任天造潯陽多美酒可使杯不燥
湓魚賤如泥烹炙無昏早朝飯山下寺暮醉湖中島何必
歸故鄉茲焉可終老

孟夏思渭村舊居寄舍弟

嘖嘖雀引鶵梢梢筍成竹時物感人情憶我故鄉曲故
園渭水上十載事樵牧手種榆柳成陰陰覆墻屋兎隱豆
苗大鳥鳴桑椹熟前年當此時與爾同遊矚詩書課弟

姪農圃貧僮僕日暮麥登場天晴蠶拆簇弄泉南澗坐
待月東亭宿既發飲數杯悶來碁一局一朝忽分散萬里
仍羈束井鮒思返泉籠鶯悔出谷九江地卑濕四月天炎
燠苦雨初入梅瘴雲稍含毒泥秧水畦稻灰種畬田粟已訝
殊歲時仍嗟異風俗閑登郡樓望日落江山綠歸鴈拂鄉
心平湖斷人目殊方我漂泊舊里君幽獨何時同一瓢飲水
心亦足

早蟬

六月初七日江頭蟬始鳴石楠深葉裏薄暮兩三聲一催
衰鬢色再動故園情西風殊未起秋思先秋生憶昔在
東掖宮槐花下聽今朝無限思雲樹遶湓城

感情

中庭曬服玩忽見故鄉履昔贈我者誰東鄰嬋娟子因思贈
時語特用結終始永願如履綦雙行復雙止自吾謫江郡
漂蕩二千里為感長情人提攜同到此今朝一惆悵反覆
看未已人隻履猶雙何曾得相似可嗟復可惜錦表繡
為裏況經梅雨來色黯花草死

南湖晚秋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風多衰荷半傾倒手攀
青楓樹足蹋黃蘆草慘淡老容顏冷落秋懷抱有兄在
淮楚有弟在蜀道萬里何時來烟波白浩浩

郡廳有樹晚榮早凋人不識名因題其上

潯陽郡廳後有樹不知名秋先梧桐落春後桃李榮五月
始萌動八月已凋零左右皆松桂四時鬱青青豈量雨露
恩霑濡不均平榮枯各有分天地本無情顧我亦相類早
衰向晚成形骸少多病三十不豐盈毛鬢早改變四十白

鬢生誰敎兩蕭索相對此江城

感秋懷微之

葉下湖又波秋風此時至誰知濩落心先納蕭條氣推
移感流歲漂泊思同志昔為烟霄侶今作泥塗吏白鷗毛
羽弱青鳳文章異各閑一籠中歲晚同顦顇

因沐感髮寄朗上人 二首

年長身轉慵百年無所欲乃至頭上髮經年方一沐沐稀髮苦
落一沐仍半禿短鬢經霜蓬老面辭春木强年過猶近衰
相來何速應是煩惱多心焦血不足

又

漸少不滿把漸短不盈尺況茲短少中日夜落復白既無神
仙術何除老死籍祇有解脫門能度衰苦厄掩鏡望東寺
降心謝禪客衰白何足言剃落猶不惜

早蟬

月出先照山風生先動水亦如早蟬聲先入閑人耳一聞愁意
結再聽鄉心起渭上村蟬聲先聽渾相似衡門有誰聽日
暮槐花裏

苦熱喜涼

經時苦炎暑心體但煩倦白日一何長清秋不可見歲功成
者去天數極則變潛知寒燠閒遷次如乘傳火雲忽朝斂
金風俄夕扇枕簟遂清涼筋骸稍輕健因思望月侶好卜迎
秋宴竟夜無客來引杯還自勸

早秋晚望兼呈韋侍御

九派繞孤城城高生遠思人煙半在船野水多於地穿霞日腳
直驅鴈風頭利去國來幾時江上秋三至夫君亦淪落此地同飄寄
憫默向隅心摧頹觸籠翅且謀眼前計莫問胸中事潯陽酒甚

處相勸時時醉

司馬宅

雨徑綠蕪合霜園紅葉多蕭條司馬宅門巷無人過唯對大江水秋風朝夕波

司馬廳獨宿

荒涼滿庭草偃亞侵簷竹府吏下廳簾家僮開被幞數聲城上漏一點窗間燭官曹冷似冰誰肯來同宿

夢與李七庾三十三同訪元九

夜夢歸長安見我故親友損之在我左順之在我右云是二月天春風出攜手同過靖安里下馬尋元九元九正獨坐見我笑開口還指西院花仍開北亭酒如言各有故似惜歡難久神合俄頃間神離欠伸後覺來疑在側求索無所有殘燈影閃牆斜月光穿牖天明西北望万里君知否老去無見期踟躕搔白首

秋槿

風露颯已冷天色亦黃昏中庭有槿花榮落同一晨秋開已寂寞夕殞何紛紛正怜少顏色復歎不逡巡感此因念彼懷哉聊一陳男兒老富貴女子晚婚姻頭白始得志色衰方事人後時不獲已安得如青春

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 四十四字成

南宮鴛鴦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郎誤歡喜

白氏文集卷第十

白氏文集卷第十一

感傷三 古調 五言 凡五十二首

初入峽有感

上有萬仞山下有千丈水蒼蒼兩崖間闊狹容一葦瞿唐呀直瀉灩澦屹中峙未夜黑巖昏無風白浪起大石如刀劍小石如牙齒一步不可行況千三百里 自峽州至忠州灘險相繼凡一千三百里 苒蒻竹篾䇲 音含 欹危檝師趾一跌無完舟吾生繫於此常聞仗忠信蠻貊可行矣自古漂沉人豈盡非君子況吾時與命蹇舛不足恃常恐不才身復作無名死

過昭君村 村在歸州東北四十里

靈珠產無種彩雲出無根亦如彼姝子生此遐陋村至麗物難掩遽選入君門獨美衆所嫉終棄於塞垣唯此希代色豈無一顧恩事排勢須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變丹青何足論竟埋代北骨不返巴東魂惨澹晚雲水依稀舊鄉園妍姿化已久但有村名存村中有遺老指點爲我言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

自江州至忠州

前在潯陽日已歎賓朋寡忽忽抱憂懷出門無處寫今來轉深僻窮峽巔山下五月斷行舟灩堆正如馬巴人類猿狖矍鑠滿山野敢望見交親喜逢似人者

初到忠州登東樓寄萬州楊八使君

山東邑居窄峽牽氣候偏林巒少平地霧雨多陰天隱隱煮鹽火漠漠燒畬煙賴此東樓夕風月時翛然憑軒望所思目斷心涓涓背春有去鴈上水無來船我怀巴東守本是關西賢平生已不淺流落重相怜水梗漂萬里籠禽囚五年新恩同雨露遠郡鄰山川書信雖往復封疆徒接連其如美人

面欲見杳無緣

郡中

鄉路音信斷山城日月遲欲知州近遠階前摘荔枝

西樓夜

悄悄復悄悄城隅隱林杪山郭燈火稀峽天星漢少年光東流水生計南枝鳥月没江沈沈西樓殊未曉

東樓曉

脉脉復脉脉東樓無宿客城暗雲霧多峽深田地窄宵燈尚留焰晨禽初展翮欲知山高低不見東方白

寄王質夫

憶始識君時愛君世緣薄我亦吏王畿不爲名利著春尋仙遊洞秋上雲居閣樓觀水潺潺龍潭花漠漠吟詩石上坐引酒泉邊酌因話出處心心期老巖壑忽從風雨別遂被簪纓縛君作出山雲我爲入籠鶴籠深鶴殘翎山遠雲飄泊去處雖不同同負平生約今來各何在老去隨所託我守巴南城君佐征西幕年顔漸衰颯生計仍蕭索方含去國愁且羨從軍樂舊遊疑是夢往事思如昨相憶春又深故山花正落

南賓郡齋即事寄楊萬州

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中有窮獨人強名爲刺史時時竊自哂刺史豈如是倉粟餧家人黄縑裹妻子（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畬田粟給祿以黄絹支給充俸）每出踐羽冠帶霧雨霾樓雉衙鼓暮復朝郡齋臥還起迴頭望南浦亦在煙波裏而我復何嗟夫君猶滯此

招蕭處士

峽內豈無人所逢非所思門前亦有客相對不相知仰望但雲樹俯顧惟妻兒寢食起居外端然無所爲東郊蕭處士聊可與開眉能飲滿盃酒善吟長句詩庭前吏散後江畔路乾時請君攜竹杖一赴郡齋期

庭槐

南方饒竹樹唯有青槐稀十種七八死縱活亦支離何此郡庭下一株獨華滋蒙蒙碧煙葉婀婀黃花枝我家渭水上此樹蔭前墀忽向天涯見憶在故園時人生有情感遇物牽所思樹木猶復爾况見舊親知

送客迴晚興

城上雲霧開沙頭風浪定參差亂山出澹泞平江淨行客舟已遠居人酒初醒嫋嫋秋竹梢巴蟬聲似磬

東樓竹

蕭灑城東樓遶樓多脩竹森然一萬竿白粉封青玉卷簾睡初覺欹枕看未足影轉色入樓牀席生浮綠空城絕賓客向夕彌幽獨樓上夜不歸此君留我宿

九日登巴臺

黍香酒初熟菊暖花未開閑聽竹枝曲淺酌茱萸杯去年重陽日漂泊湓城隈今歲重陽日蕭條巴子臺旅鬢尋已白鄉書久不來臨觴一搔首座客亦徘徊

東城尋春

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今猶未甚衰每事力可任花時仍愛出酒後尚能吟但恐如此興亦隨日銷沈東城春欲老勉強一來尋

江上送客

江花已萎絕江草已銷歇遠客何處歸孤舟今日發杜鵑聲似哭湘竹斑如血共是多感人仍爲此中別

桐花

春令有常候清明桐始發何此巴峽中桐花開十月豈伊物理

瘴信是土宜別地氣反寒暄天時倒生殺草木堅强物所稟
固難奪風候一參差榮枯遂乖剌况吾北人性不耐南方熱
强羸壽夭間安得依時節

早祭風伯因懷李十一舍人

遠郡雖褊陋時祀奉朝經夙興祭風伯天氣曉冥冥道可騎與
從吏引我出東垧水霧重如雨山火高於星忽憶早朝日與君
趨紫庭步登龍尾道却望終南青一別身向老所思心未寧
至今想在耳玉音尚玲玲

花下對酒 二首

藹藹江氣春南賓閏正月梅櫻與桃杏次第城上發紅房爛
簇火素豔紛團雪香惜委風飄愁牽壓枝折樓中老太守頭
上新白髮冷澹病心情暄和好時節故園音信斷遠郡親賓
絕欲問花前樽依然為誰設

又

引手攀紅櫻紅櫻落似霰仰首看白日白日走如箭年芳與時
景頃刻猶衰變况是血肉身安能長強健人心苦迷執慕貴憂
貧賤愁色常在眉歡容不上面况吾頭半白把鏡非不見何
必花下杯更待他人勸

不二門

兩眼日將闇四支漸衰瘦束帶賸昔圍穿衣妨寬袖流年
似江水奔注無昏晝志氣與形骸安得長依舊亦曾登玉陛舉
措多紕繆至今金閨籍名姓獨遺漏亦曾燒大藥消日費火
候至今殘丹砂燒乾不成就行藏事兩失憂惱心交鬬化作顦
顇翁拋身在荒陋坐看老病逼須得醫王救唯有不二門其
間無夭壽

我身

我身何所似似彼孤生蓬秋霜剪根斷浩浩隨長風昔遊秦
雍間今落巴蠻中昔為意氣郎今作寂寥翁外貌雖寂寞中
懷頗沖融賦命有厚薄委心任窮通通當為大鵬舉翅摩
蒼穹窮則為鷦鷯一枝足自容苟知此道者身窮心不窮

哭王質夫

仙遊寺前別別來十年餘生別猶快快死別復何如客從梓潼
來道君死不虛驚疑心未信欲哭復踟躕踟躕寢門側聲發
涕亦俱衣上今日淚篋中前月書憐君古人風重有君子儒篇
詠陶謝輩風衿嵇阮徒出身既蹇連生世仍須臾誠知天至高
安得不一呼江南有毒蟒江北有妖狐皆享千年壽多於王質
夫不知彼何德不識此何辜

東坡種花 二首

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但購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百果參
雜種千枝次第開天時有早晚地力無高低紅者霞豔豔白
者雪皚皚遊蜂遂不去好鳥亦棲來前有長流水下有小
平臺時拂臺上石一舉風前盃花枝蔭我頭花蕊落我懷獨
酌復獨詠不覺月平西巴俗不愛花竟春無人來唯此醉太守
盡日不能迴

又

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漠漠花落盡翳翳葉生初每日領
僮僕荷鋤仍決渠剗土壅其本引泉溉其枯小樹低數尺大樹
長丈餘封植來幾時高下齊扶疏養樹既如此養民亦何殊將
欲茂枝葉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勸農均賦租云何茂枝葉
省事寬刑書移此為郡政庶幾甿俗蘇

登城東古臺

迢迢東郊上有土青崔嵬不知何代物疑是巴王臺巴歌久無

聲巴宮沒黃埃靡靡春草合牛羊緣四隈我來一登眺目極心悠悠哉始見江山勢峯巒隨水迴憑高視聽曠向遠胸衿開唯有故園念時從東北來

哭諸故人因寄元八

昨日哭寢門今日哭寢門借問所哭誰無非故交親偉卿既長往質夫亦幽淪屈指數年世收淚自思身彼皆少於我先爲泉下人我今頭半白焉得身久存好在元郎中相識二十春昔見君生子今聞君抱孫存者盡老大逝者已成塵早晚升平宅開眉一見君

郡中春讌因贈諸客

僕本儒家子待詔金馬門塵忝親近地孤負聖明恩一旦奉優詔萬里牧遠人可憐島夷帥自稱爲使君身騎牂牁馬口食涂江鱗闇淡緋衫故斕斑白髮新是時歲二月玉曆布春分頒條示皇澤命宴及良辰冉冉趨府吏蚩蚩聚州民有如蟄坏鳥亦應天地春薰草席鋪坐藤枝酒注樽中庭無平地高下隨所陳蠻鼓聲坎坎巴女舞蹲蹲使君居上頭掩口語眾賓勿笑風俗陋勿欺官府貧蜂巢與蟻穴隨分有君臣

開元寺東池早春

池水暖溫暾水清波瀲灩簇簇青泥中新蒲葉如劒梅房小白裹柳彩輕黃染順氣草薰薰適情鷗汎汎舊遊成夢寐往事隨陽焰芳物感幽懷一動平生念

東澗種柳

野性愛栽植植柳水中坻乘春持斧斫裁截而樹之長短既不一高下隨所宜倚岸埋大幹臨流插小枝松柏不可待楩柟固難移不如種此樹此樹易榮滋無根亦可活成陰況非遲三年未離郡可以見依依種罷水邊憩仰頭閑自思富貴本非望功名須待時不種東溪柳端坐欲何爲

臥小齋

朝起視事畢晏坐飽食終散步長廊下退臥小齋中拙政自多暇幽情誰與同孰云二千石心如田野翁

步東坡

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種植當歲初滋榮及春暮信意取次栽無行亦無數綠陰斜景轉芳氣微風度新葉鳥下來萎花蝶飛去閑攜斑竹杖徐曳黃麻屨欲識往來頻青蕪成白路

徵秋稅畢題郡南亭

高城直下視蠢蠢見巴蠻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語言且喜賦斂畢幸聞閭井安豈伊循良化賴此豐登年案牘既簡少池館亦清閑秋雨簷果落夕鐘林鳥還南亭日蕭灑偃臥恣疎頑

蚊蟆

巴徼炎毒早三月蚊蟆生咂膚拂不去遶耳薨薨聲斯物頗微細中人初甚輕如有膚受譖久則瘡痏成痏成無奈何所要防其萌麽蟲何足道潛喻儆人情

登龍昌上寺望江南山懷錢舍人

騎馬出西郭悠悠欲何之獨上高寺去一與白雲期虛檻晚蕭灑前山碧參差忽似青龍閣同望玉峯時因詠松雪句永懷鸞鶴姿六年不相見況乃隔榮衰昔常與錢舍人登青龍寺上方同望藍田山故有此句錢詩云偶來上寺因高望松雪分明見舊山

郊下

西日照高樹樹頭子規鳴東風吹野水水畔江蘺生盡日看

山立有時頽淵行兀兀長如此何許似專城

遣懷

樂往必悲生泰來猶否極誰言此數然吾道何終塞嘗求詹
尹卜拂龜竟默默亦曾仰問天天但蒼蒼色自茲唯委命名
利心雙息近日轉安閑鄉園亦休憶迴看世間苦苦在求不得
我今無所求庶離憂悲域

歲晚

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源何此南
遷客五年獨未還命迍分已定日久心彌安亦嘗心與口靜念
私自言去國固非樂歸鄉未必歡何須自生苦捨易求其難

負冬日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負暄閉目坐和氣生肌膚初似飲醇
醪又如蟄者蘇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曠然忘所在心與
虛空俱

委順

山城雖荒蕪竹樹有嘉色郡俸誠不多亦足充衣食外累由
心起心寧累自息尚欲忘家鄉誰能算官職宜懷齊遠近
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

宿溪翁 時初除郎官赴朝

衆心愛金玉衆口貪酒肉何此溪上翁飲瓢亦自足溪南刈
薪草溪北修牆屋歲種一頃田春驅兩黃犢於中甚安適
此外無營欲溪畔偶相逢庵中遂同宿辭翁向朝市問我
何官祿虛言笑殺翁郎官應列宿

重過壽泉憶與楊九別時因題店壁

商州南十里有水名壽泉涌出石崖下流經山店前憶昔
相送日我去君言還寒波與老淚此地共潺湲一去歷萬里再
來經六年形容已變改處所猶依然他日君過此殷勤吟此篇

西掖早秋直夜書意 自此後中書舍人時作

涼風起禁掖新月生宮沼夜半秋暗來萬年枝嫋嫋炎涼遞
時節鐘鼓交昏曉遇聖惜年衰報恩愁力小素餐無補益
朱綬虛纏繞冠蓋栖野雲稻粱養山鳥量力私自省所得已
非少五品不為賤五十不為夭若無知足心貪求何日了

庭松

堂下何所有十松當我階亂立無行次高下亦不齊高者三
丈長下者十尺低有如野生物不知何人栽接以青瓦屋承
之白沙臺朝昏有風月燥濕無塵泥疎韻秋槭槭涼陰
夏凄凄春深微雨夕滿葉珠蓑蓑歲暮大雪天壓枝玉
皚皚四時各有趣萬木非其儕去年買此宅多為人所咍一家
二十口移轉就松來移來有何得但得煩襟開即此是益友
豈必交賢才顧我猶俗士冠帶走塵埃未稱為松主時時
一愧懷

竹窗

嘗愛輞川寺竹窗東北廊一別十餘載見竹未曾忘今春二
月初卜居在新昌未暇作廄庫且先營一堂開窗不糊紙
種竹不依行意取北窗下窗與竹相當遶屋聲淅淅逼人
色蒼蒼煙通杳靄氣月透玲瓏光是時三伏天天氣熱如
湯獨此竹窗下朝迴解衣裳輕紗一幅巾小簟六尺牀無客盡
日靜有風終夜涼乃知前古人言事頗諳詳清風北窗卧可
以傲羲皇

同韓侍郎遊鄭家池吟詩小飲

野艇容三人晚池流浼浼悠然依棹坐水思如江海宿雨洗沙
塵晴風蕩煙靄殘陽上竹樹枝葉生光彩我本偶然來景

物如相待白鷗驚不起綠芡行堪採齒髮雖已衰性靈未
云改逢詩遇盃酒尚有心情在

晚歸有感

朝弔李家孤暮問崔家疾（李十一侍郎孤子尚居喪崔二十二員外三年臥病）迴馬獨歸
來低眉心鬱鬱平生所善者多不過六七如何十年間零
落三無一（劉曾夢中見元向花前失劉三十二校書歿後嘗夢見之元八少尹今春攜桃花時逝）漸老與誰遊春城好風日

曲江感秋二首（并序）

元和二年三年四年予每歲有曲江感秋詩凡三篇編在第
七集卷是時予為左拾遺翰林學士無何貶江州司馬忠州刺
史前年遷主客郎中知制誥未周歲授中書舍人今遊曲
江又值秋日風物不改人事屢變況予中否後遇昔壯今衰
慨然感懷復有此作噫人生多故不知明年秋又何許也時
二年七月十日云耳

元和二年秋我年三十七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中間十四
年六年居譴黜窮通與榮悴委運隨外物遂師廬山遠
重弔湘江屈夜聽竹枝愁秋看灧堆沒近辭巴郡印又秉綸
闈筆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銷沉昔意氣改換舊容質
獨有曲江秋風煙如往日

又

疎蕪南岸草蕭颯西風樹秋到來幾時蟬聲又無數莎平
綠茸合蓮落青房露今日臨望時往年感秋處池中水依舊
城上山如故獨我鬢間毛昔黑今垂素榮名與壯齒相避如
朝暮時命始欲來年顏已先去當春不歡樂臨老徒驚悞
故作詠懷詩題於曲江路

翫松竹二首

龍蛇隱大澤麋鹿遊豐草栖鳳安於梧潛魚樂於藻吾
亦愛吾廬廬中樂吾道前松後脩竹偃臥可終老各附其所
安不知他物好
坐愛前簷前臥愛北窗北窗竹多好風簷松有嘉色幽懷
一以合俗念隨緣息在物雖無情於予即有得乃知性相近不
必動與植

衰病無趣因吟所懷

朝食多不飽夜臥常少睡自覺寢食間都無少年味平生好
詩酒今亦將捨棄酒唯下藥飲無復曾歡醉詩多聽人吟自不
題一字病姿引衰相日夜相繼至況當尚少朝彌慚居近侍終
當求一郡聚少漁樵費合口便歸山不問人間事

逍遙詠

亦莫戀此身亦莫厭此身此身何足戀萬劫煩惱根此身何足
厭一聚虛空塵無戀亦無厭始是逍遙人

白氏文集卷第十一

白氏文集卷第十二

感傷四（詩行曲引雜言凡二十九首）

短詩行

曈曈太陽如火色上行千里下一刻出為白晝入為夜圓轉如珠
住不得住不得可奈何為君舉酒歌短歌歌聲苦詞亦苦
四座少年君聽取今夕未竟明夕催秋風纔往春風迴人無
根帶時不駐朱顏白日相隳頹勸君且強笑一面勸君復強
飲一盃人生不得長歡樂年少須臾老到來

生離別

食蘗不易食梅難蘗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別之為難苦在心

兮酸在肝晨雞再鳴殘月沒征馬連嘶行人出迴看骨肉哭一
聲梅酸蘗苦甘如蜜黃河水白黃雲秋行人河邊相對愁天寒野
曠何處宿棠梨葉戰風颼颼生離別生離別憂從中來無斷絕
憂極心勞血氣衰未年三十生白髮仲伴

浩歌行

天長地久無終畢昨夜今朝又明日鬢髮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
四十七前去五十有幾年把鏡照面心茫然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
藥駐朱顏朱顏日漸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處欲留年少待
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去復去兮如長河東流赴海無迴
波賢愚貴賤同歸盡北邙塚墓高嵯峨古來如此非獨我未
死有酒且高歌顏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貴
須待命命若不來知奈何

王夫子

王夫子送君為一尉東南三千五百里道途雖遠位雖卑月
俸猶堪活妻子男兒口讀古人書束帶斂手來從事近將
徇祿給一家遠則行道佐時理行道佐時須待命委身下位無
為恥命苟未來且求食官無高卑及遠邇男兒上既未能濟
天下下又不至飢寒死吾觀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都相似紫綬
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王夫子別有一事欲勸君遇
酒逢春且歡喜

江南遇天寶樂叟

白頭病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
華清隨至尊是時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
居環珮合萬國會同車馬奔金鈿照耀石甕寺蘭麝薰
煮溫湯源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颻
錦袍煖春風蕩漾霓裳飜歡娛未足燕寇至弓勁馬肥胡語
喧豳土人遷避夷狄鼎湖龍去哭軒轅從此漂淪到南土萬
人死盡一身存秋風江上浪無限暮雨舟中酒一樽涸魚久失
風波勢枯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
荒村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闇鎖黃昏紅葉紛紛蓋欹
瓦綠苔重重封壞垣唯有中官作宮使每年寒食一開門

送張山人歸嵩陽

黃昏慘慘天微雪修行坊西鼓聲絕張生馬瘦衣且單夜扣
柴門與我別憫君冒寒來別我為君沽酒張燈火酒酣火煖
與君言何事入關又出關荅云前年偶下山四十餘月客長
安長安古來名利地空手無金行路難朝遊九城陌肥馬輕車
欺殺客暮宿五侯門殘茶冷酒愁殺人春明門門前便是
嵩山路幸有雲泉容此身明日辭君且歸去

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大賈
二十四先輩昆季

劉兄文高行孤立十五年前名翕習是時相遇在符離我年
二十君三十得意忘年心迹親寓居同縣日知聞衡門寂
寞朝尋我古寺蕭條暮訪君朝來暮去多攜手窮巷
貧居何所有秋燈夜寫聯句詩春雪朝傾煖寒酒陴湖綠
愛白鷗飛濉水清憐紅鯉肥偶語閑攀芳樹立相扶醉踏落
花歸張賈弟兄同里巷乘閑數數來相訪雨天連宿草堂中
月夜徐行石橋上我年漸長忽自驚鏡中冉冉鬢鬚生心畏後
時同勵志身牽前事各求名問我栖栖何所適鄉人薦為鹿
鳴客二千里別謝交遊三十韻詩慰行役出門可憐唯一身
弊裘瘦馬入咸秦鼕鼕街鼓紅塵闇晚到長安無主人二賈
二張與余弟驅車邐迤來相繼操詞握賦為干戈鋒銳森然勝
氣多齊入文場同苦戰五人十載九登科二張得雋名居甲美

追爭雄重告捷家棣輝榮並桂枝芝蘭芬馥和荊棘唯
有沉身屈未伸握中自謂駭雞珍三年不鳴鳴必大豈獨駭雞
當駭人元和運啓千年聖同遇明時余最幸始辭秘閣吏王
畿遽列諫垣外禁闈蹇步何堪鳴珮玉衰容不稱著朝衣
閶闔晨開朝百辟冕旒不動香煙碧步登龍尾上虛空立去天
顏無咫尺宮花似雪從乘輿禁月如霜坐直廬身賤每驚隨內
宴才微常愧草天書晚松寒竹新昌第職居密近門多閉日暮
銀臺下直迴故人到門門暫開迴頭下馬一相顧塵土滿衣何
處來斂手炎涼敘未畢先說舊山今悔出岐陽旅宦少歡娛
江左羈遊費時日贈我一篇行路吟吟之句句披沙金歲月徒
催白髮貌泥塗不屈青雲心誰會茫茫天地意短才獲用長
才棄我隨鵷鷺入煙雲謬上丹墀為近臣君同鸞鳳棲荊棘
猶著青袍作選人惆悵知賢不能薦徒為出入蓬萊殿月慚諫

紙二百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大底浮榮何足道幾度相逢即身
老且傾斗酒慰羈愁重話符離問舊遊北巷鄰居幾家去
東林舊院何人住武里村花落復開流溝山色應如故感此酬
君千字詩醉中分手又何之須知通塞尋常事莫歎浮沈先
後時慷慨臨岐重相勉殷勤別後加餐飯君不見買臣衣錦
還故鄉五十身榮未為晚

和錢員外答盧員外早春獨遊曲江見寄長句

春來有色闇融融先到詩情酒思中柳岸霏微裛塵雨杏園
澹蕩開花風聞君獨遊心鬱鬱薄晚新晴騎馬出醉思詩
侶有同年春歎翰林無暇日雲夫首唱寒玉音蔚章繼和春
搜吟此時我亦閉門坐一日風光三處心雲夫蔚章同年及第時予與蔚章同在翰林

東墟晚歇時退居渭村

涼風冷露蕭索天黃蒿紫菊荒涼田遶塚秋花少顏色細蟲
小蝶飛翻翻中有騰騰獨行者手拄漁竿不騎馬晚從南
澗釣魚迴歇此墟中白楊下褐衣半故白髮新人逢知我是
何人誰言渭浦栖遲客曾作甘泉侍從臣

客中月

客從江南來來時月上弦悠悠行旅中三見清光圓曉隨殘月
行夕與新月宿誰謂月無情千里遠相逐朝發渭水橋暮入
長安陌不知今夜月又作誰家客

挽歌詞

丹旐何飛揚素驂亦悲鳴晨光照閭巷輀車儼欲行蕭條九
月天哀挽出重城借問送者誰妻子與弟兄蒼蒼上古原峨峨
開新塋含酸一慟哭異口同哀聲舊壠轉蕪絕新墳日羅列
春風草綠北邙山此地年年生死別

長相思

九月西風興月冷霜華凝思君秋夜長一夜魂九升二月東風來
草坼花心開思君春日遲一日腸九迴妾住洛橋北君住洛橋南
十五即相識今年二十三有如女蘿草生在松之側蔓短枝苦高
縈迴上不得人言人有願願至天必成願作遠方獸步步比肩
行願作深山木枝枝連理生

山鷓鴣

山鷓鴣朝朝暮暮啼復啼啼時露白風淒淒黃茅崗頭秋日
晚苦竹嶺下寒月低畬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棲迢迢不
緩復不急樓上舟中聲闇入夢鄉遷客展轉臥抱兒寡婦彷
徨立山鷓鴣爾本此鄉鳥生不辭巢不別羣何苦聲聲啼到
曉啼到曉唯能愁北人南人慣聞如不聞

放旅雁元和十年冬作

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樹枝折百鳥無食東西飛中有旅

鴈聲最飢雪中啄草氷上宿翅冷騰空飛動遲江童持網捕將去手攜入市生賣之我本北人今譴謫人鳥雖殊同是客見此客鳥傷客人贖汝放汝飛入雲鴈鴈汝飛向何處第一莫飛西北去淮西有賊討未平百萬甲兵久屯聚官軍賊軍相守老食盡兵窮將及汝健兒飢餓射汝喫拔汝翅翎爲箭羽

送春歸 元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作

送春歸三月盡日日暮時去年杏園花飛御溝綠何處送春曲江曲今年杜鵑花落子規啼送春何處西江西帝城送春猶怏怏天涯送春能不加惆悵莫惆悵送春人冗員無替五年罷應須准擬再送潯陽春五年炎涼凡十變又知此身健不健好去今年江上春明年未死還相見

山石榴寄元九

山石榴一名山躑躅一名杜鵑花杜鵑啼時花撲撲九江三月

杜鵑來一聲催得一枝開江城上佐閑無事山下斸得廳前栽爛熳一欄十八樹根株有數花無數千房萬葉一時新嫩紫殷紅鮮麴塵淚痕裛損燕支臉剪刀裁破紅綃巾謫仙初墮愁在世姹女新嫁嬌泥去春日射血珠將滴地風翻火焰欲燒人閑折兩枝持在手細看不似人間有花中此物似西施芙蓉芍藥皆嫫母奇芳絕艷別者誰通州遷客元拾遺拾遺初貶江陵去去時正值青春暮商山秦嶺愁殺君山石榴花紅夾路題詩報我何所云苦云色似石榴裙當時叢畔唯思我今日欄前只憶君憶君不見坐銷落日西風起紅紛紛

畫竹歌 并引

協律郎蕭悅善畫竹舉時無倫蕭亦甚自秘重有終歲求其一竿一枝而不得者知予天與好事忽寫一十五竿惠然見投予厚其意高其藝無以答貺作歌以報之凡一百八十六字云

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下筆獨逼真丹青以來唯一人人畫竹身肥擁腫蕭畫莖瘦節節竦人畫竹梢死羸垂蕭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筍而成由筆成野塘水邊碕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失筠粉態蕭颯盡得風煙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西叢七莖勁而健省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疏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幽姿遠思少人別與君相顧空長歎蕭郎蕭郎老可惜手戰眼昏頭雪色自言便是絕筆時從今此竹尤難得

眞娘墓 墓在虎丘寺

眞娘墓虎丘道不識眞娘鏡中面唯見眞娘墓頭草霜摧桃李風折蓮眞娘死時猶少年脂膚荑手不牢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留連易銷歇塞北花江南雪

長恨歌傳 前進士陳鴻撰

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倦于旰食宵衣政無小大始委于右丞相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熠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若有顧遇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于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藻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繇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岳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室宴專席寢專

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
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
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
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
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
師長吏爲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
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爲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
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嚮闕以討楊氏爲
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
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氂纓
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
妃塞天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
蒼黃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

靈武明年大凶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
遷于西内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
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
不怡左右歔欷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適
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
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
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天海跨蓬壺
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玉
妃太眞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童女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
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
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沈沈
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
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舃左

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年已還事
言訖憫默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曰爲謝
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
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
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
若有所思徐而言之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
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
華焚香于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夜殆半休侍衛於東
西廂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
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
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
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
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晏駕元

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盩厔鴻與琅邪
王質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
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
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
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
亂階垂於將來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
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
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
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
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
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
侍宴無閑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

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
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
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
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
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
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
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
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
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
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
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
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
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

秋草宮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
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
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
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
誠致魂魄為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
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
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
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
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
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邐迤開雲髻半偏新
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颻舉猶似霓裳羽衣
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
一別音容兩眇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
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
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
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
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
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婦人苦

蟬鬢加意梳蛾眉用心掃幾度曉粧成君看不言好妾身重
同穴君意輕偕老惆悵去年來心知未能道今朝一開口語少
意何深願引他時事移君此日心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
及至死生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
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
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
為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

長安道

花枝缺處青樓開豔歌一曲酒一盃美人勸我急行樂自古朱
顏不再來君不見外州客長安道一迴來一迴老

潛別離

不得哭潛別離不得語暗相思兩心之外無人知深籠夜鎖
獨棲鳥利劍春斷連理枝河水雖濁有清日烏頭雖黑有白
時唯有潛離與暗別彼此甘心無後期

隔浦蓮

隔浦愛紅蓮昨日看猶在夜來風吹落只得一迴採花開雖有
明年期復愁明年還暫時

寒食野望吟

丘墟郭門外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
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冥重泉哭不聞蕭蕭

蕭蕭暮雨人歸去

琵琶引 并序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默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索索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闇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迴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意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綠腰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舟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沈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伏粧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雲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汙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粧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小處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簡簡吟

蘇家小女名簡簡芙蓉花腮柳葉眼十一把鏡學點粧十二抽針能繡裳十三行坐事調品不肯迷頭白地藏玲瓏雲髻生菜樣飄颻風袖薔薇香殊姿異態不可狀忽忽轉動如有光二月繁霜殺桃李明年欲嫁今年死丈人阿母勿悲啼此女不是凡夫妻恐是天仙謫人世只合人間十三歲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花非花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

餘杭邑客多羇貧其間甚者蕭與殷天寒身上猶衣葛日高甑中未拂塵江城山寺十一月北風吹沙雪紛紛賓客不見綈袍惠黎庶未霑襦袴恩此時太守自慚愧重衣複衾有餘溫因命染人與針女先製兩裘贈二君吳綿細軟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雲妨將詩書投贈我如此小惠何足論我有大裘君未見寬廣和暖如陽春此裘非繒亦非纊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

鈍拙製未出畢亦不獨衷一身若今在郡得五考與君展
覆杭州人

醉歌 示妓人商玲瓏

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
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腰間紅綬
繫未穩鏡裏朱顔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白氏文集卷第十二

白氏文集卷第十三

律詩 五言 七言 自兩韻至一百韻凡九十九首

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

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 貞元中與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秘書省校書郎始相識也 肺腑都無隔形骸兩不羈疎狂屬年少閑散爲
官卑分定金蘭契言通藥石規交賢方汲汲友直每偲偲
有月多同賞無盃不共持秋風拂琴匣夜雪卷書帷高上慈
恩塔幽尋皇子陂唐昌玉蘂會崇敬牡丹期 唐昌觀玉蘂崇敬寺牡丹花時多與微之有期
笑勸迂辛酒閑吟短李詩 辛大丘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紳形短能詩故當時有迂辛短李之號
儒風愛敦質佛理尚玄師 劉三十二敦質有儒風[illegible] 度日曾無悶
通宵靡不爲雙聲聯律句八面對宮棋 [illegible] 往往從三
省騰騰出九逵寒銷直城路春到曲江池樹暖枝條弱山晴彩
翠奇峯攢石綠點柳宛麴塵絲岸草煙鋪地園花雪壓枝早
光紅照耀新溜碧逶迤幄幕侵堤布盤筵占地施徵伶皆絕藝
選妓悉名姬鉛黛凝春態金鈿耀水嬉風流誇墮髻時世鬪
啼眉 貞元末城中復爲墮馬髻啼眉粧也 密坐隨歡促華尊逐勝移香飄歌袂動
翠落舞釵遺籌插紅螺椀觥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飲訝卷
波遲 抛打曲有調笑令飲酒有卷白波 殘席諠譁散歸鞍酩酊騎酡顔烏帽側
醉袖玉鞭垂紫陌傳鐘鼓紅塵塞路岐幾時曾暫別何處不
相隨荏苒星霜換迴環節候推兩衙多請假三考欲成資
運偶千年聖天成萬物宜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
虛擲雲霄竊暗窺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策目穿如札 時與微之結集策畧之目其數至百十 毫鋒銳若錐 時與微之各有纖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爲毫錐 繁張
獲鳥網堅守釣魚坻 [illegible] 並受夔龍薦齊陳晁
董詞萬言經濟畧三道太平基中第爭無敵專場戰不疲
輔車排勝陣掎角搴降旗 [illegible] 雙闕紛容衛千僚儼
等衰 [illegible] 恩隨紫泥降名向白麻披既在高科選還
從好爵縻東垣君諫諍西邑我驅馳 元和元年同登制科微之授左拾遺予授盩厔尉 再喜
登烏府多慙侍赤墀 [illegible] 官班分內外游處遂參
差每列鵷鸞序偏瞻獬豸姿簡威霜凜冽衣彩繡葳蕤
正色摧強禦剛腸嫉喔咿常憎持祿位不擬保妻兒養勇期
除惡輸忠在滅私下韝驚燕雀當道懾狐狸南國人無怨東臺
吏不欺 微之使東川奏竟八十餘家[illegible]分司東都 理冤多定國切諫甚辛毗造次行
於是平生志在茲道將心共直言與行兼危水闊波難渡山
藏路險巇未爲明主識已被倖臣疑木秀遭風折蘭芳遇霰
萎千鈞勢易壓一柱力難支騰口因成痏吹毛遂得疵憂來吟
貝錦謫去詠江蘺邂逅塵中遇殷勤馬上辭賈生離魏闕王粲
向荊夷水過清源寺山經綺季祠心搖漢皋珮淚墮峴亭碑 [illegible]
驛路緣雲際城樓枕水湄思鄉多繞澤望闕獨登陴林
晚青蕭索江平綠渺瀰野秋鳴蟋蟀沙冷聚鸕鷀官舍黃茅
屋人家苦竹籬白醪充夜酌紅粟備晨炊寡鶴摧風翮鰥魚失
水鬐暗雛啼渴旦涼葉隕相思 此四句兼含微之[illegible] 一點寒燈滅三聲
曉角吹藍衫經雨故驄馬卧霜羸念涸誰濡沫嫌醒自歠醨

耳垂無伯樂舌在有張儀負氣衝星劍傾心向日葵金言自鍛鍊玉性肯磷緇伸屈須看蠖窮通豈問龜定知身是患當用道爲醫想子今如彼嗟予獨在斯無憀當歲杪有夢到天涯坐阻連襟帶行乖接履綦潤銷衣上霧香散室中芝念遠緣遷貶驚時爲別離素書三往復明月七盈虧（別微之七月）三數寄書得舊里非難到餘歡不可追樹依興善老草傍靜安衰（微之宅在靜安坊西通興善寺）前事思如昨中懷寫向誰北村尋古柏南宅訪辛夷此日空搔首何人共解頤病多知夜永年長覺秋悲不飲長如醉加餐亦似飢狂吟一千字因使寄微之

和鄭方及第後秋歸洛下閑居（同高侍郎下舉第年及第）

勤苦成名後優遊得意間玉樹同匠琢桂根隔年攀山靜豹難隱谷幽鶯暫還微吟詩引步淺酌酒開顏門迥暮臨水窗深朝對山雲衢日相待莫厭許身閑

與諸同年賀座主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座主於蕭尚書下及第得事）

龍新卿典禮會盛客徵文不失遷鶯侶因成賀燕羣池臺晴間雪冠蓋暮和雲共仰曾攀處年深桂尚薰

東都冬日會諸同年宴鄭家林亭（得先字）

盛時陪上第暇日會羣賢桂折因同樹鶯遷各異年賓階紛組珮奴席儼花鈿促膝齊榮賤差肩次後先助歌林下水銷酒雪中天他日昇沈者無忘共此筵

敘德書情四十韻上宣歙崔中丞（宣州舉進士第從崔侍郎此時）

元聖生乘運忠賢出應期還將稽古力助立太平基土控吳兼越州連歙與池山河地襟帶軍鎮國藩維廉察安江甸澄清肅海夷股肱分外守耳目付中司楚老歌來暮秦人詠去思學如時雨至福似歲星移政靜民無訟刑行吏不欺撝謙驚主寵陰德畏人知白玉慙溫色朱繩讓直辭行爲時領袖言作世蓍龜盛幕招賢士連營訓銳師光華下鵷鷺氣色動熊羆出入麾幢引登臨劍戟隨好風迎解榻美景待搴帷晴野霞飛綺春郊柳宛絲城烏驚畫角江雁避紅旗藉草朱輪駐攀花紫綬垂山宜謝公屐洲稱柳家詩酒氣和芳杜絃聲亂子規分毬齊馬首列舞匝蛾眉醉惜年光晚歡憐日影遲迴塘排玉棹歸路擁金羈自顧龍鍾者嘗蒙噢咻之仰山塵不讓涉海水難爲身忝鄉人薦名因國士推提攜增善價拂拭長妍姿射策端心術遷喬整羽儀幸穿楊遠葉謬折桂高枝佩德潛書帶銘仁閑勒肌飭躬趨館舍拜手挹階墀霄漢程雖在風塵迹尚卑敝衣羞布素敗屋厭茅茨養乏晨昏膳居無伏臘資盛時貧可恥壯歲病堪嗤擢第名方立耽書力未疲磨鉛重剸割策蹇再奔馳相馬須憐瘦呼鷹正及飢扶搖重即事會有答恩時

和渭北劉大夫借便秋遮虜寄朝中親友

巨鎮爲邦屏全材作國楨韜鈐俘上將文墨會諸生豹虎關西卒金湯渭北城寵深初受棨威重正揚兵陣占山河布軍諳水草行夏苗侵虎落宵遁失蕃營雲隊攢戈戟風行卷旆旌堠空烽火滅氣勝鼓鼙鳴胡馬辭南牧周師罷北征迴頭問天下何處有欃槍

題故曹王宅（宅在檀溪）

甲第何年置朱門此地開山當賓閣出溪繞妓堂迴覆井桐新長陰窗竹舊栽池荒紅菡萏砌老綠莓苔捐館梁王去思人楚客來西園飛蓋處依舊月徘徊

自江陵之徐州路上寄兄弟

岐路南將北離憂弟與兄關河千里別風雪一身行夕宿勞
鄉夢晨裝慘旅情家貧憂後事日短念前程煙鴈翻寒渚
霜烏聚古城誰怜陟岡者西楚望南荊

酬哥舒大見贈 去年與哥舒等八人同登科第今叙會散之意也

去歲歡遊何處去曲江西岸杏園東花下忘歸因美景樽前
勸酒是春風各從微宦風塵裏共度流年離別中今日相逢
愁又喜八人分散兩人同 白自注一作何處見

和談校書秋夜感懷呈朝中親友

遥夜凉風楚客悲清砧繁漏月高時秋霜似鬢年空長春
草如袍位尚卑詞賦擅名來已久煙霄得路去何遲漢庭卿
相皆知己不薦揚雄欲薦誰

感秋寄遠

惆悵時節晚兩情千里同離憂不散處庭樹正秋風燕影動
歸翼蕙香銷故叢佳期與芳歲牢落兩成空

春題華陽觀 觀即華陽公主故宅有舊內人存焉

帝子吹簫逐鳳凰空留仙洞號華陽落花何處堪惆悵頭白宮
人掃影堂

秋雨中贈元九

不堪紅葉青苔地又是凉風暮雨天莫怪獨吟秋思苦比君校近
二毛年

城東閑遊

寵辱憂歡不到情任他朝市自營營獨尋秋景城東去白
鹿原頭信馬行

答元八

麗句勞相贈佳期恨有違早知留酒待悔不趁花歸春盡綠醅
老雨多紅蕚稀今朝如一醉猶得及芳菲

華陽觀桃花時招李六拾遺飲

華陽觀裏仙桃發把酒看花心自知爭忍開時不同醉明朝
後日即空枝

和友人洛中春感

莫悲金谷園中月莫歎天津橋上春若學多情尋往事人
間何處不傷人

送張南簡入蜀

昨日詔書下求賢訪陸沈無論能與否皆起徇名心君獨南
遊去雲山蜀路深

寄陸補闕 前年同登科

忽憶前年科第後此時雞鶴暫同羣秋風惆悵須吹散雞
在中庭鶴在雲

華陽觀中八月十五日夜招友翫月

人道秋中明月好欲邀同賞意如何華陽洞裏秋壇上今夜
清光此處多

曲江憶元九

春來無伴閑遊少行樂三分減二分何況今朝杏園裏閑
人逢盡不逢君

過劉三十二故宅

不見劉君來近遠門前兩度滿枝花朝來惆悵宜平過柳
巷當頭第一家

下邽莊南桃花

村南無限桃花發唯我多情獨自來日暮風吹紅滿地無人
解惜為誰開

三月三十日題慈恩寺

慈恩春色今朝盡盡日徘徊倚寺門惆悵春歸留不得紫

藤花下漸黃昏

看渾家牡丹花戲贈李二十

香勝燒蘭紅勝霞城中最數令公家人人散後君須看歸
到江南無此花

春中與盧四周諒華陽觀同居

性情懶慢好相親門巷蕭條稱作鄰背燭共憐深夜月踏
花同惜少年春杏壇住僻雖宜病芸閣官微不救貧文行如君
尚憔悴不知霄漢待何人

自城東至以詩代書戲招李六拾遺崔二十六先輩

青門走馬趁心期惆悵歸來已校遲應過唐昌玉蕊後猶當崇
敬牡丹時暫遊還憶崔先輩欲醉先邀李拾遺尚殘半
月芸香俸不作歸糧作酒貲

盩厔縣北樓望山 自此後詩爲盩厔尉時作

一為趨走吏塵土不開顏辜負平生眼今朝始見山

縣西郊秋寄贈馬造

紫閣峯西清渭東野煙深處夕陽中風荷老葉蕭條綠水
蔓殘花寂寞紅我厭宦遊君失意可憐秋思兩心同

別韋蘇

百年愁裏過萬感醉中來惆悵城西別愁眉兩不開

戲題新栽薔薇 時尉盩厔

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種春少府無妻春寂寞花
開將爾當夫人

酬王十八李大見招遊山

自憐幽會心期阻復愧嘉招書信頻王事牽身去不得滿山
松雪屬他人

縣南花下醉中留劉五

百歲幾迴同酩酊一年今日最芳菲願將花贈天台女留取
劉郎到夜歸

宿楊家

楊氏弟兄俱醉臥披衣獨起下高齋夜深不語中庭立月照
藤花影上階

醉中留別楊六兄弟 三月二十日別

春初攜手春深散無日花間不醉狂別後何人堪共醉猶殘
十日好風光

醉中歸盩厔

金光門外昆明路半醉騰騰信馬迴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
花盡始歸來

遊雲居寺贈穆三十六地主

亂峯深處雲居路共蹋花行獨惜春勝地本來無定主大
都山屬愛山人

和王十八薔薇澗花時有懷蕭侍御兼見贈

霄漢風塵俱是繫薔薇花委故山深憐君獨向澗中立一把
紅芳三處心

再因公事到駱口驛

今年到時夏雲白去年來時秋樹紅兩度見山心有愧皆因
王事到山中

期李二十文略王十八質夫不至獨宿仙遊寺

文略也從牽吏役質夫何故戀囂塵始知解愛山中宿千萬
人中無一人

酬趙秀才贈新登科諸先輩

莫羨蓬萊鸞鶴侶道成羽翼自生身君看名在丹臺者盡是
人間修道人

過天門街

雪盡終南又欲春遥憐翠色對紅塵千車萬馬九衢上迴首看山無一人

惜玉蘂花有懷集賢王校書起

芳音將闌風又吹白雲離葉雪辭枝集賢讎校無閑日落盡瑶花君不知

春送盧秀才下第遊太原謁嚴尚書

未將時會合且與俗浮沈鴻養青冥翮蛟潜雲雨心煙郊春別遠風磧暮程深墨客投何處并州舊翰林

長安送柳大東歸

白社羈遊伴青門遠別離浮名相引住歸路不同歸

送文暢上人東遊

得道即無著隨緣西復東貌依年臘老心到夜禪空山宿

馴溪虎江行濾水蟲悠悠塵客思春滿碧雲中

社日關路作

晚景函關路涼風社日天青巖新有鷰紅樹欲無蟬愁立驛樓上厭行官堠前蕭條秋興苦漸近二毛年

重到毓村宅有感

欲入中門淚滿巾庭花無主兩迴春軒窗簾幕皆依舊只是堂前欠一人

亂後過流溝寺

九月徐州新戰後悲風殺氣滿山河唯有流溝山下寺門前依舊白雲多

歎髮落

多病多愁心自知行年未老髮先衰隨梳落去何須惜不落終須變作絲

留別吳七正字

成名共記甲科上署吏同登芸閣間唯是塵心殊道性秋蓬常轉水長閑

除夜宿洺州

家寄關西住身爲河北遊蕭條歲除夜旅泊在洺州

邯鄲至除夜思家

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

冬至夜懷湘靈

艷質無由見寒衾不可親何堪最長夜俱作獨眠人

感故張僕射諸妓

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遊仙遊山

闇將心地出人間五六年來人怪閑自嫌戀著未全盡猶愛

雲泉多在山

見尹公亮新詩偶贈絶句

袖裏新詩十首餘吟看句句是瓊琚如何持此將干謁不及公卿一字書

長安閑居

風竹松煙晝掩關意中長似在深山無人不怪長安住何獨朝朝暮暮閑

早春獨遊曲江 時爲校書郎

散職無羈束羸驂少送迎朝從直城出春傍曲江行風起池東暖雲開山北晴冰銷泉脈動雪盡草牙生露杏紅初坼煙楊綠未成影遲新度鴈聲澁欲啼鶯閑地心俱靜韶光眼

共明泓狂憐性逸棄劾喜身輕慵慢疎人事幽棲遂野情迴看芸閣笑不似有浮名

秘書省中憶舊山

厭從薄宦校青簡悔別故山思白雲猶喜蘭臺非傲吏歸時應免動移文

涼夜有懷（自此後詩並未應舉時作）

清風吹枕席白露濕衣裳好是相親夜漏遲天氣涼

送武士曹歸蜀（士曹即武中丞兄）

花落鳥嚶嚶南歸稱野情月宜秦嶺宿春好蜀江行鄉路通雲棧郊扉近錦城烏臺陟岡送人羨別時榮

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時年十五）

故園望斷欲何如楚水吳山萬里餘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鄉淚一封書

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夜哭李夷道

逝者絕影響空庭朝復昏家人哀臨畢夜鏁壽堂門無妻無子何人葬空見銘旌向月翻

病中作（年十八）

久為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

秋江晚泊

扁舟泊雲島倚棹念鄉國四望不見人煙江澹秋色客心貧易動日入愁未息

旅次景空寺宿幽上人院

不與人境接寺門開向山暮鐘鳴鳥聚秋雨病僧閑月隱雲樹外螢飛廊宇間幸投花界宿暫得靜心顏

長安正月十五日

諠諠車騎帝王州羈病無心逐勝遊明月春風三五夜萬人行樂一人愁

過高將軍墓

原上新墳委一身城中舊宅有何人妓堂賓閣無歸日野草山花又欲春門客空將感恩淚白楊風裏一霑巾

寒食臥病

病逢佳節長歎息春雨濛濛榆柳色羸坐全非舊日容扶行半是他人力諠譁里巷踏青歸笑閉柴門度寒食

宿桐廬館同崔存度醉後作

江海漂漂共旅遊一樽相勸散窮愁夜深醒後愁還在雨滴梧桐山館秋

江樓望歸（時避難在越中）

滿眼雲水色月明樓上人旅愁春入越鄉夢夜歸秦道路通荒服田園隔虜塵悠悠滄海畔十載與黃巾

除夜寄弟妹

感時思弟妹不寐百憂生萬里經年別孤燈此夜情病容非舊日歸思逼新正早晚重歡會羈離各長成

寒食月夜

風香露重梨花濕草舍無燈愁未入南鄰北里歌吹時獨倚柴門月中立

感芍藥花寄正一上人

今日階前紅芍藥幾花欲老幾花新開時不解比色相落後始知如幻身空門此去幾多地欲把殘花問上人

晚秋閑居

地僻門深少送迎披衣閒坐養幽情秋庭不掃攜藤杖閒
踏梧桐黃葉行

秋暮郊居書懷

郊居人事少晝卧對林巒窮巷厭多雨貧家愁早寒葛衣
秋未換書卷病仍看若問生涯計前溪一釣竿

為薛台悼亡

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房
空不見人

途中寒食

路旁寒食行人盡獨占春愁在路旁馬上垂鞭愁不語風吹
百草野田香（盡一本作绝）

題流溝寺古松

煙葉蔥蘢蒼麈尾霜皮駁落紫龍鱗欲知松老看塵壁死
卻題詩數許人

感月悲逝者

存亡感月一潸然月色今宵似往年何處曾經同望月櫻桃樹
下後堂前

代鄰叟言懷

人生何事心無定宿昔如今意不同宿昔愁身不得老如今恨
作白頭翁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飢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
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於潛七兄烏
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邽弟妹

時難年飢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
肉流離道路中弔影分為千里鴈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
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長安早春旅懷

軒車歌吹喧都邑中有一人向隅立夜深明月卷簾愁日
暮青山望鄉泣風吹新綠草牙拆雨灑輕黃柳條濕此生
知負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

寒閨夜

夜半衾裯冷孤眠懶未能籠香銷盡火巾淚滴成冰為惜
影相伴通宵不滅燈

寄湘靈

淚眼凌寒凍不流每經高處即迴頭遙知別後西樓上應憑
欄干獨自愁

冬至宿楊梅館

十一月中長至夜三千里外遠行人若為獨宿楊梅館冷枕
單牀一病身

臨江送夏瞻（瞻年七十餘）

悲君老別我霑巾七十無家萬里身愁見舟行風又起白
頭浪裏白頭人

冬至夜示敬巢（時在東都宅）

爐火欲銷燈欲盡夜長相對百憂生他時諸處重相見莫
忘今宵燈下情

客中守歲（在柳家莊）

守歲尊無酒思鄉淚滿巾始知為客苦不及在家貧畏老偏
驚節防愁預惡春故園今夜裏應念未歸人

問淮水

自嗟名利客擾擾在人間何事長淮水東流亦不閑

宿樟亭驛

夜半樟亭驛愁人起望鄉月明何所見潮水白茫茫

及第後憶舊山

偶獻子虛登上第却吟招隱憶中林春蘿秋桂莫惆悵縱有浮名不繫心

題李次雲窗竹

不用裁爲鳴鳳管不須截作釣魚竿千花百草凋零後留向紛紛雪裏看

花下自勸酒

酒盞酌來須滿滿花枝看即落紛紛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

題李十一東亭

相思夕上松臺立蛩思蟬聲滿耳秋惆悵東亭風月好主人今夜在鄜州

春村

二月村園暖桑間戴勝飛農夫舂舊穀蠶妾擣新衣牛馬因風遠雞豚過社稀黃昏林下路鼓笛賽神歸

題施山人野居

得道應無著謀生亦不妨春泥秧稻暖夜火焙茶香水巷風塵少松齋日月長高閑真是貴何處覓侯王

白氏文集卷第十三

白氏文集卷第十四

律詩 五言七言 自兩韻至一百韻 凡一百首

翰林中送獨孤二十七起居罷職出院

碧落留雲住青冥放鶴還銀臺向南路從此到人間

重尋杏園

忽憶芳時頻酩酊却尋醉處重徘徊杏花結子春深後誰解多情又獨來

曲江獨行 自此後在翰林時作

獨來獨去何人識廐馬朝衣野客心閑愛無風水邊坐楊花不動樹陰陰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涼州

同錢員外題絕粮僧巨川

三十年來坐對山唯將無事化人間齋時往往聞鐘笑一食何如不食閑

絕句代書贈錢員外

欲尋秋景閑行去君病多慵我興孤可惜今朝山最好強能

騎馬出來無

晚秋有懷鄭中舊隱

天高風嫋嫋鄉思繞關河寥落歸山夢殷勤採蕨歌病添心寂寞愁入鬢蹉跎晚樹蟬鳴少秋階日上多長閑羨雲鶴久別愧烟蘿其奈丹墀上君恩未報何

禁中九日對菊花酒憶元九 (元九云示是宿中雙蕃故先闕書更無花)

賜酒盈杯誰共持宮花滿把獨相思相思只傍花邊立盡日吟君詠菊詩

送王十八歸山寄題仙遊寺

曾於太白峯前住數到仙遊寺裏來黑水澄時潭底出白雲破處洞門開林間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掃綠苔惆悵舊遊無復到菊花時節羨君迴

答張籍因以代書

憐君馬瘦衣裘薄許到江東訪鄙夫今日正閑天又暖可能
扶病暫來無

曲江早春

曲江柳條漸無力杏園伯勞初有聲可憐春淺遊人少好傍
池邊下馬行

見元九悼亡詩因以此寄

夜淚闇銷明月幌春腸遙斷牡丹庭人間此病治無藥唯有
楞伽四卷經

寒食夜

無月無燈寒食夜夜深猶立闇花前忽因時節驚年幾四
十如今欠一年

杏園花落時招錢員外同醉

花園欲去去應遲正是風吹狼藉時近西數樹猶堪醉半
落春風半在枝

重題西明寺牡丹 時元九在江陵

往年君向東都去曾歎花時君未迴今年況作江陵別惆悵
花前又獨來只愁離別長如此不道明年花不開

同錢員外禁中夜直

宮漏三聲知半夜好風涼月滿松筠此時閑坐寂無語藥樹
影中唯兩人

禁中夜作書與元九

心緒萬端書兩紙欲封重讀意遲遲五聲宮漏初明後一
點窓燈欲滅時

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

銀臺金闕夕沈沈獨宿相思在翰林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
外故人心渚宮東面煙波冷浴殿西頭鐘漏深猶恐清光不
同見江陵卑濕足秋陰

寄陳式五兄

年來白髮兩三莖憶別君時髭未生惆悵料君應滿鬢當
初是我十年兄

庾順之以紫霞綺遠贈以詩答之

千里故人心鄭重一端香綺紫氛氳開緘日映晚霞色滿
幅風生秋水文為褥欲裁憐葉破製裘將翦惜花分不如
縫作合歡被寤寐相思如對君

送元八歸鳳翔

莫道岐州三日程其如風雪一身行與君況是經年別暫到
城來又出城

雨雪放朝因懷微之

歸騎紛紛滿九衢放朝三日為泥塗不知雨雪江陵府今日
排衙得免無

詠懷

歲去年來塵土中眼看變作白頭翁如何辦得歸山計兩頃
村田一畝宮

聞微之江陵臥病以大通中散碧腴垂雲膏寄
之因題四韻

已題一帖紅消散又封一合碧雲英憑人寄向江陵去道路
迢迢一月程未必能治江上瘴且圖遙慰病中情到時想得君
拈得枕上開看眼暫明

酬錢員外雪中見寄

松雪無塵小院寒閑門不似住長安煩君想我看心坐報道
心空無可看

重酬錢員外

雪中重寄雪山偶問答詞勸四句中本立空名緣破妄若能無妄亦無空

獨酌憶微之 時對所贈盞

獨酌花前醉憶君與君春別又逢春惆悵銀杯來處重不曾盛酒勸閑人

微之宅殘牡丹

殘紅零落無人賞雨打風摧花不全諸處見時猶悵望況當元九小亭前

新磨鏡

衰容常晚櫛秋鏡偶新磨一與清光對方知白髮多鬚毛從幻化心地付頭陀任意渾成雪其如似夢何

感髮落

昔日愁頭白誰知未白衰眼看應落盡無可變成絲

八月十五日夜聞崔大員外翰林獨直對酒翫月因懷禁中清景偶題是詩

秋月高懸空碧外仙郎靜翫禁闈間歲中唯有今宵好海內無如此地閑皓色分明雙闕牓清光深到九門關遙聞獨醉還惆悵不見金波照玉山

酬王十八見寄

秋思太白峯頭雪晴憶仙遊洞口雲未報皇恩歸未得慙君為寄北山文

立春日酬錢員外曲江同行見贈

下直遇春日垂鞭出禁闈兩人攜手語十里看山歸柳色早黃淺水文新綠微風光向晚好車馬近南稀機盡笑相顧不驚鷗鷺飛

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

舊峯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遙屬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動北山文

宴周皓大夫光福宅 座上作

何處風光最可憐妓堂階下砌臺前軒車擁路光照地絲管入門聲沸天綠蕙不香饒桂酒紅櫻無色讓花鈿野人不敢求他事唯借泉聲伴醉眠

晚秋夜

碧空溶溶月華靜月裏愁人吊孤影花開殘菊傍疏籬葉下衰桐落寒井寒鴻飛急覺秋盡鄰雞鳴遲知夜永凝情不語空所思風吹白露衣裳冷

惜牡丹花二首 一首翰林院北廳花下作 一首新昌竇給事宅南亭花下作

惆悵階前紅牡丹晚來唯有兩枝殘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

寂寞萎紅低向雨離披破艷散隨風晴明落地猶惆悵何況飄零泥土中

答元奉禮同宿見贈

相逢俱歎不閑身直日常多齋日頻曉鼓一聲分散去明朝風景屬何人

答馬侍御見贈

謬入金門侍玉除煩君問我意何如蟠木詎堪明主用籠禽徒與故人疏苑花似雪同隨輦宮月如眉伴直廬淺薄求賢思自代嵇康莫寄絕交書

上巳日恩賜曲江宴會即事

賜歡仍許醉此會興如何翰苑主恩重曲江春意多花低羞豔妓鶯散讓清歌共道昇平樂元和勝永和

夜惜禁中桃花因懷錢員外

前日歸時花正紅今夜宿時枝半空坐惜殘芳君不見風吹
狼藉月明中
　和錢員外早冬翫禁中新菊
禁署寒氣遲孟冬菊初拆新黃間繁綠爛若金照碧仙
郎小隱心似陶彭澤秋憐潭上看日慣籬邊摘今來此地
賞野意潛自適金馬門內花玉山峯下客寒芳引清句吟翫
煙景夕賜酒色偏宜握蘭香不敵淒淒百卉死歲晚冰霜
積唯有此花開殷勤助君惜錢詩云盡同山下桂工
　答劉戒之早秋別墅見寄
凉風木槿籬暮雨槿花枝併起新秋思為得故人詩避地
鳥擇木升朝魚在池城中與山下喧靜闇相思
　凉夜有懷
念別感時節早蛩聞一聲風簾夜涼入露簟秋意生燈盡

夢初罷月斜天未明闇凝無限思起傍藥欄行
　秋思
病眠夜少夢閑立秋多思寂寞餘雨晴蕭條早寒至鳥棲紅
葉樹月照青苔地何況鏡中年又過三十二
　禁中聞蛩
悄悄禁門閉夜深無月明西窻獨闇坐滿耳新蛩聲
　秋蛩
切切闇窻下喓喓深草裏秋天思婦心雨夜愁人耳
　贈別宣上人
上人處世界清淨何所似似彼白蓮花在水不著水性真悟泡
幻行潔離塵滓修道來幾時身心俱到此嗟予牽世網不得
長依止離念與碧雲秋來朝夕起
　春夜喜雪有懷王二十二

夜雪有佳趣幽人出書帷微寒生枕席輕素封階墀坐罷楚
絃曲起吟班扇詩明宜滅燭後淨愛褰簾時窻引曙色早庭
銷春氣遲山陰應有興不卧待徵之
　酬和元九東川路詩十二首十二篇皆因新境追憶舊事不能一一曲敘但隨而和之惟之後耳不知
　　駱口驛舊題詩
拙詩在壁無人愛鳥汙苔侵文字殘唯有多情元侍御繡衣
不惜拂塵看
　　南秦雪
往歲曾為西邑吏慣從駱口到南秦三時雲冷多飛雪二月山
寒少有春我思舊事猶惆悵君作初行定苦辛仍賴愁猿
寒不叫若聞猿叫更愁人
　　山枇杷花二首

萬重青嶂蜀門口一樹紅花山頂頭春盡憶家歸未得低紅如
解替君愁
葉如裙色碧綃淺花似芙蓉紅粉輕若使此花兼解語推因
御史定違程
　　江樓月
嘉陵江曲曲江池明月雖同人別離一宵光景潛相憶兩地陰
晴遠不知誰料江邊懷我夜正當池畔望君時今朝共語方同
悔不解多情先寄詩
　　亞枝花
山郵花木似平陽愁殺多情驄馬郎還似昇平池畔坐低頭
向水自看粧
　　江上笛
江上何人夜吹笛聲聲似憶故園春此時聞者堪頭白況

是多愁少睡人

嘉陵夜有懷 二首

露濕牆花春意深西廊月上半牀陰憐君獨卧無言語唯
我知君此夜心

不明不闇朧朧月非暖非寒慢慢風獨卧空牀好天氣平明
閑事到心中

夜深行

百牢關外夜行客三殿角頭宵直人莫道近臣勝遠使其如
同是不閑身

望驛臺 三月三十日

靖安宅裏當窗柳望驛臺前撲地花兩處春光同日盡居
人思客客思家

江岸梨

梨花有思緣和葉一樹江頭惱殺君最似孀閨少年婦白妝
素袖碧紗裙

答謝家最小偏憐女 此元和悼亡詩 四為作第三首

嫁得梁鴻六七年耽書愛酒日高眠雨荒春圃唯生草雪壓
朝廚未有煙身病憂來緣女少家貧忘却為夫賢誰知厚
俸今無分枉向秋風吹紙錢

答騎馬入空臺

君入空臺去朝往暮還來我入泉臺去泉門無復開鰥夫
仍繫職稚女未勝哀寂寞咸陽道家人覆墓迴

答山驛夢

入君旅夢來千里閉我幽魂欲二年莫忘平生行坐處後堂
階下竹叢前

和元九與呂二同宿話舊感贈

見君新贈呂君詩憶得同年行樂時爭入杏園齊馬首潛
過柳曲鬬蛾眉八人雲散俱遊宦七度花開盡別離聞道秋
娘猶且在至今時復問微之

憶元九

眇眇江陵道相思遠不知近來文卷裏半是憶君詩

蕭員外寄新蜀茶

蜀茶寄到但驚新渭水煎來始覺珍滿甌似乳堪持翫況
是春深酒渴人

寄上大兄 已後渭上村退居作

秋鴻過盡無書信病戴紗巾強出門獨上荒臺東北望日
西愁立到黃昏

病中哭金鑾子 小女子名

豈料吾方病翻悲汝不全臥驚從枕上扶哭就燈前有女誠
為累無兒豈免憐病來纔十日養得已三年慈淚隨聲迸
悲腸遇物牽故衣猶架上殘藥尚頭邊送出深村巷看封小
墓田莫言三里地此別是終天

寄內

桑條初綠即為別柿葉半紅猶未歸不如村婦知時節解
為田夫秋擣衣

病氣

自知氣發每因情情在何由氣得平若問病根深與淺此
身應與病齊生

歎元九

不入城門來五載同時班列盡官高何人牢落猶依舊唯有
江陵元士曹

眼暗

早年勤倦看書苦晚歲悲傷出淚多眼損不知都自取病
成方悟欲如何夜昏乍似燈將滅朝闇長疑鏡未磨千藥萬
方治不得唯應閉目學頭陀
得袁相書
穀苗深處一農夫面黑頭斑手把鋤何意使人猶識我就田
來送相公書
病中作
病來城裏諸親故厚薄親疏心總知唯有蔚章於我分深
於同在翰林時
感化寺見元九劉三十二題名處
微之謫去千餘里太白無來十一年今日見名如見面塵埃壁上
破窗前
遊悟眞寺迴山下別張殷衡
世緣未了住不得孤負青山心共知愁君又入都門去即是紅
塵滿眼時
村居寄張殷衡
金氏村中一病夫生涯濩落性靈迂唯看老子五千字不蹋長
安十二衢藥銚夜傾殘酒煖竹牀寒取舊氈鋪聞君欲發
江東去能到茅菴訪別無
病中得樊大書
荒村破屋經年臥寂絕無人問病身唯有東都樊著作至今
書信尚殷勤
開元九詩書卷
紅箋白紙兩三束半是君詩半是書經年不展緣身病今日
開看生蠹魚
晝臥

抱枕無言語空房獨悄然誰知晝日臥非病亦非眠
夜坐
庭前盡日立到夜燈下有時坐徹明此情不語何人會時復長
吁一兩聲
暮立
黃昏獨立佛堂前滿地槐花滿樹蟬大抵四時心總苦就中腸
斷是秋天
有感
絕絃與斷絲猶有却續時唯有衷腸斷無應續得期
答友問
似玉童顏盡如霜病鬢新莫驚身頓老心更老於身
村夜
霜草蒼蒼蟲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絕獨出前門望野田月明
蕎麥花如雪
聞蟲
闇蟲唧唧夜綿綿況是秋陰欲雨天猶恐愁人暫得睡聲聲
移近臥牀前
寒食夜有懷
寒食非長非短夜春風不熱不寒天可憐時節堪相憶何況無
燈各早眠
贈內
漠漠闇苔新雨地微微涼露欲秋天莫對月明思往事損君顏
色減君年
得錢舍人書問眼疾
春來眼闇少心情點盡黃連尚未平唯得君書勝得藥開緘
未讀眼先明

還李十一馬

傳語李君勞寄馬病來唯著杖扶身縱擬強騎無出處却將
牽與趁朝人

九日寄行簡

摘得菊花攜得酒遶村騎馬思悠悠下邽田地平如掌何處
登高望梓州

夜坐

斜月入前楹迢迢夜坐情梧桐上階影蟋蟀近牀聲曙傍窗
間至秋從簟上生感時因憶事不寢到雞鳴

村居 二首

田園莽蒼經春早籬落蕭條盡日風若問經過談笑者不
過田舍白頭翁 [illegible]

早春

雪散因和氣冰開得暖光春銷不得處唯有鬢邊霜

和夢遊春詩一百韻 并序

微之既到江陵又以夢遊春詩七十韻寄予且題其序曰斯
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吾
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既往而
悟將來也然予以為苟不悔不寤則已若悔於此則宜悟於彼
也反於彼而悟於妄則宜歸於真也況與足下外服儒風內宗
梵行者有日矣而今而後非覺路之返也非空門之歸也將安
反乎將安歸乎今所和者其卒章指歸於此夫感不甚則悔
不熟感不至則悟不深故廣足下七十韻為一百韻重為足下陳
夢遊之中所以甚感者敘婚仕之際所以至感者欲使曲盡其
妄周知其非然後返乎真歸乎實亦猶法華經序火宅偈化城
維摩經入婬舍過酒肆之義也微之微之予斯文也尤不可使

不知吾者知幸藏之爾云

昔君夢遊春夢遊仙山曲怳若有所遇似愜平生欲因尋昌
蒲水漸入桃花谷到一紅樓家愛之看不足池流渡清泚草嫩
蹋綠蓐門柳闇全低檐櫻紅半熟轉行深深院過盡重重
屋烏龍臥不驚青鳥飛相逐漸聞玉珮響始辨珠履躅遙
見窗下人娉婷十五六霞光抱明月蓮豔開初旭縹緲雲雨仙
氛氳蘭麝馥風流薄梳洗時世寬妝束袖軟異文綾裾輕單
絲縠裙腰銀線壓梳掌金筐蹙帶纈紫蒲萄袴花紅石竹
凝情都未語付意微相矚眉斂遠山青鬟低片雲綠帳牽翡
翠帶被解鴛鴦襆秀色似堪餐穠華如可掬半卷錦頭席
斜鋪繡腰褥朱脣素指勻粉汗紅綿撲心驚睡易覺夢斷
魂難續籠委獨棲禽劍分連理木存誠期有感誓志貞無
黷京洛八九春未曾花裏宿壯年徒自棄佳會應無復鸞歌
不重聞鳳兆從茲卜韋門女清貴裴氏甥賢淑羅扇夾花燈金
鞍攢繡轂既傾南國貌遂坦東牀腹劉阮心漸忘潘楊意方
睦新修履信第初食尚書祿九醞備聖賢八珍窮水陸秦家
重蕭史彥輔憐衛叔朝餚饌獨盤夜醪傾百斛親賓盛輝赫
妓樂紛曄煜宿醉纔解酲朝歡俄枕麴飲過君子爭令
甚將軍酷酩酊歌鷓鴣顛狂舞鴝鵒月流春夜短日下秋天速謝
傅隙過駒蕭娘風過燭全凋蕣花折半死梧桐禿闇鏡對孤
鸞哀弦留寡鵠淒淒隔幽顯冉冉移寒燠萬事此時休百身
何處贖提攜小兒女將領舊姻族再入朱門行一傍青樓哭櫪
空無廄馬水涸失池鶩搖落廢井梧荒涼故籬菊莓苔上几閣
塵土生琴筑舞榭綴蟏蛸歌梁聚蝙蝠嫁分紅粉妾賣散蒼
頭僕門客思徬徨家人泣咿噢心期正蕭索宦序仍拘跼懷策
入崤函驅車辭鄠郟逢時念既濟聚學思大畜端詳筮仕

著虜找穿楊鏃始從讐校職首中賢良目一拔侍瑶墀再升
紆綬服嘗酬君王寵㦧使朝庭肅密勿奏封章清明揆憲牘
鷹鸛中病下豕角當邪觸乱謬靜東周申冤動南蜀危言議
閹寺直氣忤鈞軸不忍曲作鉤乍能折為玉捫心無愧畏騰口
有謗讟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禍福車摧太行路劒落酆城
獄襄漢問脩途荆蠻指殊俗謫為江府掾遣事荆州牧趨
走謁麾幢喧煩視鞭朴簿書常自領縲囚每親鞫竟日坐
官曹經旬曠休沐宅荒渚宮草馬瘦畬田粟薄俸等涓毫
微官同桎梏月中照形影天際辭骨肉鶴病翅羽垂獸窮爪
牙縮行看鬚間白誰勸杯中綠時傷大野麟命問長沙鵩
夏梅山雨漬秋瘴江雲毒巴水白茫茫楚山青簇簇吟君七十
韻是我心所蓄既去誠莫追將來幸前勗欲除憂惱病當
取禪經讀須悟事皆空無令念將屬春夢此夢何

悶倏聚色即空花浮生乃焦穀良姻在嘉偶頃剋為單獨入
仕欲榮身須臾成戮辱合者離之始樂兮憂所伏愁恨僧祇
長歡榮刹那促覺悟因傍喻迷執由當局膏明誘闇蛾陽
炎奔癡鹿貪為苦浴受是悲林枯度水炎湯無明波輪迴死生
始摩雍甘露灑垢待醍醐浴障要智燈燒魔須慧刀戮外
熏性易染內戰心難衄法句與心王期君日三復

王昭君　二首　時年十七

滿面胡沙滿鬢風眉銷殘黛臉銷紅愁苦辛勤顦顇盡如
今却似畫圖中

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
如宮裏時

白氏文集卷第十四

白氏文集卷第十五

律詩

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詩一百韻

聖代元和歲閑居渭水陽不才甘命舛多幸遇時康朝野分
倫序賢愚定否臧重文疏卜式尚少棄馮唐由是推天運從
茲樂性場籠禽放高翥野鶴得深藏世慮休相擾身謀且
自強猶須務衣食未免事農桑薙草通三徑開田占一坊書扉
何白版夜碓掃黃粱隙地治場圃閑時葺蓽牆雞棲編刺夾
棘籠擘竿科秧稻力燋身病憂心願歲穰朝衣典杯酒假僧翁
博牛羊困何哉松鋪飢堤柳蔽陽引泉來後澗移竹下前岡
生計雖勤苦家貧常滿飢錢身少盈囊第
病仍扶杖妻愁不出房傳衣安笑嫌大吠晉
鬧蟬鳴織婦忙納租看縣帖輸粟問軍倉村秋

行繞野塘雲容陰慘澹月色冷悠揚蕎麥鋪花白棠梨間
葉黃早寒風摵摵新霽月蒼蒼園芝理霜死庭蕪過雨
荒秋思宿醒閑思常黯黯眼瞀易看書損肺因運氣傷
病骸渾似木老鬢欲成霜少睡知年長端憂覺夜長猶遊
多廢忘往事偶思量夢想憶煙雲路常陪劍履行登朝思東
入閣學趨蹌命偶風雲會恩覃雨露滂沾枯發枝葉磨鈍
起鋒鋩鈍惟聞連鑣驚兒接翼翔蹊竽濕詔夏燕石厠琳琅
同日升金馬分宵直未央共詞加寵命合表謝恩光厩馬驕初
跨天廚味始嘗朝晡頒餅餌寒暑賜衣裳對秉鵝毛筆俱含
雞舌香青縑分薄紫朱尊暮帛高張畫食恆連案宵眠
每並牀差肩承詔旨連署進封章起草偏同視疑文最共
詳戒私容點竄窮理析毫芒便共輸肝膽何曾異肺腸慢殿
參石畓決蜜與張湯林闌青交頊官僚宮[illegible]井欄[illegible]

苗苔簷瓦鬪鴛鴦樓額題鵁鶄池心浴鳳凰風枝萬年
樹御四時芳宿露凝金掌晨暉上璧璫砌筠塗綠粉庭
果洒紅漿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栢梁傳呼鞭索索拜舞
珮鏘鏘仙仗環雙闕神兵闢兩廂火鱗紅尾旆冰卓皀竿槍
滉瀁絳魚藻深沉近浴堂分庭皆命婦對院即皇全
冠浮動親王營鬧裝金鈿相照耀朱紫間熒煌毬簇桃花
騎歌巡竹葉觴筵緞中貴帶昂集內人粧賜楔東城下
須醻水傍搆罍分壓酒妓樂借仙倡酌看紅泉徐吟把
綠楊宴逾過御陌行獻入白麻原東脚青北郊
望春花景暖遊竹風涼下直閑如社尋芳醉似狂有時還後
至無處不相將雞初雖久乃彰來燕隨貴重見
悟聚散期難定飛沈勢不常五年同晝夜一別似參商折
孤生竹銷摧百鍊剛迍窮任道肯悼尚念遺簪
折仍憐病雀瘡卹寒分賜帛救餒減餘粮藥物來盈篋書
題寄滿箱形勤翰林主珍重省閣郎呴沫誠多謝搏扶豈
所望提攜勞氣力吹噓不飛揚拙劣才何用龍鍾分自當
嫌徒貫魚愿觀鄙成壇甘隱將時背千名與道妨外身
宗老氏齊物學莊家莊跡放千虛愚守一方樂天無怨
歎何命不固窮憤滿心頂黔交加貿貨懷珠沉滄是寶金
躍未為祥泥尾休搖掉灰心罷激昂漸閑親道友因病事
醫王息亂歸禪定存神入坐忘斷癡求慧劍濟苦得慈航不
動為吾志無何是我鄉可憐身與世從此兩相忘

酬盧秘書二十韻

謬歷文場選慚非翰苑才雲霄高暫致毛羽弱先摧識分忘
軒歸玩草萊杜陵書積蘇獄劍生苔晦厭鳴雞雨
春驚震蟄雷舊恩收除履新律動寒灰凝詔容徐起

行許重陪裹頹雖拂拭蹇步尚低徊睡少鐘偏警言行遲漏苦
催風霜趁朝去泥雪拜陵迴上感君猶念傍慚友或推石頑
雖費力女醜嫁勞媒倏忽青春度奔波白日頹性將時共
背病與老俱來聞有蓬壺客知懷杞梓材世家標甲地官職
滯麟臺筆盡鉛黃點詩成錦繡堆嘗思豁雲霧忽喜訪塵
埃心為論文合眉因勸善開不勝珍重意滿袖寫瓊瑰

題盧秘書夏日新栽竹二十韻

湘竹初封植盧生此考槃久持霜節苦新託露根難等度
須當砌疏稠要滿欄買憐分薄俸栽稱作閑官葉翦藍羅
碎莖抽玉琯端幾聲青瀝瀝一簇綠攢攢未夜青嵐入先秋
白露團拂肩搖翡翠欹手弄琅玕韻透窗風起陰鋪砌月
殘炎天聞覺冷窄地見疑寬梢動勝搖扇枝低好挂冠
煙翠珊珊晚搖晴雲展陰才釐地螘愛從抽馬
策猶未戴魚竿松韻徒煩聽桃夭不足觀梁慚當家杏臺
問蘭澤暑消宜爽人客歡靜連蓋
簟滑凉拂葛衣單豈止消時暑應能保歲寒莫同凡草木
一種夏中看

渭村酬李二十見寄

百里音書何太遲暮秋把得暮春詩柳條綠日君相憶梨葉
紅時我始知莫歎學官貧冷落猶勝村客病支離形容意緒
遥看取不似華陽觀裹時

初授贊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

病身初謁青宮日衰貌新垂白髮年寂寞曹司非熱地蕭條風
雪是寒天遠坊早起常侵鼓瘦馬行遲苦費鞭一種共君官
職冷不如猶得日高眠

欲與元八卜鄰先有是贈

平生心迹最相親欲隱牆東不為身明月好同三徑夜綠楊
宜作兩家春每因暫出猶思伴豈得安居不擇鄰可獨終
身數相見子孫長作隔牆人

遊城南留元九李二十晚歸

老遊春飲莫相違不獨花稀人亦稀更勸殘盃看日影猶應
趁得鼓聲歸

廣宣上人以應制詩見示因以贈之詔許上人居安
國寺紅樓院以詩供奉

道林談論惠休詩一到人天便作師香積筵承紫泥詔昭陽
歌唱碧雲詞紅樓許住請銀鑰翠輦陪行蹋玉墀惆
悵甘泉曾侍從與君前後不同時

重過秘書舊房因題長句 時為贊善大夫

閣前下馬思徘徊第二房門手自開昔為白面書郎去今作
蒼鬚贊善來吏人不識多新補松竹相親是舊栽應有題
牆名姓在試將衫袖拂塵埃

重到城見元九七絕句

容貌一日減一日心情十分無九分每逢陌路猶嗟歎何況今
朝是見君

高相宅

青苔故里懷恩地白髮新生抱病身涕淚雖多無哭處永
寧門館屬他人

張十八

諫垣幾見遷遺補憲府頻聞轉殿監獨有詠詩張太祝十
年不改舊官銜

劉家花

劉家牆上花還發李十門前草又春處處傷心心始悟多情
不及少情人

裴五

莫怪相逢無笑語感今思舊戟門前張家伯仲偏相似每見
清揚一惘然

仇家酒

年年老去歡情少處處春來感事深時到仇家非愛酒醉
時心勝醒時心

恒寂師

舊遊分散人零落如此傷心事幾條會逐禪師坐禪去一時
滅盡定中消

靖安北街贈李二十

榆莢抛錢柳展眉兩人並馬語行遲還似往年安福寺共君
私試却迴時

重傷小女子

學人言語憑牀行嫩似花房脆似瓊纔知恩愛迎三歲未辨東
西過一生汝異下殤應殺禮吾非上聖詎忘情傷心自歎鳩
巢拙長墮春雛養不成

過顏處士墓

向墳道徑沒荒榛滿室詩書積闇塵厚夜肯教黃壤曉悲風
不許白楊春簞瓢顏子生仍促布被黔婁死更貧未會悠悠
上天意惜將富壽與何人

題周皓大夫新亭子二十二韻

東道常為主南亭別待賓規模何日創景致一時新廣砌羅
紅藥疏窗蔭綠筠鎖開賓閣曉梯上妓樓春置醴寧三爵
加籩過八珍茶香飄紫筍膾縷落紅鱗輝赫車輿鬧珍奇
鳥獸馴獼猴看櫪馬鸚鵡喚家人錦額簾高卷銀花盞慢巡

勸嘗光祿酒許看洛川神（同衆光祿鄉有家妓數十人）歛翠凝歌黛流香
動舞巾裾鸞繡鸂鶒袜陷鈿麒麟（音茵）恐含楚箏嬌語帶秦
住見催畫燭辭客吐文茵投轄多連夜鳴珂便達晨入朝紆紫
綬待漏擁朱輪貴介交三事光榮照四鄰甘濃將奉客穩援
不緣身十載歌鐘地三朝節鉞臣愛才心倜儻敦舊禮殷勤門
以招賢盛家因好事貧始知豪家樣（音宮田忠貞）為交親

賦得聽邊鴻

驚風吹起塞鴻群半拂平沙半入雲爲問昭君月下聽何如
蘇武雪中聞

見楊弘貞詩賦因題絶句以自諭

賦句詩章妙入神未年三十即無身常嗟薄命形骸若比
弘貞是幸人

病中早春

今朝枕上覺頭輕強起堦前試脚行羽翮斷來無氣力風痰
惱得少心情暖銷霜瓦津初合寒減冰渠凍不成唯有愁人鬢
間雪不隨春盡逐春生

送人貶信州判官

地僻山深古上饒土風貧薄道程遙不唯遷客須恓屑見說
居人也寂寥溪畔毒砂藏水弩城頭枯樹下山魈若於此郡爲
卑吏刺史廳前又折腰

江醉後贈諸親故

郭東丘墓何年客江畔風光幾日春只合殷勤逐盃酒不須
疎索向交親中天或有長生藥下界應無不死人除却醉來
開口笑世間何事更關身

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絶句（時方與元八卜鄰）

看花屋

忽驚映樹新開屋却似當簷故種花可惜年年紅似火今春
始得屬元家

累土山

堆土漸高山意出終南移入戶庭間玉峯藍水應惆悵恐見
新山忘舊山（元舊居在藍田山）

高亭

亭脊太高君莫拆東家留取當西山好看落日斜銜處一片
春嵐映半環

松樹

白金換得青松樹君既先栽我不栽幸有西風易憑仗夜深
偷送好聲來

醉後却寄元九

蒲池村裏怱怱別澧水橋邊兀兀迴行到城門殘酒醒萬重

離恨一時來

重寄

蕭散弓驚鴈分飛劍化龍悠悠天地內不死會相逢

李十一舍人松園飲小酎酒得元八侍御詩序云在
臺中推院有鞫獄之苦即事書懷因酬四韻

愛酒舍人開小酌能文御史寄新詩松園日晚醉相憶古栢
廳前忙不知早夏我當逃暑日晚衙君是慮囚時唯應清
夜無公事新草亭中好一期（元八新升平宅有草亭）

重到華陽觀舊居

憶昔初年三十二當時秋思已難堪若爲重入華陽院病鬢
秋心四十三

答勸酒

莫怪近來都不飲幾迴因醉却沾巾誰料平生狂酒客如

今變作酒悲人

題王侍御池亭

朱門深鎖春池滿岸落薔薇水浸莎畢竟林塘誰是主主
人來少客來多

聽水部吳員外新詩因贈絕句

朱紱仙郎白雪歌和人雖少愛人多明朝與向詩家道水部
如今不姓何

雨夜憶元九

天陰一日便堪愁何況連宵雨不休一種雨中君最苦偏梁
閣道向通州

雨中攜元九詩訪元八侍御

微之詩卷憶同開假日多應不入臺好句無人堪共詠衝泥
蹋水就君來

贈楊秘書巨源 楊嘗有贈盧[illegible]詩云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由是知名

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新有故情清句三朝誰是敵白鬚
四海半為兄貧家薙草時時入瘦馬尋花處處行不用更
教詩過好折君官職是聲名

和武相公感韋令公舊池孔雀 同用深字

索寞少顏色池邊無主禽難收帶泥翅易結著人心頂毛落
殘碧尾花銷闇金放歸飛不得雲海故巢深

寄生衣與微之因題封上

淺色縠衫輕似霧紡花紗袴薄於雲莫嫌輕薄但知著猶
恐通州熱殺君

白牡丹

白花冷澹無人愛亦占芳名道牡丹應似東宮白贊善被人
還喚作朝官

夢舊

別來老大苦修道鍊得離心成死灰平生憶念消磨盡昨夜
因何入夢來

戲題盧秘書新移薔薇

風動翠條腰裊娜露垂紅萼淚闌干移他到此須為主不
別花人莫使看

曲江夜歸聞元八見訪

自入臺來見面稀班中遙得揖容輝早知相憶來相訪悔待
江頭明月歸

苦熱題恆寂師禪室

人人避暑走如狂獨有禪師不出房可是禪房無熱到但能
心靜即身涼

微之到通州日授館未安見塵壁間有數行字
讀之即僕舊詩其落句云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
百草無顏色然不知題者何人也微之吟歎不足
因綴一章兼錄僕詩本同寄省其詩乃是十五年前
初及第時贈長安妓人阿軟絕句緬思往事杳若
夢中懷舊感今因酬長句

十五年前似夢遊曾將詩句結風流偶助笑歌嘲阿軟可知
傳誦到通州昔教紅袖佳人唱今遣青衫司馬愁惆悵又聞
題處所雨淋江館破牆頭

得微之到官後書備知通州之事悵然有感因
成四章

來書子細說通州州在山根峽岸頭四面千重火雲合中心一
道瘴江流蟲蛇白晝攔官道蚊蟆黃昏撲郡樓何罪遣君
居此地天高無處問來由

逕亞嶺山萬仞餘人家應似甑中居寅年籬下多逢虎亥
日沙頭始賣魚衣斑梅雨長須熨米澁畬田不解鉏努力安心
過三考已曾愁殺李尚書李賁尚書左授忠州身見於虔島
人稀地僻醫巫少夏旱秋霖瘴瘧多老去一身須愛惜別來
四體得如何侏儒飽笑東方朔薏苡讒憂馬伏波莫遣沈
愁結成病時時一唱濯纓歌
通州海內恓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傷鳥有弦驚不定卧龍
無水動應難劍埋獄底誰深掘松偃霜中盡冷看舉目爭能
不惆悵高車大馬滿長安
病中答招飲者
顧我鏡中悲白髮盡君花下醉青春不緣眼痛兼身病可
是樽前第二人
燕子樓三首并序

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為校書
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歡甚予因
贈詩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邇後絕不相聞迨
茲僅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繢之訪予因吟新詩有
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為盼盼作也繢之從事武寧
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尚書既歿歸葬東洛而彭城有張
氏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
十餘年幽獨塊然于今尚在予愛繢之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
其題作三絕句
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牀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
只為一人長
鈿暈羅衫色似煙幾迴欲著即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
空箱十一年

今春有客洛陽迴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
紅粉不成灰
初貶官過望秦嶺自此後詩江州路上作
草草辭家憂後事遲遲去國問前途望秦嶺上迴頭立無
限秋風吹白鬚
藍橋驛見元九詩詩中云江陵歸時逢春雪
藍橋春雪君歸日秦嶺秋風我去時每到驛亭先下馬循
牆遶柱覓君詩
韓公堆寄元九
韓公堆北澗西頭冷雨涼風拂面秋努力南行少惆悵江州
猶似勝通州
發商州
商州館裏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若比李三猶自勝兒啼
婦哭不聞聲時李三新謫

武關南見元九題山石榴花見寄
往來同路不同時前後相思兩不知行過關門三四里榴花
不見見君詩
紅鸚鵡商山路逢
安南遠進紅鸚鵡色似桃花語似人文章辯慧皆如此籠檻
何年出得身
題四皓廟
卧逃秦亂起安劉舒卷如雲得自由若有精靈應笑我不
成一事謫江州
罷藥
自學坐禪休服藥從他時復病沈沈此身不要全強健強健
多生人我心

白鷺

人生四十未全衰我為秋愁多白髮垂何故水邊雙白鷺無
愁頭上亦垂絲

襄陽舟夜

下馬襄陽郭移舟漢陰驛秋風截江起寒浪連天白本是多
愁人復此風波夕

江夜舟行

煙淺月濛濛舟行夜色中江鋪滿槽水帆展半檣風叫曙嗷
嗷鴈啼秋唧唧蟲只應催北客早作白鬚翁

紅藤杖

交親過滻別車馬到江迴唯有紅藤杖相隨萬里來

江上吟元八絕句

大江深處月明時一夜吟君小律詩應有水仙潛出聽翻將

唱作步虛詞

途中感秋

節物行搖落年顏坐變衰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鄉國
程程遠親朋處處辭唯殘病與老一步不相離

登郢州白雪樓

白雪樓中一望鄉青山簇簇水茫茫朝來渡口逢京使說道
煙塵近洛陽 時淮西寇未平

舟夜贈內

三聲猿後垂鄉淚一葉舟中載病身莫凭水窗南北望月明
月闇總愁人

逢舊

我梳白髮添新恨君掃青蛾減舊容應被傍人怪惆悵少
年離別老相逢

日口阻風十日

洪濤白浪塞江津處處邅迴事事迍世上方為失途客江頭
又作阻風人魚鰕遇雨腥盈鼻蚊蚋和煙癢滿身老大光陰
能幾日等閑日口坐經旬

浦中夜泊

闇上江隄還獨立水風霜氣夜稜稜迴看深浦停舟處蘆
荻花中一點燈

盧侍御與崔評事為予於黃鶴樓致宴宴罷
同望

江邊黃鶴古時樓勞致華筵待我遊楚思淼茫雲水冷商
聲清脆管絃秋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總是
平生未行處醉來堪賞醒堪愁

舟中讀元九詩

把君詩卷燈前讀詩盡燈殘天未明眼痛滅燈猶闇坐逆

風吹浪打船聲

舟行阻風寄李十一舍人

扁舟厭泊煙波上輕策閑尋浦嶼間虎蹋青泥稠似印風
吹白浪大於山且愁江郡何時到敢望京都幾歲還今日料
君朝退後迎寒新酎煖開顏 李十一好小酎酒故云

雨中題衰柳

濕屈青條折寒飄黃葉多不知秋雨意更遣欲如何

題王處士郊居

半依雲渚半依山愛此令人不欲還負郭田園八九頃向陽茅
屋兩三間寒松縱老風標在野鶴雖飢飲啄閑一卧江村
來早晚著書盈帙鬢毛斑

歲晚旅望

朝來暮去星霜換陰慘陽舒氣序牽萬物秋霜能壞色四
時冬日最凋年煙波半露新沙地鳥雀羣飛欲雪天向晚蒼
蒼南北望窮陰旅思兩無邊

晏坐閑吟

昔為京洛聲華客今作江湖老倒翁意氣銷磨羣動裏形
骸變化百年中霜侵殘鬢無多黑酒伴衰顏只暫紅賴學
禪門非想定千愁萬念一時空

題李山人

廚無煙火室無妻籬落蕭條屋舍低每日將何療飢渴井
華雲粉一刀圭

讀莊子

去國辭家謫異方中心自怪少憂傷為尋莊子知歸處認得
無何是本鄉

江樓偶宴贈同座

南浦閑行罷西樓小宴時望湖凭檻久待月放盃遲江果
嘗盧橘山歌聽竹枝相逢且同樂何必舊新知

放言五首 并序

元九在江陵時有放言長句詩五首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
新予每詠之甚覺有味雖前輩深於詩者未有此作唯李
頎有云濟水至清河自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斯句近之矣予
出佐潯陽未屆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獨吟因綴五篇以續其意耳

朝真暮偽何人辨古往今來底事無但愛臧生能詐聖可知甯
子解佯愚草螢有耀終非火荷露雖團豈是珠不取燔柴
兼照乘可憐光彩亦何殊

世途倚伏都無定塵網牽纏卒未休禍福迴還車轉轂榮
枯反覆手藏鉤龜靈未免刳腸患馬失應無折足憂不信

君看奕棊者輸贏須待局終頭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眞玉燒三日不熱辨材須待七年期豫章木生七年而後知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
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眞僞復誰知

誰家第宅成還破何處親賓哭復歌昨日屋頭堪炙手今朝
門外好張羅北邙未省留閑地東海何曾有定波莫笑賤
貧誇富貴共成枯骨兩如何

泰山不要欺毫末顏子無心羨老彭松樹千年終是朽槿花
一日自為榮何須戀世常憂死亦莫嫌身漫厭生生去死來
都是幻幻人哀樂繫何情

歲暮道情 二首

壯日苦曾驚歲月長年都不惜光陰為學空門平等法先
齊老少死生心

半故青衫半白頭雪風吹面上江樓禪功自見無人覺合是
愁時亦不愁

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

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暮年
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吟詠流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供秀
句樂府待新辭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賀監知章目李白為謫仙人

强酒

若不坐禪銷妄想即須行醉放狂歌不然秋月春風夜爭那
閑思往事何

獨樹浦雨夜寄李六郎中

忽憶兩家同里巷何曾一處不追隨閑遊預算分朝日靜
話多同待漏時花下放狂衝黑飲燈前起坐徹明棊可
風雨孤舟夜蘆葦叢中作此詩 知

聽崔七妓人箏
花臉雲鬟坐玉樓十三絃裏一時愁憑君向道休彈去白盡
江州司馬頭

望江州
江迴望見雙華表知是潯陽西郭門猶去孤舟三四里水煙
沙雨欲黃昏

初到江州
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樹木凋疏山雨後人家
低濕水煙中菰蔣餧馬行無力蘆荻編房臥有風遙見朱
輪來出郭相迎勞動使君公

醉後題李馬二妓
行搖雲髻花鈿節應似霓裳趁管絃艷動舞裙渾是火
愁凝歌黛欲生煙有風縱道能迴雪無水何由忽吐蓮疑是兩
般心未決雨中神女月中仙

盧侍御小妓乞詩座上留贈
鬱金香汗裛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好似文君還對酒勝於
神女不歸雲夢中那及覺時見宋玉荊王應羨君

白氏文集卷第十五

白氏文集卷第十六

律詩 五言 七言 自兩韻至一百韻凡一百首

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
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
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

南去經三楚東來過五湖山頭看候館水面問征途地遠窮
江界天低極海隅飄零同落葉浩蕩似乘桴漸覺鄉原
異深知土產殊夷音語嘲哳蠻態笑睢盱水市通闤闠煙村
混舳艫吏徵魚戶稅人納火田租亥日饒蝦蟹寅年足虎貙成
人男作丱事鬼女為巫樓暗攢倡婦隄喧簇販夫夜船論鋪
賃春酒斷瓶沽見果多盧橘聞禽悉鷓鴣山歌猿獨叫野
哭鳥相呼嶺徼雲成棧江郊水當郛月橋翹柱鶴風汎颭檣
烏鼇礙潮無信蛟驚浪不虞鼉鳴白水窟蜃結氣浮圖樹
裂山魈穴沙含水弩樞喘牛犁紫芋羸馬放青菰繡面
誰家婢鵶頭幾歲奴泥中採菱芡燒後拾樵蘇鼎膩愁
烹鼈盤腥厭膾鱸鍾儀徒戀楚張翰浪思吳氣序涼
還熱光陰且復晡身方逐萍梗年欲近桑榆渭北田園廢
江西歲月徂憶歸恒慘澹懷舊忽踟躕自念咸秦客嘗為
鄒魯儒藴藏經國術輕棄度關繻賦力凌鸚鵡詞鋒

敵轆轤戰文重掉鞅射策一彎弧崔杜鞭齊下元韋轡
並驅名聲逼揚馬交分過蕭朱世務輕磨揣周行竊覬覦
風雲皆會合雨露各沾濡共偶昇平代偏慚固陋軀承明
連夜直建禮拂晨趨美服頒王府珍羞降御廚議高
通白虎諫切伏青蒲柏殿行陪宴花樓走看酺神旗張鳥
獸天籟動笙竽戈劍星芒耀魚龍電策驅定場排越伎促
坐進吳歈縹緲疑仙樂嬋娟勝畫圖歌鬟低翡翠舞汗墮
紅珠別選閑遊伴潛招小飲徒一盃愁已破三盞氣彌麤軟
美仇家酒幽閑葛氏姝十千方得斗二八正當壚論笑杓胡硉
談憐鞏囁嚅李酣尤短竇庾醉更蔫迂鞍馬呼教住
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 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
籌并頻逃席觥嚴別置盂滿卮那可灌頹玉不勝扶入視中
樞草歸乘內廄駒醉曾衝宰相驕不揖金吾日近恩雖重

雲高勢却孤翻身落霄漢失脚到泥塗博望移門籍潯
陽佐郡符予自太子贊善大夫出爲江州司馬時情變寒暑世利筭錙銖即日
辭雙闕明朝別九衢播遷分郡國次第出京都十年春微之移佐通
州其年秋予出佐潯陽明年冬杓直出爲澧州崔二十二出爲果州韋大叔出爲開州秦嶺馳三驛商山上二邪商山
險道中有東西二邪峴陽亭寂寞夏口路崎嶇大道全生棘中丁盡執殳
江關未徹警淮寇尚稽誅時淮西未平路經襄鄧二州界所見如此林對東西寺山
分大小姑東林西林寺在廬山北大姑小姑在廬山南彭蠡湖中廬峯蓮刻削湓浦帶縈紆
湓浦在廬山北大江在江州南廬山在湓城南大江水縈帶九派吞青草九派江名青草湖名孤城覆
綠蕪南方城壁多以草覆黃昏鐘寂寂清曉角嗚嗚春色辭門柳秋
聲到井梧殘芳悲鶗鴂音提決暮節感茱萸蕊折金英
菊花飄雪片蘆波紅日斜沒沙白月平鋪幾見林抽筍頻
驚燕引雛歲華何倏忽年少不須臾眇默思千古蒼茫想
八區孔窮緣底事顏夭有何辜龍智猶經醢龜靈未免刳窮

通應已定聖哲不能逾況我身謀拙逢他厄運拘漂流隨大
海錘鍛任洪爐險阻嘗之矣栖遲命也夫沉冥消意氣窮
餓耗肌膚防瘴和殘藥迎寒補舊襦書牀鳴蟋蟀琴匣網
蜘蛛貧室如懸磬端憂劇守株時遭人指點數被鬼揶揄兀
兀都疑夢昏昏半似愚女驚朝不起妻怪夜長吁萬里抛
朋侶三年隔友于自然悲聚散不是恨榮枯去夏微之瘧今
春席八殂天涯書達否泉下哭知無去年聞元九瘴瘧書去未報今春聞席八殁久與還往
[illegible]寫詩盈卷空盛酒滿壺只添新悵望豈復舊歡娛壯志
因愁減衰容與病俱相逢應不識滿頷白髭鬚

謫居

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爲郡吏逢時棄置從不才未老衰
羸爲何事火燒寒澗松爲燼霜降春林花委地遭時榮悴
一時間豈是昭昭上天意

初到江州寄翰林張李杜三學士

早攀霄漢上天衢晚落風波委世途雨露施恩無厚薄蓬
蒿隨分有榮枯傷禽側翅驚弓箭老婦低顏事舅姑
碧落三仙曾識面年深寄得姓名無

庾樓曉望

獨憑朱檻立凌晨山色初明水色新竹霧曉籠銜嶺月蘋
風暖送過江春子城陰處猶殘雪衙鼓聲前未有塵三百
年來庾樓上曾經多少望鄉人

宿西林寺

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
便却迴柴桑令劉遺民是也

江樓宴別

樓中別曲催離酌燈下紅裙間綠袍縹緲楚風羅綺薄錚鏦

越調管絃高寒流帶月澄如鏡夕吹和霜利似刀樽酒未空歡
未盡舞腰歌袖莫辭勞

題山石榴花

一叢千朶壓闌干翦碎紅綃却作團風嫋舞腰香不盡
露銷粧臉淚新乾薔薇帶刺攀應懶菡萏生泥翫亦難爭
及此花簷戶下任人採弄盡人看

代春贈

山吐晴嵐水放光辛夷花白柳梢黃但知莫作江西意風景
何曾異帝鄉

答春

草煙低重水花明從道風光似帝京其奈山猿江上叫故鄉
無此斷腸聲

櫻桃花下歎白髮

逐處花皆好隨年貌自衰紅櫻滿眼日白髮半頭時倚
樹無言久攀條欲放遲臨風兩堪歎如雪復如絲

惜落花贈崔二十四

漠漠紛紛不奈何狂風急雨兩相和晚來悵望君知否枝上
稀疎地上多

移山櫻桃

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劚山櫻滿院栽上佐近來多五考少應
四度見花開

官舍閑題

職散優閑地身慵老大時送春唯有酒銷日不過棊祿
米麞牙稻園蔬鴨脚葵飽飡仍晏起餘暇弄龜兒（龜兒卽小姪名）

晚春登大雲寺南樓贈常禪師

花盡頭新白登樓意若何歲時春日少世界苦人多愁醉

非因酒悲吟不是歌求師治此病唯勸讀楞伽

北樓送客歸上都

憑高送遠一悽悽却下朱欄即解攜京路人歸天直北江
樓客散日平西長津欲度迴船尾殘酒重傾簇馬蹄不獨
別君須強飲窮愁自要醉如泥

北亭招客

疎散郡丞同野客幽閑官舍抵山家春風北戶千莖竹晚日
東園一樹花小盞吹醅嘗冷酒深爐敲火炙新茶能來盡
日官棊否太守知慵放晚衙

宿西林寺早赴東林滿上人之會因寄崔二
十二員外

適辭魏闕鵷鸞隔老入廬山麋鹿隨薄暮蕭條投寺宿凌
晨清淨與僧期雙林我起聞鐘後隻日君趨入閤時鵬鷃

高低分皆定莫勞心力遠相思

遊寶稱寺

竹寺初晴日花塘欲曉春野猿疑弄客山鳥似呼人酒
嫩傾金液茶新碾玉塵可憐幽靜地堪寄老慵身

早春聞提壺鳥因題鄰家

厭聽秋猿催下淚喜聞春鳥勸提壺誰家紅樹先花發
何處青樓有酒沽進士麁豪尋靜盡拾遺風彩近都
無欲期明日東鄰醉變作騰騰一俗夫

見紫薇花憶微之

一叢暗淡將何比淺碧籠裙襯紫巾除却微之見應
愛人間少有別花人

薔薇花一叢獨死不知其故因有是篇

柯條未嘗損根蔓不曾移同類今齊茂孤芳忽獨萎仍

憐委地日正是帶花時碎碧初凋葉燋紅尚戀枝乾坤無
厚薄草木自榮衰欲問因何事春風亦不知

湖亭望水

久雨南湖漲新晴北客過日沉紅有影風定淥無波岸
沒閭閻少灘平船舫多可憐心賞處其奈獨遊何

閑遊

外事因慵廢中懷與靜期尋泉上山遠看筍出林遲白
石磨樵斧青竿理釣絲澄清深淺好最愛夕陽時

憶微之傷仲遠（李三仲遠去年春喪）

幽獨辭群久漂流去國賒只將琴作伴唯以酒爲家感
逝因看水傷離爲見花李三埋地底元九謫天涯舉眼
青雲遠迴頭白日斜可能勝賈誼猶自滯長沙

過鄭處士

閒道移居村塢間竹林多處獨開闌故來不是求他事
暫借南亭一望山

霖雨苦多江湖暴漲塊然獨望因題北亭

自作潯陽客無如苦雨何陰昏晴日少閑悶睡時多湖闊
將天合雲低與水和籬根舟子語巷口釣人歌霧鳥沉黃氣
風帆蹙白波門前車馬道一宿變江河

春末夏初閑遊江郭 二首

閑出乘輕屐徐行蹋軟沙觀魚傍湓浦看竹入楊家（湓浦多白魚楊侍郎宅多好竹）林迸穿籬筍藤飄落水花雨埋釣舟小風颭酒旗斜
嫩剥青菱角濃煎白茗芽淹留不知夕城樹欲栖鴉
柳影繁初合鶯聲澁漸稀早梅迎夏結殘絮送春飛西日
韶光盡南風暑氣微展張新小簟熨帖舊生衣綠蟻杯香
嫩紅絲膾縷肥故園無此味何必苦思歸

紅藤杖 杖出南蠻

南詔紅藤杖西江白首人時時攜問步月處處把尋春勁健
孤莖直疎圓六節勻火山生處遠瀘水洗來新麁細纔盈
手高低僅過身天邊望鄉客何日拄歸秦

風雨中尋李十一因題船上

匹馬來郊外扁舟在水濵可憐衝雨客來訪阻風人小榼沽清
醑行廚煑白鱗停杯看柳色各憶故園春

題廬山山下湯泉

一眼湯泉流向東浸泥澆草煖無功驪山溫水因何事流入
金鋪玉甃中

寄蘄州簟與元九因題六韻 時元九鰥居

笛竹出蘄春霜刀劈翠筠織成雙入簟寄與獨眠人卷作
筒中信舒為席上珍滑如鋪薤葉冷似卧龍鱗清潤宜乘露

鮮華不受塵通州炎瘴地此物最關身

秋熱

西江風候接南威暑氣常多秋氣微猶道江州最涼冷至
今九月著生衣

題元八谿居

溪嵐漠漠樹重重水檻山窻次第逢晚葉尚開紅躑躅秋
房初結白芙蓉聲來枕上千年鶴影落杯中五老峯更愧
殷勤留客意魚鮮飯細酒香濃

晚出西郭

散吏閑如客貧州冷似村早涼湖北岸殘照郭西門嬾鑷
從饒白休治任眼昏老來何所用少興不多言

階下蓮

葉展影飜當砌月花開香散入簾風不如種在天池上猶勝

生於野水中

端居詠懷

賈生俟罪心相似張翰思歸事不如斜日早知驚鵩鳥秋風
悔不憶鱸魚胸襟曾貯匡時策懷袖猶殘諫獵書從此
萬緣都擺落欲攜妻子買山居

夜宿江浦聞元八改官因寄此什

君遊丹陛已三遷我泛滄浪欲二年劒珮曉趨雙鳳闕煙波
夜宿一漁船交親盡在青雲上鄉國遙抛白日邊若報生涯
應笑殺結茅栽芋種畬田

百花亭

朱檻在空虛涼風八月初山形如峴首江色似桐廬佛寺乘船入
人家枕水居高亭仍有月今夜宿何如

江樓早秋

南國雖多熱秋來亦不遲湖光朝霽後竹氣晚涼時樓閣
宜佳客江山入好詩清風水蘋葉白露木蘭枝欲作雲泉計
須營伏臘資匡廬一步地官滿更何之

送客之湖南

年年漸見南方物事事堪傷北客情山鬼趫跳唯一足峽猿哀
怨過三聲帆開青草湖中去衣濕黃梅雨裏行別後雙魚難
定寄近來潮不到湓城

百花亭晚望夜歸

百花亭上晚徘徊雲影陰晴掩復開日色悠揚映山盡雨聲
蕭颯度江來鬢毛遇病雙如雪心緒逢秋一似灰向夜欲歸愁
未了滿湖明月小船迴

西樓

小郡大江邊危樓夕照前青蕪卑濕地白露泬寥天鄉國此

時阻家書何處傳仍聞陳蔡戍轉戰已三年

尋李道士山居兼呈元明府

盡日行還歇遲遲獨上山攀藤老筋力照水病容顏陶巷
招居住茅家許往還飽諳榮辱事無意戀人間

四十五

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清瘦詩成癖麁豪酒放狂老來
尤委命安處即爲鄉或擬廬山下來春結草堂

寄李相公崔侍郎錢舍人

曾陪鶴馭兩三仙親侍龍輿四五年天上歡華春有限世間
漂泊海無邊榮枯事過都成夢憂喜心忘便是禪官滿更
歸何處去香爐峯在宅門前

廳前桂

天台嶺上凌霜樹司馬廳前委地叢一種不生明月裏山中
猶校勝塵中

尋王道士藥堂因有題贈

行行覓路緣松嶠步步尋花到杏壇白石先生小有洞黃芽姹
女大還丹常悲東郭千家塚欲乞西山五色丸但恐長生須有
籍仙臺試爲檢名看

秋晚

籬菊花稀砌桐落樹陰離離日色薄單幕疎簾貧寂寞涼
風冷露秋蕭索光陰流轉忽已晚顏色凋殘不如昨萊妻卧
病月明時不擣寒衣空擣藥

南浦歲暮對酒送王十五歸京

臘後冰生覆溢水夜來雲闇失廬山風氣細雪落如米索索
蕭蕭蘆葦間此地二年留我住今朝一酌送君還相看漸老
無過醉聚散窮通摠是閑

除夜

薄晚支頤坐中宵枕臂眠一從身去國再見日周天老度江南
歲春拋渭北田潯陽來早晚明日是三年

聞李十一出牧澧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州因寄絕句

平生相見即眉開靜念無如李與崔各是天涯爲刺史緣何
不覓九江來

元和十三年淮寇未平詔停歲仗憤然有感率爾
成章

聞停歲仗軫皇情應爲淮西寇未平不分氣從歌裏發無
明心向酒中生愚計忽思飛短檄狂心便欲請長纓從來妄
動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

庾樓新歲

歲時銷旅貌風景觸鄉愁牢落江湖意新年上庾樓

上香爐峯

倚石攀蘿歇病身青筇竹杖白紗巾他時畫出廬山部便是香鑪峯上人

憶微之

與君何日出屯蒙魚戀江湖鳥厭籠分手各拋滄海畔折腰俱老綠衫中三年隔闊音塵斷兩地飄零氣味同又被新年勸相憶柳條黃軟欲春風

雨夜贈元十八

卑濕沙頭宅連陰雨夜天共聽簷溜滴心事兩悠然把酒循環飲移床曲尺眠莫言非故舊相識已三年

寒食江畔

草香沙暖水雲晴風景令人憶帝京還似往年春氣味不宜今日病心情聞鸎樹下沈吟立信馬江頭取次行忽見紫桐花悵望下邽明日是清明

三月三日登庾樓寄庾三十二

三日歡遊辭曲水二年愁卧在長沙每登高處長相憶何況茲樓屬庾家

聞李六景儉自河東令授唐鄧行軍司馬以詩賀之

誰能淮上靜風波聞道河東應此科不獨文詞供奏記定將談笑解兵戈泥埋劍戟終難久水借蛟龍可在多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

石楠樹

可憐顏色好陰涼葉翦紅牋花撲霜傘蓋低垂金翡翠薰籠亂搭繡衣裳春芽細炷千燈焰夏蘂濃焚百和香見說上林無此樹只教桃柳占年芳

大林寺桃花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詠懷

自從委順任浮沈漸覺年多功用深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妻兒不問唯耽酒冠帶皆慵只抱琴長笑靈均不知命江籬叢畔苦悲吟

早發楚城驛

過雨塵埃滅沿江道徑平月乘殘夜出人趁早涼行寂歷閑吟動冥濛閉思生荷塘翻露氣稻壠瀉泉聲宿犬聞鈴起栖禽見火驚曨曨煙樹色十里始天明

箬峴東池

箬峴亭東有小池早荷新荇綠參差中宵把火行人發驚起雙棲白鷺鷥

建昌江

建昌江水縣門前立馬教人喚渡船忽似往年歸蔡渡草風沙雨渭河邊

哭從弟

傷心一尉便終身叔母年高新婦貧一片綠衫消不得腰金拖紫是何人

香鑪峯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 五首

五架三間新草堂石階桂柱竹編牆南簷納日冬天暖北戶迎風夏月涼灑砌飛泉纔有點拂窻斜竹不成行來春更葺東廂屋紙閣蘆簾著孟光

重題

喜入山林初息影厭趨朝市久勞生早年薄有煙霞志歲晚深諳世俗情已許虎溪雲裏卧不爭龍尾道前行從茲

耳界應清淨免見啾啾毁譽聲
長松樹下小谿頭斑鹿胎巾白布裘藥圃茶園爲産業野
麋林鶴是交遊雲生澗戶衣裳潤嵐隱山廚火燭幽最愛一
泉新引得清泠屈曲遶階流
日高睡足猶慵起小閣重衾不怕寒遺愛寺鐘欹枕聽香
鑪峯雪撥簾看匡廬便是逃名地司馬仍爲送老官心泰
身寧是歸處故鄉可獨在長安
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豈止形骸同土木兼將壽
夭任乾坤胷中壯氣猶須遣身外浮榮何足論還有一條
遺恨事高家門館未酬恩

山中問月

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音去）離昔隨飛蓋處今照入山時借
助秋懷曠留連夜臥遲如歸舊鄉國似對好親知松下行爲
伴谿頭坐有期千巖將萬壑無處不相隨

正月十五日夜東林寺學禪偶懷藍田楊主簿
因呈智禪師

新年三五東林夕星漢迢迢鐘梵遲花縣當君行樂夜
松房是我坐禪時忽看月滿還相憶始歎春來自不知不覺
定中微念起明朝更問雁門師

臨水坐

昔爲東掖垣中客今作西方社內人手把楊枝臨水坐閑思
往事似前身

山居

山齋方獨往塵事莫相仍藍輿辭鞍馬緇徒換友朋朝
飡唯藥菜夜伴只紗燈除却青衫在其餘便是僧

遺愛寺

弄石臨谿坐尋花遶寺行時時聞鳥語處處是泉聲

山中與元九書因題書後

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
菴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

黄石巖下作

久別鴛鸞侶深隨鳥獸羣教他遠親故何處覓知聞昔日青
雲意今移向白雲

戲贈李十三判官

垂鞭相送醉醺醺遥見廬山指似君想君初覺從軍樂未愛
香鑪峯上人

醉中戲贈鄭使君（時使君先歸留妓樂重飲）

密座移紅毯酡顔照渌盃雙娥留且住五馬任先迴醉耳歌
催醒愁眉笑引開平生少年興臨老暫重來

江亭夕望

憑高望遠思悠哉晚上江亭夜未迴日欲没時紅浪沸月初
生處白煙開辭枝雪蕊將春去滿鑷霜毛送老來爭敢三
年作歸計心知不及賈生才

酬元員外三月三十日慈恩寺相憶見寄

悵望慈恩三月盡紫桐花落鳥關關誠知曲水春相憶其
奈長沙老未還赤嶺猿聲催白首黄茅瘴色換朱顔誰
言南國無霜雪盡在愁人鬢髮間

偶然二首

楚懷邪亂靈均直放棄合宜何惻惻漢文明聖賈生賢謫向
長沙堪歎息人事多端何足怪天文至信猶差忒月離于畢
合滂沱有時不雨誰能測
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乖龍藏在牛領中雷擊

龎來牛杜死人道蓍神龜骨聖試卜魚牛卌至此六十四封
七十鑽畢竟不能知所以

中秋月

萬里清光不可思添愁益恨遶天涯誰人隴外久征戍何處
庭前新別離失寵故姬歸院夜沒蕃老將上樓時照他幾
許人腸斷玉兎銀蟾遠不知

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

故情周匝向交親新茗分張及病身紅紙一封書後信綠芽
十片火前春湯添勺水煎魚眼末下刀圭攪麴塵不寄他人
先寄我應緣我是別茶人

攜諸山客同上香鑪峯遇雨而還沾濡狼藉互
相笑謔題此解嘲

蕭灑登山去龍鍾遇雨迴磴危攀薜荔石滑踐莓苔袗汗君
相謔鞋穿我自咍莫欺泥土脚曾踏玉階來

彭蠡湖晚歸

彭蠡湖天晚桃花水氣春鳥飛千白點日沒半紅輪何必爲
遷客無勞是病身但來臨此望少有不愁人

酬贈李鍊師見招

幾年司諫直承明今日求真禮上清曾犯龍鱗容不死欲騎
鶴背覓長生劉綱有婦仙同得伯道無兒累更輕若許移家
相近住便驅雞犬上層城

西河雨夜送客

雲黑雨翛翛江昏水闇流有風催解纜無月伴登樓酒罷
無多興帆開不少留唯看一點火遥認是行舟

登西樓憶行簡

每[illegible]上西南望始覺人間道路長礙日暮山青簇簇浸天秋

水白茫茫風波不見三年面書信難傳萬里腸早晚東歸
來下峽穩乘船舫過瞿唐

羅子

有女名羅子生來纔兩春我今年已長日夜二毛新顧念嬌
啼面思量老病身直應頭似雪始得見成人

讀靈徹詩

東林寺裏西廊下石片鐫題數首詩言句怪來還校別看名
知是老湯師

聽李士良琵琶（人各賦一十八字）

聲似胡兒彈舌語愁如塞月恨邊雲閑人暫聽猶眉斂可
使和蕃公主聞

昭君怨

明妃風貌最娉婷合在椒房應四星只得當年備宮掖何
曾專夜奉幃屏見疎從道迷圖畫知屈那教配虜庭自是君
恩薄如紙不須一向恨丹青

閑吟

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唯有詩魔降未得每逢
風月一閑吟

戲問山石榴

小樹山榴近砌栽半含紅蕚帶花來爭知司馬夫人妬移到
庭前便不開

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

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每被老元偷格律（元九向江陵日嘗以拙詩一軸贈行自後格變）苦教短李伏歌行（李二十常自負歌行近見予樂府五十首默然心伏）世間富
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莫怪氣麁言語大新排十
五卷詩成

湖上閒望

藤花浪拂紫茸條菰葉風翻綠翦刀閑弄水芳生楚思時時合眼詠離騷

白氏文集卷第十六

白氏文集卷第十七

律詩（五言七言自兩韻至五十韻凡一百首）

江南謫居十韻

自哂沉冥客曾爲獻納臣壯心徒許國薄命不如人纔展凌雲翅俄成失水鱗葵枯猶向日蓬斷即辭春湓畔長愁地天邊欲老身蕭條殘活計冷落舊交親草合門無徑煙消甑有塵憂方知酒聖貧始覺錢神虎尾難容足羊腸易覆輪行

藏與通塞一切任陶鈞

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

昨夜江樓上吟君數十篇詞飄朱檻底韻墮淥江前清楚音諧律精微思入玄收將白雪麗奪盡碧雲妍寸截金爲句雙雕玉作聯八風淒間發五彩爛相宣冰扣聲聲冷珠排字字圓文頭交比繡筋骨軟於綿澒湧同波浪錚鏦過管絃醴泉流出地鈞樂下從天神鬼聞如泣魚龍聽似禪星迴疑聚集月落爲留連鵰感無鳴者猿愁亦悄然交流遷客淚停住賈人船闇被歌姬乞潛聞思婦傳斜行題粉壁短卷寫紅牋肉味經時忘頭風當日痊老張知定伏短李愛應顛（張十八籍李二十紳皆攻律詩故云）道屈才方振身閑業始專天教聲烜赫理合命迍邅顧我文章劣知他氣力全功夫雖共到巧拙尚相懸各有詩千首俱拋海角邊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酬答朝妨食披尋夜廢眠老償債負宿結字因緣再歎陳夫子（陳子昂著感遇詩稱於世）常嗟李謫仙（賀知章謂李白爲謫仙人）名高折人爵思苦減天年（李賀無官陳亦早夭）不得當時遇空令後代憐相悲今若此湓浦與通川

潯陽歲晚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員外

閔水年將暮燒金道未成丹砂不肯死白髮事須生病肺慙盃滿衰顏忌鏡明春深舊鄉夢歲晚故交情一別浮雲散雙瞻列宿榮蟠頭階下立龍尾道前行封事頻聞奏除書數見名虛懷事僚友平步取公卿漏盡雞人報朝迴幼女迎可憐白司馬老大在湓城

元九以綠絲布白輕褣見寄製成衣服以詩報知

綠絲文布素輕褣珍重京華手自封貧友遠勞君寄附病妻親爲我裁縫袴花白似秋雲薄衫色青於春草濃欲著却休知不稱折腰無復舊形容

清明日送韋侍御貶虔州

寂寞清明日蕭條司馬家留餳和冷粥出火煮新茶欲別能無酒相留亦有花南遷更何處此地已天涯

九江春望

淼茫積水非吾土飄泊浮萍是我身身外信緣爲活計眼前隨事覓交親爐煙豈異終南色湓草寧殊渭北春此地何妨便終老譬如元是九江人（香鑪峯上多煙水康見畢日而詩之）

晚題東林寺雙池

向晚雙池好初晴百物新裊枝蘇翠羽驚水躍紅鱗沖汎同遊子蓮開當嚴人臨流一惆悵還憶曲江春

贈內子

白髮方興歎青蛾亦伴愁寒衣補燈下小女戲牀頭闇澹屏帷故淒涼枕席秋貧中有等級猶勝嫁黔婁

送客春遊嶺南二十韻 因敘南方物以諭之并擬微之送崔二十二之作

已訝遊何遠，仍嗟別太頻。離容君蹙促，贈語我殷勤。迢遞天南面，蒼茫海北濱。訶陵國分界，交趾郡為鄰。蓊鬱三光晦，溫暾四氣勻。陰晴變寒暑，昏曉錯星辰。瘴地難為老，蠻陬不易馴。土民稀白首，洞主盡黃巾。戰艦猶驚浪，戎車未息塵。時黃家賊方叛 紅旗圍卉服，紫綬裹文身。麪苦桄榔裛，漿酸橄欖新。牙檣迎海舶，銅鼓賽江神。不凍貪泉暖，無霜毒草春。雲煙蟒蛇氣，刀劍鱷魚鱗。路足羇棲客，官多謫逐臣。天黃生颶母 颶將發有微虹謂之颶母 雨黑長楓人 楓人因夜雷雨輒闇長數丈 迴使先傳語，征軒早返輪。須防盃裏蠱 南方蠱毒多置酒中 莫愛橐中珍。北與南殊俗，身將貨孰親。嘗聞君子誡，憂道不憂貧。

自題

功名宿昔人多許，寵辱斯須自不知。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馬頭覓角生何日，石火敲光住幾時。前事是身俱若此，空門不去欲何之。

自悲

火宅煎熬地，霜松摧折身。因知群動內，易死不過人。

尋郭道士不遇

郡中乞假來相訪，洞裏朝元去不逢。看院祇留雙白鶴，入門唯見一青松。藥鑪有火丹應伏，雲碓無人水自舂。廬山中雲母多故以水碓擣鍊俗呼雲碓 欲問參同契中事，更期何日得從容。

潯陽春三首 元和十二年作

春生

春生何處闇周遊，海角天涯遍始休。先遣和風報消息，續教啼鳥說來由。展張草色長河畔，點綴花房小樹頭。若到故園應覓我，為傳淪落在江州。

春來

春來觸動故鄉情，忽見風光憶兩京。金谷蹋花香騎入，曲江碾草鈿車行。誰家綠酒歡連夜，何處紅樓睡失明。獨有不眠不醉客，經春冷坐古湓城。

春去

一從澤畔為遷客，兩度江頭送暮春。白髮更添今日鬢，青衫不改去年身。百川未有迴流水，一老終無却少人。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

夢微之 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夜

晨起臨風一惆悵，通川湓水斷相聞。不知憶我因何事，昨夜三迴夢見君。

贈韋鍊師

潯陽遷客為居士，身似浮雲心似灰。上界女仙無嗜慾，何因相顧兩徘徊。共疑過去人間世，曾作誰家夫婦來。

問劉十九

綠螘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盃無。

得行簡書聞欲下峽先以此寄

朝來又得東川信，欲取春初發梓州。書報九江聞暫喜，路經三峽想還愁。瀟湘瘴霧加餐飯，灩澦驚波穩泊舟。欲寄兩行迎爾淚，長江不肯向西流。

南湖早春

風迴雲斷雨初晴，返照湖邊暖復明。亂點碎紅山杏發，平鋪新綠水蘋生。翅低白雁飛仍重，舌澀黃鸝語未成。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減心情。

元十八從事南海欲出廬山臨別舊居有戀泉聲之什因以投和兼伸別情

賢侯辟士禮從容，莫戀泉聲問所從。雨露初承黃紙詔，煙霞

欲別紫霄峯傷弓未息新驚鳥得水難留久卧龍我正退藏君變化一盃可易得相逢

題韋家泉池

泉落青山出白雲縈村遶郭幾家分自從引作池中水深淺方圓一任君

醉中對紅葉

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人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

遣懷

羲和走馭趂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去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

點額魚

龍門點額意何如紅尾青鬐却返初見說在天行雨苦爲龍未必勝爲魚

聞龜兒詠詩

憐渠已解詠詩章搖膝支頤學二郎莫學二郎吟太苦幾年四十鬢如霜

對酒

未濟卦中休卜命參同契裏莫勞心無如飲此銷愁物一餉愁消直萬金

東城夜合樹去秋爲風雨所摧今年花時悵然有感

碧荑紅縷今何在風雨飄將去不迴惆悵去年牆下地今春唯有薺花開

病起

病不出門無限時今朝強出與誰期經年不上江樓醉勞動春風颭酒旗

夢亡友劉太白同遊彰敬寺

三千里外卧江州十五年前哭老劉昨夜夢中彰敬寺死生魂魄暫同遊

與果上人殁時題此決別兼簡二林僧社

本結菩提香火社爲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贈寫眞者

子騁丹青日予當醜老時無勞役神思更畫病容儀迢遞麒麟閣圖功未有期區區尺素上焉用寫眞爲

劉十九同宿 時淮寇初破

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唯共嵩陽劉處士圍棊賭酒到天明

十二年冬江西溫暖喜元八寄金石棱到因題此詩

今冬臘候不嚴凝暖霧溫風氣上騰山腳崦中纔有雪江流慢處亦無冰欲將何藥防春瘴只有元家金石棱

閑意

不爭榮耀任沉淪日與時疏共道親北省朋僚音信斷東林長老往還頻病停夜食閑如社慵擁朝裘暖似春漸老漸諳閑氣味終身不擬作忙人

送友人上峽赴東川辟命

見說瞿唐峽斜銜灩澦根難於尋鳥路險過上龍門羊角風頭急桃花水色渾山迴若鼇轉舟入似鯨吞岸合愁天斷波跳恐地翻憐君經此去爲感主人恩

夜送孟司功

潯陽白司馬夜送孟功曹江闇管絃思樓明燈火高湖波綠似箭前霜草殺如刀且莫開征棹陰風正怒號

衰病

老辭游冶尋花伴病別荒狂舊酒徒更恐五年三歲後些些談笑亦應無

題詩屏風絕句并序

十二年冬微之猶滯通州予亦未離湓上相去萬里不見三年鬱鬱相念多以吟詠自解前後辱微之寄示之什殆數百篇雖藏於篋中永以爲好不若置之座右如見所思由是掇律句中短小麗絕者凡一百首題錄合爲一屏風舉目會心參若其人在於前矣前輩作事多出偶然則安知此屏不爲好事者所傳異日作九江一故事爾因題絕句聊以獎之

相憶采君詩作障自書自勘不辭勞障成定被人爭寫從此南中紙價高

答微之 微之於閬州西寺手題予詩予又以微之詩書屏風上因爲絕句以謝之

君寫我詩盈寺壁我題君句滿屏風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

偶宴有懷

遇興尋文客因歡命酒徒春遊憶親故夜會似京都詩思閑仍在鄉愁醉暫無狂來欲起舞慚見白髭鬚

山中酬江州崔使君見寄

眷盼情無限優容禮有餘三年爲郡吏一半許山居酒熟心相待詩來手自書庾樓春好醉明日且迴車

山枇杷

深山老去惜年華況對東谿野枇杷火樹風來翻絳艷瓊枝日出曬紅紗迴看桃李都無色映得芙蓉不是花爭奈結根深石底無因移得到人家

聞李尚書拜相因以長句寄賀微之

憐君不久在通川知已新提造化權夔高定求才濟世張雷應辨氣衝天那知淪落天涯日正是陶鈞海內年止月向泥中拋折劍不收重鑄作龍泉

歲暮

窮陰急景坐相催壯齒韶顏去不迴舊病重因年老發新愁多是夜長來膏明自爇緣多事雁默先烹爲不才禍福細尋無會處不如且進手中盃

雨中赴劉十九二林之期及到寺劉已先去因以四韻寄之

雲中臺殿泥中路既阻同遊懶却還將謂獨愁猶對雨不知多興已尋山纔應行到千峯裏只校來遲半日間最惜杜鵑花爛熳春風吹盡不同攀

薔薇正開春酒初熟因招劉十九張大夫崔二十四同飲

甕頭竹葉經春熟階底薔薇入夏開似火淺深紅壓架如餳氣味綠粘臺試將詩句相招去儻有風情或可來明日早花應更好心期同醉卯時盃

李白墓

採石江邊李白墳遶田無限草連雲可憐荒壟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

對酒

漫把參同契難燒伏火砂有時成白首無處問黃芽幻世如泡影浮生抵眼花唯將綠醅酒且替紫河車

戲答諸少年

顧我長年頭似雪饒君壯歲氣如雲朱顏今日雖欺我白髮他時不放君

風雨晚泊

苦竹林邊蘆葦叢停舟一望思無窮青苔撲地連春雨
白浪掀天盡日風忽忽百年行欲半茫茫萬事坐成空此生
飄蕩何時定一縷鴻毛天地中

題崔使君新樓

憂人何處可銷憂碧甃紅欄溢水頭從此潯陽風月夜崔公樓
替庾公樓

山中戲問韋侍御

我抱棲雲志君懷濟世才常吟反招隱那得入山來

贈曇禪師 夢中作

五年不入慈恩寺今日尋師始一來欲知火宅焚燒苦方寸如今
化作灰

寄微之

帝城行樂日紛紛天畔窮愁我與君秦女笑歌春不見巴猿啼
哭夜常聞何處琵琶絃似語誰家咼墮髻如雲人生多少歡娛
事那獨千分無一分

醉吟二首

空王百法學未得姹女丹砂燒即飛事事無成身老也醉鄉不
去欲何歸

兩鬢千莖新似雪十分一盞欲如泥酒狂又引詩魔發日午悲吟
到日西

曉寢

轉枕重安寢迴頭一欠伸紙窻明覺曉布被暖知春莫強疎慵
性須安老大身雞鳴一覺睡不博早朝人

答元八郎中楊十二博士

身覺浮雲無所著心同止水有何情但知蕭灑疎朝市不要崎
嶇隱姓名盡日觀魚臨澗坐有時隨鹿上山行誰能拋得人間

事來共騰騰過此生 由直一作學

湖亭與行簡宿

潯陽少有風情客招宿湖亭盡却迴水檻虛涼風月好夜深
唯共阿憐來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園邊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頭水
館前西北望鄉何處是東南見月幾迴圓臨風一歎無人會今
夜清光似往年

贈江客

江柳影寒新雨地塞鴻聲急欲霜天愁君獨向沙頭宿水遶
蘆花月滿船

殘暑招客

雲截山腰斷風驅雨脚迴早陰江上散殘熱日中來却取生衣
著重拈小簟開唯能淘晚熱閑飲兩三盃

潯陽秋懷贈許明府

霜紅二林葉風白九江波暝色投煙鳥秋聲帶雨荷 [illegible]
出門今少人過閭巷且還鄉夢依佛望閑歌共思除醉外無計
柰愁何試問陶家酒新篘得幾多

九日醉吟

有恨頭還白無情菊自黃一為州司馬三見歲重陽劍匣塵埃
滿籠禽日月長身從漁父笑門任雀羅張問疾因留客聽吟偶
置觴歎時論倚伏懷舊數存亡奈老應無計治愁或有方無
過學王勣唯以醉為鄉

問韋山人 山甫

身名身事兩蹉跎試就先生問若何從此神仙學得否白鬚雖
有未為多

送蕭鍊師步虛詞十首卷後以二絕繼之
欲上瀛洲臨別時贈君十首步虛詞天仙若愛應相問向道江州
司馬詩
花紙瑤緘松墨字把將天上共誰開試呈王母如堪唱發遣雙成
更取來
贈李兵馬使
身得貳師餘氣槩家藏都尉舊詩章江南別有樓船將燕頷虬鬚不姓楊
題遺愛寺前溪松
偃亞長松樹侵臨小石溪靜將流水對高共遠峯齊翠蓋煙
籠密花幢雪壓低與僧清影坐借鶴穩枝棲筆寫形難似
琴偷韻易迷暑天風槭槭晴夜露淒淒獨契依為舍閑行繞
作蹊棟梁君莫採留著伴幽棲
廬山草堂夜雨獨宿寄牛二李七庾三十二員外

丹霄攜手三君子白髮垂頭一病翁蘭省花時錦帳下廬山雨
夜草庵中終身膠漆心應在半路雲泥迹不同唯有無生三昧
觀榮枯一照兩成空
聞楊十二新拜省郎遙以詩賀
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牆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
侍女護朝衣雪飄歌句高難和鶴拂煙霄老慣飛官職聲名
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 嘗會有閑漏半句云不用更敎身遠道好聲君官職是聲名今似云俱入手
三月三日懷微之
良時光景長虛擲壯歲風情已闇銷忽憶同為校書日每年同
醉是今朝
贈韋八
辭君歲久見君初白髮驚嗟兩有餘容鬢別來今至此心情料取
合何如曾同曲水花亭醉亦共華陽竹院居豈料天南相見夜哀
猿瘴霧宿匡廬
春江閑步贈張山人
江景又妍和牽愁發浩歌晴沙金屑色春水麴塵波紅簇交枝
杏青含卷葉荷藉莎憐軟暖欹樹愛陰多書信朝賢斷知
音野老多相逢不閑語爭奈日長何
春聽琵琶兼簡長孫司戶
四弦不似琵琶聲亂寫真珠細撼鈴指底商風悲颯颯舌頭胡
語苦醒醒如言都尉思京國似訴明妃厭虜庭遷客共君相勸
諫春腸易斷不須聽
吳宮詞
一入吳王殿無人覩翠蛾樓高時見舞宮靜夜聞歌半露胸
如雪斜迴臉似波妍嗤各有分誰敢妬恩多
拔孝侍御且量移金州司馬 時予官猶未出

春歡雨露同霑澤冬歎風霜獨滿衣留滯多時如我少遷移
好處似君稀卧龍雲到須先起蟄燕雷驚尚未飛莫恨東西
溝水別滄溟長短擬同歸
自到潯陽生三女子因詮真理用遣妄懷
宦途本自安身拙世累由來向老多遠謫四年徒已矣晚生三女
擬如何預愁嫁娶真成患細念因緣盡是魔賴學空王治苦法須
拋煩惱入頭陀
江西裴常侍以優禮見待又蒙贈詩輒叙鄙誠用伸感謝
從辭日劒事金貂每借溫顏放折腰長覺身輕離泥滓忽驚
手重捧瓊瑤馬因迴顧雖增價桐遇知音已半焦他日秉鈞如
見念壯心直氣未全銷
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仰荷聖澤聊書鄙誠
炎瘴拋身遠泥塗索腳難網初鱗撥剌籠久翅摧殘雷電

頒時令陽和變歲寒遺簪承舊念剖竹授新官鄉覺前程近
心隨外事寬生還應有分西笑問長安

除忠州寄謝崔相公

提拔出泥知力竭吹噓生翅見情深劍鋒缺折難衝斗桐尾
燒焦豈望琴感舊兩行年老淚酬恩一寸歲寒心忠州好惡
何須問鳥得辭籠不擇林

初除官蒙裴常侍贈鶻銜瑞草緋袍魚袋因謝
惠貺兼抒離情

新授銅符未著緋因君裝束始光輝惠深范叔綈袍贈榮
過蘇秦佩印歸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紅綬遶身飛明朝戀
别朱門淚不敢多垂恐汗衣

洪州逢熊孺登

靖安院裏辛夷下醉笑狂吟氣最麤莫問别來多少苦低
頭看取白髭鬚

初著刺史緋答友人見贈

故人安慰善爲辭五十專城道未遲徒使花袍紅似火其如蓬
鬢白成絲且貪薄俸君應惜不稱衰容我自知銀印可憐將底
用只堪歸舍嚇妻兒

又答賀客

銀章暫假爲專城賀客來多懶起迎似挂緋衫衣架上朽株枯
竹有何榮

别草堂三絶句

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爲感君恩須暫起爐峯不擬住多年
久眠褐被爲居士忽挂緋袍作使君身出草堂心不出廬山未要動移文
三間茅舍向山開一帶山泉遶舍迴山色泉聲莫惆悵三年官滿却歸來

鍾陵餞送

翠幕紅筵高在雲歌鍾一曲萬家聞路人指點滕王閣看送忠
州白使君

潯陽宴别 此後忠州路上作

鞍馬軍城外笙歌祖帳間乘潮發湓口帶雪别廬山暮景牽
行色春寒散醉顏共嗟炎瘴地盡室得生還

戲贈戶部李巡官

好去民曹李判官少貪公事且謀歡男兒未死爭能料莫作忠州
刺史看

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

連山斷處大江流紅旆逶迤鎮上游幕下翱翔秦御史軍前奔
走漢諸侯曾陪劍履升鸞殿欲謁旌幢入鶴樓假著緋袍君
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

重贈李大夫

早接清班登玉陛同承别詔直金鑾鳳巢閣上容身穩鶴鎖籠
中展翅難流落多年應是命量移遠郡未成官慚君獨不欺
顦顇猶作銀臺舊眼看

對鏡吟

閑看明鏡坐清晨多病姿容半老身誰論情性乖時事自想形
骸非貴人三殿失恩宜放棄九宮推命合漂淪如今所得須甘分
腰佩銀魚趁朱兩輪

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

昔作咸秦客常思江海行今來仍盡室此去又專城典午猶爲
幸分憂固是榮笄屏賀星州乘送艤驛船迎共載皆妻子同
遊即弟兄寧辭浪迹遠且貴賞心并雲展帆高挂颷馳棹迅
征泝流從漢浦循路轉荊衡山逐時移色江隨地改名風光近東
早水木向南清夏口煙孤起湘川雨半晴日煎紅浪沸月射白砂

明北渚寒留鴈南枝暖待鸎騈朱排露萼點翠柳含萌亥
市魚鹽聚神林鼓笛鳴畬漿椒葉氣歌曲竹枝聲蘇緝吟沙靜
垂綸愛岸平水飡紅粒稻野茹紫花菁甌汎茶如乳臺粘酒似
餳膾長抽錦縷藕脆削瓊英容易來千里斯須進一程未曾勞
氣力漸覺有心情卧穩添春睡行遲帶酒醒忽然牽世網便欲
濯塵纓早接文場戰曾爭翰苑盟掉頭稱俊造翹足取公卿且昧
隨時義徒輸報國誠衆排恩易失偏壓勢先傾虎尾憂危切
鴻毛性命輕燭蛾誰救護蠶繭自纏縈斂手辭雙闕迴眸望兩
京長沙拋賈誼漳浦卧劉楨鵩集妖鳴還歇蛤蛉破又盈年光同瞬
薊鄉思極搖旌潦倒親知笑羸僮僕嗟驚烏頭因感白魚尾爲切
賴劍學將何用丹燒竟不成孤舟萍一葉雙鬢雪千莖老見人情盡
閑思物理精如湯探冷熱似博鬭輸贏險路應須避迷途莫共爭
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經營玉向泥中潔松經雪後貞無妨隱朝市不

必謝家瀛但在前非悟期無後患嬰多知非是禍少語是元亨晦即
全身藥明爲伐性兵昏昏隨世俗蠢蠢學黎氓鳥以能言縛
縁入夢真知之一何晚猶足保餘生

題岳陽樓

岳陽城下水漫漫獨上危樓倚曲欄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
近長安猿攀樹立啼何苦鴈點湖飛渡亦難此地唯堪畫圖障華
堂張與貴人看

入峽次巴東

不知遠郡何時到猶喜全家此去同萬里王程三峽外百年生計一舟
中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兩片紅旌數聲鼓使君艛
艓上巴東

十年三月三十日別微之於澧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
微之於峽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別言不盡者以詩終之
因賦七言十七韻以贈且欲寄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爲
他年會話張本也（傳）

澧水店頭春盡日送君上馬謫通川夷陵峽口明月夜此處逢君
是偶然一別五年方見面相攜三宿未迴船坐從日暮唯長歎語到
天明竟未眠齒髮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生涯共寄滄江上
鄉國俱拋白日邊往事渺茫都似夢舊遊零落半歸泉醉悲灑
淚春盃裏吟苦支頤曉燭前莫問龍鍾惡官職且聽清脆好文篇（微之別來有新詩數百篇麗絕可愛）
別來只是成詩癖老去何曾更酒顛各限王程須去
住重開離宴貴留連黃牛渡北移征棹白狗崖東卷別筵（黃牛白狗皆峽中地名）
（微之過峽中[illegible]）神女臺雲閑繚繞使君灘水急潺湲風淒暝色愁
楊柳月弔宵聲哭杜鵑萬丈赤幢潭底日一條白練峽中天君還秦
地辭炎徼我向忠州入瘴煙未死會應相見在又知何地復何年

題峽中石上

巫女廟花紅似粉昭君村柳翠於眉誠知老去風情少見此爭無
一句詩

白氏文集卷第十七

白氏文集卷第十八

律詩（五言 七言 [illegible] 凡一百首）

夜入瞿唐峽

瞿唐天下險夜上信難哉岸似雙屏合天如匹帛開逆風驚浪起
拔𥁞闇船來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

初到忠州贈李六

好在天涯李使君江頭相見日黃昏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疎蕪只
抵村一隻蘭船當驛路百層石磴上州門更無平地堪行處虛受

朱輪五馬恩

郡齋暇日憶廬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韻多敘貶官已來出處之意

諫諍知無補遷移分所當不堪匡聖主只合事空王龍象投新社
鵷鸞失故行沈吟辭北闕誘引向西方便住雙林寺仍開一草堂
平治行道路安置坐禪牀手板支爲枕頭巾閣在牆先生烏几舄
居士白衣裳眚歲何曾悶終身不擬忙滅除殘夢想換盡舊心
腸世界多煩惱形神久損傷正從風鼓浪轉作日銷霜 [illegible]
[illegible] 吾道尋知止君恩偶未忘忽蒙頒鳳詔兼謝剖魚
章蓮靜方依水葵枯重仰陽三車猶夕會五馬已晨裝去似尋
前世來如別故鄉眉低出鷲嶺腳重下蛇岡 廬山岡名 漸望廬山遠彌
愁峽路長香鑪峯隱隱巴字水茫茫瓢挂留庭樹經收在屋梁春
抛紅藥圃夏憶白蓮塘唯擬捐塵事將何答寵光有期追永遠
[illegible] 無政繼龔黃南國秋猶熱西齋夜暫涼閑吟四句偈

靜對一鑪香身老同丘井心空是道場覓僧爲去伴留俸作歸粮
爲報山中侶憑看竹下房會應歸去在松菊莫教荒

贈康叟

八十秦翁老不歸南賓太守乞寒衣再三憐汝非他意天寶貴民
見漸稀

鸚鵡

竟日語還默中宵棲復驚身囚緣彩翠心苦爲分明暮起歸巢
思春多憶侶聲誰能拆籠破從放快飛鳴

京使迴累得南省諸公書因以長句詩寄謝蘇五劉二元八吳十一舊年大陸郎中崔二十二牛二李七庾三十三李六李十楊三樊大楊十二員外

雲壓泥埋未死身每勞存問媿交親浮萍漂泊三千里列宿參差
十五人禁月落時君待漏畬煙深處我行春瘴鄉得老猶爲幸豈
敢傷嗟白髮新

東城春意

風軟雲不動郡城東北隅晚來春澹澹天氣似京都絲管隨宜
有盃觴不道無其如親故遠無可共歡娛

木蓮樹生巴峽山谷間巴民亦呼爲黃心樹大者高五丈涉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艷膩皆同獨房蕊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日忠州西北十里有鳴玉谿生者穠茂尤異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元志寫惜其遐僻因題三絕句云

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抛芍藥挂高枝雲埋水隔無人識唯有南賓
太守知

紅似燕支膩如粉傷心好物不須臾山中風起無時節明日重來
得在無

已愁花落荒巖底復恨根生亂石間幾度欲移移不得天教抛
擲在深山

種桃杏

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遠誰能念鄉曲年深兼欲
忘京華忠州且作三年計種杏栽桃擬待花

新秋

二毛生鏡日一葉落庭時老去爭由我愁來欲泥誰空銷閑歲月
不見舊親知唯弄扶牀女時時強展眉

龍昌寺荷池

冷碧新秋水殘紅半破蓮從來寥落意不似此池邊

聽竹枝贈李侍御

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惱何人怨咽多暫聽遣君猶悵望長聞敎
我復如何
寄胡餅與楊萬州
胡麻餅樣學京都麪脆油香新出爐寄與飢饞楊大使嘗看
得似輔興無
感櫻桃花因招飲客
櫻桃昨夜開如雪鬢髮今年白似霜漸覺花前成老醜何曾酒後
更顛狂誰能聞此來相勸共泥春風醉一場
東亭閑望
東亭盡日坐誰伴寂寥身綠桂為佳客紅蕉當美人笑言雖不
接情狀似相親不作悠悠想如何度晚春
畫木蓮花圖寄元郎中
花房膩似紅蓮朶豔色鮮如紫牡丹唯有詩人應解愛丹青寫

出與君看
和李澧州題韋開州經藏詩
既悟蓮花藏須遺貝葉書菩提無處所文字本空虛觀指非知
月忘筌是得魚聞君登彼岸捨筏復何如
九日題塗谿
蕃草席鋪楓葉岸竹枝歌送菊花盃明年尚作南賓守或可重
陽更一來
即事寄微之
畬田澁米不耕鉏旱地荒園少菜蔬想此土風今若此料看生計合何
如衣縫紕纇黃絲絹飯下腥鹹白小魚飽暖飢寒何足道此身長
短是空虛
題郡中荔枝詩十八韻兼寄萬州楊八使君
奇果標南土芳林對北堂素華春漠漠丹實夏煌煌葉捧低垂戶
枝擎重壓簷始因風弄色漸與日爭光夕訝條懸火朝驚樹點
粧深於紅躑躅大校白檳榔星綴連心朶珠排耀眼房紫羅裁
襯殼白玉裹填瓤早歲曾聞說今朝始摘嘗嚌疑天上味嗅異世
間香潤勝蓮生水鮮逾橘得霜燕脂掌中顆甘露舌頭漿物少
尤珍重天高苦渺茫已教生暑月又使阻遐方粹液靈難駐妍姿嫩
易傷近南光景熱向北道途長不得充王賦無由寄帝鄉唯君堪擲
贈面白似潘郎
留北客
峽外相逢遠樽前一會難即須分手別且強展眉歡楚袖蕭條
舞巴絃趣數（促去反）彈笙歌隨分有莫作帝鄉看
重寄荔枝與楊使君時聞楊使君欲種植故有落
句戲之
摘來正帶凌晨露寄去須憑下水船映我緋衫渾不見對公銀印

最相鮮香連翠葉真堪畫紅透青籠實可憐聞道萬州方欲
種愁君得喫是何年
和萬州楊使君四絕句
競渡
競渡相傳為汨羅不能止遏意無他自經放逐來顦顇能校靈均
死幾多
江邊草
聞君澤畔傷春草憶在天門街裏時漠漠凄凄愁滿眼就中
惆悵是江蘺
喜慶李
東都緑李萬州栽君手封題我手開把得欲嘗先悵望與渠同
別故鄉來
白檳花

秋蕣晚英無豔色何因栽種在人家使君只別羅敷面爭解迴頭愛白花

望郡南山　　行簡

臨江一嶂白雲間紅綠層層錦繡斑不作巴南天外意何殊昭應望驪山

和行簡望郡南山

反照前山雲樹明從君苦道似華清試聽腸斷巴猿叫早晚驪山有此聲

種荔枝

紅顆真珠誠可愛白鬚太守亦何癡十年結子知誰在自向庭中種荔枝

陰雨

嵐霧今朝重江山此地深灘聲秋更急峽氣曉多陰望闕雲遮眼思鄉雨滴心將何慰幽獨賴此北窗琴

送客歸京

水陸四千里何時歸到秦舟辭三峽雨馬入九衢塵有酒留行客無書寄貴人唯憑遠傳語好在曲江春

送蕭處士遊黔南

能文好飲老蕭郎身似浮雲鬢似霜生計抛來詩是業家園忘卻酒為鄉江從巴峽初成字猿過巫陽始斷腸不醉黔中爭去得磨圍山月正蒼蒼

東樓醉

天涯深峽無人地歲暮窮陰欲夜天不向東樓時一醉如何擬過二三年

寄微之 時微之為虢州司馬

高天默默物茫茫各有來由致損傷鸚為能言長翦翅龜緣難死久搘牀莫嫌冷落抛閑地猶勝炎蒸臥瘴鄉外物竟關身底事謾排門戟繫腰章

東樓招客夜飲

莫辭數數醉東樓除醉無因破得愁唯有綠樽紅燭下暫時不似在忠州

醉後戲題

自知清冷似冬凌每被人呼作律僧今夜酒醺羅綺暖被君融盡玉壺冰

冬至夜

老去襟懷常濩落病來鬚鬢轉蒼浪心灰不及爐中火鬢雪多於砌下霜三峽南賓城最遠一年冬至夜偏長今宵始覺房櫳冷坐索寒衣託孟光

竹枝詞

瞿唐峽口水煙低白帝城頭月向西唱到竹枝聲咽處寒猿閒鳥一時啼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靜山空歇又聞蠻兒巴女齊聲唱愁殺江樓病使君

巴東船舫上巴西波面風生雨腳齊水蓼冷花紅簇簇江蘺濕葉碧淒淒

江畔誰人唱竹枝前聲斷咽後聲遲怪來調苦緣詞苦多是通州司馬詩

酬嚴中丞晚眺黔江見寄

江水三迴曲愁人兩地情磨圍山下色明月峽中聲晚後連天碧秋來徹底清臨流有新恨照見白鬚生

寄題楊萬州四望樓

江上新樓名四望東西南北水茫茫無由得與君攜手同凭欄干

一望鄉

荅楊使君登樓見憶

忠萬樓中南北望南州煙水北州雲兩州何事偏相憶各是籠禽作使君

除夜

歲暮紛多思天涯飮未歸老添新甲子病減舊容輝鄉國仍留念功名已息機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

聞雷

瘴地風霜早溫天氣候催窮冬不見雪正月已聞雷震蟄蟲蛇出驚枯草木開空餘客方寸依舊似寒灰

春至

若爲南國春還至爭向東樓日又長白片落梅浮澗水黃梢新柳出城墻閑拈蕉葉題詩詠悶取藤枝引酒嘗樂事漸無身漸老從今始擬負風光

感春

巫峽中心郡巴城四面春草青臨水地頭白見花人憂喜皆心火榮枯是眼塵除非一盃酒何物更關身

春江

炎涼昏曉苦推遷不覺忠州已二年閉閣只聽朝暮鼓上樓空望往來船鶯聲誘引來花下草色勾留坐水邊唯有春江看未厭縈砂遶石淥潺湲

題東樓前李使君所種櫻桃花

身入青雲無見日手栽紅樹又逢春唯留花向樓前著故故抛愁與後人

巴水

城下巴江水春來似麴塵軟沙如渭曲斜岸憶天津影蘸新黃

柳香浮小白蘋臨流搔首坐惆悵爲何人

野行

草潤衫襟重沙乾屐齒輕仰頭聽鳥立信脚望花行暇日無公事衰年有道情浮生短於夢夢裏莫營營

送高侍御使迴因寄楊八

明月峽邊逢制使黃茅岸上是忠州到城莫說忠州惡無益虛敎楊八愁

奉酬李相公見示絕句 時自閩罷京

碧油幢下捧新詩榮賤雖殊共一悲涕淚滿襟君莫怪甘泉侍從最多時

喜山石榴花開 去年自廬山移來

忠州州里今日花廬山山頭去年樹已憐根損斬新栽還喜花開依舊數赤玉何人小琴軫紅纈誰家合羅袴但知爛熳恣情開莫怕南賓桃李妬

戲贈蕭處士清禪師

三盃嵬峨忘機客百衲頭陀任運僧又有放慵巴郡守不營一事共騰騰

錢虢州以三堂絕句見寄因以本韻和之

同事空王歲月深相思遠寄定中吟遙知清淨中和化秖用金剛三昧心 三字□與君同習三昧經□云

三月三日

暮春風景初三日流世光陰半百年欲作閑遊無好伴半江惆悵却迴船

寒食夜

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抱膝思量何事在癡男騃女喚鞦韆

代州民問

龍昌寺底開山路巴子臺前種柳林官職家鄉都忘却誰人會得使君心

荅州民

宦情抖擻隨塵去鄉思銷磨逐日無唯擬騰騰作閑事遮渠不道使君愚

荔枝樓對酒

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

房家夜宴喜雪戲贈主人

風頭向夜利如刀賴此溫爐軟錦袍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管絃高酒鈎送盞推蓮子燭淚粘盤壘蒲萄不醉遣儂爭散得門前雪片似鵝毛

醉後贈人

香毬趁拍迴環匼花盞拋巡取次飛自入春來未同醉那能夜去獨先歸

初除尚書郎脫刺史緋

親賓相賀問何如服色恩光盡反初頭白喜抛黃草峽眼明驚坼紫泥書便留朱紱還鈴閣却著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

留題開元寺上方

東寺臺閣好上方風景清數來猶未厭長別豈無情慈水多臨坐辭花剩繞行最憐新岸柳手種未全成

別種東坡花樹兩絕

二年留滯在江城草樹禽魚盡有情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

花林好住莫顦顇春至但知依舊春樓上明年新太守不妨還是愛花人

別橋上竹

穿橋迸竹不依行恐礙行人被損傷我去自慚遺愛少不教君得似甘棠

發白狗峽次黃牛峽登高寺却望忠州

白狗次黃牛灘如竹節稠路穿天地險人續古今愁忽見千花塔因停一葉舟畏途常迫促靜境暫淹留巴曲春全盡巫陽雨半收北歸雖引領南望亦迴頭昔去悲殊俗今來念舊遊別僧山北寺拋竹水西樓郡樹花如雪軍廚酒似油時時大開口自笑憶忠州

棣華驛見楊八題夢兄弟詩

遙聞旅宿夢兄弟應爲郵亭名棣華名作棣華來早晚自題詩後屬楊家

商山路有感

萬里路長在六年身始歸所經多舊館太半主人非

商山路驛桐樹昔與微之前後題名處

與君前後多遷謫五度經過此路隅笑問中庭老桐樹這迴歸去免來無

惻惻吟

惻惻復惻惻逐臣返鄉國前事難重論少年不再得泥塗絳老頭斑白炎瘴靈均面黎黑六年不死却歸來道著姓名人不識

德宗皇帝挽歌詞四首

執象宗玄祖貽謀啓孝孫文高柏梁殿禮薄霸陵原宮仗辭天闕朝儀出國門生成不可報二十七年恩

又

虞帝南巡後殷宗諒闇中初辭鑄鼎地已閉望仙宮曉落當

陵月秋生滿旆風前星承帝座不從北辰空

又

業大承宗祖功成付子孫睿文詩播樂遺訓史標言節表中和德方垂廣利恩懸知千載後理代數貞元

又

夢減三齡壽哀延七月期寢園愁望遠宮仗哭行遲雲日添寒慘笳簫咽向曉悲因山有遺詔如葬漢文時

昭德王皇后挽歌詞

仙去逍遥境詩留窈窕章春歸金屋少夜入壽宮長鳳引曾辭輦蠶休昔採桑陰靈何處感沙麓月無光

太平樂詞二首 已下七首在翰林時奉勅撰進

歲豐仍節儉時泰更銷兵聖念長如此何憂不泰平

又

湛露浮堯酒薰風起舜歌願同堯舜意所樂在人和

小曲新詞二首

霽色鮮宮殿秋聲脆管絃聖明千歲樂歲歲似今年

又

紅裾明月夜碧簟早秋時好向昭陽宿天涼玉漏遲

閨怨詞三首

朝憎鸎百囀夜妬鷰雙棲不慣經春別唯知到曉啼

又

珠箔籠寒月紗窗背曉燈夜來巾上淚一半是春冰

又

關山征戍遠閨閤別離難苦戰應顦顇寒衣不要寬

殘春曲 禁中作

禁苑殘鶯三四聲景遲風慢暮春情日西無事牆陰下閑蹋宮花獨自行

長安春

青門柳枝軟無力東風吹作黃金色街東酒薄醉易醒滿眼春愁銷不得

長樂坡 送人賦得愁

行人南北分征路流水東西接御溝終日坡前恨離別謾名長樂是長愁

獨眠吟 二首

夜長無睡起階前寥落星河欲曙天十五年來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

獨眠客夜夜可憐長寂寂就中今夜最愁人涼月清風滿牀席

期不至

紅燭清樽久延佇出門入門天欲曙星稀月落竟不來煙柳朧朧鵲飛去

長洲苑

春入長洲草又生鷓鴣飛起少人行年深不辨娃宮處夜夜蘇臺空月明

憶江柳

曾栽楊柳江南岸一別江南兩度春遙憶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

南浦別

南浦淒淒別西風嫋嫋秋一看腸一斷好去莫回頭

三年別

悠悠一別已三年相望相思明月天腸斷青天望明月別來三十六迴圓

傷春詞

深淺簷花千萬枝碧紗窓外囀黃鸝殘粧含淚下簾坐盡日
傷春春不知
後宮詞
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
籠坐到明

白氏文集卷第十八

白氏文集卷第十九
律詩五言七言 自二篇至四十韻 凡一百首
吟元郎中白鬚詩兼飲雪水茶因題壁上
吟詠霜毛句閑嘗雪水茶城中展眉處只是有元家
吴七郎中山人待制班中偶贈絶句

金馬東門隻日開漢庭待詔重仙才第三松樹非華表那得遼東
鶴下來
和張十八秘書謝裴相公寄馬
齒齊膘足毛頭膩秘閣張郎叱撥駒洗了頷花翻假錦走時蹄汗
踏真珠青衫乍見曾驚否紅粟難賒得飽無丞相寄來應有意
遣君騎去上雲衢
答山侶
頷下髭鬚半是絲光陰向後幾多時非無解挂簪纓意未有支
持伏臘資冒熱衝寒徒自取隨行逐隊欲何爲更慙山侶頻傳
語五十歸來道未遲
早朝思退居
霜嚴月苦欲明天忽憶閑居思浩然自問寒燈夜半起何如暖被日
高眠唯慙老病披朝服莫慮飢寒計俸錢隨有隨無且歸去擬

求豐足是何年
曲江亭晚望
曲江岸北凭欄干水面陰生日脚殘塵路行多綠袍故風亭立久白
鬚寒詩成暗著閑心記山好遥偷病眼看不枝馬前提省印何人
信道是郎官
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誥與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書同
宿話舊感懷
閑宵靜話喜還悲聚散窮通不自知已分雲泥行異路忽驚雞
鶴宿同枝紫垣曹署榮華地白髮郎官老醜時莫怪不如君氣味
此中來校十年遲
西省對花憶忠州東坡新花樹因寄題東樓
每看闕下丹青樹不忘天邊錦繡林西掖垣中今日眼南賓樓上
去年心花含春意無分别物感人情有淺深最憶東坡紅爛熳

野桃山杏水林檎
寄題忠州小樓桃花
再遊巫峽知何日總是春人說向誰長憶小樓風月夜紅欄干
上兩三枝
中書連直寒食不歸因懷元九
去歲清明日南巴古郡樓今年寒食夜西省鳳池頭併上新人直
難隨舊伴遊誠知視草貴未免對花愁鬢髮莖莖白光陰寸
寸流經春不同宿何異在忠州
春憶二林寺舊遊因寄朗滿晦三上人
一别東林三度春每春常似憶情親頭陀會裏爲逋客供奉班
中作老臣清淨久辭香火伴塵勞難索幻泡身最慙僧社題橋
處十八人名空一人
和元少尹新授官

宦途身應泰春風信馬行縱任無苦事雖病有心情厚祿兒孫飽前驅道路榮花時八十直無暇賀元兄

朝迴和元少尹絕句

朝客朝迴迴望好盡紆朱紫佩金銀此時獨與君爲伴馬上青袍唯兩人

重和元少尹

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俱未著緋衫南宮起請無消息朝散何時得入銜

中書夜直夢忠州

閣下燈前夢巴南城裏遊覓花來渡口尋寺到山頭江色分明綠猿聲依舊愁禁鐘驚睡覺唯不上東樓

醉後

酒後高歌且放狂門前閑事莫思量猶嫌小戶長先醒不得多時住醉鄉

待漏入閣書事奉贈元九學士閣老

衙排宣政仗門啓紫宸關彩筆停書命花甎趁立班稀星點銀礫殘月墮金環闇漏猶傳水明河漸下山從東分地色向北仰天顏碧縷鑪煙直紅垂珮尾閑綸闈慙並入翰苑忝先攀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殷詩仙歸洞裏酒病滯人間好去鵷鸞侶沖天便不還

晚春重到集賢院

官曹清切非人境風日鮮明似洞天滿砌荊花鋪紫毯隔牆榆莢撒青錢前時謫去三千里此地辭來十四年虛薄至今慙舊職院名擡舉號爲賢

紫薇花

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

後宮詞

雨露由來一點恩爭能遍布及千門三千宮女臙脂面幾箇春來無淚痕

卜居

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

題新居寄元八

青龍岡北近西邊移入新居便泰然冷巷閉門無客到暖簷移榻向陽眠階庭寬窄纔容足牆壁高低粗及肩莫羨昇平元八宅自思買用幾多錢

登龍尾道南望憶廬山舊隱

龍尾道邊來一望香爐峯下去無因青山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自笑形骸紆組綬將何言語掌絲綸君恩壯健猶難報況被年年老逼身

馬閣老見與嚴郎中酬和詩因戲贈絕句

乍來天上宜清淨不用迴頭望故山縱有舊遊君莫憶塵心起即墮人間

見于給事暇日上直寄南省諸郎官詩因以戲贈

倚作天仙弄地仙誇張一日抵千年黃麻勑勝長生籙白紵詞嫌內景篇雲彩誤居青瑣地風流合在紫微天東曹漸去西垣近鶴駕無妨更著鞭

題新昌所居

宅小人煩悶泥深馬鈍頑街東閑處住日午熱時還院窄難栽竹牆高不見山唯應方寸內此地覓寬閑

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
常侍隔窗小飲各題四韻
結託白鬚伴因依青竹叢題詩新壁上過酒小窗中深院晚無
日虛簷夜有風金貂醉看好迴面紫垣東
酬元郎中同制加朝散大夫書懷見贈
命服雖同黃紙上官班不共紫垣前青衫脫早差三日白髮生遲
校九年曩者定交非勢利老來同病是詩篇終身擬作臥雲伴
逐月須收燒藥錢五品足爲婚嫁主緋袍著了好歸田
初著緋戲贈元九
晚遇緣才拙先衰被病牽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身外名徒
人間事偶然我朱君紫綬猶未得差肩
和韓侍郎苦雨
潤氣凝柱礎繁聲注瓦溝闇留窗不曉涼引簟先秋葉濕蠶
應病泥稀燕亦愁仍聞放朝夜誤出到街頭
連雨
風雨闇蕭蕭雞鳴暮復朝碎聲籠苦竹冷翠落芭蕉水鳥投
簷宿泥蛙入戶跳仍聞蕃客見明日欲追朝
初加朝散大夫又轉上柱國
紫微今日煙霄地赤嶺前年泥土身得水魚還動鱗乘軒鶴
亦長精神且慚身忝官階貴未敢家嫌活計貧柱國勳成私自
問有何功德及生人
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閤因示十二韻
夜色尚蒼蒼槐陰夾路長聽鐘出長樂傳鼓到新昌宿雨沙堤潤
秋風樺燭香馬驕欺地軟人健得天涼待漏排閶闔停珂擁
建章爾隨黃閣老吾次紫微郎並入連稱籍齊趨對折方鬪班
花接萼綽立雁分行近職誠爲美微才豈合當綸言難下筆諫

紙易盈箱老去何僥倖時來不料量唯求殺身地相誓答恩光
立秋日登樂遊園
獨行獨語曲江頭迴馬遲遲上樂遊蕭颯涼風與衰鬢誰教計
會一時秋
新秋早起有懷元少尹
秋來轉覺此身衰晨起臨階盥漱時漆匣鏡明頭盡白銅瓶水
冷齒先知光陰縱惜留難住官職雖榮得已遲老去相逢無別計
強開笑口展愁眉
夜箏
紫袖紅弦明月中自彈自感闇低容弦凝指咽聲停處別有深
情一萬重
妻初授邑號告身
弘農舊縣受新封鈿軸金泥誥一通我轉官階常自愧君加邑
號有何功花牋印了排窠濕錦標裝來耀手紅何得身名便
慵墮日高猶睡綠窗中
送客南遷
我說南中事君應不願聽曾經身困苦不覺語丁寧燒處愁雲
夢波時憶洞庭春畬煙勃勃秋瘴露冥冥蚊蚋經冬活魚龍欲
雨腥水蟲能射影山鬼解藏形穴掉巴蛇尾林飄鴆鳥翎颶風千里
黑𧒂草四時青客似驚弦雁舟如委浪萍誰人勸言笑何計慰
漂零慎勿琴離膝長須酒滿瓶大都從此去宜醉不宜醒
暮歸
不覺百年半何曾一日閑朝隨燭影出暮趁鼓聲還甕裏非無
酒牆頭亦有山歸來長困臥早晚得開顏
寄遠
欲忘忘未得欲去去無由兩腋不生翅二毛空滿頭坐看新落葉行

上最高樓暝色無邊際茫茫盡眼愁

舊房

遶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眉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初寒欲夜時

錢侍郎使君以題廬山草堂詩見寄因酬之

殷勤江郡守悵望掖垣郎慚見新瓊什思歸舊草堂事隨心未得名與道相妨若不休官去人間到老忙

寄山僧 時年五十

眼看過半百早晚掃巖扉白首誰留住青山自不歸百千萬劫鄣四十九年非會擬抽身去當風抖擻衣

慈恩寺有感 時杓直初逝居敏方病

自問有何惆悵事寺門臨入却遲迴李家哭泣元家病柿葉紅時獨自來

酬嚴十八郎中見示

口厭含香握厭蘭紫微青瑣舉頭看忽驚鬢後蒼浪髮未得心中本分官夜酌滿容花色煖秋吟切骨玉聲寒承明長短君應入莫憶家江七里灘

寄王祕書

霜菊花萎日風梧葉碎時怪來秋思苦緣詠祕書詩

中書寓直

繚繞宮牆圍禁林半開閶闔曉沈沈天晴更覺南山近月出方知西掖深病對詞頭慚彩筆老看鏡面愧華簪自嫌野物將何用土木形骸麋鹿心

自問

黑花滿眼絲滿頭早衰因病病因愁宦途氣味已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

曲江獨行招張十八

曲江新歲後冰與水相和南岸猶殘雪東風未有波偶遊身獨自相憶意如何莫待春深去花時鞍馬多

新居早春二首

靜巷無來客深居不出門鋪沙蓋苔面掃雪擁松根漸暖宜閑步初晴愛小園覓花都未有唯覺樹枝繁

又

地潤東風暖閑行踏草牙呼童遣移竹留客伴嘗茶溜滴簷冰盡塵浮隙日斜新居未曾到鄰里是誰家

新昌新居書事四十韻因寄元郎中張博士

冒寵已三遷歸朝始二年囊中貯餘俸園外買閑田狐兔同三逕蒿萊共一廛新園聊刬穢舊屋且扶顛簷漏移傾瓦梁敧換蠹椽平治繞臺路整頓近階甎巷狹開容駕牆低壘過肩門閭堪駐蓋堂室可鋪筵丹鳳樓當後青龍寺在前市街塵不到宮樹影相連省吏嫌坊遠豪家笑地偏敢勞賓客訪或望子孫傳不覓他人愛唯將自性便等閑栽樹木隨分占風煙逸致因心得幽期遇境牽松聲疑澗底草色勝河邊虛潤冰銷地晴和日出天苔行滑如簟莎坐軟於綿簾每當山卷帷多待月褰籬東花掩映窗北竹嬋娟迹慕青門隱名慚紫禁仙假歸思晚沐朝去戀春眠拙薄才無取疎慵職不專題牆書命筆沽酒率分錢柏杵舂靈藥銅瓶漱暖泉爐香穿蓋散籠燭隔紗然陳室何曾掃陶琴不要絃屏除俗事盡養活道情全尚有妻孥累猶為組綬纏終須拋爵祿漸擬斷腥羶大底宗莊叟私心事竺乾浮榮水劃字真諦火生蓮梵部經十二玄書字五千是非都付夢語默不妨禪博士官猶冷郎中病已痊多同僻處住久結靜中緣緩步攜筇杖徐吟展蜀箋老宜閑語話悶憶好詩篇

擔來方瀉蒙茶到始煎無辭數相見鬢髮各蒼然

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懷

自知群從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此予與士及第行簡次之敏中又次之）轉於文墨須留意貴向煙霄早致身莫學尔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

久不見韓侍郎戲題四韻以寄之

近來韓閣老疏我我心知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靜吟乖月夜閑醉曠花時還有愁同處春風滿鬢絲

寄白頭陀

近見頭陀伴云師老更慵性靈閑似鶴顏狀古於松山裏猶難覓人間豈易逢仍聞移住處太白最高峯

和韓侍郎題楊舍人林池見寄

渠水闇流春凍解風吹日炙不成凝鳳池冷暖君諳在二月因何更有冰

勤政樓西老柳

半朽臨風樹多情立馬人開元一株柳長慶二年春

偶題閣下廳

靜愛青苔院深宜白鬢翁貌將松共瘦心與竹俱空暖有低簷日春多颺幕風平生閑境思盡在五言中

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為事與故京兆元尹晚為詩侶有林泉之期周歲之間二君長逝李住曲江北元居昇平西追感舊遊因貽同志

從哭李來傷道氣自亡元後減詩情金丹同學都無益水竹鄰居竟不成月夜若為遊曲水花時那忍到昇平如年七十身猶在但恐傷心無處行

送馮舍人閣老往襄陽

紫微閣底送君迴第二廳簾下不開莫戀漢南風景好峴山花盡早歸來

莫走柳條詞送別

南陌傷心別東風滿把春莫欺楊柳弱勸酒勝於人

酬韓侍郎張博士雨後遊曲江見寄

小園新種紅櫻樹閑繞花行便當遊何必更隨鞍馬隊衝泥蹋雨曲江頭

元家花

今日元家宅櫻桃發幾枝稀穠與顏色一似去年時失卻東園主春風可得知

代人贈王員外

好在王員外平生記得不共醉黃叟酒同上莫愁樓靜接殷勤語狂隨爛熳遊那知今日眼相見冷於秋

惜小園花

曉來紅萼凋零盡但見空枝四五株前日狂風昨夜雨殘芳更合得存無

蕭相公宅遇自遠禪師有感而贈

宦途堪笑不勝悲昨日榮華今日衰轉似秋蓬無定處長於春夢幾多時半頭白髮慙蕭相滿面紅塵問遠師應是世間緣未盡欲拋官去尚遲疑

草詞畢遇芍藥初開因詠小謝紅藥當階翻詩以為句未盡其狀偶成十六韻

罷草紫泥詔起吟紅藥詩詞頭封送後花口拆開時坐對鈎簾久行觀步履遲兩三叢爛熳十二葉參差背日房微斂當階朶旋欹釵葶抽碧股粉蘂撲黃絲動蕩情無限低斜力不支周迴看未足比喻語難為勾漏丹砂裏僬僥火焰旗形雲賸根蒂綠積欠纓緌況有晴風度仍兼宿露垂疑香薰罨

盡似淚著燕脂有意留連我無言怨思誰應愁明日落如恨隔
年期菡萏泥連萼玫瑰刺繞枝等量無勝者唯眼與心知

喜張十八博士除水部員外郎

老何殁後吟聲絕雖有郎官不愛詩無復篇章傳道路空留
風月在曹司長嗟博士官猶屈亦恐騷人道漸衰今日聞君除
水部喜於身得省郎時

與沈楊二舍人閣老同食勑賜櫻桃翫物感恩因成
十四韻

清曉趨丹禁紅櫻降紫宸驅禽養得熟和葉摘來新圓轉盤
傾玉鮮明籠透銀內園題兩字西掖賜三臣熒惑晶華赤醍醐
氣味真如珠未穿孔似火不燒人杏俗難為對桃頑詎可倫肉嫌
盧橘厚皮笑荔枝皴瓊液酸甜足金丸大小勻偷須防曼倩惜莫
擲安仁手擘纔離核匙抄半是津甘為舌上露煖作腹中春已

懼長尸祿仍驚數食珍最慚恩未報飽餧不才身

送嚴大夫赴桂州

地壓坤方重官兼憲府雄桂林無瘴氣柏署有清風山水衙門
外旌旗艛艓中大夫應絕席詩酒與誰同

春夜宿直

三月十四夜西垣東北廊碧梧葉重疊紅藥樹低昂月砌漏幽影
風簾飄暗香禁中無宿客誰伴紫微郎

夏夜宿直

人少庭宇曠夜涼風露清槐花滿院氣松子落階聲寂默挑燈
坐沉吟蹋月行年衰自無趣不是厭承明

七言十二句贈駕部吳郎中七兄 時早夏朝歸閉齋獨處偶題此什

四月天氣和且清綠槐陰合沙隄平獨騎善馬銜鐙穩初著單衣
支體輕退朝下直少徒侶歸舍閉門無送迎風生竹夜窗閒

卧月照松時臺上行春酒冷宵三數盞曉琴閑弄十餘聲幽懷靜
境何人別唯有南宮老駕兄

玉真張觀主下小女冠阿容

綽約小天仙生來十六年姑山半峯雪瑤水一枝蓮晚院花留立
春窗月伴眠迴眸雖欲語阿母在傍邊

龍花寺主家小尼 郭代公愛姬薛氏幼嘗為尼小名仙人子

頭青眉眼細十四女沙彌夜靜雙林怕春深一食飢步慵行道困
起晚誦經遲應似仙人子花宮未嫁時

訪陳二

曉垂朱綬帶晚著白綸巾出去為朝客歸來是野人兩餐聊過日
一榻足容身此外皆閑事時時訪老陳

晚庭逐涼

送客出門後移牀下砌初趁涼行繞竹引睡卧看書老更為官拙

慵多向事疎松窗倚藤杖人道似僧居

曲江憶李十一

李君殁後共誰遊柳岸荷亭兩度秋獨遶曲江行一匝依前還立
水邊愁

江亭翫春

江亭乘曉閱眾芳春妍景麗草樹光日消石桂綠嵐氣風墜木
蘭紅露漿水蒲漸展書帶葉山榴半含琴軫房何物春風吹
不變愁人依舊鬢蒼蒼

聞夜砧

誰家思婦秋擣帛月苦風淒砧杵悲八月九月正長夜千聲萬
聲無了時應到天明頭盡白一聲添得一莖絲

板橋路

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為此路今重過十五年前舊

板橋曾共玉顏橋上別不知消息到今朝

青門柳

青青一樹傷心色曾入幾人離恨中爲近都門多送別長條折盡減春風

梨園弟子

白頭垂淚話梨園五十年前雨露恩莫問華清今日事滿山紅葉鎖宮門

暮江吟

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思婦眉

春風搖蕩自東來折盡櫻桃綻盡梅惟餘思婦愁眉結無限春風吹不開

怨詞

奪寵心那慣尋恩何殿門不知移舊愛何處作新恩

寒閨怨

寒月沈沈洞房靜真珠簾外梧桐影秋霜欲下手先知燈底裁縫剪刀冷

秋房夜

雲露青天月漏光中庭立久卻歸房水窗席冷未能臥挑盡殘燈秋夜長

採蓮曲

菱葉縈波荷颭風荷花深處小船通逢郎欲語低頭笑碧玉搔頭落水中

鄰女

娉婷十五勝天仙白日姮娥旱地蓮何處閑教鸚鵡語碧紗窗下繡牀前

閨婦

斜憑繡牀愁不動紅銷帶緩綠鬟低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

移牡丹栽

金錢買得牡丹栽何處辭叢別主來紅芳堪惜還堪恨百處移將百處開

聽夜箏有感

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

代謝好答崔員外

青蛾小謝娘白髮老崔郎謾愛胸前雪其如頭上霜別後曹家碑背上思量好字斷君腸

琵琶

絃清撥剌語錚錚背卻殘燈就月明賴是心無惆悵事不然爭奈子絃聲

和殷協律琴思

秋水蓮冠春草裙依稀風調似文君煩君玉指分明語知是琴心佯不聞

寄李蘇州兼示楊瓊

真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鬢上秋霜白爲問蘇臺酒席中使君歌笑與誰同就中猶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

聽彈湘妃怨

玉軫朱絃瑟瑟徽吳娃徵調奏湘妃分明曲裏愁雲雨似道蕭蕭郎不歸（王建詞有云暮雨蕭蕭郎不歸）

閑坐

暖擁紅爐火閑搔白髮頭百年慵裏過萬事醉中休有室同
摩詰無兒比鄧攸莫論身在日身後亦無憂

不睡

焰短寒釭盡聲長曉漏遲年衰自無睡不是守三尸

白氏文集卷第十九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

律詩 五言 七言 凡一百首

初罷中書舍人

自慚拙宦叨清貴還有癡心怕素飡或望君臣相獻替可圖妻
子免飢寒性疎豈合承恩久命薄元知濟事難分寸寵光酬未
得不休沈擬覓何官

宿陽城驛對月 自此後詩赴杭州路中作

親故尋回駕妻孥未出關鳳皇池上月送我過商山

商山路有感 并序

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書歸闕時刑部李十一侍郎戶部崔二
十員外亦自澧果二郡守徵還相次入關皆同此路今年予自中書舍
人授杭州刺史又由此途出二君已逝予獨南行追歎興懷慨然成詠
後來有與予杓直虞平游者見此短什能無惻惻乎儻未忘情請
為繼和長慶二年七月三十日題於內鄉縣南亭云爾

憶作徵還日三人歸路同此生都是夢前事旋成空杓直泉埋玉
虞平燭過風唯殘樂天在頭白向江東

重感

停驂歇路隅重感一長吁擾擾生還死紛紛榮又枯困支青竹杖
閑捋白髭鬚莫歎身衰老交遊半已無

逢張十八員外籍

旅思正茫茫相逢此道傍晚嵐林葉闇秋露草花香白髮江城
守青衫水部郎客亭同宿處忽似夜歸鄉

赴杭州重宿棣華驛見楊八舊詩 感題一絕

往恨今愁應不殊題詩梁下又踟躕羨君猶夢見兄弟我到天明
睡亦無

寓言題僧

劫風火起燒荒宅苦海波生蕩破船力小無因救焚溺清涼山下
且安禪

內鄉村路作

日下風高野路涼緩驅疲馬闇思鄉渭村秋物應如此棗赤梨紅
稻穗黃

路上寄銀匙與阿龜

謫宦心都慣辭鄉去不難緣留龜子住涕淚一闌干小子須嬌養
鄒婆為好看銀匙封寄汝憶我即加食

山泉煎茶有懷

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塵無由持一盌寄與愛茶人

郢州贈別王八使君

昔是詩狂客今為酒病夫强吟翻悵望縱醉不歡娛鬢髮三分
白交親一半無郢城君莫厭猶校近京都

吉祥寺見錢侍郎題名

雲雨三年別風波萬里行秋心正蕭索況見故人名

重到江州感舊遊題郡樓十一韻

掌綸知是忝剖竹信為榮才薄官仍重恩深責尚輕昔徵從
典午今出自承明鳳詔休揮翰漁歌欲濯纓還乘小艛艓卻到古
湓城醉客臨江待禪僧出郭迎青山滿眼在白髮半頭生又校

三年老何曾一事成重過蕭寺宿再上庾樓行雲水新秋思閑
閑舊日情郡民猶認得司馬詠詩聲

贈江州李十使君員外十四韻

我本江湖上悠悠任運身朝隨賣藥客暮伴釣魚人迹為燒丹
隱家緣嗜酒貧經過剡谿雪尋覓武陵春豈有疏狂性堪為
侍從臣仰頭驚鳳闕下口觸龍鱗劍珥辭天上風波向海濱非賢
虛偶聖無屈敢求伸昔去曾同日今來即後塵（元和末余與李員外同日黜官今又相次出為）
刺史中年俱白鬢左宦各朱輪長短才雖異榮枯事略均殷勤李
員外不合不相親

題别遺愛草堂兼呈李十使君（李亦愛廬山草堂）

曾住鑪峯下書堂對藥臺斬新蘿徑合依舊竹窗開砌水親
開決池荷手自栽五年方暫至一宿又須迴縱未長歸得猶勝不
到來君家白鹿洞聞道亦生苔

重題

泉石尚依依林疏僧亦稀何年辭水閣今夜宿雲扉謾獻長楊
賦虛拋薜荔衣不能成一事贏得白頭歸

夜泊旅望

少睡多愁客中宵起望鄉沙明連浦月帆白滿船霜近海江彌
闊迎秋夜更長煙波三十宿猶未到錢塘

九江北岸遇風雨

黃梅縣邊黃梅雨白頭浪裏白頭翁九江闊處不見岸五月盡時
多惡風人間穩路應無限何事拋身在此中

舟中晚起

日高猶掩水窗眠枕簟清涼八月天泊處或依沽酒店宿時多
伴釣魚船退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且向錢塘湖上
去冷吟閑醉二三年

秋寒

雪鬢年顏老霜庭日氣秋病看妻檢藥寒遣婢抽頭身外名
何有人間事且休澹然方寸內唯擬學虛舟

初到郡齋寄錢湖州李蘇州（錢李二郡守皆有詩句之舊）

俱來滄海郡半作白頭翁謾道風煙接何曾笑語同吏稀秋稅畢
客散晚庭空霽後當樓月潮來滿座風雲濤殊未歇林苑太繁
雄唯此錢塘郡閑忙恰得中

對酒自勉

五十江城守停杯一自思頭仍未盡白官亦不全卑榮寵尋過分
歡娛已校遲肺傷雖怕酒心健尚誇詩夜舞吳娘袖春歌蠻子
詞猶堪三五歲相伴醉花時

郡樓夜宴留客

北客勞相訪東樓為一開褰簾待月出把火看潮來艷聽竹枝
曲香傳蓮子盃寒天殊未曉歸騎且遲迴

醉題候仙亭

蹇步垂朱紱華纓映白鬚何因駐衰老只有且歡娛酒興還
應在詩情可便無登山與臨水猶未要人扶

東院

松下軒廊竹下房暖簷晴日滿繩牀淨名居士經三卷榮啓先生
琴一張老去齒衰嫌橘醋病來肺渴覺茶香有時閑酌無人伴
獨自騰騰入醉鄉

虛白堂

虛白堂前衙退後更無一事到中心移牀就日簷間卧卧詠閑詩
側枕琴

閑夜詠懷因招周協律劉薛二秀才

世名檢束為朝士心性疏慵是野夫高置寒燈如客店深藏夜火

似僧爐香濃酒熟能嘗否冷澹詩成肯和無若厭雅吟須俗飲妓筵勉力爲君鋪

晚興

草浦收殘雨高城駐落暉山明虹半出松闇鶴雙歸將吏隨衙散文書入務稀閑吟倚新竹筠粉汙朱衣

衰病

老與病相仍華簪髮不勝行多朝散藥睡少夜停燈祿食分供鶴朝衣減施僧性多移不得郡政謾如繩

病中對病鶴

同病病夫憐病鶴精神不損翅翎傷未堪再舉摩霄漢只合相隨覓稻粱但作悲吟和嘹唳難將俗貌對昂藏唯應一事宜爲伴我髮君毛俱似霜

夜歸

半醉閑行湖岸東馬鞭敲鐙轡瓏璁萬株松樹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樓角漸移當路影潮頭欲過滿江風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開蠟燭紅

臘後歲前遇景詠意

海梅半白柳微黃凍水初融日欲長度臘都無苦霜霰迎春先有好風光郡中起晚聽衙鼓城上行慵倚女牆公事漸閑身且健使君殊未厭餘杭

白髮

雲髮隨梳落霜毛繞鬢垂加添老氣味改變舊容儀不肯長如漆無過總作絲最憎明鏡裏黑白半頭時

錢湖州以箬下酒李蘇州以五酘酒相次寄到無因同飲聊詠所懷

勞將箬下忘憂物寄與江城愛酒翁鐺腳三州何處會甕頭

一盞幾時同傾如竹葉盈樽綠飲作桃花上面紅莫怪殷勤醉相憶曾陪西省與南宮

花樓望雪命宴賦詩

連天際海白皚皚好上高樓望一迴何處更能分道路此時兼不認池臺萬重雲樹山頭翠百尺花樓江畔開素壁聯題分韻句紅爐巡飲暖寒盃冰鋪湖水銀爲面風卷汀沙玉作堆絆惹舞人春豔曳勾留醉客夜徘徊偷將虛白堂前鶴失卻樟亭驛後梅別有故情偏憶得曾經窮苦照書來

晚歲

壯歲忽已去浮榮何足論身爲百口長官是一州尊不覺白雙鬢徒言朱兩轓病難施郡政老未答君恩歲暮別兄弟年衰無子孫惹愁諳世網治苦賴空門攬帶知腰瘦看燈覺眼昏不緣衣食繫尋合返丘園

宿竹閣

晚坐松簷下宵眠竹閣間清虛當服藥幽獨抵歸山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閑無勞別修道即此是玄關

歲暮枉衢州張使君書并詩因以長句報之

西州彼此意何如官職蹉跎歲欲除浮石潭邊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萬言舊手才難敵五字新題思有餘貧薄詩家無好物反投桃李報瓊琚張曾應萬言書登科

和薛秀才尋梅花同飲見贈

忽驚林下發寒梅便試花前飲冷盃白馬走迎詩客去紅筵鋪待舞人來歌聲怨處微微落酒氣熏時旋旋開若到歲寒無雨雪猶應醉得兩三迴

與諸客空腹飲

隔宿書招客平明飲暖寒麴神寅日合酒聖卯時歡促膝纔飛

白髭顏已渥丹碧笋撩尖椀紅袖拂骰盤醉後歌尤異狂來
舞可難拋盃語同坐莫作老人看

小歲日對酒吟錢湖州所寄詩

獨酌無多興閑吟有所思一盃新歲酒兩句故人詩楊柳初黃日
髭鬚半白時蹉跎春氣味彼此老心知

錢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脚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
鷰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纔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
不足綠楊陰裏白沙隄

題靈隱寺紅辛夷花戲酬光上人

紫粉筆含尖火燄紅燕脂染小蓮花芳情香思知多少惱得山僧
悔出家

重向火

火銷灰復死疎棄已經旬豈是人情薄其如天氣春風寒忽再起
手冷重相親却就紅爐坐心如逢故人

候仙亭同諸客醉作

謝安山下空攜妓柳惲洲邊只賦詩爭及湖亭今日會嘲花詠
水贈蛾眉

城上

城上鼕鼕鼓朝衙復晚衙為君慵不出落盡遶城花

早行林下

披衣未冠櫛晨起入前林宿露殘花氣朝光新葉陰傍松人迹
少隔竹鳥聲深閑倚小橋立傾頭時一吟

送李校書趁寒食歸義興山居

大見騰騰詩酒客不憂生計似君稀到舍將何作寒食滿船唯載
樹栽歸

題孤山寺山石榴花示諸僧衆

山榴花似結紅巾容豔新妍占斷春色相故關行道地香塵擬觸
坐禪人瞿曇弟子君知否恐是天魔女化身

獨行

闇誦黃庭經在口閑攜青竹杖隨身晚花新筍堪為伴獨入林行
不要人

二月五日花下作

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聞有酒時須笑樂不關身事莫
思量羲和趁日沉西海鬼伯驅人葬北邙只有且來花下醉從人笑
道老顛狂

戲題木蘭花

紫房日照燕脂坼素豔風吹膩粉開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
作女郎來

清明日觀妓舞聽客詩

看舞顏如玉聽詩韻似金綺羅從許笑絃管不妨吟可惜春風
老無嫌酒盞深辭花送寒食併在此時心

西湖晚歸迴望孤山寺贈諸客

柳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橈出道場盧橘子低山雨重栟櫚
葉戰水風涼煙波澹蕩搖空碧樓殿參差倚夕陽到岸請君迴
首望蓬萊宮在海中央

湖中自照

重重照影看容鬢不見朱顏見白絲失却少年無覓處泥他湖水
欲何為

贈蘇鍊師

兩鬢蒼然心浩然松窗深處藥爐前攜將道士通宵語忘却花
時盡日眠明鏡懶開長在匣素琴欲弄半無絃猶嫌莊子多詞句

只讀逍遙六七篇

杭州春望

望海樓明照曙霞城東樓名望海樓護江堤白蹋晴沙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柿蒂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也青旗沽酒趁梨花其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為梨花春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綠時望如裙腰

飲散夜歸贈諸客

鞍馬夜紛紛香街起闇塵迴鞭招飲妓分火送歸人風月應堪惜杯觴莫厭頻明朝三月盡忍不送殘春

湖亭晚歸

盡日湖亭卧心閑事亦稀起因殘醉醒坐待晚涼歸松雨飄藤帽江風透葛衣柳隄行不厭沙軟絮霏霏

東樓南望八韻

不厭東南望江樓對海門風濤生有信天水合無痕鷁帶雲帆動鷗和雪浪翻魚鹽聚為市煙火起成村日脚金波碎峯頭鈿點繁送秋千里鴈報暝一聲猿已豁煩襟悶仍開病眼昏郡中登眺處無勝此東軒

醉中酬殷協律

泗水城邊一分散浙江樓上重遊陪揮鞭二十年前別命駕三千里外來醉袖放狂相向舞愁眉和笑一時開留君夜住非無分且盡青娥紅燭臺

孤山寺遇雨

拂波雲色重灑葉雨聲繁水鷺雙飛起風荷一向翻空濛連北岸蕭颯入東軒或擬湖中宿留船在寺門

擢亭雙櫻樹

南館西軒兩樹櫻春條長足夏陰成素華朱實今雖盡碧葉風來別有情

湖上夜飲

郭外迎人月湖邊醒酒風誰留使君飲紅燭在舟中

贈沙鷗

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緋形骸雖有累方寸却無機遇酒多先醉逢山愛晚歸沙鷗不知我猶避隼旟飛

餘杭形勝

餘杭形勝四方無州傍青山縣枕湖遶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州西靈隱山上有夢謝亭即是杜明浦夢謝靈運之所因名客兒也蘇小小本錢塘妓人也獨有使君年太老風光不稱白髭鬚

江樓夕望招客

海天東望夕茫茫山勢川形闊復長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風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就江樓銷暑否比君茅舍校清涼

新秋病起

一葉落梧桐年光半又空秋多上階日涼足入懷風病瘦形如鶴愁焦鬢似蓬損心詩思裏伐性酒狂中華蓋何曾惜金丹不致功猶須自慙愧得作白頭翁

木芙蓉花下招客飲

晚涼思飲兩三杯召得江頭酒客來莫怕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

悲歌

白頭新洗鏡新磨老逼身來不奈何耳裏頻聞故人死眼前唯覺少年多塞鴻遇暖猶迴翅江水因潮亦反波獨有衰顏留不得醉來無計但悲歌

江樓晚眺景物鮮奇吟翫成篇寄水部張員外

澹煙疎雨間斜陽江色鮮明海氣涼蜃散雲收破樓閣虹殘水

照斷橋梁風飄白浪花一片鴈點青天字一行好著丹青圖寫
取題詩寄與水曹郎

夜招周協律兼答所贈

滿眼雖多客開眉復向誰 少年非我伴秋夜與君期落魄俱耽
酒殷勤共愛詩相憐別有意彼此老無兒

重詶周判官

秋愛冷吟春愛醉詩家眷屬酒家仙若教早被浮名繫可得閑
遊三十年

飲後夜醒

黃昏飲散歸來卧夜半人扶強起行枕上酒容和睡醒樓前海
月伴潮生將歸梁燕還重宿欲滅窗燈復卻明直至曉來猶
妄想耳中如有管絃聲

代賣薪女贈諸妓

亂蓬為鬢布為巾曉踏寒山自負薪一種錢塘江畔女著紅騎
馬是何人

奉和李大夫題新詩二首各六韻

因巖亭 一作開嚴

箕潁人窮獨蓬壺路阻難何如兼吏隱復得事躋攀巖樹
羅階下江雲貯棟間似移天目石疑入武丘山清且徒堪賞皇恩
肯放閑遙知興未足即被詔徵還

忘筌亭

翠巘公門對朱軒野逕連只開新戶牖不改舊風煙空室閑
生白高情澹入玄酒容同座勸詩借屬城傳自笑滄江畔遙思
絳帳前庭臺隨事有爭敢比忘筌

予以長慶二年冬十月到杭州明年秋九月始與范陽
盧賈汝南周元範蘭陵蕭悅清河崔求東萊

劉方輿同遊恩德寺之泉洞竹石藉甚久矣及茲
目擊果愜心期因自嗟云到郡周歲方來入寺半
日復去俯視朱綬仰睇白雲有愧於心遂留絕句

雲水埋藏恩德洞簪裾束縛使君身暫來不宿歸州去應被
山呼作俗人

早冬

十月江南天氣好可憐冬景似春華霜輕未殺萋萋草日
暖初乾漠漠沙老柘葉黃如嫩樹寒櫻枝白是狂花此時卻羨
閑人醉五馬無由入酒家

歲假內命酒贈周判官蕭協律

共知欲老流年急且喜新正假日頻聞健此時相勸醉偷閑何
處共尋春腳隨周叟行猶疾頭比蕭翁白未勻歲酒先拈辭
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

與諸客攜酒尋去年梅花有感

馬上同攜今日盃湖邊共覓去春梅年年只是人空老處處何曾
花不開詩思又牽吟詠發酒酣閑喚管絃來樽前百事皆依舊
點檢唯無薛秀才 去年與薛景文同賞今年長逝

送李協律赴湖南辟命因寄沈八中丞

富陽山底樟亭畔立馬停舟飛酒盃曾共中丞情繾綣暫留協
律語踟躕紫微星北承恩去青草湖南稱意無不羨君官羨君幕
幕中收得阮元瑜

內道場永讙上人就郡見訪善說維摩經臨別請詩
因以此贈

五夏登壇內殿師水為心地玉為儀正傳金粟如來偈何用錢塘太
守詩苦海出來應有路靈山別後可無期他生莫忘今朝會虛
白亭中法樂時

見李蘇州示男阿武詩自感成詠

遥羨青雲裏祥鸞正引雛自憐滄海畔老蚌不生珠

正月十五日夜月

歲熟人心樂朝遊復夜遊春風來海上明月在江頭燈火家家市
笙歌處處樓無妨思帝里不合厭杭州

題州北路傍老柳樹

皮枯緣受風霜久條短為經攀折頻但見半衰當此路不知初種
是何人雪花零碎逐年減煙葉稀疎隨分新莫道老株芳意少
逢春猶勝不逢春

題清頭陀

頭陀獨宿寺西峯百尺禪菴半夜鍾煙月蒼蒼風瑟瑟更無雜
樹對山松

自歎二首

形羸自覺朝餐減睡少偏知夜漏長實事漸消虛事在銀魚
金帶繞腰光

二毛曉落梳頭懶兩眼春昏點藥頻唯有閑行猶得在心情未到
不如人

湖上醉中代諸妓寄嚴郎中

笙歌杯酒正歡娛忽憶仙郎望帝都借問連宵直南省何如盡日
醉西湖蛾眉別久心知否雞舌含多口厭無遙有些些惆悵事春來
山路見蘼蕪

自詠

悶發每吟詩引興興來兼著酒開顏欲逢假日先招客正對衙時
亦望山句檢簿書多鹵莽隄防官吏少機關誰能頭白勞心力人
道無才也是閑

晚興

草淺馬翻翻新晴薄暮天柳條春拂面衫袖醉垂鞭立語花隄
上行吟水寺前等閑消一日不覺過三年

早興

晨光出照屋梁明初打開門鼓一聲犬上階眠知地濕鳥臨窓語
報天晴半銷宿酒頭仍重新脫冬衣體乍輕睡覺心空思想盡近
來鄉夢不多成

竹樓宿

小書樓下千竿竹深火爐前一盞燈此處與誰相伴宿燒丹道士坐
禪僧

湖上招客送春汎舟

欲送殘春招酒伴客中誰最有風情兩瓶箬下新開得一曲霓裳
初教成（時崔湖州寄新箬下酒樂妓按霓裳羽衣曲初畢）排比管絃行翠袖指麾舸舫點紅旌
慢牽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鏡上行

戲醉客

莫言魯國書生懦莫把杭州刺史欺醉客請君開眼望綠楊風下
有紅旗

紫陽花（招賢寺有山花一樹無人知名色紫氣香芳麗可愛頗類仙物因以紫陽花名之）

何年植向仙壇上早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
紫陽花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

後序

前三年元微之爲予編次文集而敘之凡五帙每帙十卷訖
長慶二年冬號白氏長慶集邇來復有格詩律詩碑誌
序記表贊以類相附合爲卷軸又從五十一以降卷而第之
是時大和二年秋予春秋五十有七目昏頭白衰也又老拙音
狂句亦已多矣自茲而後宜其絕筆昔餘習未盡時時一
詠亦不自知也因附前集報微之故復序于卷首云爾

格詩歌行雜體 凡五十七首

郡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 自此後在蘇州作

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
私少勞逸常不均況爲劇郡長安得閑宴頻下車已三月開
筵始今晨初黠軍厨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
珍萍醅箬溪醑水膾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懽妓席陳風
流吳中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
凝未闋酡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郡寮且逡巡無輕一日醉
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

題西亭

朝亦視簿書暮亦視簿書簿書視未竟蟋蟀鳴座隅始
覺芳歲晚復嗟塵務拘西園景多暇可以少躊躇池鳥澹
容與橋柳高扶疏烟蔓嫋青薜水花披白蕖何人造茲亭
華敞綽有餘四簷軒鳥翅複屋羅蜘蛛直廊抵曲房窈窕
深且虛修竹夾左右清風來徐徐此宜宴嘉賓鼓瑟吹笙竽
荒淫即不可廢曠將何如幸有酒與樂及時歡且娛忽其
解郡印他人來此居

郡中西園

閑園多芳草春夏香靡靡深樹足佳禽旦暮鳴不已院門
閉松竹庭徑穿蘭芷愛彼池上橋獨來聊徙倚魚依藻長
樂鷗見人暫起有時舟隨風盡日蓮照水誰知郡府內景
物閑如此始悟喧靜緣何嘗繫遠邇

北亭卧

樹綠晚陰合池涼朝氣清蓮開有佳色鶴唳無凡聲唯此
閑寂境愜我幽獨情病假十五日十日卧茲亭明朝吏呼起
還復視黎甿

一葉落

煩暑鬱未退涼飆潛已起寒溫與盛衰遞相爲表裏蕭
蕭秋林下一葉忽先委勿言微摇落摇落從此始

崔湖州贈紅石琴薦煥如錦文無以荅之以詩酬謝

頳錦支綠綺韻同相感深千年古澗石八月秋堂琴引出山
水思助成金玉音人間無可比比我與君心

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

前年九日餘杭郡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此
日來吳鄉兩邊蓬鬢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一日日知添
老病一年年覺惜重陽江南九月未摇落柳青蒲綠稻穟
香姑蘇臺榭倚蒼靄太湖山水含清光可憐假日好天色公
門吏靜風景涼榜舟鞭馬取賓客掃樓拂席排壺觴胡琴
錚摐指撥剌吳娃美麗眉眼長笙歌一曲思凝絕金鈿再拜
光低昂日脚欲落備燈燭風頭漸高加酒漿觥盞艷翻菡
萏葉舞鬟擺落茱萸房半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
遠近高低寺間出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脉分棹鱗次里
閭棊布城冊方人烟樹色無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自問
有何才與政高廳大館居中央銅魚今乃澤國節刺史是

古吳都王郊無我馬郡無事門有棨戟晉有章盛時儻來
合慙愧壯歲忽去還感傷從事醒歸應不可使君醉倒亦
何妨請君停杯聽我語此語眞實非虛狂五旬已過不爲夭
七十爲期蓋是常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二十場

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 五十韻

我爲江司馬君爲荆判司俱當愁悴日始識虛舟師師年三
十餘白皙好容儀專心在鉛汞餘力工琴棊靜彈絃數聲閑
飲酒一巵因指塵土下蜉蝣良可悲不聞姑射上千歲冰雪肌
不見遼城外古今塚累累嗟我天地間有術人莫知得可
逃死籍不唯走三尸授我參同契其辭妙且微六一閟扃鐍
子午守雌雄我讀隨日悟心中了無疑黃芽與紫車謂
其坐致之自負因自數人生號男兒若不珮金印即合翳
玉芝高謝人間世深結山中期泥壇方合矩鑄鼎圓中規

鑪橐一以動瑞氣紅輝輝齋心獨歎拜中夜偷一窺二物
正訢合厥狀何怪奇綢繆夫婦體狎獵魚龍姿簡寂館鍾後
紫霄峯曉時心塵未淨潔火候遂參差萬壽覬刀圭千功
失毫釐先生彈指起姹女隨煙飛始知緣會間陰隲不可
移藥竈今夕罷詔書明日追追我復追君次第承恩私官
雖小大殊同立白玉墀我直紫微闥手進賞罰詞君侍玉
皇座口含生殺機直躬易媒孽浮俗多瑕疵轉徙今安在
越嶠吳江湄一提支郡印一建連帥旗何言四百里不見如
天涯秋風旦夕來白日西南馳雪霜各滿鬢朱紫徒爲衣師
從廬山洞訪舊來於斯尋君又覓我風馭紛逶迤披褐黃
綃鬚髮垂靑絲逢人但斂手問道亦頷頤孤雲難久留十
日告將歸欵曲話平昔君勤勉衰羸後會杳何許前心日
磷緇俗家無異物何以充別貲素牋一百句題附元家詩朱

頂鶴一隻與師雲間騎雲間鶴背上故情若相思時時摘
一句唱作步虛辭

霓裳羽衣歌 和微之

我昔元和侍憲皇曾陪內宴宴昭陽千歌百舞不可數就中
最愛霓裳舞舞時寒食春風天玉鉤欄下香案前案前舞
者顏如玉不著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搖冠鈿瓔纍纍珮
珊珊娉婷似不任羅綺顧聽樂懸行復止磬簫箏笛遞相
攙擊擫彈吹聲邐迤（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唯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散序六奏未
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也）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
裂春冰拆（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飄然轉旋迴雪輕嫣然縱送遊龍驚
小垂手後柳無力斜曳裾時雲欲生（四句皆霓裳舞之初態）煙蛾斂略不勝
態風袖低昂如有情上元點鬟招萼綠王母揮袂別飛瓊（許飛瓊萼綠華皆女仙也）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霓裳曲十二遍而終）翔鸞舞了
却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凡曲將畢皆聲拍促速唯霓裳之末長引一聲也）當時乍見驚
心目凝視諦聽殊未足一落人間八九年耳冷不曾聞
此曲湓城但聽山魈語巴峽唯聞杜鵑哭（予自江州司馬轉忠州刺史）移領錢
唐第二年始有心情問絲竹玲瓏箜篌謝好箏陳寵觱
篥沈平笙清絃脆管纖纖手教得霓裳一曲成（自玲瓏以下皆杭之妓名）虛
白亭前湖水畔前後祗應三度按便除庶子拋却來聞道如
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蘇州朝鍾暮角催白頭貪看案牘常
侵夜不聽笙歌直到秋秋來無事多閑悶忽憶霓裳無處
問聞君部內多樂徒問有霓裳舞者無答云七縣十万戶無
人知有霓裳舞唯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四幅花
牋碧間紅霓裳實錄在其中千姿萬狀分明見恰與昭陽
舞者同眼前髣髴覩形質昔日今朝想如一疑從魂夢呼召
來似著丹靑圖寫出我愛霓裳君合知發於歌詠形於詩君

不見我歌云驚破霓裳羽衣曲(長恨歌云)又不見我詩云曲愛霓裳未
拍時(微之詩云)由來能事皆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開元中西涼府節度楊敬述造)
君言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吳妖小玉飛作烟(夫差女小玉死後形)
(見於王前王抱之常有事煙霧靜空)越艷西施化爲土嬌花巧笑久寂寞娃館苧蘿
空處所如君所言誠有是君試從容聽我語若求國色始翻
傳但恐人間廢此舞妍蚩優劣寧相遠大都只在人擡舉李
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娟態蘇妓之名)

小童薛陽陶吹觱篥歌　和浙西李大夫作

剪削乾蘆插寒竹九孔漏聲五音足近來吹者誰得名關
璀老死李衮生衮今又老誰其嗣薛氏樂童年十二指點之
下師授聲含嚼之間天與氣潤州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
欲發聲山頭江底何悄悄猿鳥不喘魚龍聽翕然聲作疑管
裂詘然聲盡疑刀截有時婉軟無筋骨有時頓挫生棱節急

聲圓轉促不斷轢轢轔轔似珠貫緩聲展引長有條有條
直直如筆描下聲乍墜石沉重高聲忽舉雲飄蕭明旦公堂
陳宴席主人命樂娛賓客碎絲細竹徒紛紛宮調一聲雄出
羣衆音覼縷不落道有如部伍隨將軍嗟爾陽陶方稚
齒下手發聲已如此若教頭白吹不休但恐聲名壓關李

啄木曲

莫買寶剪刀虛費千金直我有心中愁知君剪不得莫磨解
結錐虛勞人氣力我有腸中結知君解不得莫染紅絲線徒
誇好顏色我有雙淚珠知君穿不得莫近紅爐火炎氣徒相
逼我有兩鬢霜知君銷不得刀不能剪心愁錐不能解腸結
線不能穿淚珠火不能銷鬢雪不如飲此神聖杯萬念千憂
一時歇

題靈巖寺(寺即吳館娃宮舊址硯池採香徑遺跡在焉)

娃宮屧廊尋已傾硯池香徑又欲平二三月時但草綠幾百
年來空月明使君雖老頗多思攜觴領妓處處行今愁古
恨入絲竹一曲涼州無限情直自當時到今日中間歌吹更
無聲

雙石

蒼然兩片石厥狀怪且醜俗用無所堪時人嫌不取結從胚
渾始得自洞庭口萬古遺水濱一朝入吾手擔舁來郡內洗
刷去泥垢孔黑烟痕深罅靑苔色厚老蛟蟠作足古劍插爲
首忽疑天上落不似人間有一可支吾琴一可貯吾酒峭絕高
數尺坳泓容一斗五絃倚其左一盃置其右洼樽酌未空玉山
頹已久人皆有所好物各求其偶漸恐少年場不容垂白叟
迴頭問雙石能伴老夫否石雖不能言許我爲三友

宿東亭曉興

溫溫土爐火耿耿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窓聲
度殘漏簾影浮初旭頭癢曉梳多眼昏春睡足負暄簷宇下
散步池塘曲南鴈去未迴東風來何速雪依瓦溝白草遶墻
根綠何言萬戶州太守常幽獨

日漸長贈周殷二判官

日漸長春尚早牆頭半露紅萼枝池岸新鋪綠牙草蹋草
攀枝仰頭歎何人知此春懷抱年顏盛壯名未成官職欲高
身已老萬莖白髮直堪恨一片緋衫何足道賴得君來勸一
杯愁開悶破心頭好

花前歎

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歲課年功頭髮知從霜
成雪君看取(五年前在杭州有詩云五十二人頭如雪)幾人得老莫自嫌樊李吳韋
盡成土(樊著作宗師李諫議景儉吳郴州丹韋侍郎顗皆舊遊相次亡逝)南州桃李北州梅且喜

年年作地主花前置酒誰相勸容坐唱歌滿起舞（容滿皆名也）欲
散重拈花細看爭知明日無風雨

自詠五首

朝亦隨羣動暮亦隨羣動榮華瞬息間求得將何用形骸
與冠蓋假合相戲弄何異睡著人不知夢是夢

又

一家五十口一郡十萬戶出為老耕頭入為衣食主水旱合心憂
飢寒須手撫何異食蓼蟲不知苦是苦

又

公私頗多事衰憊殊少歡迎送賓客懶鞭笞黎庶難老耳倦
聲樂病口厭杯盤既無可戀者何以不休官

又

一日復一日自問何留滯為貪逐日俸擬作歸田計亦須隨
豐約可得無限劑若待足始休休官在何歲

又

官舍非我廬官園非我樹洛中有小宅渭上有別墅既無婚
嫁累幸有歸休處歸去誠已遲猶勝不歸去

和微之聽妻彈別鶴操因為解釋其義依韻加四句

義重莫若妻生離不如死誓將死同穴其奈生無子商陵追禮
教婦出不能止舅姑明旦別夫妻中夜起起聞雙鶴別若與人
相似聽其悲唳聲亦如不得已青田八九月遼城一萬里徘徊
去住雲嗚咽東西水寫之在琴曲聽者酸心髓況當秋月彈
先入憂人耳怨抑掩朱絃沉吟停玉指一聞無兒歎相念兩如
此無兒雖薄命有妻偕老矣幸免生別離猶勝商陵氏

題故元少尹集後二首

黃壤詎知我白頭徒憶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
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

和微之四月一日作

四月一日天花稀葉陰薄泥新燕影忙蜜熟蜂聲樂麥風
低冉冉稻水平漠漠芳節或蹉跎遊心稍牢落春華信為美
夏景亦未惡颭浪嫩青荷重欄晚紅藥吳宮好風月越郡多
樓閣兩地誠可憐其奈久離索

吳中好風景 二首

吳中好風景八月如三月水荇葉仍香木蓮花未歇海天微
雨散江郭纖埃滅暑退衣服乾潮生船舫活兩衙漸多暇亭
午初無熱騎吏語使君正是遊時節

二

吳中好風景風景無朝暮晚色萬家烟秋聲八月樹舟移管
絃動橋擁旌旗駐改號齊雲樓重開武丘路況當豐熟歲好
是歡遊處州民勸使君且莫抛官去

白太守行 劉禹錫

聞有白太守抛官歸舊谿蘇州十萬戶盡作嬰兒啼太守駐
行舟閶門草萋萋揮袂謝啼者依然兩眉低朱戶非不崇我
心如重狴華池非不清意在寥廓栖夸者竊所怪賢者默思
齊我為太守行題在隱起珪

答

吏滿六百石昔賢輒去之秩登二千石今我方罷歸我秩訝
已多我歸慙已遲猶勝塵土下終老無休期卧乞百日告起
吟五篇詩（謂將辭官自詠五首）朝與府吏別暮與州民辭去年到郡時
麥穗黃離離今年去郡日稻花白霏霏為郡已周歲半歲
罹旱飢濡袴無一片甘棠無一枝何乃老與幼泣別盡霑衣下
慚蘇人淚上愧劉君辭

別蘇州

浩浩姑蘇民鬱鬱長洲城來慙荀寵命去愧無能名青紫
行將吏班白列黎甿一時臨水拜十里隨舟行餞筵猶未收征
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聲悵望武丘路沉吟滸水
亭還鄉信有興去郡能無情

卯時酒

佛法讚醍醐仙方誇沆瀣未如卯時酒神速功力倍一
杯置掌上三嚥入腹內煦若春貫腸暄如日炙背豈獨支體
暢仍加志氣大當時遺形骸竟日忘冠帶似遊華胥國疑
反混元代一性既完全萬機皆破碎半醒思往來往來吁可
怪寵辱憂喜間惶惶二十載前年辭紫閣今歲拋皇蓋去
矣魚返泉超然蟬離蛻是非莫分別行止無疑礙浩氣貯胸
中青雲委身外捫心私自語自語誰能會五十年來心未如今
日泰況茲盃中物行坐長相對

自問行何遲

前月發京口今辰次淮涯二旬四百里自問行何遲還鄉無
他計罷郡有餘資進不慕富貴退未憂寒飢以此易過日
騰騰何所為逢山輙倚棹遇寺多題詩酒醒夜深後睡足
日高時眼底一無事心中百不知想到京國日慵放亦如斯何
必冒風水促促趂程歸

除日荅夢得同發楚州

共作千里伴俱為一郡迴歲陰中路盡鄉思先春來山雪晚
猶在淮冰晴欲開歸歟吟可作休戀主人杯

問楊瓊

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聲欲說向君君不會試
將此語問楊瓊

有感 三首

鬢毛已斑白衣綬方朱紫窮賤當壯年富榮臨暮齒車輿
紅塵合第宅青煙起彼來此須去品物之常理第宅非吾廬
逆旅暫留止子孫非我有委蛻而已矣有如蠶造繭又似花生
子子結花暗凋繭成蠶老死悲哉可奈何舉世皆如此

又

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後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馬肥快
行走妓長能歌舞三年五歲間已聞換一主借問新舊主誰
樂誰辛苦請君大帶上把筆書此語

又

往事勿追思追思多悲悵來事勿相迎相迎亦㒪悵不如兀
然坐不如塌然臥食來即開口睡來即合眼二事最關身安
寢加餐飯忘懷任行止委命隨脩短更若有興來狂歌酒一盞

宿滎陽

生長在滎陽少小辭鄉曲迢迢四十載復到滎陽宿去時十
一二今年五十六追思兒戲時宛然猶在目舊居失處所故里
無宗族豈唯變市朝兼亦遷陵谷獨有溱洧水無情依舊綠

經溱洧

落日駐行騎沉吟懷古情鄭風變已盡溱洧至今清不見士
與女亦無芍藥名

就花枝

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且算歡娛逐日來任他容
鬢隨年改醉翻衫袖拋小令笑擲骰盤呼大采自量氣力與
心情三五年間猶得在

喜雨

圃旱憂葵堇農旱憂禾菽人各有所私我旱憂松竹松乾竹

坐見春春在心目灑菜溉其根汲水勞僮僕油雲忽東起涼雨
淒相續似面洗垢塵如頭得膏沐千柯習習潤萬葉欣欣綠
十日澆灌功不如一霢霂方知宰生靈何異活草木所以聖與
賢同心調玉燭

題道宗上人十韻 并序

普濟寺律大德宗上人法堂中有故相國鄭司徒歸尚書陸
刑部元少尹及今吏部鄭相中書韋相錢左丞詩覽其題皆
與上人唱酬閲其人皆朝賢省其文皆義語予始知上人之文
爲義作爲法作爲方便智作爲解脫性作不爲詩而作也知上
人者云爾恐不知上人者謂爲護國法振靈一般然之徒與故
予題二十句以解之

如來說偈讚菩薩著論議是故宗律師以詩爲佛事一音無
差別四句有詮次欲使第一流皆知不二義精潔霑戒體閑澹
藏禪味從容恣語言縹緲離文字旁延邦國彥上達王公貴
先以詩句牽後令入佛智人多愛師句我獨知師意不似休
上人空多碧雲思

寄皇甫賓客

名利既兩忘形體方自遂臥掩羅雀門無人驚我睡睡足斗
藪衣閑步中庭地食飽摩挲腹心頭無一事除却玄晏翁何人
知此味

寄庾侍郎

一雙華亭鶴數片太湖石巉巉蒼玉峯矯矯青雲翮是時歲
云暮淡薄烟景夕庭霜封石稜池雪印鶴跡幽致竟誰別閑
靜聊自適懷哉庾順之好是今宵客

寄崔少監

微微西風生稍稍東方明入秋神骨爽琴曉絲桐清彈爲古

宮調玉水寒泠泠白覺絃指下不是尋常聲須臾群動息掩
琴坐空庭直至日出後猶得心和平惜哉意未已不使崔君聽

醉題沈子明壁

不愛君池東十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
色似芙蓉聲似玉我有陽關君未聞若聞亦應愁殺君

勸酒

勸君一盃君莫辭勸君兩盃君莫疑勸君三盃君始知面
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天地迢迢自長久白兔赤
烏相趁走身後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君不見春明
門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遊人駐馬出不得白轝紫車
爭路行歸去來頭已白典錢將用買酒喫

落花

留春春不住春歸人寂寞厭風風不定風起花蕭索既興風
前歎重命花下酌勸君嘗綠醅教人拾紅蕚桃飄火燄燄梨
墮雪漠漠獨有病眼花春風吹不落

對鏡吟

白頭老人照鏡時掩鏡沉吟吟舊詩二十年前一莖白如今變
作滿頭絲（余二十年前曾有詩云白髮生一莖朝來明鏡裏勿言一莖少滿頭從此始今則是矣）吟罷迴頭索盃酒
醉來屈指數親知老於我者多窮賤設使身存寒且飢少於我
者半爲土墓樹已抽三五枝我今幸得見頭白祿俸不薄官不
卑眼前有酒心無苦只合歡娛不合悲

耳順吟寄敦詩夢得

三十四十五慾牽七十八十百病纏五十六十却不惡恬淡清
淨心安然已過愛貪聲利後猶在病羸昏耄前未無筋力
尋山水尚有心情聽管絃閑開新酒嘗數盞醉憶舊詩吟
一篇敦詩夢得且相勸不用嫌他耳順年

別氊帳火爐

憶昨臘月天北風三尺雪年老不禁寒夜長安可徹賴有青氊帳風前自張設復此紅火爐雪中相暖熱如魚入淵水似兔藏深穴婉軟蟄鱗蘇温燉凍肌活方安陰慘夕遽變陽和節無奈時候遷豈是恩情絶毳簾逐日卷香爐隨灰滅離恨屬三春佳期在十月但令此身健不作多時別

六年春贈分司東都諸公 時為河南尹

我為同州牧内愧無才術忝擢恩已多遭逢幸非一偶當穀賤歲適值民安日郡縣獄空虚鄉閭盗奔逸其閒寂幸者朝客多分秩行接鵷鷺群坐成芝蘭室時聯拜表騎閒動題詩筆夜雪秉燭遊春風攜榼出花教鶯點檢柳付風排比法酒澹清漿含桃嚼紅實洛童調金管盧女鏗瑤瑟黛慘歌思深腰凝舞拍密每因同醉樂自覺忘衰疾始悟肘後方不如杯中物生涯隨日過世事何時畢老子苦乖慵希君數牽率

九日代羅樊二妓招舒著作 齊梁格

羅敷斂雙袂樊姬獻一杯不見舒員外秋菊為誰開

憶舊遊 寄劉蘇州

憶舊遊舊遊安在哉舊遊之人半白首舊遊之地多蒼苔江南舊遊凡幾處就中最憶吴江隈長洲苑緑柳萬樹齊雲樓春酒一盃閶門曉嚴旗鼓出皐橋夕鬧船舫迴脩蛾慢臉燈下醉急管繁絃頭上催六七年前狂爛熳三千里外思徘徊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歸夜臺虎丘月色為誰好娃宮花枝應自開賴得劉郎解吟詠江山氣色合歸來 娟態蘇州妓名周殷蘇州故吏

答崔賓客晦叔十二月四日見寄 來篇云共相呼喚醉歸來

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尚不能忘眼下身因何更算人間事居士忘筌默默坐先生枕麴昏昏睡早晚相從歸醉鄉醉鄉去此無多地

勸我酒

勸我酒我不辭請君歌歌莫遲歌聲長辭亦切此辭聽者堪愁絶洛陽女兒面似花河南大尹頭如雪

贈韋處士六年夏大熱旱

驕陽連毒暑動植皆枯槁旱日乾密雲炎烟焦茂草少壯猶困苦況予病且老飢無白栴檀何以除熱惱 華嚴經云白栴檀塗身能除一切熱惱得清涼也 汗巾束頭鬢羶食熏襟抱始覺韋山人休糧散髮好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一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二

格詩雜體 凡六十首

和微之詩二十三首 并序

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寄來命僕繼和其間瘀絮四百字車斜二十篇者流皆韻劇辭殫瓌奇怪譎又題云奉煩只此一度乞不見辭意欲定霸取威置僕於窮地耳大凡依次用韻韻同而意殊約體為文文成而理勝此足下素所長者僕何有焉今足下果用所長過蒙見窘然敵則氣作急則計生四十三章麾掃並畢不知大敵以為如何夫斸石破山先觀鑱跡發矢中的兼聽鼓聲以足下來章惟求相困故老僕報語不覺大誇況曩者唱酬近來因繼已十六卷凡千餘首矣其為敵也當今不見其為多也從古未聞所謂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戲及此者亦欲三千里外一破愁顔勿示他人以取笑誚樂天白

和晨霞 此後在上都作

君歌仙氏真我歌慈氏真慈氏發真念念此閻浮人存命大

迦葉右召鶖提因千萬化菩薩百億諸鬼神上自非想頂下及
風水輪胎卵濕化類蠢蠢難具陳弘願在救拔大悲忘辛勤
無論善不善豈問冤與親抉開生盲眼擺去煩惱塵燭以智
慧日灑之甘露津千界一時度萬法無與鄰借問晨霞子何
如朝玉宸

和送劉道士遊天台

聞君夢遊仙輕舉超世雰握持尊皇節統衛吏兵軍靈旂星
月象天衣龍鳳紋佩服交帶籙諷吟蘂珠文閶闔缥緲開鈞
樂依稀聞齋心謁西母暝拜朝東君烟霏子晉袂霞爛麻
姑裙倏忽别真侶悵望隨歸雲人生同大夢夢與覺誰分
況此夢中夢悠哉何足云假如金闕頂設使銀河濆既未出
三界猶應在五蘊飲嚥日月精茹嚼沆瀣芬尚是色香味六
塵之所熏仙中有大仙首出夢幻群慈光一照燭與法相烟熅
不知萬齡暮不見三光曛一性自了了萬緣徒紛紛苦海不能
漂劫火不能焚此是竺乾教先生垂典墳

和櫛沐寄道友

櫛沐事朝謁中門初動關盛服去尚早假寐須臾間鍾聲
發東寺夜色藏南山停驂待五漏人馬同時閑高星粲金粟
落月沉玉環出門向關路坦坦無阻艱始出里北閈稍轉市西
闤晨燭照朝服紫爛復朱殷由來朝庭士一入多不還因循
白日積漸擢朱顏青雲已難致碧落安能攀但且知止足尚
可銷憂患

和祝蒼華 蒼華髮神名

日居復月諸環迴照下土使我玄雲髮化爲素絲纍果實本
羸劣養生仍莽鹵痛飲困連宵悲吟飢過午遂令頭上髮種種
無尺五根稀比黍苗梢細同釵股豈是乏膏沐非關櫛風雨
寅爲悲傷多心憔衰落苦餘者能有幾落者不可數禿似鵲
填河墮如烏解羽蒼華何用祝苦辭亦休吐匠如剃頭僧豈要
巾冠主

和我年三首

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甲乙三道科蘇杭兩州主才能本淺
薄心力虛勞苦可能隨衆人終老於塵土

又

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歷官十五政數若珠纍纍野草始
宿鷹勞苗初礫離因讀管蕭書竊稱大有爲及遭榮遇來
乃覺才力羸黄紙詔頻草朱輪車載脂妻孥及僕使皆免
寒與飢省躬私自愧知我者微之永懷山陰守未遂嵩陽期
如何坐留滯頭白江之湄

又

我年五十七榮名得非少報國竟何如謀身猶未了昔嘗速
官謗恩大而猶小一擲鶴駢軒七年魚在沼將枯鱗再躍經
鍛翮重矯白日上昭昭青雲高渺渺平生頗同病老大宜相曉
紫綬足可榮白頭不爲夭夙懷慕箕潁晚節期松篠何當
闕下來同拜陳情表

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韻

送春君何在君在山陰署我在蘇杭時春遊亦多忝爲君歌
往事豈敢辭勞慮莫怪言語狂須知酬答遽江南臘月半冰
凍疑如瓈寒景尚蒼茫和風已吹噓女牆城似竈雁齒橋如
鋸魚尾上奫淪草芽生沮洳律遲太簇管日緩羲和馭布澤
木龍催迎春土牛助雨師習習灑雲將飄飄翥四野萬里晴
千山一時曙杭土麗且康蘇民富而庶善惡有懲勸剛柔無
吐茹兩衙少辭牒四境稀書疏俗以勞倈安政因閑暇著仙

亭日登眺虎丘時遊頭（虎丘寺在蘇州）尋幽駐桂軒選勝迴賓御舟移溪鳥避樂作林猿覷池古莫耶沉石奇羅刹踞（劍池在虎丘 羅刹石在）（杭州）水苗泥易耕畬粟灰難鋤紫蕨抽出畦白蓮埋在淤菱花紅帶點濕葉黃含菸（菱葉也）鏡動波颭菱雪迴風旋竊手經攀桂親齒爲嘗梅楚坐併船胸歌行多馬蹄跙聖賢清濁醉水陸鮮肥飫魚膾芥醬調水葵鹽豉絮（蓴）雞鶩五侯詠幸免死人諷但令樂不荒何必遊無倪吳苑僕尋罷越城公尚據舊遊幾客存新宴誰人與（去）莫空文舉酒強下何曾筯江上易優游城中多毀輿分應當自盡事勿求人恕我既無子孫君仍畢昏娶久爲雲雨別終擬江湖去范蠡有扁舟陶潛有籃舉兩心苦相憶兩口遥相語寧根七年春春來各一處

和寄樂天

賢愚類相交人情之大率然自古今來幾人號膠漆近聞屈指數元某與白乙旁愛及弟兄中惟避家室松筠與金石未足諭堅密在車如輪轅在身如肘腋又如風雲會天使相召匹不似勢利交有名而無實頃我在杭歲值君之越日望愁來儀遅宴惜流景疾坐耀黃金帶酌酡頳玉質酣歌口不停狂舞衣相拂平生賞心事施展十未一會笑始啞啞離嗟乃唧唧餞筵饒收拾征棹遽排比後恨苦緜緜前歡何卒卒居人色慘澹行子心紆鬱風袂去時揮雲帆望中失宿酲和別思目眩心怳怳病魂黯然銷老淚凄其出別君只如昨芳歲換六七俱是官家身後期難自必（後期難自必）

和寄問劉白（時夢得與樂天同宴）

正與劉夢得醉笑大開口適值此詩來歡喜君知否遂令高卷幕兼遣重添酒起望會稽雲東南一迴首愛君金玉句舉世誰人有功用隨日新資材本天授吟哦不能散白年將及酉途留夢得眠匡牀宿東牖

和新樓北園偶集從孫公度周巡官韓秀才盧秀才范處士小飲鄭侍御判官周劉二從事皆先歸

聞君新樓宴下對北園花主人既賢豪賓客皆才華初筵日未高中飲景已斜天地爲幕席富貴如泥沙嵇劉陶阮徒不足置齒牙卧甕鄙畢卓落帽嗤孟嘉芳草供枕藉亂鶯助喧譁醉鄉得道路狂海無津涯一歲春又盡百年期不賒同醉君勿辭獨醒古所嗟銷愁若沃雪破悶如剖瓜稱觴起爲壽此樂無以加歌聲凝貫珠舞袖飄亂麻相公謂四座今日非自誇有奴善吹笙有婢彈琵琶十指纖若筍雙鬟黑如鴉履舄起交雜杯盤散紛拏歸去勿擁遏倒載逃難遮明日宴東武後日遊若耶豈獨相公樂謳歌千萬家

和除夜作

君賦此詩夜窮陰歲之餘我和此詩日微和春之初老知顏狀改病覺支體虛頭上毛髮短口中牙齒疏一落老病界難逃生死墟況此促促世與君多索居君在浙江東榮駕方伯輿我在魏闕下謬乘大夫車妻孥常各飽奴婢亦盈廬唯是利人事比君全不如我統十郎官君領百吏胥我掌四曹局君管十鄉閭君爲父母君大惠在資儲我爲刀筆吏小惡乃誅鋤君提七郡籍我按三尺書俱已佩金印嘗同趨玉除外寵信非薄中懷何不攄恩光未報荅日月空居諸磊落嘗許君跼促應笑予所以自知分欲先歌歸歟

和知非

因君知非問詮較天下事第一莫若禪第二無如醉禪能泯人我醉可忘榮悴與君次第言爲我少留意儒教重禮法道家養神氣重禮足滋彰養神多避忌不如學禪定中有甚深味

曠廓了如空恣疑勝於睡非除默默念銷盡悠悠思春無傷
春心秋無感秋淚坐成真諦樂如受空王賜既得脫塵勞兼
應辭魑愧除禪其次醉此說非無謂一酌機即忘三杯性咸遂
逐臣去室婦降虜敗軍帥思苦膏火煎憂深扃鐍秘須憑
百杯沃莫惜千金費便似罩中魚脫飛生兩翅勸君雖老大
逢酒莫迴避不然即學禪兩途同一致

和望曉

休吟稽山晚聽詠秦城旦鳴雞初有聲宿鳥猶未散丁丁漏
向盡鼕鼕鼓過半南山青沉沉東方白漫漫街心若流水城
角如斷岸星河稍隅落宮闕方輪煥朝車雷四合騎火星一
貫赫奕冠蓋盛熒煌朱紫爛沙堤且莫馳（予城東北飯市下 [illegible]）市
路遠龍斷白日忽照耀紅塵紛散亂貴賤遇客避恭任行人
看拌涸蒲虛空春色無邊畔鴉行候暴刻龍尾登霄漢旦嚴

暖宜攀風光晴可翫草鋪地茵褥雲卷天幃幔鶯雜佩銲銲
花饒衣粲粲何言終日樂獨起臨風歎歎我同心人一別春七
換相望山陽與欲去官羈絆何日到江東超然似張翰

和李勢女

減一分太短增一分太長不朱面若花不粉肌如霜色為天下
艷心乃女中郎自言重不幸家破身未亡人各有一死此死職所
當忍將先人體與主為兆嶽妾死主意使從此兩無妨願信赤
心語速即白刃光南郡忽感激却立捨鋒鋩撫背稱阿姊歸
我如歸鄉竟以恩信待豈止猜妬忘由來机上肉不足揮干將
南郡死已久骨枯墓蒼蒼願於墓上頭立石鐫此章勸誡天
下婦不令陰勝陽

和酬鄭侍御東陽春悶放懷追越遊見寄

君得嘉魚置賓席樂如南有嘉魚時勁氣衣爽竹竿蛛妍文
煥爛芙蓉披戴筆在幕名已重補袞於朝官尚卑一緘疏入掩谷末
三都賦成排左思自言拜辭主人後離心蕩颺風前旗東南門
館別經歲春眼悵望秋心悲（已上敘嘉魚）昨日嘉魚來訪我方駕同出
何所之樂遊原頭春尚早百舌新語聲椑椑日趁花忙向南圻
風催柳急從東吹流年慨悅不饒我美景鮮妍來為誰紅塵
三條界阡陌碧草千里鋪郊畿餘霞斷時綺幅裂斜雲展
處羅文紕暮鐘遠近聲互動暝鳥高下飛追隨酒酣將歸未
能去悵然迴望天四垂生何足養嵇著論途何足泣楊漣而胡不
花下伴春醉滿酌綠酒聽黃鸝嘉魚點頭時一歎聽我此言
不知疲語終興盡各分散東西軒騎紛逶迤此詩勿遺閒人見
見恐與他為笑資白首舊寮知我者憑君一詠向周師（周師 [illegible]）

和自勸 二首

稀稀疎疎遶籬竹窄窄狹狹向陽屋屋中有一曝背翁委
置形骸如土木日暮半爐麩炭火夜深一盞紗籠燭不知有益
及民無二十年來食官祿就暖移盤簷下食防寒擁被帷中
宿秋官月俸八九萬豈徒遣兩身溫足勤操丹筆念黃沙
莫使飢寒因獄

急景凋年急於水念此攬衣中夜起門無宿客共誰言煖酒
挑燈對妻子身飲數杯妻一盞餘酌分張與兒女微酣靜坐未
能眠風霰蕭蕭打窗紙自問有何才與術入為丞郎出刺史
爭知壽命短復長豈得營營心不止請看韋孔與錢崔半月
之間四人死（韋中書孔京兆錢尚書崔華州十五日間相次而逝）

和雨中花

真宰倒持生殺柄閒物命長人短命松枝上鶴蓍下龜千年不
死仍無病人生不得似龜鶴少去老來同旦暝何異花開旦暝

開未落仍遭風雨橫莖得經年一葉連月唯花不與多時節一
年三百六十日花能幾日供攀折桃李無言難自訴黃鸝爲解
語憑君說鸎雖爲說不分明葉底枝頭謾饒舌

和晨興因報問龜兒

冬旦寒慘澹雲日無晶輝當此歲暮感見君晨興詩君詩亦
多苦苦在兒遠離我苦不在遠纏縣肝與脾西院病孀婦後
牀孤姪兒黃昏一慟後夜半一起時病眼兩行血悲鬢萬莖絲
咽絕五藏脉消瘦百骸脂雙目失一目四肢斷兩肢不如溘然
盡安用半活爲誰謂荼蘗苦荼蘗甘如飴誰謂湯火熱湯
火冷如澌前時君寄詩憂念問阿龜喉燥聲氣窒經年無報
辭及覩晨興句未吟先涕垂因茲漣漣際一吐心中悲茫茫四
海間此苦唯君知去我四千里使我告訴誰仰頭向青天但見雁
南飛憑雁寄一語爲我達微之弦絶有續膠樹斬可接枝唯我

中腸斷應無連得期

和朝迴與王鍊師遊南山下

藹藹春景餘峩峩夏雲初躞蹀退朝騎飄飄隨風裾晨從四
丞相入拜白玉除暮與一道士出尋青谿居吏隱本齊致朝
野孰云殊道在有中適機忘無外虞但愧煙霄上鸞鳳爲吾
徒又慙雲水閒鷗鶴不我疎坐傾數杯酒臥枕一卷書與酣頭
兀兀睡覺心于于以此送日月問師爲何如

和嘗新酒

空腹嘗新酒偶成卯時醉醉來擁褐裘直至齋時睡靜酣不
語笑真寢無夢寐殆欲忘形骸詎知屬天地醒餘和未散起坐
澹無事舉臂一大伸引琴彈秋思

和順之琴者

陰陰花院月耿耿蘭房燭中有弄琴人聲貌俱如玉清冷石泉
引澹泞風松曲遂使君子心不愛凡絲竹

感舊寫真

李放寫我真寫來二十載莫問真何如畫亦銷光彩朱顏與
玄鬢日夜改復改無嗟貌遽非且喜身猶在

授太子賓客歸洛 自此後東都作

南省去拂衣東都來掩扉病將老齊至心與身同歸白首外緣
少紅塵前事非懷哉紫芝叟千載心相依

秋池 二首

身閑無所爲心閑無所思況當故園夜復此新秋池岸闇鳥棲
後橋明月出時菱風香散漫桂露光參差靜境多獨得幽懷
竟誰知悠然心中語自問來何遲

又

朝衣薄且健晚簟清仍滑社近燕影稀雨餘蟬聲歇閑中得

詩境此境幽難說露荷珠自傾風竹玉相戛誰能一同宿共翫
新秋月暑退早涼歸池邊好時節

中隱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諠不如作中
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飢
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
若愛遊蕩城東有春園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
子可以恣歡言君若欲高臥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
到門前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
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閒

翫秋光

殷卿領北鎮崔尹開南幕外事信爲榮中懷未必樂何如不
才者兀兀無所作不引窻下琴即舉池上酌淡交唯對水老

件無如韓自適頗從容旁觀誠濩落身心轉恬泰烟景弥淡
泊迴首語秋光東來應不錯

引泉

一爲止足限二爲衰疾牽邴罷不因事陶歸非待年歸來
嵩洛下閉戶何翛然靜掃林下地閑疏池畔泉伊流狹似帶
洛石大如拳誰敎明月下爲我聲濺濺竟夕舟中坐有時橋
上眠何用施屛障水竹繞牀前

知足吟 和崔十八未貧作

不種一壠田倉中有餘粟不採一枝桑箱中有餘服官閑離憂
責身泰無羈束中人百戶稅賓客一年祿樽中不乏酒籬下
仍多菊是物皆有餘非心無所欲吟君未貧作因歌知足曲
自問此時心不足何時足

酬集賢劉郎中對月見寄兼懷元浙東

月在洛陽天天高淨如水下有白頭人攬衣中夜起思遠鏡亭
上光深書殿裏眇然三處心相去各千里

太湖石

遠望老嵯峨近觀怪嶔崟纔高八九尺勢若千萬尋嵌空
華陽洞重疊匡山岑邈矣仙掌迥呀然劍門深形質冠今古
氣色通晴陰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天姿信爲異時用非所
任磨刀不如礪擣帛不如砧何乃主人意重之如萬金豈伊造
物者獨能知我心

偶作 二首

擾擾貪生人幾何不夭閼遑遑愛名人幾何能貴達伊余信
多幸拖紫垂白髮身爲三品官年已五十八筋骸雖早衰
尚未苦羸惙資產雖不豐亦不甚貧竭登山力猶在遇酒興
時發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安身有處所適意無時節

解帶松下風抱琴池上月人間所重者相印將軍鉞謀慮繫
安危威權主生殺焦心一身苦炙手旁人熱未必方寸間得如
吾快活

又

日出起盥櫛振衣入道場寂然無他念但對一爐香日高始就
食食亦非膏粱精粗隨所有亦足飽充腸日午脫巾簪燕
息窗下牀清風颯然至臥可致羲皇日西引杖屨散步遊林
塘或飲茶一盞或吟詩一章日入多不食有時唯命觴何以送
閑夜一曲秋霓裳一日分五時作息率有常自喜老後健不
嫌閑中忙是非一以貫身世交相忘若問此何許此是無何鄉

葺池上舊亭

池月夜淒涼池風曉蕭颯欲入池上冬先葺池中閣向暖窗戶
開迎寒簾幕合苔封舊瓦木水照新朱蠟軟火深土爐香醪

小瓷榼中有獨宿翁一燈對一榻

崔十八新池

愛君新小池池色無人知見底月明夜無波風定時忽看不似
水一泊稀琉璃

翫止水

動者樂流水靜者樂止水利物不如流鑒形不如止淒清早霜降
淅瀝微風起中面紅葉開四隅綠萍委廣狹八九丈灣環有
涯涘淺深三四尺洞徹無表裏淨分鶴翹足澄見魚掉尾迎
眸洗眼塵隔胷蕩心滓定將禪不別明與誠相似清能律
貪夫淡可交君子豈唯空狎翫亦取相倫擬欲識靜者心心
源只如此

聞崔十八宿予新昌弊宅時予亦宿崔家依仁新
亭一宵偶同兩興暗合因而成詠聊以寫懷

陋巷掩弊廬高居敞華屋新昌七株松依仁萬莖竹松前月臺白竹下風池綠君向我齋眠我在君亭宿平生有微尚彼此多幽獨何必本主人兩心聊自足

日長

日長晝加餐夜短朝餘睡春來寢食間雖老猶有味林塘得芳景園曲生幽致愛水多棹舟惜花不掃地幸無眼下病且向樽前醉身外何足言人間本無事

三月三十日作

今朝三月盡寂寞春事畢黃鳥漸無聲朱櫻新結實臨風獨長歎此歎意非一半百過九年豔陽殘一日隨年減歡笑逐日添衰疾且遣花下歌送此杯中物

慵不能

架上非無書眼慵不能看匣中亦有琴手慵不能彈腰慵不能帶頭慵不能冠午後恣情寢午時隨事餐一餐終日飽一寢至夜安飢寒亦閑事況乃不飢寒

晨興

宿鳥動前林晨光上東屋銅爐添早香紗籠滅殘燭頭醒風稍愈眼飽睡初足起坐兀無思叩齒三十六何以解宿齋一杯雲母粥

朝課

平甃白石渠靜掃青苔院池上好風來新荷大如扇小亭中何有素琴對黃卷蕊珠諷數篇秋思彈一遍從容朝課畢方與客相見

天竺寺七葉堂避暑

鬱鬱復蒸蒸伏熱何時畢行入七葉堂煩暑隨步失簷雨稍霏微窗風正蕭瑟清宵一覺睡可以銷百疾

香山寺石樓潭夜浴

炎光晝方熾暑氣宵彌毒搖扇風甚微褰裳汗霡霂起向月中行來就潭上浴平石為浴牀窪石為浴斛綃巾薄露頂草屨輕乘足清涼詠而歸歸上石樓宿

嗟髮落

朝亦嗟髮落暮亦嗟髮落落盡誠可嗟盡來亦不惡既不勞洗沐又不煩梳掠最宜濕暑天頭輕無髻縛脫置垢巾幘解去塵纓絡銀瓶貯寒泉當頂傾一勺有如醍醐灌坐受清涼樂因悟自在僧亦資於剃削

安穩眠

家雖日漸貧猶未苦飢凍身雖日漸老幸無急病痛眼逢鬧處合心向閑時用既得安穩眠亦無顛倒夢

池上夜境

晴空星月落池塘澄鮮淨綠表裏光露簟清瑩迎夜滑風襟蕭灑先秋涼無人驚處野禽下新睡覺時幽草香但問塵埃能去否濯纓何必向滄浪

書紳

仕有職役勞農有畎畝勤優哉分司叟心力無苦辛歲晚頭又白自問何欣欣新酒始開瓮舊穀猶滿囷吾嘗靜自思往往夜達晨何以送吾老何以安吾貧歲計莫如穀飽則不干人日計莫如醉醉則兼忘身誠知有道理未敢勸交親恐為人所哂聊自書諸紳

秋遊平泉贈韋處士閑禪師

秋景引閑步山遊不知疲杖藜捨輿馬十里與僧期昔嘗憂六十四體不支持今來已及此猶未苦衰羸予往年有詩云氣太壯肯中易以非六十年大老四體不支持今歲云心興遇境發身力因行知尋雲到起處愛泉聽

謫時南村韋處士西寺閑禪師山頭與澗底閒健且相隨

遊坊口懸泉偶題石上 時爲河南尹

濟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常日聽人言今秋入吾手孔山刀劒立沁水龍蛇走危磴上懸泉澄灣轉坊口虛明見深底淨綠無纖垢仙棹浪悠揚塵纓風斗藪巖寒松栢短石古莓苔厚錦座纓高低翠屏張左右雖無安石妓不乏文舉酒談笑逐身來管絃隨事有時逢杖錫客或值垂綸叟相與澹忘歸自辰將及酉公門欲返駕溪路猶迴首早晚重來遊心期罷官後

對火翫雪

平生所心愛愛火兼憐雪火是臘天春雪爲陰夜月鵝毛紛正墮獸炭敲初折盈尺白鹽寒滿爐紅玉熱稍宜杯酌動漸引笙歌發但識歡來由不知醉時節銀盤堆柳絮羅袖摶瓊屑共愁明日銷便作經年別

六年寒食洛下宴遊贈馮李二少尹

豐年寒食節美景洛陽城三尹皆強健七日盡晴明東郊蹋青草南園攀紫荊風坼海榴艷露墜木蘭英假開春未老宴合日屢傾珠翠混花影管絃藏水聲佳會不易得良辰亦難幷聽吟歌暫輟看舞杯徐行米價賤如土酒味濃於餳此時不盡醉但恐負平生殷勤二曹長各捧一銀觥

苦熱中寄舒員外

何堪日衰病復此時炎燠猒對俗杯盤倦聽凡絲竹藤牀鋪晩雪角枕截寒玉安得清瘦人新秋夜同宿非君固不可何夕枉高躅

閑夕

一聲早蟬發數點新螢度蘭釭耿無烟筠簟清有露未歸後房寢且下前軒步斜月入低廊涼風滿高樹放懷常自適遇境多成趣何法使之然心中無細故

寄情

灼灼早春梅東南枝最早持來翫未足花向手中老芳香銷掌握悵望生懷抱豈無後開花念此先開好

舒員外遊香山寺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衙慮囚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

香山石樓倚天開翠屏壁立波環迴黃菊繁時好客到碧雲合處佳人來謂蕭黃二妓與劉君同遊酡顏一笑夭桃綻清吟數聲寒玉哀軒騎逶遲棹容與留連三日不能迴白頭老尹府中坐早衙纔退暮衙催庭前階上何所有纍囚成貫案成堆豈無池塘長秋草亦有絲竹生塵埃今日清光昨夜月竟無人來勸一杯

早冬遊王屋自靈都抵陽臺上方望天壇偶吟成章寄溫谷周尊師中書李相公

霜降山水清王屋十月時石泉碧漾漾巖樹紅離離朝爲靈都遊暮有陽臺期飄然世塵外鸞鶴如可追忽念公程盡復慚身力衰天壇在天半欲上心遲遲嘗聞此遊者隱客與損之各抱貴仙骨俱非泥垢姿二人相顧言彼此稱男兒若不爲松喬即須作臯夔今果如其語光彩雙葳蕤一人佩金印一人翳玉芝我來高其事詠歎偶成詩爲君題石上欲使故山知

吴宮辭

淡紅花帔淺檀蛾睡臉初開似剪波坐對珠籠閑理曲琵琶鵐鵲語相和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二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三

律詩 凡一百首

元微之除浙東觀察使喜得杭越鄰州先贈長句 十七首並與微之和答

稽山鏡水歡遊地犀帶金章榮貴身官職比君雖校小封疆與我且爲鄰郡樓對翫千峯月江界平分兩岸春杭越風光詩酒主相看更合是何人

席上答微之

我住浙江西君去浙江東勿言一水隔便與千里同富貴無人勸君酒今宵爲我盡盃中

答微之上船後留別

燭下樽前一分手舟中岸上兩迴頭歸來虛白堂中夢合眼先應到越州

答微之泊西陵驛見寄

煙波盡處一點白應是西陵古驛臺知在臺邊望不見暮潮空送渡船迴

答微之誇越州州宅

賀上人迴得報書大誇州宅似仙居厭看馬埒風沙久喜見蘭亭煙景初日出旌旗生氣色月明樓閣在空虛知君暗數江南郡除却餘杭盡不如

微之重誇州居其落句有西州羅剎之謔因嘲茲石聊以寄懷

君問西州城下事醉中疊紙爲君書嵌空石面標羅剎壓捺潮頭敵子胥神鬼曾鞭猶不動波濤雖打欲何如誰知太守心相似抵滯堅頑兩有餘

張十八員外以新詩二十五首見寄郡樓月下吟翫通夕因題卷後封寄微之

秦城南省清秋夜江郡東樓明月時去我三千六百里得君二十五篇詩陽春曲調高難和淡水交情老始知坐到天明吟未足重封轉寄與微之

酬微之 [illegible]

滿袠填箱唱和詩少年爲戲老成悲聲聲麗曲敲寒玉句句妍辭綴色絲吟翫獨當明月夜傷嗟同是白頭時由來才命相磨折天遣無兒欲怨誰 微之句云天遣兩家無嗣子欲將文集付何人故以此答之

餘思未盡加爲六韻重寄微之

海內聲華併在身篋中文字絕無倫 美微之也 遙知獨對封章草忽憶同爲獻納臣走筆往來盈卷軸 [illegible] 除官遞互掌絲綸 [illegible] 制從長慶辭高古 [illegible] 詩到元和體變新 [illegible] 各有文姬才稚齒 [illegible] 俱無通子繼餘塵 [illegible] 琴書何必求王粲與女猶勝與外人

答微之詠懷見寄

閤中同直前春事船裏相逢昨日情分袂二年勞夢寐並牀三宿話平生紫微北畔辭宮闕滄海西頭對郡城聚散窮通何足道醉來一曲放歌行

酬微之誇鏡湖

我嗟身老歲方徂君更官高興轉孤軍門郡閤曾閑否禹穴耶溪得到無酒盞省陪波卷白骰盆思共彩呼盧一泓鏡水誰能羨自有胸中萬頃湖 [illegible]

雪中即事寄微之

連夜江雲黃慘澹平明山雪白模糊銀河沙漲三千界梅嶺花排一萬株北市風生飄散麪東樓日出照凝酥誰家高士

閑門戶何處行人失道途舞鶴庭前毛稍定擣衣碪上練
新鋪戲慣雅女呵紅手愁坐衰翁對白鬚歷癖一州除疾苦
呈豐萬井盡歡娛潤含玉德懷君子寒助霜威憶大夫莫道
烟波一水隔何妨氣候兩鄉殊越中地暖多成雨還有瑤臺瓊
樹無

醉封詩筒寄微之

一生休戚與窮通處處相隨事事同未死又鄰滄海郡無兒
俱作白頭翁展眉只仰三杯後代面唯憑五字中爲向兩川郵吏
道莫辭來去遞詩筒

除夜寄微之

鬢毛不覺白毿毿一事無成百不堪共惜盛時辭闕下同嗟
除夜在江南家山泉石尋常憶世路風波子細諳老校於君合
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

蘇州李中丞以元日郡齋感懷詩寄微之及予輒
依來篇七言八韻走筆奉荅兼呈微之

白首餘杭白太守落拓抛名來已久一辭渭北故園春再把江
南新歲酒杯前笑歌徒勉強鏡裏形容漸衰朽領郡慙當
潦倒年鄰州喜得平生友長洲草接松江岸曲水花連鏡湖
口老去還能痛飲無春來曾作閑遊否憑鶯爲向報李六倩
雁將書與元九莫嗟一日日催人且貴一年年入手

早春西湖閑遊悵然興懷憶與微之同賞因思在
越官重事殷鏡湖之遊或恐未暇偶成十八韻寄
微之

上馬復呼賓湖邊景氣新管絃三數事騎從十餘人立換
登山屐行攜漉酒巾逢花看當妓遇草坐爲茵西日籠黃柳
東風蕩白蘋小橋裝雁齒輕浪甃魚鱗畫舸牽徐轉銀船
酌慢巡野情遺世累醉態任天眞彼此年將老平生分最親
高天從所願遠地得爲鄰雲樹分三驛烟波限一津翻嗟寸
步隔卻厭尺書頻浙右稱雄鎮山陰委重臣貴垂長紫綬榮
駕大朱輪出動刀槍隊歸生道路塵雁驚弓易散鷗怕鼓
難馴百吏瞻相面千夫捧擁身自然閑興少應負鏡湖春

荅微之見寄 時在郡樓對雪

可憐風景浙東西先數餘杭次會稽禹廟未勝天竺寺錢湖
不羨若耶溪擺塵野鶴春毛暖拍水沙鷗濕翅低更對雪樓
君愛否紅欄碧甃點銀泥

祭社宵興燈前偶作

城頭傳鼓角燈下整衣冠夜鏡藏鬚白秋泉漱齒寒欲將
閑送老須著病辭官更待年終後支持歸計看

閑臥

盡日前軒臥神閑境亦空有山當枕上無事到心中簾卷侵
床日屏遮入座風望春春未到應在海門東

新春江次

浦乾潮未應堤濕凍初銷粉片粧梅朶金絲刷柳條鴨頭
新綠水雁齒小紅橋莫怪珂聲碎春來五馬驕

春題湖上

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
波心一顆珠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抛
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早春憶微之

昏昏老與病相和感物思君歎復歌聲早雞先知夜短色濃
柳最占春多沙頭雨染斑斑草水面風驅瑟瑟波可道眼前
光景惡其如難見故人何

失鶴

失爲庭前雪飛因海上風九霄應得侶三夜不歸籠聲斷碧雲外影沉明月中郡齋從此後誰伴白頭翁

自感

宴遊寢食漸無味杯酒管絃徒繞身賓客歡娛僮僕飽始知官職爲他人

得湖州崔十八使君書喜與杭越鄰郡因成長句代賀兼寄微之

三郡何因此結緣貞元科第忝同年故情歡喜開書後舊事思量在眼前越國封疆吞碧海杭城樓閣入青煙吳興卑小君應屈爲是蓬萊冣後仙（貞元初同登科崔君名冣在後官自當工人同不會空閑事屈於大郡萊家仙）

同諸客攜酒早看櫻桃花

曉報櫻桃發春攜酒客過綠餳粘盞杓紅雪壓枝柯天色晴明少人生事故多停杯替花語不辭擬如何

柳絮

三月盡時頭白日與春老別更依依憑鶯爲向楊花道絆惹春風莫放歸

早飲湖州酒寄崔使君

一榼扶頭酒泓澄瀉玉壺十分蘸甲酌瀲灧滿銀盂捧出光華動嘗看氣味殊手中稀琥珀舌上冷醍醐瓶裏有時盡江邊無處沽不知崔太守更有寄來無

病中書事

三載卧山城閑知節物情鶯多過春語蟬不待秋鳴氣嗽因寒發風痰欲雨生病身無所用唯解卜陰晴

與微之唱和來去常以竹筒貯詩陳協律美而成篇因以此荅

揀得琅玕截作筒緘題章句寫心胸隨風每喜飛如鳥渡水常憂化作龍粉節堅如太守信霜筠冷稱大夫容煩君讚詠心知愧魚目驪珠同一封

辭戲諸妓

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不知明日休官後逐我東山去是誰

北院

北院人稀到東窻地冣偏竹煙行竈上石壁卧房前性拙身多暇心慵事少緣還如病居士唯置一牀眠

酬周協律

五十錢唐守應爲送老官憂家辭客愛猶作近臣看鑿落愁須飲琵琶悶遣彈白頭雖強醉不似少年歡

題石山人

騰騰兀兀在人間貴賤賢愚盡往還瘖騰〻〻中唯飲酒歌鐘會處獨思山存神不許三尸住混俗無妨兩鬢斑除却餘杭白太守何人更解愛君閑

詩解

新篇日日成不是愛聲名舊句時時改無妨悅性情但令長守郡不覓却歸城祇擬江湖上吟哦過一生

潮

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迴不獨光陰朝復暮杭州老去被潮催

聞歌妓唱嚴郎中詩因以絕句寄之（嚴前爲郡守）

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詞與豔歌但是人家有遺愛就中蘇小感恩多

柘枝妓

平鋪一合錦筵開連擊三聲畫鼓催紅蠟燭移桃葉起紫羅衫動柘枝來帶垂鈿胯花腰重帽轉金鈴雪面迴看即曲終留不住雲飄雨送向陽臺

急樂世辭

正抽碧線繡紅羅忽聽黃鸝斂翠蛾秋思冬愁春悵望大都不稱意時多

天竺寺送堅上人歸廬山

錫杖登高寺香爐憶舊峯偶來舟不繫忽去鳥無蹤豈要留離偈寧勞動別容與師俱是夢夢裏暫相逢

除官赴闕留贈微之

去年十月半君來過浙東今年五月盡我發向關中兩鄉默默心相別一水盈盈路不通從此津人應省事寂寥無復遞詩筒

留題郡齋

吟山歌水嘲風月便是三年官滿時春為醉眠多閉閤秋因晴望暫褰帷更無一事移風俗唯化州民解詠詩

別州民

耆老遮歸路壺漿滿別筵甘棠無一樹那得淚潸然稅重多貧戶農飢足旱田唯留一湖水與汝救凶年今春增築錢塘湖堤貯水以防天旱故云

留題天竺靈隱兩寺

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迴宿因月桂落醉為海榴開天竺嘗有月中桂子落靈隱多海石榴花也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僧徒多悵望賓從亦徘徊寺暗煙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青苔[illegible]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杯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

西湖留別

征途行色慘風煙祖帳離聲咽管絃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處處迴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

重寄別微之

憑仗江波寄一辭不須惆悵報微之猶勝往歲峽中別灩澦堆邊招手時

重題別東樓

東樓勝事我偏知氣象多隨昏旦移湖卷衣裳白重疊山張屏障綠參差海仙樓塔晴方出江女笙簫夜始吹春雨星攢尋蟹火秋風霞颭弄濤旗餘杭風俗寒食雨夜涼家家持燭尋蟹動盈萬人每歲八月迎濤弄水者悉舉旗幟焉宴宜雲髻新梳後曲愛霓裳未拍時太守三年嘲不盡郡齋空作百篇詩

別周軍事

主人頭白官仍冷去後憐君是底人[illegible]會稽元相去不妨相見却那動

看常州柘枝贈賈使君

莫惜新衣舞柘枝也從塵汙汙羅衣料君即却歸朝去不見銀泥衫故時

汴河路有感

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還繞身新眷屬舉目舊鄉關事去唯留水人非但見山啼襟與秋鬢此日兩成班

埇橋舊業

別業埇城北拋來二十春改移新徑路變換舊村鄰有稅田疇薄無官弟姪貧田園何用問強半屬他人

茅城驛

汴河無景思秋日又悽悽地薄桑麻瘦村貧屋舍低早苗多間草濁水半和泥最是蕭條處茅城驛向西

河陰夜泊憶微之

憶君我正泊行舟，望我君應上郡樓。萬里月明同此夜，黃河東面海西頭。

杭州回舫

自別錢唐山水後，不多飲酒懶吟詩。欲將此意憑迴棹，與報西湖風月知。

途中題山泉

決決涌巖穴，濺濺出洞門。向東應入海，從此不歸源。似葉飄辭樹，如雲斷別根。吾身亦如此，何日返鄉園。

欲到東洛得楊使君書因以此報

向公心切向財疎，淮上休官洛下居。三郡政能從獨步，十年生計復何如。使君灘上久分散，別駕渡頭先得書。且喜平安又相見，其餘外事盡空虛。

洛下寓居

秋館清涼日，書因解悶看。夜窗幽獨處，琴不為人彈。遊宴慵多廢，趨朝老漸難。禪僧教斷酒，道士勸休官。渭曲庄猶在，錢唐俸尚殘。如能便歸去，亦不至飢寒。

味道

叩齒晨興秋院靜，焚香宴坐晚窗深。七篇真誥論仙事，一卷壇經說佛心。此日盡知前境妄，多生曾被外塵侵。自嫌習性猶殘處，愛詠閑詩好聽琴。

好聽琴

本性好絲桐，塵機聞即空。一聲來耳裏，萬事離心中。清暢堪銷疾，恬和好養蒙。尤宜聽三樂，安慰白頭翁。

愛詠詩

辭章諷詠成千首，心行歸依向一乘。坐倚繩床閑自念，前生應是一詩僧。

酬皇甫庶子見寄

掌綸不稱君應笑，典郡無能我自知。別詔忽驚新命出，同寮偶與夙心期。春坊瀟灑優閑地，秋鬢蒼浪老大時。獨占二疎應未可，龍樓見擬覓分司。

臥疾

閑官臥疾絕經過，居處蕭條近洛河。水北水南秋月夜，管絃聲少杵聲多。

遠師

東宮白庶子，南寺遠禪師。何處遙相見，心無一事時。

問遠師

葷羶停夜食，吟詠散秋懷。笑問東林老，詩應不破齋。

小院酒醒

酒醒閑獨步，小院夜深涼。一領新秋簟，三間明月廊。未收殘盞杓，初換熟衣裳。好是幽眠處，松陰六尺床。

贈侯三郎中

老愛東都好寄身，足泉多竹少埃塵。年豐最喜唯貧客，秋冷先知是瘦人。幸有琴書堪作伴，苦無田宅可為鄰。洛中縱未長居得，且與藕田遊過春。

求分司東都寄牛相公十韻

忽忽心如夢，星星鬢似絲。縱貧長有酒，雖老未拋詩。命薄身都慣，疎頑性頗宜。飢餐食亦飽，被暖起常遲。萬里歸何得，三年伴是誰。華亭鶴不去，天竺石相隨。余罷杭州得華亭鶴天竺石同載而歸 王尹貰將馬，田家賣與池。開門閑坐日，遶水獨行時。懶慢交遊許，衰羸相府知。官寮幸無事，可惜不分司。

酬楊八

君以曠懷宜靜境我因蹇步稱閑官閉門足病非高士勞
作雲心鶴眼看
履道新居二十韻
履道坊西角官河曲北頭林園四鄰好風景一家秋門閉深
沉樹池通淺沮溝蒲拔青松直上鋪碧水平流籬菊黃金
合窗筠綠玉稠疑連紫陽洞似到白蘋洲僧至多同宿賓來
輒少留豈無詩引興兼有酒銷憂移榻臨平岸攜茶上小
舟果穿聞鳥啄萍破見魚遊地與塵相遠人將境共幽泉澄
菱點鏡沉浦月生鉤廚曉烟孤起庭寒雨半收老飢初愛粥
瘦冷早披裘洛下招新隱秦中忘舊遊辭章留鳳閣班籍
寄龍樓病怯官曹靜閑慚俸祿優琴書中有得衣食外何
求濟世才無取謀身智不周應須共心語萬事一時休
九日思杭州舊遊寄周判官及諸客

忽憶郡南山頂上昔時同醉是今辰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
動搖光照身風景不隨宮相去歡娛應逐使君新江山賓客
皆如舊唯是當筵換主人
秋晚
煙景澹濛濛池邊微有風覺寒蛩近壁知暝鶴歸籠長
皃隨年改衰情與物同夜來霜厚薄梨葉半低紅
分司
散帙留司殊有味最宜病拙不才身行香拜表為公事碧
洛青嵩當主人已出閑遊多到夜却歸慵卧又經旬錢唐五
馬留三匹還擬騎遊攪擾春
河南王尹初到以詩代書先問之
別來王閣老三歲似須臾鬢上斑多少杯前興有無官從分緊
慢情莫問榮枯許入朱門否籃輿一病夫

池西亭
朱欄映晚樹金魄落秋池還似錢唐夜西樓月出時
臨池閑卧
小竹圍庭匝平池與砌連閑多臨水坐老愛向陽眠營役拋
身外幽奇送枕前誰家卧牀腳解繫釣魚船
吾廬
吾廬不獨貯妻兒自覺年侵身力衰眼下營求容足地心
中准擬掛冠時新昌小院松當戶履道幽居竹遶池莫道
兩都空有宅林泉風月是家資
題新居寄宣州崔相公 所居南鄰即崔家池
門庭有水巷無塵好稱閑官作主人冷似雀羅雖少客寬
於蝸舍足容身疏通竹徑將迎月掃掠莎臺欲待春濟世
料君歸未得南園北曲謾為鄰

憶杭州梅花因敘舊遊寄蕭協律
三年閑悶在餘杭曾為梅花醉幾場伍相廟邊繁似雪孤
山園裏麗如妝蹋隨遊騎心長惜折贈佳人手亦香賞自初
開直至落歡因小飲便成狂薛劉相次埋新壠沈謝雙飛
出故鄉 薛劉二客先歿沈謝二妓從之出 歌伴酒徒零散盡唯殘頭白老蕭郎
病中辱張常侍題集賢院詩因以繼和
天祿閣門開甘泉侍從迴圖書皆帝籍寮友盡仙才騎省通
中掖龍樓隔上臺猶憐病宮相詩寄洛陽來
早春晚歸
晚歸騎馬過天津沙白橋紅反照新草色連延多隙地鼓
聲閑緩少忙人還如南國饒溝水不似西京足路塵金谷風
光依舊在無人管領石家春
贈揚使君

曾嗟放逐同巴峽且喜歸還會洛陽時命到來須作用功名未立莫思量銀銜叱撥欺風雪金屑琵琶費酒漿更待城東桃李發共君沉醉兩三場

贈皇甫庶子

何因散地共徘徊人道君才我不才騎少馬蹄生易蹶用稀印鏁澁難開妻知年老添衣絮婢報天寒撥酒醅更愧小胥諮拜表單衫衝雪夜深來

池上竹下作

穿籬遶舍碧逶迤十畝閑居半是池食飽窻間新睡後脚輕林下獨行時水能性淡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師何必悠悠人世上勞心費目覓親知

閑出覓春戲贈諸郎官

年來數出覓風光亦不全閑亦不忙放鞚體安騎穩馬閑抱身暖照晴陽迎春日日添詩思送老時時放酒狂除却鬢須白一色其餘未伏少年郎

別春爐

煖閤春初入温爐興稍闌晚風猶冷在夜火且留看獨宿相依久多情欲別難誰能共天語長遣四時寒

汎小輪 二首

水一塘船一隻船頭褭褭知風起船背蕭蕭聞雨滴醉臥船中欲醒時忽疑身是江南客

船緩進水平流一莖竹篙剔船尾兩幅青幕覆船頭亞竹亂藤多照岸如從鳳口向湖州

憶行簡

天氣妍和水色鮮閑吟獨步小橋邊池塘草綠無佳句虚卧春窻夢阿憐

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

弊宅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寮栽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攜酒倚檻看花來

雲和

非琴非瑟亦非箏撥柱推絃調未成欲散白頭千萬恨只銷紅袖兩三聲

春老

欲隨年少强遊春自覺風光不屬身歌舞屏風花障上幾時曾畫白頭人

春雪過皇甫家

晚來籃轝雪中迴喜遇君家門正開唯要主人青眼待琴詩談笑自將來

崔侍御以孩子三日示其所生詩見示 因以二絕和之

洞房門上掛桑弧香水盆中浴鳳雛還似初生三日魄常娥滿月即成珠

愛惜肯將同寶玉喜歡應勝得王侯弄璋詩句多才思愁殺無兒老鄧攸

與皇甫庶子同遊城東

閑遊何必多徒侶相勸時時舉一杯博望苑中無職役建春門外足池臺綠油剪葉蒲新長紅蠟粘枝杏欲開白馬朱衣兩宮相可憐天氣出城來

洛城東花下作

記得舊詩章花多數洛陽 舊詩云洛陽城東西今來花似雪又云更待城東桃李發又云花蕭條洛陽城 及逢枝似雪已是鬢成霜向後光陰促從前事意忙無因重年少何計駐時芳欲送愁離面須傾酒入腸白頭無藉在醉倒亦何妨

晚春寄微之并崔湖州
洛陽□□少交親履道城邊欲暮春崔在吳興元在越出
門騎馬覓何人

城東閑行因題尉遲司業水閣
閑遶洛陽城無人知姓名病乘籃轝出老著茜衫行處處
花相引時時酒一傾借君溪閣上醉詠兩三聲

寄皇甫七
孟夏愛吾廬陶潛語不虛花樽飄落酒風案展開書鄰女
偷新果家僮漉小魚不知皇甫七池上興如何

訪皇甫七
上馬行數里逢花傾一杯更無停泊處還是覓君來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三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四

律詩　凡一百首

除蘇州刺史別洛城東花
亂雪千花落新絲兩鬢生老除吳郡守春別洛陽城江上今
重去城東更一行別花何用伴勸酒有殘鶯

奉和汴州令狐令公二十二韻
客有東征者夷門一落帆二年方得到五月未爲淹□□□□□□□□□
□□□□□□□□□在浚旌重葺遊梁館更添心因好善樂貌爲禮賢謙
俗阜知猷勸民安見察廉仁風扇平道路陰雨膏去閭閻文
律操將柄兵機釣得鈐碧幢油葉葉紅旆火襜襜景象春
加麗威容曉助嚴槍森赤豹尾纛吒黑龍髯門靜塵初斂城
昏日半銜選幽開後院占勝坐前簷平展綠頭毯高褰錦
額簾雷捶柘枝鼓雪擺胡騰衫髮滑歌釵墜粧光舞汗霑
迴燈花簇簇過酒玉纖纖饌盛盤心殢醅傾盞底黏陸珍
熊掌爛海味蟹螯鹹福履千夫祝形儀四座瞻羊公長在峴
傳說莫歸巖□□□□□□眷愛人過風情事事兼猶嫌客不
醉同賦夜厭厭

船夜援琴
鳥棲魚不動月照夜江深身外都無事舟中只有琴七絃爲
益友兩耳是知音心靜即聲淡其間無古今

答劉和州　禹錫
換印雖頻命未通歷陽湖上又秋風不教才展休明代爲罰
詩爭造化功我亦思歸田舍下君應厭臥郡齋中好相收拾
爲閑伴年齒官班約略同

渡淮
淮水東南闊無風渡亦難孤烟生乍直遠樹望多圓春浪棹

聲急夕陽帆影殘清流宜映月今夜重吟看

赴蘇州至常州答賈舍人
杭城隔歲轉蘇臺還擁前時五馬迴厭見簿書先眼合喜
逢杯酒暫眉開未酬恩寵年空去欲立功名命不來一別承
明三領郡甘從人道是麤才

去歲罷杭州今春領吳郡慙無善政聊寫鄙懷兼
寄三相公
爲問三丞相如何秉國鈞那將寂寞郡付與苦慵人豈有吟
詩客堪爲持節臣不才空飽煖無惠及飢貧昨卧南城月今
行北境春鉛刀磨欲盡銀印換何頻杭老遮車轍吳童擁
路塵虛迎復虛送慙見兩州民

宣武令狐相公以詩寄贈傳播吳中聊用短章用
伸酬謝

新詩傳詠忽紛紛楚老吳娃耳徧聞盡解呼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將軍爵人命薄多無位戰將功高少有文謝朓篇章韓信鉞一生雙得不如君

自詠

形容瘦薄詩情苦豈是人間有相人只合一生眠白屋何因三度擁朱輪金章未佩雖非貴銀榼常攜亦不貧唯是無兒頭早白被天磨折恰平均

吟前篇因寄微之

君顏貴茂不清羸君句雄華不苦悲何事遣君還似我髭鬚早白亦無兒

紫薇花

紫薇花對紫微翁名目雖同貌不同獨占芳菲當夏景不將顏色託春風潯陽官舍雙高樹興善僧庭一大叢何似蘇州安置處花堂欄下月明中

自到郡齋僅經旬日方專公務未及宴遊偷閑走筆題二十四韻兼寄常州賈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吳中諸客

渭北離鄉客江南守土臣涉途初改月入境已經旬甲郡標天下環封極海濱版圖十萬戶兵籍五千人自顧才能少何堪寵命頻冒榮慚印綬虛獎負絲綸（[illegible]）候病須通脈防流要塞津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削使科條簡攤令賦役均以茲為報効安敢不躬親襦袴提於手韋弦佩在紳敢辭稱俗吏且願活疲民常（常州）未徵黃霸湖（湖州）猶借寇恂愧無鐺腳政（河北二郡[illegible]）徒忝犬牙鄰制詔誇黃綺（美賈常州也）詩篇占白蘋（美崔湖州也）銅符抛不得（[illegible]）瓊樹見無因警寂鐘傳夜催衙鼓報晨唯知對胥吏未暇接

踐實色殘雲迎夏聲殘鳥過春麥風非遠扇梅雨異隨輪武寺山如故（武丘寺也）王樓月自新（郡內東南樓名也）池塘閑長草絲竹廢生塵暑遣燒神酎晴教曬舞茵待還公事了亦擬樂吾身

題籠鶴

經旬不飲酒踰月未聞歌豈是風情少其如塵事多虎丘慚客問娃館妬人過莫笑籠中鶴相看去幾何

答客問杭州

為我踟躕停酒盞與君約略說杭州山名天竺堆青黛湖號錢唐寫綠油大屋簷多裝鴈齒小航舡亦畫龍頭所嗟水路無三百官繫何因得再遊

登閶門閑望

閶門四望鬱蒼蒼始覺州雄土俗強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闔閭城碧鋪秋草烏鵲橋紅帶夕陽處處樓前飄管吹家家門外泊舟航雲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宮水放光曾賞錢唐嫌茂苑今來未敢苦誇張

代諸妓贈送周判官

妓筵今夜別姑蘇客棹明朝向鏡湖莫汎扁舟尋范蠡且隨五馬覓羅敷蘭亭月破能迴否娃館秋涼卻到無好與使君為老伴歸來休染白髭鬚

秋寄微之十二韻

娃館松江北稽城浙水東屈君為長吏伴我作衰翁旌旆知非遠烟雲望不通忙多對酒榼興少閱詩筒（此在杭州兩浙唱和詩贈答於筒中遞來往）淡白秋來日疏涼雨後風餘霞數片綺新月一張弓影滿衰桐樹香凋晚蕙叢飢啼春穀鳥寒怨絡絲蟲覽鏡頭雖白聽歌耳未聾老愁從自遣醉笑與誰同清旦方堆案黃昏始退公可憐朝暮景銷在兩衙中

池上早秋

荷芰綠參差新秋水滿池早涼生北檻殘照下東籬露飽蟬聲懶風乾柳意衰過潘二十歲何必更愁悲

郡西亭偶詠

常愛西亭面北林公私塵事不能侵共閑作伴無如鶴與老相宜只有琴莫遣是非分作界須教吏隱合爲心可憐此道人皆見但要修行功用深

故衫

闇淡緋衫稱老身半披半曳出朱門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殘色過梅看向盡故香因洗嗅猶存曾經爛熳二年著欲棄空箱似少恩

郡中夜聽李山人彈三樂

風琴秋拂匣月戶夜開關榮啓先生樂姑蘇太守閑傳聲千古後得意一時間却怪鍾期耳唯聽水與山

東城桂三首 并序

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爲之樵牧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因賦三絕句以唁之

子墮本從天竺寺（舊說杭州天竺寺每歲秋中有月桂子墮）根盤今在闔閭城當時應逐南風落落向人間取次生

霜雪壓多雖不死荊榛長疾欲相埋長憂落在樵人手賣作蘇州一束柴

遙知天上桂華孤試問常娥更要無月宮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

聞行簡恩賜章服喜成長句寄之

吾年五十加朝散爾亦今年賜服章齒髮恰同知命歲官銜俱是客曹郎（予與行簡俱年五十始著緋皆是主客郎官）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鴈趁行（緋多以鴈銜瑞莎爲之也）大抵著緋宜老大莫嫌秋鬢數莖霜

喚笙歌

露墜萎花槿風吹敗葉荷老心歡樂少秋眼感傷多芳歲今如此衰翁可奈何猶應不如醉試遣喚笙歌

對酒吟

一拋學士筆三佩使君符未換銀青綬唯添雪白鬚公門衙退掩妓席客來鋪履舄從相近謳吟任所須金銜嘶五馬鈿帶舞雙姝不得當年有猶勝到老無合聲歌漢月齊手拍吳歈今夜還先醉應煩紅袖扶

偶飲

三盞醺醺四體融妓亭簷下夕陽中千聲方響敲相續一曲雲和夏未終今日心情如往日秋風氣味似春風唯憎小吏樽前報道去衙時水五筒

早發赴洞庭舟中作

閶門曙色欲蒼蒼星月高低宿水光棹舉影搖燈燭動舟移聲拽管絃長漸看海樹紅生日遙見包山白帶霜出郭已行十五里唯銷一曲慢霓裳

宿湖中

水天向晚碧沉沉樹影霞光重疊深浸月冷波千頃練苞霜新橘萬株金幸無案牘何妨醉縱有笙歌不廢吟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腳太湖心

揀貢橘書情

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顆形容隨日長瓊漿氣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駑駘力望闕難伸螻蟻情疏賤無由親跪獻願憑朱實表丹誠

夜從陽塢入明月灣即事寄崔湖州

湖山處處好淹留最愛東湾北塢頭掩映橘林千點火泓
澄潭水一盆油龍頭畫舸銜明月鵲脚紅旗蘸碧流爲報
茶山崔太守與君各是一家遊（霅溪無毋春紫山之遊自入太湖美景盡矣微云）

泛太湖書事寄微之

煙渚雲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盃淺酌巡初匝金管
徐吹曲未終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風避旗飛鷺
翩翻白驚鼓跳魚拨剌紅潤雪壓多松偃蹇嵒泉滴久石
玲瓏書爲故事留湖上（時見靑袁叟題在山中石上）吟作新詩寄浙東軍府
威容從道盛江山氣色定知同報君一事君應羡五宿澄波皓
月中

題新館

曾爲白社羇遊子今作朱門醉飽身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
祿敢言貧重裘每念單衣士兼味常思旅食人新館寒來多

少客欲迴歌酒煖風塵

西樓喜雪命宴

宿雲黃慘澹曉雪白飄颻散麴遮槐市堆花壓柳橋四郊
鋪縞素萬室甃瓊瑤銀榼攜桑落金爐上麗譙光迎舞
妓動寒近醉人銷歌樂雖盈耳慙無五袴謠

新栽梅

池邊新種七株梅欲到花時點檢來莫怕長洲桃李妒今年
好爲使君開

酬劉和州戲贈

錢唐山水接蘇臺兩地褰帷愧不才政事素無爭學得風
情舊有且將來雙蛾解珮啼相送五馬鳴珂笑却迴不似
劉郎無景行長拋春恨在天台

戲和賈常州醉中二絶句

聞道毗陵詩酒興近來積漸學姑蘇最頭新令從偷去刮骨
清吟得似無
越調管吹留客曲吳吟詩送煖寒盃娃宮無限風流事好遣
孫心暫學來

歲暮寄微之　三首

微之別久能無歎知退書稀豈免愁甲子百年過半後光陰
一歲欲終頭池冰曉合膠舩底樓雪晴銷露瓦溝自覺歎情
隨日減蘇州心不及杭州
白頭歲暮苦相思除却悲吟無可爲枕上從妨一夜睡燈前
讀盡十年詩（謫前往余知詩）龍鍾校正騎驢日顦顇通江司馬時（州）
（州江）君並如今是全活紆朱拖紫且開眉
榮進雖頻退亦頻與君才命不調勻若不九重中掌事即須
千里外拋身紫垣南北廳曾對滄海東西郡又鄰唯欠結廬

嵩洛下一時歸去作閑人

歲日家宴戲示弟姪等兼呈張侍御二十八丈殷判
官二十三兄

弟妹妻孥小姪甥嬌癡弄我助歡情歲盞後推藍尾酒春
盤先勸膠牙餳形骸老倒雖堪歎骨肉團圓亦可榮猶
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

正月三日閑行

黃鸝巷口鶯欲語烏鵲河頭冰欲銷（黃鸝坊名烏鵲河名）綠浪東西南北
水紅欄三百九十橋（蘇之官橋大數）鴛鴦蕩漾雙雙翅楊柳交加萬
萬條借問春風來早晚只從前日到今朝

夜歸

逐勝移朝宴留歡放晚衙賓寮多謝客騎從半吳娃到處銷
春景歸時及月華城陰一道直燭焰兩行斜東吹先催柳南

霜不殺花阜橋夜沽酒燈火是誰家

自歎

豈獨年相迫兼爲病所侵春來痰氣動老去嗽聲深眼暗猶操筆頭斑未掛簪因循過日月真是俗人心

郡中閑獨寄微之及崔湖州

少年賓旅非吾輩晚歲簪纓束我身酒散更無同宿客詩成長作獨吟人蘋洲會面知何日鏡水離心又一春兩處也應相憶在官高年長少情親

小舫

小舫一艘新造了輕裝梁柱庳安蓬深坊靜岸遊應遍淺水低橋去盡通黃柳影籠隨棹月白蘋香起打頭風慢牽欲傍櫻桃泊借問誰家花最紅

馬墜強出贈同座

足傷遭馬墜腰重倩人擡紙合窗間卧何因花下來坐依舊皆及桃葉竝行呷地黃盃強出非他意東風落盡梅

夜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歡宴因寄此詩

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俱遶身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笋齊嘗各鬬新自歎花時北窗下蒲黃酒對病眠人時馬墜損腰正勸蒲黃酒

酬微之開拆新樓初畢相報末聯見戲之作

海山鬱鬱石稜稜新豁高居正好登南臨贍部三千界東對蓬宮十二層報我樓成秋望月把君詩讀夜迴燈無妨卻有他心眼粧點亭臺即不能

病中多雨逢寒食

水國多陰常懶出老夫饒病愛閑眠三旬卧度鶯花月一半

春銷風雨天薄暮何人吹觱篥新晴幾處縛鞦韆綵繩芳樹長如舊唯是年年換少年

清明夜

好風朧月清明夜碧砌紅軒刺史家獨遶迴廊行復歇遙聽絲管暗看花

蘇州柳

金谷園中黃嫋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來處處遊行徧不似蘇州柳最多絮撲白頭條拂面使君無計奈春何奈一作教去

三月二十八日贈周判官

一春惆悵殘三日醉問周郎憶得無柳絮送人鶯勸酒去年今日別東都

偶作

紅杏初生葉青梅已綴枝闌珊花落後寂寞酒醒時坐悶

低眉久行慵舉足遲少年君莫怪頭白自應知

重答劉和州來篇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又云若共吳王鬬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

分無佳麗敵西施敢有文章替左司隨分笙歌聊自樂等閑篇詠被人知花邊妓引尋香徑月下僧留宿劍池因憶舊時賓醉吳宮處不離此詩

奉送三兄時香任在節度官

少年曾管二千兵晝聽笙歌夜所營自反丘園頭盡白每逢旗鼓眼猶明杭州暮醉連牀卧吳郡春遊竝馬行自愧阿連官職慢只教兄作使君兄

城上夜宴

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風月萬家河兩岸笙歌一曲郡西樓詩聽越客吟何苦酒被吳娃勸不休從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

重題小舫贈周從事兼戲微之

細蓮青篾織魚鱗小眼紅窓襯麴塵閑挾緑容從事座高低
恰稱使君身舞筵須揀腰輕女仙棹難勝骨重人不似鏡湖
廉使出高檣大艑閙驚春

吳櫻桃

含桃最說出東吳香色鮮穠氣味殊洽恰舉頭千萬顆婆
娑拂面兩三株鳥偷飛處銜將火人摘爭時踏破珠可惜風
吹兼雨打明朝後日即應無

春盡勸客酒

林下春將盡池邊日半斜櫻桃落砌顆夜合隔簾花嘗酒留
閑客行茶使小娃殘盃勸不飲留醉向誰家

仲夏齋居偶題八韻寄微之及崔湖州

腥血與葷蔬停來一月餘肌膚雖瘦損方寸任清虛體適通
宵坐頭慵隔日梳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水榭風來遠松廊

雨過初褰簾放巢鷰投食施池魚久別閑遊伴頻勞問疾書
不知湖與越吏隱興何如

官宅

紅紫共紛紛祗承老使君移舟木蘭棹行酒石榴裙水色窓
窓見花香院院聞戀他官舍住雙鬢白如雲

六月三日夜聞蟬

荷香清露墜柳動好風生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乍聞愁
北客靜聽憶東京我有竹林宅別來蟬再鳴不知池上月誰
撥小船行

蓮石

青石一兩片白蓮三四枝寄將東洛去心與物相隨石倚風前
樹蓮栽月下池遥知安置處預想發榮時領郡來何遠還鄉
去已遲莫言千里別歲晚有心期

眼病　二首

散亂空中千片雪蒙籠物上一重紗縱逢晴景如看霧不
是春天亦見花（已上四句皆眼病中所見）僧說客塵來眼界醫言風眩
在肝家兩頭治療何曾差藥力微茫佛力賒

又

眼藏損傷來已久病根牢固去應難醫師盡勸先停酒道
侶多教早罷官案上謾鋪龍樹論合中虛撚决明丸人間方
藥應無益爭得金篦試刮看

題東武丘寺六韻

香剎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矯矯玉立竹森森怪石千
僧坐靈池一劍沉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酒熟憑花勸詩
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此地好抽簪

夜遊西武丘寺八韻

不厭西丘寺閑來即一過舟船轉雲島樓閣出煙蘿路入青
松影門臨白月波魚跳驚秉燭猿覷怯鳴珂摇曳雙紅旆娉
婷十翠娥（[illegible]）香花助羅綺鐘梵避笙歌領郡時將
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詠懷

蘇杭自昔稱名郡牧守當今當好官兩地江山蹋得遍五年風
月詠將殘幾時酒盞曾抛却何處花枝不把看白髮滿頭
歸得也詩情酒興漸闌珊（[illegible]）

重詠

日覺雙眸暗年驚兩鬢蒼病應無處避老更不宜忙徇俗心
情少休官道理長今秋歸去定何必重思量

百日假滿

心中久有歸田計身上都無濟世才長告初從百日滿故鄉元

約一年迴馬辭轅下頭高舉鶴出籠中翅大開但拂衣行莫
迴顧的無官職趁人來

九日寄微之

眼暗頭風事事妨遶籬新菊為誰黃閒遊日久心慵倦
痛飲年深肺損傷吳郡兩迴逢九月越州四度見重陽怕飛
盃酒多分數厭聽笙歌舊曲章蟋蟀聲寒初過雨茱萸色
淺未經霜去秋共數登高會又被今年減一場

題報恩寺

好是清涼地都無繫絆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屬閒人淨石
堪敷坐寒泉可濯巾自慚容鬢上猶帶郡庭塵

晚起

臥聽鼕鼕衙鼓聲起遲睡足長心情華簪脫後頭雖白堆
案拋來眼校明閒上籃輿乘興出醉迴花舫信風行明朝更
濯塵纓去聞道松江水最清

自思益寺次楞伽寺作

朝從思益峯遊後晚到楞伽寺歇時照水姿容雖已老上山
筋力未全衰行逢禪客多相問坐倚漁舟一自思猶去懸車
十五載休官非早亦非遲

松江亭攜樂觀漁宴宿

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為客始經過水面
排罾網船頭簇綺羅朝盤鱠紅鯉夜燭舞青娥雁斷知
風急潮平見月多繁絲與促管不解和漁歌

宿靈巖寺上院

高高白月上青林客去僧歸獨夜深葷血屏除唯對酒歌
鐘放散只留琴更無俗物當人眼但有泉聲洗我心最愛曉
亭東望好太湖烟水綠沉沉

酬別周從事 二首

腰痛拜迎人客倦眼昏勾押簿書難辭官歸去緣衰病
莫作陶潛范蠡看

洛下田園久拋擲吳中歌酒莫留連嵩陽雲樹伊川月已
校歸遲四五年

武丘寺路 去年重開寺路桃李蓮荷約種數千株

自開山寺路水陸往來頻銀勒牽驕馬花船載麗人芰荷生
欲遍桃李種仍新好住湖堤上長留一道春

齊雲樓晚望偶題十韻兼呈馮侍御周殷二協律 [illegible]蘇州

潦倒宦情盡蕭條芳歲闌欲辭南國去重上北城看複
疊江山壯平鋪井邑寬人稠過揚府坊鬧半長安插霧峯頭
沒穿霞日腳殘水光紅漾漾樹色綠漫漫約略留遺愛殷勤
念舊歡病拋官職易老別友朋難九月全無熱西風亦未寒
雲樓北面半日凭欄干

河亭晴望 九月八日

風轉雲頭斂烟銷水面開晴虹橋影出秋雁櫓聲來郡靜
官初罷鄉遙信未迴明朝是重九誰勸菊花盃

留別微之

干時久與本心違悟道深知前事非猶厭勞形辭郡印那
將趁伴著朝衣五千言裏教知足三百篇中勸式微少室雲
邊伊水畔比君校老合先歸

自喜

自喜天教我少緣家徒行計兩翩翩身兼妻子都三口鶴
與琴書共一船僮僕減來無冗食資糧算外有餘錢攜將貯作
丘中費猶免飢寒得數年

武丘寺路宴留別諸妓

銀泥裙映錦障泥畫舸停橈馬簇蹄清管曲終鸚鵡語紅旗影動駃䮕嘶漸銷醉色朱顏淺欲語離情翠黛低莫忘使君吟詠處女墳湖北虎丘西[illegible]

江上對酒 二首

酒助疎頑性琴資緩慢情有慵將送老無智可勞生忽忽忘機坐倀倀任運行家鄉安處是那獨在神京

又

久貯滄浪意初辭桎梏身昏昏常帶酒默默不應人坐穩便箕踞眠多愛欠伸客來存禮數始著白綸巾

望亭驛酬別周判官

何事出長洲連宵飲不休醒應難作別歡漸少於愁燈火穿村市笙歌上驛樓何言五十里已不屬蘇州

見小姪龜兒詠燈詩并臘娘製衣因寄行簡

已知臘子能裁服復報龜兒解詠燈巧婦才人常薄命莫教男女苦多能

酒筵上荅張居士

但要前塵滅無妨外相同雖過酒肆上不離道場中絃管聲非實花鈿色是空何人知此義唯有淨名翁

鸚鵡

隴西鸚鵡到江東養得經年觜漸紅常恐思歸先翦翅每因餧食暫開籠人憐巧語情雖重鳥憶高飛意不同應似朱門歌舞妓深藏牢閉後房中

聽琵琶妓彈略略

腕軟撥頭輕新教略略成四絃千遍語一曲萬重情法向師邊得能從意上生莫欺江外手別是一家聲

寫新詩寄微之偶題卷後

寫了吟看滿卷愁淺紅牋紙小銀鉤未容寄與微之去已被人傳到越州

寶曆二年八月三十日夜夢後作

塵纓忽解誠堪喜世網重來未可知莫忘全吳館中夢嶺南泥雨步行時

與夢得同登棲靈塔

半月悠悠在廣陵何樓何塔不同登共憐筋力猶堪在上到棲靈第九層

夢蘇州水閣寄馮侍御

揚州驛裏夢蘇州夢到花橋水閣頭覺後不知馮侍御此中昨夜共誰遊

喜罷郡

五年兩郡亦堪嗟偷出遊山走看花自此光陰爲己有從前日月屬官家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聞報坐衙睡到午時歡到夜迴看官職是泥沙

荅次休上人 來篇云閑有餘霞千万首何方一句乞閑人

姓白使君無麗句名休座主有新文禪心不合生分別莫愛餘霞嫌碧雲

白氏文集第二十四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五

律詩 凡一百首

感悟妄緣題如上人壁

自從為騃童直至作衰翁所好隨年異為忙終日同弄沙成佛塔鏘玉謁王宮彼此皆兒戲須臾即色空有營非了義無著是真宗兼恐勤修道猶應在妄中

思子臺有感二首 凡題思子臺者皆罪江充予觀禍胎不獨在此偶以二絶辨之

曾家機上聞投杼尹氏園中見掇蜂但以恩情生隙罅何人不解作江充

闇生魑魅蠱生蟲何異讒生疑阻中但使武皇心似燭江充不敢作江充

賦得邊城角

邊角兩三枝霜天隴上兒望鄉相並立向月一時吹戰馬頭皆舉征人手盡垂嗚嗚三奏罷城上展旌旗

白氏文集四 五十九

憶洛中所居

忽憶東都宅春來事宛然雪銷行逕裏水上卧房前厭綠栽黃竹嫌紅種白蓮醉教鶯送酒閑遣鶴看船幸是林園主慚為食祿牽宦情薄似紙鄉思急於弦豈合姑蘇守歸休更待年

想歸田園

戀他朝市求何事想取丘園樂此身千首惡詩吟過日一壺好酒醉銷春歸鄉年亦非全老罷郡家仍未苦貧快活不知如我者人間能有幾多人

琴茶

兀兀寄形群動內陶陶任性一生間自抛官後春多醉不讀書來老更閑琴裏知聞唯淥水茶中故舊是蒙山窮通行止長相伴誰道吾今無往還

贈楚州郭使君

淮水東南第一州山圍雉堞月當樓黃金印綬懸腰底白雪歌詩落筆頭笑看兒童騎竹馬醉攜賓客上仙舟當家美事堆身上何啻林宗與細侯

和郭使君題枸杞

山陽太守政嚴明吏靜人安無犬驚不知靈藥根成狗怪得時聞吠夜聲

初到洛下閑遊

漢庭重少身宜退洛下閑居迹可逃趁伴入朝應老醜尋春放醉尚粗豪詩攜綵紙新裝卷酒典緋花舊賜袍曾在東方千騎上至今躞蹀馬頭高

醉贈劉二十八使君

為我引杯添酒飲與君把箸擊盤歌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太湖石

煙翠三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斷碧雲根風氣通巖穴苔文護洞門三峰具體小應是華山孫

過敷水

垂鞭欲渡羅敷水處分鳴騶且緩驅秦氏雙蛾久冥寞蘇臺五馬尚踟躕村童店女仰頭笑今日使君真是愚

南院

林院無情緒經春不一開楊花飛作穗榆莢落成堆壯志從中減流年逐後催只應如過客病去老迎來

閑詠

步月憐清景眠松愛綠陰早年詩思苦晚歲道情深夜學禪多坐秋牽興暫吟悠悠兩事外無處更留心

初授秘監并賜金紫閑吟小酌偶寫所懷

紫袍新秘監白首舊書生鬢雪人間壽腰金世上榮子孫無可念產業不能營酒引眼前興詩留身後名閑傾三數酌醉詠十餘聲便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

新昌閑居招楊郎中兄弟

紗巾角枕病眠翁忙少閑多誰與同但有雙松當砌下更無事到心中金章紫綬看如夢皂蓋朱輪別似空暑月貧家何所有客來唯贈北窗風

秘省後廳

槐花雨潤新秋地桐葉風翻欲夜天盡日後廳無一事白頭老監枕書眠

松齋偶興

置心思慮外滅跡是非間約俸為生計隨官換往還耳煩聞曉角眼醒見秋山賴此松簷下朝迴半日閑

和楊郎中賀楊僕射致仕後楊侍郎門生合宴席上作

業重關西繼大名恩深闕下遂高情祥鱣降伴趁庭鯉賀燕飛和出谷鶯范蠡舟中無子弟疏家席上欠門生可憐玉樹連桃李從古無如此會榮

松下琴贈客

松寂風初定琴清夜欲闌偶因群動息試撥一聲看寡鶴當徽怨秋泉應指寒慙君此傾聽本不為君彈

秋齋

晨起秋齋冷蕭條稱病容清風兩窗竹白露一庭松阮籍謀身拙嵇康向事慵生涯別有處浩氣在心胷

塗山寺獨遊

野徑行無伴僧房宿有期塗山來去熟唯是馬蹄知

登觀音臺望城

百千家似圍棊局十二街如種菜畦遙認微微入朝火一條星宿五門西

登靈應臺北望

臨高始見人寰小對遠方知色界空迴首却歸朝市去一稊米落太倉中

酬裴相公題興化小池見招長句

為愛小塘招散客不嫌老監與新詩山公倒載無妨學范蠡扁舟未要追逢斷偶飄桃李徑鷗驚誤拂鳳凰池敢辭課拙酬高韻一勺爭禁万頃陂

閑行

五十年來思慮熟忙人應未勝閑人林園傲逸真成貴衣食單疏不是貧專掌圖書無過地遍尋山水自由身儻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閑行十五春

閑出

兀兀出門何處去新昌街晚樹陰斜馬蹄知意緣行熟不向楊家即庾家

與僧智如夜話

懶鈍尤知命幽棲漸得朋門閑無謁客室靜有禪僧爐向初冬火籠停半夜燈憂勞緣智巧自喜百無能

憶盧山舊隱及洛下新居

形骸僶俛班行內骨肉勾留俸祿中無奈攀緣隨手長亦知恩愛到頭空草堂久閑廬山下竹院新抛洛水東自是未

能歸去得世間誰要白鬚翁

曉寒

急景流如箭淒風利似刀暝催雞翅斂寒束樹枝高縮水濃和酒加綿厚絮袍可憐冬計畢煖卧醉陶陶

偶眠

放盃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烏帽婢與展青氈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

華城西北雉堞最高崔相公首創樓臺錢左丞繼種花果合爲勝境題在雅篇歲暮獨遊悵然成詠 時華州未除刺史

高居稱君子瀟灑四無鄰丞相棟梁久使君桃李新凝情看麗句駐步想清塵況是寒天客樓空無主人

奉使途中戲贈張常侍

早風吹土滿長衢驛騎星軺盡疾驅共笑籃舁亦稱使日馳一驛向東都

有小白馬乘馭多時奉使東行至稠桑驛溘然而斃足可驚傷不能忘情題二十韻

能驟復能馳翩翩白馬兒毛寒一團雪鬃薄萬條絲皂蓋春行日驪駒曉從時雙旌前獨步五馬內偏騎芳草承蹄葉垂楊拂頂枝跨將迎好客惜不换妖姬慢鞚遊蕭寺閑驅醉習池睡來乘作夢興發倚成詩鞭爲馴難下鞍緣穩不離北歸還共到東使亦相隨赭白何曾變玄黃豈得知嘶風聲覺急蹋雪怯行遲昨夜猶芻秣今朝尚縶維卧槽應不起顧主遂長辭塵滅駸駸跡霜留皎皎姿度關形未改過隙影難追念倍燕來駿情深項別騅銀收鈎臆帶金卸絡頭羈何處埋奇骨誰家覓弊帷稠桑驛門外吟罷涕雙垂

題噴玉泉 泉在壽安山下高百餘尺直寫潭中

泉噴聲如玉潭澄色似空練垂青嶂上珠寫綠盆中溜滴三秋雨寒生六月風何時此巖下來作濯纓翁

酬皇甫賓客

閑官兼慢使著處易停輪況欲逢新歲仍初見故人冒寒尋到洛待暖始歸秦亦擬同攜手城東略看春

種白蓮

吳中白藕洛中栽莫戀江南花嬾開萬里攜歸尔知否紅蕉朱槿不將來

答蘇庶子

偶作關東使重陪洛下遊病來從斷酒老去可禁愁款曲偏青眼蹉跎各白頭蓬山閑氣味依約似龍樓

答尉遲少監水閣重宴

人情依舊歲華新今日重招往日賓雞黍重迴千里駕林園暗换四年春水軒平寫琉璃鏡草岸斜鋪翡翠茵聞道經營費心力忍教成後屬他人 時主人欲賣林亭

和劉郎中傷鄂姬

不獨君嗟我亦嗟西風北雪殺南花不知月夜魂歸處鸚鵡洲頭第幾家 姬鄂人也

贈東都王十三

攜手池邊月開襟竹下風駐愁知酒力破睡見茶功居處東西接年顏老少同能來爲伴否伊上作漁翁

早春同劉郎中寄宣武令狐相公

梁園不到一年強遥想清吟對綠觴更有何人能飲酌新添幾隻好篇章馬頭拂柳時迴轡豹尾穿花暫亞槍誰引相公開口笑不逢白監與劉郎

寄太原李相公

聞道北都今一變政和軍樂萬人安綺羅二八圍賓榻組練
三千夾將壇蟬鬢應誇丞相少貂裘不覺太原寒世間大
有虛榮貴百歲無君一日歡

雪中寄令狐相公兼呈夢得

兔園春雪梁王會想對金罍詠玉塵今日相如身在此不知
客右坐何人

出使在途所騎馬死改乘肩轝將歸長安偶
詠旅懷寄太原李相公

驛路崎嶇泥雪寒欲登籃轝一長歎風光不見桃花騎塵
土空留杏葉鞍羸乘獨歸殊不易脫驂相贈豈為難并州
好馬應無數不怕旌旗試覓看

有雙鶴留在洛中忽見劉郎中依然鳴顧劉因

為鶴歎二篇寄予予以二絕句答之 二首

辭鄉遠隔華亭水逐我來棲緱嶺雲慙愧稻粱長不飽未
曾迴眼向雞羣

荒草院中池水畔銜恩不去又經春見君驚喜雙迴顧應為
吟聲似主人

宿竇使君莊水亭

使君何在在江東池柳初黃杏欲紅有興即來閑便宿不知誰
是主人翁

龍門下作

龍門澗下濯塵纓擬作閑人過此生筋力不將諸處用登山
臨水詠詩行

姚侍御見過戲贈

晚起春寒慵裹頭客來池上偶同遊東臺御史多提舉

莫接金章繫布裘

履道春居

微雨灑園林新晴好一尋低風洗池面斜日拆花心瞑助嵐
陰重春添水色深不如陶省事猶抱有絃琴

題洛中第宅

水木誰家宅門高占地寬懸魚掛青甃行馬護朱欄春榭
籠煙暖秋庭鏁月寒松膠粘琥珀筠粉撲琅玕試問池臺
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曾到唯展宅圖看

寄殷協律 多叙江南舊遊

五歲優游同過日一朝消散似浮雲琴詩酒伴皆拋我雪
月花時最憶君幾度聽雞歌白日 曾有歌云黃雞與白日 亦曾騎馬詠紅裙 又有詩云騎馬長何人 子拈妬殺 吳娘暮雨蕭蕭曲 江南吳二娘曲詞云暮雨蕭蕭郎不歸 自別江南更不聞

洛下諸客就宅相送偶題西亭

几榻臨池坐軒車冒雪過交親致盃酒僮僕解笙歌流歲
行將晚浮榮得幾多林泉應問我不住意如何

答林泉

好住舊林泉迴頭一悵然漸知吾潦倒深愧尔留連欲作
棲雲計須營種黍錢更容求一郡不得亦歸田

將發洛中枉令狐相公手札兼辱二篇寵行以長
句答之

尺素忽驚來梓澤雙金不惜送蓬山八行落泊飛雲雨五
字鏗鏘動珮環玉韻乍聽堪醒酒銀鉤細讀當披顏收藏
便作終身寶何啻三年懷袖間

臨都驛答夢得六言二首

揚子津頭月下臨都驛裏燈前昨日老於前日去年春似

今年
謝守歸爲秘監馮公老作郎官前事不須問著新詩且
更吟看
喜錢左丞再除華州以詩伸賀
左轄輟中臺門東委上才彤襜經宿到絳帳及春開民望
懸難奪天心慈易迴那知不隔歲重借寇恂來
和錢華州題少華清光絕句
高情雅韻三峯守主領清光管白雲自笑亦曾爲刺史蘇
州肥膩不如君
送陝府王大夫
金馬門前迴劔珮鐵牛城下擁旌旗他時萬一爲交代留
取甘棠三兩枝
代迎春花招劉郎中

幸與松筠相近栽不隨桃李一時開杏園豈敢妨君去未有
花時且看來
翫迎春花贈楊郎中
金英翠萼帶春寒黃色花中有幾般憑君與向遊人道
莫作蔓菁花眼看
閑出
身外無羈束心中少是非被花留便住逢酒醉方歸人事行
時少官曹入日稀春寒遊正好穩馬薄綿衣
座上贈盧判官
把酒承花花落頻花香酒味相和春莫言不是江南會虛白
亭中舊主人
曲江有感
曲江西岸又春風萬樹花前一老翁遇酒逢花還且醉若

論惆悵事何窮
杏園花下贈劉郎中
怪君把酒偏惆悵曾是貞元花下人自別花來多少事東
風二十四迴春
花前有感兼呈崔相公劉郎中
落花如雪鬢如霜醉把花看益自傷少日爲名多撿束長
年無興可顛狂四時輪轉春常少百刻支分夜苦長何事同
生壬子歲老於崔相及劉郎余與崔同年劉獨早白
微之就拜尚書居易續除刑部因書賀意兼詠
鄙懷
我爲憲部入南宮君作尚書鎮浙東老去一時成白首別
來七度換春風簪纓假合虛名在筋力銷磨實事空遠地
官高親故少些些談笑與誰同

喜與韋左丞同入南省因敘舊以贈之
早年同遇陶鈞主利鈍精麤共在鎔憲宗朝與韋同入翰林金鋼淬來
長透匣鉛刀磨盡不成鋒老肩北省慙非據接武南宮幸
再容跛鱉雖遲騏驥疾何妨中路亦相逢
伊州
老去將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亦應不得多年聽未
教成時已白頭
早朝
鼓動出新昌雞鳴赴建章翩翩穩鞍馬楚楚健衣裳
宮漏傳殘夜城陰送早涼月堤槐露氣風燭樺烟香雙闕
龍相對千官鴈一行漢庭方尚少慙歎鬢如霜
答裴相公乞鶴
警露聲音好沖天相貌殊終宜向遼廓不稱在泥塗白首

勞爲侍朱門幸見呼不知踈野性解愛鳳池無

晚從省歸

朝迴北闕值清晨晚出南宮送暮春入去丞郎非散秩歸
來詩酒是閑人猶思泉石多成夢尚歎簪裾未離身終
是不如山下去心頭眼底兩無塵

北窻閑坐

虗窻兩叢竹靜室一爐香門外紅塵合城中白日忙無須尋
道士不要學仙方自有延年術心閑歲月長

酬嚴給事 聞玉蘂花下有遊仙絶句

瀛女偷乘鳳去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
鏁仙郎可得知

京路

西來爲看秦山雪東去緣尋洛苑春來去騰騰兩京路閑行

除我更無人

華州西

每逢人靜慵多歇不計程行困即眠上得籃轝未能去春
風敷水店門前

從陜至東京

從陜至東京山低路漸平風光四百里車馬十三程花共垂鞭
看盃多並轡傾笙歌與談笑隨分自將行

送春

銀花醆落從君勸金屑琵琶爲我彈不獨送春兼送老更
嘗一酌更聽看

宿杜曲花下

覔得花千樹携來酒一壺懶歸兼擬宿未醉豈勞扶但惜
春將晚寧愁日漸晡籃轝爲卧舍漆盝是行廚班竹盛茶

櫃紅泥罨飯爐眼前無所闕身外更何須小面琵琶婢蒼頭
蹙篥奴從君飽富貴曾作此遊無

逢舊

久別偶相逢俱疑是夢中即今歡樂事放盞又成空

繡婦歎

連枝花樣繡羅襦本擬新年餉小姑自覺逢春饒悵望誰
能每日趁功夫針頭不解愁眉結線縷難穿淚臉珠雖凴
繡牀都不繡同牀繡伴得知無

春詞

低花樹映小粧樓春入眉心兩點愁斜倚欄干背鸚鵡思
量何事不迴頭

恨詞

翠黛眉低斂紅珠淚暗銷曾來恨人意不省似今朝

山石榴花十二韻

曄曄復煌煌花中無比方豔天宜小院條短稱低廊本是山
頭物今爲砌下芳千叢相向背萬朶互低昂照灼連朱檻
玲瓏映粉牆風來添意態日出助晶光漸綻燕脂萼猶含
琴軫房離披亂剪綵班駁未勻粧絳焰燈千炷紅裙妓一行
此時逢國色何處覔天香恐合栽金闕思將獻玉皇好差青
鳥使封作百花王

送敏中歸豳寧幕

六十衰翁兒女悲傍人應笑爾應知弟兄垂老相逢日杯酒臨
歡欲散時前路加餐須努力今宵盡醉莫推辭司徒知我
難爲別直過秋歸未訝遲

宴散

小宴追涼散平橋步月迴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殘暑

蟬催盡新秋雁載來將何迎睡興臨卧舉殘盃

人定

人定月朧明香銷枕簟清翠屏遮燭影紅袖下簾聲坐久吟方罷眠初夢未成誰家教鸚鵡故故語相驚

池上

嫋嫋涼風動淒淒寒露零蘭衰花始白荷破葉猶青獨立棲沙鶴雙飛照水螢若爲寥落境仍值酒初醒

池窓

池晚蓮芳謝窓秋竹意深更無人作伴唯對一張琴

花酒

香醅淺酌浮如蟻雪鬢新梳薄似蟬爲報洛城花酒道莫辭送老二三年

題崔常侍濟源莊

谷口誰家住雲扃鎖竹泉主人何處去蘿薜[illegible]籍在金閨內班排玉扆前誠知憶山水歸得是何年

送春戲呈馮少尹李郎中陳主簿

認得春風先到處西園南面水東頭柳初變後條猶重花未開前枝已稠暗助醉歡尋綠酒潛添睡興著紅樓知君未別陽和意直待春深始擬遊

魏堤有懷

魏王堤下水聲似使君灘惆悵迴頭聽踟蹰立馬看荷風疏眼急翻雪真心寒憶得瞿唐事重吟行路難

柘枝詞

柳暗長廊合花深小院開蒼頭鋪錦褥皓腕捧銀盃繡帽珠稠緝香衫袖窄裁將軍拄毬杖看按柘枝來

代夢得吟

後來變化三分貴同輩凋零太半無世上爭先從盡汝人間鬪在不如吾竿頭已到應難久局勢雖遲未必輸不見山苗與林葉迎春先綠亦先枯

寄答周協律 來詩多叙蘇州舊遊

故人叙舊寄新篇惆悵江南到眼前暗想樓臺萬餘里不聞歌吹一周年橋頭誰更看新月池畔猶應泊舊船家憶後亭杯酒散紅屏風掩繡窓眠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五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六

律詩 五言 七言 凡一百首

大和戊申歲大有年詔賜百寮出城觀稼謹書盛事以俟采詩

清晨承詔命豐歲閱田閭膏雨抽苗足涼風吐穗初早禾黃錯落晚稻綠扶疎好入詩家詠宜令史館書散爲萬姓食堆作九年儲莫道如雲稼今秋雲不如

贈悼懷太子挽歌辭二首 奉詔撰進

竹馬書薨歲銅龍表葬時永言窀穸事全用少陽儀壽夭由天命哀榮出聖慈恭聞褒贈詔軫念在與夷

又

剪葉藩封早承華冊命尊笙歌辭洛苑風雪蔽梁園鹵簿凌霜宿銘旌向月翻宮寮不逮事哭送出都門

雨中招張司業宿

過夏衣香潤迎秋簟色鮮斜支花石枕卧詠蕊珠篇泥濘非遊日陰沉好睡天能來同宿否聽雨對牀眠

和集賢劉學士早朝作

吟君昨日早朝詩金御爐前喚仗時煙吐白龍頭宛轉扇
開青雉尾參差暫留春殿多稱屈合入綸闈即可知從此
摩霄去非晚鬢間未有一莖絲

送陝州王司馬建赴任 建善詩者

陝州司馬去何如養靜資貧兩有餘公事閑忙同少尹料
錢多少敵尚書紙携美酒為行伴唯作新詩趁下車自有
鐵牛無詠者料君投刃必應虛

對琴待月

竹院新晴夜松窗未臥時共琴為老伴與月有秋期玉
軫臨風久金波出霧遲幽音待清景唯是我心知

楊家南亭

小亭門向月斜開滿地涼風滿地苔此院好彈秋思處終須一
夜抱琴來

早寒

黃葉聚牆角青苔圍柱根被經霜後薄鋪遇雨來昏半
卷寒簷幕斜開煖閣門迎冬兼送老只仰酒盈樽

齋月靜居

病來心靜一無思老去身閑百不為忽忽眼塵猶愛睡些
些口業尚誇詩葷腥每斷齋居月香火常親宴坐時萬
慮消停百神泰唯應寂寞殺三尸

宿裴相公興化池亭 兼蒙借船舟遊戲

林亭一出宿風塵忘却平津是要津松閣晴看山色近石
渠秋放水聲新孫弘閣鬧無閑客傅說舟忙不借人何
似掄才濟川外別開池館待交親

和劉郎中望終南山秋雪

遍覽古今集都無秋雪詩陽春先唱後陰嶺未消時草

訝霜凝重松疑鶴散遲清光莫獨占亦對白雲司

廣府胡尚書頻寄詩因答絕句

尚書清白臨南海雖飲貪泉心不回唯向詩中得珠玉時
時寄到帝鄉來

送鶴與裴相臨別贈詩

司空愛爾爾須知不信聽吟送鶴詩羽翮勢高寧惜別稻
粱恩厚莫愁飢夜棲少共雞爭樹曉浴先饒鳳占池穩
上青雲勿回顧的應勝在白家時

令狐相公拜尚書後有喜從鎮歸朝之作劉郎
中先和因以繼之

車騎從新梁苑迴履聲珮響入中臺鳳池望在終重去
龍節功成且納來金勒寅宜乘雪出玉觴何必待花開尚
書首唱郎中和不計官資只計才

送河南尹馮學士赴任

石渠金谷中間路軒騎翩翩十日程清洛飲冰添苦節碧
嵩看雪助高情謾誇河北操旄鉞莫羨江西擁旆旌 時韓
緣事 何似府家京令外別教三十六峯迎

讀鄂公傳

高臥深居不見人功名斗藪似灰塵唯留一部清商樂月下
風前伴老身

賦得烏夜啼

城上歸時晚庭前宿處危月明無葉樹霜滑有風枝啼
澀飢喉咽飛低凍翅垂畫堂鸚鵡鳥冷暖不相知

鏡換盃

欲將珠匣青銅鏡換取金樽白玉巵鏡裏老來無避處樽
前愁至有消時茶能散悶為功淺萱縱忘憂得力遲不

似杜康神用速十分一盞便開眉
冬夜聞蟲
蟲聲冬思苦於秋不解愁人聞亦愁我是老翁聽不畏少
年莫聽白君頭
雙鸚鵡
綠衣整頓雙棲起紅觜分明對語時始覺琵琶絃莽鹵方知
吉了舌參差鄭牛識字吾常歎（鄭玄家牛觸牆成八字）丁鶴能歌爾亦
知若稱白家鸚鵡鳥籠中兼合解吟詩
贈朱道士
儀容白皙上仙郎方寸清虛內道場兩翼化生因服藥三尸
餓死爲休糧醮壇北向宵占斗寢室東開早納陽盡日窗開
更無事唯燒一炷降真香
昨以拙詩十首寄西川杜相公相公亦以新作十首惠

然報示首數雖等工拙不倫重以一章用伸答謝
詩家律手在成都權與尋常將相殊剪截五言兼用鉞陶
鈞六義別開鑪驚人卷軸須知有隨事文章不道無篇數雖
同光價異十魚目換十驪珠
和令狐相公新於郡內栽竹百竿坼壁開軒旦夕
對翫偶題七言五韻
梁園脩竹舊傳名久廢年深竹不生千畝荒涼尋未得百
竿青翠種新成牆開乍見重添興窗靜時聞別有情煙
葉蒙籠侵夜色風枝蕭颯欲秋聲更登樓望尤堪重千万
人家無一莖（汴州人家並無竹）
重答汝州李六使君見和憶吳中舊遊五首
爲憶娃宮與虎丘翫君新作不能休蜀牋寫出篇篇好吳調
吟時句句愁洛下林園終共住江南風月會重遊（先与李六有此二句之約）由

來事過多堪惜何況蘇州勝汝州（李前牧蘇故有是句）
殷堯藩侍御憶江南詩三十首詩中多敘蘇
杭勝事余嘗典二郡因繼和之
江南名郡數蘇杭寫在殷家三十章君是旅人猶苦憶我
爲刺史更難忘境牽吟詠真詩國興入笙歌好醉鄉爲念
舊遊終一去扁舟直擬到滄浪
聞新蟬贈劉二十八
蟬發一聲時槐花帶兩枝只應催我老兼遣報君知白髮生
頭速青雲入手遲無過一盃酒相勸數開眉
贈王山人
玉芝觀裏王居士服氣餐霞善養身夜後不聞龜喘息
秋來唯長鶴精神容顏盡怪長如故名姓多疑不是真貴重
榮華輕壽命知君悶見世間人
和劉郎中學士題集賢閣

朱閣青山高庳齊與君才子作詩題傍聞大內笙歌近下視
諸司屋舍低萬卷圖書天祿上一條風景月華西欲知丞相優
賢意百步新廊不蹋泥
觀幻
有起皆因滅無睽不暫同從歡終作感轉苦又成空次第花生
眼須臾燭過風更無尋覓處鳥跡印空中
病假中龐少尹攜魚酒相過
宦情牢落年將暮病假聯綿日漸深被老相催雖白首與春
無分未甘心閑停茶椀從容語醉把花枝取次吟勞動故人
龐閣老提魚攜酒遠相尋
聽田順兒歌
戛玉敲冰聲未停嫌雲不遏入青冥爭得黃金滿衫袖一時

挑與斷年聽

聽曹剛琵琶兼示重蓮

撥撥絃絃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瓏誰能截得曹剛手插
向重蓮衣袖中

酬令狐相公春日尋花見寄 六韻

病卧帝王州花時不得遊老應隨日至春肯為人留粉壞
杏將謝火繁桃尚稠白飃僧院地紅落酒家樓空𡸁字相
似曉來風不休吟君悵望句如到曲江頭

和劉郎中曲江春望見示

芳景多遊客衰翁獨在家肺傷妨飲酒眼痛忌看花寺
路隨江曲宮牆夾樹斜羨君猶壯健不枉度年華

送東都留守令狐尚書赴任

翠華黃屋未東巡碧洛青嵩付大臣地稱高情多水竹山

宜閑望少風塵龍門即擬為遊客金谷先憑作主人歌酒
家家花處處莫空管領上陽春

自題新昌居止因招楊郎中小飲

地偏坊遠巷仍斜最近東頭是白家宿雨長齊鄰舍柳晴
光照出夾城花春風小榼三升酒寒食深爐一椀茶能到南
園同醉否笙歌隨分有些些

南園試小樂

小園斑駮花初發新樂錚摐教欲成紅萼紫房皆手植蒼
頭碧玉盡家生高調管色吹銀字慢拽歌詞唱渭城不飲
一盃聽一曲將何安慰老心情

和微之春日投簡陽明洞天五十韻

青陽行已半白日坐將徂越國強仍大稽城高且孤利饒鹽
煑海名勝水澄湖牛斗天垂象台明地展圖天台四明二山瓌奇填

市井佳麗溢閭閻句踐遺風霸西施舊俗姝舡頭龍夭矯
橋脚獸睢盱鄉味珍彭越時鮮貴鷓鴣語言諸夏異衣服一
方殊擣練蛾眉婢鳴榔蛙角奴江清敵伊洛山翠勝荊巫
華表雙棲鶴聯牆幾點烏煙波分渡口雲樹接城隅澗遠
松如畫州平水似鋪綠科秧早稻紫笋折新蘆暖蹋泥中藕
香尋石上蒲雨來萌盡達雷後蟄全蘇柳眼黃絲纇花房
絳蠟珠林風新竹折野燒老桑枯帶舞長枝蕙錢穿短貫
榆瘧和生野菜旱為長街蕪女浣紗相伴兒烹鯉一呼山魈啼
稚子林狖挂山都産業論蠶蟻孳生計鴨鶵泉巖雪飄灑
苔壁錦漫糊堰限舟航路堤通車馬途耶溪岸廻合禹廟
徑盤紆洞穴何因鑿星槎誰與刳石凹仙藥臼峯峭佛香
爐去為投金簡來因挈玉壺貴仍招客宿健未要人扶閒望
賢丞相儀形美大夫前驅駐旌旆偏坐列笙竽刺史旟翻隼

尚書屐曳鳧學禪超後有觀妙造虛无髻裏傳僧寶環甲
得道樞登樓詩八詠置硯賦三都左作權羅將綺趣蹌紫與朱
廟謀藏稷卨兵略貯孫吳令一三軍整風高四海敉千家得
慈母六郡事嚴姑重士過三哺輕才抵一銖送觥可一宛轉
嘲妓笑盧胡佐飲時炮鼈蠲酲數鱠鱸醉鄉雖咫尺樂
事亦須臾若不中賢聖何由外智愚伊予一生志我尔百年軀
江上三千里城中十二衢出多無伴侶歸只對妻孥白首青山
約柏身去得無

酬鄭侍御多雨春空過詩三十韻 次用本韻

南雨來多滯東風動即狂月行離畢急龍走召雲忙晃轉雷
車響蛇騰電策光僵逢天似漏沮洳地成瘡慘澹陰烟白空
濛宿霧黃蔽遮千里目悶結九迴腸殺寶鷄征能深沉惡婦
房鏡昏鸞滅影衣潤麝消香蘭濕難紉珮花凋易落粧

沾黃鸝翅重滋綠草心長紫陌皆泥濘黃汚共森忍森林
成蹊泠望齊劇韻祥楚柳腰肢舞湘筠涕淚滂甚昏疑是
或勝於陽居士巾皆墊行人蓋盡張跳蛙還屢出移蟻
欲深藏端坐交遊廢閑行去步妨愁生垂白叟惱殺蹋青娘
變海當須慮爲魚愼勿忌此時方共懼何處可相將（此已下疑有缺）已
望東溟禱仍封北戶禳却思逢旱魃誰喜見商羊爾怕爲鑄
病先憂作麥霜更虎施設洽政豈假歛揚祀典脩咸秩農書
振滿林丹識期懇苦白日會昭彰賑廪頻飢戶苦城備壞牆
且嘗營歲事寧暇惜年芳德勝令災弭人安在吏良尚書心
若此不枉繫金章

和春深二十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富貴家馬爲中路鳥妓作後庭花羅綺驅
論隊金銀用斷車眼前何所苦唯苦日西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貧賤家荒涼三逕草冷落四鄰花奴困歸
傭力妻愁出賃車途窮平路險擧足劇褒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執政家鳳池添硯水雞樹落衣花詔借當
衢宅恩容上殿車延英開對久門與日西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方鎭家通犀排帶胯瑞鶻勘袍花飛絮
衝毬馬垂楊拂妓車戎裝拜春設左握寶刀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刺史家陰繁棠布葉岐秀麥分花五疋鳴
珂馬雙輪畫軾車和風引行樂葉葉隼旟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學士家鳳書裁五色馬鬣剪三花蠟炬開
明火銀臺賜物車相逢不敢揖彼此帽低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女學家慣看溫室樹飽識浴堂花御印提
隨仗香牋把下車宋家宮樣髻一片綠雲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御史家絮縈驄馬尾蝶繞繡衣花破柱行
持斧埋輪立駐車入班遙認得魚貫一行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遷客家一杯寒食酒萬里故園花炎瘴
蒸如火光陰走似車爲憂鵩鳥至只恐日光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經業家唯求太常第不管曲江花折桂
名慚郄收螢志慕車官場泥鋪處最怕寸陰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隱士家野衣裁薜葉山飯曬松花蘭索
紉幽珮蒲輪駐軟車林間箕踞坐白眼向人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漁父家松灣隨棹月桃浦落船花投餌移
輕楫牽輪轉小車蕭蕭蘆葉裏風起釣絲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潮戶家濤翻三月雪浪噴四時花曳練
馳千馬驚雷走萬車餘波落何處江轉富陽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痛飲家十分杯裏物五色眼前花餔歠眼
糟甕流涎見麯車（杜甫詩道逢麯車口流涎）中山一沉醉千度日西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上巳家蘭亭席上酒曲洛岸邊花弄水
遊童棹湔裾小婦車齊橈爭渡處一匹錦標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寒食家玲瓏鏤雞子宛轉綵毬花碧草
追遊騎紅塵拜掃車鞦韆細腰女搖曳逐風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博弈家一先爭破眼六聚鬬成花鼓應
投壺馬兵衝象戲車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嫁女家紫排襦上雉黃帖鬢邊花轉
燭初移障鳴環欲上車青衣傳氈褥錦繡一條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娶婦家兩行籠裏燭一樹扇間花賓拜登
青廬臥迎障幰車催粧詩未了星斗漸傾斜

又

何處春深好春深妓女家眉欺楊柳葉裙妬石榴花蘭麝
熏行被金銅釘坐車楊州蘇小小人道最天夭斜

詠家醞十韻

獨醒從古笑靈均長醉如今斅伯倫舊法依稀傳自杜(杜康)新
方要妙得於陳(陳郎中傳此方)井泉王相資重九麴糵精靈用上寅(永明九年九月九日造明年七日上寅)
釀糯豈勞炊范黍撇篘何假漉陶巾常嫌竹葉猶
凡濁始覺榴花不正真甕揭閒時香酷烈餅封貯後味甘辛
捧疑明水從空化飲似陽和滿腹春色洞王壺無表裏光搖
金盞有精神能銷忙事成閒事轉得憂人作樂人應是世間
賢聖物與君還往擬終身

池鶴八首

高竹籠前無伴侶亂雞群裏有風標低頭乍恐丹砂落曬
翅常疑白雪銷轉覺鸕鶿毛色下苦嫌鸚鵡語聲嬌臨風
一唳思何事悵望青田雲水遙
池中此鶴鶴中稀恐是遼東老令威帶雪松枝翹膝脛放
花菱片綴毛衣低迴且向籠間宿奮迅終須天外飛若問故
巢知處在主人相戀未能歸

對酒五首

巧拙賢愚相是非何如一醉盡忘機君知天地中寬窄鵰鶚
鸞凰各自飛
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歡樂不
開口笑是癡人
丹砂見火去無迹白髮泥人來不休賴有酒仙相煖熱松喬

醉即到前頭
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
陽關第四聲([illegible])
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弔人迴眼前流例君看取且遣琵
琶送一杯

僧院花

欲悟色空為佛事故栽芳樹在僧家細看便是華嚴偈方便
風開智慧花

老戒

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老多憂活計病更戀班行矍鑠
誇身健周遮說話長不知吾免否兩鬢已成霜

洛陽寒食日作十韻

上苑風煙好中橋道路平蹴毬塵不起潑火雨新晴宿醉頭

仍重晨遊眼乍明老慵雖省事春誘尚多情遇客踟躕立尋花取次行連錢嚼金勒鑿落寫銀罌府醞傷教送官娃豈要迎舞腰那及柳歌舌不如鸎鄉國真堪戀光陰可合輕三年遇寒食盡在洛陽城

快活

可惜鶯啼花落處一壺濁酒送殘春可憐月好風涼夜一部清商伴老身飽食安眠消日月閑談冷笑接交親誰知將相王侯外別有優游快活人

送令狐相公赴太原

六纛雙旌萬鐵衣并汾舊路滿光輝青衫書記何年去紅旆將軍昨日歸（[illegible]）詩作馬蹄隨筆走獵酣鷹翅伴觥飛此都莫作多時計再為蒼生入紫微

不出

簷前新葉覆殘花席上餘盃對早茶好是老身銷日處誰能騎馬傍人家

惜落花

夜來風雨急無復舊花林枝上三分落園中一寸深日斜啼鳥思春盡老人心莫惜添杯飲情多酒不禁

老病

晝聽笙歌夜醉眠若非月下即花前如今老病須知分不負春來二十年

憶晦叔

遊山弄水攜詩卷看月尋花把酒盃六事盡思君作伴幾時歸到洛陽來

送徐州高僕射赴鎮

大紅旆引碧幢旌新拜將軍指點行戰將易求何足貴書生難得始堪榮離筵歌舞花叢散候騎刀槍雪隊迎應笑蹉跎白頭尹風塵唯管洛陽城

琴酒

耳根得所琴初暢心地忘機酒半酣若使啓期兼解醉應言四樂不言三

聽幽蘭

琴中古曲是幽蘭為我殷勤更弄看欲得身心俱靜好自彈不及聽人彈

六年秋重題白蓮

素房含露玉冠鮮紺葉搖風鈿扇圓本是吳州供進藕今為伊水寄生蓮移根到此三千里結子經今六七年不獨池中花故舊兼乘舊日採花船

元相公挽歌詞三首

銘旌官重威儀盛騎吹聲繁鹵簿長後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

墓門已閉笳簫去唯有夫人哭不休蒼蒼露草咸陽壠此是千秋第一秋

送葬萬人皆慘澹反虞駟馬亦悲鳴琴書劍珮誰收拾三歲遺孤新學行

臥聽法曲霓裳

金磬玉笙和已久牙牀角枕睡常遲朦朧閑夢初成後宛轉柔聲入破時樂可理心應不謬酒能陶性信無疑起嘗殘酌聽餘曲斜背銀釭半下帷

結之

歡愛今何在悲啼亦是空同為一夜夢共過十年中

五鳳樓晚望 六年八月十日作

晴陽晚照濕煙銷五鳳樓高天泬寥野綠全經朝雨洗林紅半被暮雲燒龍門翠黛眉相對伊水黃金線一條自入秋來風景好就中最好是今朝

寄劉蘇州

去年八月哭微之今年八月哭敦詩何堪老淚交流日多是秋風搖落時泣罷幾迴深自念情來一倍苦相思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蘇州更是誰

送客

病上籃輿相送來衰容秋思兩悠哉涼風嫋嫋吹槐子却請行人勸一盃

秋思

夕照紅於燒晴空碧勝藍獸形雲不一弓勢月初三鴈思來天北砧愁滿水南蕭條秋氣味未老已深諳

酬夢得秋夕不寐見寄

碧簟絳紗帳夜涼風景清病聞和藥氣渴聽碾茶聲露竹偷燈影煙松護月明何言千里隔秋思一時生

題周家歌者

清緊如敲玉深圓似轉簧一聲腸一斷能有幾多腸

憶夢得 夢得能唱竹枝聽者愁絕

齒髮各蹉跎疎慵與病和愛花心在否見酒興如何年長風情少官高俗慮多幾時紅燭下聞唱竹枝歌

贈同座

春黛雙蛾嫩秋蓬兩鬢侵謀歡身太晚恨老意彌深薄解燈前舞尤能酒後吟花叢便不入猶自未甘心

失婢

宅院小牆庳坊門帖牓遲舊恩慚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唯有月明知

夜招晦叔

庭草留霜池結冰黃昏鐘絕凍雲凝碧氈帳上正飄雪紅火爐前初炷燈高調秦箏一兩弄小花蠻榼二三升為君更奏湘神曲夜就儂來能不能

戲答皇甫監 時皇甫監初喪偶

寒宵勸酒君須飲君是孤眠七十身莫道非人身不煖十分一盞煖於人

和楊師皐傷小姬英英

自從嬌騃一相依共見楊花七度飛玳瑁牀空收枕席琵琶絃斷倚屏幃人間有夢何曾入泉下無家豈是歸墳上少啼留取淚明年寒食更沾衣

池邊即事

氈帳胡琴出塞曲蘭塘越棹弄潮聲何言此處同風月薊北江南萬里情

聞樂感鄰

老去親朋零落盡秋來絃管感傷多尚書宅畔悲鄰笛廷尉門前歎雀羅 東鄰王大僕去冬亡南鄰崔尚書今秋薨逝 綠綺窗空分妓女絳紗帳掩罷笙歌歡娛未足身先去爭奈書生薄命何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六

律詩 五十首 九十首

戊申歲暮詠懷三首

窮冬月末兩三日，半百年過六七時。龍尾趂朝無氣力，牛頭參道有心期。榮華外物終須悟，老病傍人豈得知。猶被妻兒教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

唯生一女才十二，秖欠三年未六旬。婚嫁累輕何怕老，飢寒心慣不憂貧。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更擬踟躕覓何事，不歸嵩洛作閒人。

七年囚閉作籠禽，但願開籠便入林。幸得展張今日翅，不能辜負昔時心。人間禍福愚難料，世上風波老不禁。萬一差池似前事，又應追悔不抽簪。

贈夢得

心中萬事不思量，坐倚屏風卧向陽。漸覺詠詩猶老醜，豈宜憑酒更顛狂。頭垂白髮我思退，脚蹋青雲君欲忙。只有今春相伴在，花前賸醉兩三場。

想東遊五十韻 并序

大和三年春，予病免官後，憶遊浙右數郡，兼思到越一訪微之。故兩浙之間，一物已上，想皆在目，吟且成篇，不能自休，盈五百字，亦猶孫興公想天台山而賦之也。

海內時無事，江南歲有秋。生民皆樂業，地主盡賢侯。郊靜銷戎馬，城高逼斗牛。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自常及杭凡三百里 坐有湖山趣，行無風浪憂。食寧妨解繲，寢不廢乘流。泉石諳天竺，煙霞識虎丘。餘芳認蘭澤，遺詠思蘋洲。菡萏紅塗粉，菰蒲綠潑油。鱗差漁戶舍，綺錯稻田溝。紫洞藏仙窟，玄泉貯怪湫。精神昂老鶴，姿彩媚潛虯。靜鬭天工妙，閑窺物狀幽。投竿出比目，擲果下獮猴。味苦蓮心小，漿甜蔗節稠。橘苞從自結，藕孔是誰鎪。逐日移潮信，隨風變棹謳。遞夫交烈火，候吏次鳴騶。梵塔形疑踊，閶門勢欲浮。客迎攜酒榼，僧待置茶甌。小宴閑談笑，初筵雅獻酬。稍催朱蠟炬，徐動碧牙籌。圓醆飛蓮子，長裾曳石榴。柘枝隨畫鼓，調笑從香毬。幕颭雲飄檻，簾褰月露鉤。舞繁紅袖凝，歌切翠眉愁。絃管寧容歇，盃盤未許收。良辰宜酩酊，卒歲好優遊。鮐鰀鮮仍細，蓴絲滑且柔。飽餐爲日計，穩睡是身謀。名愧空虛得，官知止足休。自嫌猶屑屑，衆笑大悠悠。物表蹤難住，人寰足悔尤。蛾須遠燈燭，兔勿近罝罘。幻世春來夢，浮生水上漚。百憂中莫入，一醉外何求。未死癡王湛，無兒老鄧攸。蜀琴安膝上，周易在牀頭。去去無程客，行行不繫舟。勞君頻問訊，勸我少淹留。雲雨多分散，關山苦阻脩。一吟江月別，七見日星周。珠玉傳新什，鵷鸞念故儔。懸旌心宛轉，束楚意綢繆。驛舫粧青雀，官槽秣紫騮。鏡湖期遠汎，禹穴約冥搜。預掃題詩壁，先開望海樓。飲思親履舄，宿憶并衾裯。志氣吾衰也，風情子在不。應須相見後，別作一家遊。

病免後喜除賓客

卧在漳濱滿十旬，起爲商皓伴三人。從今且莫嫌身病，不病何由索得身。

長樂亭留別

灞滻風煙函谷路，曾經幾度別長安。昔時蹙促爲遷客，今日從容自去官。優詔幸分四皓秩，祖筵慙繼二疏歡。塵纓世網重重縛，迴顧方知出得難。

陝府王大夫相迎偶贈

紫微閣老自多情白首園公豈要迎伴我綠槐陰下歇向
君紅旆影前行綸巾髮少渾欹仄籃轝肩齊甚穩平但問
主人留幾日分司賓客去無程

別陝州王司馬

笙歌惆悵欲爲別風景闌珊初過春爭得遣君詩不苦黃
河岸上白頭人

將至東都先寄令狐留守

黃鳥無聲葉滿枝閑吟想到洛城時惜逢金谷三春盡恨
拜銅樓一月遲詩境忽來還自得醉鄉潛去與誰期東都
添箇狂賓客先報壺觴風月知

答崔十八見寄

明朝欲見琴尊伴洗拭金盃拂玉徽君乞曲州刺史替我抛
刑部侍郎歸倚瘡老馬收蹄立避箭高鴻盡翅飛豈料洛
陽風月夜故人垂老得相依

贈皇甫賓客

輕衣穩馬槐陰路漸近東來漸少塵耳閙久憎聞俗事眼
明初喜見閑人昔曾對作承華相今復連爲博望賓始信
淡交宜久遠與君轉老轉相親

歸履道宅

驛吏引藤轝家僮開竹扉往時多暫住今日是長歸眼下
有衣食耳邊無是非不論貧與富飲水亦應肥

問江南物

歸來未及問生涯先問江南物在耶引手摩挲青石笋迴頭
點檢白蓮花蘇州舫故龍頭暗王尹橋傾鴈齒斜別有夜深
惆悵事月明雙鶴在裴家

蕭庶子相過

半日停車馬何人在白家殷勤蕭庶子愛酒不嫌茶

答尉遲少尹問所須

乍到頻勞問所須所須非玉亦非珠愛君水閣宜閑詠每
有詩成許去無

詠閑

但有閑銷日都無事繫懷朝眠因客起午飯伴僧齋樹合
陰交戶池分水夾階就中今夜好風月似江淮

同崔十八寄元浙東王陝州

未能同隱雲林下且復相招祿仕間隨月有錢勝賣藥終
年無事抵歸山鏡湖水遠何由汎棠樹枝高不易攀惆悵
八科殘四在兩人榮鬧兩人閑

答蘇庶子月夜聞家僮奏樂見贈

牆西明月水東亭一曲霓裳按小伶不敢邀君無別境絃生管
澁未堪聽

偶吟

里巷多通水林園盡不扃松身爲外戶池面是中庭元氏詩
三帙陳家酒一瓶醉來狂發詠鄰女映籬聽

白蓮池汎舟

白藕新花照水開紅窗小舫信風迴誰教一片江南興逐我殷
勤萬里來

池上即事

行尋甃石引新泉坐看修橋補釣船綠竹掛衣涼處歇清風
展簟困時眠身閑當貴眞天爵官散無憂即地仙林下水
邊無厭日便堪終老豈論年

酬裴相公見寄二絕

習靜心方泰勞生事漸稀可憐安穩地捨此欲何歸

又

一雙垂翅鶴數首解嘲文惣是迂閑物爭堪伴相君

答夢得聞蟬見寄

開緘思浩然獨詠晚風前人貞非前日蟬聲似去年槿花
新雨後柳影欲秋天聽罷無他計相思又一篇

令狐尚書許過弊居先贈長句

不矜軒冕愛林泉許到池頭一醉眠已遣平治行藥逕兼教
掃拂釣魚船應將筆硯隨詩主定有笙歌伴酒仙祗候高
情無別物蒼苔石筍白花蓮

自題

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熱月無堆案寒天不趁朝傍看
應寂寞自覺甚逍遙徒對盈樽酒兼無愁可銷

答崔十八

勞將白叟比黃公今古由來事不同我有商山君未見清泉白
石在胸中

偶詠

無熱焦炎健扶羸竹杖輕誦經凭檻立散藥遶廊行暝槿無
風落秋蟲欲雨鳴身閑當將息病亦有心情

答蘇六

但喜暑隨三伏去不知秋送二毛來更無別計相寬慰故遣陽
關勸一盃

秋遊

下馬閑行伊水頭涼風清景勝春遊何事古今詩句裏不多
說著洛陽秋

偶作

張翰一盃酒榮期三樂歌聰明傷混沌煩惱污頭陁篳令秋

生早悟閑日上多近來門更靜無雀可張羅

遊平泉贈晦叔

照水容雖老登山力未衰欲眠先命酒暫歇亦吟詩且喜身
無縛終慚鬢有絲迴頭語閑伴閑校十年遲

不出門

不出門來又數旬將何銷日與誰親鶴籠開處見君子書卷
展時逢古人自靜其心延壽命無求於物長精神能行便是
眞修道何必降魔調伏身

勸病鶴

右翅低垂左脛傷可憐風貌甚昂藏亦知白日青天好未
要高飛且養瘡

臨都驛送崔十八

勿言臨都五六里扶病出城相送來莫道長安一步地馬頭

西去幾時迴與君後會知何處為我今朝盡一盃

對鏡

三分鬢髮二分絲曉鏡秋容相對時去作忙官應太老退為
閑叟未全遲靜中得味何須道穩處安身更莫疑若使至
今黃綺在聞吾此語亦分司

勸酒十四首 并序

予分秩東都居多暇日閑來輒飲醉後輒吟若無詞章不
成謠詠每發一意則成一篇凡十四篇皆主於酒聊以自勸故
以何處難忘酒不如來飲酒命篇

何處難忘酒七首

何處難忘酒長安喜氣新初登高第後乍作好官人省壁
明張牓朝衣穩稱身此時無一盞爭奈帝城春

又

何處難忘酒天涯話舊情青雲俱不達白髮遞相驚二十年前別三千里外行此時無一盞何以敘平生

又

何處難忘酒朱門羨少年春分花發後寒食月明前小院迴羅綺深房理管絃此時無一盞爭過艷陽天

又

何處難忘酒霜庭老病翁暗聲啼蟋蟀乾葉落梧桐鬢為愁先白顏因醉暫紅此時無一盞何計奈秋風

又

何處難忘酒軍功第一高還鄉隨露布半路授旌旄玉柱剝葱手金章爛椹袍此時無一盞何以騁雄豪

又

何處難忘酒青門送別多斂襟收涕淚簇馬聽笙歌煙樹灞陵岸風塵長樂坡此時無一盞爭奈去留何

又

何處難忘酒逐臣歸故園赦書逢驛騎賀客出都門半面瘴煙色滿衫鄉淚痕此時無一盞何物可招魂

不如來飲酒七首

莫隱深山去君應到自嫌齒傷朝水冷貌苦夜霜嚴漁去風生浦樵歸雪滿巖不如來飲酒相對醉厭厭

又

莫作農夫去君應見自愁迎春犂瘦地趁晚餧羸牛數被官加稅稀逢歲有秋不如來飲酒相伴醉悠悠

又

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諳雪霜行塞北風水宿江南藏鏹百千萬沉舟十二三不如來飲酒仰面醉酣酣

又

莫事長征去辛勤難具論何曾畫麟閣秖是老轅門蟣虱衣中物刀槍面上痕不如來飲酒合眼醉昏昏

又

莫學長生去仙方誤殺君那將薤上露擬待鶴邊雲矻矻皆燒藥纍纍盡作墳不如來飲酒閑坐醉醺醺

又

莫上青雲去青雲足愛憎自賢誇智慧相糾鬬功能魚爛緣吞餌蛾焦為撲燈不如來飲酒任性醉騰騰

又

莫入紅塵去令人心力勞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且滅嗔中火休磨笑裏刀不如來飲酒穩臥醉陶陶

和令狐相公寄劉郎中兼見示長句

日月天衢仰面看尚淹池鳳滯臺鸞碧幢千里空移鎮赤筆三年未轉官別後縱吟終少興病來雖飲不多歡酒軍詩敵如相遇臨老猶能一據鞍

即事

見月連宵坐聞風盡日眠室香羅藥氣籠暖焙茶煙鶴啄新晴地雞棲薄暮天自看淘酒米倚杖小池前

期宿客不至

風飄雨灑簾帷故竹映松遮燈火深宿客不來嫌冷落一樽酒對一張琴

問移竹

問君移竹意如何慎勿排行但間窠多種少栽皆有意大都少校不如多

重陽席上賦白菊

滿園花菊鬱金黃中有孤叢色似霜還似今朝歌酒席
白頭翁入少年塲

偶吟二首

眼下有衣兼有食心中無喜亦無憂疋如身後有何事應向
人間無所求靜念道經深閉目閑迎禪客小徑頭猶殘少
許雲泉興一歲龍門數度游

晴教曬藥泥茶竈閑看科松洗竹林活計縱貧長淨潔池
亭雖小頗幽深廚香炊黍調和酒窓暖安絃拂拭琴老去生
涯秪如此更無餘事可勞心

何處春先到

何處春先到橋東水北亭凍花開未得冷酒酌難醒就日
移輕榻遮風展小屏不勞人勸醉鶯語漸丁寧

勉閑遊

天時人事常多故一歲春能幾處遊不是塵埃便風雨若
非疾病即悲憂貧窮心苦多無興富貴身忙不自由唯有
分司官恰好閑遊雖老未能休

寄兩銀榼與裴侍郎因題兩絶

貧無好物堪為信雙榼雖輕意不輕願奉謝公池上酌丹心
緑酒一時傾

慣和麴糵堪盛否重用鹽梅試洗看小器不知容幾許襄陽
米賤酒升寛（銀五升銀多以盛花梅累也）

小橋柳

細水涓涓似淚流日西惆悵小橋頭衰楊葉盡空枝在猶被
霜風吹不休

哭微之二首

八月涼風吹白幕寢門廊下哭微之妻孥朋友來相弔唯
道皇天無所知

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英靈殁有神哭送咸陽北原上可
能隨例作灰塵

馬上晚吟

人少街荒已寂寥風多塵起重蕭條上陽落葉飄宮樹中
渡流澌擁渭橋出早冒寒衣校薄歸遲侵黑酒全消如今
不是閑行日日短天陰坊曲遥

醉中重留夢得

劉郎劉郎莫先起蘇臺蘇臺隔雲水酒盞來從一百分馬
頭去便三千里

雪夜喜李郎中見訪兼酬所贈

可憐今夜鵞毛雪引得高情鶴氅人紅蠟燭前明似晝青
氊帳裏暖如春十分滿盞黃金液一尺中庭白玉塵對此欲
留君便宿詩情酒分合相親

任老

不愁陌上春光盡亦任庭前日影斜面黑眼昏頭雪白老
應無可更增加

勸歡

火急歡娛慎勿遲眼看老病悔難追樽前花下歌筵裏
有求來不得時

答王尚書問履道池舊橋

虹梁雁齒隨年換素板朱欄逐日修但恨尚書能久別莫愁
川守不頻遊（王尹）重移舊柱開中眼亂種新花擁兩頭李郭小
船何足問待君乘過濟川舟

晚歸府

晚從履道來歸府街路雖長尹不嫌馬上涼於牀上坐緑槐

風透紫蕉衫

從龍潭寺至少林寺題贈同遊者

山屐田衣六七賢搴芳蹋翠弄潺湲九龍潭月落杯酒三品松風飄管絃強健且宜遊勝地清涼不覺過炎天始知駕鶴乘雲外別有逍遙地上仙

夜從法王寺下歸嶽寺

雙刹夾虛空緣雲一逕通似從忉利下如過劍門中燈火光初合笙歌曲未終可憐師子座舁出淨名翁

宿龍潭寺

夜上九潭誰是伴雲隨飛蓋月隨人明年尚作三川守此地兼將歌舞來

嵩陽觀夜奏霓裳

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是商愛者誰人唯白尹奏時何處在嵩陽迴臨山月聲彌怨散入松風韻更長子晉少姨聞定怪人間亦便有霓裳

過元家履信宅

雞犬喪家分散後林園失主寂寥時落花不語空辭樹流水無情自入池風蕩醼船初破漏雨淋歌閣欲傾欹前庭後院傷心事唯是春風秋月知

和杜錄事題紅葉

寒山十月旦霜葉一時新似燒非因火如花不待春連行排絳帳乱落剪紅巾解駐籃轝看風前唯兩人

題崔常侍濟上別墅（時常侍以長告罷號今以疾報泉石）

求榮爭寵任紛紛脫葉金貂只有君散員疏去未爲貴小邑閒休何足云山色好當晴後見泉聲宜向醉中聞主人忘爾爾知否拋却青雲歸白雲

過溫尚書舊莊

白石清泉拋濟口碧幢紅旆照河陽村人都不知時事猶自呼爲處士莊

天壇峯下贈杜錄事

年顏氣力漸衰殘王屋中峯欲上難頂上將探小有洞（小有洞在天壇上）喉中須嚥大還丹（時杜方燒伏火）河車九轉宜精錬火候三年在好看他日藥成分一粒與君先去掃天壇

贈僧五首

鉢塔院如大師（師年八十三登壇秉律凡六十年每歲於師處受八關齋戒者九度）

百千萬劫菩提種八十三年功德林若不秉持僧行苦將何報答佛恩深慈悲不捨諸天聖清淨無塵幾地心每歲八關蒙九授慇懃一戒重千金

神照上人（照以說壇爲佛事）

心如定水隨形應口似懸河逐病治曾向衆中先禮拜西方去日莫相遺

自遠禪師（遠以無事爲佛事）

自出家來長自在緣身一衲一繩牀令人見即心無事每一相逢是道場

宗實上人（實即樊司空之子捨官出家）

榮華恩愛棄成唾戒定真如和作香今古雖殊同一法瞿曇拋却轉輪王

清閑上人（自蜀入洛於長壽寺說法度人）

梓潼眷屬何年別長壽壇場近日開應是蜀人皆度了法輪移向洛中來

彈秋思

信意閑彈秋思時調清聲直韻疏遲近來漸喜無人聽

琴棋高低心自知

自詠

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蟠木寧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用問閒人

分司初到洛中偶題六韻兼戲呈馮尹

相府念多病春宮容不才官銜依口得俸祿逐身來白首林園在紅塵車馬迴招呼新客旅掃掠舊池臺小舫宜攜樂新荷好蓋盃不知金谷主早晚賀筵開

春風

春風先發苑中梅櫻杏桃梨次第開薺花榆莢深村裏亦道春風為我來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七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八

詩　凡一百首

洛陽春

洛陽陌上春長在昔別今來二十年唯覓少年心不得其餘萬事盡依然

恨去年

老去猶耽酒春來不著家去年來校晚不見洛陽花

早出晚歸

早起或因攜酒出晚歸多是看花迴若拋風景長閑坐自問東京作底來

魏王堤

花寒懶發鳥慵啼信馬閑行到日西何處未春先有思柳條無力魏王堤

嘗黃醅新酎憶微之

世間好物黃醅酒天下閑人白侍郎愛向夘時謀洽樂亦曾酉日放顛狂醉來枕麴貧如富身後堆金有若無元九計程殊未到甕頭一盞共誰嘗

勸行樂

少年信美何曾久春日雖遲不再中欲笑勝悲歌勝哭請君莫道等頭空

老慵

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

酬別微之

灃頭峽口錢唐岸三別都經二十年且喜雖衰俱健在勿嫌鬚鬢各皤然君歸北闕朝天帝我住東京作地仙博望自來非棄置承明重入莫拘牽醉收杯杓停燈語寒展衾裯對枕眠猶被分司官繫絆送君不得過甘泉

予與微之老而無子發於言歎著在詩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戲作二什一以相賀一以自嘲

常憂到老都無子何況新生又是兒陰德自然宜有慶皇天可得道無知一園水竹今為主百卷文章更付誰莫慮鵷雛無浴處即應重入鳳凰池

自嘲

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一珠甚小還慙蚌八子雖多不羨鴉秋月晚生丹桂實春風新長紫蘭芽持盃祝願無他語慎勿頑愚似汝耶

自問

年來私自問何故不歸京佩玉腰無力看花眼不明老慵難

發遣春病易滋生賴有彈琴女時時聽一聲

晚桃花

一樹紅桃亞拂池竹遮松蔭晚開時非因斜日無由見不是閑人豈得知寒地生材遺校易貧家養女嫁常遲春深欲落誰憐惜白侍郎來折一枝

夜調琴憶崔少卿

今夜調琴忽有情欲彈惆悵憶崔卿何人解愛中徽上秋思頭邊八九聲

阿崔

謝病卧東都羸然一老夫孤單同伯道遲暮過商瞿豈料鬢成雪方看掌弄珠已衰寧有子雖晚亦勝無蘭入前春夢桑懸昨日弧里閭多慶賀親戚共歡娛膩剃新胎髮香繃小繡襦玉芽開手爪蘇顆點肌膚弓冶將傳汝琴書勿墜吾未能知壽夭何暇慮賢愚乳氣初離殼啼聲漸變雛何時能反哺供養白頭烏

贈鄰里往還

問予何故獨安然免被飢寒婚嫁牽骨肉都盧無十口糧儲依約有三年但能斗藪人間事便是逍遙地上仙唯恐往還相厭賤南家飲酒北家眠

王子晉廟

子晉廟前山月明人聞往往夜吹笙鸞吟鳳唱聽無拍多似霓裳散序聲

晚起

起晚憐春暖歸遲愛月明放慵長飽睡聞健且閑行北闕停朝簿西方入社名唯吟一句偈無念是無生

酬皇甫賓客

玄晏家風黃綺身深居高臥養精神性慵無病常稱病心足雖貧不道貧竹院君閑銷永日花亭我醉送殘春自嫌詩酒猶多興若比先生是俗人

池上贈韋山人

新竹夾平流新荷拂小舟眾皆嫌好拙誰肯伴閑遊客爲世多去僧因飯暫留獨憐韋處士盡日共悠悠

無夢

老眼花前暗春衣雨後寒舊詩多忘却新酒且嘗看拙定於身穩慵應趁伴難漸銷名利想無夢到長安

對小潭寄遠上人

小潭澄見底閑客坐開襟借問不流水何如無念心彼惟清且淺此乃寂而深是義誰能答明朝問道林

閑吟二首

留司老賓客春盡興如何官寺行香少僧房寄宿多閑傾一盞酒醉聽兩聲歌憶得陶潛語羲皇無以過

又

閑遊來早晚已得一周年嵩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長謌時獨酌飽食後安眠聞道山榴發明朝向玉泉

獨遊玉泉寺 三月三十日

雲樹玉泉寺肩舁半日程更無人作伴祇共酒同行新葉千萬影殘鶯三兩聲閑遊竟未足春盡有餘情

晚出尋人不遇

籃輿不乘乘晚涼相尋不遇亦無妨輕衣穩馬槐陰下自要閑行一兩坊

苦熱

頭痛汗盈巾連宵復達晨不堪逢苦熱猶賴是閑人朝客

應煩倦農夫更苦辛始慚當此日得作自由身

銷暑

何以銷煩暑端居一院中眼前無長(去)物窗下有清風熱散由心靜涼生爲室空此時身自得難更與人同

行香歸

出作行香客歸如坐夏僧牀前雙草屨簷下一紗燈琊垂腰無力斜欹鬢不勝驚蠹龍尾道合盡(上)少年登

同王十七庶子李六員外鄭二侍御同年四人遊龍門有感而作

一曲悲歌酒一罇同年零落幾人存世如閱水應堪嘆名似浮雲豈足論各從祿仕休明代共感平生知己恩今日與君重上處龍門不是舊龍門

池上小宴問程秀才

洛下林園好自知江南景物暗相隨淨淘紅粒罯香飯薄切紫鱗烹水葵雨滴蓬聲青雀舫浪搖花影白蓮池停盃一問蘇州客何似吳松江上時

橋亭卯飲

卯時偶飲齋時臥林下高橋橋上亭松影過窗眠始覺竹風吹面醉初醒就荷葉上包魚鮓當石渠中浸酒缾生計悠悠身兀兀甘從妻喚作劉靈

舟中夜坐

潭邊霽後多清景橋下涼來足好風秋鶴一雙船一隻夜深相伴月明中

戲和微之荅竇七行軍之作(依本韻)

旌鉞從櫜鞬賓僚禮數全夔龍來要地鵷鷺下遼天赭汗騎驕馬青蛾舞醉仙合成江上作散到洛中傳儷卷能無酒

貧池亦有船春麥秋未寄設道有閑錢

閑忙

奔走朝行內棲遲林墅間多因病後退少及健時還斑白霜侵鬢蒼黃日下山閑忙俱過日忙校不如閑

西風

西風來幾日一葉已先飛新霽乘輕屐初涼換熱衣淺渠銷慢水疎竹漏斜暉薄暮青苔巷家僮引鶴歸

題西亭

多見朱門富貴人林園未畢即無身我今幸作西亭主已見池塘五度春

觀游魚

遶池閑步看魚遊正值兒童弄釣舟一種愛魚心各異我來施食爾垂鉤

看採蓮

小桃閑上小蓮船半採紅蓮半白蓮不似江南惡風浪芙蓉池在臥牀前

看採菱

菱池如鏡淨無波白點花稀青角多時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是採菱歌

天老

早世身如風裏燭暮年髮似鏡中絲誰人斷得人間事少夭堪傷老又悲

秋池

洗浪清風透水霜水邊閑坐一繩牀眼塵心垢見皆盡不是秋池是道場

登天宮閣

午時乘興出薄暮未能還高上煙中閣平看雪後山委形群動裏任性一生間洛下多閑客其中我寂閑

新雪二首 寄楊舍人

不思北省煙霄地不憶南宮風月天唯憶靜恭楊閣老小園新雪煖爐前

不思朱雀街東鼓不憶青龍寺後鐘唯憶夜深新雪後新昌臺上七株松

日高臥

怕寒放懶日高臥臨老誰言牽率身夾幕繞房深似洞重裀襞積煖於春小青衣動桃根起嫩綠醅浮竹葉新未裹頭前傾一盞何如衝雪趁朝人

予與微之任校書郎日過三鄉

三鄉過日君年幾今日君年五十餘不獨年催身亦變校書郎變作尚書

和微之十七與君別及朧月花枝之詠

別時十七今頭白惱亂君心三十年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結後身緣

和微之歎槿花

朝榮殊可惜暮落實堪嗟若向花中比猶應勝眼花

思往喜今

憶除司馬向江州及此凡經十五秋雖在簪裾從俗累半尋山水是閑遊謫居終帶鄉關思領郡猶分邦國憂爭似如今作賓客都無一念到心頭

題平泉薛家雪堆莊

恠石千年應自結靈泉一帶是誰開蹙爲宛轉青蛇項噴作玲瓏白雪堆赤日旱天長看雨玄陰臘月亦聞雷所嗟地去都門遠不得肩舁每日來

和微之道保生三日

相看鬢似絲始作弄璋詩且有承家望誰論得力時莫興三日嘆猶勝七年遲（之子七老歲）我未能忘喜君應不合悲嘉名稱道保乞姓號崔兒但恐持相並蒹葭瓊樹枝

哭皇甫七郎中（湜）

志業過玄晏詞華似禰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還留身後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持正有文集多涉江一章尤佳）

晚起

爛熳朝眠後頻伸晚起時煖爐生火早寒鏡裹頭遲融雪煎香茗調酥煮乳糜慵饞還自哂快活亦誰知酒性溫無毒琴聲淡不悲榮公三樂外仍弄小男兒

疑夢二首

莫驚寵辱虛憂喜莫計恩讐浪苦辛黃帝孔丘無處問安知不是夢中身

鹿疑鄭相終難辨蝶化莊生詎可知假使如今不是夢能長於夢幾多時

夜宴惜別

笙歌旖旎曲終頭轉作離聲滿坐愁箏怨朱絃從此斷燭啼紅淚爲誰流夜長似歲歡宜盡醉未如泥飲莫休何況雞鳴即須別門前風雨冷脩脩

歸來二周歲

歸來二周歲二歲似須臾池藕重生葉林鷄再引雛時豊實倉廩春暖葺庖廚更作三年計三年身健無

吾土

身心安處爲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水竹花前謀活計琴詩

酒裏到家鄉榮先生老何妨樂焚拔輿歌未必狂不用將金
買莊宅城東無主是春光

題岐王舊山池石壁

樹深藤老竹迴環石壁重重錦翠斑俗客看來猶解愛忙
人到此亦須閑況當霽景涼風後如在千巖万壑間黃綺
更歸何處去洛陽城內有商山

病眼花

頭風目眩乘衰老祇有增加豈有瘳花發眼中猶足
怪柳生肘上亦須休大窗不辨綃看覆押小字文書見便愁必
若不能分黑白却應無悶復無憂

早飲醉中除何尚君勅到

雪擁衡門水滿池溫爐卯後暖寒時綠醅新酎嘗初醉黃紙
除書到不知厚俸自來誠忝濫老身欲起尚遲疑應疑了却
丘中計校嫁略醬三遲貧

除夜

病眼少眠非守歲老心多感又臨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是
平頭六十人

府西池

柳無氣力枝先動池有波文冰盡開今日不知誰計會春風
春水一時來

天津橋

津橋東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詩思迷眉月晚生神女浦臉波
春傍窈娘堤柳絲嫋嫋風繰出草縷茸茸雨剪齊報道
前騶少呼喝恐驚黃鳥不成啼

不准擬二首

籃轝騰騰一老夫褐裘烏帽白髭鬚早衰饒病多蔬食
筋力消磨合有無不准擬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
憶昔謫居炎瘴地巴猿引哭虎隨行多於賈誼長沙苦
小校潘安白髮生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

府中夜賞

櫻桃廳院春偏好石井欄堂夜更幽白粉牆頭花半出緋紗
燭下水平流閑留賓客嘗新酒醉領笙歌上小舟舞袖飄颻
容與忽疑身是夢中遊

府西池北新葺水齋即事招賓偶題十六韻

繚繞府西面潺湲池北頭鑿開明月峽決破白蘋洲清淺漪
瀾急夤緣浦嶼幽直篇行徑斷平入卧齋流石疊青稜玉波
翻白片鷗噴時千點雨澄處一泓油絕境應難別同心豈
易求少逢人愛翫多是我淹流夾岸鋪長簟當軒泊小舟拋
前看鶴浴床下見魚游洞戶斜開扇疏簾半上鉤紫浮萍泛
泛碧亞竹脩脩讀罷書仍展棋終局未收午茶能散睡卯酒善
銷愁暮雨晚初霽臨風涼欲休詩能伴老尹時復一閑遊

哭崔兒

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豈料汝先為異物常憂吾
不見成人悲腸自斷非因劍啼眼加昏不是塵懷抱又空天
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

初喪崔兒報微之晦叔

書報微之晦叔知欲題崔字淚先垂世間此恨偏敦我
天下何人不哭兒蟬老悲鳴拋蛻後龍眠驚覺失珠時文章十
帙官三品身後傳誰庇廕誰

府齋感懷酬夢得

府伶呼喚爭先到家醞提攜動輙隨合是人生開眼日自當年
老斂眉時丹砂鍊作三銖土玄髮看成一把絲勞寄新詩遠安

慰不閑拈樹更生枝

齋居

香火多相對葷腥久不嘗黃耆數匙粥赤箭一甌湯厚俸
將何用閑居不可忘明年官滿後擬買雪堆莊

與諸道者同遊二室至九龍潭作

喜逢二室遊仙子厭作三川守土臣舉手摩挲潭上石開襟
抖擻府中塵他日終爲獨往客今朝未是自由身若言尹
是高山主三十六峯應笑人

履道池上作

家池動作經旬別松竹鱗魚好在無樹暗小巢藏巧婦渠
荒新葉長慈姑不因車馬時時到豈覺林園日日蕪忝喜
春深公事少每來花下得踟躕

六十拜河南尹

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老應無處避病不與人期三年爲芳
菲日猶當強健時万金何假藉一盞莫推辭流水光陰急
浮雲富貴遲人間若無酒盡合鬢成絲

重修府西水亭院

因下疏爲沼隨高築作臺龍門分水入金谷取花栽遶岸
行初匝憑軒立未迴園西有池位留與後人開

與諸公同出城觀稼

老尹醉醺醺來隨年少群不憂頭似雪但喜稼如雲歲望
千箱積秋憐五穀分何人知帝力堯舜正爲君

水堂醉卧問杜三十一

聞君洛下住多年何處春流最可憐爲問魏王堤岸下何如
同德寺門前無妨水色堪閑翫不得泉聲伴醉眠那似此堂
簾幕底連明連夜碧潺湲

歲暮言懷

職與才相背心將口自言磨鉛教切玉驅鴈遣乘軒只合居
巖窟何因入府門年終若無替轉恐負君恩

座中戲呈諸少年

衰容禁得無多酒秋鬢新添幾許霜縱有風情應淡薄
假如老健莫誇張興來吟詠從成癖飲後酣歌少放狂不爲
倚官兼挾勢因何入得少年場

雪後早過天津橋偶呈諸客

官橋晴雪曉峩峩老尹行吟獨一過紫綬相輝應不惡白
鬚同色復如何悠揚短景凋年急牢落衰情感事多猶
賴洛中饒醉客時時說我愛笙歌

新製綾襖成感而有詠

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輕晨興好擁向陽坐晚
出宜披踏雪行鶴氅毳疏無實事木綿花冷得虛名宴
安往往歡侵夜卧穩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
煖亦何情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
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

早春雪後贈洛陽李長官長水鄭明府二同年

獻歲晴和風景新銅駝街郭暖無塵府庭共賀三川雪縣
道分行百里春朱紱洛陽官位屈青袍長水俸錢貧有何功
德紆金紫若比同年是幸人

醉吟

醉來忘渴復忘飢冠帶形骸杳若遺耳底齋鐘初過後心
頭卯酒未消時臨風朗詠從人聽看雪閑行任馬遲應被眾
疑公事慢承前府尹不吟詩

府酒五絕

變法

自慙到府來周歲惠愛威稜一事無唯是改張官酒法漸從濁水作醍醐

招客

日午微風且暮寒春風冷峭雪乾殘碧氈帳下紅爐畔試爲來嘗一盞看

辨味

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盃中此物何人別柔旨之中有典刑

自勸

憶昔羈貧應舉年脫衣典酒曲江邊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錢

論妓

燭淚夜粘桃葉袖酒痕春污石榴裙莫辭辛苦供歡宴老後思量悔煞君

晚歸早出

筋力年年減風光日日新退衙歸逼夜拜表出侵晨何處臺無月誰家池不春莫言無勝地自是少閑人坐厭推囚案行嫌引馬塵幾時辭府印却作自由身

南龍興寺殘雪

南龍興寺春晴後緩步徐吟遶四廊老趁風花應不稱閑尋松雪正相當吏人引從多乘興賓客逢迎少下堂不擬人間更求事些些疏懶亦何妨

天宮閣早春

天宮高閣上何頻每上令人耳目新前日晚登緣看雪今朝聊擬爲迎春林鶯何處吟箏柱牆柳誰家曬麴塵可惜三川徒作主風光不屬白頭人

履道居三首

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厭貧家活計微大有高門鎖寬宅主人到老不曾歸

東里素帷猶未徹南鄰丹旐又新懸衡門蝸舍自慙愧收得身來已五年

世事平分眾所知何嘗苦樂不相隨唯餘耽酒狂歌客只有樂時無苦時

和夢得冬日晨興

漏傳初五點雞報第三聲帳下從容起窗間曨聰明照書燈未滅暖酒火重生理曲絃歌動先聞唱渭城

雪夜對酒招客

帳小青氈暖盃香綠蟻新醉憐今夜月歡憶去年人暗落燈花燼閑生草座塵殷勤報絃管明日有嘉賓

贈晦叔憶夢得

自別崔公四五秋因何臨老轉風流歸來不說秦中事歌定唯謀洛下遊酒面浮花應是喜歌眉斂黛不關愁得君更有無厭意猶恨樽前欠老劉

醉後重贈晦叔

老伴知君少歡情向我偏無論疏與數相見輒欣然各以詩成癖俱因酒得仙笑迴青眼語醉並白頭眠豈是今投分多疑宿結緣人間更何事攜手送衰年

睡覺

星河耿耿漏綿綿月暗燈微欲曙天轉枕頻伸書帳下披裘箕踞火爐前老眠早覺常殘夜病力先衰不待年五欲已銷諸念息世間無境可勾牽

白氏後集卷第五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九

律詩 凡四十七首

詠興五首 并序

七年四月予罷河南府歸履道第廬舍自給衣儲自充無欲無營或歌或舞頹然自適蓋河洛間一幸人也遇興發詠偶成五章各以首句命爲題目

解印出公府

解印出公府斗藪塵土衣百吏放爾散雙鶴隨我歸歸來履道宅下馬入柴扉馬嘶返舊櫪鶴舞還故池雞犬何忻忻鄰里亦依依年顏老少日生計胼前時有帛禦冬寒有穀防歲飢飽於東方朔樂於榮啓期人生且如此此外吾不知

出府歸吾廬

出府歸吾廬靜然安且逸更無客干謁時有僧問疾家僮十餘人櫪馬三四匹慵發經旬臥興來連日出出遊愛何處嵩碧伊瑟瑟況有清和天正當疏散日身閑自爲貴何必居榮秩心足即非貧豈唯金滿室吾觀權勢者苦以身徇物炙手外炎炎履冰中慄慄朝飢口忘味夕惕心憂失但有富貴名而無富貴實

池上有小舟

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床床前有新酒獨酌還獨嘗薰若春日氣皎如秋水光可洗機巧心可蕩塵垢腸岸曲舟行遲一曲進一觴未知幾曲醉醉入無何鄉寅緣潭島間水竹深青蒼身閑心無事白日爲我長我若未忘世雖閑心亦忙世若未忘我雖退身難藏我今異於是身世交相忘

四月池水滿

四月池水滿龜游魚躍出吾亦愛吾池池邊開一室人魚雖異族其樂歸於一且與爾爲徒逍遙同一日爾無羨滄海蒲藻可委質吾亦忘青雲衡茅足容膝況吾與爾輩本非蛟龍匹假如雲雨來秪是池中物

小庭亦有月

小庭亦有月小院亦有花可憐好風景不解嫌貧家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菱谷紅紫皆小臧獲名也村歌與社舞客哂主人誇但問樂不樂豈在鍾鼓多客告暮將歸主稱日未斜請客稍深酌願見朱顏酡客知主意厚分數隨口加堂上燭未秉座中冠已峩左顧短紅袖右命小青娥長跪謝貴客蓬門勞見過客散有餘興醉臥獨吟哦幕天而席地誰奈劉伶何

秋涼閑臥

殘暑晝猶長早涼秋尚嫩露荷散清香風竹含疎韻幽閑竟日臥衰病無人問薄暮宅門前槐花深一寸

酬思黯相公見過弊居戲贈

軒蓋光照地行人爲徘徊呼傳君子出乃是故人來訪我入窮巷引君登小臺臺前多竹樹池上無塵埃貧家何所有新酒三兩杯款曲語上馬從容須是迴留守不外宿日斜宮漏催但留金刀贈未接玉山頹家醖不敢惜待君來即開村妓不辭出恐君冁然咍

再授賓客分司

優穩四皓官清崇三品列伊予忝塵忝內愧非才哲俸錢七十萬給受無虛月分命在東司又不勞朝謁既資閑養疾亦賴慵藏拙賓友得從容琴觴恣怡悅乘籃城外去繫馬花前歇六遊金谷春五看龍門雪吾若默無語安知吾快活吾欲更盡言復恐人豪奪應爲時所笑苦惜分司闕但問適意無

豈論官冷熱

把酒

把酒仰問天古今誰不死所貴未死間少憂多歡喜窮通諒在天憂喜即由己是故達道人去彼而取此勿言未富貴久忝居祿仕借問宗族間幾人拖金紫勿憂漸衰老且喜加年紀試數班行中幾人及暮齒朝食不過飽五鼎徒爲尔夕寢止求安一衾而已矣此外皆長物於我雲相似有子不留金何況兼無子

首夏

林靜蚊未生池靜蛙未鳴景長天氣好竟日和且清春禽餘哢在夏木新陰成兀尔水邊坐脩然橋上行自問一何適身閑官不輕料錢隨月用生計逐日營食飽慙伯夷酒足愧淵明(淵明嗜酒 不貧自貧)壽倍顏氏子富百黔婁生有一即爲樂況吾四者并所以私自慰雖老有心情

代鶴

我本海上鶴偶逢江南客感君一顧恩同來洛陽陌洛陽寡族類皎皎唯兩翼貞是天與高色非日浴白主人誠可戀其奈軒庭窄飲啄雜雞群年深損標格故鄉渺何處雲水重重隔誰念深籠中七換摩天翮

立秋夕有懷夢得

露簟荻竹清風扇蒲葵輕一與故人別再見新蟬鳴是夕涼飈起閑境入幽情迴燈見棲鶴隔竹聞吹笙夜茶一兩杓秋吟三數聲所思渺千里雲外長洲城

哭崔常侍晦叔

頑賤一拳石精珍百鍊金名價既相遠交分何其深中誠一以合外物不能侵逶迤二十年與世同浮沉晚有退閑約白首歸雲林垂老忽相失悲哉口語心春日嵩高陽秋夜清洛陰丘園共

誰上山木共誰尋風月共誰賞詩篇共誰吟花開共誰看酒熟共誰斟惠死兆杜口鍾殁師廢琴道理使之然從古非獨今吾道自此孤我情安可任唯將病眼淚一灑秋風襟

新秋晚興

濁暑忽已退清宵未全長晨釭耿殘焰宿閣凝微香喔喔雞下樹輝輝日上梁枕低茵席軟卧穩身入牀睡足景猶早起初風乍涼晨裝小昇障收拾生衣裳還有惆悵事遲遲未能忘拂鏡梳白髮可憐冰照霜

秋日與張賓客舒著作同遊龍門醉中狂歌凡百三十八字

秋天高高秋光清秋風嫋嫋秋蟲鳴嵩峯餘霞錦綺卷伊水細浪鱗甲生洛陽閑客知無數少出遊山多在城商嶺老人自追逐蓬丘逸士相逢迎(祕出畀赤門)上人里庄居遐迦橋貞平

不寒不熱好時節鞍馬穩快衣衫輕出磬砂灣下西岸扣舷歌與遠中汀閒情曠達無所繫目勝緣不可名荷表欲黃芳稻綠魚樂自躍鷗不驚翠藻蔓長孔雀尾彩船櫓急寒雁聲家醞一壺白玉液野花數把黃金英晝遊四看西日暮夜話二及東方明暫停杯觴輟吟詠我有狂言君試聽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濟獨善難得并不能救療生民病即須先濯塵土纓況吾頭白眼已暗終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眉開口笑龍門醉卧香山行

履信池櫻桃島上醉後走筆送別舒員外兼寄宗正李卿考功崔郎中

櫻桃島前春去春花萬枝忽憶與宗卿閑飲日又憶與考功狂醉時歲晚無花空有葉風吹滿地乾重疊踏葉悲秋復憶春池邊樹下重殷勤今朝一酌臨寒水此地三迴別故人櫻桃

花來春千万朶來春共誰花下坐不論崔李上青雲明
日爵三亦拋我

秋池獨汎

蕭疎秋竹籬清淺秋風池一隻短舫艇一張斑鹿皮皮上有野
叟手中持酒卮半酣箕踞坐自問身爲誰嚴子垂釣日蘇門
長嘯時悠然意自得意外何人知

冬日早起閑詠

水塘耀初旭風竹飄餘霰幽境雖目前不因閑不見晨起對爐
香道經尋兩卷晚坐拂琴塵秋思彈一遍此外更無事開樽
時自勸何必東風來一盃春上面

歲暮

慘澹歲云暮窮陰動經旬霜風裂人面冰雪摧車輪而我當
是時獨不知苦辛[illegible]廚有薪炭帳長[illegible]
[illegible]寬且長身加之一盃酒煦嫗如陽春洛城士與庶比屋多飢貧
何處爐有火誰家甑無塵如我飽煖者百人無一人安得不慙愧
放歌聊自陳

南池早春有懷

朝遊北橋上晚憩南塘畔西日雪全銷東風冰盡半[illegible]
尾掉聲鶴毛拔泥暖草芽生沙虛泉脈散晴芳冒苔島
宿潤侵蒲岸[illegible]下日初長江南春欲半時[illegible]人事堪嗟嘆
倚棹忽尋思去年池上伴

古意

脈脈復脈脈美人千里隔不見來幾時瑤草三四碧[illegible]
悄悄鸞鏡塵冪冪昔爲連理枝今作分飛翮寄書多不達
加飯終無益心腸不自寬衣帶何由窄

山遊示小妓

雙鬟垂未合三十纔過半本是綺羅人今爲山水伴春泉
共揮弄好樹同攀翫笑容花底迷酒思風前亂紅凝舞袖
急黛凝歌聲緩莫唱楊柳枝無腸與君斷

神照禪師同宿

八年十二月無山梨花滿枝龍門水西寺夜與遠公期宴坐自
相對密語誰得知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

張常侍相訪

西亭晚寂寞鶯散柳陰繁水戶簾不卷風牀席自翻忽聞
車馬客來訪蓬蒿門況是張常侍安得不開樽

早夏遊宴

雖慵興猶在雖老心猶健昨日山水遊今朝花酒宴山榴豔
似火王蕊飄如霰[illegible]夏來[illegible]涼隨刻變衣木[illegible]
巳動蒲葵扇巳[illegible]物與人年年得相見

感白蓮花

白白芙蓉花本生吳江濆不與紅者雜色類自區分誰移
尒至此姑蘇白使君[illegible]久乃芳氣氳月月葉換
葉年年根生根陳根易故葉銷化成泥壓化者日已遠來者
日復新一爲池中物永別江南春忽想西涼州中有天寶民埋
歿漢父祖孳生胡子孫已忘鄉土戀豈念君親恩生人尚復尒
草木何足云

詠所樂

獸樂在山谷魚樂在陂池蟲樂在深草鳥樂在高枝所樂雖
不同同歸適其宜不以彼易此況論是與非而我何所樂所
樂在分司分司有何樂樂哉人不知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
縻懶與道相近鈍將閑自隨昨朝拜表迴今晚行香歸歸來
北窓下解巾脫塵衣冷泉灌我頂暖水濯四支體中幸無疾

卧任清風吹心中又無事坐任白日移眼閒書一卷或引酒一
卮但得如今日終身無厭時

思舊

閑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歸下泉退之服
硫黃一病訖不痊微之鍊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訣終日
斷腥羶崔君誇藥力經冬不衣綿或疾或暴夭悉不過中年
唯予不服食老命反遲延況在少壯時亦為嗜欲牽但耽葷與
血不識汞與鉛饑來吞熱物渴來飲寒泉詩役五藏神酒汩三
丹田隨日合破壞至今粗完全齒牙未缺落肢體尚輕便已開
第七秩飽食仍安眠且進杯中物其餘皆付天

寄盧少卿

老誨心不亂莊戒形太勞生命既能保死籍亦可逃嘉肴與旨
酒信是腐腸膏艷聲與麗色真為伐性刀補養在積功如裘
集衆毛將欲致千里可得差一毫[illegible]顏回何
為者簞瓢纔自給[illegible]到口年未登三十張蒼何為者[illegible]
[illegible]妾媵填後房[illegible]壽百餘歲[illegible]壽有何德回天有何辜
誰[illegible]不如肥[illegible]遂使世俗心多疑仙道書寄問盧
先生此理當何如

池上清晨候皇甫郎中

曉景麗未熱晨飈鮮且涼池幽綠蘋合霜潔白蓮香深掃
竹間逕靜拂松下床[illegible]鶴翎扇[illegible]雲母漿屏除無俗物瞻
望唯清光何人擬相訪嬴女從蕭郎

詠懷

我知世無幻了無干世意世知我無堪亦無責我事由茲兩相忘
因得長自遂自遂意何如閑官在閑地閑地唯東都東都少
名利閑官是賓客賓客無牽累嵇康日日懶畢卓時時醉
酒肆夜深歸僧房日高睡形安不勞苦神泰無憂畏從官三
十年無如今氣味鴻雖脫羅弋鶴尚居祿位唯此未忘懷有
時猶內愧

北窗三友

今日北窗下自問何所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為誰琴罷輒
舉酒酒罷輒吟詩三友遞相引循環無已時一彈愜中心一詠
暢四支猶恐中有間以醉彌縫之豈獨吾拙好古人多若斯
嗜詩有淵明嗜琴有啟期嗜酒有伯倫三人皆我師或乏擔石
儲或穿帶索衣絃歌復觴詠樂道知所歸三師去已遠高風
不可追三友遊甚熟無日不相隨左擲白玉卮右拂黃金徽
興酣不疊紙走筆操狂詞誰能持此詞為我謝親知縱未以
為是豈以我為非

吟四雖 [illegible]

酒酣後歌歇時請君添一酌聽我吟四雖年雖老猶少於韋長
史命雖薄猶勝於鄭長水眼雖病猶明於徐郎中家雖貧
猶富於郭庶子省躬審分何僥倖值酒逢歌且歡喜忘榮知
足委天和亦應得盡生生之理[illegible]
[illegible]

裴侍中晉公以集賢林亭即事詩二十六韻見贈猥
蒙徵和才拙詞繁輒廣為五百言以伸酬獻

三江路千里五湖天一涯何如集賢第中有平津池池勝主見
覺景新人未知竹森翠琅玕水深洞琉璃水竹以為質質立
而文隨文之者何人公來親指麾疏鑿出人意結構得地宜靈
襟一搜索勝概無遁遺因下張沼沚依高築階基嵩峯見數
片伊水分一枝南溪脩且直長波碧逶迤北館壯復麗倒影紅
參差東島號晨光杲曜迎朝曦西嶺名夕陽杳曖留落暉前

有水心亭動盪架漣漪後有開閣堂寒溫變天時幽泉鏘
砯淙植石山敬危〔已上八句各具本名〕春葩雪漠漠〔[illegible]〕夏果珠離離〔[illegible]〕
主人命方舟宛在水中坻親賓次第至酒樂前後施解纓始
登汎山遊仍水嬉沿洄無滯礙向背窮幽奇嘴過遠橋下飄旋
深澗陲管絃去縹緲羅綺來霏微棹風逐舞迴梁塵隨歌
飛宴餘日云暮醉客未放歸高聲索彩牋大笑催金卮唱和
筆走疾問答盃行遲一詠清兩耳一酣暢四支主客忘貴賤不知
俱是誰客有詩魔者吟哦不知疲乞公殘紙墨一掃狂歌詞
緋云社稷臣赫赫文武姿〔[illegible]〕十換丞相印五建大將旗四朝致勳
華一身冠皐夔去年 才七十〔[illegible]〕懸車與公志不可奪君恩
亦難違從容就中書〔[illegible]〕〔[illegible]〕不脫鵷鷺風已不
羈歷傳今與古獨步〔[illegible]〕〔[illegible]〕二疏官秩卑乘舟
范蠡懼辭穀留侯〔[illegible]〕〔[illegible]〕羊祜在漢南
空留峴首碑〔[illegible]〕〔[illegible]〕東山但說携妓
眉山簡醉高陽〔[illegible]〕〔[illegible]〕公
壽如山安樂長在茲〔[illegible]〕相因依〔[illegible]〕

晚歸香山寺因詠所懷

我年日已老我身日已閑出郊門〔[illegible]〕木與山閑塞碧
巖邃伊流清潺湲中有〔[illegible]〕精舍野戶無扃關岸草歌可藉
遲葉行可攀朝隨浮雲出夕與飛鳥還吾道本迂拙世途多
險艱嘗聞嵇呂輩尤悔生疏頑巢悟入箕頴皓知返商顏豈
唯樂肥遁聊復袪憂患吾亦從此去終老伊嵩間

張常侍池涼夜閑讌贈諸公

竹橋新月上水岸涼風至對月五六人管絃三兩事留連池上酌
款曲城外意或嘯或謳吟誰知此閑味迴看市朝客矻矻趍名
利朝忙少遊宴夕困多眠睡清涼屬吾徒相逢勿辭醉

和皇甫郎中秋曉同登天宮閣言懷六韻

碧天忽已高白日猶未短玲瓏曉樓閣清脆秋絲管張翰一盃
酣嵇康終日懶塵中足憂累雲外多疏散病木斧斤遺冥鴻
羈絏斷逍遥二三子永願為閑伴

送呂漳州

今朝一壺酒言送漳州牧半自要閑遊愛花憐草綠花前下
鞍馬草上攜絲竹行客飲數盃主人歌一曲端居惜風景屢
出勞僮僕獨醉似無名借君作題目

短歌行

世人求富貴多為身嗜欲〔[illegible]〕常拒逐問君少
年日苦〔[illegible]〕干祿負笈塵土〔[illegible]〕遊〔[illegible]〕何市今又不周饑
恭茹藜充腹三十登官〔[illegible]〕馬肥初食
粱未敢議歡遊尚為名〔[illegible]〕絲竹牙齒
缺落時盤中堆酒肉〔[illegible]〕之壯與榮華相
避如寒燠青雲去地遠白日經天速從古無奈何短歌聽一曲

詠懷

高人樂丘園中人慕官職一事尚難成兩途安可得遑遑干世
者多苦時命塞亦有愛閑人又為窮餓逼我今幸雙遂祿仕
兼游息未嘗羨榮華不省勞心力妻孥與婢僕亦免愁衣食
所以吾一家面無憂喜色

府西亭納涼歸

避暑府西亭晚歸有閑思夏淺蟬未多綠槐陰滿地帶寬衫
解領馬穩人攏轡面上有涼風眼前無俗事路經府門過落
日照官次牽聯縲細因奔走塵埃吏低眉悄不語誰復知茲意
憶得五年前晚衙時氣味

老熱

一飽百情足一酣萬事休何人不衰老我老心無憂仕者拘職
役農者勞田疇何人不苦熱我熱身自由卧風北窓下坐月
南池頭腳涼脫烏帽足熱濯清流慵發晝高枕興來夜泛
舟何乃有餘適祇緣無過求或問諸親友樂天是與不亦無
別言語多道天悠悠悠悠君不知此味深且幽但恐君知後
亦來從我遊

新秋喜涼因寄兵部楊侍郎

外強火未退中銳金方戰一夕風雨來炎涼隨數變徐徐炎景
度稍稍涼飈扇枕簟忽凄清巾裳亦輕健老夫納秋候心體
殊安便睡足一屈伸搔首摩挲面褰簾對池竹幽寂如僧院
俯觀游魚群仰數浮雲片閒忙各有趣彼此寧相見昨日閒
慕巢召對延英殿

前狀二首呈劉夢得吳方之

青衣報平旦呼我起盥櫛今早天氣寒郎君應不出又無賓
客至何以銷閒日已向微陽前暖酒開詩帙

又

朝睡一牀日暮宴一爐火牀暖日高眠爐溫夜深坐雀羅門
懶出鶴髮頭慵裹除却劉與吳何人來問我

六十六

病知心力減老覺光陰速五十八歸來今年六十六鬢絲千萬
白池草八九綠莖雖盡成人園林半喬木看山倚高石引水
穿深竹雖有潺湲聲至今聽未足

三適贈道友

褐綾袍厚暖臥蓋行坐披紫氈履寬穩蹇步頗相宜足適
已忘履身適已忘衣況我心又適兼忘是與非三適合為一怡
怡復熙熙禪那不動處混沌未鑿時此味不可說為君說之

洛陽春贈劉李二賓客 齊梁格

水南冠蓋地城東桃李園雪銷洛陽堰春入永通門淑景方
靄靄遊人稍喧喧年豐酒漿賤日晏歌吹繁中有老朝
客華簪映朱軒從容三兩人藉草開一樽樽前春可惜身
外事勿論明日期何處杏花遊趙村 洛城東有趙村杏花千餘樹

寒食

人老何所樂樂在歸鄉國我歸故園來九度逢寒食故園在
何處池館東城側四鄰梨花時二月伊水色豈獨好風土仍多
舊親戚出去恣歡遊歸來聊燕息有官供祿俸無事勞心
力但恐優穩多微躬銷不得

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雜言見贈

一日日作老翁一年年過春風公心不以貴隔我我散唯將閑
伴公我無才能忝高秩合是人間閑散物公有功德在生民何因
得作自由身前日魏王潭上宴連夜今日午橋池頭遊拂晨山
客硯前吟待月野人樽前醉送春不敢與公閑中爭第一亦應
占得第二第三人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九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

格詩 凡四十七首

裴侍中晉公出討淮西時過女几山下刻石題詩
末句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果如所
言剋期平賊由是淮蔡迄今底寧殆二十年人安
生業夫嗟嘆不足則詠歌之故居易作詩二百言
繼題公之篇末欲使採詩者修史者後之往來觀
者知公之功德本末前後也

何處畫功業何處題詩篇麒麟高閣上女几小山前爾後多
少時四朝二十年賊骨化爲土賊壘犁爲田一從賊壘平陳蔡
民晏然驛軍成牛戶吳氏子弟陳蔡閒畜牧者人畜牛者呼爲牛戶鬼火變人煙生
子已嫁娶種桑亦絲絲皆太公之德欲報無由緣公今在何處
守都鎮三川舊宅留永樂新居開集賢公今作何官被袞珥
貂蟬鐵袍破猶在髀肉生欲圓襟懷轉蕭灑氣力弥精堅登
山不拄杖上馬能掉鞭利澤浸入地福降自昇天昔号天下將今
稱地上仙勿追赤松遊勿拍洪厓肩商山有遺老可以奉周旋

洛陽有愚叟

洛陽有愚叟白黑無分別浪跡雖似狂謀身亦不拙點檢盤
中飯非精亦非糲點檢身上衣無餘亦無闕天時方得所不
寒復不熱體氣正調和不飢仍不渴閑將酒壺出醉向人家歇
野食或烹鮮寓眠多擁褐抱琴榮啓樂荷鍤劉伶達放眼看

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
閑日月

飽食閑坐

紅粒陸渾稻白鱗伊水魴庖童呼我食飯熱魚鮮香箸箸
適我口匙匙充我腸八珍與五鼎無復心思量捫腹起盥漱
下階振衣裳遶庭行數匝却上簷下牀箕踞擁裘坐半身
在日陽可憐飽暖味誰肯來同嘗是歲大和八兵銷時漸康朝
庭重經術草澤搜賢良堯舜求理切夔龍啓沃忙懷才抱智
者無不走遑遑唯此不才叟頑慵戀洛陽飽食不出門閑坐
不下堂子弟多寂寞僮僕少精光衣食雖充給神意不揚揚
爲爾謀則短爲吾謀甚長

閑居自題

門前有流水牆上多高樹竹逕遶荷池縈迴百餘步波閑戲
魚鼈風靜下鷗鷺寂無城市喧渺有江湖趣吾廬在其上
偃臥朝復暮洛下安一居山中亦慵去時逢過客愛問是誰
家住此是白家翁閉門終老處

覽鏡喜老

今朝覽明鏡鬚鬢盡成絲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親屬惜
我老相顧興歎咨而我獨微笑此意何人知笑罷仍命酒掩鏡
捋白髭爾輩且安坐從容聽我詞生若不足戀老亦何足悲生
若苟可戀老即生多時不老即須夭不夭即須衰晚衰勝早
夭此理決不疑古人亦有言浮生七十稀我今欠六歲多幸
或庶幾儻得及此限何羨榮啓期當喜不當歎更傾酒一巵

風雪中作

歲暮風動地夜寒雪連天老夫何處宿暖帳溫爐前兩重褐
綺衾一領花茸氈粥熟呼不起日高安穩眠是時心與身了無

閑事牽以此度風雪閑居來六年忽思遠時客復想早朝士
踏泥候夜行奔馳來聽鼓心爲身君父身爲心臣子不得身自
由皆爲心所使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方寸語形骸寄應不負爾

對琴酒

西窗明且暖晚坐卷書帷琴匣拂開後酒瓶添滿時角𦡓白
螺盃玉軫黃金徽未及彈與酌相對已依依冷冷秋泉韻貯在
龍鳳池油油春雲心一杯可致之自古有琴酒得此味者稀只
應康與籍及我三心知

雪中晏起偶詠所懷兼呈張常侍韋庶子皇甫
郎中雜言

窮陰蒼蒼雪雰雰雪深沒脛泥埋輪東家典錢歸礙夜南
家貰米出凌晨我獨何者無此弊複帳重衾暖若春怕寒放
懶不肯動日高睡足方頻伸瓶中有酒爐有炭甕中有飯庖有

薪奴溫飽身晏起致茲快活良有因上無皐陶伯益廊廟材的不能匡君輔國活生民下無巢父許由箕潁操又不能食薇飲水自苦辛君不見南山悠悠多白雲又不見西京浩浩唯紅塵紅塵鬧熱白雲冷好於冷熱中間安置身三年徵辛秦洛尹兩任優穩為商賓非賢非愚非智慧不貴不富不賤貧冉冉老去過六十騰騰閑來經七春不知張韋與皇甫私喚我作何如人

和裴侍中南園靜興見示

池館清且幽高懷亦如此有時簾動風盡日橋照水靜將鶴為伴閑與雲相似何必學留侯崎嶇覓松子

春寒

今朝春氣寒自問何所欲蘇煖薤白酒乳和地黃粥豈唯厭饑飽亦可調病腹助酌有枯魚佐餐兼旨蓄貪窮念前者辭飽多慙君不聞遠方有寒生終長空腹文先生尚不足

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員外

晚登西寶刹晴望東精舍反照轉樓臺輝輝似圖畫冰木昕滅雲壁松偃石閣僧上來雲行雁飛下西京鬧於市東洛閑如社曾憶舊遊無香山明月夜

二月一日作贈韋七庶子

園杏紅萼坼庭蘭紫芽出不覺春已深今朝二月一去冬病瘡痏將養遵醫術今春入道場清淨依僧律尋聞聖賢語所慎齋與疾遂使愛酒人停盃一百日明朝二月二疾平齋復畢應須挈一壺尋花覓韋七

犬鳶

晚來天氣好散步中門前門前何所有偶覩犬與鳶鳶飽凌風飛犬暖向日眠腹舒穩帖地翅凝高摩天上無羅弋憂下無羈鏁牽見役物適性我亦心適然心適復何為一詠逍遙篇此仍著於適尚未能忘言

夢劉二十八因詩問之

昨夜夢夢得初覺思踟躕忽忘來汝郡猶疑在吳都吳都三千里汝郡二百餘非夢亦不見近與遠何殊尚能齊近遠焉用論榮枯但問寢與食近日兩何如病後能吟否春來曾醉無樓臺與風景汝又何如蘇相思一相報勿復慵為書

閑吟

貧窮汲汲求衣食富貴營營役心力人生不富即貧窮光陰易過閑難得我今幸在窮富間雖在朝庭不入山看雪尋花翫風月洛陽城裏七年閑

西行

衣裘不單薄車馬不羸弱藹藹三月天閑行亦不惡壽安流水館硤石青山郭官道柳陰陰行宮花漠漠常聞俗間語有錢在處樂我雖非富人亦不苦寂寞家僮解絲管騎從攜盃杓時向春風前歇鞍開一酌

東歸

翩翩平肩舁中有醉老夫膝上展詩卷竿頭懸酒壺食宿無定程僕馬多緩驅臨水歇半日望山傾一盂藉草坐嵬峨攀花行蹰躕風將景共暖體與心同舒始悟有營者居家如在途方知無繫者在道如安居前夕宿三堂今旦遊申湖殘春三百里送我歸東都

途中作

早起上肩舁一盃平旦醉晚憩下肩舁一覺殘春睡身不經營物心不思量事但恐綺與里只如吾氣味

小臺

新樹低如帳小臺平似掌六尺白藤床一莖青竹杖風飄竹皮
落苔印鶴跡上幽境與誰同閒人自來往

睡後茶興憶楊同州

昨晚飲太多嵬峩連宵醉今朝餐又飽爛熳移時睡睡
足摩挲眼眼前無一事信腳遶池行偶然得幽致婆娑綠陰樹
斑駁青苔地此處置繩牀傍邊洗茶器白瓷甌甚潔紅爐炭
方熾沫下麴塵香花浮魚眼沸盛來有佳色咽罷餘芳氣不
見楊慕巢誰人知此味

題文集櫃

破柏作書櫃櫃牢柏復堅收貯誰家集題云白樂天我生業
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後七十卷小大三千篇誠知無散失未
忍遽棄捐自開自鎖閉置在書帷前身是鄧伯道世無王
仲宣只應分付女留與外孫傳

旱熱二首

彤雲散不雨赫日吁可畏端坐猶揮汗出門豈容易忽思公
府內青衫折腰吏復想驛路中紅塵走馬使征夫更辛苦逐
客彌顦顇日入尚趨程宵分不遑寐安知北窗叟偃臥風颯
至簟拂碧龍鱗扇搖白鵝翅豈唯身所得兼示心無事誰
言苦熱天元有清涼地

又

勃勃旱塵氣炎炎赤日光飛禽颺將墜行人渴欲狂壯者
不耐飢飢火燒其腸肥者不禁熱喘急汗如漿此時太自悟
老瘦亦何妨肉輕足健逸髮少頭清涼薄食不飢渴端居省
衣裳數匙粱飯冷一領綃衫香持此聊過日焉知畏景長

偶作二首

戰馬春放歸農牛冬歇息何獨徇名人終身役心力來者殊
未已去者不知還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閑猶勝不悟者
老死紅塵間

名無高與卑未得多健羨事無小與大已得多厭賤如此
常自苦反此或自安此理知其易此道行其難勿信人虛
語君當事上看

池上作（西溪南潭皆池中勝處也）

西溪風生竹森森南潭萍開水沉沉叢翠萬竿湘岸色
空碧一泊松江心浦派縈迴誤遠近橋島向背迷窺臨澄瀾
方丈若萬頃倒影咫尺如千尋泛然獨遊邈然坐坐念行心
思古今菟裘不聞有泉沼西河亦恐無雲林豈如白翁退
老地樹高竹密池塘深華亭雙鶴白矯矯太湖四石青岑
岑眼前盡日更無客膝上此時唯有琴洛陽冠蓋自相索
誰肯來此同抽簪

何處堪避暑

何處堪避暑林間背日樓何處好追涼池上隨風舟日高飢
始食食竟飽還遊遊罷睡一覺覺來茶一甌眼明見青山耳
醒聞碧流脫襪閑濯足解巾快搔頭如此來幾時已過六
七秋從心至百骸無一不自由拙退是其分榮耀非所求雖
被世間笑終無身外憂此語君莫怪靜思吾亦愁如何三伏
月楊尹謫虔州

詔下

昨日詔下去罪人今日詔下得賢臣進退者誰非我事世間寵辱
常紛紛我心與世兩相忘時事雖聞如不聞但喜今年飽飯喫洛
陽禾稼如秋雲更傾一樽歌一曲不獨忘世兼忘身

七月一日作

七月一日天秋生履道里閑居見清景高興從此始林間暑

雨歇池上涼風起橋竹碧鮮岸莎青靡靡苔封古磬石
清淺平流水何言中門前便是深山裏雙僮侍坐卧一杖扶行
止飢聞麻粥香渴覺雲湯美（胡麻粥雲母湯）平生所好物今日多在此
此外更何思市朝心已矣

閑襟

閑襟何處好竹下池邊地餘熱體猶煩早涼風有味黃葉槐蒙
結紅破蓮芳墜無奈每年秋先來入衰思

自賓客遷太子少傅分司

頭上漸無髮耳間新有毫形骸逐日老官秩隨年高優饒又加
俸閑穩仍分曹飲食免藜藿居處非蓬蒿何言家尚貧銀榼
提綠醪勿謂身未貴金章照紫袍誠合知止足豈宜更貪饕
默默心自問於國有何勞

自在

杲杲冬日光明暖真可愛移榻向陽坐擁裘仍解帶小奴搥我
足小婢搔我背自問我為誰胡然獨安泰安泰良有以與君
論梗槩心了事未了飢寒迫於外事了心未了念慮煎於內我
今實多幸事與心和會內外及中間了然無一礙所以日陽中
向君言自在

詠史（九年十一月作）

秦磨利刀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閑卧
白雲歌紫芝彼為菹醢机上盡此作鸞凰天外飛去者逍遙
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

因夢有悟

交友淪歿盡悠悠勞夢思平生所厚者昨夜夢見之夢中幾
許事枕上無多時款曲數盃酒從容一局棊（棊酒皆夢中所見事）初見韋
尚書駿金紫何輝輝中作李侍郎笑言甚怡怡終為崔常侍
意色苦依依一夕三改變夢心不驚疑此事人盡怪此理
誰得知我粗知此理聞於竺乾師識行妄分別智隱迷是非
若轉識為智菩提其庶幾

春遊

上馬臨出門出門復逡巡廻頭問妻子應怪春遊頻誠知春
遊頻其奈老大身朱顏去復去白髮新更新請君屈十指為
我數交親大限言百歲幾人及七旬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
輪假使得七十秖有五度春逢春不遊樂但恐是癡人

題天竺南院贈閑元旻清四上人

雜芳澗草合繁綠叢樹新山深景候晚四月有餘春竹寺過
微雨石逕無纖塵白衣一居士方袍四道人地是佛國土人
非俗交親城中山下別相送亦殷勤

哭師皐

南康丹旐引魂迴洛陽籃舁送葬去北邙原邊尹村畔月苦煙
愁夜過半妻孥兄弟號一聲十二人腸一時斷往者何人送者
誰樂天哭別師皐時平生分義向人盡今日哀冤唯我知我
知何益徒垂淚籃舉迴竿馬迴轡何日重聞掃市歌誰家收
得琵琶妓（師皐善歌嘗唱掃市詞又有小妓及琵琶知今在何處）蕭蕭風樹白楊影蒼蒼露草青
蒿氣更就墳邊哭一聲與君此別終天地

隱几贈客

宦情本淡薄年貌又老醜紫綬與金章於予亦何有有時獨
隱几苔（音塔）然無所偶卧枕一卷書起嘗一盃酒書將引昏睡
酒用扶衰朽客到忽已酣脫巾坐搔首疎頑倚老病容恕懃
交友忽思莊生言亦擬鞭其後

夏日作

葛衣疎且單紗帽輕復寬一衣與一帽可以過炎天止於便吾

體何必被羅紈宿雨林笋嫩晨露園葵鮮烹葵炮嫩笋可以
備朝飡止於適吾口何必飫腥羶飯訖盥漱已捫腹方果蔬時
然後兴庭前步安穩窓下眠外養物不費內歸心不煩不費
用難盡不煩神易安庶幾無夭閼得以終天年

晚涼偶詠

日下西牆西風來北窓北中有逐涼人單牀獨棲息飄蕭過
雲雨搖曳歸飛翼新葉多好陰初筠有佳色幽深小池館優
稍閒官職不愛勿復論愛亦不易得

酬牛相公宮城早秋寓言見示兼呈夢得時夢得有疾

七月中氣後金與火交爭一聞白雪唱暑退清風生碧樹未
搖落寒蟬始悲鳴夜涼枕簟滑秋燥衣巾輕疎受老慵出劉
楨疾未平何人伴公醉新月上宮城

小臺晚坐憶夢得

汲泉灑小臺臺上無纖埃解帶面西坐輕襟隨風開晚涼閑
興動憶同傾一盃月明候柴戶藜杖何時來

種桃歌

食桃種其核一年核生芽二年長枝葉三年桃有花憶昨
五六歲灼灼盛芬華迨茲八九載有減而無加去春已稀少今
春漸無多明年後年後芳意當如何命酒樹下飲停盃拾
餘葩因桃忽自感悲吒成狂歌

狂言示諸姪

世欺不識字我忝攻文章世欺不得官我忝居班秩人老多
病苦我今幸無疾人老多憂累我今婚嫁畢心安不移轉身
泰無牽率所以十年來形神閑且逸況當垂老歲所要無多
物一裘煖過冬一飯飽終日勿言舍宅小不過寢一室何用鞍
馬多不能騎兩匹如我優幸身人中十有七如我知足心人
中百無一傍觀愚亦見當己賢多失不敢論他人狂言示諸
姪

偶以拙詩數首寄呈裴少尹侍郎蒙以盛製四篇
一時訓和重投長句美而謝之

投君之文甚荒蕪數篇價直一束芻報我之章何璀璨累
累四貫驪龍珠毛詩三百篇後得文選六十卷中無一麐雞
絕報賽五鹿連拄難支梧高興獨因秋日盡清吟多與好風俱
銀鉤金錯兩殊重宜上屏風張座隅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一
律詩凡一百首
六年冬暮贈崔常侍晦叔時爲河南尹
鬢毛霜一色光景水爭流易過唯冬日難銷是老愁香開
綠蟻酒煖擁褐綾裘已共崔君約樽前倒卽休
戲招諸客
黃醅綠醑迎冬熟絳帳紅爐逐夜開誰道洛中多逸客不將
書喚不曾來
十二月二十三日作兼呈晦叔
案頭曆日雖未盡向後唯殘六七行牀下酒瓶雖不滿猶應
醉得兩三場病身不許依年老拙宦虛教逐日忙聞健偷閑
且歡飲一盃之外莫思量
七年元日對酒五首

慶弔經過懶逢迎拜跪遲不因時節日豈覺此時衰
二
衆老憂添歲余衰喜入春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
三
三盃藍尾酒一楪膠牙餳除卻崔常侍無人共我爭
四
今朝吳與洛相憶一忻然夢得君知否俱過本命年余與蘇州劉郎中同壬子歲今年六十二
五
同歲崔何在同年杜又無余與吏部崔相公甲子同歲與循州杜相公及第同年故今二人俱逝應無藏
避處只有且歡娛
七年春題府廳
潦倒守三川因循涉四年推誠廢鉤距示恥用蒲鞭以此稱公
事將何銷俸錢雖非好官職歲久亦妨賢
早春醉吟寄太原令狐相公蘇州劉郎中
雪夜閑遊多秉燭花時暫出亦提壺別來少遇新詩敵老去
難逢舊飲徒大振威名降北虜勤行惠化活東吳不知歌酒
騰騰興得似河南醉尹無
洛下送牛相公出鎮淮南
北闕至東京風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閤春入廣陵城紅旆擁
雙節白鬚無一莖萬人開路看百吏立班迎閫外君彌重樽
前我亦榮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元和初牛相公應制策登第三等予爲翰林考覈官
箏
雲鬟飄蕭綠花顏旖旎紅雙眸剪秋水十指剝春葱
門閉秦聲是女工甲鳴銀玓瓅柱觸玉玲瓏猨苦啼嫌月鶯
嬌語說風移愁來手底送恨入絃中趙瑟清相似胡琴鬧不

同慢彈迴斷雁急奏轉飛蓬霜珮鏘還委水泉咽復通珠聯
千拍碎刀截一聲終倚麗精神定矜能意態融歇時情不斷
休去思無窮燈下青春夜樽前白首翁且聽應得在老耳未
多聾
洛中春遊呈諸親友
莫嘆年將暮須憐歲又新府中三遇臘洛下五逢春春樹花
珠顆春塘水麴塵春娃無氣力春馬有精神詠春遊一時之態也並轡鞭
徐動連盤酒慢巡經過舊鄰里追逐好交親笑語銷閑日酣
歌送老身一生歡樂事亦不少於人
酬舒三員外見贈長句
自請假來多少日五旬光景似須臾已判到老爲狂客不分
當春作病夫楊柳花飄新白雪櫻桃子綴小紅珠頭風不敢
多多飲能酌三分相勸無

將歸一絶

欲去公門返野扉預思泉竹已依依更憐家醖迎春熟一甕醲醐待我歸

罷府歸舊居 自太子賓客罷歸履道宅作

陋巷乘籃入朱門挂印迴腰間抛組綬纓上拂塵埃屈曲閑池沼無非手自開青蒼好竹樹亦是眼看栽石片擡琴匣松枝閣酒盃此生終老處昨日却歸來

睡覺偶吟

官初罷後歸來夜天欲明前睡覺時起坐思量更無事身心安樂復誰知

問支琴石

疑因星隕空中落嘆被泥埋澗底沉天上定應勝地上支機未必及支琴提携拂拭知恩否雖不能言合有心

自喜

身慵難勉強性拙易遲迴布被辰時起柴門午後開忙驅能者去閑逐鈍人來自喜誰能會無才勝有才

裴常侍以題薔薇架十八韻見示因廣爲三十韻以和之

託質依高架攢華對小堂晩開春去後獨秀院中央霽景朱明早芳時白晝長穠因天與色麗共日爭光剪碧排千萼研朱染萬房烟條塗石綠粉蘂撲雄黃根動彤雲湧枝摇赤羽翔九微燈炫轉七寶帳熒煌淑氣薰行徑清陰接步廊照梁迷藻棁耀壁變雕牆爛若燕然火殷於葉得霜臙脂含笑臉蘇合裛衣香夾合濡晨露玲瓏漏夕陽合羅排勘纈醉暈漫深粧乍見疑迴面遙看誤斷腸風朝舞飛鷰雨夜泣蕭娘桃李慙無語芝蘭讓不芳山榴何細碎石竹苦尋常蕙蔡偎欄蹤蓮蓋映浦藏怯敎蕉葉戰妬得柳花狂豈可輕嘲詠應須痛比方畫鮮風自展繡繖蓋誰張翠錦挑成字丹砂印著行猩猩凝血點瑟瑟蹙金匡散亂萎紅片尖纖嫩紫芒觸僧飄毳褐留妓冒羅裳宴和陽春曲多情騎省郎緑詩美顔色引出好文章東顧辭仁里 論曰里仁爲美 君所居爲仁和里 西歸入帝鄉假如君愛殺留著莫移將 裴君詩之文而其詩語到 如未覺而辭歸西都故云

感舊詩卷

夜深吟罷一長吁老淚燈前濕白鬚二十年前舊詩卷十人酬和九人無

酬李二十侍郎

筆老蘭長花漸稀衰翁相對惜芳菲殘鶯著雨慵休囀落絮無風凝不飛行掇木芽供野食坐牽蘿蔓挂朝衣十年分手今同醉醉未如泥莫道歸

和夢得 夢得來詩云 [illegible]

綸閣沉沉無寵命蘇臺籍籍有能聲豈唯不得清文力但恐空傳冗吏名郎署迴翔何水部江湖留滯謝宣城所嗟非獨君如此自古才難共命爭

贈草堂宗密上人

吾師道與佛相應念念無爲法法能口藏傳宣十二部心臺照耀百千燈盡離文字非中道長住虛空是小乘少有人知菩薩行世間只是重高僧

喜照密閑實四上人見過

紫袍朝士白髯翁與俗乖疎與道通官秩三迴分洛下交遊一半在僧中臭帑世界終須出香火因緣久願同齋後將何充供養西軒泉石北窗風

贈皇甫六張十五李二十三賓客

昨日三川新罷守今年四皓盡分司幸陪散秩閑居日好是登
山臨水時家未苦貧常醞酒身雖衰病尚吟詩龍門泉石香
山月早晚同遊報一期

微之敦詩晦叔相次長逝巋然自傷因成二絶

并失鵷鸞侶空留麋鹿身只應嵩洛下長作獨遊人

二

長夜君先去殘年我幾何秋風滿衫淚泉下故人多

池上閑詠

青莎臺上起書樓綠藻潭中繫釣舟日晚愛行深竹裏月明
多在小橋頭暫嘗新酒還成醉亦出中門便當遊一部清商
聊送老白鬚蕭颯管絃秋

涼風歎

昨夜涼風又颯然螢飄葉墜臥床前逢秋莫歎須知分已過

潘安三十年

和高僕射罷節度讓尚書授少保分司喜遂遊
山水之作

暫辭八座罷雙旌便作登山臨水行能以忠貞酬重任不將
富貴礙高情朱門出去簪纓從絳帳歸來歌吹迎鞍馬鬧裝
光滿馬何人信道是書生

送考功崔郎中赴闕

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涼身健好朝天青雲上了無多路却要
徐驅穩著鞭

重修香山寺畢題二十二韻以紀之

闕塞龍門口祇園鷲嶺頭曾隨滅（音陷）劫壞今遇勝緣修再瑩
新金剎重裝舊石樓病僧皆引起忙客亦淹留四望窮沙界
孤標出贍洲地圖鋪洛邑天柱倚嵩丘兩面蒼蒼岸中心瑟
瑟流波翻八難雪堰護一潭油臺殿朝彌麗房廊夜更幽千花高
下塔一葉往來舟岫合雲初吐林開霧半收靜聞樵子語遠聽
棹郎謳官散殊無事身閑甚自由吟來攜筆硯宿去抱衾裯
霽月當軒白涼風滿簟秋烟香封藥竈泉冷洗茶甌南祖心
應學西方社可投先宜知止足次要悟浮休覺路隨方樂迷
塗到老愁須除愛名障莫作戀家囚便合窮年住何言竟日
遊可憐終老地此是我菟裘

送楊八給事赴常州

無嗟別青瑣且喜擁朱輪五十得三品百千無一人須勤念黎
庶莫苦憶交親此外無過醉毗陵何限春

聞歌者唱微之詩

新詩絶筆聲名歇舊卷生塵篋笥深時向歌中聞一句未容
傾耳已傷心

醉送李二十常侍赴鎮浙東

靖安客舍花枝下共脫青衫典濁醪今日洛橋還醉別金杯翻
于麒麟袍喧闐風駕君酩酊離筵我藉糟好去商山紫芝
伴珊瑚鞭動馬頭高

醉別程秀才

五度龍門點額迴却緣多藝復多才貧泥客路粘難出愁鎖鄉
心掣不開何必更遊京國去不如且入醉鄉來吳弦楚調瀟湘
弄為我慇懃送一杯（程生善琴尤範湘曲）

自詠

白衣居士紫芝仙半醉行歌半坐禪今日維摩兼飲酒當時綺
季不請（平辭）錢等閑池上留賓客隨事燈前有管絃但問此身
銷得否分司氣味不論年

把酒思閑事二首

把酒思閑事春愁誰最深乞錢羈客面落第舉人心月下低
眉立燈前抱膝吟憑君勸一醉勝與萬黄金
二
把酒思閑事春嬌何處多試鞍新白馬弄鏡小青娥掌上初
教舞花前欲按歌憑君勸一醉勸了問如何
衰荷
白露凋花花不殘涼風吹葉葉初乾無人解愛蕭條境更
遶衰叢一匝看
池上送考功崔郎中兼別房竇二妓
文昌列宿徵還日洛浦行雲放散時鴛鷺上天花逐水無因
再會白家池
自問
依仁臺廢悲風晚履信池荒宿草春（晦叔亭臺在依仁微之池館在履信）自問老

身騎馬出洛陽城裏覓何人
送陳許高僕射赴鎮
敦詩閱禮中軍帥重士輕財大丈夫常與師徒同苦樂不教
親故隔榮枯花鈿坐遶黄金印絲管行隨白玉壺爾皓老狂
唯愛醉時時能寄酒錢無
青氊帳二十韻
合聚千年毳施張百子弮（司馬彪書云張空弮）骨盤邊柳健色染塞藍鮮
北製因戎刱南移逐虜還（音太）汰風吹不動禦雨濕彌堅有頂中
央聳無隅四嚮圓旁通門豁爾內密氣溫然遠別關山外初安
庭戶前影孤明月夜價重苦寒年軟煖圍氊毯鎗摐束管絃最
宜霜後地偏稱雪中天側置低歌座平鋪小舞筵閒多揭簾入
醉便擁袍眠鐵檠（音擎）移燈背銀囊帶火懸深藏曉蘭焰暗貯宿
香烟斷炭休親近狐裘可弃捐硯溫融凍墨缾煖變春泉蕙

帳徒招隱茅菴浪坐禪貧僧應嘆羨寒士定留連賓客於中
接兒孫向後傳王家誇舊物未及此青氊（王子敬語偷兒云青氊我家舊物）
答夢得秋日書懷見寄
幸免非常病甘當本分衰眼昏燈最覺腰瘦帶先知樹葉
霜紅日髭鬚雪白時悲愁緣欲老老過却無悲
同諸客題于家公主舊宅
平陽舊宅少人遊應是遊人到即愁春穀鳥啼桃李院絡絲
蟲怨鳳凰樓臺傾滑石猶殘砌簾斷真珠不滿鈎聞道至今
蕭史在髭鬚雪白向明州
答夢得八月十五日夜翫月見寄
南國碧雲客東京白首翁松江初有月伊水正無風遠思兩
鄉斷清光千里同不知娃館上何似石樓中（其夜余在龍門石樓上望月）
初冬早起寄夢得

起戴烏紗帽行披白布裘爐溫先煖酒手冷未梳頭早景烟
霜白初寒鳥雀愁詩成遣誰和還是寄蘇州
秋夜聽高調涼州
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絃柱吹高管一曲
涼州入泬寥
香山寺二絶
空門寂靜老夫閒伴鳥隨雲往復還家醞滿缾書滿架半移
生計入香山
二
愛風巖上攀松蓋戀月潭邊坐石稜且共雲泉結緣境他生
當作此山僧
送舒著作重授省郎赴闕
三歲相依在洛都遊花宴月飽歡娛惜別笙歌多怨咽願留

軒蓋少踟蹰劍磨光彩依前出鵰舉風雲逐後驅從此求閑
應不得更能重醉白家無

同諸客嘲雪中馬上妓

珊瑚鞭嚲馬踟蹰引手低蛾索一盃奬爲逆風成弱柳面因
衝冷作凝蘇銀篦穩篸烏羅帽花蕊宜乘叱撥駒雪裏君
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寫眞圖

喜劉蘇州恩賜金紫遥想賀宴以詩慶之

海内姑蘇太守賢恩加章綬豈徒然賀賓喜色欺盃酒醉妓歡
聲遏管絃魚佩葺鱗光照地鶻銜瑞帶勢冲天莫嫌鬢上些
些白金紫由來稱長年

藍田劉明府攜酎相過與皇甫郎中卯時同飲醉後
贈之

臘月九日煖寒客卯時十分空腹盃玄晏舞狂烏帽落藍田醉
倒玉山頹貌偷花色老暫去歌蹋柳枝春暗來不爲劉家
賢聖物愁翁笑口大難開

劉蘇州以華亭一鶴遠寄以詩謝之

老鶴風姿異衰翁詩思深素毛如我鬢丹頂似君心松際雪
相映雞群塵不侵慇懃遠來意一隻重千金

早春憶蘇州寄夢得

吳苑四時風景好就中偏好是春天霞光曙後殷於火水色晴
來嫩似煙士女笙歌宜月下使君金紫稱花前誠知歡樂堪留
戀其奈離鄉已四年

嘗新酒憶晦叔二首

樽裏看無色盃中動有光自君抛我去此物共誰嘗

二

世上強欺弱人間醉勝醒自君抛我去此語更誰聽

負春

病來道士教調氣老去山僧勸坐禪孤負春風楊柳曲去
年斷酒到今年

池上閑吟二首

高卧閑行自在身池邊六見柳條新幸逢堯舜無爲日得作
羲皇向上人四皓再除猶且健三川罷守未全貧莫愁客到無
供給家醖香濃野菜春

非莊非宅非蘭若竹樹池亭十畝餘非道非僧非俗吏褐裘
烏帽閉門居夢遊信意寧殊蝶心樂身閑便是魚雖未
定知生與死其間勝負兩何如

早春招張賓客

久雨初晴天氣新風煙草樹盡欣欣雖當冷落衰殘日還有
陽和暖活身池色溶溶藍染水花光焰焰火燒春商山老伴
相收拾不用隨他年少人

營閑事

自笑營閑事從朝到日斜澆畦引泉脉掃徑避蘭芽暖
褥衣色晴催大擘花桃根知酒渴晚送一甌茶

感春

老思不禁春風光照眼新花房紅鳥嘴池色碧魚鱗倚棹誰
爲伴持盃自問身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

春池上戲贈李郎中

滿池春水何人愛唯我迴看指似君直似挼藍新汁色與君
南宅染羅裙

翫半開花贈皇甫郎中 八年寒食日東小樓上作

勿訝春來晚無嫌花發遲人憐全盛日我愛半開時紫蠟黏
爲蔕紅蘇點作蕤成都新夾纈梁漢碎燕脂掛杪眞珠顆纈

頭小女兒迷深粧駮落高下火參差蛛戲爭香朵鴛鴦暗選栖
枝好教郎作伴合共酒相隨醉就無勝此狂嘲更諍誰猶殘少
年興未似老人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明朝應爛熳後
夜更攜被林下遥相憶樽前暗有期銜盃嚼蘂思唯我與君

池邊

柳老香絲宛荷新鈿扇圓殘春深樹裏斜日小樓前醉遣收
盃杓閑聽理管絃池邊更無事看補採蓮船

家釀新熟每嘗輒醉妻姪等勸令少飲因成長句
以諭之

君應怪我朝朝飲不說向君君不知身上幸無疼痛處甕
頭正是撇嘗時劉妻勸諫夫休醉王姪分疎叔不痴六十三
翁頭雪白假如醒黠欲何爲

送弟秀才下第東歸

悲歸多旅恨西生少知音食看花眼春風落第心白屋當
二月一醉直千金到處公卿席無辭酒盞深

且遊

手裏一盃滿心中百事休春應唯仰醉老更不禁愁弄水
迴船尾尋花信馬頭眼看筋力減遊得且須遊

題王家亭臨水柳亭

弱柳緣堤種虛亭壓水開條疑逐風去波欲上階來翠羽偷
魚入紅帬學舞迴春愁正無緒爭不盡殘盃

題令狐家木蘭花

膩如玉指塗朱粉光似金刀剪紫霞從此時時春夢裏應添
一樹女郎花

拜表迴閑遊

玉珮金章紫花綬紵衫藤帶白綸巾晨興拜表稱朝士晩出

遊山作野人達磨傳心令息念玄元留語遣同塵八關淨戒
齋鋪日一曲狂歌醉送春閑肆法堂方丈室其間豈是兩般身

西街渠中種蓮壘石頗有幽致偶題小樓

朱檻低牆上清流小閣前雇人栽菡萏買石造潺湲影落江
心月聲移谷口泉閑看卷簾坐醉聽掩窗眠路笑淘官水家
愁費料錢是非君莫問一對一翛然

晩春閑居楊工部寄詩楊常州寄茶同到因以
長句答之

宿醒寂寞眠初起春意闌珊日又斜勸我加食因早筍恨人
休醉是殘花閑吟工部新來句渴飲毗陵遠到茶兄弟東西
官職冷門前車馬向誰家

玉泉寺南三里澗下多深紅躑躅繁豔殊常感
惜題詩以示遊者

玉泉南澗花奇怪不似花叢似火堆今日多情唯我到每年
無故為誰開　閑客[illegible]三里更與[illegible]相連歡兩盃猶有一般
辜負事不將歌舞管絃來

早服雲母散

曉服雲英漱井華寥然身若在烟霞藥銷日晏三匙飯酒
渴春深一椀茶每夜坐禪觀水月有時行醉翫風花淨名事
理人難解身不出家心出家

三月晦日晩聞鳥聲

晩來林鳥語殷勤似惜風光說向人遣脫破袍勞報暖催沽
美酒勸貪聲聲勸醉應須醉一歲唯殘半日春

早夏遊平原迴

夏早日初長南風草木香肩轝頗平穩澗路甚清涼薜蘿
行看採青梅旋摘嘗療飢兼解渴一盞冷雲漿

宿天竺寺迴

野寺經三宿都城復一還家仍念婚嫁身尚繫官班蕭灑秋
臨水沉吟晚下山長閑猶未得逐日且偷閑

侍中晉公欲到東洛先蒙書問期宿龍門思往感
今輒獻長句

昔蒙興化池頭送（大和三年春予罷刑部侍郎分司東來蒙公於興化里池上宴送）今許龍門潭上期
聚散但慙長見念榮枯安敢道相思功成名遂來雖久雲卧山
遊去未遲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

奉和晉公侍中蒙除留守行及洛師感悅發中斐
然成詠

鸞鳳翱翔在寥廓網羅蕭灑出埃塵致成弄器外平代收
得養能強健身拋擲功名還史冊分張歡樂與交親商山老
皓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

送劉五司馬赴任硤州（兼寄崔使君）

位下才高多怨天劉兄道勝獨恬然貧於揚子兩三倍老過榮
公六七年筆硯莫拋留壓案衾孤衣歷也鋪錢郡丞自合當
優禮何況夷陵太守賢

菩提寺上方晚眺

樓閣高低樹淺深山光水色暝沉沉嵩煙半卷青綃幕伊浪平
鋪綠綺衾飛鳥滅時宜極目遠風來處好開襟誰知不離簪
纓內長得逍遙自在心

楊柳枝詞八首

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
新翻楊柳枝

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裏百千條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
映洛陽橋

依依嫋嫋復青青勾引清風無限情白雪花繁空撲地綠絲
條弱不勝鶯

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
千條各自垂

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
深處是蘇家

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剝條盤作銀環樣捲葉
吹為玉笛聲

葉含濃露如啼眼枝嫋輕風似舞腰小樹不禁攀折苦乞君
留取兩三條

人言柳葉似愁眉更有愁腸似柳絲柳絲挽斷腸牽斷彼此
應無續得期

浪淘沙詞六首

一泊沙來一泊去一重浪滅一重生相攪相淘無歇日會教
山海一時平

白浪茫茫與海連平沙浩浩四無邊暮去朝來淘不住遂令
東海變桑田

青草湖中萬里程黃梅雨裏一人行愁見灘頭夜泊處風翻
暗浪打船聲

借問江潮與海水何似君情與妾心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
始覺海非深

海底飛塵終有日山頭化石豈無時誰道小郎拋小婦船頭
一去沒迴期

隨波逐浪到天涯遷客生還有幾家卻到帝鄉重富貴請君
莫忘浪淘沙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一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二

律詩 凡八十二首

讀老子

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

讀莊子

莊生齊物同歸一我道同中有不同逐性逍遙雖一致鸞凰終校勝蛇虫

讀禪經

須知諸相皆非相若住無餘却有餘言下忘言一時了夢中說夢兩重虛空花豈得兼求果陽焰如何更覓魚攝動是禪禪是動不禪不動即如如

感興二首

吉凶禍福有來由但要深知不要憂只見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舟名為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災合少求雖異匏瓜難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魚能深入寧憂釣鳥解高飛豈觸羅熱處先爭炙手去悔時其奈噬臍何樽前誘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多

問鶴

烏鳶爭食雀爭窠獨立池邊風雪多盡日踏冰翹一足不鳴不動意如何

代鶴答

鷹爪攫雞雞肋折鶻拳蹙鴈鴈頭垂何如斂翅水邊立飛上雲松棲穩枝

閑卧有所思二首

向夕搴簾卧枕琴微涼入戶起開襟偶因明月清風夜忽想遷臣逐客心何處投荒初恐懼誰人遶澤正悲吟始知洛下分司坐一日安閑直萬金

權門要路足身災散地閑居少禍胎今日憐君嶺南去當時笑我洛中來虫全性命緣無毒木盡天年為不材大底吉凶多自致李斯一去二疎迴

喜閑

瀟灑伊嵩下優遊黃綺閒未曾一日悶已得六年閑魚鳥為徒侶煙霞是往還伴僧禪閉目迎客笑開顏興發宵遊寺慵時晝掩關夜來風月好悔不宿香山

詩酒琴人例多薄命予酷好三事雅當此科而所得已多為幸斯甚偶成狂詠聊寫愧懷

愛琴愛酒愛詩客多賤多窮多苦辛中散步兵終不貴孟郊張籍過於貧一之已歎關於命三者何堪併在身只合飄零隨草木誰教凌勵出風塵榮名厚祿二千石樂飲閑遊三十春何得無厭時咄咄猶言薄命不如人

寄明州于駙馬使君三絕句

有花有酒有笙歌其奈難逢親故何近海饒風春足雨白鬚太守悶時多

平陽音樂隨都尉留滯三年在浙東吳越聲邪無法用莫教偷入管絃中

何郎小妓歌喉好嚴老呼為一串珠（嚴尚書與于駙馬詩云蕙桐吸喉一串珠）海味腥鹹損聲氣聽看猶得斷腸無

閑卧

薄食當（去）齋戒散班同隱淪佛容為弟子天許作閑人唯置床臨水都無物近身清風散髮卧兼不要紗巾

春早秋初因時即事兼寄浙東李侍郎

春早秋初晝夜長可憐天氣好年光和風細動簾帷暖清露微凝枕簟涼窗下曉眠初減被池邊晚坐乍移牀閑從蕙草侵堦綠靜任槐花滿地黃理曲管絃聞後院熨衣燈火映深房四時新境何人別遥憶多情李侍郎

新秋喜涼

過得炎蒸月尤宜老病身衣裳朝不潤枕簟夜相親樓月纔纖早皮風漸新光陰與時節先感是詩人

初夏閑吟兼呈韋賓客

孟夏清和月東都閑散官體中無病痛眼下未飢寒世事閑常悶交遊見即歡孟觴留客切妓樂取人寛雪鬢隨身老雲心著處安此中殊有味試說向君看

哭崔二十四常侍[illegible]

貂冠初別九重門馬鬣新封四尺墳薤露歌詞非白雪旌銘官爵是浮雲伯倫每置隨身鍤元亮先為自祭文莫道高風無繼者一千年内有崔君

奉酬侍中夏中雨後遊城南莊見示八韻

馬樹閒林發雲收雨氣殘四山嵐色重五月水聲寒老鶴兩三隻新篁千萬竿化成天竺寺移得子陵灘心覺閑彌貴身緣健更歡帝將風后待人作謝公看角(音鹿)里年雖老高陽興未闌佳辰不見召爭免趁盃盤[illegible]

送兗州崔大夫駙馬赴鎮

戚里誇為賢駙馬儒家認作好詩人曾馮不得辜風景沂水年年有暮春

少年問

少年怪我問如何何事朝朝醉復歌號作樂天應不錯憂愁時少樂時多

問少年

千首詩堆青玉案十分酒寫白金盂迴頭却問諸年少作个狂夫得了無

代琵琶弟子謝女師曹供奉寄新調弄譜

琵琶師在九重城忽得書來喜且驚一紙展看非舊譜四絃翻出是新聲蕤賓掩抑嬌多怨散水玲瓏峭更清珠顆淚沾金捍撥紅粧弟子不勝情(蕤賓散水皆新調名)

代林園戲贈(裴侍中新修集賢宅成池館甚盛數往遊宴醉歸自戲耳)

南院今秋遊宴少西坊近日往來頻假如宰相池亭好作客何如作主人

戲答林園

豈獨西坊來往頻偷閑處處作遊人衙門雖是樓遲地不可

終朝鏁老身

重戲贈

集賢池館從他盛履道林亭勿自輕往往歸來嫌窄小年年為主莫無情

重戲答

小水低亭自可親大池高館不關身林園莫妬裴家好憎故憐新豈是人

早秋登天宮寺閣贈諸客

天宮閣上醉蕭辰絲管閑聽酒慢巡為向涼風清景道今朝屬我兩三人

曉上天津橋閑望偶逢盧郎中張員外攜酒同傾

上陽宮裏曉鐘後天津橋頭殘月前空闊境疑非下界飄颻身似在寥天星河隱映初生日樓閣葱蘢半出煙此處相逢

傾一盞始知地上有神仙

八月十五日夜同諸客翫月

月好共傳唯此夜境閑皆道是東都嵩山表裏千重雪洛水
高低兩顆珠清景難逢宜愛惜白頭相勸強歡娛誠知亦有
來年會保得晴明強健無

對晚開夜合花贈皇甫郎中

移晚校一月花遲過半年紅開抄秋日翠合欲昏天白露滴
不死涼風吹更鮮後時誰肯顧唯我與君憐

醉遊平泉

狂歌箕踞酒樽前眼不看人面向天洛客最閑唯有我一年
四度到平泉

題贈平泉韋徵君拾遺

箕穎千年後唯君得古風位留丹陛上身入白雲中躁靜心

相背高低跡不同籠雞與梁鶩不信有冥鴻

酬皇甫郎中對新菊花見憶

愛菊高人吟逸韻悲秋病客感衰懷黃花助興方攜酒紅葉
添愁正滿階居士葷腥今已斷仙郎杯杓為誰排愧君相憶
東籬下擬廢重陽一日齋

夜宴醉後留獻裴侍中

九燭臺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歡娛翩翻舞袖雙飛蝶宛轉歌
聲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酩酊夜深初散又踟躕南山賓客東山
妓此會人間曾有無

和韋庶子遠坊赴宴未夜先歸之作兼呈裴賓
外 育外方愛先歸

促席留歡日未曛遠坊歸思已紛紛無妨按轡行乘月何必
逃盃走似雲銀燭忍拋楊柳曲金鞍潛送石榴裙到時常晚
歸時早笑樂三分校一分

集賢池答侍中問

主人晚入皇城宿問客徘徊何所須池月幸閑無用處今宵
能借客遊無

楊柳枝二十韻 楊柳枝洛下新聲也洛之小妓有善歌之者詞章音韻聽可動人故賦之

小妓攜桃葉新歌蹋柳枝粧成剪燭後醉起拂衫時繡履嬌
行緩花筵笑上遲身輕委迴雪羅薄透凝脂笙引簧頻煖箏催
柱數移樂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詞便想人如樹先將髮比絲風
條搖兩帶煙葉貼雙眉口動櫻桃破鬟低翡翠垂枝柔腰嫋
娜荑嫩手蔵䵺喉囀鶯晴呼侶哀猿夜叫兒玉敲音歷歷珠貫字
纍纍袖為收聲點釵因赴節遺重重遍頭別一一拍心知塞北愁
攀折江南苦別離黃遮金谷岸綠映杏園池春惜芳華好秋憐
顏色衰取來歌裏唱勝向笛中吹曲罷那能別情多不自持纏

頭無別物一首斷腸詩

酬皇甫十郎中秋深酒熟見憶

煙景冷蒼茫秋深夜夜霜為思池上酌先覺甕頭香未暇傾
巾漉還應染指嘗醒酣勸氣味虎魄讓晶光若許陪歡席須
容散道場月終齋戒畢猶及菊花黃

老去

老去愧妻兒冬來有勸詞暖寒從飲酒衝冷少吟詩戰勝心
還壯齋勤體校羸由來世間法損益合相隨

送宗實上人遊江南

忽辭洛下緣何事擬向江南住幾時每過渡頭偕問法無妨菩
薩是舩師

和同州楊侍郎誇柘枝見寄

細吟馮翊使君詩憶作餘杭太守時君有一般輸我事柘枝看

拔十年遲

冬初酒熟二首

霜繁脆庭柳風利剪池荷月色曉弥苦鳥聲寒更多秋懷久
寥落冬計又如何一甕新醅酒萍浮春水波

酒熟無來客因成獨酌謡人間老黄綺地上散松喬忽忽醒
還醉悠悠暮復朝殘年多少在盡付此中銷

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二首

與君細話杭州事為我留心莫等閑閭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
要數躋攀笙歌縹緲虚空裏風月依稀夢想間且喜詩人重
管領遥飛一盞賀江山

渺渺錢唐路幾千想君到後事依然静逢竺寺猨偷橘閑看蘇
家女採蓮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留傳舍人雖健無多
興老校當時八九年（杭民言今郡舍為白舍人）

寄李相公

衰老只謀歡雖貧不要官唯求造化力試為駐春看

冬日平泉路晩歸

山路難行日易斜烟村霜樹欲棲鴉夜歸不到應閑事熱飲三
盃即是家

利仁北街作

草色斑斑春雨晴利仁坊北面西行醉對立馬緣何事認得張
家歌吹聲

洛陽堰閑行

洛陽堰上新晴日長夏門前欲暮春遇酒即沽逢樹歇七年此
地作閑人

過永寧

村杏野桃繁似雪行人不醉為誰開賴逢山縣盧明府引我花

前勸一盃

往年稠桑曾喪白馬題詩廳壁今來尚存又復感
懷更題絶句

路傍埋骨蒿草合壁上題詩塵蘚生馬死七年猶悵望自知無
乃太多情

羅敷水

野店東頭花落處一條流水號羅敷芳魂艶骨知何在春草茫
茫墓亦無

路逢青州王大夫赴鎮立馬贈別

大旆擁金羈書生得者稀何勞問官職豈不見光輝赫赫人爭看
翩翩馬欲飛不辭前歳尹駐節語依依（前年春予為河南尹王為少尹）

和楊同州寒食乾坑會後聞楊工部欲到知予與
工部有宿酲

夜飲歸常晩朝眠起更遲舉頭中酒後引手索茶時拂枕青
長袖欹眉白接䍦宿酲無興味先是肺神知

和劉汝州酬侍中見寄長句因書集賢坊勝事戲
而問之

洛川汝海封畿接履道集賢來往頻一復時程雖不遠百餘步
地更相親（汝去洛程一宿履道集賢兩宅相去一百三十步）朱門陪宴多投轄青眼留歡任
吐茵聞道郡齋還有酒風前月下對何人

池上二絶

山僧對碁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見時聞下子聲

其二

小娃撑小艇偷採白蓮迴不解藏蹤跡浮萍一道開

白羽扇

素是自然色圓因裁製功颯如松起籟飄似鶴翻空盛夏不銷

雪終年無盡風引秋生手裏藏月入懷中麈尾斑非疋蒲葵陋
不同何人稱相對清瘦白鬚翁

五月齋戒罷宴徹樂聞韋賓客皇甫郎中飲會亦稱
又知欲携酒饌出齋先以長句呈謝

妓房匣鏡滿紅埃酒庫封缾生綠苔居士尒時緣護戒車公何
事亦停盃散齋香火今朝散開素盤筵後日開隨意往還君
莫怪坐禪僧去飲徒來

閑園獨賞（因春得所寄蜂鶴之詠引成此篇以和之）

午後郊園靜晴來景物新雨添山氣色風借水精神永日若為
度獨遊何所親仙禽狎君子芳樹倚佳人蟻鬭王爭肉蝸移舍
逐身蝶雙知伉儷蜂分見君臣蠢蠕形雖小逍遥性即均不知
鵬與鷃相去幾微塵

種柳三詠

白頭種松桂早晚見成林不及栽楊柳明年便有陰春風為催
促副取老人心

從君種楊柳夾水意如何准擬三年後青絲拂綠波仍教小樓
上對唱楊枝歌

更想五年後千千條麴塵路旁深映月樓上闇藏春愁殺閑遊
客聞歌不見人

偶吟

好官病免曾三度散地歸休已七年老自退閑非世弃貧蒙強
健是天憐韋荆南去留春服王侍中來乞酒錢便得一年生計
足與君美食復甘眠

池上即事

移牀避日依松竹解帶當風掛薜蘿鈿砌池心綠蘋合粉開花
面白蓮多久陰新霽宜絲管苦熱初涼入綺羅家醖缾空人客

絕今宵爭奈月明何

南塘暝興

水色昏猶白霞光暗漸無風荷搖破扇波月動連珠蟋蟀啼相
應鴛鴦宿不孤小僮頻報夜歸步尚踟躕

小宅

小宅里閭接疎籬雞犬通渠分南巷水窓借北家風庾信園殊
小陶潛屋不豐何勞問寬窄寬窄在心中

論親友

適情處處皆安樂大抵園林勝市朝煩鬧榮華猶易過優閑福
祿更難銷自憐老大宜疎散却被交親歎寂寥終日相逢不相
見兩心相去一何遥

龍門送別皇甫澤州赴任韋山人南遊

隼旟歸洛知何日鶴駕還嵩莫過春惆悵香山雲水冷明朝便
是獨遊人

劉蘇州寄釀酒糯米李浙東寄楊柳枝舞衫偶因
嘗酒試衫輒成長句寄謝之

柳枝謾蹋試雙袖桑落初香嘗一盃金屑醅濃吳米釀銀泥衫
穩越娃裁舞時已覺愁眉展醉後仍教笑口開慙愧故人憐寂
寞三千里外寄歡來

詔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詠所懷

同州慵不去此意復誰知誠愛俸錢厚其如身力衰可憐病判
案何似醉吟詩勞逸懸相遠行藏決不疑徒煩人勸諫只合自
尋思白髮來無限青山去有期野心唯怕鬧家口莫愁飢賣却
新昌宅聊充送老資

寄楊六侍郎（時楊初授戶部予不赴同州）

爲戶厭榮君好去左馮雖穩我慵來秋風一筯鱸魚鱠張翰搖

頭嘆不迴

韋七自太子賓客再除祕書監以長句賀而餞之（往年曾與子同爲祕監）

離筵莫愴且同歡共賀新恩拜舊官屈就商山伴麋鹿好歸芸閣狎鵷鸞落星石上蒼苔古畫鶴廳前白露寒老監姓名應在壁相思試爲拂塵看

酒熟憶皇甫十

新酒此時熟故人何日來自從金谷別不見玉山頹疎索柳花盌寂寥荷葉盃今冬問氈帳雪裏爲誰開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日獨遊香山寺）

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麒麟作脯龍爲醢何似泥中曳尾龜

即事重題

重裘煖帽寬氈履小閣低窻深地爐身穩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無

將歸渭村先寄舍弟

一年年覺此身衰一日日知前事非詠月嘲花先要減登山臨水亦宜稀子平嫁娶貧中畢元亮田園醉裏歸爲報阿連寒食下與吾釀酒掃柴扉

看嵩洛有歎

今日看嵩洛迴頭歎世間榮華急如水憂患大於山見苦方知樂經忙始愛閑未聞籠裏鳥飛出肯飛還

詠懷

隨緣逐處便安閑不住朝廷不入山心似虛舟浮水上身同宿鳥寄林間尚平婚嫁了無累馮翊符章封却還（時阿羅初嫁又同州官吏放歸處）

分貧家殘活計匹如身後莫相關

詠老贈夢得

與君俱老也自問老何如眼澁夜先臥頭慵朝未梳有時扶杖出盡日閉門居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情於故人重跡共少年疎唯是閑談興相逢尚有餘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二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三

律詩凡一百首

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

承華東署三分務履道西池七過春歌酒優遊聊卒歲園林蕭灑可終身留侯爵秩誠虛貴疏受生涯未苦貧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蒙恩除授為太子少傅

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橋莊綠野堂即事

舊逕開桃李新池鑿鳳凰只添丞相閣不改午橋莊遠處塵埃少閑中日月長青山為外屏綠野是前堂引水多隨勢栽松不趁行年華玩風景春事看農桑花妬謝家妓蘭偷荀令香遊絲飄酒席瀑布濺琴床巢許終身隱蕭曹到老忙千年落公便進退處中央時裴加中書令

自題小草亭

新結一茅茨規模儉且卑土階全壘塊山木半留皮陰合連藤架叢香近菊籬壁宜藜杖倚門稱荻簾垂窗裏風清夜簷間月好時留連嘗酒客句引坐禪師伴宿雙棲鶴扶行一侍兒綠醅量盞飲紅稻約升炊齷齪豪家笑酸寒富屋欺陶廬閑自愛顏巷陋誰知蠖蟻謀深穴鷦鷯占小枝各隨其分足焉用有餘為

自詠

細故隨緣盡衰形具體微鬬閑僧尚闊較瘦鶴猶肥老遣官機寒教厚絮衣馬從銜草驟雞任啄籠飛只要天和在無令物性違自餘君莫問何是復何非

新亭病後獨坐招李侍郎公垂

新亭未有客竟日獨何為趁暖泥茶竈防寒夾竹籬頭風初定後眼暗欲明時淺把三分酒閑題數句詩應須置兩榻一榻待公垂

閑臥寄劉同州

軟褥短屏風昏昏醉臥翁鼻香茶熟後腎暖日陽中伴老琴長在迎春酒不空可憐閑氣味唯欠與君同

殘酌晚餐

閑傾殘酒後煖擁小爐時舞看新翻曲歌聽自作詞魚香肥潑火飯細滑流匙除卻慵饞外其餘盡不知

喜見劉同州夢得

紫綬白髭鬚同年二老夫論心共牢落見面且歡娛酒好攜來否詩多記得無應須為春草五馬少踟躕

裴令公席上贈別夢得

年老官高多別離轉難相見轉相思雪銷酒盡梁王起便是鄒枚分散時

尋春題諸家園林

聞健朝朝出乘春處處尋天供閑日月人借好園林癖以狂為態心都無悶到心平生身得所未省似而今

又題一絕

貌隨年老欲何如興遇春牽尚有餘遙見人家花便入不論貴賤與親疏

家園三絕

滄浪峽水子陵灘路遠江深欲去難何似家池通小院臥房階下插魚竿

二

籬下先生時得醉甕間吏部暫偷眠何如家醞雙魚榼雪夜花時長在前

三

鴛鴦怕捉竟難親鸚鵡雖籠不著人何似家禽雙白鶴閑行
一步亦隨身

老來生計

老來生計君看取白日遊行夜醉吟陶令有田唯種黍鄧家
無子不留金人間榮耀因緣淺林下幽閑氣味深煩慮漸銷
虛白長一年心勝一年心

早春題少室東巖

三十六峯晴雪銷嵐翠生月留三夜宿春引四山行遠草初
含色寒禽未變聲東巖寂高石唯有我題名

早春即事

眼重朝眠足頭輕宿酒醒陽光滿前戶雪水半中庭物變隨
天氣春生逐地形北簷梅晚白東岸柳先青慈孅抽羊角松
巢墮鶴翎老來詩更拙吟罷少人聽

歎春風兼贈李二十侍郎二絕

樹根雪盡催花發池岸冰銷放草生唯有鬢霜依舊白春風
於我獨無情

二

道場齋戒今初畢酒伴歡娛久不同不把一盃來勸我無情
亦得似春風

春來頻與李二賓客郭外同遊因贈長句

風光引步酒開顏送老銷春嵩洛間朝踏落花相伴出暮隨
飛鳥一時還我爲病叟誠宜退君是才臣豈合閑可惜濟時
心力在放教臨水復登山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牙菜甲一時生輕衫細馬春年少十字
津頭一字行

春和令公綠野堂種花

綠野堂開占物華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滿天下何用
堂前更種花

清明日登老君閣望洛城贈韓道士

風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懽城市間何事不隨東洛水誰家又
葬北邙山中橋車馬長無已下渡舟航亦不閑塚墓累累人
擾擾遼東悵望鶴飛還

三月三日

畫堂三月初三日絮撲紗窗鶯拂簷蓮子數盃嘗冷酒柘枝一曲
試春衫階臨池面勝看鏡戶映花叢當下簾指點樓南翫新
月玉鉤素手兩纖纖

雨中聽琴者彈別鶴操

雙鶴分離一何苦連陰雨夜不堪聞莫教遷客孀妻聽嗟歎悲愁
帶晁殺君

酬鄭二司錄與李六郎中寒食日相遇同宴見
贈（二人並是同年）

偶因冷節會嘉賓況是平生心所親迎接須矜疏傳老供莫
笑阮家貧盃盤狼藉宜侵夜風景闌珊欲過春相對喜歡還悵
望同年只有此三人

喜與楊六侍御同宿

岸幘靜言明月夜匡牀閑臥落花朝二三月裏饒春睡七八年來
不早朝濁水清塵難會合高鵰低鸚各逍遙眼看又上青雲去
更卜同衾一兩宵

殘春詠懷贈楊慕巢侍郎

位逾三品日（太子少傅官三品）年過六旬時（予今年六十五）不道官班下其如筋力衰
猶憐好風景轉重舊親知少壯難重得歡娛且強爲興來池上

酌醉出袖中詩靜話開襟久閑吟放盞遲落花無限雪殘鬢幾
多絲莫說傷心事春翁易酒悲

閑居春盡

閑泊池舟靜撞扉老身慵出客來稀愁因暮雨留教住春被
殘鶯喚遣歸揭甕偷嘗新熟酒開箱試著舊生衣冬裘夏葛
相催促垂老光陰速似飛

春盡日天津橋醉吟偶呈李尹侍郎

宿雨洗天津無泥未有塵初晴迎早夏落照送殘春興發詩隨
口狂來酒寄身水邊行嵬峩橋上立逡巡疏傅心情老吳公政化
三川徒有主風景屬閑人

池上逐涼二首

青苔地上銷殘暑綠樹陰前逐晚涼輕屐單衣薄紗帽淺池平
岸庳藤床簪纓恠我情何薄泉石諳君味甚長徧問交親爲老

計多言宜靜不宜忙

二

窓間睡足休高枕水畔閑來上小舩棹遣禿頭奴子撥茶教纖手
侍兒煎門前便是紅塵地林外無非赤日天誰信好風清簟上
更無一事但翛然

香山避暑二絕

六月灘聲如猛雨香山樓北暢師房夜深起凭欄杆立滿耳潺
湲滿面涼

二

紗巾草履竹疎衣晚下香山蹋翠微一路涼風十八里卧乘
籃轝睡中歸

老夫

七八年來遊洛都三分遊伴二分無風前月下花園裏處處唯
殘个老夫世事勞心非富貴人生實事是歡娛誰能逐我來閑
坐時共酣歌傾一壺

香山下卜居

老須爲老計老計在抽簪山下初投足人間久息心亂藤遮石
壁絕澗護雲林若要深藏處無如此處深

無長物

莫訝家居窄無嫌活計貧只緣無長物始得作閑人青竹單床
簟烏紗獨幅巾其餘皆稱是亦足奉吾身

宿香山寺酬廣陵牛相公見寄 來詩云嗟羨東都白居士月明香積問禪師

牛相三表乞退有詔不許

手札八行詩一篇無由相見但依然君臣聖主方行道我事空王
正坐禪支許徒思遊白月夔龍未放下青天應須且爲蒼生住
猶去懸車十四年 牛相公今年五十七

以詩代書寄戶部楊侍郎勸買東鄰王家宅

勸君買取東鄰宅與我衡門相並開雲映嵩峯當戶牖月和伊
水入池臺林園亦要閑閑置筋力應須及健迴莫學因循白賓
客欲年六十始歸來

贈談客

上客清談何亹亹幽人閑思自寥寥請君休說長安事膝上風
清琴正調

初入香山院對月 大和六年秋作

老住香山初到夜秋逢白月正圓時從今便是家山月試問清
光知不知

題龍門堰西澗

東岸菊叢西岸柳柳陰烟合菊花開一條秋水瑠璃色闊狹纔
容小舫迴除却悠悠白少傅何人解入此中來

秋霖中奉裴令公見招早出赴會馬上先寄六韻

雨暗三秋日泥深一尺時老人平旦出自問欲何之不是尋醫藥非干送別離素書傳好語絳帳赴佳期續借桃花馬催迎楊柳姬只愁張録事罰我怪來遲

嘗酒聽歌招客

一甕香醪新插芻雙鬟小妓薄能謳管絃漸好新教得羅綺雖貧免外求世上貪忙不覺苦人間除醉即須愁不知此事君知否君若知時從我遊

八月三日夜作

露白月微明天涼景物清草頭珠顆冷樓角玉鉤生氣爽衣裳健風疏砧杵鳴夜衾香有思秋簟冷無情夢短眠頻覺宵長起暫行燭凝臨曉影蟲怨欲寒聲檯老花先盡蓮凋子始成四時無了日何用歎衰榮

病中贈南鄰覓酒

頭痛牙疼三日臥妻看煎藥婢來扶今朝似校搖頭語先問南鄰有酒無

曉眠後寄楊戶部

軟綾腰褥薄綿被涼冷秋天穩暖身一覺曉眠殊有味無因寄與早朝人

秋雨夜眠

涼冷三秋夜安閑一老翁臥遲燈滅後睡美雨聲中灰宿温瓶香添暖被籠曉晴寒未起霜葉滿階紅

喜夢得自馮翊歸洛兼呈令公

上客新從左輔迴高陽興助洛陽才已將四海聲名去又占三春風景來甲子等頭憐共老文章敵手莫相猜鄒枚未用爭詩酒且飲梁王賀喜盃

齋戒滿夜戲招夢得

紗籠燈下道場前白日持齋夜坐禪無復更思身外事未能全盡世間緣明朝又擬親盃酒今夕先聞理管絃方丈若能來問疾不妨兼有散花天

和令公問劉賓客歸來稱意無之作

水南秋一半風景未蕭條皂蓋迴沙苑藍轝上洛橋閑嘗黃菊酒醉唱紫芝謠稱意那勞問請骭錢不早朝

酬夢得窮秋夜坐即事見寄

嫋細燈將盡聲遙漏正長老人秋向火小女夜縫裳菊悴籬經雨萍銷水得霜今冬暖寒酒先擬共君嘗

偶於維陽牛相公處覓得箏箏未到先寄詩來走筆戲答（其詩云但愁封寄去魔物或驚禪）

楚匠饒巧思秦箏多好音如能惠一面何啻直雙金玉柱調須品朱絃染要深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

答夢得秋庭獨坐見贈

林梢隱映夕陽殘庭際蕭疎夜氣寒霜草欲枯蟲思急風枝未定鳥棲難容衰見鏡同惆悵身健逢盃且喜歡應是天教相煖熱一時垂老與閑官

長齋月滿攜酒先與夢得對酌醉中同赴令公之宴戲贈夢得

齋宮前日滿三旬酒榼今朝一拂塵乘興還同訪戴客解酲仍對姓劉人病心湯沃寒灰活老面花生朽木春若怕平原怪先醉知君未慣吐車茵

奉酬淮南牛相公思黯見寄二十四韻（每對雙關分敘兩意）

白老忘機客牛公濟世賢鷗棲心戀水鵬舉翅摩天累就優
閑秩連操造化權貧司甚蕭灑榮路自喧闐望苑三千日台
階十五年是人皆弄忘何物不陶甄居易三任宮寮皆分司東都于茲八載凡出入外內凡十五
年當時平章事監輦遊嵩嶺油幢鎮海壖竹篙撐釣艇金甲擁樓
船雪夜尋僧舍春朝列妓筵長齋儼香火密宴簇花鈿自
覺閑勝鬧遥知醉笑禪是非分未定會合杳無緣我正思揚
府君應望洛川西來風嫋嫋南去雁連連日落龍門外潮生
瓜步前秋同一時盡月共兩鄉圓舊眷交歡在新文氣調全
慚無白雪曲難荅碧雲篇金谷詩誰賞蕪城賦衆傳珠應
哂魚目鉛未伏龍泉遠訝驚魔物深情寄酒錢霜紈一百疋
玉柱十三絃楚醴來樽裏秦聲送
耳邊何時紅燭下相對一陶然

吳祕監每有美酒獨酌獨醉但蒙詩報不以飲招
輒此戲酬兼呈夢得

蓬山仙客下烟霄對酒唯吟獨酌謠不怕道狂揮玉爵
亦曾乘興換金貂君稱名士誇能飲
我是愚夫肯見招賴有伯倫為醉伴何愁不
敵松喬

酬夢得霜夜對月見懷

淒清冬夜景搖落長年情月帶新霜色砧和遠雁聲暖爐
火近寒覺被衣輕枕上酬佳句詩成夢不成

初冬月夜得皇甫澤州手札并詩數篇因遣報
偶題長句

淒冷玉琴兩三章落泊銀鈎之報書
路遠羊腸水南地空去多
嚴恨潑醅酒迎冬才

雪中酒熟欲攜訪吳監先寄此詩

新雪對新酒憶同傾一杯自然須訪戴不必待延枚吳監云陳延枚叟
擱無辭解袠門莫懶開笙歌與談笑隨事自將來

酬令公雪中見贈訝不與夢得同相訪

雪似鵝毛飛散亂人披鶴氅立徘徊鄒生枚叟非無興唯待梁
王召即來

題酒甕呈夢得

若無清酒兩三甕爭向白髭千萬莖麴糵銷愁真得力光陰
催老苦無情凌烟閣上功無分伏火爐中藥未成更擬共君何
處去且來同作醉先生

迂叟

一辭魏闕就商賓散地閑居八九春初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
呼作隱人冷暖俗情諳世路是非閑論任交親應須繩墨機關
外安置疎愚鈍滯身

洛下閑居寄山南令狐相公

已收身向園林下猶寄名於祿仕間不鍛嵇康彌懶靜無金鍊
傅更貧閑支分門內餘生計謝絕朝中舊往還唯是相君未
忘得時時思漢水夢巴山

惜春贈李尹

春色有時盡公門終日忙兩衙但平聲不闕一醉亦何妨芳樹花團
雪衰翁鬢撲霜知君倚年少未苦惜風光

對酒勸令公開春遊宴

時泰歲豐無事日功成名遂自由身前頭更有忘憂日向上應
無快活人自去年來多事故從今日去少交親宜須數數謀歡
會好作開成第二春

與夢得偶同到敦詩宅感而題壁

山東纔副蒼生願（漢書云山東出相）川上俄驚逝水波履道淒涼新第
宅（敦詩宅在履道坊造初成）宣城零落舊笙歌（崔家妓樂多歸宣州也）園荒唯有薪堪
採門冷兼無雀可羅今日相隨偶同到傷心不是故經過
楊六尚書新授東川節度使代妻戲賀兄嫂
二絶
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領崔嫂碧油
幢引向東川
金花銀椀饒兄用罨畫羅衣盡上嫂裁覓得黔婁爲妹壻可
能空寄蜀茶來
閑遊即事
郊野遊行熟村園次第過驀山尋浥澗踏水渡伊河寒食青青
草春風瑟瑟波逢人共杯酒隨馬有笙歌勝事經非少芳辰過
亦多還須自知分不老擬如何

六十六
七十欠四歲此生那足論每因悲物故還且喜身存安得頭長
黑爭教眼不昏交遊成拱木婢僕見曾孫瘦覺腰金重衰憐鬢
雪繁將何理老病應付與空門
池上早春即事招夢得
老更驚年改閑先覺日長晴薰榆莢黑春染柳梢黄雪破山呈
色冰融水放光徑平穩船舫輕暖好衣裳白角三升榼紅茵六
尺牀偶遊難得伴獨醉不成狂我有中心樂君無外事忙經過
莫慵懶相去兩三坊
因夢得題公垂所寄蠟燭因寄公垂
照梁初日光相似出水新蓮艷不如却寄兩條君領取明年雙
引入中書（宰相入朝舉雙燭餘官各一）
令公南莊花柳正盛欲偷一賞先寄二篇

寂憶樓花千萬朵偏憐堤柳兩三株擬提社酒攜村妓擅入
朱門莫怪無（映樓桃花拂堤垂柳是莊上最勝絶處故舉以爲對）
二
可惜亭臺閑度日欲偷風景暫遊春只愁花裏鶯饒舌飛入
宮城報主人
春夜宴席上戲贈裴淄州
九十不衰真地仙（裴年九十不衰羸）六旬猶健亦天憐（予自謂也）今年相遇鶯花
月此夜同歡歌酒筵四座齊聲和絲竹兩家隨分鬭金鈿留君
到曉無他意圖向君前作少年
贈夢得
年顏老少與君同眼未全昏耳未聾放醉臥爲春日伴趁歡行
入少年叢尋花借馬煩川守弄水偷船惱令公聞道洛城人盡
恠呼爲劉白二狂翁

晩春欲攜酒尋沈四著作先以六韻寄之
病容衰慘澹芳景晩蹉跎無計留春得爭能奈老何篇章慵報
荅杯[illegible]喜[illegible]經過顧我酒狂久負君詩債多（沈前後寄詩十餘首未報[illegible]）
[illegible]敢辭攜綠蟻只願見青娥寂憶陽關唱真珠一串歌（沈有謳者善唱[illegible]）
（陽關[illegible]人[illegible]）
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以人和歲
稔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
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
劉禹錫前中書舍人鄭居中國子司業裴惲
河南少尹李道樞倉部郎中崔晉司封員外
郎張可續駕部員外郎盧言虞部員外郎苗
愔和州刺史裴儔淄州刺史裴洽檢校禮部
員外郎楊魯士四門博士談弘謨等一十五人

合宴于舟中由斗亭歷魏堤抵津橋登臨泝沿自晨及暮簪組交映歌笑間發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盡風光之賞極遊泛之娛美景良辰賞心樂事盡得於今日矣若不記錄謂洛無人晉公首賦一章鏗然玉振顧謂四座繼而和之居易舉酒揮毫奉十二韻以獻座上作

三月草萋萋黃鸎歇又啼柳橋晴有絮沙路潤無泥禊事修初畢遊人到欲齊金鈿耀桃李絲管駭鳧鷖轉岸迴船尾臨流蔟馬蹄鬧於揚子渡踏破魏王堤妓接謝公宴詩陪荀令題舟同李膺泛醴為穆生携水引春心蕩花牽醉眼迷塵街從鼓動烟樹任鵶棲舞急紅腰軟歌遲翠黛低夜歸何用燭新月鳳樓西

同夢得寄賀東西川二楊尚書

龍節對持真可愛鴈行相接更堪誇兩川風景同三月千里江山屬一家魯衛定知聯氣色潘楊亦覺有光華予與二公皆秦姻故應憐洛下分司伴冷宴閑遊老看花

喜小樓西新柳抽條

一行弱柳前年種數尺柔條今日新漸欲拂他騎馬客未多遮得上樓人須教碧玉羞眉黛莫與紅桃作麴塵為報金堤千萬樹饒伊未敢苦爭春

晚春酒醒尋夢得

料合同惆悵花殘酒亦殘醉心忘老易醒眼別春難獨出雖慵懶相逢定喜懽還携小蠻去試覓老劉看小蠻酒榼名也

感事

服氣崔常侍晦叔燒丹鄭舍人居中常期生羽翼那忽化灰塵每

遇淒涼事還思潦倒身唯知趁盃酒不解鍊金銀睡適三尸性慵安五藏神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

和裴令公南莊一絕裴詩云野人不識中書令喚作陶家與謝家

陶廬僻陋那堪比謝墅幽微不足攀何似嵩峯三十六長隨申甫作家山

宅西有流水墻下構小樓臨翫之時頗有幽趣因命歌酒聊以自娛獨醉獨吟偶題五絕

伊水分來不自由無人解愛為誰流家家拋向墻根底唯我栽蓮起小樓

二

水色波文何所似麴塵羅帶一條斜莫言羅帶春無主自置樓來屬白家

三

日灩水光搖素壁風飄樹影拂朱欄皆言此處宜絃管試奏霓裳一曲看

四

霓裳奏罷唱梁州紅袖斜翻翠黛愁應是遥聞勝近聽行人欲過盡迴頭

五

獨醉還須得歌舞自娛何必要親賓當時一部清商樂亦不長將樂外人

偶作

籃舁出即忘歸舍柴戶昏猶未掩關閑客病時慙體健見人忙處覺身閑清涼秋寺行香去和煖春城拜表還木鴈一篇須記取致身才與不才間

同夢得酬牛相公初到洛中小飲見贈時牛相公辭罷揚州節度就拜

東都留守

淮南揮手拋紅旆洛下迴頭向白雲政事堂中老丞相制科場裏
舊將軍宮城烟月饒全占關塞風光請中分詩酒放狂猶得在莫
欺白叟與劉君

幽居早秋閑詠

幽僻囂塵外清涼水木間臥風秋拂簟步月夜開關且得身安泰
從他世險艱但休爭要路不必入深山軒鶴留何用泉魚放不還
誰人知此味臨老十年閒

和令狐僕射小飲聽阮咸

掩抑復淒清非琴不是箏還彈樂府曲別占阮家名古調何
人識初聞滿座驚落盤珠歷歷搖珮玉琤琤似勸盃中物如含
林下情時移音律改豈是昔時聲

燒藥不成命酒獨醉

白髮逢秋王丹砂見火空不能留姹女爭免作衰翁賴有盃
中綠能為面上紅少年心不遠只在半酣中

送盧郎中赴河東裴令公幕

別時暮雨洛橋岸到日涼風汾水波荀令見君應問我為言秋
草閑門多

送李滁州

君於覺路深留意我亦禪門薄致功未悟病時須去病已知空
後莫依空白衣臥疾嵩山下皂蓋行春楚水東誰道三年千里
別兩心同在道場中

長齋月滿寄思黯

一日不見如三月一月相思如七年似隔山河千里地仍當風雨
九秋天明朝齋滿相尋去挈榼抱衾同醉眠

冬夜對酒寄皇甫十

霜殺中庭草水生後院池有風空動樹無葉可辭枝十月苦長
夜百年強半時新開一甕酒那得不相思

歲除夜對酒

衰翁歲除夜對酒思悠然草白經霜地雲黃欲雪天醉依[illegible]
香枕坐慵傍暖爐眠洛下閑來久明朝是十年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三

[seals]

律詩

司徒令公分守東洛移鎮北都一心勤王三月成政形容盛德實在歌詩況辱知音敢不先唱輒奉五言四十韻寄獻以抒下情

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中書令上應中台司徒官一品)休明值堯舜勳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進士及第博學宏詞登三科)終兼武六韜動人名赫赫憂國意忉忉盪蔡擒封豕(吳元濟)平齊斬巨鼇(李師道)兩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濤寵重移宮籥(自東都留守除此京留守)恩新換閫旄保釐東宅靜(晉公爲東都留守)守護北門牢晉國封疆闊并州士馬豪胡兵驚赤幟邊鴈避烏號令下流如水仁霑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醪將校森貔武賓僚儼雋髦客無煩夜柝吏不犯秋毫神在臺騂助魂亡獫狁逃德星銷彗孛霖雨滅腥臊烽火高臨代關河遠控洮汾雲晴漠漠朔吹冷颼颼豹尾交牙戟虯鬚捧佩刀通天白犀帶照地紫麟袍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萄(蒲萄酒出太原)銀含鑿落盞金屑琵琶槽遙想從軍樂應忘報國勞紫微留北闕(中書令即紫微令也)綠野寄東皐(綠野堂在東都集賢坊)忽憶前時會多慙下客叨清宵陪讌話美景從遊遨花月還同賞琴詩雅自操朱絃拂宮徵洪筆振風騷近竹開方丈依林架桔槔春池八九曲畫舫兩三艘逕滑苔粘屐潭深水沒篙綠絲縈岸柳紅粉映樓桃(皆平園中佳境)爲穆先陳醴(居易每十[illegible]會[illegible])招劉共藉糟(劉夢得也)舞鬟金翡翠歌頸玉蠐螬盛德終難退明時豈易遭公雖慕張范(張良范蠡)帝未捨伊皐眷戀心方結踟蹰首已搔鸞皇上寥廓燕雀住蓬蒿欲獻文狂簡徒煩思鬱陶可憐四百字輕重抵鴻毛

和東川楊慕巢尚書府中獨坐感戚在懷見寄十四韻(慕巢來書說處州節度使歲已老尚有歸居之意故戲而和之也)

我是知君者君今意若何窮通時不定苦樂事相和東蜀歡殊渥西江歎逝波只緣榮貴極翻使感傷多行斷風驚鴈(楊慕巢及弟汝士十前年來兄弟三人各在一處)年侵日下坡片心休慘戚雙鬢已蹉跎紫綬黃金印青幢白玉珂老將榮補帖愁用道銷磨外府饒盃酒中堂有綺羅應須引滿飲何不放狂歌錦水通巴峽香山對洛河將軍馳鐵馬少傅步銅駝深契憐松竹高情憶薜蘿懸車年甚遠未敢放相過

分司洛中多暇數與諸客宴遊醉後狂吟偶成十韻因招夢得賓客兼呈思黯奇章公

性與時相遠身將世兩忘寄名朝士籍寓興少年場老豈無談笑貧猶有酒漿隨時求伴侶逐日用風光數數遊何爽些些病未妨天教榮啓樂人恕接輿狂改業爲逋客移家住醉鄉不論招夢得兼擬誘奇章要路風波險權門市井忙世間無可戀不是不思量

小歲日喜談氏外孫女孩滿月

今旦夫妻喜他人豈得知自嗟生女晚敢訝見孫遲物以稀爲貴情因老更慈新年逢吉日滿月乞名時(因名引珠)桂燎熏花果蘭湯洗玉肌懷中有可抱何必是男兒

閑吟贈皇甫郎中親家翁(新與皇甫結姻)

誰能嗟歎光陰暮豈復憂愁活計貧忽忽不知頭上事時時猶憶眼中人早爲良友非交勢晚接嘉姻不失親家喜兩家婚嫁畢一時抽得尚平身

夢得臥病攜酒相尋先以此寄

病來知少客誰可以爲娛日晏開門未秋寒有酒無自宜相慰問何必待招呼小疾無妨飲還須挈一壺

酬思黯戲贈 同用狂字

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妬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頗多來詩謔予羸老故戲答之）慰老資歌笑銷愁仰（去聲）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

又戲答絕句（來句云不是道公狂不得恨公逢我不教狂）

狂夫與我世相忘故態些些亦不妨縱酒放歌聊自樂接輿爭解教人狂

令狐相公與夢得交情素深眷予分亦不淺一聞薨逝相顧泫然旋有使來得前月未歿之前數日書及詩寄贈夢得哀吟悲歎寄情於詩詩成示予感而繼和

緘題重疊語殷勤存歿交親自此分前月使來猶理命今朝詩到是遺文銀鉤見晚書無報玉樹埋深哭不聞最感一行絕筆字尚言千万樂天君（令狐與夢得手札後云見樂天君為伸千万之誠也）

洛下雪中頻與劉李二賓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書

水南水北雪紛紛雪裏歡遊莫厭頻日日暗來唯老病年年少去是交親碧氊帳暖梅花濕紅燎爐香竹葉春今日鄒枚俱在洛梁園置酒召何人

看夢得題答李侍郎詩詩中有文星之句因戲和之

看題錦繡報瓊瑰俱是人天第一才好遣文星守躔次亦須防有客星來

閑適

祿俸優饒官不卑就中閑適是分司風光暖助遊行處雨雪寒供飲宴時肥馬輕裘還粗有麤歌薄酒亦相隨微躬所要今皆得只是蹉跎得校遲

戲答思黯（思黯有能箏者以此戲之）

何時得見十三絃待取無雲有月天願得金波明似鏡鏡中照出月中仙

酬裴令公贈馬相戲（裴詩云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蓋引妾換馬戲意亦有所屬也）

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舍便送東山去臨老何人與唱歌

新歲贈夢得

暮齒忽將及同心私自憐漸衰宜減食已喜更加年紫綬行聯袂籃輿出比肩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

早春持齋答皇甫十見贈

正月晴和風景新紛紛已有醉遊人帝城花笑長齋客二十年來負早春

戲贈夢得兼呈思黯

雙鬢莫欺今老矣（夢得曰今老矣故云爲也）一杯莫笑便陶然陳郎中處為高戶裴使君前作少年（陳郎中酒戶甚高裴常侍君年九十餘）顧我獨狂多自哂同病最相憐月終齋滿誰開素須擬奇章置一筵

早春憶遊思黯南莊因寄長句

南莊勝處心常憶借問軒車早晚遊美景難忘竹廊下好風爭奈柳橋頭冰消見水多於地雪霽看山盡入樓若待春深始同賞鶯殘花落却堪愁

酬皇甫十早春對雪見贈

漠漠復雰雰東風散玉塵明催竹窓曉寒退柳園春綠醑香堪憶紅爐暖可親忍心三兩日莫作破齋人

春和思黯自題南莊見示兼呈夢得

謝家別墅最新奇山展屏風花夾籬曉月漸沉橋脚底晨光初照屋梁時臺頭有酒鶯呼客水面無塵風洗池除却吟詩兩閑客此中情狀更誰知

送蘄春李十九使君赴郡

可憐官職好文詞五十專城未是遲曉日鏡前無白髮春風門外有紅旗郡中何處堪攜酒席上誰人解和詩唯共交親開口笑知君不及洛陽時

自題酒庫

野鶴一辭籠虛舟長任風送愁還閑處移老入閑中身更求何事天將富此翁此翁何處富酒庫不曾空[illegible]

寒食日寄楊東川

不知楊六逢寒食作底歡娛過此辰兜率寺高宜望月嘉陵江近好遊春蠻旗似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遶身不使黔婁夫婦看誇張富貴向何人

醉後聽唱桂華曲（詩云遙知天上桂華孤試問常娥更要無月宮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此曲[illegible]）

桂華詞意苦丁寧唱到常娥醉便醒此是世間腸斷曲莫教不得意人聽

酬夢得以予五月長齋延僧徒絕賓友見戲十韻

賓客懶逢迎翛然池館清簷閑空燕語林靜未蟬鳴葷血還休食杯觴亦罷傾三春多放逸五月暫修行香印朝烟細紗燈夕焰明交遊諸長老師事古先生（[illegible]古先生也）禪後心彌寂齋來體更輕不唯忘肉味兼擬滅風情蒙以聲聞待難將戲論爭虛空若有佛靈運恐先成

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遊太原龍泉憶去歲禊洛見示之作（[illegible]東都）

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時居易獨遊香山寺）風光閑寂寂旌旆遠悠悠丞相府歸晉國太行山礙并州鵬背負天龜曳尾雲泥不可得同遊

又和令公新開龍泉晉水二池

舊有潢汙泊今爲白水塘（詩云方塘含白水）笙歌閒四面樓閣在中央春變烟波色晴添樹木光龍泉信爲美莫忘午橋莊

早夏曉興贈夢得

窗明簾薄透朝光臥整巾簪起下牀背壁燈殘經宿焰開箱衣帶隔年香無情亦任他春去不醉爭銷得日長一部清商一壺酒與君明日暖新堂

春日題乾元寺上方最高峯亭

危亭絕頂四無鄰見盡三千世界春但覺虛空無障礙不知高下幾由旬迴看官路三條線卻望都城一片塵賓客暫遊無半日王侯不到便終身始知天造空閑境不爲忙人富貴人

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見示兼呈夢得

錯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峯駢仙掌出罅坼劍門開峭頂高危矣盤根下壯哉精神欺竹樹氣色壓亭臺隱起磷磷狀凝成瑟瑟胚廉稜露鋒刃清越扣瓊瑰岌嶪形將動巍峩勢欲摧奇應潛鬼怪靈合蓄雲雷黛潤沾新雨斑明點古苔未曾棲鳥雀不肯染塵埃尖削琅玕筍窪剜瑪瑙罍海神移碣石畫障簇天台在世爲尤物如人負逸才渡江一葦載入洛五丁推出處雖無言外沉亦有媒（[illegible]蘇州）拔從水府底置向相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酒盃終隨金礪用不學玉山頹疎傳心偏愛園公眼屢迴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illegible]）

奉和思黯相公雨後林園四韻見示

新晴夏景好復此池邊地烟樹綠含滋水風清有味便成林下隱都望門前事騎吏引歸軒始知身富貴

晚夏閑居絕無賓客欲尋夢得先寄此詩

魚筍朝食飽蕉紗暑服輕欲為窓下寢先傍水邊行晴引
鶴雙舞秋生蟬一聲無人解相訪有酒共誰傾老更諳時事
閑多見物情只應劉與白二叟自相迎

寄李蘄州

下車書奏龔黃課動筆詩傳鮑謝風江郡謳謠誇杜母洛
城歡會憶車公笛愁春盡梅花裏簟冷秋生薤葉中蘄州出簟
[illegible]不道蘄州歌酒少使君難稱與誰同

憶江南詞三首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
不憶江南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
更重遊
江南憶其次憶吳宮吳酒一盃春竹葉吳娃雙舞醉芙蓉
早晚復相逢

詶思黯相公晚夏雨後感秋見贈

暮去朝來無歇期炎涼暗向雨中移夜長秖合愁人覺秋
冷先應瘦客知兩幅彩牋揮逸翰一聲寒玉振清辭無憂
無病身榮貴何故沉吟亦感時

久雨閑悶對酒偶吟

淒淒苦雨暗銅駝嫋嫋涼風起漕河自夏及秋晴日少從朝
至暮悶時多鷺臨池立窺魚笱隼傍林飛拂雀羅賴有
盃中神聖物百憂無奈十分何

雨後秋涼

夜來秋雨後秋氣颯然新團扇先辭手生衣不著身更添砧
引思難與簟相親此境誰偏覺貧閑老瘦人

詶夢得早秋夜對月見寄

吾衰寡情趣君病懶經過其奈西樓上新秋明月何庭蕪淒
白露池色澹金波況是初長夜東城砧杵多

題謝公東山障子

賢愚共在浮生內貴賤同趍群動間多見忙時已衰病少聞
健日肯休閑鷹飢受緤從難退鶴老乘軒亦不還唯有風
流謝安石拂衣攜妓入東山

詶楊東川寄衣服

年年衰老交遊少處處蕭條書信稀唯有巢兄不相忘
春茶未斷寄秋衣

詠懷寄皇甫朗之

老大多情足往還招僧待客夜開關學調氣後衰中健不
用心來鬧處閑養病未能辭薄俸忘名何必入深山與君別
有相知分同置身於木鴈間

東城晚歸

一條邛杖懸龜榼雙角吳童控馬銜晚入東城誰識我短靴
低帽白蕉衫

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後期

少時猶不憂生計老後誰能惜酒錢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
十欠三年閑徵雅令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絃更待菊黃
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與牛家妓樂雨夜合宴

玉管清絃聲旖旎翠釵紅袖坐參差兩家合奏洞房夜八月
連陰秋雨時歌臉有情凝睇久舞腰無力轉裙遲人間
歡樂無過此上界西方即不知

和楊六尚書喜兩弟漢公轉吳興魯士賜章服命

賔開宴用慶恩榮賦長句見示
華筵賀客日紛紛劒外歡娛洛下聞朱紱寵光新照地彤襜
喜氣遠凌雲榮聯花萼詩難和樂助塤篪酒易醺感
歎料應知我意今生此事不如君

自詠
鬚白面微紅醺醺半醉中百年隨手過萬事轉頭空臥
疾瘦居士行歌狂老翁仍聞好事者將我畫屏風

夢得相過援琴命酒因彈秋思偶詠所懷兼寄
繼之待價二相府
閑居靜侶偶相招小飲初酣琴欲調我正風前弄秋思君應
天上聽雲韶（雲韶樂曲每上與宰相同聽之）時和始見陶鈞力物遂方知盛聖朝
雙鳳栖梧魚在藻飛沉隨分各逍遙

九月八日酬皇甫十見贈
君方對酒綴詩章我正持齋坐道場處處追游雖不去時時
吟詠亦無妨霜蓬舊鬢三分白露菊新花一半黃惆悵東籬
不同醉陶家明日是重陽

慕巢尚書書云室人欲為買置一歌者非所安也以
詩相報因而和之
東川已過二三春南國須求一兩人富貴大都多老大歡娛太
半為親賓如愁翠黛應堪重買笑黃金莫訴貪他日相逢
一盃酒樽前還要落梁塵

杪秋獨夜
無限少年非我伴可憐清夜與誰同歡娛牢落中心少親故
凋零四面空紅葉樹飄風起後白鬚人立月明中前頭更有
蕭條物老菊衰蘭三兩叢

憑李睦州訪徐凝山人（徐即睦州之民也）
郡守輕詩客鄉人薄釣翁解憐徐處士唯有李郎中

蘇州故吏
江南故吏別來久今日池邊識我無不獨使君頭似雪華
亭鶴死白蓮枯（蓮鶴皆蘇州同來）

得楊湖州書頗詩撫民接賔縱酒題詩因以絕
句戲之
豈獨愛民兼愛客不唯能飲又能文白蘋洲上春傳語柳
使君輸楊使君

天宮閣秋晴晚望
洛城秋霽後梵閣暮登時此日風烟好今秋節候遲霞光
紅灔灔樹影碧參差莫慮言歸晚牛家有宿期

酬夢得暮秋晴夜對月相憶
霽月光如練盈庭復滿池秋深無熱後夜淺未寒時露葉
團荒菊風枝落病梨相思懶相訪應是各年衰

同夢得和思黯見贈來詩中先叙三人同讌之歡
次有歎鬢髮漸衰嫌孫子催老之意因繼妍唱
兼吟鄙懷
所伴騰騰白與劉何朝何夕不同遊留連燈下明猶飲斷
送樽前倒即休催老莫嫌孫稚長加年須喜鬢毛秋教他
伯道爭存活無子無孫亦白頭

聽歌
管妙絃清歌入雲老人合眼醉醺醺誠知不及當年聽猶
覺聞時勝不聞

三年冬隨事鋪設小堂寢處稍似穩暖因念衰
病偶吟所懷
小宅非全陋中堂不甚卑聊堪會親族足以貯妻兒煖帳迎

冬設温爐向夜施衾新青兎褐褥軟白猿皮似鹿眠深草如
雞宿穩枝逐身安枕席隨事有屏帷病致衰殘早貧營活
計遲由來蟄老後方是墾成時

初冬即事呈夢得

青氈帳暖喜微雪紅地爐深宜早寒走筆小詩能和否潑
醅新酒試嘗看僧來乞食因留宿客到開樽便共歡臨老
交親零落盡希君恕我取人寛

自罷河南已換七尹每一入府悵然舊遊因宿
内廳偶題西壁兼呈韋尹常侍

每入河南府依然似到家盃嘗七尹酒（七尹酒味不同備嘗之矣）樹看十
年花（府中有樹年年花發）且健須歡喜雖衰莫歎嗟迎門無故吏侍坐
有新娃暖閣謀宵宴寒庭放晚衙主人留宿定一任夕陽
斜

天寒晚起引酌詠懐寄許州王尚書汝州李常侍

葉覆氷池雪滿山日高慵起未開關寒來更亦無過醉老後
何由可得閑四海故交唯許汝十年貧健是樊盤相思莫忘
櫻桃會一放狂歌一破顔（櫻桃花時數與許汝二君歡會甚樂）

四年春

柳梢黃嫩草芽新又入開成第四春近日放慵多不出少年
嫌老可相親分司吉傅頻過舍致仕崔卿擬卜鄰時輩推
遷年事到往還多是白頭人

白髮

白髮生來三十年而今鬚鬢盡皤然歌吟終日如狂叟衰疾
多時似瘦仙八戒夜持香火印三元朝念蘂珠篇其餘便
被春收拾不作閑遊即醉眠

追歡偶作

追歡逐樂少閑時補帖平生得事遲何處花開曾後看
誰家酒熟不先知石樓月下吹蘆管金谷風前舞柳枝十聽
春啼變鶯舌三嫌老醜換蛾眉樂天一過難知分猶自咨嗟
兩鬢絲（蘆管柳枝已下皆十年來洛中之事）

公垂尚書以白馬見寄光潔穩善以詩謝之

翩翩白馬稱金羈領綴銀花尾曳絲毛色鮮明人盡愛性靈
馴善主偏知免將妾換慙來處試使奴牽欲上時不蹶不驚
行步穩最宜山簡醉中騎

西樓獨立

身著白衣頭似雪時時醉立小樓中路人迴顧應相怪十一
年來見此翁

書事詠懐

官俸將生計雖貧豈敢嫌金多輸陸賈酒足勝陶潛（[illegible]
[illegible]）床暖僧敷坐樓晴妓卷簾日遭齋破用（每月常齋十日）春賴閏
加添（是年閏正月）老向歡弥切狂於飲不廉十年閑未足亦恐涉（[illegible]）

酬夢得比萱草見贈（來篇云唯君比萱草相見可忘憂）

杜康能散悶萱草解忘憂借問萱逢杜何如白見劉老衰
勝少夭閑樂笑忙愁試問同年内何人得白頭

問皇甫十

苦樂心由我窮通命任他坐傾張翰酒行唱接輿歌榮盛傍
看好優閑自適多知君能斷事勝負兩如何

早春獨登天宮閣

天宮日暖閣門開獨上迎春飲一盃無限遊人遥怪我緣
何最老最先來

送蘇州李使君赴郡二絶句

憶抛印綬辭吳郡衰病當時已有餘今日賀君兼自喜八

迴看換舊銅魚（下自留蘇州見在換入刺史也）館娃宮深春日長（館娃宮今靈巖寺也）烏鵲橋高秋夜涼（烏鵲橋在南門）風月不知人世變奉君直似奉吳王

長洲曲新詞

茂苑綺羅佳麗地女湖桃李艷陽時心奴已死胡容老後輩風流是阿誰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四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五

律詩一百首

病中詩十五首 并序

開成己未歲余蒲柳之年六十有八冬十月甲寅旦始得風痺之疾體瘝首眩左足不支蓋老病相乘時而至耳余早棲心釋梵浪跡老莊因疾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內忘憂恚先禪觀而後順醫治旬月以還厥疾少間杜門高枕澹然安閑吟諷興來亦不能遏因成十五首題為病中詩且貽所知兼用自廣昔劉公幹病漳浦謝康樂卧臨川咸有篇章抒詠其志今引而序之者慮不知我者或加誚焉

初病風

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朽株難免蠹空穴易來風肘痺宜生柳頭旋劇轉蓬恬然不動處虛白在胸中

枕上作

風疾侵凌臨老頭血凝筋滯不調柔甘從此後支離卧賴是從前爛熳遊回思往事紛如夢轉覺餘生杳若浮浩氣自能充靜室驚飆何必蕩虛舟腹空先進松花酒膝冷重裝桂布裘若問樂天憂病否樂天知命了無憂

答閑上人來問因何風疾

一床方丈向陽開勞動文殊問疾來欲界凡夫何足道四禪天始免風災（色界四天初禪具三災二禪無火災三禪無水災四禪無風災）

病中五絕

世間生老病相隨此事心中久自知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慚愧病來遲

方寸成灰鬢作絲假如強健亦何為家無憂累身無事正是安閑好病時

李君墓上松應拱元相池頭竹盡枯多幸樂天今始病不知合要苦治無（李元皆予執友也李少予八歲即世已九年元少予七年殁已八年今予始病偶書事）

目昏思寢即安眠足軟妨行便坐禪身作醫王心是藥不勞和扁到門前

交親不要苦相憂亦擬時時強出遊但有心情何用腳陸乘肩輿水乘舟

送嵩客

登山臨水分無期泉石煙霞今屬誰君到嵩陽吟此句與教三十六峯知

罷灸

病身佛說將何喻變滅須臾豈不聞莫遣浮名知我笑休將火艾灸浮雲（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也）

賣駱馬

五年花下醉騎行臨賣迴頭嘶一聲項籍顧騅猶解歎樂天別駱豈無情

別柳枝

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

就暖偶酌戲諸詩酒舊侶

低屏軟褥臥藤床舁向前軒就日陽一足任他爲外物三盃自要沃中腸頭風若見詩應愈齒折仍誇笑不妨細酌徐吟猶得在舊遊未必便相忘

歲暮呈思黯相公皇甫朗之及夢得尚書

歲暮皤然一老夫十分流輩九分無莫嫌身病人扶侍猶勝無身可遣扶

自解

房傳往世爲禪客（世傳房太尉前生爲禪僧與婁師德友善）王道前生應畫師（王右丞詩云宿世是詞客前身應畫師）我亦定中觀宿命多生債負是歌詩不然何故狂吟詠病後多於未病時（己上病中詩十五首）

歲暮病懷贈夢得（時與夢得同患足疾）

十年四海故交親零落唯殘兩病身共遣數奇從是命同教步蹇有何因眼隨老減嫌長夜體待陽舒望早春新樂堂前舊池上相過亦不要他人

雪後過集賢裴令公舊宅

梁王捐館後枝葉過門時有淚人還泣無情雪不知臺亭留盡在賓客散何之唯有蕭條雁時來下故池

酬夢得貧居詠懷見贈

歲陰生計兩蹉跎相顧悠悠醉且歌廚冷難留烏止屋（[illegible]）門閑可與雀張羅（[illegible]）病添莊舄吟聲苦貧欠韓康藥債多日望揮金賀新命（[illegible]）俸錢依舊又如何（[illegible]）

酬夢得見喜疾瘳

暖臥摩綿褥寒傾藥酒螺昏昏布裘底病醉睡相和末疾徒云爾（[illegible]）餘年有幾何須知差與否（[illegible]）相去校無多

夜聞箏中彈瀟湘送神曲感舊

縹緲巫山女歸來七八年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絃苦調吟還出深情咽不傳萬重雲水思今夜月明前

感蘇州舊舫

畫梁朽折紅窗破獨立池邊盡日看守得蘇州船舫爛此身爭合不衰殘

感舊石上字

閑撥船行尋舊池幽情往事復誰知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

見敏中初到邠寧秋日登城樓詩詩中頗多鄉思因以寄和（[illegible]）

想爾到邊頭蕭條正值秋二年貧御史八月古邠州綠蕢關雖樂風沙見亦愁望鄉心若苦不用數登樓

齋戒

每因齋戒斷葷腥漸覺塵勞染愛輕六賊定知無氣色三尸應恨少恩情酒魔降伏終須盡詩債填還亦欲平從此始堪爲弟子竺乾師是古先生

戲禮經老僧

香火一爐燈一盞白頭夜禮佛名經何年飲著聲聞酒直到如今醉未醒

近見慕巢尚書詩中屢有歎老思退之意又於洛下新置郊居然寵寄方深歸心太速因以長句戲而諭之

近見詩中歎白鬚遙知閣外憶東都煙霞偷眼窺來久富貴粘身擺得無新置林園猶濩落未終婚嫁且踟躕應須待到懸車歲然可東歸伴老夫

對鏡偶吟贈張道士抱元

閑來對鏡自思量年貌衰殘分所當白髮萬莖何所怪丹砂一粒不曾嘗眼昏久被書料理肺渴多因酒損傷今日逢師雖已晚枕中治老有何方

病入新正

枕上驚新歲花前念舊歡是身老所逼非意病相干風月情猶在杯觴興又闌便休心未伏更試一春看

卧疾來早晚

卧疾來早晚懸懸將十旬婢能尋本草犬不吠醫人酒甕全生醭歌筵半委塵風光還欲好爭向枕前春

强起迎春戲贈思黯

杖策人扶廢病身晴和强起一迎春他時蹇跛縱行得笑殺平原樓上人

夢得前所酬篇有鍊盡美少年之句因思往事兼詠今懷重以長句答之

鍊盡少年成白首憶初相識到今朝昔饒春桂長先折今伴寒松取後凋（昔[illegible]）生事縱貧猶可過風情雖老未全銷聲華寵命人皆得若箇如君歷七朝（夢得貞元中及今凡仕此朝也）

病後

故紗絳帳舊青氈藥酒醲醲引醉眠斗藪弊袍春晚後摩挲病脚日陽前行無筋力尋山水坐少精神聽管絃拋擲風光負寒食曾來未省似今年

老病相仍以詩自解

榮枯憂喜與彭殤都似人間戲一場蟲臂鼠肝猶不怪雞膚鶴髮復何傷昨因風發甘長往今遇陽和又小康（[illegible]）還似遠行裝束了遲迴且住亦何妨

皇甫郎中親家翁赴任絳州宴送出城贈別

慕賢入室交先定結援通家好復成新婦不嫌貧活計嬌孫同慰老心情洛橋歌酒今朝散絳路風煙幾日行欲識離羣相戀意爲君扶病出都城

春暖

風痺宜和暖春來脚較輕鶯留花下立鶴引水邊行髮少嫌巾重顏衰訝鏡明不論親與故自亦昧平生

殘春晚起伴客笑談

掩戶下簾朝睡足一聲黃鳥報殘春披衣岸幘日高起兩角青衣扶老身策杖强行過里巷引杯閒酌伴親賓莫言病後妨談笑猶恐多於不病人

送唐州崔使君侍親赴任

連持使節歷專城獨賀崔侯最慶榮烏府一拋霜簡去朱輪四從版輿行（[illegible]）發時正許沙鷗送到日方乘竹馬迎唯愛郡齋窗戶少數盃春酒共誰傾

春晚詠懷贈皇甫朗之

艷陽時節又蹉跎遲暮光陰復若何一歲中分春日少百年通計老時多多中更被愁牽引少處兼遭病折磨賴有銷憂治悶藥君家醲酎我狂歌

春盡日宴罷感事獨吟（開成五年三月三十日作）

五年三月今朝盡客散筵空獨掩扉病共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閑聽鶯語移時立思逐楊花觸處飛金帶縋腰衫委地年年衰瘦不勝衣

病中得崔宣城長句見寄兼有觥綺之贈因以四韻詠而謝之

劉楨病發經春卧謝朓詩來盡日吟三道舊誇收片玉（[illegible]）一章新喜獲雙金信題霞綺緘情重酒試銀觥表分深科第

門生滿眥眞成寘少得似君心
前有別柳枝絶句夢得継和云春盡絮飛留不得
隨風好去落誰家又復戲答
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飛向別人家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
春風捉柳花
池上早夏
水積春塘晩陰交夏木繁舟船如野渡籬落似江村静拂琴
牀席香開酒庫門慵閑無一事時弄小嬌孫
談氏外孫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戲呈夢得
玉牙珠顆小男兒羅薦蘭湯浴罷時芣苢春來盈女手梧桐
老去長孫枝慶傳媒氏薦先賀喜報談家烏預知明日貿翁
具雞黍應須酬賽引雛詩（[illegible]）
聞成大行皇帝挽歌詞四首奉勅撰進

御宇恢皇化傳家叶至公華夷臣妾内堯舜弟兄中制度移
民俗文章變國風開成與貞觀實錄事多同
又
晏駕辭雙闕靈儀出九衢上雲歸碧落下席葬蒼梧眞晩餘
堯曆龍新啓夏圖三朝聯棣萼從古帝王無
又
嚴恭七月禮哀慟萬人心地感勝秋氣天愁結夕陰鼎湖龍
漸遠濛汜日初沈唯有雲韶樂長留治世音
又
化成同軌表清平恩結連枝感聖明帝與九齡雖吉夢山呼
萬歳是虚聲月低儀仗辭蘭路風引笳簫入柏城老病龍髯
攀不及東周退傳寂傷情
時熱少見客因詠所懷

冠掛心多懶逢迎興漸微況當時熱甚幸遇客來稀濕酒池
邊地涼開竹下扉露牀青篾簟風架白蕉衣院静留僧宿樓
空放妓歸衰殘强歡宴此事久知非
宣州崔大夫閣老忽以近詩數十首見示吟諷之
下竊有所喜因成長句寄贈郡齋
謝玄暉殁吟聲寢郡閣寥寥筆硯閑無復新詩題壁上虚教
遠岫列窓間（謝有宣城郡內詩云窓中列遠岫）忽驚歌雪今朝至必恐文星昨夜還
再喜宣城章句動飛觴遥賀敬亭山（謝又有遊敬亭山詩並見文選中）
足疾
足疾無加亦不瘳綿春歴夏復經秋開顔且酌樽中酒代步
多乗池上舟幸有眼前衣食在兼無身後子孫憂應須學取
陶彭澤但委心形任去留
池晩泛舟遇景成詠贈呂處士

岸淺橋平池面寬飄然輕棹泛澄瀾風宜扇引開懷入樹愛
舟行仰臥看別（[illegible]）境客稀知不易能詩人少詠應難唯憐呂
叟時相伴同把磻溪舊釣竿
夢微之
夜來攜手夢同遊晨起盈巾淚莫收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陽
宿草八迴秋君埋泉下泥銷骨我寄人間雪滿頭阿衛韓郎
相次去夜臺茫昧得知不（阿衛小男韓郎姪之愛者）
感秋詠意
炎涼遷次速如飛又脫生衣著熟衣遶壁暗蛩無限思戀巢
寒燕未能歸須知流輩年年失莫歎衰容日日非舊語相傳
聊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
老病幽獨偶吟所懷
眼漸昏昏耳漸聾滿頭霜雪半身風已將心出浮雲外（樂學起云是身）

[illegible]猶寄形於逆旅中觴詠罷來賓閣閉笙歌散後妓房空世
緣俗念消除盡別是人間清淨翁

和楊尚書罷相後夏日遊永安水亭兼招本曹楊
侍郎同行

道行無喜退無憂舒卷如雲得自由良治動時爲哲匠巨川
濟了作虛舟竹亭陰合偏宜夏水檻風涼不待秋遥愛翩翩
雙紫鳳入同官署出同遊

在家出家

衣食支分婚嫁畢從今家事不相仍夜眠身是投林鳥朝飯
心同乞食僧清唳數聲松下鶴寒光一點竹間燈中宵入定
跏趺坐女喚妻呼多不應

夜涼

露白風清庭戶涼老人先著夾衣裳舞腰歌袖抛何處唯對

無絃琴一張

從之尚書自余病來寄遺非一又蒙覽醉吟先生
傳題詩以美之今以此篇用伸酬謝

衰殘與世日相疎惠好唯君分有餘茶藥贈多因病久衣裳
寄早乃寒初（[illegible]）交情鄭重金相似詩韻清鏘玉不如醉傳
狂言人盡笑獨知我者是尚書

五年秋病後獨宿香山寺三絕句

經年不到龍門寺今夜何人知我情還向暢師房裏宿新秋
月色舊灘聲

飲徒歌伴今何在雨散雲飛盡不迴從此香山風月夜祇應
長是一身來

石盆泉畔石樓頭十二年來晝夜遊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
無病亦宜休

題香山新經堂招僧

煙滿秋堂月滿庭香花漠漠磬泠泠誰能來此尋真諦白老
新開一藏經

偶題鄧公（公即給事中思之子也[illegible]）

偶因携酒尋村客聊復迴車訪薛蘿且值雪寒相慰問不妨
春暖更經過翁居山下年空老我得人間事校多一種共翁
頭似雪翁無衣食又如何

早入皇城贈王留守僕射

津橋殘月曉沉沉風露凄清禁署深城柳宮槐謾搖落悲愁
不到貴人心

寄題廬山舊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侶

三十年前草堂主而今雖在鬢如絲登山尋水應無力不似
江州司馬時漸伏酒魔休放醉猶殘口業未抛詩君行過到
鑪峯下爲報東林長老知（[illegible]）

改業

先生老去飲無興居士病來閑有餘猶覺醉吟多放逸不如
禪坐更清虛（[illegible]）柘枝紫袖教丸藥羯鼓蒼頭遣種蔬
却被山僧相戲問一時改業意何如

山下留別佛光和尚

勞師送我下山行此別何人識此情我已七旬師九十當知
後會在他生

山中五絕句（[illegible]）

嶺上雲

嶺上白雲朝未散田中青麥旱將枯自生自滅成何事能逐
東風作雨無

石上苔

莫漠班班石上苔幽房靜綠絕纖埃路傍凡草榮遭遇曾得七香車輾來

林下樗

香檀文桂苦雕鐫生理何曾得自全知有無材老樗否一枝不損盡天年

澗中魚

海水桑田欲變時風濤翻覆沸天池鯨吞蛟鬭波成血深澗存魚樂不知

洞中蝙蝠

千年鼠化白蝙蝠黑洞深藏避網羅遠害全身誠得計一生幽暗又如何

自戲三絕句（閑卧獨吟無人酬和聊假身心相戲往復偶成三章）

心問身

心問身云何泰然嚴冬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來十一年

身報心

心是身王身是宮君今居在我宮中是君家舍君須愛何事論恩自說功

心重答身

因我疏慵休罷早遣君安樂歲時多世間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閑奈我何

會昌元年春五絕句

病後喜過劉家

忽憶前年初病後此生甘分不銜盃誰能料得今春事又向劉家飲酒來

贈舉之僕射（今春與僕射三為寒食之會）

雖逢錫窮屢開筵談笑詎吟間管絃一月三迴寒食會春光應不負今年

盧尹賀夢得會中作

病開川守賀筵開起伴尚書飲一盃任意少年長笑我老人自覓老人來

題朗之槐亭

春風可惜無多日家醖唯殘軟半瓶猶望君歸同一醉籃舁早晚入槐亭

勸夢得酒

誰人功畫麒麟閣何客新投魑魅鄉兩處榮枯君莫問殘春更醉兩三場

過裴令公宅二絕句（裴令公在日常同聽楊柳枝歌每遇雪天無非招宴二物如故因成感情）

風吹楊柳出牆枝憶得同歡共醉時每到集賢坊北過不曾一度不低眉

梁王舊館雪濛濛愁殺鄒枚二老翁（劉尚書與予）假使明朝深一尺亦無人到兔園中

百日假滿少傅官停自喜言懷

長吉今朝滿十旬從茲蕭灑便終身老嫌手重抛牙笏病喜頭輕換角巾疏傅不朝懸組綬尚平無累畢婚姻人言世事何時了我是人間事了人

旱熱

畏景又加旱火雲殊未收籬暄飢有雀池涸渴無鷗岸幘頭仍痛褰裳汗亦流若爲當此日遷客向炎洲（時楊李二相各貶潮陽）

題崔少尹上林坊新居

坊靜深居新且幽忽疑縮地到滄洲宅東籬缺嵩峯出堂後門開洛水流高下三層盤野徑沿洄十里汎漁舟若能爲客

京雒忝顧伴田蘇日日遊

新澗亭

煙蘿初合澗新開閑上西亭日幾迴老病歸山應未得且移泉石就身來

對酒有懷寄李十九郎中

往年江外拋桃葉（結之也）去歲樓中別柳枝（樊素也）寂寞春來一盃酒此情唯有李君知吟君舊句情難忘風月何時是盡時（李郎中有詩云）（此詩云直應人世無風月始是心中忘却時）

揚六尚書頻寄新詩詩中多有思閑相就之志因書鄙意報兩詩之

君年殊未及懸車未合將閑逐老夫身健正宜金印紱位高方稱白髭鬚若論塵事何由了但問雲心自在無進退是非俱是夢丘中闌下亦何殊

偶吟自慰兼呈夢得（予與夢得甲子同今俱七十）

且喜同年滿七旬莫嫌衰病莫嫌貧已為海內有名客又占世間長命人耳裏聲聞新將相眼前失盡故交親尊榮富壽難兼得閑坐思量最要身

寄朝州繼之

相府潮陽俱夢中夢中何者是窮通他時事過方應悟不獨榮空辱亦空

雪暮偶與夢得同致仕裴賓客王尚書

黃昏慘慘雪霏霏白首相歡醉不歸四箇老人三百歲（裴年八十九王七十）（今年予與夢得俱七十合三百餘歲何可得有之）人間此會亦應稀

雪朝乘興欲詣李司徒留守先以五韻戲之

夜寒生酒思曉雪引詩情熟飲一兩盞冷吟三五聲鋪花憐地凍銷玉畏天晴好拂烏巾出宜披鶴氅行梁園應有興無

不召鄒生

贈思黯（前以履道新小灘詩寄思黯思黯酬章云南有歸仁宅下看見思黯歸仁宅亦有小灘）

為憐清淺愛潺湲一日三迴到水邊若道歸仁灘更好主人何故別三年

聽歌六絕句

聽都子歌（詞云試問常娥更要無）

都子新歌有性靈一聲格轉已堪聽更聽唱到常娥字猶有樊家舊典刑

樂世（一名六幺）

管急絃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聽未免愁

水調（第五遍乃五言調調最切）

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為何人

想夫憐（王維右丞詞云秦川一半夕陽開此句尤佳）

玉管朱絃莫急催容聽歌送十分盃長愛夫憐第二句請君重唱夕陽開

何滿子（開元中滄州有歌者何滿子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

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

離別難詞

綠楊陌上送行人馬去車迴一望塵不覺別時紅淚盡歸來無可可（可可一作）雪巾

閑樂

坐安臥穩轝平肩倚杖披衫遶四邊空腹三盃卯後酒曲肱一覺醉中眠更無忙苦吟閑樂恐是人間自在天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五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六

半格詩（律詩附凡九十五首）

立秋夕涼風忽至炎暑稍消即事詠懷寄汴州節度使李二十尚書

嫋嫋簷樹動好風西南來紅釭霏微滅碧幌飄颻開披襟有餘涼拂簟無纖埃但喜煩暑退不惜光陰催河秋稍清淺月午方徘徊或行或坐臥體適心悠哉美人在浚都旌旗繞臺雖非倉與限難見如蓬萊蟬迎節又換鴈送書未迴君位日寵重我年日摧頹無因風月下一舉平生盃

開成二年夏聞新蟬贈夢得（[illegible]）

十載與君別常感新蟬鳴今年共君聽同在洛陽城噪處知林靜聞時覺景清京風忽嫋嫋秋思先秋生殘槿花邊立老槐陰下行雖無索居恨還動長年情且喜未聾耳年年聞此聲

題牛相公歸仁里宅新成小灘

平生見流水見此轉留連況此朱門內君家新引泉伊流決一帶洛石砌千拳與君三伏月滿耳作潺湲深處碧磷磷淺處清濺濺碕岸束鳴咽沙汀散淪漣翻浪雪不盡澄波空共鮮兩崖灩澦口一泊瀟湘作天南客淂流六七年何山不倚杖何水不停船巴峽聲心裏松江色眼前今朝小灘上能不思悠然

春日閑居三首

陶云愛吾廬吾亦愛吾屋屋中有琴書聊以慰幽獨是時三月半花落庭蕪綠含上晨鳩鳴窓間春睡足睡足起閑坐景晏方櫛沐今日非十齋庖童饋魚肉飢來恣餐歠冷熱隨所欲飽竟快搔爬筋骸無檢束豈徒暢支體兼欲遺耳目便可傲松喬何假盃中淥

又

廣池春水平群魚恣游泳新林綠陰成衆鳥欣相鳴（叶韻）時我亦蕭洒適無累與病魚鳥人則殊同歸於遂性緬思山梁雉時哉感孔聖聖人不得所慨然歎時命我今對鱗羽取樂成謠詠得所仍得時吾生一何幸

又

勞者不覺歌歌其勞苦事逸者不覺歌歌其逸樂意問我逸如何閑居多興味問我樂如何閑官少憂累又問俸厚薄百千隨月至又問年幾何七十行欠一所得皆過望自歡良可

媿馬閑無羈絆鶴老有祿位設自爲化工優饒只如是安得不歌詠默默受天賜

小閣閑坐

閣前竹蕭蕭閣下水潺潺拂簟捲簾坐清風生其間靜聞新蟬鳴遠見飛鳥還但有巾掛壁而無客叩關二疎返故里四老歸舊山吾亦適所願求閑而得閑

遊平泉宴浥澗宿香山石樓贈座客

逸少集蘭亭季倫宴金谷金谷太繁華蘭亭闕絲竹何如今日會浥澗平泉曲盃酒與管絃貧中隨分足紫鮮林笋嫩紅澗園桃熟採摘助盤筵芳滋盈口腹閑吟暮雲碧醉藉春草綠舞妙艷流風歌清叩寒玉古詩惜晝短勸我令秉燭是夜勿言歸相攜石樓宿

池上幽境

梟梟過水橋微微入林路幽境深誰知老身閑獨步行行何所愛遇物自成趣平滑青盤石低密綠陰樹石上一素琴樹下雙草屨此是榮先生坐禪三樂處

夏日閑放

時暑不出門亦無賓客至靜室深下簾小庭新掃地褰裳復岸幘閑傲得自恣朝景枕簟清乘涼一覺睡午飡何所有魚肉一兩味夏服亦無多蕉紗三五事資身既給足長物徒煩費若比簞瓢人吾今太富貴

和思黯居守獨飲偶醉見示六韻時夢得和篇先成頗為麗絕因亦兩韻繼而美之

宮漏滴漸闌城烏啼復歇此時若不醉爭奈千門月主人中夜起妓燭前羅列歌袂默收箏舞鬟低赴節絃吟玉柱品酒透金盃熱朱顏忽已酡清奏猶未闋妍詞蹔先唱逸韻劉綴發鏗然雙雅音金石相磨戛

和夢得洛中早春見贈七韻

眾皆賞春色君獨憐春意春意竟如何老夫知此味燭餘減夜漏衾暖添朝睡恬和臺上風虛閑池邊地開遲花養艷語懶鶯含思似訝隔年齋如勸迎春醉何日同宴遊心期二月二（此日出齋故云）

櫻桃花下有感而作（開成三年春季美周賓客南池者）

藹藹美周宅櫻繁春日斜一為洛下客十見池上花爛熳豈無意為君占年華風光饒此樹歌舞勝諸家失盡白頭伴長成紅粉娃停盃兩相顧堪喜且堪嗟（美周白頭伴紅粉皆有所屬）

洗竹

布裘寒擁頸氈履溫承足獨立冰池前久看洗霜竹先除老且病次去纖而曲剪棄猶可憐琅玕十餘束青青復籊籊頎異凡草木依然若有情迴頭語僮僕小者截魚竿大者編茅屋勿作篲與箕而令糞土辱

新沐浴

形適外無恙心恬內無憂夜來新沐浴肌髮舒且柔寬裁夾烏帽厚絮長白裘裘溫裹我足帽暖覆我頭先進酒一盃次舉粥一甌半酣半飽時四體春悠悠是月歲陰暮慘冽天地愁白日冷無光黃河凍不流何處征戍行何人羈旅遊窮途絕糧客寒獄無燈囚勞生彼何苦遂性我何優撫心但自愧孰知其所由

三年除夜

晰晰燎火光氳氳臘酒香嗤嗤童稚戲迢迢歲夜長堂上書帳前長幼合成行以我年最長次第來稱觴七十期漸近萬緣心已忘不唯少歡樂兼亦無悲傷素屏應居士青衣侍孟光夫妻老相對各坐一繩床（[illegible]居士屏白衣孟光也）

自題小園

不鬭門館華不鬭林園大但鬭為主人一坐十餘載迴看甲乙第列在都城內素垣夾朱門藹藹遙相對主人安在哉富貴去不迴池乃為魚鑿林乃為禽栽何如小園主拄杖閑即來親賓有時會琴酒連夜開以此聊自足不羨大池臺

病中宴坐

有酒病不飲有詩慵不吟頭眩（平）罷垂釣手痹休援琴竟日悄無事所居閑且深外安支離體中養希夷心窗戶納秋景竹木澄夕陰宴坐小池畔清風時動襟

戒藥

促促急景中蠢蠢微塵裏生涯有分限愛戀無終已早夭羨中年中年羨暮齒暮齒又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陽精夕

吸秋石髓徵福反成灾藥誤者多矣以之資嗜慾又望延甲子天人陰隲間亦恐無此理域中有真道所說不如此後身始身存吾聞諸老氏

贈夢得

前日君來飲昨日王家宴今日過我廬三日三會面當歌聊自放對酒交相勸為我盡一盃與君發三願一願世清平二願身強健三願臨老頭數與君相見

達老（莊子云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也）

白日下駸駸青天高浩浩人生在其中適時即為好勞我以少壯息我以衰老順之多吉壽違之或凶夭我初五十八息老雖非早一閑十三年所得亦不少況加祿仕後衣食常溫飽又從風疾來女嫁男婚了胷中一無事浩氣歸襟抱飄若雲信風樂於魚在藻桑榆坐已暮鐘漏行將曉皤然七十翁

亦足稱壽考蘇徹本非實一束芭蕉草春屬偶相依一夕同棲鳥去何有顧戀住亦無憂惱生死尚復然其餘安足道是故臨老心冥然合玄造

遇物感興因示子弟

聖擇狂夫言俗信老人語我有老狂詞聽之吾語汝吾觀器用中劍鋭鋒多傷吾觀形骸內勁骨齒先亡寄言處世者不可苦剛強龜性愚且善鳩心鈍無惡人賤拾支床鶻欺擒暖脚寄言立身者不得全柔弱彼因羅禍難此未免憂患于何保終吉強弱剛柔間上遵周孔訓旁鑒老莊言不唯鞭其後亦要輕其先

首夏南池獨酌

春盡雜英歇夏初芳草深薰風自南至吹我池上林綠蘋散還合赬鯉跳復沉新葉有佳色殘鶯猶好音依然謝家物池酌對風琴慙無康樂作秉筆思沉吟境勝才思劣詩成不稱心

官俸初罷親故見憂以詩諭之

七年為少傅品高俸不薄乘軒已多慙況是一病鶴又及懸車歲筋力轉衰弱豈以貧是憂尚為名所縛今春始病免纓組初擺落蝸甲有何知雲心無所著囷中殘舊穀可備歲飢惡園中多新蔬未至食藜藿不求安師卜不問陳生藥但對丘中琴時開池上酌信風舟不繫掉尾魚方樂親友不我知而憂我寂寞（[illegible]）

閑居偶吟招鄭庶子皇甫郎中

自哂此迂叟少迂老更迂家計一不問園林聊自娛竹間琴一張池上酒一壺更無俗物到但與秋光俱古石蒼錯落新泉碧縈紆焉用車馬客即此是吾徒猶有所思人各在城一

隅杳然愛不見搔首方踟躕玄晏風韻遠子真雲貌孤誠知厭朝市何必憶江湖能來小澗上一聽潺湲無

亭西牆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韻頗有幽趣以詩記之

嵌巉嵩石峭皎潔伊流清立為遠峯勢激作寒玉聲夾岸羅密樹面灘開小亭忽疑嚴子瀨流入洛陽城是時群動息風靜微月明高枕夜悄悄滿耳秋冷冷終日臨大道何人知此情此情苟自慊亦不要人聽

閑題家池寄王屋張道士

有石白磷磷有水清潺潺有叟頭似雪婆娑乎其間進不趨要路退不入深山深山太濩落要路多險艱不如家池上樂逸無憂患有食適吾口有酒酡吾顏恍惚遊醉鄉希夷造玄關五千言下悟十二年來閑富者我不顧貴者我不攀唯有

天壇子時來一往還
　李盧二中丞各創山居俱誇勝絶然去城稍遠來
　往頗勞弊居新泉實在宇下偶題十五韻聊戲二
　君
龍門蒼石壁浥澗碧潭水各在一山隅迢迢幾十里清
鏡碧屏風惜哉信為美愛而不得見亦與無相似聞君每來
去矻矻事行李脂轄復裹粮心力頗勞止未如吾舍下石與
泉甚邇鑿鑿復濺濺晝夜流不已洛石千萬拳襯波鋪錦綺
海𤥭一兩片激瀾含宮徵緑宜春濯足淨可朝漱齒遶砌紫
鱗遊拂簾白鳥起何言履道叟便是滄浪子君若趁歸程請
君先到此願以潺湲聲洗君塵土耳
　北窓竹石
一片瑟瑟石數竿青青竹向我如有情依然看不足況臨北
簷下復近西塘曲筠風散餘清苔雨含微緑有妻亦衰老無
子方焚獨莫掩夜窓扉共渠相伴宿
　飲後戲示弟子
吾為爾先生爾為吾弟子孔門有遺訓復坐吾告爾先生饌
酒食弟子服勞止孝敬不在他在茲而已矣欲我少憂慼
我多歡喜無如醞好酒酒須多且旨旨即賓可留多即醉不
耻吾更有一言爾宜聽入耳人老多憂貧人病多憂死我今
雖老病所憂不在此憂在半酣時樽空座客起
　閑坐看書貽諸少年
雨砌長寒蕪風庭落秋果窓間有閑叟盡日看書坐書中見
往事歷歷知福禍多取終厚亡疾驅必先墮勸君少干名名
為錮身鎖勸君少求利利是焚身火我心知已久吾道無不
可所以雀羅門不能寂寞我

　夢上山時足疾未平
夜夢上嵩山獨攜藜杖出千巖與萬壑遊覽皆周畢夢中足
不病健似少年日既悟神返初依然舊形質始知形神內形
病神無疾形神兩是幻夢寐俱非實晝行雖蹇澁夜步頗安
逸晝夜既平分其間何得失
　對酒閑吟贈同老者
人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遠行將路盡春夢欲覺時家事口
不問世名心不思老既不足歎病亦不能治扶侍仰婢僕將
養信妻兒飢飽進退食寒暄加減衣聲妓放鄭衛裘馬脱輕
肥百事盡除去尚餘酒與詩興來吟一篇吟罷酒一卮不獨
適情性兼用扶衰羸雲液洒六腑陽和生四肢於中我自樂
此外吾不知寄問同老者捨此將安歸莫學蓬心叟胸中殘
是非
　晚起閑行
皤然一老子擁裘仍隱几坐穩夜忘眠卧安朝不起起來無
可作閉目時叩齒静對銅爐香暖漱銀瓶水午齋何儉潔餅
與蔬而已西寺講楞伽閑行一隨喜
　香山居士寫真詩并序
元和五年予為左拾遺翰林學士奉詔寫真於集賢殿御書
院時年三十七會昌二年罷太子少傅為白衣居士又寫真
於香山寺藏經堂時年七十一前後相望殆將三紀觀今照
昔慨然自歎者久之形容非一世事幾變因題六十字以寫
所懷
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為老居士寫貌寄香山鶴毳變
玄髪雞膚換朱顔前形與後貌相去三十年勿歎韶華子俄
成婆叟仙請看東海水亦變作桑田

二年三月五日齋畢開素當食偶吟贈妻弘農郡君

睡足支體暢晨起開中堂初旭泛簾幕微風拂衣裳二婢扶盥櫛雙童舁簟床庭東有茂樹其下多陰涼前月事齋戒昨日散道場以我久蔬素加籩仍異糧魴鱗白如雪蒸炙加桂薑稻飯紅似花調沃新酪漿佐以脯醢味間之椒薤芳老憐口尚美病喜鼻聞香嬌騃三四孫索哺遶我傍山妻未舉案饞叟已先嘗憶同牢卺初家貧共糟糠今食且如此何必烹猪羊況觀姻族間夫妻半存亡偕老不易得白頭何足傷食罷酒一盃醉飽吟又狂緬想梁高士樂道喜文章徒誇五噫作不解贈孟光

不出門

彌月不出門永日無來賓食飽更拂床睡覺一頻伸輕箑白鳥羽新簟青箭筠方寸方丈室空然兩無塵披衣腰不帶散髮頭不巾袒跣北窗下葛天之遺民一日亦自足況得以終身不知天壤內目我為何人

感舊 并序

故李侍郎杓直長慶元年春薨元相公微之大和六年秋薨崔侍郎晦叔大和七年夏薨劉尚書夢得會昌二年秋薨四君子予之執友也二十年間凋零共盡唯予衰病至今獨存因詠悲懷題為感舊

晦叔墳荒草已陳夢得墓濕土猶新微之捐館將一紀杓直歸丘二十春城中雖有故第宅庭蕪園廢生荊榛篋中亦有舊書札紙穿字蠹成灰塵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四人先去我在後一枝蒲柳衰殘身豈無晚歲新相識相識面親心不親人生莫羨苦長命命長感舊多悲辛

送毛仙翁 江州司馬時作

仙翁已得道混迹尋巖泉肌膚冰雪瑩衣服雲霞鮮紺髮絲並緻齠容花共妍方瞳點玄漆高步凌非烟幾見桑海變莫知龜鶴年所憩九清外所遊五岳巔軒昊舊為侶松喬難比肩每嗟人世人役役如狂顛孰能脫羈鞅盡遺名利牽貌隨歲律換神逐光陰遷惟余負憂譴憔悴湓江壖衰鬢忽霜白愁腸如火煎羇旅坐多感徘徊私自憐晴眺五老峯玉洞多神仙何當憫湮厄授道安虛孱我師惠然來論道窮重玄浩蕩八溟闊志泰心超然形骸既無束得喪亦都捐豈識椿菌異那知鵾鷃懸丹華既相付促景定當延玄功曷可報感極惟勤拳霓旌不肯駐又歸武夷川語罷倐然別孤鶴昇遥天賦詩叙明德永續步虛篇

達哉樂天行

達哉達哉白樂天分司東都十三年七旬纔滿冠已挂半祿未及車先懸或伴遊客春行樂或隨山僧夜坐禪二年忘却問家事門庭多草厨少烟庖童朝告鹽米盡侍婢暮訴衣裳穿妻孥不悅甥姪悶而我醉卧方陶然起來與爾畫生計薄產處置有後先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半與爾充衣食費半與吾供酒肉錢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鬚白頭風眩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未歸且住亦不惡飢餐樂飲安穩眠死生無可無不可達哉達哉白樂天

春池閑汎 已下律詩

綠塘新水平紅檻小舟輕解纜隨風去開襟信意行淺憐清演漾深愛綠澄泓白撲柳飛絮紅浮桃落英古文科斗出新葉剪刀生樹集鸎朋友雲行鴈弟兄飛沉皆適性酣詠自怡情花助銀盃氣松添玉軫聲魚跳何事樂鶴起復誰驚莫

唱滄浪曲無塵可濯纓

池上寓興二絕

濠梁莊惠謾相爭未必人情知物情獺捕魚來魚躍出此非魚樂是魚驚

水淺魚稀白鷺飢勞心瞪目待魚時外容閑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誰得知

宴後題府中水堂贈盧尹中丞（昔年爲尹日創造之）

水齋歲久漸荒蕪自愧甘棠無一株新酒客來方宴飲舊堂主在重歡娛莫言楊柳枝空老（府中有歌妓楊柳枝以名焉）直至櫻桃樹已枯（府西有櫻桃樹爲名今樹不存也）從我到君十一尹相看自置府來無（自予至盧中丞君九十一尹也）

和敏中洛下即事（時敏中爲分司郎中）

昨日池塘春草生阿連新有好詩成花園到處鶯呼入驄馬遊時客避行水暖魚多似南國人稀塵少勝西京洛中佳境應無限若欲諳知問老兄

送敏中新授戶部員外郎西歸

千里歸程三伏天官新身健馬翩翩行衝赤日加餐飯上到青雲穩著鞭長慶老郎唯我在客曹故事望君傳前鶴後鶴行難續相去迢迢二十年（長慶初予爲主客郎中知制誥敏中書舍人去今二十年也）

南侍御以石相贈助成水聲因以絕句謝之

泉石磷磷聲似琴閑眠靜聽洗塵心莫輕兩片青苔石一夜潺湲直萬金

閑居自題戲招宿客

水畔竹林邊閑居二十年健常攜酒出病即掩門眠解綬收朝珮褰裳出野船屏除身外物擺落世間緣報曙窗何早知秋簟定先微風深樹裏斜日小樓前渠口添新石籬根寫亂泉欲招同宿客誰解愛潺湲（西亭牆下泉石有聲）

李留守相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以獻之

引棹尋池岸移樽就菊叢何言濟川後相訪釣船中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

閏九月九日獨飲

黃花叢畔綠樽前猶有些些舊管絃偶遇閏秋重九日東籬獨酌一陶然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

覽盧子蒙侍御舊詩多與微之唱和感今傷昔因贈子蒙題於卷後

早聞元九詠君詩恨與盧君相識遲今日逢君開舊卷卷中多道贈微之相看掩淚情難說別有傷心事豈知聞道咸陽墳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

寒亭留客

今朝閑坐石亭中爐火銷殘樽又空冷落若爲留客住冰池霜竹雪髯翁

新小灘

石淺沙平流水寒水邊斜插一漁竿江南客見生鄉思道似嚴陵七里灘

和李中丞與李給事山居雪夜同宿小酌

憲府觸邪冠穿角珠闈駮正犯龍鱗（人言官事爲時所稱也）那知近地齊名客忽作深山同宿人一盞寒燈雲外夜數杯溫酎雪中春林泉莫作多時計諫獵登封憶舊臣

履道西門二首

履道西門有弊居池塘竹樹遶吾廬豪華肥壯雖無分飽暖安閑即有餘行竈朝香炊早飯小園春暖掇新蔬夷齊

黃綺誇芝蕨比我盤飧恐不如

履道西門獨掩扉官休病退客來稀亦知軒冕榮堪戀其奈田園老合歸跛鱉難隨騏驥足傷禽莫趁鳳凰飛世間認得身人少今我雖愚亦庶幾

偶吟

人生變改故無窮昔是朝官今野翁久寄形於朱紫內漸抽身入蕙荷中（荷衣蕙帶皆楚詞也）無情水任方圓器不繫舟隨去住風猶有鱸魚蓴菜興來春或擬往江東

雪夜小飲贈夢得

同爲懶慢園林客共對蕭條雨雪天小酌酒巡銷永夜大開口笑送殘年久將時背成遺老多被人呼作散仙呼作散仙應有以曾看東海變桑田

歲暮夜長病中燈下聞盧尹夜宴以詩戲之且爲來日張本也

榮鬧興多嫌晝短衰閒睡少覺明遲當君秉燭銜盃夜是我停燈服藥時枕上愁吟堪發病府中歡笑勝尋醫明朝強出須謀樂不謁車公更謁誰

病中數會張道士見譏以此荅之

亦知數出妨將息不可端居守寂寥病即藥窻眠盡日興來酒席坐通宵賢人易狎須勤飲姹女難禁莫謾燒張道士輸白道士一盃沆瀣便逍遙

卯飲

短屏風掩臥牀頭烏帽青氈白氎裘卯飲一盃眠一覺世間何事不悠悠

寄題餘杭郡樓兼呈裴使君

官歷二十政宦遊三十秋江山與風月最憶是杭州北郭沙堤尾西湖石岸頭綠觴春送客紅燭夜迴舟不敢言遺愛空知念舊遊憑君吟此句題向望濤樓

楊六尚書留太湖石在洛下借置庭中因對舉盃寄贈絶句

借君片石意何如置向庭中慰索居每就玉山傾一酌興來如對醉尚書

喜入新年自詠（時年七十一）

白鬚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銷磨歲月成高位比類時流是幸人大曆年中騎竹馬幾人得見會昌春

雞聲

碧玉班班沙歷歷清流決決響泠泠自從造得雞聲後玉管朱絃可要聽

老題石泉

殷勤傍石遶泉行不說何人知我情漸恐耳聾兼眼暗聽泉看石不分明

送王卿使君赴任蘇州因思花迎新使感舊遊寄題郡中木蘭西院一別

一別蘇州十八載時光人事隨年改不論竹馬盡成人亦恐桑田半爲海鶯入故宮含意思花迎新使生光彩爲報江山風月知至今白使君猶在

出齋日喜皇甫十早訪

三旬齋滿欲銜盃平旦敲門門未開除却朗之攜一榼的應不是別人來

會昌二年春題池西小樓

花邊春水水邊樓一坐經今四十秋望月橋傾三遍換採蓮

船做五迴修園林一半成喬木鄰里三分作白頭蘇李冥蒙隨
燭滅陳樊漂泊逐萍流（蘇庶子李中丞道樞及[illegible]）雖貧眼
下無妨樂縱病心中不與愁自笑靈光巋然在春來游得且（須游）

酬南洛陽早春見贈

物華春意尚遲迴賴有東風晝夜催寒縫柳眼青枝未得暖
熏花口禁初開（皆時未能開）欲披雲霧聯襟去先喜瓊琚入袖
來久病長齋詩老退爭禁年少洛陽才

對新家醞翫自種花

香麴親看造芳叢手自栽迎春報酒熟垂老看花開（紅蠟[illegible]）
半含萼綠油新釀酷玲瓏五六樹瀲灩兩三盃恐有狂風起愁
無好客來獨酣還獨語待取月明迴

携酒往朗之莊居同飲

慵中又少經過處別後都無勸酒人不挈一壺相就醉若爲

將老度殘春

以詩代書酬慕巢尚書見寄（慕巢書中[illegible]保之意故以此答）

書意詩情不偶然苦云夢想在林泉願爲愚谷烟霞侶思
結空門香火緣每愧尚書情眷眷自憐居士病綿綿不知
待得心期否老校於君六七年

春盡日

芳景銷殘暑氣生感時思事坐含情無人開口共誰語有
酒迴頭還自傾醉對數叢紅芍藥渴嘗一盌綠昌明（昌明茶也）
春歸似遣鶯留語好住林園三兩聲

招山僧

能入城中乞食否莫辭塵土污袈裟欲知住處東城下遶竹
泉聲是白家

夏日與閑禪師林下避暑

落景牆西塵土紅伴僧閑坐竹泉東綠蘿潭上不見日白石
灘邊長有風熱惱漸知隨念盡清涼常願與人同每因毒
暑悲親故多在炎方瘴海中（是歲[illegible]皆有親友謫居）

題新澗亭兼酬寄朝中親故見贈

何處披襟風快哉一亭臨澗四門開金章紫綬辭腰去白石
清泉就眼來自得所宜還獨樂各行其志莫相咍禽魚出得池
籠後縱有人呼可更迴

病中看經贈諸道侶

右眼昏花左足風金篦石水用無功（[illegible]）不如迴
念三乘樂便得浮生百疾空無子同居草菴下（[illegible]）有妻偕
老道場中何煩更請僧爲侶月上新歸伴病翁（[illegible]）

遊豐樂招提佛光三寺

竹鞋葵扇白綃巾林野爲家雲是身山寺每遊多寄宿都
城暫出即經旬漢容黃綺爲逋客堯放巢由作外臣昨日制
書臨郡縣不該愚谷醉鄉人

醉中得上都親友書以予停俸多時憂問貧乏
偶乘酒興詠而報之

頭白醉昏昏狂歌秋復春一生耽酒客五度棄官人（[illegible]河南尹[illegible]
蘇州刺史太子少傅以病免也）異世陶元亮前生劉伯倫卧將琴作枕行以鍤隨身
歲要衣三對年支穀一囷園葵烹佐飯林葉掃添薪役鬧甘
蔬食搖頭謝搢紳自能拋爵祿終不惱交親但得盃中淥從生
甑上塵煩君問生計憂醒不憂貧

池畔逐涼

風清泉冷竹脩脩三伏炎天涼似秋黃犬引迎騎馬客青衣扶
下釣魚舟衰容自覺宜閑坐蹇步誰能更遠遊料得此身終

老處只應林下與灘頭

池鶴八絕句（池上有鶴，介然不群，烏、鳶、雞、鵝，次第嘲噪，諸禽似有所誚，鶴亦時復一鳴，予非冶長，不通其意，因戲與贈答，以意斟酌之，聊亦自取笑耳）

雞贈鶴

一聲警露君能薄，五德司晨我用多。不會悠悠時俗士，重君輕我意如何。

鶴答雞

爾爭伉儷泥中鬭，吾整羽儀松上棲。不可遣他天下眼，却輕野鶴重家雞。

烏贈鶴

與君白黑太分明，縱不相親莫見輕。我每夜啼君怨別，玉徽琴裏忝同聲。（琴曲有烏夜啼、別鶴怨）

鶴答烏

吾愛棲雲上華表，汝多攫肉下田中。吾音中羽汝聲角，琴曲雖同調不同。（[illegible]）

鳶贈鶴

君誇名鶴我名鳶，君叫聞天我戾天。更有與君相似處，飢來一種啄腥羶。

鶴答鳶

無妨自是莫相非，清濁高低各有歸。鸞鶴群中彩雲裏，幾時曾見喘鳶飛。

鵝贈鶴

君因風送入青雲，我被人驅向鴨群。雪頸霜毛紅網掌，請看何處不如君。

鶴答鵝

右軍歿後欲何依，只合隨雞逐鴨飛。未必犧牲及吾輩，大都

我瘦勝君肥。

談氏小外孫玉童

外翁七十孫三歲，笑指琴書欲遣傳。自念老夫今耄矣，因思稚子更茫然。中郎餘慶鍾羊祜，子幼能文似馬遷。才與不才爭料得，東床空後且嬋憐。（[illegible]）

送後集往廬山東林寺兼寄雲皐上人

後集寄將何處去，故山迢遞在匡廬。舊僧獨有雲皐在，三二年來不得書。別後道情添幾許，老來筋力又何如。來生緣會應非遠，彼此年過七十餘。

客有說（[illegible]）

近有人從海上迴，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龕虛一室，多傳此待樂天來。

答客說

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予[illegible]年結彌勒上生業故云）

哭劉尚書夢得二首

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同貧同病退閑日，一死一生臨老頭。杯酒英雄君與操（[illegible]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文章微婉我知丘（[illegible]）。賢豪雖歿精靈在，應共微之地下遊。

今日哭君吾道孤，寢門淚滿白髭鬚。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脣亡齒亦枯。窅窅窮泉埋寶玉，駸駸落景挂桑榆。夜臺暮齒期非遠，但問前頭相見無。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六

白氏文集第三十七

刑部尚書致仕太原　白居易

律詩　五言　七言　凡一百首

昨日復今辰

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所經多故處却想似前身散秩優游老閑居淨潔貧螺杯中有物鶴氅上無塵解珮收朝帶抽簪換野巾風儀與名号別是一生人

病瘡

門有醫來往庭無客送迎病銷談笑興老足歎嗟聲鶴伴臨池立人扶下砌行脚瘡春斷酒那得有心情

游趙村杏花

游村紅杏每年開十五年來看幾迴七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

刑部尚書致仕

十五年來洛下居道緣俗累兩何如迷路心迴因向佛宦途事了是懸車全家遁世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唯是名銜人不會毗耶長者白尚書

初致仕後戲酬留守牛相公并呈分司諸寮友

南北東西無所羈挂冠自在勝分司探花嘗酒多先到拜表行香盡不知炮笋烹魚飽飧後擁袍枕臂醉眠時報君一語君應笑兼亦無心羨保釐

問諸親友

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占花租野寺定酒典朝衣趁醉春多出貪歡夜未歸不知親故口道我是耶非

戲問牛司徒

亇藪塵纓捋白鬚頭半酣扶起問司徒不知詔下懸車後醉舞狂歌有例無

不與老為期

不與老為期因何兩鬢絲纔應免夭促便已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三樂是吾師閉目常閑坐低頭每靜思存神機慮息養氣語言遲行亦攜詩篋眠多枕酒卮自慙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

東都龍門潭之南有八節灘九峭石舩筏過此例反破傷舟人檝師推挽束縛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飢凍有聲聞於終夜予嘗有願力及則救之會昌四年有悲智僧道遇適同發心經營開鑿貧者出力仁者施財於戲從古有礙之險未來無窮之苦忽乎一旦盡除去之茲吾所用適願快心拔苦施樂者耳豈獨以功德福報為意哉因作二詩刻題石上以其地屬寺事因僧故多引僧言見志

鐵鑿金鎚殷若雷八灘九石劍稜摧竹篙桂檝飛如箭百筏千艘魚貫來振錫導師憑眾力揮金退傳施家財他時相逐西方去莫慮塵沙路不開

七十三翁旦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夜舟過此無傾覆朝脛從今免苦辛十里叱灘變河漢八寒陰獄化陽春[illegible]見佛名經以八寒[illegible]比[illegible]我身雖殁心長在闇施慈悲與後人

閑坐

婆娑放雞犬嬉戲任兒童獨坐槐陰下開襟向晚風漚麻池水裏曬棗日陽中人物何相稱居然田舍翁

酬寄牛相公同宿話舊勸酒見贈

每來故事堂中宿共憶華陽觀裏時日暮獨歸愁米盡泥深同出借驢騎交遊今日唯殘我富貴當年更有誰彼

此相看頭雪白一杯可合重推辭

道場獨坐

整頓衣巾拂淨牀一瓶秋水一鑪香不論煩惱先須去直到菩提亦擬忘朝謁久停收劍珮宴遊漸罷廢壺觴世間無用殘年處秖合逍遥坐道場

偶作寄朗之

歷想為官日無如刺史時歡娛接賓客飽暖及妻兒自到東都後安閑更得宜分司勝刺史致仕勝分司何況園林下欣然得朗之仰名同舊識為樂即新知有雪先相訪無花不作期鬪醲乾釀酒誇妙細吟詩里巷千來往都門五別離岐分兩回首書到一開眉葉落槐亭院冰生竹閣池雀羅誰問訊鶴氅罷追隨身與心俱病容將力共衰老來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狂吟七言十四韻

亦知世是休明世自想身非富貴身但恐人間為長物不如林下作遺民遊依二室成三友住近雙林當四鄰性海澄渟平少浪心田洒掃淨無塵香山閑宿一千夜梓澤連遊十六春是客相逢皆故舊無僧每見不殷勤樂停有喜閑銷疾金盡無憂醉忘貧補綻衣裳愧妻女支持酒肉賴交親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滿囷（尚書致仕請半俸百斛亦五十千歲給秩粟二千石為）洛堰魚鮮供取足游村果熟餉爭新詩章人與傳千首壽命天教過七旬點撿一生僥倖事東都除我更無人

喜裴濤使君攜詩見訪醉中戲贈

忽聞扣戶醉吟聲不覺停杯倒屣迎共放詩狂同酒癖與君別是一親情

得潮州楊相公繼之書并詩以此寄之

詩情書意兩殷勤來自天南瘴海濱初覩銀鉤還啓齒細吟瓊什欲沾巾鳳池隔絕三千里蝸舍沉冥十五春唯有新昌故園月至今分照兩鄉人（鳳池謂楊相也蝸舍自謂也）

宿府池西亭

池上平橋橋下亭夜深睡覺上橋行白頭老尹重來宿十五年前舊月明

閑眠

暖牀斜卧日曛腰一覺閑眠百病銷盡日一飧茶兩椀更無所要到明朝

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白尚書曾賦詩傳入樂府遍流京都近有詔旨取兩枝植於禁苑乃知一顧增十倍之價非虛

言也因此偶成絕句非敢繼和前篇

白尚書篇云

一樹春風千萬枝嫩如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

河南尹盧貞和

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

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和

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

齋居春久感事遣懷

齋戒坐三旬笙歌發四鄰月明停酒夜眼闇看花人賴學空為觀深知念是塵猶思閑語笑未忘舊交親久作

龍門主多爲兎苑賓水嬉歌盡日雪宴燭通晨事事
皆過分時時自問身風光抛得也七十四年春

每見呂南二郎中新文輒竊有所歎惜因成
長句以詠所懷

雙金百錬少人知縱我知君徒爾爲望梅閣老無妨渴（賢仁）
（詞學爲臃麗傑多以予曾爲郡守此官故予閣老）畫餅尚書不救飢（□□自□）白日迴頭看又晚
青雲舉足蹋何遲壯年可惜虛銷擲遺把閑杯吟詠詩

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
焉偶於敝居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
歡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成七言六韻以紀之
傳好事者

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嘆樽
中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還王酒飲三杯氣尚麄嵬峩

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疎傳人數
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仙山五天竺多老壽者）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六
前右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四
前慈州刺史廣平劉眞年八十二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貞年八十二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四
刑部尚書致仕太原白居易年七十四
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會昌五年三月二十
一日於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罷賦詩時秘
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
與會而不及列

歡喜二偈

得老加年誠可喜當春對酒亦宜歡心中別有歡喜事
開得龍門八節灘

眼暗頭旋耳重聽（平）唯餘心口尚醒醒今朝歡喜緣何
事禮徹佛名百部經

閑居貧活

冠蓋閑居少簞瓢陋巷深稱家開戶牖量力置園林儉
薄身都慣營爲力不任飯蒸一斤肉暖卧兩重衾樽有陶
潛酒囊無陸賈金莫嫌貧活計更富即勞心

贈諸少年

少年莫笑我蹉跎聽我狂翁一曲歌入手榮名取雖少關
心穩事得還多老慙退馬霑芻秣（□□□□）高喜歸鴻脫弋
羅官給俸錢天與壽些些貧病奈吾何

感所見

巧者焦勞智者愁愚翁何喜復何憂莫嫌山木無人用
大勝籠禽不自由網外老雞因斷尾盤中鮮鱠爲吞鈎
誰人會我心中事冷笑時時一掉頭

寄黔州馬常侍

閑看雙節信爲貴樂飲一杯誰與同可惜風情與心力
五年抛擲在黔中

和李相公留守題漕上新橋六韻（同用黎字）

選石鋪新路安橋壓古堤似從銀漢下落傍玉川西影定
闌干倒標高華表齊烟開虹半見月冷鶴雙栖材映夔
龍小功嫌元凱任從容濟世後餘力及黔黎

閑居

風雨蕭條秋少客門庭冷靜晝多關金羈駱馬近賣却

羅袖柳枝尋放還書卷略尋聊取睡酒杯淺把粗開顏
眼昏入夜休看月脚重經春不上山心靜無妨喧處寂機忘
兼覺夢中閑是非愛惡銷停盡唯寄空身在世間

新秋夜雨

蟋蟀暮啾啾光陰不少留松簷半夜雨風幌滿牀秋曙
早燈猶在涼初簟未收新晴好天氣誰伴老人遊

春眠

枕低被暖身安穩日照房門帳未開還有少年春氣味
時時暫到睡中來

喜老自嘲

面黑頭雪白自嫌還自憐毛龜蓍下老蝙蝠鼠中仙名
籍同逋客衣裝類古賢裘輕披白氎靴暖蹋烏氈周
易休開卦陶琴不上絃任從人棄擲自與我周旋鐵馬因
衰退鉛刀以鈍全行開第八袠可[illegible]明盡天年[illegible]

能無愧

十兩新綿褐披行暖似春一團香絮枕倚坐穩於人婢
僕遣他嘗藥草兒孫與我拂衣巾迴看左右能無愧
養活枯殘廢退身

河陽石尚書破迴鶻迎貴主過上黨射鷺鷥繪畫為圖猥蒙見示稱歎不足以詩美之

塞北虜郊隨手破山東賊壘掉鞭收烏孫公主歸秦地
白馬將軍入潞州劍拔青鱗蛇尾活弦抨赤羽火星流須
知鳥目猶難漏[illegible]縱有天
狼豈足憂畫角三聲刁斗曉清商一部管絃秋他時
麟閣圖勳業更合何人居上頭

自詠老身示諸家屬

壽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夫妻皆老日甥姪聚居年粥
美嘗新米袍溫換故綿家居雖濩落眷屬幸團圓
置榻素屏下移爐青帳前書聽孫子讀湯看侍兒煎
走筆還詩債抽衣當藥錢支分閑事了把背向陽眠

自問此心呈諸老伴

朝問此心何所思暮問此心何所為不入公門慵斂手不
看人面免低眉居士室閑眠得所少年場上飲非宜閑
談亹亹留諸老美醞徐徐進一卮心未曾求過分事身
常少有不安時此心除自謀身外更問其餘盡不知

六年立春日人日作

二日立春人七日盤蔬餅餌逐時新年方吉鄭猶為少
家比劉韓未是貧鄉園節歲應堪重親故歡遊莫厭
頻試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見洛陽春[illegible]
[illegible]

齋居偶作

童子裝爐火行添一炷香老翁持麈尾坐拂半張床卷
緩看天色移齋近日陽甘鮮新餅果穩暖舊衣裳止
足安生理優閑樂性場是非一以遣動靜自無妨豈有
物相累兼無情可忘不須憂老病心是自醫王

詠身

自中風來三歷閏[illegible]從懸車後幾逢春周南留
滯稱遺老[illegible]漢上羸殘號半人[illegible]薄有文章
傳子弟斷無書札答交親餘年自問將何用恐是人
間賸長身

予與山南王僕射淮南李僕射事歷五朝
踰三紀海內年輩今唯三人榮路雖殊交情

不替聊題長句寄舉之公垂二相公

兼將相不如君百年膠漆初心在萬里煙霄中路分阿閣鸞凰野田鶴何人信道舊同群

讀道德經

玄元皇帝著遺文烏角先生仰後塵金玉滿堂非己物子孫委蛻是他人世間盡不關吾事天下無親於我身只有一身宜愛護少欲冰炭逼心神

禽蟲十二章

莊列寓言風騷比興多假蟲鳥以為筌蹄故詩義始於關雎鵲巢道說先乎鯤鵬蜩鷃之類是也予閑居乘興偶作一十二章頗類志怪放言每章可致一哂一哂之外亦有以自警其衰耄封執之惑焉頃如此作多與故人微之夢得共之微之夢得嘗云此乃九奏中新聲八珍中異味也有旨哉有旨哉今則獨吟想二君在目能無恨乎

第一

鷰違戊己鵲避歲茲事因何羽族知疑有鳳王頒鳥歷一時一日不參差（不知其所也鷰銜泥常避戊己日鵲巢口常背太歲此之謂信）

第二

水中科斗長成蛙林下桑蟲老作蛾蛙跳蛾舞仰頭笑焉用鵾鵬鱗羽多（齊物也）

第三

江魚群從稱妻妾塞鴈聯行號弟兄但恐世間真眷屬親疏亦是強為名（故名也江河間有魚一母游輒三魚隨之先二後一土人號為婢妾魚[illegible]鴈兄弟行）

第四

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是二蟲虛苦辛（自警也）

第五

阿閣鵷鸞田舍烏妍蚩貴賤兩懸殊如何閉向深籠裏一種摧頹觸四隅（有所感也）

第六

獸（丹去）乃猶多怒吼鳥遭羅弋盡哀鳴羔羊口在緣何事闇死屠門無一聲（有所悲也）

第七

蟭螟殺敵蚊巢上蠻觸交爭蝸角中應似諸天觀下界一微塵內鬬英雄（自嘲也）

第八

蟢蛛網上罥蜉蝣反覆相持死始休何異浮生臨老日一彈指頃報恩讎（詠邪也）

第九

蟻王化飯為臣妾螺母偷蟲作子孫彼此假名非本物其間何怨復何恩

第十

豆苗鹿嚼解烏毒艾葉雀銜奪鷙巢鳥獸不曾看本草諳知藥性是誰教（[illegible]）

第十一

一鼠得仙生羽翼衆鼠相看有羨色豈知飛上未半空已作烏鳶口中食

第十二

鷚乳養雛遺在水魚心想子變成鱗細微幽隱何窮事知者唯應是聖人（[illegible]）

白集第三十七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八

詩賦凡十五首

動靜交相養賦 并序　　汎渭賦 并序
傷遠行賦　　宣州試射中正鵠賦
窻中列遠岫詩　　省試性習相近遠賦
玉水記方流詩　　求玄珠賦
漢高帝斬白蛇賦　　大巧若拙賦
雞距筆賦　　黑龍飲渭賦
敢諫鼓賦　　君子不器賦
賦賦

動靜交相養賦 并序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由斯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導命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諸復而知命所以莊子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吾觀天文其中有程日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明晦交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退交養寒暑乃順且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爲民靜爲君以民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爲母有爲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理明矣所以動之爲用在氣爲春在鳥爲飛在舟爲楫在弩爲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所以靜之爲用在蟲爲蟄在水爲止在門爲鍵在輪爲提不有靜也動奚資始則知動兮靜所伏靜兮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此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與相濟必有時而行非匏瓜不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時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必爲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爲賊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氂故老氏觀妙顏氏知幾噫非二君子吾誰與歸

汎渭賦 并序

右丞相高公之掌貢舉也予以鄉貢進士舉及第左丞相鄭公之領選部也予以書判拔萃選登科十九年天子並命二公對掌鈞軸朝野無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爲校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於渭上上樂時和歲稔萬物得其宜下樂名遂官閑一身得其所既美二公佐清朝之理又荷二公垂特達之恩發於嗟嘆詠於謌詞予時汎舟于渭因爲汎渭賦以導其意詞曰

亭亭華山下有人跂兮望兮愛彼三峯之白雲汎汎渭水上有舟泝兮沿兮愛彼百里之清流以我爲太平之人兮得於斯而優遊又感陽春之氣熙熙兮樂天和而不憂曰予生之年兮時哉時哉當皇唐受命之九葉兮華與夷而無氛埃及帝纘位之二紀兮命高與鄭爲鹽梅二賢兮爰立四門兮大開凡責頭儒書與履儒行者率充賦而四來雖片藝而必收兮故不棄予之小才感再遇於知己心懇惻以徘徊登予名於太常署予職於蘭臺臺有蘭兮閣有芸芳菲菲其可襲備一官而無一事又不維而不繫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一入川有渭兮山有華瞻彼悠悠其可賞目白雲兮澈清流其或偃而或仰門去渭兮百步常一日而三往夜分兮叩舷天無雲兮水無煙遲遲兮明月波澹灔兮棹寅緣日暮兮舟泊草萋萋兮沙漠漠君皆兮春風岸柳動兮渚花落發浩歌以長引舉濁醪而緩酌春冉冉其將老予何爲乎不樂爲樂兮雲際鳴嚶嚶兮飛禽禽魚樂兮泉底鬐鬣撥撥兮

尾溦溦我樂兮垂代心融融兮神泄泄伊萬物各樂其樂者由
聖賢之相契賢致聖於無為聖致賢於既濟使為和兮聚五福
發為春兮消六沴不我後兮不我先適當我兮生之代彼鱗蟲兮
與羽族咸知樂而不知惠我為人兮最靈所以媿賢相而荷聖帝樂
乎樂乎沢于渭兮詠而歸聊逍遥以卒歲

傷遠行賦

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祿以歸養命予負米而還鄉
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千五百自鄱陽而歸洛
陽朝濟乎大江暮登乎高崗山險巇路屈曲甚孟門與太行楓林
鬱其百尋幽草煙之蒼蒼其中閴其無人唯鷓鴣之飛翔水有含
沙之毒蟲山有當路之虎狼洎乎雲雷作而風雨晦忽靄靄兮
不見暘涉泥濘兮僕夫重腓陟崔嵬兮征馬玄黃步一步兮不
可進獨中路兮徬徨憶昔我往兮春草始芳今我來兮秋風其

涼獨行踽踽兮惜晝短孤宿煢煢兮愁夜長况太夫人抱疾而
在堂自我行役諒夙夜而憂傷惟母念子之心心可測而可量雖
割慈而不言終蘊結乎中腸曰予弟兮侍左右固就養而無方雖
溫凊之靡闕詎當我之在傍無羽翼以輕舉羨歸雲之飛揚
惟晝夜與寢食之心是其彌焉投山館以寓宿夜綿綿而未央獨
展轉而不寐候東方之晨光雖則驅征車而遵歸路猶自流鄉
淚之浪浪

宣州試射中正鵠賦 以諸侯立誠厥志為臣為韻依次用限一百五十字已上成

聖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唯弧矢之用此中正鵠而已矣是謂武之
經禮之紀故王者務以選諸侯諸侯因而貢多士將俾乎禮無秕稗位有
降殺廣場闢而堵牆開射夫同而鐘鼓戒有以致國用於咸貢
使技癢者出於羣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虛發弓不再控射
繹志也信念兹而在兹鵠小鳥焉取難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三侯
叶吉日於清晝順殺氣於素秋禮事展樂容修既五善而斯
備將百中而是求於是誠心內蘊莊容外肅升降揖讓合君子
之令儀進退周旋伸先王之彝訓故禮舉而義立且無聲而
有聞及夫觀者坌入射者挺立矢既挾弓既執抗大侯於拾
指正則掌內必取料鵠乃彀弨弻中所及雖弧乍滿當晝而明
月彎鋑鏑急飛不夜而流星熠熠其一發也驍若徹札其再
中也捷如貫笠玉霜降而弓力調金風勁而弦聲急惟羣心
而踊躍駭衆目而翕習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彎而雁驚虛引
而猿泣者也矧乃正其色溫如栗如游於藝匪疾匪徐妙能曲
盡勇可賈餘豈不以志正形直心莊體舒不出正兮信得禮
之大者無失鵠也豈反身而求諸斯蓋弓矢合規容止有儀必
氣盈而神王寧心聲而力疲則知善射者在乎合禮合樂不必乎飲
羽在乎和容和志不必乎主皮如是則射之禮射之義雖百世而可知

窗下列遠岫詩 用題中平聲為韻

天靜秋山好窗開曉翠通遙憐峯窈窕不隔竹朦朧萬點當虛
室千重疊遠空列簷攢秀氣緣隙助清風碧愛新晴後明宜
反照中宣城郡齋在望與古時同

省試性習相近遠賦 以君子之所慎焉為韻依次用限三百五十字已上成中書侍郎高郢下試 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

噫下自人上達君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習則生常將俾夫善惡區
別慎之在始必辯乎是非紛紛原夫性相近者豈不以有教無類
其歸於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殊途異致乃差於千里昏明波
注導為愚智之源邪正岐分開成理亂之軌安得不稽其本謀
其始觀所恒察所以考成敗而取捨審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
反迷塗於騷人積習者遵要道於君子且夫德莫德於老氏
乃曰道是從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則知德在修

身將見素而抱樸耶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其業於
乘習慎之行於毫釐故得其門志彌篤今性彌近矣由其徑
習愈精兮道愈遠何其言可顯其義可舉勿謂習之近徇
迹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真而相去幾許亦猶一源派別隨
混澄而或濁或清一氣脉分任吹煦而為寒為暑是以君子稽
古於時習之初辯惑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之和習者外之徇
中和思於馴致外徇戒於妄進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
習則性順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在乎慎與不慎慎
之義莫匪乎率道為本見善而遷觀炯誡於既往審進退於
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失之則衆心不等猶面如
面焉誠哉性習之說吾將以為教先

王水記方流詩 以來字為韻六十字成

良璞含章久寒泉徹底幽尹乎光灩灩方折浪悠悠變亂波
紋異縈迴大性柔似風搖淺瀨疑月落清流潛穎應傍達藏
真豈上浮玉人如不記淪弃即千秋

求玄珠賦 以玄非智求珠以真得

至乎哉玄珠之為物也淵淵綿綿不知其然存乎視聽之表生
乎天地之先其中有象與道相全求之者剝其心俾損之又損
得之者反其性乃玄之又玄無音聽之則希珠無體搏之則微
故以音而求之者妄以體而得之者非微尔去焉將宵宜而齊
往忽乎來兮與罔象而同歸是以聖人之求玄珠也損明聖薄
仁義棄之惟艱失之孔易莫不以心忘心以智去智其難得也劇
乎剖巨蚌之胎其難求也甚乎待驪龍之睡夫惟不皦不昧至明
至幽必致之於馴致豈求之於躁求性失則遺若合浦之徙去虛
潛至同夜光之闇投斯乃動為道樞靜為心符至光不耀至真
不渝察之無形謂其有而非有應之有信為其無而非無故立喻
比夫至寶强名為之玄珠名不徒尔喻必有以以不疑滯為用以無
瑕疵為美蓋外明者不若内明之理純白者不若虛白之言藏於
身不藏於川在乎心不在乎水然則顯其神保其真雖無脛求
之必臻役其識徇其惑雖役齒求之不得則知珠者無形之形玄
者無色之色亦何必遊赤水之上造崑丘之側苟悟象罔之言可
臻玄珠之極

漢高皇帝親斬白蛇賦 以題為韻依次用

高皇帝將欲戡時難撥禍亂乃耀聖武奮英斷提神劍於
手中斬靈蛇於澤畔何精誠之潛發信天地之幽贊亦能滅强
楚降暴秦創王業於炎漢于時爪割區宇蜂起英豪以堅甲
利兵相視以壯氣銳氣相高皆欲定四海之阽危救萬姓之嗷嗷
帝既心關咸陽氣王芒碭率卒晨往縱徒夜亡有大蛇兮出山穴
且路傍疑白虹之精彩被素霜之文章鱗甲晶以雪色睛眸絕
其雷光甞其身形蜿蜒而莫犯舉其首勢矯矯而靡亢勇夫
聞之而挫銳壯士覩之而摧剛於是行者告于高皇皇帝乃奮
布衣投千將援臂直進瞋目高驤一呼而猛氣咆哮再叱而雄姿
抑揚觀其將斬未斬之際蛇方欲縱毒螫肆猛噬我則審其
計度其勢口噤而雷霆手操鋒銳而不能顧而色作振虎威而聲
厲何天之啓神之契舉刃一揮濺然而斃死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
知我者謂我斬白帝於是灑雨血摧霜鱗殄野草濺路塵嗟乎
神化將窮不能保其命首尾雖在不能衛其身盛矣哉聖人之
草昧經綸應乎天順乎人制動敵必示以乃武乃文靜災禍不可
以拂躬彼蛇若屯龍泉顯雖秋水湛湛苟非斯劍蛇不可斷天威
煌煌神武洸洸苟非我王蛇不可當是知人在威不在衆我王也
萬夫之防器在利不在大斯劍也三尺之長于以龍言萬物于以威
八方曆數既終聞素靈之夜哭嗟欲將至知赤帝之道日臻是

氣呑豪傑威振幽遐素車降而三苗恭歸德朱旗建而六合爲家彼峩鯨鯢與截犀兕未若我提青劍而斬白蛇

大巧若拙賦 以隨物成器巧在乎中爲韻依次用

巧之小者有爲可得而闚巧之大者無迹不可得而知蓋取之於巽授之以隨動而有度舉必合規故曰大巧若拙其義在斯爾乃掄材於山木審器於軌物將務乎心匠之忖度不在乎手澤之翦拂故爲棟者責其自天之端爲輪者取其因地之屈其公也於物無情其正也依法有程旣游藝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大小存乎目擊材無所弃取捨資乎指顧物莫能爭然後任道弘用隨形制器信無爲而爲因所利而利不凝滯於物必簡易於事亦猶善從政者物得其宜能官人者才適其位嘉其尺度有則繩墨無撓王非剞劂自得不矜之能器雕鏤雖可謂無心之巧更明若之拙以其因物不改我爲之巧以其成功不宰不改故物全不宰故功倍邁以神也郢人之術殆同合乎道焉老氏之言斯在哲匠舟車器用其杞梓材殊因枉納以墨因破圓爲觚必將考廣狹以分寸審利方以規模則物不能以長短隱材不能以曲直諱是謂心之術也豈慮手之傷乎且夫大盈若沖大明若蒙是以大巧棄其末工則知巧在乎不逞夫良非勞形於木人之內巧在乎無枉物情非役神於棘刺之中豈徒與班爾之輩競技而校功哉 情一作性

雞距筆賦 以中山兔毫作之尤妙爲韻依次用

足之健兮有雞足毛之動兮有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合爲手筆正得其要象彼距曲者益其妙圓而直始造意於蒙恬利而銛終聘能於逸少斯則創因智士傳在良工拔毫爲鋒截竹爲筒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鋭視其管如玄元氏之心空豈不以中山之明視動而迅陵陰之翰音勇力而雄一毛不成採衆毫於三穴之內四者可棄取鋭武於五德之中雙美是合而採而同故不得免毫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文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隶以律動有度除松煙之墨灑兔毛之素莫不聿爲屈鐵點成垂露若用之交戰則摧敵而先鳴若用之草聖則擅場而獨步之外所以稽其故辭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喻向使但隨物棄不與人遇則距甫縮於足展雞毫推殘於寒兔又安得取名於彼移用在茲旣赤其狀紺趾乍舉對紅版疑錦臆初披蠶剝得毫旣象乎翹足就棲之夕揮芒拂鋭又似乎奮拳引鬪之時苟名實之相副者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同其美無儔因草爲號者質隔折蒲而書者體乖彼皆瑣細此實殊尤是以將之而變成雞距書之而化作鋒鉤夫然則董狐操可以勃爲良史宣尼握可以刪定春秋其不象雞之羽者鄙其輕蕭不取雞之冠者惡其軟弱斯距也如劍如戟可擊可搏壯我之毫豈必假爾之鋒鋩迸使見之者書狂發隶之者筆力作於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迹紛下卷表感應類藏鋒之沈若圖扇或書同舞爭之揮霍倘有學書者臨水負其詩山含毫旣至握管迴遲過兔園而易感望雞樹以難禁摩顧爭雄於爪趾之下冀得揮灑於筆硯之間

黑龍飲渭賦 出爲漢祥下飲渭水

龍爲四靈之長潛居八水之一臥塵壘之清依谷彬彬之玄質忽兮下降寳然躍出首蜿蜒以偃蹇鱗半落而黯淡動而無常爰作瑞於泰川應必有徵乃效靈於漢日觀其依止察其所爲行藏不忒動靜有儀睛睥晱爍文彩陸離躍于泉於焉表異守其黑所以標奇或隱或見時行時止盲冬夏而無乖應昏明而有以於是稽大易按前史符聖人之昌運飛而在天表王者之休從下而飲水灑乃降長川俯髙岸氣黙黙以黯黮光璘璘而爛爛聞之者心駭而屏息觀之者目眩而改觀一呼一吸而聲起風雷或躍或騰而勢超雲漢觀夫莫智匪常莫貴至神契昌期於南面合土色於

北方掉尾迴翔擘波騰驤飮清濁之浩浩動素浪之湯湯頓頷而碎珠并蒼翕騂而細雨飛揚警水府兮鰌鮪奔走駭泉室兮蛟鼉龍伏藏玄雲從而淺深一色白日照而左右交光見彼倏時出忽遁虛上下度弱水而斯馭去鼎湖而是駕聞茂先之劒飛見長房之杖化豈若此炎精冥契水德潛昇玄甲黯以凝從黑文章斐兮摛錦遍而祭也類天馬出水而遊遠而望之疑晴虹截澗而飮包而負蒼天去洞渭排冥冥之穴廓反浩浩之元氣則知水物之靈無蟲之貴盛矣哉抑斯龍之所謂

敢諫鼓賦 以堯置敢諫之鼓為韻

鼓者工所制諫者君所命鼓因諫設發為治世之音諫以鼓來懸作經邦之柄納其臣於忠直致其君於明聖將使內外必聞上下交正於是乎唐堯得以為盛者也至矣哉君至公而滅私臣有犯而無欺蹶諫者於焉盡節獻納者由是正辭言之者無罪擊之者有時故蹇蹇匪躬道之行也藹藹不已聲以發之始也土鼓增華蕢桴改造外揚音以應物中含虛而體道不窕不槬由巧者之作為大鳴小鳴隨直臣之擊考有若坎其缶于宛丘之下又如殷其雷在南山之限音鏘鏘以鏜鞈響容與以徘徊御于帝心四聰之耳必達納諸人聽七諍之臣乃來故用於朝朝無面從之患行於國國無居下之訕洋洋盈耳幽贊逆耳之言坎坎動心明啓沃心之諫且夫鼓之為用也或備於樂懸或施於戎政以諧八音節奏以明三軍號令未若備察朝闕發揮庭諍聲聞于外以彰我主聖臣良道在其中以表我上忠下敬然則義之與比德必有鄰將善旌而並建與謗木而俱陳是必聞其音則知有獻替之士聆其響不獨思將帥之臣嗟乎捨之則聲寢用之則氣振韓聲氣之在鼓終用捨之由人

君子不器賦 用之則行舍藏不可

君子哉道本生知德唯天縱抱乎不器一器成乎有用之用不器者通理而貫中有用者致遠而任重蓋由識包權變理蘊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有道舒而無道卷慎其德捨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能立誠以修辭論其大能救物而濟時以之理心則一身獨善以之從政則庶績咸熙既居家而必達亦在邦而允極彼子貢雖賢唯稱瑚璉之器彥輔信美空標水鏡之姿是謂非求備者又何足以多之豈如我順乎通塞合乎語默何用不臧何嚮不克如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莊老道德雖應物而不滯紛飾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器任器方圓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夫根源精於妙有宅元和於虛受內弘道而惟新外濟用而可久鄙斗筲之奚足并哂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能不豈不以神為主樞智為心符全其神則為而勿有虛其心則用當其無故動與時合靜與道偕時或用之必開藏式之智道不行也則守甯子之愚善乎哉冥心無我無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為而無不為信大成而大受非小惠而小知故庶類曲從則輪轅適用若一隅偏執則鑿枘難施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盛矣哉君子斯焉取斯

賦賦 以賦者古詩之流為韻

賦者古詩之流也始萌創於荀宋漸恢張於賈馬冰生乎水初變本於典墳青出於藍復增華於風雅而後謂曰詩人杜八病信斯文之美者我國家恐文道之寖衰頌聲凌遲乃以舉多士命有司酌遺風於三代明變雅於一時全取其名則號之為賦雜用其體亦不出乎詩曰始盡在六義無遺是謂藝文之儆策述作之元龜觀夫義類錯綜詞采舒布文諧宮律言中章句華而不艷美而有度雅音閎亮必先體物以成章逸思飄飄不獨登高而能賦其工者究華精窮指趣向慙兩京於班固其妙者抽秘

思騁妍詞首謝二都於左思掩黃絹之麗藻吐白鳳之奇姿振金聲於寰海增紙價於京師則長揚羽獵之徒胡爲比也景福靈光之作未足多之所謂立意爲先能文爲主炳如繢素鏗若鐘鼓郁郁哉溢目之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濩信可以凌礫風騷超軼今古者也今吾君網羅六藝淘汰九流徵才無忽片善是求況賦者雅之列頌之儔可以潤色鴻業可以發揮皇猷客有自謂握靈蛇之珠者豈可棄之而不收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八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九

銘贊箴謡偈凡二十一首

續座右銘 并序　驎虞畫贊 并序
獏屏贊 并序　畫鵰贊 并序
續虞人箴　三謡銘 并序
無可奈何　白海
八漸偈 并序　繡阿弥陀佛贊 并序
繡觀音菩薩贊 并序　畫水月菩薩贊

續座右銘 并序

崔子玉座右銘余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爲座右銘云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毀勿戚戚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游與邪分歧居與正爲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疎親修外以及内靜養和與眞養内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殁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驎虞畫贊 并序

驎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狀質文孫氏瑞圖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驎虞圖贈予者予愛其外猛而威内仁而信又嗟曠代不覿引筆贊之詞云尔

孟山有猛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白質黑文猊首虎軀是耶非耶孰知之乎巳矣夫巳矣夫前不見往者後不見來者于嗟乎驎虞

獏屏贊 并序

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贊曰

邈哉其獸生于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劍戟省用銅鐵羨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為兵範銅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剗何谷不隳銖銅寸鐵罔有孑遺悲哉貘獸無乃餒而嗚呼匪貘之悲惟時之悲

畫鵰贊 并序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鵰貺予予愛之因題贊云

鷙鳥之英黑鵰丁丁鉤綴八爪劒插六翎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卵不雛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若形始知造物不必杳冥但得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藉藉知名許稷之鶴翩翩有聲研丹覈粉能效其聲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續虞人箴 元和十五年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咸勤于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誡終然覆亡故我列聖鑑彼前王雖有畋遊樂不至荒在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歡上心忽悟爲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三百年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鷂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豎逐飛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噫彼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寇戎可虞臣非獻臣不當獻箴敢思出位敢諫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裨萬一臣死甘心

三謠 并序

予廬山草堂中有朱藤杖一蟠木机一素屏風二時多杖藤而行隱机而坐掩屏而臥宴息之暇筆硯在前偶為三謠各導其意亦猶座右陋室銘之類爾

蟠木謠

蟠木蟠木有似我身不中乎器無用於人下擁腫而上轔菌桷不桷兮輪不輪天子建明堂兮既非梁棟諸侯斲大輅兮材又不中唯我病夫或有所用用爾為几承吾臂支吾頤而已矣不傷爾朴不枉爾理爾怏怏為几之外無所用爾爾既不材吾亦不材胡為乎人間徘徊蟠木蟠木吾與汝歸草堂去來

素屏謠

素屏素屏胡為乎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世豈無李陽冰之篆字張旭之筆跡邊鸞之花鳥張璪之松石吾不令加一點一畫於其上欲爾保真而全白吾於香鑪峯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牆夜如明月入我室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欲與爾表裏相輝光爾不見當今甲第與王宮織成步障銀屏風綴珠陷鈿帖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待此方悅目晏然寢臥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爾今木為骨兮紙為面捨吾草堂欲何之

朱藤謠

朱藤朱藤溫如紅玉直如朱繩自我得爾以為杖大有裨於股肱前年左遷東南萬里交遊別我于國門親友送我于滻水登高山兮車倒輪摧渡漢水兮馬跙蹄開中途不進部曲多迴唯此朱藤實隨我來瘴癘之鄉無人之地扶衛衰病驅訶魑魅吾獨一身賴爾為二或水或陸自北徂南泥黏雲滑足力不堪吾本兩足得爾為三紫霄峯頭黃石巖下松門石磴不通輿馬吾與爾披雲撥水環山繞野二年蹋遍匡廬間未嘗一步而相捨雖有隸子弟良友朋

扶危助蹇不如朱藤嗟乎穴羽飾若是通復何如吾不以常杖待爾爾勿以常人望吾朱藤朱藤吾雖青雲之上黃泥之下誓不棄爾於斯須

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兮白日走而朱顏頹少日往而老日催生者不住兮死者不迴況乎寵辱豐顇之外物又何常不十去而一來去不可挽兮來不可推無可奈何兮已焉哉惟天長而地久前無始兮後無終嗟嗟生之幾何寄瞬息乎其中又如太倉之一稊米委一粒於萬鍾何不與道逍遙委化從容縱心放志洩洩融融胡為乎分愛惡於生死繫憂喜於窮通徒強其骨髓齟齬其心胷合冰炭以交戰秖自苦兮廢躬彼造物者于何不為此與化者亦何不隨或喣或吹或盛或衰雖千變與萬化委一順以貫之為彼何非為此何是誰冥此心夢蝶之子何禍非福何吉非凶誰達此觀喪馬之翁俾吾為秋毫之杪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吾為泰山之阿吾亦無餘不見其多是以達人靜則腦然與陰合迹動則浩然與陽同波委順而已孰知其他時耶命耶吾其無奈彼何委耶順耶彼亦無奈吾何夫兩無奈何然後能冥至順而合大和故吾所以飲大和扣至順而為無可奈何之歌[illegible]

自誨

樂天樂天來與汝言汝宜拳拳終身行焉物有萬類鋼人如鍱事有萬感熱人如火萬類遞來鍱汝形骸使汝未老形枯如柴萬感遞乎火汝心懷使汝未死心化為灰樂天樂天可不大哀汝胡不懲往而念來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卻後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往日來日皆瞥然胡為自苦於其間樂天樂天可不大哀而今而後汝宜飢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無浪喜無妄憂病則臥死則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捨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兮欲安往哉樂天樂天歸去來

八漸偈 并序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越明年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四言以讚之初居易常求心要於師師賜我八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達於性于茲三四年矣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為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既而升于堂禮于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偈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

覺偈

惟真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

定偈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乃脫生死

慧偈

慧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

明偈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遁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偈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

濟偈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偈

衆苦既除大悲亦捨苦既非眞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繡阿弥陀佛贊并序

繡西方阿弥陀佛一軀奉爲弟子京兆杜氏奉爲妣范陽縣太君盧夫人八月十一日忌辰所造也五綵莊嚴一心恭敬願追冥福拔苦報慈恩

贊曰

善始一念 千念相屬 繡始一縷 萬縷相續 功績成就
相好具足 金身螺髻 玉毫紺目 報罔極恩 薦無量福

繡觀音菩薩像贊并序

故尚書膳部郎中太原白府君諱行簡妻京兆杜氏奉爲府君祥齋敬繡救苦觀音菩薩一軀長五尺二寸闊一尺八寸紉針績縷絡金綴珠衆色彰施諸相具足發弘願於哀懇薦冥福於幽靈稽首焚香跪而贊曰

集萬縷兮積千針 勤七指兮虔一心 嗚呼鑑悲誠而介冥福實有望於觀音

畫水月菩薩贊

淨渌水上 虛白光中 一覩其相 萬緣皆空 弟子居易
誓心歸依 生生劫劫 長爲我師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九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

哀祭文凡十四首

哀二良文有序　城北門文爲滁州刺史作
祭符離六兄文　祭楊夫人文
祭小弟文　祭烏江十五兄文
祭浮梁大兄文　祭匡山文
祭廬山文　祭李侍郎文
禱仇王神文　祈臯亭神文
龍文　謝江文

哀二良文并序

承相隴西公出鎮于宗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三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寶先後之二年而民用康既且十五年春隴西薨後辰而師亂大夫以貞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咸克罹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參劇務如刀劍發鉶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爲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經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竟人亡將鍾其業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昧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其首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稱身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予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彝兮而人先亡邦天之惡下民兮胡爲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爲生此豺狼我欲階冥冥問蒼蒼蒼蒼兮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慘惻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

城北門文爲滁州刺史作

具年月日某官某敬以醴幣于外城北門某聞北鄘四門之神有水旱之災於是乎禜之今年春天作淫雨將害于農穀至于民惟城積陰之氣惟北太陰之位是用昭告于城之北門惟門有神哉之某以天子休命殿于是邦大懼天厲之不時俾我民阻飢敢以正辭告神神若之何不聽敢以至誠感神神若之何不弔

尚克降沴不作時陽咸若百穀用成庶民用寧寔惟鄘之神門之靈於戲北鄘北門之神明聽斯言俾而不昏墊以作某之憂神之羞

祭符離六兄文

維貞元十七年某月某日從祖弟居易等謹致祭于符離主簿六兄之靈嗚呼聖忘情愚不及情情所鍾者唯居易與兄也豈不以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斯親也而有斯別也孰能不哀從中來而失聲去年春居易南遊兄亦東適黟歙之間欣然一觀相顧笑語相勉行役中路遽別情甚感激孰知此別爲生死隔吾兄遇疾于路路無藥石歸全于家家無金帛環堵之室不容弔客稚齒之子未知哀戚自古孔懷之痛亦莫我之與劇古人有言神福仁天福善又曰惡有餘殃善有餘慶惟兄道源乎大和德根乎至性以孝友肥其身以仁信耀其行而位不登於再命年不及於知命何報施之我欺俾吾兄之不幸嗚呼已焉哉既卜遠日既宅新阡春草之中盡爲墓田濉水南岸符離東偏其地則定其別終天惟弟與家人僶拜哭於車前魂兮有知鑒斯文歆斯筵知居易之心煢煢然

祭楊夫人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戊子八月辛亥朔十九日己巳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太原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陳氏楊夫人之靈惟夫人柔明治性溫恵保身靜修言容動中規度資承訓師氏作嬪良人茂四德而蘭幽有香鬱自行而玉立無玷發爲淑問著爲芳猷姻族有輝閨闈是式宜爾福仁何昧積慶無徵宜享永年遽歸長夜浮生若此永痛如何嗚呼生必有涯人誰不歿所甚感者其唯情乎故事劇者情易鍾感深者理難遣夫人雖宜其室言未辭家蓄和順之誠不得施於姊姒 孝敬之德不得展於舅姑有志莫伸何恨過此況一聞沈痾自夏徂秋伏枕七旬姊妹視疾歸櫬千里弟兄主喪凋桃李之花夫遠不見失乳哺之愛女小未知乃使哀情倍鍾血屬洛川迢遞秦野蒼茫日慘不光雲愁無色姊妹且病親老尤慈哭別一聲聞者腸斷居易早聆懿範近接嘉姻雖私之眷每深有慟之情何已敬陳薄奠庶鑒悲誠尚饗

祭小弟文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二月某朔二十五日仲兄居易季兄行簡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弟金剛奴嗚呼川水逝不復再還手足一斷無因重連惟吾與爾其苦亦然黃壚白日相見無緣每一念至腸熱胃酸如以刀火刺灼心肝況爾之生生世不夭苗而不秀九歲天焉昔權殯爾濉南古原今改葬爾祔此新阡祔先塋之北次就卑位於東偏冀神魂之不孤庶窀穸之永安嗚呼自爾捨我歸于下泉日來月往二十二年吾等罪逆不孝殃罰所延一別爾後再罹凶艱哀心摧而泣血漣漣於擯之下其生尚殘昔爾孤於地下今我孤於人間與其必則生而孤苦不若就死而團圓欲自決以毀滅又傷孝於歸全進退不可中心煩冤仰天一號痛苦萬端嗚呼爾魂在於爾骨在棺吾親賓醊於爾牀前苟神理之有知豈不聞吾此言尚饗

祭烏江十五兄文 時在宣州

維貞元十七年七月七日從祖弟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烏江主簿十五兄之靈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非天夭人人中絕命則冉求斯疾顏回不幸何數對之若斯諒聖賢之同病惟兄之生生而不辰孩失其怙幼喪所親旁無弟兄藐然一身自強自立以至成人蓋以孤子靡託孝友弥敦自居易與兄及高九行簡雖從祖之昆弟甚同氣之天倫故雖 百里信

宿之別曷常不惘然而悲乎矧終天之永訣知後期而無因
徒撫膺而隕涕諒沈痛之難伸追思乎早歲雖阻各悲丞偕
中年集會共貞長成同來選於東都俱署吏於西京居則共被
而寢出則連騎而行友于四人同年成名俊遊笑傲怡怡弟兄
雖不侔八龍三虎亦自謂當家一時之榮及兄辭滿淮南薄
遊江東居易亦以行邁忽遑旅而逢或酒或歌宴衎從容何朝
不遊何夕不同常以兄仁信根于心孝悌積于躬謂至行之有答必
景福以來從嗚呼位始及一命祿未過數鍾年及不得四十而歿
於道途之中驚壯志而不展結幽憤於無窮況舊業東洛先塋
北邙三千里外身歿陵陽有妹出嫁無男主喪悠悠孤旐未辦還鄉
宣城之西荒草道傍旅殯於此行路悲涼秋風蕭蕭白日無光
取今晨之令弟姪對前日之孟觴稽首再拜魂兮來享進三奠而
退一慟孰不神酸而骨傷哀哉伏惟尚饗

祭浮梁大兄文 時在九江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閏五月己亥居易等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再拜跪奠大哥于座前伏惟哥孝友慈惠和易謙恭發自
修身施於為政行成門內信及朋僚廉幹露於官方溫重形於
酒德貧貞福履保受康寧不謂蹉跎中年始登下位薄家未贍
數月寢疾未及兩旬皇天無知降此凶酷交遊行路尚為歔欷骨肉
親愛豈可勝哀舉聲一號心骨俱碎今日時叶吉兆窆有期下
邽南原永附松檟居易負譴貶職身不自由伏枕之初既闕在
左右執紼之際又不獲躬親痛恨所鍾倍百常理嗚呼追思曩
昔同氣四人泉壤九重剛奴早逝巴蜀萬里行簡未歸煢然一身
漂泊在此自哥至上形影相依死哀之心重有生意豈料避弓之
鳥毛羽摧頹垂白之年手足斷落誰無兄弟孰不死生酷痛哀
悲莫如今日宅相彼小居易無男撫視之間過於猶子其餘情

禮非此能申伏冀慈靈俯鑒悲懇哀纏痛結言不成文嗚呼
哀哉伏惟尚饗

祭匡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將仕郎守江州司馬
白居易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匡山神之靈恭惟神正直聰
明扶持匡廬福利動植居易賦命蹇連與時參差願於靈山
棲此陋質遺愛寺側既置草堂欲居其中參禪養素而開創
池宇在神域中往來道途由神門外輒用酒脯告虔于神神
其聽之歆此清貢非敢徼福所期感誠尚饗

祭廬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乙酉將仕郎守江州司馬白
居易以香火酒脯告于廬山遺愛寺四旁上下大小諸神居易
夙聞匡廬天下神秀幸因佐官得造茲山又聞永遠宗雷同居
于是道俗並敬古之遺風而遺愛西偏鄭氏舊隱三寺長老招
予此居創新堂宇跡舊泉沼或來或往接遇其間不唯耽翫水
石以樂野性亦欲攝去煩惱漸歸空門儻秩滿以來得以自遂餘
生終老願託於斯今茸蓽既成遊息方始爰以[illegible]薦馨香
不敢媚神不敢檮福但使疵癘不作魑魅不逢猛獸毒蟲各安其
所苟人居之靜謐則神道之光明豈感心路誠庶幾有答尚饗

祭李侍郎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五月景申朔十日乙巳中散大夫守中書舍
人翰林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
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隴
西李十公杓直之靈於戲代重名義公能佩服德潤行擅溫溫
郁郁凡我著者如蠅慕肉時重爵位公負楨幹春秋天官是
選是贊尚書六職公理其半朝重文翰公掌詔令西閤絲言內

庭寵命公實出入洪鈞二柄家重隆盛公既陳許兩掾中臺左
肩接武青幢赤旆叔出季處門重婚嗣公娶令族鏘鏘振振
和鳴似續男女七人五珠二玉年重壽考公亦云老心雖壯健髮已華
皓五十加八亦不為夭人重康寧公體幽且盈迨乎奄忽亦不失和平啓
手足夜無呻吟聲古稱五福公有七福凡人得一死猶瞑目矧公兼
之豈有不足所不足者不在其身怏怏惻惻其在他人為門戶惜生
為骨肉惜親為吾儕惜良友為朝廷惜賢臣況攜世不才居易
無似辱與公游十九年矣昔貞元歲俱初筮仕並命同官蘭臺令
史以公明達以我頑鄙度長挈奈能信非偏擬一言暫合不知所以
莫逆之交貞從茲始洎問登近遷羅讒毀江澄通州左遷萬里
或合或散一伏一倚浩浩世途是非同軌齒牙相軋波瀾四起公獨
何人心如止水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不因紛俚執辨君子以膠投漆如
弦有矢所以綢繆見于生死前年去年大第遊遷或先或後俱到

長安水流火就松茂栢悅置酒或歡握手何言初論喜為久敘蹤雖
三忘六眼同潛然稍與居易旋登禁掖公領銓衡職勤務劇私室
多故公門少隙歡會良寡稀光陰虛擲不相勸勉乎心樂歡適且曰
未頹已去白日可惜花寺春朝私園月夕大開口笑滿酌酒喫言
約貝然心期未獲嗚呼杓直而忽遺我棄我何處捨我何之豈
反真歸　莫然而無所為將稍多環强的然而有所知見如開兮
倏如覩未甘心於永辭彼有靈兮此有夢胡不一來兮質我疑迷
川渺其不迴日月忽乎有時指咸下以歸衲備大葬之咸儀櫃有
進而無退祖於庭而途之鑯旌竿與今不輪輪動遂不得少留乎
京師嗚呼杓直其賢乎茲爵盈不飲豆乾不食如之何勿思公兒
號我公馬嘶我如之何勿悲嗚呼杓直已而已而哀哉尚饗

禱仇王神文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十七日己亥朝議大夫使持節
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遣朝議郎行餘
杭縣令常師儒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仇王神嘗聞伸者所以司
土地守山川禽獸福生人也今所杭縣自去年十冬逮今秋虎暴者非
一神其知之乎人死者非一神其念之乎居易與師儒猥居牧宰
慚無政化不能使虎渡江出境是用虔告于神惟神廟居血食非
人不立則人神之主也獸神之屬也今縱其屬殘其主於神何利
焉於人何辜焉若一旬之後神其有知即能揮靈申威服猛禁
暴是人之福幸亦神之昭昭若人告不聞獸害不去是無神也人
何望哉嗚呼正直聰明盍鑒於此尚饗

祈皐亭神文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十六日戊辰朝議大夫使持
節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于皐
亭廟神去秋愆陽今夏少雨實害粢盛重困杭人居易恭奉詔

條懼無政術既逮德序不敢寧居一昨禱伍相神祈城隍祠靈
雖雁期雨未霑足是用撰日祗事改請于神恭聞明神宜棠靈
於陰祇貴善於稱民聰明正直潔靖慈仁無幽不通有感必應
今者歲旱心度害神其鑒之若四封之間五日之內雨澤霈然足稼
穡滋於畝不增仍像以重薦馨香歌舞鼓鍾備物以報如此
則不獨人之福亦惟神之光若寂寞自居不饗無應旱吏虔誠而
不答下民顒望而不知坐視田疇使至枯悴如此則不獨人之困亦唯
神之羞惟神裁之敬以俟命尚饗

祭龍文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二日甲申朝議大夫使持節
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率寮吏薦香火拜告
于北方黑龍惟龍其色玄其位坎其神壬癸與水通靈所者歷禱
四方叔然無應今故虔誠潔意改命於黑龍龍無水欲何依

神無靈將恐獸猂能救物我實有望於龍物不自神龍其無
求於我若三日之內一雨霑霈是龍之靈亦人之幸禮無不報神
其鑒之急急如律令

祭浙江文

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五月己酉朔四日壬子朝議大夫使持節
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
昭告于浙江神伯吕大江南國之紀安波則為利洚流則為害故
我上帝命神司之今屬潮濤失常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焉
侵淫郊鄽壞敗廬舍人墜墊溺顧天無辜居易祗奉璽書
興利除害守土守水職与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自虔禱庶俾
水反壑谷遷為陵土不騫崩人無蕩析敢以醴幣羊豕沉奠
于江惟神裁之無忝祀典尚饗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一

碑碣凡六首

有唐善人墓碑
唐故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銘 并序
唐故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碑銘 并序
傳法堂碑
唐故景雲寺律大德上弘石塔碑銘 并序
唐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 有序

有唐善人墓碑

唐有善人曰李公公名建字杓直隴西人魏將軍申公發公十五代
祖也周柱國陽平公遠六代祖也綏州刺史明高祖也太子中允進
德曾祖也鄜州昌明令珍王大父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
考也贈博陵郡太君崔氏妣也陳許節度禮部尚書遜兄也澧
源縣君房氏妻也容管招討使濟外舅也長慶元年二月二十
三日夜無疾即世于長安脩行里第是歲五月二十五日歸祔于
鳳翔某縣某鄉某原之先塋春秋五十八有二女五男曰訥杜
恪愨碩公官歷校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
兵部吏部員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
卿禮部刑部侍郎工部尚書職歷容州招討判官翰林學士鄜
州防禦副使轉運判官知制誥吏部選事階中大夫勳上柱國
爵隴西縣開國男有史官起居郎渤海高鉞作行狀翰林學士
中書舍人河南元稹作墓誌有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太原白居
易作墓碑大畧著其碑曰善人墓善人者何公幼孤事兄養太君太君
老疾常曰孫子勸吾食吾輒飽勸吾藥吾意其疾瘳孫子公小
字也及長居荊州石首縣其居數百家戶爭鬬稍稍就公決公隨而
評之咸服及鄉人不詣府縣皆相率曰請問李君公養有餘力讀書
屬文業成與兄遜起應進士俱中第為校書時以文行聞故德
宗皇帝擢居翰林翰林時以親喪不就隨退官詹府詹府時皆
恬自處不出戶輒逾月鄜師路恕高公之操辟請為副在鄜時有非
類者至以病去為御史時上在有過其行事者作謗官詩以諷
為吏部郎時加以文學科判課高者得無停年又省成勞之歲
狀限辭吏史兩無緣為姦凡今選部用其法知制誥時筆削闕
有以自是不屈者因請告改少尹少尹時與大義歲減府稅錢十
三萬在澧州時不鞭人不名吏居歲餘人人自化在禮刑部時由文取生
不聽與奪不信毀公為人質良寬大闕用綽然有餘裕為政廉
平易簡不求赫赫名與人交外淡中堅接士多可而有別稱賢薦
能未嘗倦好議論而無口過遠邪諛而不忤物其居家非衣食賓
賓客資兄嫂禮妻子愛甥姪初先太君好善佛書不食肉公不忍
違其志亦終身蔬食自八九歲時始讀畢盡得其義我善理王氏

易左氏春秋前後著文凡一百五十二首皆詣理撮要詞無枝葉
其卓然者有詹事府司直比部員外郎蕭穎士詞雙目坐跡與梁
肅書上宰相論選事狀秉筆者許之其死之日不識者惜識者
嘆交游出涕執友慟夫如是其善人乎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語曰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善人之稱難乎哉獨加於公無愧焉
銘曰古者墓有表表有云顯其行省其文故季札死仲尼表其
墓曰君子人吾表李君署其碑曰善人嗚呼李君有知乎無知乎
君之名與此石俱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并序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相嘉以降
勳賢軒冕歷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于吳故其子孫稱吳郡
人嘉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曾孫松在宋為
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孫倚在陳為吳郡都督即公曾王
父也合州臨海令諱璡即公王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即公皇考也
或以人物著或以閥閱稱是今為江南右族諱無擇字無擇未
冠丁袁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而夜泣者三年矣有靈芝之醴
泉出焉既冠好學能屬文從鄉賦登經第應制舉中精通經
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衛錄事授杭州錄事參軍在杭
州前後詐偽制補吏者三十八人既假年侍老者二十人察而正之
人伏其明會劉晏求來為刺史舉課聞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
之郡有素賢者怙寵侮法貢奉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事下
丞相姚元崇奇之致書召復美言改大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
昶為江淮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置江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先為
河東按察使狀公信白奏授懷州獲嘉縣令至縣姑柔得人心以不吐
剛得罪謫是左遷鄂州司馬移深州司馬轉虢州長史時上方恩
理詔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公事詔擢拜和州刺史公在郡奉詔
條郎人隆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洛之害典屬公請蠲穀糴之損者
什七八時李知柔為本道採訪使素不悅公之剛直密疏誣
奏以附下為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數百人信
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十三載正
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十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
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
其間當明皇帝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
其時然職不過陪臣秩僅至郡守凡所貯蓄鬱而不舒嗚呼其
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為賀知章賈彥璿許之公之諒直常為
李邕張廷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為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
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有餘厄窮不振以至沒齒
嗚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虛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
之子大理評事誠以節行聞于時公之孫戶部侍郎平叔以才
位光于國報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何哉
長慶二年某年月某日平叔奉祖德碣之居易據家狀序而
銘之其詞曰
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為桷杙不作棟梁有翼有翼規行矩步
降在短轅不備大輅嗚呼噫嘻公亦如之將時不遇我而我不遇
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既賢其子以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若
無先德孰啓後昆

唐贈尚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并序

有唐嶺南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吳郡張公大曆三年十一月八
日終于伊川別墅五年八月七日葬于伊闕縣中李原春秋五十
五元和十三年詔贈主客員外郎明年贈太常少卿又明年贈尚
書工部侍郎夫人吳郡陸氏貞元二年某月某日終于某所春秋
六十六追封嘉興縣太君又封吳郡太夫人嗣子通議大夫守尚

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平叔以長慶二年某月某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易文其碑云公諱誠字老萊吳郡人父諱無擇和州刺史祖諱孝綱秦州司馬由高曾而上世德世祿載在和州府君碑內此不書公年十八以通經中第及調判入高等授蘇州長洲尉秩滿丁先府君憂既除又丁先太夫人憂泣血六年哀毀過制以方寸再亂殆無宦情既除喪退居不仕者累年而親友以大義敦責不得已而復起選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偽職淫刑劫士庶公與同官范陽盧巽潛遁于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爲逆命所汙及肅宗嗣位詔河南尹薛伯連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伯連得六人以應詔而公與巽在焉繇是名聞于朝野君子以爲知道優詔褒美特授密縣主簿未周歲遷宋州碭山縣令時睢陽當大兵後野無草里無人公撫之一年襁負三年汙萊闢二年衣食足及解印去縣民相率泣而餞之君子以爲知政嶺南節度觀察使李勉偉人也賢公尚公陸渾之節又美公碭山之政欲以名職禮命起而大之遂奏授試大理評事兼觀察推官及除書到門即公捐館舍之明日也才如是命如是嗚呼哀哉公常自負其才不後於人自疑其命不偶於世及將去碭山而反伊川也頗賀焉撫膺沈歎久之因賦詠懷詩云論成方將命賦罷即歸田言如是言終于衡茅之下君子以爲知命公有二子曰平仲平叔平季夫人陸氏即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善經之女賢明有法度初公既歿諸子尚幼夫人勤求衣食親執詩書諷而導之咸爲令子又常以公遺志懼其子而付之故平叔卒能振才業致名位追爵命碣碑表繼父志揚祖德此誠孝子順孫之道也亦由夫人慈善致誘之德浸漬而成就之不其然乎居易常辱與戶部游而知其家事治見託撰述庶傳信焉銘曰

猗嗟碭山以文行保家聲以義節振時名以惠政撫縣民而職不登諸侯卿秩不及廷尉評悲哉猗嗟碭山前有和州名德如彼後有戶部才位若此才子之父名父之子賢者兼之可謂具美休哉

傳法堂碑

王城離域有佛寺號興善寺之次也有僧舍名傳法堂先是大徹禪師宴居于是寺說法于是堂因名焉有問師之名迹曰號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祖曰安父曰皎生十三歲出家二十四具戒僧臘三十九報年六十三終興善寺葬灞陵西原詔謚曰大徹禪師元和正真之塔云有問師之傳授曰釋迦如來欲涅槃時以正法密印付摩訶迦葉傳至馬鳴又十二葉傳至師子比丘及二十四葉傳至佛馱先那先那傳圓覺達摩達摩傳大弘可可傳鏡智璨璨傳大醫信信傳圓滿忍忍傳大鑒能是爲六祖能傳南岳讓讓傳洪州道一一謚曰大寂寂即師之師貫而次之其傳授可知矣有問師之道屬曰自四祖以降雖嗣正法有冢嫡而支派者猶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即師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百巖暉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從父兄弟徑山欽若從祖兄弟鶴林素華嚴寂若伯叔然當山忠東京會若伯叔祖嵩山秀牛頭融若曾伯叔祖推而序之其道屬可知矣有問師之化緣曰師爲童男時見殺生者盬然不忍食退而發出家心遂求落髮於僧曇受尸羅於僧崇學毗尼於僧如證大乘法於天台止觀成最上乘道於大寂道貞元六年始行於閩越間歲餘而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馴猛虎於會稽作滕家道場八年與山神受八戒於鄱陽作迴向道場十三年感非人於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爲功德於衛國寺明年施無爲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召見於安國寺五年問法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池十二年二月晦大說法於是堂說訖就化其化緣云爾有問師之心要曰師行禪演法垂三十年

度白黑衆殆百千萬億應病授藥安可以一說盡其心要乎然居易爲贊善大夫時嘗四詣師四問道第一問云既曰禪師何故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有三其實一也如江湖河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第二問云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第三問云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第四問云無修無念亦何異於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名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其心要云爾師之徒殆千餘達者三十九人其入室受道者有義崇有圓鏡以先師常辱與予言知予嘗醍醐嗅薝蔔者有日矣師既殁後予出守南賓郡遠託撰述迨今而成嗚呼斯文豈直起師教慰門弟子心哉抑且志吾受然燈記記靈山會於將來世故其文不避繁銘曰

佛以一印付迦葉至師五十有九葉 故名師堂爲傳法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并序

元和十二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沖契宗一至不以言語智則智明雲皋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會貫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執錢十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夏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寺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爾

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爲用若次第言則定爲慧因戒爲定根定根植則苗茂因樹成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密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智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生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大師具戒樂其所由故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于本州景雲寺修道應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我所從君洪州龍興寺說法現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裔荊門法裒暨興果神湊建昌惠進五長老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太師顏真卿與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崇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央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衆生盟者二十年尚權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羣生故婆娑男女曰我得度者萬五千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于

南岡石墳住二十七年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迹示教行止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己也厚故門人鄉人輔如不及繇是甃松成林琢石爲塔塔有碑碑有銘曰

佛滅度後薝蔔有裘 醍醐味酬 誰反是香 誰復是味 景雲大師
景雲之生 一匡惠葉 中興毗尼 景雲之滅 衆將安仰 法將疇依
昔日羣來 道行者隨 蹤迹者歸 今日羣去 升堂者思 入室者悲
鑪峯之西 虎谿之南 石塔巍巍 有記事者 以告其辭 書于塔碑

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并序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見性者曰興果律師師姓成號神湊京兆藍田人既出家具戒於南岳希操大師參禪於鍾陵大寂大師志在首楞嚴經行在四分毗尼藏其他典論以有餘力通大曆八年制懸經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僧師中等得度詔配江州興果寺後從僧望移隸東林寺即西廂門遠大師舊道場有甘露壇建

池在焉師既居是寺興佛事元和十二年九月七日示疾二十六日及
其十月十九日遷全身于寺道北掛鳳門墳左春秋七十四夏臘
五十一日至乎哉師本行也以精進心脩不退輪以勇健力摧無明鼓
故登壇進律糾繆為法將者垂三十年領羯磨會十三化大衆萬數
儀範所攝東心用所誘忠貞高僧慢罔不降伏其威重如是自與果
克東林二孟齋閣一塌居衣麻寢菅如坐深怡貞歸是名聞揄揚求無
虛月盡歸寺藏與大衆共之詒啓手足日前無長物其簡儉如是
師心行禪身持律起居動息皆有常節雖寒暑風雨黑夜
持一鑪秉一燭行道礼佛者四十五年凡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勤如
是師既疾召四大將壞無繫著人忘無厭離想郡太守門弟子進
醫者饋藥者數四師領之云報身非病焉用是為言訖趺坐恬
然就化其了悟如是門人道建利辯元審元總等封墳建塔思
有以識之以先師常辱與予遊託為銘碣初予與師相遇如他

生舊識一見所合不知其然及遷化時予又題一四句詩為別蓋欲
會前心集後緣也不能改作因取為銘曰
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驚歎從師去先請西方
作主人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一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二

墓誌銘凡七首

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并序
故會王墓誌銘并序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滎陽鄭公墓誌銘并序
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并序
維陽掾太原白府君墓誌銘并序
鄜城縣尉陳府君夫人太原白氏墓誌銘并序
太原白氏之殤墓誌銘并序

大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并序

德宗聖文神武皇帝元妃韋氏諱某字某京兆人也曾祖某某
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妃即某官府君第某女也母曰永穆公主
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某所以其年四月某日詔葬于萬年縣
上好甲洪平原上伸哀榮之禮有以加焉嗚呼維韋氏代德官
業茂系婚成有國史家諜存焉今奉詔但書地及時與妃之所
以曰賢之義而已貞元中沙麓上仙長秋虛位凡六十九御之政多稟
於妃妃克以柔恭之誠奉于上故能霜露之感薦于九廟式以摻
本之德逮于下故能分雲雨之澤洽于六宮其餘坐人嬪婦道行贊
內理服用必中度故組訓有常訓言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七十

二年𥝩無違者冊命曰賢不亦宜哉貞元中號奉宮車哲留園
寢麻衣告朔遵旨致哀執匪懈之心視真於無坐脩無上之道薦
福于崇陵殆茲歿身不衰其志故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得以
無媿之詞誌于墓而銘曰
京兆阡兮洪平原兮歲己丑兮日丁酉兮惟土田兮與時日讖兮
著兮偕言吉峨峨新墳兮葬者誰德宗皇帝韋賢妃

唐故會王墓誌銘并序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會王寢疾薨于內邸大小斂之日上皆不
舉樂不坐朝因也越十二月十八日詔京兆尹播監視葬事窆于
萬年縣崇道鄉西趙原禮也是日又詔翰林學士白居易為之
銘誌故事也王諱纁字某德宗之孫順宗之子陛下之弟幼有
令德早承寵章未冠而王受封曰會夫以祖功宗德之慶父天
兄日之貴胙土列藩之寵好德樂善之賢宜乎壽考福是為王

室輔嗚呼降年不永二十一而終之哀哉皇帝厚悼睠之恩深友
悌之愛故王之疾也軫悼之念有加於常情王之葬也追賁之儀
有加於常數哀榮兼備斯其謂乎銘曰
歲在寅月窮紀萬年縣崇道里會王塋葬於此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滎陽鄭公墓誌銘 并序

周宣王封母弟友于鄭厥後因封命氏為滎陽人鄭自桓武公而
下平簡公而上世家婚嗣咸詳于史諜故不書公諱某字某五代
祖諱某北齊尚書令是為平簡公曾祖諱某下邽郡太守王父諱
某衛州刺史皇考諱某秘書郎贈鄭州刺史公即秘書第三子好
學工詞賦進士中第判入高等始授鄭城尉無何本郡守移他郷州
民有暴悍者相率與道麾訶不去公忿其犯上立斃六七人採訪使
奇之奏署支使改授儀城主簿轉大理評事兼佐漕務彭果領五
府奏公為節度判官會果坐贓連累俾佐兖光化尉移尚城尉歷

北海時祿山始亂傳檄郡邑邑民孫俊邵厚伽藏市人劫廩藏以
應公時已去秩因奮呼率官吏子弟合忍擊之殺俊伽羅尹滅其
黨縣是一邑用寧朝廷嘉之權授登州司馬尋轉長史累加朝
散大夫入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太子中允出攝淄
州刺史俄授萊州連有善最詔授檢校司勳郎中兼侍御史充青
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大尉李光弼鎮徐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招
討使加正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公威惠積著比至郡而蒼山賊帥
李浩與其徒五千來降縣是三郡底定復入為衛尉少卿相國王公
縉統河南奏公為副元帥判官未幾改除秘書少監兼滁州刺史
本州團練使居八載政績大成大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薨于楊州
權窆之某所享年七十有八公凡七佐軍四領郡祿俸不積帶衣
食無常主常歎曰以飽暖活驕幼以清白貽子孫是吾心也道落手
足亦如其志先是大夫人常寢疾公衣不解髮不櫛者彌年侍疾

執喪憂毀過禮公尤善五言詩與王昌齡王之渙崔國輔輩聯唱
迭和名動一時遠含蓄樂詞播人口非一晚賦思舊遊詩百篇亦傳於
代前夫人清河崔氏贈清河郡太君後夫人博陵崔氏贈博陵郡君
生子七人女七人長子雲逵有才名官至刑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累
贈至散騎常侍刑部尚書次子微終潤州司馬次子公達有至行
初公年高就養不仕及居憂廬墓泣血三年淮南節度使本道黜
陟使泉朝賢表高其孝行累以孝悌稱薦獨名教者甚慕之今
為侍御史上柱國次子某郎度參某次子方逵衡州司士參軍次子雲當
陽丞次子文弼幽州參軍次子安逵率府倉曹參軍公自捐館舍殆
逾三紀家國多故未克反葬至元和年月日始遷于鄭州新鄭縣
某原祔先秘書塋二夫人從焉時京兆已即世諸弟在下位獨侍御
史衡伯冀事孝備始終見託追誌銘于墓石銘曰
世祿德門斯之謂明可文斯文茂績斯之謂明不朽二千石之祿七十八之年
斯之謂貴其如內史之顯揚柱史之孝行斯之謂有後嗚呼鄭公榮如
是吉如是又何不足之有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 并序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
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滎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歿于萬年
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
從先姑之墓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少卿王父諱
曦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睦州次女也其出范
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縣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
州汝陽尉次曰秬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韋城尉次曰稹河
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為監察御史次女為比丘尼名真一三
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為比部也夫人始封滎陽縣君從夫
貴也稹之為拾遺也夫人進封滎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

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勳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派婚
姻有家諜在比部府君世祿尚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逵之誌
在今所敘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爲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
兄姊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爲婦時
元氏世食貧然以豐潔家祀傳爲貽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
不寢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
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鄭皆大族好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
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
此者夫人爲母時府君既歿積與稹方齠齔家貧無師以授業夫
人親執書自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積既第判入等
授秘書省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
第者凡十八人稹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讜言直
聲動于朝廷以是出爲河南尉長女既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多姻族
於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内外六姻仰爲儀範
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曷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
教誨有如此者既而諸子雖迭仕祿稍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
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疎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廚無異膳親者悦
疎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況
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
除去鞭扑常以正顔色訓諸女婦諸女婦其心戰兢如履于冰
常以正辭氣誡諸子孫諸子孫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由是納下於
少過致家於太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穉成人不識檟楚閨
門之内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
之徒烈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母則無
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
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謂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道

移於他則何用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雎
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
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
不佞辱與夫人幼子稹爲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歎積之益穠慕恭
亦動他人况爲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
之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之墓者
使悍妻和嚚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濆云誰之墓鄭夫人

唐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 并序 代裴舍人作

公諱某字士寬其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凡二十二代而生前趙驃騎
將軍又三世而生珣珣居太原故今爲太原人又十九代而生瓊瓊
爲後魏僕射謚孝簡公又二代而生曾祖諱滿官爲河南府王屋
縣令王父諱大璡爲嘉州司馬父諱昇卿爲京兆府咸陽令河南府
伊闕令有文行宦術應制舉對沈謀秘略策登科詩入正聲
集公即伊闕府君之季子也少孝善屬文其貫中應明經舉及第選
授婺州義烏尉以清幹稱刺史韋之晉知之署本州防禦判
官無何租庸轉運使元載又知之假本州司倉專掌運務歲
終課績居多遂奏聞兵授永泰中勅還越府戶曹屬邑有不
理者公假領之所至必理大曆中本道觀察使薛兼訓以公清白
尤異表奏之有詔權知餘姚縣令時海寇初殄邑林父留亢公乃營
邑室創器用復流庸闢荒田令凡江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其制
邑闢田增戶之績則會稽之諜地官之籍載焉建中初選
授揚州倉曹參軍至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歿于江陽縣之私
第春秋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融之姪孫鄭州司法
昂之女婦順母訓中外師之貞元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疾終于三原
縣之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曰播曰炎曰起咸以進士舉友第皆

應制舉對直言極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累遷監察殿中侍御史三原令炎既第未仕起應博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書郎昆弟三人不十年而五登甲科時論者榮之一女適范陽盧仲通播等號護靈輿以永貞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遷祔于京兆府富平縣滑化鄉之某原從吉兆也嗚呼夫懋言行善事業俾道積于躬者在人也踐大官贊元化俾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無其命雖聖與賢無可奈何雖公受天地之和積爲行發爲文宣爲用故在家以孝友聞行己以清廉聞莅事以幹蠱聞如金玉在佩動而有聲其大者又常以經德秉哲致君濟人爲己任有識者深知之宜乎作王者心膂耳目之官以經緯其邦家而才爲時生道爲命屈名雖聞於天子位不過於陪臣鬱鬱然殁而不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餘慶今其將在後嗣乎不然者何乃德行政事文學之具美萃乎公之三子乎天其或者殆將肥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門以甚明報施之道者也某不佞貢對策於王庭也與炎同升諸科焉抵命於憲府也與播聯執其簡焉及爲考文之官也又起在選中焉序與公之三子游而聆公之遺風甚熟故作斯文無隱情無愧辭焉銘曰

淮山道光淮水靈長繩繩子孫代有賢良將軍翰林武功抑揚孝簡朗抑文德闡彰降及於公實生于唐大智令才應用無方作掾于郡三吾有章承之於邑一同載康秩矣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紹前芳嗚呼百鍊之金不鑄于將十圍之材不作棟梁公亦如之與世不當道不虛行後嗣其昌

唐故坊州鄜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誌銘并序

夫人太原白氏其出自黎韓氏其適潁川陳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玄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鍠之第某女韓城令諱欽之外孫故鄜城尉諱潤之夫人故潁川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白諱季庚之姑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前秘書省校書郎行簡之外祖母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順奉父母故延安府君視之如子既笄以禮正從人鄜城府君敬之如賓洎延安終夫人哀毀過禮爲孝女洎鄜城殁夫人撫訓幼女爲節婦及居易行簡生夫人鞠養成人爲慈祖母迨乎邦家榮嘗觀賓客睦嫡姒工刀尺善琴書皆出於餘力焉貞元十六年夏四月日疾殁于徐州古豐縣官舍其年冬十一月權窆于符離縣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卜宅兆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即潁川縣君新兆之西次從存殁之志居易等號哀慈德荷罔銘誌正血秉筆一言不成文銘曰

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溫母慈而勤嗚呼揚三德銘于墓門恭惟夫人實生我親實撫我身欲　不待仰號蒼天嗚呼豈寸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

唐太原白氏之殤墓銘并序

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太原人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都官郎中王父諱鍠河南府鞏縣令先府君諱季庚大理少卿襄州別駕先太夫人潁川陳氏封潁川縣君幼美即第四十也既生而惠既孩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書鼓琴九歲不幸遇疾夭於符離縣私第貞元八年九月權窆于縣南原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原祔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步其兄居易行簡號慕然已孤扶哀叩究斷手足之痛其心如初且號其銘誌于墓曰

嗚呼剛奴痛矣哉念爾九歲逝不回埋魂閟骨長夜臺二十年後復一開昔葬符離今下邽魂兮魂兮隨骨來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二

白氏文集卷第[illegible]

記序凡十首
江州司馬廳記　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記　養竹記
記畫　記異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三遊洞序　遊大林寺序
代書　送侯權序　冷泉亭記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遷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蒞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群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案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圬而已不加白砌階用石冪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線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峰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

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為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為用故古君子有營一日必葺其牆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間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荊棘官舍為煨燼嗟其變而為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古豐縣從事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己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囷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畫匠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是而乂肆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韙之哉烏虖吾家世以清簡垂為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亡田賦之上下蓋存乎圖諜此略而不書今但記斯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為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無紀前賢之姓字泯泯無聞而今而後請居廳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記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彗帚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菶茸薈鬱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剪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蘙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眾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記畫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為行發為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常師以真為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彷彿焉若歐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甚閑聞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為予盡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樂蟲魚咸在焉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

其形眞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張始
年二十餘致功焉予意其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畫必為希
代寶人必為後學師迎將者失其傳故以年月名氏紀于圖軸之
末去時貞元十九年清河張敦簡書六月十日太原白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
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皞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
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黃綠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
聲聞于門兄就行方渴將就憩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
因下馬自縶轡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藏於窗間之間從
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堵
牆環然無隙蹤覆視其族談之所則塵壤四幕然無足迹由是
知其非人悖然大異之不敢留上馬疾驅來告予予亦異之因訊
其所聞兄曰去去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王胥老如此觀其
辭意若相與數其過者厭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果有
王胥者年老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東百餘步背牆屋築
場蘇樹僅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而胥死不越明而妻死不逾
時而胥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
為意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噫堆而勸之則
衆君子謀於社以亡曹婦人來焚摩挲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
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胥之居則井湮竈夷闃然唯環牆在
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
吉土耶抑王氏有隱慝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
於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樂天云

東林寺經藏西廊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

右建修多羅藏一所上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相好嚴麗鄰諸
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書並在于內蓋釋宮之天祿石
渠也初藏既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歿迨今十餘年
風日所飄燥雨所沾濕西南一隅壞有日矣僧坊衆惜之予亦
惜之非不足圖財力不足既十三年予作冐雲律師塔碑成冐雲
弟子鑑絹百五十以法施淨財義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
請寺長老慎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令某實達等成之蓋欲
護前功償始願非住於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由
緣詳于李承肇碑文此但書目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

三遊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
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祗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於夷
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
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
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線
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
焉仰睇俯察絕無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
耳目自未訖戌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
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旣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
憐奇惜別且歎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
通津縣歲代寂寥委置未十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爲長太
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
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
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始遊故目爲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
北峯下兩崖相嶔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遊大林寺序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特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建神照雲皐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鑪峯宿大林寺 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序

代書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為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為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齎所著書及所為文別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文藝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吾黨故人附援紙引筆寫竭胸中事授軻且曰予到長安持此札為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常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傭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持此代書三月十三日樂天白

送侯權秀才序

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為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既入仕凡歷西朝才朽命剝蹇蹶不暇去年冬蒙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鬚已多矣時子尚為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予因從容問其宦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轄則曰日消月朘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有二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才與志氣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小得遇于世無成由子而言子不為不遇耳嗟乎侯生命實為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我知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予方直閣慨然為稱書賛命筆以序之爾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

地搜勝概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渟渟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三

書凡三首

與楊虞卿書一首　為人上宰相書一首　與陳給事書一首

與楊虞卿書

師皋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鄠縣吏職拘絆相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走馬至滻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及他邇來雖手札一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鬱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一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髓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為書籍以來未有此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苟有所見雖畎畝皁隸之臣不當默默況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

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以僭逾或構以非語且浩浩者不酌時事大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獲辜顧何如耳況又不以此為罪名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庾輩十餘人為我悒悒歎惋長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非次寵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啟外有合方便聞於上者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誡也不我同者得以為計媒蘖之辭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道間自明白其心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賂而憎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己而忌其餘附離之者惡僕獨異又信狺吠聲唯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寮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於近而不信於遠亦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者不勝又其宜矣師皋僕之是言不發於他人獨發於師皋師皋知我者豈有愧於其間哉苟有愧於師皋固是言不發矣且與師皋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十七八年可謂故矣又僕之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矣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知則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家閨門之內朋友不能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後周知之足下視僕從宦事長持交友接賓客何如哉又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僮僕又何如哉小者近者尚不敢不盡其心況大者遠者也所謂斯言無愧而後發矣亦猶僕之知師皋也師皋孝於友愛之外可略而言足下未應舉時嘗充賦貢良貞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闕書諫不論事與崔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諷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益是加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而病

亟足下為迎致其母安慰其心旬損衣食以續其醫藥甘言之費有年歲又足下與崔行儉行儉非罪下獄足下意其不幸及於流竄勅下之日躬候於御史府門而行李之具衣食之物崔生顧其旁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姊好親族護其夫喪拯孤攜其卑其孀妹取貴人子為婦而禮法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聲聞於邑凡此者皆可以激揚頹俗表正士林斯僕所以響其勤勤且敢以骨肉之姻形歎之篇為吾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蚩蚩之徒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而毀日至位益顯而謗益多此伯寮所以愬仲由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昔衛玠有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加可以理遣故終身無喜慍色僕雖不敏常佩此言師皋人生未死間千變萬化若不情恕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為哉欲何為哉僕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劣之藝與敏手利

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為能僕獨以為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寔如此也又常照鏡或覩寫貌自知形骨非貴富者必矣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至驚惕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葬魚鱉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羣必不能與掊聲擢利者權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多謝故人勉樹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為別居易頓首

與陳給事書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獻於　給事閤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於吹噓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衆士有求於吹噓翦拂也給事得不獨為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為進士者無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獨慕耳既慕之所以切不自察嘗勤苦學文迨今十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之中有一舉而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而不第者則欲引駑鈍而退焉進退之宜固昭昭矣而遇者自惑於趣舍何哉夫蘊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伏以給事天下文宗當代精鑒故不揆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離之援次無鄉曲吹煦之譽然則孰為而來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高侍郎為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切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乎居易聞神蓍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言為蓍龜邦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豈獨遺其微小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鉛策蹇騁力於進取矣不可進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跡甘心於退藏矣進退之心交爭於胸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為者不宜居易謹再拜

為人上宰相書一首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於　相公執事書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某以為未甚難也以卑干尊以賤合貴斯為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於水焉則其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往往有合者又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為石石反為水則其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也猶彌之有聲受之有彼、道之相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也當其冥同訢合之際但脂然而已矣其合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咸道廢隆不行於代久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賤耳雖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與相公之心異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公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懸如石焉如水焉而欲强至難為至易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抑有由伏以相公秀今佐裁成之道當具瞻之初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貴賤之道自某始也不然者夫豈不自知其狂妄動哉伏望少留聽而畢辭焉幸甚幸甚某伏觀先皇帝之知遇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与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也誠者以為先皇帝父子孝慈之間亦古未有也蓋先皇所以輟已知人之明用賢人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勣而

使高宗寵用之也故今上在諒陰而特用也相公自郎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皇知遇之恩貽燕之念今上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公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朝以來三者兼之甚鮮矣故某竊惟相公自拜命以來八九日待食不暇寢不暇安行則瞿然居則惕然思所以荅先皇之知副今上之用允天下之望哉某竊以爲必然矣況今主上學推著生初嗣洪業雖物不改舊而今宜布新是以百辟傾心僂僂然以待主上之政也萬姓注目專專然以望主上之令也四夷側耳顒顒然以聽主上之風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待其政者勸墮邪正繫於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疎生於其中焉聽其風者畏侮動靜出於其中焉而將來理亂之根安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此則相公得不臣輔其政緝熙其令宣和其風乎然則臣輔緝熙宣和之道某雖不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也天子之

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之心識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啓發聖神也然則下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爲天子聰明神聖者此宰相之本職也而爲臣輔緝熙宣和之道也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朝廷之得失豈盡知見乎必不盡也而況於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得聰明乎必未也而況於上以爲天子聰明聖神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与不知行与不行耳噫自開元已來斯道寖衰雖能行者自貞元以來斯道寖微鮮能知者豈唯不知乎不行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者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顛爲心今則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爲務今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開閤爲名今則鏁其第門而已矣致使天下之聰明盡委棄於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識盡沉沒於泥土間焉則天下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何

嘗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益崇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至乃上貳主恩下斂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慚色者夫豈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明損於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懼默之道長公議忠讜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而成俗大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身後進者資而取仕日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聵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如此則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臣救何由知之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慎忌積於中則政事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強毅久大之性虧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取之書辟由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惡惡者懲善善者勸或恐難矣古之善爲

宰相者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蓋在於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斷邪爲正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欲勸之所致耳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綱使群司自皆張乎是以欲勸息於此則賢能之於彼故岳鎮閑而不知所取臺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既五百執事者大凡要劇者多虛其位閑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重其祿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邦政曰歸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祿而愛之不知稍食日耗費於冗員也損益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爲宰相者慮其懷貞其氣苟有舉一賢者必從而察之苟有薦一善者必隨而用之然後明賢否辨精者貞偽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誤舉者行不當之辜自然審輪轅以相求謹關梁以相保故上無之用閑無冗官豈可疑所舉之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任而不苟而反廢其官與其廢官寧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

誠外但在乎明覈是非必行賞罰則衆外虛授當自辨焉然則爲
宰相者得不思振其領使衆毛皆舉乎是以庶政闕於內則庶事敗
於外至使天下之戶口日耗天下之士馬日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
歸託足於軍籍釋流者不知反討數之吏日進聚斂之法日興田
疇不闢而麥禾之賦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士人
多而官員少蠹濫日生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僥倖日甚舉一知
十可勝言哉況今方域未甚安邊陲未甚靜水旱之災不戒兵戎之動
無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圖將來之安補既往之敗乎若相公用天下
之目觀而救之夫豈無最遠之見乎用天下之心圖而濟之夫豈無最長
之策乎策之最長者見之最遠者在相公臨而取之勇而行之而已
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時乎爲時之用大矣哉古者聖賢有其才無其
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亦不能行其道也必待有
其才有其位有其時然後能行其道焉某竊見相公頃某時制策對

中論風化澆淳之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陳兵興枝擁之術可謂有其
才矣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必爲良弼必能形四方之風
成天下之務可謂有其時矣今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則行道
由己而由道乎哉某又聞一往而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貴其措焉方
今拭天下之目以觀主上之作爲也側天下之耳以聽相公之舉措也
如此則相公出一言不終日而必聞於朝野主上發一令不浹辰而必達於華
夷蓋主上輯百辟和萬姓服四夷之時在於此時矣相公先人望代天工
報國之恩正在於今日矣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
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至大也
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某以爲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
不容息也先之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
聖賢不退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則不啻乎事
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沃之時失於漸中

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變理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
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生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
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生明以前事明之
某嘗聞太宗顧謂群臣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
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遠哉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
易理猶飢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爲難三
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非之曰不可三
代以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
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文貞之言力行不倦三數年
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見之斯則得
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効也況今日之天下豈且繫於武德之天
下乎相公之事業豈其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夜行而已矣所以主上
踐祚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受命未及十日

而某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大道樹大功貴其速也蓋
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矣故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言時
之難得而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難
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權者寵也故
得其位不可一日無其權得其權不可一日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
求寵有方也蓋竭其力以舉職而權必自歸忘其身以徇公而寵必
自至權歸寵至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
聞不棄芻蕘之言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者然後
嘉謨可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某芻言之
中有可採者俛而採之則知之者必曰至如某之見猶且不棄況
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精通達識之士得不皆由而至乎聞之者
必曰如某之言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謇諤敢言之
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

遊長安僅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爲者哉豈非介者耶狷者耶今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黷執事者又何爲哉實不自揆欲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濟天下顒顒之人死命萬分之一分也相公以爲如何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四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五

書序凡十五首

與元九書　荅戶部崔侍郎書
與濟法師書　與微之書
荔枝圖序　和荅元九詩序
新樂府詩序　効陶潛體詩序
琵琶引序　和夢遊春詩序
鷰子樓詩序　放言詩序
題詩屏序　木蓮花詩序
策林序

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枉贈荅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敘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荅來旨粗論歌詩大端幷自述爲文之意揔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竇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

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寖微矣陵夷矣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凉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

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魴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人至於貫穿今古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

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一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為造物者肯兼

與之乎今之迍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
一拾遺而迍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
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況
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
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
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袠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
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
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
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
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
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
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
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

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
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
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
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
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
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
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銓次之間未能
刪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
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
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
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人貴
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
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詞

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
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
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
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
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
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
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
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
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
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
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
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
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眾君子得擬議於此者

莫不踴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
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歎息矣又僕嘗語足下凡人
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
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
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
詩筆粗為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
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
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
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
我心哉樂天再拜

答戶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前日戶部府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寧喜與抃會
并別覩手翰訪敘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

首垂問以鄙況不足云云蓋默默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
氣除舊目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
雖不多然量入以爲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合第妻孥從事東
川道得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概舉一二言之頃
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
要互相誘導別來閑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
可寄言來書云粗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十尚書同在南
宮錢二舍人移官閑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輒蒙
見念此蓋君子久要之心不爲契闊合散增減耳而不佞者又何
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
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頗然自足又或杜門
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
何人雖鵩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況進退榮辱之

累耶又思頃者棲遲論時走嘗有言慮於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
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內假蒙歎
賞猶慊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言撫省初心求仁得仁
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
至日有糲食歲有麤衣飲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
外益自安也況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舍良水泉頭見香鑪峯
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
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況兼之者
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院長公望日
重啓沃非遲仰惟勉樹勳名勿以鄙劣爲念

與濟法師書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　濟上人　昨者頃謁時不以愚蒙言
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令經典間未刪者其義有二欲面問

甚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勿佇報章
以開未悟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
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
爲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救以良
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
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
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撮其義云爲
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
所應而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
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
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
之付囑豈不丁寧也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
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

劫墮諸地獄從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唇無舌獲如是報何
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
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人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
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
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折善惡法破一
切法故隨其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撥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
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昔日以
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二經則與前
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經當明當樓那云先當
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
通悲心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
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若云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
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己意說又可乎既未

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乎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况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其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皆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皆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皆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陰者色受想行識是也

十二因緣者無明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所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方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以問居易稽首

與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况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攣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敘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惙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闇風吹雨入寒窗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敘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飢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蛇虺蚊蚋雖有甚稀湓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

見雲水泉石勝絶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蘿爲牆援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况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荔枝圖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

如丹夏熟朵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和答元九詩序　新樂府詩序　效陶公體詩序

琵琶引序　和夢遊春詩序　燕子樓詩序

放言詩序　題詩屏序　木蓮花詩序

策林序

已上十序各列在本詩篇首此卷內元不載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五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六

書頌議論狀凡七首

補逸書　箴言并序　中和節頌并序　晉謚恭世子議

漢將李陵論　太原白氏家狀二道

補逸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伯荒怠敗禮廢祀

湯專征諸侯帝祖征之湯若曰格爾二事之人逮于有眾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昔先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倚于仁福無常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餼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眾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為邦者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罔依怨肆于虐民離心頑囂貫以降罰于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隮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眾庶欽奉天威往征有葛咨爾有眾克殄厥功其有猶師徒戮申眾將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勠力不恭乃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言罔及眾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illegible]

箴言并序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勃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洎是日至于旬時伏念罔陋懼不克副公之選死毛之賓乃自陳戒于德作箴言

曰我聞古君子人疾沒世名不稱恥邦有道貧且賤今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策名名既聞于君乃干祿祿將及于親外聞遠養聚公之德公之德之死矣報之報之義靡他惟勵乃志遠乃猷俾德曰修道曰就是報于公匪報于公是光于躬匪光于躬

是基于邦吁其念哉其勗哉庶俾行中規文中倫學惟時習固急棄位惟馴致罔躁求惟一德五常陶甄于內惟四科六藝脩于外若御輿既勤銜策乃克駿奔若冶金既砥淬礪乃克利用無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廣自滿尚念山九仞虧于一簣無曰登一第位其達而自嶶自畢尚念行千里始於足下嗚呼我無監于止水當監于斯文庶克欽厥止慎厥終自顧于箴言無作身之羞公之羞

中和節頌并序 此已下文並是未及第前作

乾清而四時行坤寧而萬物生聖人則之無為而無不為神唐御宇之九葉皇帝握符之十載寰夏咸寧君臣交欣有詔始以二月上巳日為中和節自上下下雷解風動翌日而頌乎四岳浹展而達乎八荒於戲中和之時義遠矣哉惟唐之興我神堯子兆人而基皇德太宗家六合而開帝功玄宗執象而薰玄言之風代宗垂拱而阜富庶之俗焉變乎赫赫煌煌八聖重光以至于我皇我皇運玄樞陶甄精治定而化成嗣皇極於祖禮洞納黔首於升平于時數惟上元歲惟仲春皇帝穆然居青陽大廟命有司考時令以為安萌牙養幼少緩刑獄布慶賜蓋百王常行之道未足以啓迪天地之化發揮祖宗之德乃命初吉爰肇為中和中者按三陽之中和者酌仁氣之和其為辭也大矣非至聖睿哲孰能建之於是謀始要終循義討源于以九八節七六氣排重陽而拉上巳煦元氣于厚壤則幽蟄蘇而勾萌達暄和風于窮荒則烝黎篤化而獷俗淳垂萬祀以獲無窮被四表以示大同于時兩儀三辰貞明絪縕千品萬彙熙熙忻忻懸是文武百辟僉拜手稽首而颺言曰大哉睿德合于玄造又曰昔在唐堯敬授人時垂于典謨降及周文在鎬飲酒列于雅頌斯蓋欽若四序歌樂一方而已未若肇建令節混同天下澤鋪動植慶浹華夷若斯之盛歟蓋聖人之作事必遵乎達交泰豳

白氏文集一　二十五

賛貞元之元化合其運與其寧同其功丕休哉其至矣夫賤臣居易忝濡文明之化就宥貢之列輒敢美盛德頌成功獻中和頌一章附于唐雅之末頌曰

權輿肸蠁玄黃既分煦嫗絪縕羣生蒸民天命聖神是為大人大人淳淳為天下君巍巍我唐穆穆我皇纂承九葉照臨八方四維載張兩曜重光嶷嶷唐虞趯趯羲皇乘時有作煥乎文章乃建貞元以正乾坤乃紀吉辰以郁仲春吉辰伊何號為中和和維大和中維大中以暢中氣以播和風萌牙是照蟄蘇有融如斡玄化如運神功於戲德洽道豐萬邦來同微臣作頌垂裕無窮

晉諡恭世子議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諡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以非猶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諡曰恭不知其可若垂末代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兩權取舍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倖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遠於瞽瞍以蒸蒸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譖之始形則齊栗祗載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温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荊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諡之為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

白氏文集卷七　三十

其君俾死之後弒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丕鄭里克祁舉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賈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幾何其略哉何以爲教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言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言考之則仲尼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漢將李陵論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爲臣爲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亡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也生降於夷虜非勇也棄前功非智也召後禍非孝也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家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瞫者爲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軼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隳陵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逮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爲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其纖軀受刑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爲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爲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其意若但患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內省其始終之爲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逆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歟或曰武帝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爵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太原白氏家狀二道

（元和兵部郎中知制誥……）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白氏芊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鄭建之子勝居于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曰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非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于咸陽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孫因家焉故今爲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諱建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諱溫朝請大夫檢校都官郎中公諱鍠字鍠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屬文尤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褐授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累有善政本道節度使令狐章知而重之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充滑臺節度參謀軍府之事多咨度焉居歲餘公嘗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一書移章辭而去明年選

授河南府鞏縣令在任三考自鞏邑至鞏縣皆以清貞靜理聞於
一時爲人沈厚和易寡言言多可至於涉是非關邪正者辨而守之
則確乎其不可拔也大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于長安春秋六十八
以其年權厝於鄭縣下邑里夫人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倣河南縣
尉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鄭縣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權
窆厝於新鄭縣臨洧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
後狀次諱季般徐州沛縣令次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
河南府參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孫居易等始
發護靈櫬遷葬於下邽縣北義津鄉北原而合祔焉謹狀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公諱季庚字 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末明經出身解褐授
蕭山縣尉歷左武衛兵曹參軍宋州司戶參軍建中元年授彭城
縣令時徐州爲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

屯埇口絕汴河運路然後謀東關江淮朝廷憂虞未計未有出公與本
州刺史李洧潛謀以徐州及埇口城歸國反拒東平東平遣驍將
信都崇慶石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公收合吏民
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親當矢石晝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諸
道救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逆謀不敢東顧繇是徐
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到于今訖不隸東平者實李洧與公
之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
本州別駕賜緋魚袋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令州將忠謀
翻然効順叶其誠美其贊畫良圖我疇爵賞俾茲而授宜加佐郡之
命仍寵殊階之序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檢校大理少卿依前徐
州別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州事故其制云當宰彭城翼而歸
國茂其勳若此新寵殆如或不延序於忠臣將何勸於義士宜崇
亞列再貳徐方秩滿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

觀察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奏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別駕貞
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終於襄陽官舍享年六十六其年權窆於襄陽
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遷護於下邽縣
義津鄉北原從鞏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潁川陳氏陳朝宜
都之後祖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坊州鄜城縣令姒太原白氏夫人
人無兄姊弟妹八歲丁鄜城府君之憂居喪致哀其情禮
有過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夙夜九
年迨于奉蒸嘗睦娣姒待賓客撫家人又三十二年禮無違者故中
外凡爲家婦者皆景慕而儀刑焉又別駕府君即世諸子尚幼
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呵一杖
加之十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夫人慈訓所致
也夫人爲女孝如是爲婦順如是爲母慈如是舉三者與百行可知
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潁川縣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于長

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其六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祔于皇姑焉有
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戶曹
參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秘書省校書郎幼子金剛奴無祿早
世初高祖贈司空有功於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縣至
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於韓城縣今以卜歸
不便遂改卜鞏縣府君及襄州別駕府君兩塋於下邽縣義津鄉
北原其兩塋同兆域而異封樹蓋從時宜且叶吉也謹狀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六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七

試策問制誥凡十六首

制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一道

禮部試策五道　試進士策問五道

翰林試制詔等五道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一道 元和元年四月 登科第四等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己之至言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確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浹澤于下昇中于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甿遠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啟迪來哲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功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今浩然發所疑惑子大夫孰究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回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然臣觀自昔已來天下之理未嘗有踰踰於漢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踰踰於賈誼跡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作於文帝乎臣之忠讜不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命多而切直之言寡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懲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己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詔臣以不倦之言懇惻懇悼發於至誠此真聖主思至理未遇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光於前代臣之才識劣於古人輙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甿之方拜御往戒來之宜審推因念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此實萬葉之福也臣雖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為陛下究因緣

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害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咸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寖微寇既薦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以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以管榷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削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也臣且不然乎臣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

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以必然雖
常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爲伏惟陛下將欲安
黎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念
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則下無詐僞
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
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餽餉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由省矣征
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
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
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
誠信日明故政教肅則姦亂革心誠信明則叛亂歸命革心則
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
然後重斂可日減疲甿可日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
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矣

乘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
道而可以濟其難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修戒將
來之虞莫先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
也豈不然乎若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
亡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
非夷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將何所寓耶今除國建郡置守罷
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矯拚之日也雖欲推恩將何所推耶但
陛下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萬葉矣何以臨齊
漢之法而足爲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於此矣又於聚陛下耶
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
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今古之所疑陛下幸念之臣有以
見天下之理與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
始之課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在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

小大畢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
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
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
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聞重爲陛下引而明
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爲之道乎臣聞無爲而理者其舜也
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修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
慎其賞外序百揆內勤萬樞旰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
非大有爲者然則安於恭己逸於得賢明刑至于無刑明賞至于
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恭立於無爲之地夫
如是豈非具有爲者乎故臣以爲無爲者非無所爲也必先有爲
而後至於無爲也老子曰無爲而無不爲蓋是明矣夫委下而用私
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
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君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

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繁故非人君
一聽所能徧察一明所能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
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守其事而唐堯秉其功以帝天下
十亂各効其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宣其力而漢高兼
其用以取天下三君子者不能爲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
四肢九竅百骸也不能爲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爲
主也故臣以爲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効矣臣
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
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漢元優游
而業以衰者非他昧無爲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得
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則無所惑矣臣伏以聖策首言
曰思取其能以刑其理末讓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
情其末章則又曰與有以躬無悼後害以誠陛下思酌下言欲

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諱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欲逞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勤則勤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飢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萃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勿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則保邦指在於未危恭己常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得爲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覩陛下升平之始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

而況死十識之責承體用之問者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欲臣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棄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謹對

禮部試策五道 貞元十六年二月高侍郎放及第

第一道

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皆所以恥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然爲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生業苦驅彼齊人強以周索桂盛布帛必由己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圓神廢禮誰曰非關且使日中爲市懋遷有無者更何事焉

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衰蓋勸厚生之道也論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夫田畜蠶績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務者衆故周禮舉而爲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情無隋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舉則隨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爲大中垂之不朽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萍於中逵植橘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戮其乎富直易俗失宜圓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曰中爲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矣謹對

第二道

問書曰眚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衆不赦過若然豈政以德不足恥格故文必剋斯乎禮亦可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則明哲者不成仁殺身非出不爲歟

對聖王以刑禮爲大寶理亂繫焉君子以仁德爲大寶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秉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人心質善者衆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衆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効之故赦之不可也所以明懲惡勸善且革澆醨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文由茲興焉此聖王所以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明德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爲君

子者爲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身雖其變則
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
夷齊得之雖殊時異致同歸於一揆矣何以爲然諸觀乎古聖賢之
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
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
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與死同歸
於道也由所而觀則非謂明哲德者不爲成仁殺身者不爲明哲矣
嗚呼聖王立敎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
戾同根於其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共濟
於歲功也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然可知歟謹對

第三道

問聖哲垂訓言微旨遠至於禮樂之同天地易簡之在乾坤考以
何文會於何象歟與夫無憂原伯魯豈其將落仁者不留公子荆曷

云苟美朝陽之桐聿來鳳羽泮林之椹克變鴞音勝乃係乎木難巧
榮賁於反拙咸所未悟庶聞其說

對古先哲王之立彝訓也雖言微而旨遠而學者苟能研精鉤深便
柔而求之則豈其指趣將焉廋哉然則禮樂之同天地者其文
可得而考也豈不以樂作於郊而天神和焉禮定於社而地祇同
焉上下之大同大和由禮樂之馴致也易簡之在乾坤者其象可得
而會也豈不以乾以柔克而運四時不言而善應坤以陰隲而生
萬物不爭而善勝柔克不言之謂易陰隲不爭之謂簡簡易
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絶學無憂傲其溺於時俗之習也原伯魯不
學將落戒其廢聖哲之道也孟子不留之說慮盜利而生薄乎也
公子荆苟美之言居安之而無且時也鳳鳴朝陽非梧桐而不棲擇木
而集也鴞止泮林食桑椹而好音感物而變也事有躁而失靜
而得者故木難勝焉有之具而失賤而得者故反拙巧焉雖去聖

人道遠而大義斯存是故遠言微言可明徵矣謹對

第四道

問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不易之理也至
乃鄒衍吹律而寒谷暖魯陽揮戈而暮景迴日月有出入之游周
原燮堇荼之味不同此何故也將以傳信乎抑亦傳疑乎

對原夫元氣運而至精分三才立而萬物作惟天地日月與夫水火草
木度數情性各有其常其隨事應物而遷變者斯人之所感也
何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蓋天地無常心以人心爲心
苟能以最靈之心感善應之天地至誠之誠感無私之日月則必
如影隨形如響隨聲矣而況於水火草木乎故有吹律於寒谷和
氣生焉揮戈於𣆶靈暮景迴焉神合於水游呂梁而出入不溺
化被於草木周原而堇荼變味蓋君子之生則守其常性也精誠
之至則感而常通也靜守常性動隨常通是道可於物而非常
於道也夫如是則兩儀之道七曜之度萬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夫
何疑焉謹對

第五道

問紡績之事出於女工桑麻不甚而布帛日已賤蠶織者勞甚
公議者知之欲平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於農畝取人有餘
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一不登則穀食多乏往年時雨愆候宸慈
軫慮遣使振廩分官賤糶故得綏活麥禾栽登思我王度
金玉其多矣歟開之何曷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斯倉開元之
二十四年又於京城大置賤則加價收糶貴則減年出糶所以時
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者若官司上請追尋舊制以時斂散以均
貴賤其於美利不亦多乎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
者非家衣而戶食之蓋能爲之開衣食之源均財用之節也方今

倉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工勞以愚所聞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則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者無他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利天下以厚生生蒸人返貞觀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匪乎實貨倉廩均豐凶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聞乎修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糴以利農歲歉則賤糶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資為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為三軍之粮可以均天時之豐凶權生物之盈縮修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災救旱利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錐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之價輕重平矣抑居易聞短綆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慚下問謹對

進士策問五道 元和二年為府試官

第一道

問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又曰為人臣者不顯諫然則不顯諫者有隱也無乃失事君之道乎無隱者顯諫也無乃失為臣之節乎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語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斯又憂道者非知命乎樂天不憂者非君子乎夫聖人立言皆有倫理雖前後上下若貫珠然今離之則可以旁行合之則不能同貫豈其精義有二耶抑學者未達其微旨耶

第二道

問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白若辱大直若屈此四者先聖之格言後學之最訓有國者酌之以行化也在身者踐之以修己也然則雷一發而蟄蟲蘇句萌達霜一降而天地肅草木衰其為時也大矣斯豈不齊者乎日月代明而晝夜八刻漏者準之無秒忽之失焉春秋代謝而寒暑節律呂者候之無黍累之差焉其為信也大矣斯豈不約者乎堯舜讓天下而許由逃周有天下而伯夷餓其為白也大矣斯亦不辱者乎桀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其為直也大矣斯豈不屈己者乎由是而觀有國者在身者惑之久矣衆君子試為辨之

第三道

問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發於歎興於詠而後形於歌詩焉故聞蓼蕭之詠則知德澤被物也聞北風之刺則知威虐及人也聞廣袖高髻之謡則知風俗之奢蕩也古之君者採之以補察其政經緯其人焉夫然則人情通而王澤流矣今有司欲請於上遣觀風之使復採詩之官俾無遠邇無美刺日採於下歲聞于上以副我一人憂萬人之旨識者以為何如

第四道

問百官職田蓋古之稍食也國朝之制懸在有司兵興已還吏辭克舉今稽其地籍則田亦具存計以戶租則數多散失至使內外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厚薄相懸不啻乎十倍斯者積弊久之甚也得不思革之乎請陳所宜以救其失

第五道

問穀帛者生於下也泉貨者操於上也必由均節以致厚生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價日賤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輕勞心力者輕用而愈貧射利者飛收而愈富至使農人益困遊手益繁矣然豈穀帛斂散之節失其宜乎將泉貨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乎今天子方策天下賢良政術之士親訪利病以活元元吾子若待問於王庭其將何辭以對

奉勑試制書詔批答詩等五首 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賢院召赴銀臺候進旨五日

已入翰林奉勅試制詔等五首翰林院使梁
守謙奉宣授翰林學士數月除左拾遺

奉勅試邊鎮節度使加僕射制

將仕郎守京兆府盩厔縣尉集賢殿校理臣白居易進

門下鎮寧三邊左右百揆兼茲重任必授全材某鎮節度使某乙天與忠貞日彰名節德溫以肅氣直而和明略足以佐時英姿足以過冠察經事任歷著勳庸寄中權之令威行外鎮之威山立戎夷攝服漢兵無再擊之勞疆場底寧胡馬絕南牧之患禁暴而三軍輯睦除害而百姓阜安千里長城一方内地實賴嘉乃績更簡朕心夫竭力輸誠爲臣之大節念功懋賞有國之恒規顧茲忠勤宜進爵秩爾有統戎之略已授旌旄爾有宣贊之謀特加端揆往踐厥職其惟有終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主者施行

與金陵立功將士等勅書

勅浙西立功將士等朕自臨寰宇已再逾年以忠恕牧萬人以恩信馭百辟動必思於卹隱靜無忘於泣辜庶乎馴致小康寖興大道也李錡因緣屬籍踐歷官常苞藏禍心素懷梟鏡之性彰露凶德忽發豺狼之聲朕念以宗枝務於容貸詔以述復卒無悛心而乃保界重江竊弄凶器扞捍朝命驅脅師人背德欺天亂常干紀蜂蠆之毒流于郡縣犬彘之行肆于閨門惡稔禍盈親離衆叛人神共棄天地不容卿等忠憤間彰義勇皆發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中推赤心前蹈白刃率其贊力効命于軍前擒其兇魁生致于闕下廓千里之沴氣濟一方之生人誠感君親義激臣子臨危見不奪之節因事立非常之功予嘉乃誠一念三歎至於圖勞懋賞詢事策勳各有等差續當處分故先宜慰想宜並悉之冬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崇文詔 爲崇文請朝覲并奏月段等 宜付崇文奏西川事宜狀

勅崇文卿忠廉立身簡直成性董戎長武邊假以安撥律西川凶兀從蕩滅是以寵崇外閫秩進上公而能省事安人多方撫俗諭朕念功之旨勉其師徒宣朕卹隱之心尉彼黎庶威立無暴功成不居累陳表章懇請朝覲雖殷邦之寄重誠欲藉才而望闕之懇深固難奪志且嘉且歎彌感于懷屬時候嚴凝山川脩阻永言跋涉當甚勤勞佇卿來思副朕誠望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批河中進嘉禾圖表

上天降休下土効祉將表豐年之兆故生同穎之祥顧慙寡德受此嘉瑞披閱省表閱視久之卿發誠自中歸美于上亦宜勉勸臣贊馴致邕熙庶洽升平之風以叶和同之慶所賀知

太和觀獻捷詩 以功字爲韻四韻成

淮海妖氛滅乾坤嘉氣通班師郊社内操袂凱歌中廟算無遺策天兵不戰功小臣同鳥獸率舞向皇風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七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八

中書制誥一 舊體 凡二十七首

張徹宋申錫可並監察御史制

楊了留後師遠授金州刺史兼侍御史河陰令韋同州授南鄭令韋弁授鄧州長史二人同制

馮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誥制

鄭覃可給事中制

韋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御史中丞李虞仲崔戎姚向温會等並西川判官皆賜緋各檢校省官兼御史制

魏博軍將呂晃等從弘正到鎮州各加御史大
夫賓客等制
張平叔可戶部侍郎判度支制
李虞仲可兵部員外郎崔戎可戶部員外郎
牛僧孺可戶部侍郎制
庾承宣可尚書右丞制
張聿可衢州刺史制
辛丘度可工部員外郎李石可左補闕李仍叔
可右補闕三人同制
魏博軍將薛之縱等十四人各授官爵制
裴度李夷簡王播鄭絪楊於陵等各賜爵
并迴授爵制
鄭餘慶楊同懸等十人亡母追贈郡國夫人制

李寘授咸陽令制
劉縱校秘書郎制
程羣授防州司馬制
海內刺史王元輔加中丞制
楊潛可洋州刺史李繁可遂州刺史史備可濠
州刺史制
張洪相里友晏並山南東道判官同制
姚成節右神策將軍知軍事制
高武等一十人亡母鄭氏等贈太君制
柳公綽可吏部侍郎制
孔戣可右散騎常侍制
王公亮可商州刺史制
韋顗可給事中庾敬休可兵部郎中知制誥

同制
張徹宋申錫可並監察御史制
勅舊制副丞相鈇中執憲得出入御史鈇則於內外史中考覈
其尤異封奏其名以補之今御史中丞僧孺奏某官張徹某官宋
申錫皆方直強白可中御史章下丞相府丞相亦曰可朕其從
之並可監察御史
楊子留後房處授金州刺史兼侍御史河陰令韋
同憲授南鄭令韋弁授絳州長史三人同制
勅某官房處等今之郡守古侯伯也今之邑令古子男也於吏有
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郡邑之間承上率下者州長史
也凡此之官與吾共理使吾人安而無怨者其在吏良而政平乎
金秦之郡也奏告專達得行異政以處清平信惠臨事能守
小大之職率著名績故仍寵簡俾往牧之南鄭梁之邑也上有

賢帥無乏事財以同憲河陰有政可以移用故擢領印俾往字
之而絳為名藩弁宜具良太守之貳其亦可其宜各悉心修舉
三職可依前件
馮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誥制
勅吾聞武德貞觀開元中有顏師古陳叔達蘇頲稱大手筆掌
書詔命故一朝言語煥成文章朕承祖宗之業濟其美凡選一才補一
職皆不敢輕易其庶幾前事乎刑部郎中馮宿為文甚正立意
甚明筆力雄健不浮不鄙況其才守事端方精敏而我誥
命忽思潤色之職諸人言曰宿也可宿立朝歷御史博士郡
守尚書郎在仕進途不為不遇然不登茲選未足其心故吾于
今擢汝某仍遷秩為五兵郎中勅綜頌陳無辱吾舉可尚
書兵部郎中知制誥
鄭覃可給事中制

勅給事中之職凡制勅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寃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爲稱職固不專於掌侍奉讚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覃得清節直行正色寡言先臣之風藹然猶在自居首諫益勵蹇諤擢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獎骨鯁之臣來諫諍之道也可給事中散官勳如故

韋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御史中丞李虞仲崔戎姚向溫會等並西川判官並賜緋各檢校省官兼御史制

勅西川日益部也有險府有兵禦戎屏華號爲難理故吾命文昌爲帥長俾鎮撫焉文昌命審規爲上介俾左右焉又命虞仲戎向會等爲庶寮俾各度焉進言者謂朋文昌賢而審規輩才以佐賢蜀必理矣毅三者吏贊承相府假憲官職加臺郎暨一命再命之服以遣之其於張大光榮與四方征鎮之賓寮不侔矣爾等苟佐吾丞相以善政聞使吾無一方之憂吾寧久遺汝於諸侯乎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呂晃等從弘正到鎮州各加御史大夫賓客等制

勅去年冬命侍中弘正建大將軍旗鼓移鎮於成德軍而晃已下四十有一人實從魏來或驅或殿被堅執銳可謂有勞宜以宮坊之寮憲府之職隨其名秩序而寵之可依前件

張平叔可戶部侍郎判度支制

勅故事君使臣其道不一或先勞而後貴或先加寵而後責功蓋宜便有後先時事有緩急故耳朝議大夫守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況師旅未息調食方急倚成取辦非爾而誰故自大鴻臚擢居八部造膝而授不時而遷其要無他是欲急吾事而望倚爾功也公卿以降羣有司盈庭然問曰與吾坐而決事承相已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非智能則事不可成非諒直則吾難近噫職局之外得不思稱官望而厭我心乎可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散官勳賜如故

長慶二年三月制

李虞仲可兵部員外郎崔戎可戶部員外郎制

勅劒南西川節度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虞仲西川觀察判官朝議郎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雲騎尉賜緋魚袋崔戎等去年春朕憂西南事授丞相文昌鉞鎮撫之文選郎吏有才實如虞仲輩者往贊理之故其制云苟佐吾丞相以善政聞寧久遺汝於諸侯乎今蜀政成矣蜀人又安矣是汝之輩職修事舉而奉吾詔書甚謹也前言在耳安可弭忘並命爲郎主吾信賞虞仲可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戎可尚書戶部員外郎散官勳如故

牛僧孺可戶部侍郎制

勅戶部侍郎周之地官小司徒也掌天下田戶之圖生齒之籍賦役貨幣之政令以待國用而貿歲成元和以還日益寵重苦其職者多登大任中茲選者莫匪正人誰其稱之我有邦彥朝議郎守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牛僧孺自舉賢良踐臺閣秉潤色筆提糾繆綱而書命無繁詞決事無留獄受寵有憂色納忠多苦言朕心知之何用不可夫以會之重如彼僧孺之賢若此俾居是職不亦宜乎可守尚書戶部侍郎散官勳如故

庾承宣可尚書右丞制

勅朝議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驍騎尉庾承宣昔我太宗文皇

帝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
戴冑攝御及杜正倫劉洎筆繼領是職分居左右官僚事理人
到于今稱之故吾前命崔從持左綱今命承宣操右轄衆口籍籍
頗爲得人況承宣端諒勤敏周知典故必能爲我細有條之綱扼要
勤之輪坐曹得出入郎官立朝得奏彈御史會政決要扶樹理本
無俾戴魏劉杜專美於貞觀中可守尚書右丞散官勳如故

張聿可衢州刺史制

勅中散大夫行尚書工部員外郎上柱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張聿內外庶官同歸共理牧守之任最親吾人益施張舉措由
其心賞罰威福懸其手若一日失其職一郡非其人而未達於朝
聽之間爲害已甚矣選授之際得不慎也以爾聿前領建谿有理
行太臨汝郡著能名用爾所長副吾所急宜輟郎署往循詔條來
蘇之黎佇入吾耳可使持節衢州刺史散官勳如故

辛丘度可工部員外郎李石可左補闕李仍叔可右
補闕三人同制

勅朝散大夫右補闕內供奉飛騎尉辛丘度等朕以丞相求方略
忠讜之士置在左右而播等以石既登仍叔應詔言其爲人厚實謇
直嘗以文行謀畫容於幕府之間臨事敢言居官能守可使
東帶同升諸朝又言丘度介潔靜專不交勢利宜加推獎以勸其
徒況久次者轉遷後來者登進皆適所用平章可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薛之縱等十四人各授官爵制

勅薛之縱等去年冬授憫忠鐵俾自徐鎮路而朝越趙其麾下同
德食不求飽席不暇煖節鎮嚴定一如所委此誠懇之忠略然所
類之縱等焦心勤力同濟厥功而頒賞已逾時秩宜加等我有爵
祿分而命之知吾不遺細大之功可依前件

裴度李夷簡王播郭釗楊於陵等各賜爵幷進授爵制

勅禮云臣下竭力盡忠以立功於國者必報之以爵祿此言上之不
虛取於下也而司空度等咸以忠力作股肱心膂之臣大節大勞
書在甲令然則功如是忠如是高爵重秩予何愛焉故能統御之
初先行信賞詔主爵者以爲奏書或加寵進封或延恩任子次勤
策品咸揆舊章行乎賞之無忝予一人之嘉命可依前件

鄭餘慶楊於陵等十人亡母追贈郡國夫人制

勅鄭餘慶亡母某氏等夫德不旌則勸善之典缺矣親不顯則揚
名之道廢矣凡今公卿大夫至于元士濟濟然抱忠履信立吾朝者
皆聖善之教燕翼之方所致也自家刑國有所從來不大封崇是
忘報施朕去年仲月紀御之初發號推恩先降是命豈直光前
慰後而已哉亦欲使天下爲母者聞庶幾乎善教其家慈訓其
子厚人倫而美教化也可不務乎

李賓授咸陽令制

勅某官李賓具近者西虜犯塞詔諸將出師司計臣俊言賓有應辯
才可司饋餉故自京府椽假臺郎憲職以命之屬寇退師旋未展
其用況在公族推有器幹今授銅印俾宰咸陽夫庶官之任爲急西
郊咫尺行不能聲可京兆府咸陽縣令

劉縱授秘書郎制

勅某官劉縱徒步詣闕上獻封章又自敘其先臣陳許間事皆歷
歷可聽公侯子弟多弱於驕邪爾能讀書學文自可嘉獎圖籍
之府命爾爲郎豈唯振滯未能且不欲使勳勞之後棲棲於塵土
中可秘書省秘書郎

程羣授坊州司馬制

勅程羣嘗從事於鎮冀之間病免所職垂老之歲棄爲窮人悵悵
無歸有足傷者夫一夫不獲若納諸隍此聖王用心推己及物今宜與
羣祿食使飽暖其身亦猶晉君不能忘情於絳老也往佐中部亦

其念哉可坊州司馬

海州刺史王元輔加中丞制

勑海州刺史王元輔漢制二千石有政績者就中加命秩不即改移蓋欲使吏久於官而人安於化也今元輔爲郡頗有理名廉使上聞奏課居最宜加中憲旌而寵焉庶使與吾共理者聞而知勸可兼御史中丞

楊潛可洋州刺史李繁可遂州刺史史備可濠州刺史制

勑朝散大夫守尚書金部郎中上柱國楊潛温厚靜專有端士之操朝議大夫前使持節吉州諸軍事吉州刺史上柱國李繁精强博敏有才干之稱將仕郎前使持節光州諸軍事守光州刺史雲騎尉史備變通健決有良吏之用而能本於文學輔以政事爲郎見其行爲郡聞其聲夫洋更梁之險遂居蜀之腴濠控淮之要三者皆名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命致道勞來安緝賞而吾王稱矜吾人者乎潛可使持節洋州諸軍事守洋州刺史散官勳如故繁可使持節都督遂州諸軍事守遂州刺史備可使持節濠州諸軍事守濠州刺史充團練遏西城等使官勳如故

張洪相里友畧授山南東道判官同制

勑朝議郎守太常博士上柱國張洪前嶺南等州都團練判官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賜緋魚袋相里友畧等元翼以大節大忠緯聞朝野授鉞開府啟我漢南而又求賢乞能以自參式則其賓寀宜有以稱之故求吾俊造之英勳烈之胄達朝儀而練戎事者與之焉今以洪之知國禮來家聲以友畧之富藏兼軍旅兩中是選合而命之優秩寵章無所愛惜時無今古代有忠賢苟致吾元翼於羊杜間別有陟明之典在洪可檢校尚書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判官仍賜緋魚袋散官勳如故友畧可檢校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東道觀察判官散官勳如故

姚成節右神策將軍知軍事制

勑朝議郎前使持節成州諸軍事守成州刺史充本州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姚成節嘗爲天平軍裨將當劉悟之立忠勳也某成事集爾有助焉雖授一城未足酬獎況聞信厚勤恪宜於爪牙肺腑間居昔漢文帝以宋昌忠勞擢拜將軍掌雜衛今吾用汝猶前志也環拱之職得不勉歟可致果校尉守右神策將軍知軍事賜如故

高釴等一十人亡母鄭氏等贈太君制

勑起居郎高釴亡母滎陽郡太君鄭氏等子有侍臣盛士之秀者或左右以書吾言動前後以補吾闕遺森然在庭各舉其職爰思乃教知所從來豈非善果於親行成於內從斯斷織訓使然耶不追封邑之榮曷顯旣家之慶可依前件

柳公綽可吏部侍郎制

勑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綽長吏數易爲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敝或苛急而人重困或軟弱而姦不自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覩剛柔不吐茹其稱厥職惜而不遷然智者常憂忠者常勞亦非吾以平施御臣下之道也尚書六職天官首之掄論官材登流品比諸內史選妙秩清詢衆用能無易公綽爾宜飾躬承命以裴王崔毛爲心苟副吾言用稱乃職而今而後亦何往而不適哉可尚書吏部侍郎

孔戣可右散騎常侍制

勑昔齊桓公心體解怠則隰朋侍漢武帝親重儒術則劉向從今之常侍是其選矣稱其任者唯正人乎吏部侍郎孔戣言行謹直風標端莊儼然禮容憑朗之器始自筮仕迄于天官虛舟爲心利

刃在手全才具美時論多之可使珥貂立吾左右從容侍從以備顧
問隔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常侍

王公亮可商州刺史制

勑尚書司門郎中王公亮發茂於學精於文文學之外有幹蠱剸
鐘之用自佐戎律領郡符持憲為郎皆稱厥職吾前命劉遵古
張平叔為商州刺史繼有善政人用乂安今兩代之守而勿失況商
土瘠而人貧可以靜理而阜安不宜改張而趨數以爾精敏當自
得中可商州刺史

韋覬可給事中庾敬休可兵部郎中知制誥同制

勑職之要莫先乎駁正文之選莫難於司言將使朝綱有條朕命惟
允在二者得人而已中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
騎都尉韋覬精微專直通乎事典可使乎奏議而坐左曹朝散
大夫尚書禮部郎中上柱國庾敬休溫裕端明飾以辭藻可使

書誥命而專右席而輸轄鑒納各適所宜夫惟刺史守列城郎
官應列宿選任尚注非不榮重然吾左右則役方求王人如覬與休
不宜疎遠亦猶有聲之王無類之珠不置於佩服掌握之間皆非
其所也宜自勖謹無忝吾言覬可行給事中散官勲如故敬休可
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散官勲如故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八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九

中書制誥二 舊體 凡三十道

李愬贈太尉制

田布贈右僕射制

韋貫之可工部尚書制

太子詹事劉元鼎可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充西蕃
盟會使守右司郎中劉師老可守本官充盟
會副使通事舍人太僕丞李武可守本官兼
監察御史充盟會判官三人同制

許季同可秘書監制

張元夫可禮部員外郎制

楊嗣復可庫部郎中知制誥制

張平叔可京兆少尹知府事制

康日華贈坊州刺史制

張籍可水部員外郎制

何士乂可河南縣令制

崔植一子官迴授堅某制

王起賜勲制

蕭俛除吏部尚書制

溫堯卿等授官賜緋充館景江陵判官制

神策軍及諸道將仕某等一千九百人各賜上柱
國勲制

李彤授檢校工部郎中充鄜坊節度副使王
源中授檢校刑部員外郎充觀察判官各
兼侍御史賜緋紫制

柳公綽父子溫贈尚書右僕射竇佇父叔向贈
工部尚書薛伯高父憚贈尚書司封郎中
元宗簡父鋸贈尚書刑部侍郎皇甫鏞父
愉贈尚書右僕射韋文恪父漸贈太子少
保王正雅父翊贈太子太師范季睦父彥贈
禮部郎中八人亡父同制

李宗何可渭南令李玘可京兆府戶曹制
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侍御史裴注義武軍行軍
司馬御史中丞蕭籍饒州刺史齊照鄧州刺
史潭織並可朝散大夫同制
太常博士王申伯可侍御史監鐵推官監察御史
裏行高釴河東節度參謀兼監察御史
崔植並可監察御史同制
温造可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宣慰使制
高芳穎等四人各刺史制
崔咸可洛陽縣令制
周愿可衡州刺史尉遲銳可漢州刺史薛鄮可
何中少尹三人同制
楊景復可撿校膳部員外郎鄆州觀察判官

白氏文集七　五二六

李綬可監察御史天平軍判官盧載可協
律郎天平軍巡官獨孤溉可監察御史充滑州團
練副使馬植可試校書郎涇原掌書記程昔
範可試正字涇原判官六人同制
前盧州刺史房祜可鄭州刺史制
李德修除膳部員外郎制
張正甫可同州刺史制
崔琯可職方郎中侍御史知雜制
李愬贈太尉制
勑故特進行太子少保上柱國涼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伍伯戶
李愬在建中歲涇賊叛換雖太師晟實仗大順翦而踣之在元
和朝蔡寇充斥惟爾愬實奮奇策虜而戮之父子之功書于
甲令俱為第一焯輝當時矧爾一登將壇六換鈇鉞坐論嚴廊
之道所理保傅之事方深倚望奄忽淪謝是用當食累歎視朝
三輟豈不以爪牙之威歇於外股肱之痛軫於中者乎而弔賻之命
贈賻之數雖加常等未表殊恩宜以太尉之秩贈上公之衮斂俾
爾被哀榮服忠孝從先太師於九原也不其盛歟嗚呼美終必復
禮無不答昔爾之勤勞如彼今吾之寵飾如此君臣報施可謂兩
臻其極焉爾靈有知欽我追命可贈太尉仍令所司備禮冊命
賜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一千石委度支送
田布贈右僕射制
勑朕聞古之臣子有忍死効節為忠者有不傷髮膚全歸為孝
者有不顧性命引決為忠者但問所操所蹈何如耳豈繫於去就生
死之間耶噫今有重義如泰山輕生如鴻毛死而不朽者安得不褒
揚寵飾使天下聞之所以勸孝心激忠膓然後薄者敦懦者立
幸生者恥偷也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起復雲麾將

白氏文集一　五二八

軍守右金吾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
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田布其父太尉其賢也子鎮陽之亂
弘正歿焉而布枕干嘗膽誓報冤恥故吾以大將軍之旗鼓鈇鉞
先臣之地之壤士卒盡用委付親加勉諭人思之憤期一洩而甘心焉
與而激發魏師出疆臨敵事有不得已者布亦未如之何卒至於
剸心自明遺疏且列謝君於天上報父於地下可謂田氏有孝子國家
有烈臣則吾之知弘正也之知子明矣聲動人聽書盡傷我懷故廢
臨朝可以示哀也加禮命所以示榮也哀榮恩禮至則至矣嗚呼
曾未足以顯爾之節不厭吾之心乎可贈尚書右僕射贈布帛三
百段米粟二千石委度支逐便支遣
韋貫之可工部尚書制
勑河南尹韋貫之善取者齊六轡善理者正六官六官成則百事
舉故吾選賢任舊以次第補之而六卿材吾已得五闕一不可待

彼而成貫之以正行明誠為先朝輔始以直進終以直退道有消
長德無緇磷及師湘潭尹河洛而廉平清白是政然聞于京師
名簡吾心善入吾耳宜置朝右以之厚時風況今之尚書漢公卿也
言動可否屬人耳目焉固不重乎率四屬程百工備位於冬官而已
可工部尚書

太子詹事劉元鼎可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充西蕃盟會
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可守本官充盟會副使通事
舍人太僕丞李武可守本官兼監察御史充盟會
判官三人同制

勑太子詹事劉元鼎等夫選可任而任之則用無不適擇可勞而勞
之則事無不成蓋君使臣事君之大端也今西戎乞盟求可以
莅之者歷選多士吾得三人今以元鼎之博通師老之誠諒武之恭
敏合而為用不亦可乎爾宜臨之以莊示之以信儀形辭氣皆有
可觀然能奉服彼戎不獨益敬吾使法卿憲秩寵之以遣可依前件

許季同可秘書監制

勑大理卿許季同國朝已來有劉德威張文瓘唐臨為大理卿
有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秘書監則設官之重得賢之盛人到
于今稱之今季同以明慎欽恤理刑獄以文學博雅長圖籍由廷
尉而長秘府命者榮之宜自重其官自遠其道踵虞劉張唐魏顏
為比不亦自多乎可秘書監

張元夫可禮部員外郎制

勑殿中侍御史張元夫官有秩滿而選妙者其儀曹員外郎之
謂乎凡殿內御史雖文才秀出功課高等者滿歲而授猶曰美
遷有如元夫連歷二選歷彼踐此遷以為宜況如飛者負冥翔集
禁瑣由茲去者十八九焉汝知之乎思有以稱可尚書禮部員外郎

楊嗣復可庫部郎中知制誥制

勑權知兵部郎中楊嗣復朕聞前代制誥中書舍人侍郎舍人通
掌之國朝已來或以他官兼領惟其人是用不限於資秩職署焉
予以為然多辭是選前所命者時稱得人研覈實數名次第及汝
汝嗣復根於義訓播為令器文煥發而才秀出不當佃設於郎吏
間汝自貞元中汝父為中書舍人甚稱厥職今使汝繼書吾命成家
言之美國華在於此舉爾宜兢兢祇勵無隕其名可庫部郎中知
制誥

張平叔可京兆少尹知府事制

勑商州刺史張平叔為人廉直為政簡要前後歷掾邑宰郡守
而去思來暮之謠繼聞於人聽焉及副鹽鐵官刺商鑵部會課
報政亦甲於他官自貞元已來用三科取士奉詳明政術可以理
人之詔而得其名有其實者幾何人哉平叔居其一也能効若是何
用不藏故事內史缺未補聞亞尹得行大京兆事試可而即真者
往往有之故其選任日益難重爾宜稱所舉慎厥職無墮大以勤小
無忌新以殺強久念朝行遵吾約束可京兆少尹知府事

康日華贈坊州刺史制

勑僕令軍中士有不幸死者得以棺斂傳送若是而已猶四方歸
心焉矧吾優贈以榮之卹隱以將之顯其忠撫其後亦所以激生者
勸也猶府之進者殞乎左神策軍赴行營將試太常卿康日華
領王師死王事寵書得置表朕甚悼焉可贈坊州刺史

張籍可水部員外郎制

勑登仕郎守國子博士張籍文敦與則儒行顯王澤流則歌詩作
若上以張教流澤為意則服儒業詩者宜稍進之頃籍自校
秘文而訓國冑今又覆名揣稱以水曹郎處焉前年已來凡歷
文雅之選三矣然人皆以爾為宜豈非篤於學敏於行而貞退
之道勝也與之寵名者可以獎夫不汲汲於時者可守尚書水

部員外郎散官勲如故

何士文可河南縣令制

勑漢朝郎官出宰百里故今京邑令數多命尚書郎補焉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何士文慎撿和易介然有常守而勿失可使從政然能佩弦以自導帶是以自勤則緩急勞逸之間必使適宜而會理矣以爾爵退故吾進之可守河南縣令散官如故

崔植一子官迴授姪某制

勑丞相植典職樞務亦既逾歲而能明我目達我聰左右我躬以底于道既屬郊祀攝贊大儀寵錫之間植宜加等而念其猶子乞用推恩既叶舊章允膺新命其姪某可某官

王起賜勲制

勑中書舍人王起等朕臨馭之始慶賞遂行卿士大夫遍加勲秩自武騎尉以上十有二轉自起已下十有四人咸賜以勲舉書于

籍可依前件

蕭俛除吏部尚書制

勑古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季代已還鮮由茲道先皇帝創於是故在位十五載凡解相印者殆二十人多寵爲大僚或付以兵柄紉予小子宜有加焉而輔弼之臣嘗經一日造吾膝沃吾心則思與之始終厚申恩禮不唯勸感來者且不敢失墜先志也尚書右僕射蕭俛忠肅孝敬佐吾爲理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其道既免樞務倘爲右揆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俛繼上讓章至于三四懇論煩切陳乞彌堅是用正命爲選部尚書而冠六卿綜百職尚可以表吾寵重亦所以成爾謙光卿宜欽承止慎厥終無忝我褒揚之命可吏部尚書

温堯卿等授官賜緋充滄景江陵判官制

勑温堯卿等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鎮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爲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荊門景城南北大府而堯卿等或已參軍要或方受兵書各命以官分試其事名秩章綬分而寵之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苟自強不息亦何遠而不屆哉可依前件

神策軍及諸道將士某等一千九百人各賜上柱國勲制

勑古之善爲國者先不忘而賞不遺有賞一人而爲懼者有千百人而不爲費者其要在當否而已不繫於衆寡也朕自兢御已來忽忽有念念天下材力之將勇敢之士進有征討之苦退有守捍之勤藏之中心何嘗暫忘而今因大慶思洽普恩某等若干人咸進勲級並可上柱國

李彤授檢校工部郎中充鄜滑節度副使王源中授檢校刑部員外郎充觀察判官各兼侍御史賜緋紫制

勑萬年令李彤侍御史王源中等舜以五長綴四國若今之節制也

周以十聯率諸侯若今之廉察也國家合爲一柄付有功諸侯故其陪臣選任益重或輟朝籍相授簡書者往往而有況承元有大忠于國受重任于外使其承上接下苟始善終實在庶寮叶力以濟今以彤宰京邑有理劇之用如水在器撓之不濁以源中立憲府有糾正之能如刃發硎割之無滯一可以倅戎事一可以佐軺車二職交修在此一舉臺郎憲吏金印銀章加乎爾身無忝我命可依前件

柳公綽父子溫贈尚書右僕射竇易直父叔向贈工部尚書薛伯高父俘贈尚書司封郎中元宗簡父鉉贈尚書刑部侍郎皇甫鏞父愉贈尚書右僕射韋文恪父漸贈太子少保王正雅父胡贈太子太師范季睦父彥贈禮部郎中八人亡父同制

勑古人有云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向無顯揚哀贈之事則何以旌先臣德慰後嗣心乎故朕每施大恩行大慶而哀榮

之命未嘗闕焉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護軍河東縣開國子柳公綽父溫等咸有令子集于中朝資父事君移忠自孝本於嚴訓濟以寵名賜命追榮各高其等嗚呼存者不匱往者有知斯可以載揚蘭陔之光般風樹之歎耳可依前件

李宗何可渭南令李玘可京兆府戶曹制

勑李宗何等夫綱一提則羣目舉源一澄則眾流清故朝廷命官師選賓屬亦得其人矣據內史公綽奏宗何學古修己練達理道乃乞爲甸縣令玘勵節修公通詳典故乞爲天府掾況渭陰封圻之守邑祠曹賦籍之要司位雖未高職亦不細宜乎以三語自試以一同自効無俾爾長貽失舉之責焉可依前件

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侍御史裴注義武軍行軍司馬御史中丞兼[illegible]饒州刺史齊照鄧州刺史渾鐬並可朝散大夫同制

勑某官馮宿等凡品秩之制有九自五而上謂之貴階而宿司吾言注持吾憲韜照以降皆著勤由朝議郎一進而及此此之所以爲貴者蔭及子命及妻并章唯腰白金服赤茀從大夫之後而已寵數既重思有以稱之並可朝散大夫

太常博士王申伯可侍御史監鐵推官監察御史裏行高諧河東節度參謀兼監察御史崔植並可監察御史三人同制

勑某官王申伯學優行茂能以詞藻飾禮定議多得其中某官高諧溫莊潔白不交勢力某官崔植外和內直通知政典在倫輩內而人皆謂之滯淹唯是二三子之才吾得於御史中丞僧孺御史吾耳目官也非清明勁正不泥不撓者安可使辨淑慝振紀律廣吾之聰明焉並命同升無忝是舉可依前件

溫造可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宣慰使制

勑殿中侍御史溫造嘗糾天府不曠其官驅輶車不辱命況爲人外和內決以兼濟爲心抜居殿中以備時使會吾憂兩河聞事求可諭朝旨慰人心者使焉投劾辭能汝中吾選故不待滿歲擢爲右史出則銜吾之命入則記吾言職任不輕思有所立可依前件

高芳穎等四人各贈刺史制

勑故某官高芳穎等昔文王葬枯骨之無知也但惻隱之心不忍棄也故天下皆歸仁焉況捐軀之魂死節之骨見危授命朕甚閔之深州故將高某等四人皆從戰陣連歿王事褒贈之數宜其有加並命追榮以光地下可依前件

崔咸可洛陽縣令制

勑度支員外郎崔咸漢以四科辟士求多略不惑強明決斷者任三輔令故今四京令數亦擇尚書郎有才理者補之而咸在郎署中推爲利用加以詞學緣飾吏能操割洛陽必有餘刃然等大邑如烹小鮮人擾則亂魚擾則餒寬猛之宜其鑒于茲可洛陽令

周愿可衡州刺史尉遲銳可漢州刺史薛經可河中少尹三人同制

勑前復州刺史周愿等夫勞者之思休息病者之思救療人之本情也今兵戈甫定物力未豐如聞湘衡巴漢之間人猶疲困宜擇良二千石俾休息而救療之而愿銳經等皆以符竹分領三郡皆有善政達于朝廷與課考能無愧是選息煩乃救病其有望於汝乎河中吾之股肱郡也貳尹職而佐府事者亦在得人命經處之無荒厥職可依前件

楊景復可檢校膳部員外郎鄆州觀察判官李綏可監察御史天平軍判官盧載可協律郎天平軍巡官獨孤逕可監察御史壽州團練副使馬植可試校書郎涇原掌書記程昔範可試正字涇原

判官六人同制

勑某官楊景復等士子不患無位患已不立苟有所立人必知之惟
爾等六人蘊步業文咸士之秀者果爲賢侯交辟俾朕得聞其
姓名是用各進其秩分授以職若修飾不已無謬謀有聞則鴻漸之
資當從此始而景復言稟訓種命頗著令稱故因滿歲特假臺郎
古者公臣之良入補王職朝奬非遠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前盧州刺史殷祐可鄭州刺史制

勑某官殷祐夫吏寬信則人不偷吏廉明則人盡力吾觀祐之
爲政其近之乎前守盧江能率是道歲會課第甲於他州俾精
前効且行來効宜授符竹移牧鄭人在春秋時鄭爲侯國武公
善於其職子產遺愛於人人無古今吏有能否黙吾用彼汝其嗣
之可鄭州刺史

李德循除膳部員外郎制

勑尚書左士郎自奏議彌綸外凡邦之牲豆之品醴膳之數實
糾理之命文昌長佐春官卿以朝散大夫守秘書丞上柱國李德
循籍訓于台庭業官于書府揆才考第得補爲郎司膳數員
爾宜專掌可尚書膳部員外郎餘如故

張正甫可同州刺史制

勑馮翊吾左輔也分理浩穰率先風化故其選次任內史一等而冠四
方岳牧之首焉宜求吏課高位望重者分部共理以夾輔京師尚
書右丞賜紫金魚袋張正甫自登臺閣爲人讜直物論時望翕
而重之及領藩部爲政寬簡將吏黎庶信而愛之所謂朝廷正
臣郡國良吏常有惠政加于是邦迨茲五年去思猶在故輟臺轄
再委郡符宜懋服新命增修舊政俾吏畏如夏日人歸如流水
愼于終始無忝厥官可持節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充本州
防禦使散官勳如故

崔琯可職方郎中侍御史知雜制

勑近歲已來副相多缺朝綱國紀專委中憲而侍御史一人得揔
臺事以左右之今御史中丞德裕以中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
郎上柱國崔琯守文無害莅事惟精在郎署中推有才理奏
補是職詳覩其能因而可之仍加寵秩採執舉措爾無自輕可
行尚書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散官勳如故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九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

中書制誥三　舊體　凡一十八道

冊新回鶻可汗文

冊回鶻可汗加號文

韋綬從右丞授禮部尚書薛放從工部侍郎授刑
部侍郎丁公著從給事中授工部侍郎三人同制

李諒除泗州刺史兼團練使當道兵馬留後兼侍
御史賜紫金魚袋張愉可岳州刺史同制

裴廣授殿中侍御史制

裴通除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回鶻
弔祭冊立使制

元稹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制

孔戣授尚書左丞制

授柳傑等四人官充鄭滑節度推巡制

韓愈等二十九人亡母追贈國郡太夫人制

授駱峻太子司議郎梧州刺史賜緋魚袋兼改
名玄休制

劉總弟約等五人並除刺史賜紫男及姪六人授
贊善洗馬衛佐賜緋同制
王元輔可左羽林衛將軍知軍事制
尚書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丁公著可檢校左
騎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制
鄭絪可吏部尚書制
重授李景儉通事舍人制
徐登授醴泉令制
王汶加朝散大夫授左贊善大夫致仕制
元公度授華陰令制
唐州刺史李年彪授王府長史楊歸厚授唐州刺
史劉旻授雅州刺史制
鄭絪烏重胤馬摠劉悟李佑田布薛平等十二冊並

封國郡太夫人制
奉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飛騎尉賜緋魚袋
盧商可劍南西川雲南安撫判官朝散大夫
行開州開江縣令楊汝士可殿中侍御史內供
奉充劍南西川節度參謀等制
李願贈太子少保制
李諒授壽州刺史薛公幹授泗州刺史制
柳公綽罷鹽鐵守本官兵部侍郎制
崔元備張惟素鄭覃陸涯韋弘景賜爵制
劉約授棣州刺史制
李盛華可中散大夫鄧州刺史王鎰貝州刺史崔造
可朝散大夫三人同制
冊新迴鶻可汗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四月景寅朔二十一日景戌皇帝若曰唐有
天下垂二百載列聖重拱八荒即叙舟車之所及日月之所照咸經
仁壽罔不響化惟北之氣精厚而靈孕發爲象生生爲豪傑義
信武烈代爲名王南西東方亦有君長較雄闘智莫之與京國朝
已來雲沛清風澤武効功伐或申婚姻同和協比以訖于今朕不
德猥嗣大統推義布信以初爲常綏乎柔遠申恩陛鄰展禮兹
惟舊典垂自祖宗虔奉恭行安敢失隊咨爾九姓迴鶻君登里囉
羽錄沒蜜施句主錄毗伽可汗地生奇特天賜勇智英姿所稟雄略
所加請求雜虜愛畏柔服風靡山立保寧一方宜人有土受天百祿
時推代嗣實來告予曰予一人寶鄰冊命是用遣使朝議大夫檢
校左散騎常侍兼少府監御史大夫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裴通副
使朝議大夫守少府少監兼御史中丞襲鄴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
金魚袋賈蠙等持節備物冊爲登里囉羽錄沒蜜施句主錄毗伽

可汗於戲善必有報德無不答此皇恩禮則彼竭信誠克保大義
永藩中夏昭昭天地實聞斯言
冊迴鶻可汗加號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某月朔某日皇帝若曰北方之强代有君
長作殿玄朔賓于皇唐粤我祖宗錫乃婚姻五聖六紀二邦一家
此無北伐之師彼無南牧之馬兵師鋒刃使長子孫叶德保和以至今
日咨爾迴鶻君登里囉羽錄沒蜜施句主錄毗伽可汗義智忠肅
武決勇健天之所授時而後生故東漸海裔西巨山秋惠寧咸
制蕃帖草偃聲有聞於天下氣無敵於荒外而能專大圖遠
納忠貢誠請仍舊姻遵嗣前好朕惟睦鄰是務柔遠爲心既
降和親之命遂申飾配之禮禮物大備寵章有加喜動陰山光
增昴宿夫以迴鶻雄俊如彼敬慕若此辭自貴曰天驕子未稱
其威辭自尊曰天可汗未揚其美一旦賜嘉號以大識將來今

遣使某官某副使某官某等持節冊加冊為仁義勇智雄重
貴壽天親可汗於戲靡降展親大德也進冊加號大名也宜乎思
大德稱大名懋哉始終欽若唐之休命

韋綬從右丞授禮部尚書薛放從工部侍郎授刑
部侍郎丁公著從給事中授工部侍郎三人同制

勑尚書右丞韋綬等朕在東宮時先皇帝垂慈聖之德念予沖
蒙選端士通儒使講貫今古自禮樂刑政暨君臣父子之道博
我約我日就月將俾予今不至瞢而克荷丕訓大揚耿光實綬
放公著之力也故朕嗣位未逾時月或自郡邸或自省署俾擢寵
用為丞郎給事官雖超拜職亦但舉師道光而心愈謙人爵貴
而心益恭宜更褒升重酬輔導以綬精粹辯博有先儒之風可
作秩宗以放端明慎重行君子之道可居憲部以公著檢勑規
度得有司之體可貳冬官於戲貞百工平五刑典三禮皆重任清
秩予無愛焉蓋欲表二三子道不虛行而明予一人德無不報也綬
可禮部尚書放可刑部侍郎公著可工部侍郎餘並如故

李諒除泗州刺史兼團練使當道兵馬留後兼侍
御史賜紫金魚袋張愉可岳州刺史同制

勑扼淮壓湖之列城曰泗與岳舟車會焉軍戎屯焉是二郡守
則易為政先是分領者多會有政成時罷去長吏數易人必重
困宜擇良二千石拔而養之以示自陵城長史尚書郎中間又再
為州牧三年劇縣皆苦心卹隱煦嫗及物操守以清常聰有聲
而愉亦與古人侔其自修飭河西有政大於三二許焉故命愉守岳
命諒守泗仍以戎職留事寵錫閭章綬一加於三吏之其聽之哉異
日吾將以重官劇職處爾爾安得不副吾所急用爾所長更
宜以難理之郡自試爾各依前件

裴度授殿中侍御史制

勑某官裴度貞觀初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糾劾巡察時以為
能朕思以貞觀之風故選御史府官亦先其精敏剛正者以爾度
動循道理語必信直勵其志節有類行成因授厥官無忝吾舉
可殿中侍御史

裴通除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迴鶻弔
祭冊立使制

勑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況馳韜軒奉璽書掌天子
之使以耀遠絕域者必甚於容易其選哉以爾通溫敏忠實加之
謹敏有言語可任以專對有識可委以使宜為北方君長所吉代
酬求可以將命發使由中吾是以眷之思若其任不細煩難其人擇
臣若君而通可使命為副丞相而加金紫之寵且授冊與節臨軒遣
之庶乎遠而有光華且欲使絕俗殊鄰益敬吾使也可依前件

元稹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制

勑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吾
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密命立內庭其難其人爾中吾選尚書
祠部郎中知制誥賜緋魚袋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員外試知
制誥而能芟繁詞刻削浮句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
綸綍垂之而為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爾為中書
舍人以司言命責因假日與席與語及時政甚聞朕心是用命
爾為翰林學士以備訪問仍以章綬寵榮其身一日之中三加新
命爾宜率素履思永風猷終如初足以報我可中書舍人翰
林學士賜紫金魚袋

元稹授尚書左丞制

勑漢以丞相歲舉賢良忠厚遜讓者蓋所以全忠賢俊扶政教
厚風俗也然則退藏跡飛之士苟有一善尚搜而揚之況任久位崇
才全望重而不致於臺省要職者安可以綜緝庶政而羽儀朝廷

爲正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戣自十年
來歷中臺左曹國庠卿寺伯藩守近侍之職各於其任皆有
可稱剛又貞白端莊淡然自立進無矜躁之色居無憯替之容求
之周行不可多得若戣者宜尚扶政教厚風俗之選也尚書承掌
使百事樞轄六曹晉魏已還右畀於左惟有立者可以糾吏惟無
瑕者可以律人無以易戣往恭乃位可尚書左丞散官勳賜如故

授柳傑等四人官充鄭滑節度推巡制

勑試太子司議郎柳傑等古者公府得自辟吏屬今仍古制亦命
領征鎮者必先禮聘而後升聞到鄭滑帥承元輸忠仗順炳焉
有大節於國奉上莅下實藉寮寀以左右之而傑等或緣飾
詞華或貯畜才行揣摩思誠以待已知宜展籌謀用光尉薦俾
可某官充鄭滑節度推官

韓愈等二十九人亡母追贈國郡太夫人制

勑王者有優贈之典所以旌往而勸來也其有淑順之德標表母
儀者聖善之訓照燭于道者又有名高秩尊祿養之不逮者霜
降露濡孝思之罔極苟非是典也則何以顯其教而慰其心爲
國子祭酒韓愈母某氏等藴德累行積中發外歸于華族生
此哲人爲我藎臣率由教訓教有所自恩不可忘是用啓郡國之
封極哀榮之飾嗚呼歿而無知則已苟有知者則顯揚之孝追寵
之榮可以達昊天而冊幽夐矣往者來者監于心焉可依前件

授駱峻太子司議郎梧州刺史賜緋魚袋兼改
名玄休制

勑某官駱峻桂林守于臣氏方言梧爲要郡兵後人困乞廉吏
以撫之又言峻守道抱器可以起用朕方思良吏以活元元適副
所求即可其奏官察郡印命服並加名四者與之足爲優異峻宜
副所舉慎所爲無以滋章爲聰明無以鹵莽爲高簡勉率中

道往安梧人可梧州刺史

劉總弟約等五人並除刺史賜紫男及姪六人除
贊善洗馬衛佐賜緋同制

勑某官劉約等惟爾先父太師濟經武秉哲爲國元臣鎮陽之
役實殁王事茂勳大節書于旂常惟爾兄司空總象賢纂我
以纘名業納忠于王室振耀其家聲而爾約等亦能宣我守其
風忠恭孝友念其義方訓而不墮居貴介之地而不驕況兼器能
皆可任用授郡符而加命服者五昇朝序而佐環衛者六朱輪紫
綬煥赫相望勳德之家於斯爲盛嗚呼昔武子有遺愛晉人
錄其子趙季有篤行漢朝寵其弟今以濟之仗順積善宜鍾慶
於子孫以總之輸忠立愛可延賞於弟姪多與爵祿予無惜焉欲
使天下知爾父兄忠順之若彼而國家報施之如此可依前件

王元輔可左羽林衛將軍知軍事制

勑國家設十二衛猶漢之有南北軍而左右羽林尤稱親重自諸
衛而移領者謂之美遷左神武將軍王元輔生動伐之家通吏
理之事佐戎臨郡早著能名以掌句陳而護建章備巡警而
嚴羽衛大將軍事假而行之宜勸初終益慈寵任可依前件

尚書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丁公著可檢校左散騎
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制

勑古者郡守今之刺史於部從宜務簡今則合之故任日崇而
選日重非廉平簡易兼道綏之德者曾不足中吾選焉某官丁
公著嘗以學行禮法誨予一人報德酬勞連加寵擢起曹書殿
兼而委之二職増修一命益崇朕以浙河之左抵于海隅全越奥
區延袤千里宜得良帥俾之澄清往分吾憂無出爾右假左貂
而帖中憲操郡印而擁兵符勉哉是行佇聞報政可依前件

鄭絪可吏部尚書制

勅天官太宰秩序常伯自昔迨今冠諸卿首非位望崇盛者不
可以處之而朕即位已來凡命故相領者三矣迨此而四可不重乎
東都留守防禦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滎陽縣開國
公鄭絪有鄭吉之寛兼子産之恭惠合而爲用藩輔四朝故事
遺愛留于官大國之都府半在東周委以保釐人安吏肅重煩
耆德入領冢卿昔魏用崔琰毛玠典吏曹一時之士以廉節自
勵國朝以宋璟李乂掌選部亦能遏絶訛僞振張紀綱官無
古今得人則理吾言及此欲爾繼之可吏部尚書

重授李晟通事舍人制

勅李晟昔管仲云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今之通事舍
人近此選也而晟常中此選善於其職故相導通奏之節宣揚
拜起之儀引而賛之不聞失禮既終喪紀宜服官常可使束帶
曳裾爲吾謁者可通事舍人

徐登授醴泉令制

勅徐登京兆尹言登前爲涇陽令清廉簡直奉法愛人請補醴
泉再考其績昔子路理蒲仲尼嘗曰愛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斷可
以抑姦今醴泉人與蒲相類宜用此道往訓養之歳時之間期於
報政可醴泉縣令

王汶加朝散大夫授左賛善大夫致仕制

勅王汶善保其身爲時良吉吾則其子爲國憲臣況以時制之年知
終之明老不加優秩何厚吾風禮大夫七十而致仕故吾以朝散賛善
二大夫之爵加乎厥身惟秩與年兩皆得禮以兹退去亦足爲榮
可依前件

元公度授華陰令制

勅元公度吾欲理化萬方故自近始前授大宗正閤印綬俾牧華
人爾能副吾此心選吏貴果言公度廉明有守乞宰華陰當道
東西往來先是爲邑者多飾厨傳奉賓客以沽名譽而不親
吾人爾能革之足爲良宰勖哉畏法無慢乃官可華陰縣令

唐州刺史韋處授于府長史楊歸厚授唐州刺
史劉旻授雅州刺史制

勅韋處等吾官人者先考其能然後授以事使輪轅鑿枘各適其
用則群職庶政得以交修今以處官久年高勤於爲政俾從優
逸入補王官以歸厚文行兼能曾在巴峽勤精爲理績茂課高宜
臨萬州當盡所用且移大郡稍展奇才以旻早著戎功通詳吏
事西南物土罔不周知習俗從宜守嚴道分命以職各用所長
庶乎成修乃官同底于理可依前件

鄭絪烏重胤烏總劉悟李佑田布薛平等亡母
追封國郡太夫人制

勅絪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而絪等學于文武之道以節

徽躬可謂善立身矣居將相之位以光大其門可謂能揚名矣夫
自家所以刑國本立而後道生必待我哀榮之恩方成爾始終之
孝是用啓封追号各顯乃親慰後光前孝道備矣可依前件

奉議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飛騎尉賜緋魚袋盧
商可劍南西川節度判官朝散大夫行開州開
江縣令楊汝士可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充劍南西川節
度参謀兩人同制

勅劍南西川節度安撫判官奉議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飛騎尉
賜緋魚袋盧商等士之棄于身爲知己用也無遠近無逆勞
但問所務者何從者誰耳今蜀之帥路之長皆勤於述職妙於揀
賢則多得其雋拊循告以善道故以參其選焉或從事有勞或
即戎奔命輟文黄之著述振綱紀之滞淹以良士而賛賢侯宜乎
多成功而鮮敗事矣勉思所宜各服乃官

李演贈太子少保制

勑夫生立勲勸下以忠事上也殁加褒飾上以義答下也忠乎我臻其分哀榮極其恩而君臣之道全矣故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左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李演忠信以為幹義勇以為器器與幹合懋彰成將材故出長諸侯入統七萃捍循惟舊衛朕甚賴之方深倚仗遽此淪謝兹予所以當寧興念廢朝輟樓聞鼙鼓而長太息者也追崇之命宜有加焉可贈太子少保

李諒授壽州刺史薛公幹授泗州刺史制

勑泗州刺史李諒等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朕三復斯言往往興嘆安得循吏俾父母吾人乎吾且申命諒為泗守未即路會壽守植卒因改諒守壽命公幹守泗諒之理課前詔詳矣公幹自尚書郎連領二郡政平法一其便於人加以有理哉之材可付留事故輟軍保仍寵秩而兼寵之夫壽與泗皆郡之大者也諒與公幹皆二千石之良者也以大郡委良吏不亦宜乎噫諒無忘滁城之理公幹無替嘉城之政則愷悌之化吾有望於二郡焉諒可壽州刺史公幹可泗州刺史

柳公綽罷鹽鐵守本官兵部侍郎制

勑某官柳某昔先皇帝知爾有材元和已來應用不暇及領權管漕運之務已劉陵寰邱丘之譜財給事集時乃之功宜有轉移以均勞逸況閒牢籠無遺利課督有常規令詔刑部尚書播代之亦令守而勿失朕將與理化先務根本凡百職事悉歸有司惟兹長官實掌戎政宜稽謝補令方其時司馬貳卿佐予邦國是爾本職無忘增修可守兵部侍郎

崔元備張惟素鄭覃陸澧崔弘景賜爵制

勑崔元備等禮尊重於復土事莫大於慎終使朕以孝敬之誠獲貢于先帝實賴左右侍從之臣服勤祇事展四體而一歳俾予無悔賞不敢忘爵不敢愛爾宜蹈封恩命而揚之可依前件

劉約授棣州刺史制

勑前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劉約故太保濟之子太尉總之弟也昔常思濟之功總之忠而嘉約之謹厚累遷至齊州刺史在官無敗事罷秩有去思念推其能宜當寵用況公侯之後約有通才封域之間棣為要郡委之共理誰曰不然可使持節棣州諸軍事棣州刺史依前御史中丞散官勳如故

李肇可中散大夫郢州刺史王鎰虔州刺史溫造可朝散大夫三人同制

勑朝請大夫使持節澧州諸軍事澧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肇等乃者李肇以使酒獲戾而肇等與之會合飲失於檢慎宜有所懲由是左遷分為郡守今首坐者既復班列緣累者亦當從還但以長吏數易甚擾於人況閩二郡皆有政能人方便安不宜遷换故吾以文散階級進命而寵加之蓋漢制進爵秩降璽書慰勉之良二千石之旨也爾當是命得不勉哉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一

中書制誥四 新體 凡四十道 祭文冊文附

贈劉總太尉冊文

傅良弼可蔡州刺史制

河北榷鹽使檢校刑部郎中裴弘泰可權知貝州刺史依前榷鹽使制

崔芰可河南尹制

侯丕可霍丘縣尉制

崔楚臣可兼殿中侍御史制
王庭湊曾祖可贈越州都督祖末怛活可贈左散
騎常侍父昇朝可贈禮部尚書制
崔群可秘書監分司東都制
董昌齡可許州長史制
柳經李褒並泗州判官制
張諷等四人可兼御史中丞侍御史監察御
史同制
呉異可除州長史許志雍可永州司戶崔行儉
可隋州司戶並准赦量移制
程執恭亡父懷信贈太保李佑亡父昱略贈太子
少傅裕書亡父良器贈太子少保白餘盛亡
父孝德贈太保同制

嚴謩可桂管觀察使制
杜式方可贈禮部尚書制
武昭除石州刺史制
梁希逸除蔚州刺史制
盧元勲除隰州刺史制
楊孝直除渭州長史制
張嘉泰延州長史制
魏玄通除漢王府司馬制
楊造等亡母追贈縣太君制
張植李翔等二十人亡母追贈郡縣夫人制
陳中師除太常少卿制
衢州刺史鄭群可庫部郎中齊州刺史張士
階可祠部郎中同制

元稹可太子左諭德依前入蕃使制
盧昂量移虢州司戶長孫鑄量移遂州司戶同制
李石楊毅張郇衡等並授官充涇原判官同制
李演除左衞上將軍制
康昇讓可試太子司議郎知留州事兼充本州
鎮遏使陳倓可試太子舍人知發州事兼
充本州鎮遏使李顒可試太子通事舍人知
賓州事兼賓澄巒橫貴等五州都遊奕
使馮緒可試太子通事舍人知田州事充右江
都知兵馬使滕易晉可試右衞率府長史知
濛州事兼充左江都知兵馬使五人同制
西川大將賀若岑等一十二人授御史中丞屬中
監察及諸州司馬同制

前右羽林將軍李彥佐服闋重除本官兼御史
中丞知軍事制
奉天縣令崔鄯可倉部員外郎判度支案制
翰林待詔李景亮授左司禦率府長史依前待詔制
故鹽州防秋兵馬使康太忠贈鄧州刺史制
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盧龍軍兵馬使張懿贈
工部尚書制
劉總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
蕭俛一子廻授三從弟伸制
賈驥入回鶻副使授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制
張屺授廬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制
韓公武授左驍衞上將軍制
姚元康等授官充推官掌書記制

楊玄諒等三十人加官制

李益王起杜元穎等賜爵制

王斗可除萊州刺史吳晔除遂州刺史制

義武軍奏事官虞候衛紹則可檢校秘書監
職如故制

深州奏事官衙推試原王友韓季重可兼監
察御史充職制

袁幹可封州刺史兼侍御史制

華州及陝府將士吉少華二千三百三十五人各
賜勳五轉制

祭迴鶻可汗文

贈劉總太尉冊文

維長慶元年四月某日皇帝若曰朕聞古有履忠仗順生而大有

爲者又有功成身退沒而不朽者非正氣令德閒生挺出則高名大節孰能兼之哉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楚國公劉總降自天和立爲人傑得君於先帝叶運於昌時首率我弓求守土燕薊迨此一紀北方晏然有開必先納款于我虎斷大事會揚前謀捧幽都四封之圖輸于盧龍二軍之籍書盡獻闕下高識人間咸動君臣驚激忠義願妻子若脫屣視富貴如浮雲惟道是從奉身以退仲連事成而蹈滄海子房名遂而追赤松賢哲所歸今古一致朕方改授兵柄移鎮鄜郊命作司徒何爲左相期奮乃志將沃朕心而天不憖遺邦失柱石大臣戢君如元首則君視臣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是茲朕所以廢朝軫念備禮加恩庸建爾于上公崇厥贈之典寵者也嗚呼爾總尚知之乎今遣使某官某副使某官某持節冊贈爾爲太尉

傅良弼可鄭州刺史制

敕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沂州諸軍事行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驍騎都尉傅良弼燕吳之間紛擾之際多壘失守孤城保全介于險中享乃摩下轉戰郊野來覲闕庭尚義減親忘家喪子忠勤勇烈人所難能若不襃升何勸來者海沂剖竹未足報功秦洧領條可兼觀政前收後命無替前勞可使持節鄭州諸軍事行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散官勳如故

河北権鹽使檢校刑部郎中裴弘泰可權知貝州刺
史依前権鹽使制

敕某官裴弘泰以幹蠱之才領鹽鹵之務皆擢條制動得宜觀其所能若有餘地可假兼職俾之牧人而河北列城久乏良吏俗多思理政不難施亦猶東飢之人易爲衣食今予命爾煦而飫之繻袴之謠佇入吾耳可兼知貝州刺史

崔陵可河南尹制

敕河洛千里都畿在焉佇乂之安屬在尹正前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鳳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國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崔陵有精敏之用絜直之操施于有政由是知名始貪州縣之勞卒致公卿之位況剌部有理行之計無能寬尹右輔而鎮西郊甚著殊能報勤之日也昔吳公爲河南守謹身率下人服教化表安爲河南尹政今上聞號爲嚴明誰其嗣之無易陵君往爲表則勿替能名可檢校禮部尚書兼河南尹散官勳封賜如故

侯丕可霍丘縣尉制

敕賜太常寺奉禮郎翰林待詔上護軍侯丕夫執藝以事上奉詔而處中其於出入謹身夙夜祗命比他局署實倍恭勤既寵之以職名又優之以祿俸蓋先勞後食之義也汝其承之可守壽州霍丘縣尉依前翰林待詔勳如故

崔楚臣可兼殿中侍御史制

勑成德軍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崔楚臣材膺爪士職在牙旗每銜命以奉辭必竭誠而得禮旣嘉詳敏亦念恭勤式示寵名宜遷憲秩可殿中侍御史餘如故

王庭湊曾祖可贈越州都督祖末怛活可贈左散騎常侍父升朝可贈禮部尚書制

勑成德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大夫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庭湊曾祖故忠武將守左武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試太常卿五哥之等鬼神有知履孝敬者福祿至王侯無種仗忠信者富貴來我有列臣本於良族奮發而勵節許國威嚴而揚名顯親夫教必有初德無不報安有收其材而遺其本愛其後而忘其先乎是用褒崇以弘寵澤庶使聞者起孝作忠可依前件

崔羣可秘書監分司東都制

勑前武寧軍節度徐泗濠等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徐州諸軍事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羣天受至寶爲國重器始自修己移於事君輔弼藩宣不失其道及離征鎭召赴闕庭方登道途遽罹疾恙比在頤養之際豈任朝謁之勞議宜許以便安不可闕其祿食而移秩外史分曹東周加寵優賢無易於此且有後命俟其有瘳可守秘書監分司東都散官勳賜如故

董昌齡可許州長史制

勑將仕郎權知泗州長史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董昌齡頃爲郛邑令賛郡符皆聞約己之名無曠在公之節稽其器局尤謂廉能議以稍遷用彰勤效可許州長史兼侍御史散官勳如故

柳經李褒並泗州判官制

勑衛事郎前河南府河南縣尉柳經儒林郎試太子通事舍人李褒等瀕淮列城泗州爲要控轉輸之路屯式遏之師故府有寮軍有倅選擇補署得聞於朝廷而經等皆有所長宜當是選守臣置奏因而可之仍加秩命用示優寵經可監察御史充泗州團練副使散官如故褒可試太常寺協律郎充武寧軍節度泗州兵馬留後判官仍改名言散官勳如故

張諷等四人可兼御史中丞侍御史監察御史同制

勑義成軍節度馬步都知兵馬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詹事兼侍御史上柱國張諷等御史府自中執憲暨耳目察視之官皆顯秩也唯懷材而展効者可以授焉爾等昨領偏師出鎭赴難指蹤而去摩壘而還忠勇勤勞宜有加獎故以憲職第而寵之可依前件

吳異可滁州長史許志雍可永州司戶崔行儉可隋州司戶並准敕量移制

勑守秦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吳異等有司奉新制明舊章凡負瑕必念慶澤況爾等各有才用多淹歲時還累重經遞從恩貸斑資徒遷牽以例遷如聞進修皆忘舊復可依前件

程執撫亡父懷信贈太保李佑亡父景略贈太子少傅柏耆亡父良器贈太子少保白餘盛亡父孝德贈太保同制

勑中散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右神武軍大將軍知軍事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程執撫父贈太子太保懷信等咸有忠勳播爲先德悉承義訓垂在後昆故吾今臣皆乃愛子寵衣袞而身榮詩禮猶水木之有本源將使天下之爲人子者感恩天下之爲人父者知勸宜加寵贈以表勳揚可依前件

嚴謨可桂管觀察使制

勅漢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吏理蓋今觀察使職耳桂林秦郡也東控海嶺右扼蠻荒自隋迄今不改戎府地遠則權重俗殊則理難馴而化之非才不可朝議大夫前守秘書監驍騎尉賜紫金魚袋嚴謨嘗守商洛刺黔巫州部縣道蠻夷安理是能用寬猛相濟之政撫夷夏雜居之人故也跡其往効式是南邦況爾操行端和文學精茂嘗寺書府善於其官勉副前言佇申後命可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桂州本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如故

杜式方可贈禮部尚書制

勅生有寵祿歿有褒崇此王者所以明終始之恩厚君臣之道也故桂州本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桂國南陽縣開國男賜紫金

魚袋杜式方慶鍾台庭任當垣翰服名教乃保家之子樹風聲為守土之臣盡禮事君勞心奉職奄忽淪逝念之惻然況近屬連姻遠藩捐館聞訃之命實悼中心贈飾之恩宜加常等俾超榮於八座用賁寵於九原可贈禮部尚書仍賻布帛二百段米粟二百碩委度支逐便支遣

武昭除石州刺史制

勅某官武昭王師伐叛爾在行間致命奮身挑戰當死忠憤所感卒獲生全求之軍中不可多得司馬以爾信直謹厚可領邊城爾宜酬乃已知副我朝獎撫馴戎雜居之俗安離石重困之人勉而往之其任不細可石州刺史

梁希逸除蔚州刺史制

勅某官梁希逸頃為蔡將陷在賊庭知有君臣不顧妻子率其所屬當戰陣前反旆倒戈翻然歸我忘家之士希逸有之開

從司空并平淮右指蹤銜命皆稱所使可以移用俾之守疆北鄙邊列城蔚為衝要雄右軍號務兼鋒鏑勤選能俾乃兼領宜思來効以續前勞可蔚州刺史兼橫野軍使并知本州鑄錢事

盧元勳除隰州刺史制

勅盧元勳乃者鎮帥身喪師承元納款之際拍者將命之初軍情洶然未知嚮化而元勳挺身奮臂出於衆中指明安危分別逆順顏色不撓聲氣甚厲言行事立厥甚多之雖有優升未酬義烈宜以一郡寵而旌之用勸四方聞其風者可隰州刺史

楊孝直除滑州長史制

勅楊孝直早以材力從戎冀方專習武經通知吏事承元移鎮孝直實來詢謀驅馳有所裨助軍郡之佐寵秩非輕用答忠勞以明勸獎可滑州長史

張嘉泰延州長史制

勅前丹州司馬張嘉泰一從戎旅多歷歲時奉職有勞率身無過軍部長佐資秩不卑自丹轉延頗為優穩與使道往守乃官可延州長史

郗士通除深王府司馬制

勅郗士通有御侮之才扞城之略服勤戎職善守延州訓旅枝人有可稱者夫文武迭用出入序遷所以闡才能而均勞逸也爾宜解綬郡邸曳裾王門飭躬慎儀以奉朝謁可依前件

楊造等亡母追贈太君制

勅通事舍人楊造翰林待詔某亡母等生播徽華歿留儀範訓保家之子為有國之臣或相禮彤庭或待詔金馬咸居禁近率有忠勤風樹之心必深而思遠蓼莪之澤宜自葉而流根並啟邑封各從子貴揚名之孝與汝成之可依前件

張植李郭等二十人亡母追贈郡縣夫人制
勑壽州刺史張植亡母某氏等夫忠於上者敎有所自仁於下者
恩有所延孝理之風實繇此作當今良二千石皆與朕共理雖祿
不逮養而名可顯親將慰匪莪之心宜旅自棐之澤俾從子貴
咸贈邑封
陳中師除太常少卿制
勑尚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陳中師早以雕物之文待問之學中
鄉里選第甲乙科及筮仕立身皆有本末不背俗以矯迹不隨時
以沽名從容中道自致問望累歷郎署再忝憲司官無曠事
舞闕劇如在俎動必有聲爲時所稱何用不可朕以宗廟之本禮
樂爲先令之太常兼掌其事貳茲職者不亦重乎歷代近今謂之
清選往復是命佇觀有成子方急才爾宜久次可太常少卿
衢州刺史郎羣可庫部郎中齊州刺史張士階可

祠部郎中同制
勑某官郎羣等今之正郎班望頗重中外要職多繇是遷故其
所選不得不慎必循名實而後命之羣與士階久典名郡嘗身化下
有循吏之風會課所明宜當是選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一掌祠曹一
司武庫各領其要爾宜勗之羣可庫部郎中士階可祠部郎中
元稹可太子左諭德依前入蕃使制
勑通事舍人元稹東宮之有諭德猶上臺之有騎省也清班優秩所
選非輕朕前遣使臣往修戎好以稹言信行敬命爲介焉揚於吐蕃
反篤奉使命有所啓奏多叶便宜朕知得人可以幸事故加是命以
寵勸之可太子左諭德依前入蕃使
盧曾卿量移虢州司戶長孫鉉量移遂州司戶同制
勑萬州司戶參軍盧曾卿等頃負疵瑕各從謫罰或逾寬恕荒裔或
未復班資既逢蕩滌之恩俾及轉遷之命況聞修省以克己固

將校試而用能且無棄人汝宜自勉可依前件
李石楊毅張殷衡等並授官充涇原判官同制
勑李石等用武之地曰涇與原合爲一鎭控扼夷虜假授布鉞責其
成功布乃孫陽受命思有以自輔者因上言石毅殷衡等學業才
書積智謀中分務列官咸可其請而布奏遷甚切選士必精爾
宜各竭所能爲知己用可依前件
李演除左衛上將軍制
勑士者法勾陳設環列非勳勤之將信近之臣則何以文張爪牙轉置
肘腋者也某官李演嘗從德宗皇帝南蒐于梁籍名功臣謂之定
難泊出分戎律入拱宸居内外周旋不懈于位戍之下周廬肅然
令之補遷亦益親信移領左廣仍奈貞卿大夫之秩以七華之勤
脩幽爲其正書殊勞之宜惜前勞無聞乃力可依前件
唐昇讓可試太子司議郎知歙州事兼充本州鎭遏
使陳伏可試太子舍人知宣州事兼充本州鎭遏使李

鄖可試太子通事舍人知衢州事兼充貴池鎭遏使
五州都游奕使馮靖可試太子通事舍人知田州事充右
江都知兵馬使滕郎可試右衛率府長史知濮州事
真元左江都知兵馬使五人同制
勑欲州李異等略招計左神衛兼右廂兵馬使唐昇讓等有奉職
徇公之勤有捍戎禦寇之功某帥公素上章以聞吾方念勞爾宜受
賞且欲各一郡有大小郡之職有重輕量能第功分命而往噫
方鎭雖遠朝廷甚邇有善必聞無功不錄吾言及此欲爾知之可
依前件
西川大將賀若岑等一十二人授御史中丞殿中監察
及諸州司馬同制
勑丞相領蜀志在夷安邊俾靜蕃夷冊貢資將校故加寵任以責成

功某官某等若干人類例勳勞進登班秩宜思名重郡佐祿優
參以命之足爲榮獎無斁宜恭承主帥愼守封疆勠力一心無落戎
事可依前件

前右羽林將軍李彥佐服闋重除本官兼御史
中丞知軍事制

勑軍有羽林用法星象統之爪士以拱宸居某官某前以忠勞選
登戎衛而能訓勇力之士以備時使申誡何之令以奉徼巡夙夜在
嚴不懈于位既終喪紀宜復官常假中執憲之名行上將軍之
事勉修舊職用副新恩可依前件

奉天縣令崔鄯可倉部員外郎判度支案制

勑奉天縣令崔鄯大凡南宮郎無非愼選之者也況官之屬有畢
案盈机之文有月計歲會之課故員缺不可逾時缺不待滿歲
遷事劇才難斷可知矣而鄯自擢白簡宰赤縣綱舉違謬惠
養鰥惸皆有善譽著于是人宜能於彼否不能於此乎爾宜奉厥
人佐計務剸繁析滯期有可觀可依前件

翰林待詔李景亮授左司御率府長史依前待詔制

勑某官李景亮夫執藝事上者以積日時計功績而後進爵秩
以旌服勤況待詔宮闈飭躬晨夜比於他職宜有加焉宮坊衛官
以示優寵可依前件

故鹽州防秋兵馬使康太崇贈鄜州刺史制

勑故某官康太崇嘗習韜鈐夙推拳勇使之訓旅能叶戎經使
之守疆能著戎績永言殞謝宜及褒榮俾追寵於朱輪庶知恩
於黃壤可贈鄜州刺史

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盧龍軍兵馬使張慤贈工
部尚書制

勑故某官張慤德善者將裕後人忠孝者克揚前烈有美必復

宜其然乎而慤伏忠履義體仁養勇學究韜略藝窮騎射負
幽燕之勁氣雖振其名有將明之長才不得其位命屈當代慶流
後昆有外孝孫爲吾藩帥以忠許國以順克家揚名顯親自義率
祖推恩外族歸美前修俾追八座之榮以啟九原之歎可依前件

劉總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

勑李氏族茂本枝行光內則柔明絜性和淑保身輔佐良人克諧
家道訓成賢女作相令門善積於中福延於後段公威德當爲慶
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式遵贈典用賁德芬宜崇大國之
封追正小君之命可贈趙國夫人

蕭俛一子迴授三從弟伸制

勑吏部尚書蕭俛頃在台庭時逢郊禮大行慶澤先及輔臣當
延賞於冢嗣願推恩於友愛屬有典例因而從之言爾弟伸可
恭成命可河中府參軍

賈暐入迴鶻副使授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制

勑少府少監賈暐行人之官必有介所以將王事而重國命也以
爾暐向以詞學自勵飭躬搢紳自登班行多歷年祀恪勤官次保守
令名斯可以卒貳使臣之命中朝育宜假憲秩仍加命服以示兼
寵俾之出疆況繼好二邦奉齎萬里副車之任選亦不輕茲吾
使能期爾復命可依前件

張此授廬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制

勑盧龍軍節度判官檢校刑部郎中張此司徒總言爾從事於
幽薊之間有年歲矣嘗委事任備觀器用務舉所益辨職久而
彌勤顯出輩流宜加獎擢況公侯之嗣幕府之英命慶所鍾有才
如是今以名郡寵而任之在善勤能仍兼中憲可廬州刺史

韓公武授左驍衛上將軍制

勑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將軍御史大夫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韓公武我元老之令子也孝於家忠於國故出
則秉旄鉞入為執金吾寵任益崇謙敬彌著而勤於夙夜疾病
所侵上陳表章乞就頤養夫環衛之列心膂之臣雖親信之寄
則同而勞逸之閒或異宜殺繁重俾從便安可檢校左散騎常
侍兼左驍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散官勳如故

姚元康等授官充推官掌書記制

勑朝散郎行秘書省秘書郎姚元康儒林郎試太常寺協律郎
鄭鸝等益部涪陽皆大征鎮也文昌金暉皆賢將相也而能以禮
聘士以職任才多聞得人咸樂為用況爾等世業詞文學深各負所長
苟能贊察廉掌奏記孜孜不怠翩翩有聲則為僚幷其則不遠
元康可試左武衛倉曹參軍充劍南西川觀察推官散官如故鸝
可試左金吾衛兵曹參軍充橫海軍節度掌書記散官如故

楊玄琮等三十人加官制

勑右神策軍忻州行營兵馬使試太常卿楊玄琮等夫材不錄則
勸善之道廢勤不賞則念功之典缺而玄琮等凡三十人咸列禁戎
遠從征討臨難有身先之勇奮命無遁逃之効宜以祿秩酬其忠
効所謂材不失選賞不逾時亦欲使為善者不疑有功者速勸也
可依前件

李益王起杜元穎等賜爵制

勑李益等去年春朕以陵寢事大哀惶疚心而益等齊慄奔走各
率其職俾予孝道刑于四海何嘗一日而忘之耶因命有司舉常典
凡爵之高下視勍事之重輕有司亦能道我成命第而大之進給
益封無有不當由益而下悉宜欽承可依前件

王計除萊州刺史吳暐除蓬州刺史制

勑王計等咸以材略戴筆從軍藝立學智謀雲沛然足用多歷年
犯備嘗艱危進退周旋不聞失道司徒弘正詳奏以聞因以忖
付分命試吏而萊蓬二郡各介一方牧人者但不擾其心不奪其力則
雖華夷南北土物不同皆可以自足自遂矣宜用此道往安養之
可依前件

義武軍奏事官虞候衛紹則可檢校秘書監職
如故制

勑某官衛紹則服勤藩鎮數奏闕庭奉主帥之表章達軍府之
情狀嘉其忠効宜可寵升俾洽新恩用充舊職可依前件

深州奏事官衛推試原王友韓季重可兼監察
御史充職制

勑某官韓季重上將臨戎陪臣將命詳其奏報頗盡事情特
加寵章用獎勞効王官憲職以示兼榮可依前件

袁幹可封州刺史兼侍御史制

勑安南兵馬使封州刺史兼監察御史袁幹委質藩方素知戎
旅曾臨寇盜累著功勞故命遷領郡符超升憲簡足以安其風俗
慰遠人勤而承之無替前効可封州刺史

華州及陝府將士吉少華二千三百三十五人各賜勳
五轉制

勑某官吉少華等距河重鎮分陝近藩俾遏寇虞實資士旅勞
既同力賞宜偏行次第其名書于勳籍可各賜勳五轉

祭廻鶻可汗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月日皇帝遣使朝議大夫檢校右散騎
常侍兼少府監御史大夫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裴通致祭于故
愛登羅汨沒蜜施毗伽保義可汗之靈曰惟可汗以英武之姿雄奇之策
撫有凡姓制臨一方氣吞諸戎名播上國況能欽風納款繼好息人
代為親鄰歲入職貢方賴威略共衛家邦衛為長城永固中夏
而天殲驍子國喪名王奪氣色於陰山霣精光於昴宿凶訃云

至悲懷用深故遣使臣往將國命展弔贈之禮申哀榮之恩循有
明靈當監誠意尚饗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一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二

中書制誥五　新體　凡五十首

京兆尹盧士玫除檢校右散騎常侍兼中丞充瀛莫二
州觀察等使制

武寧軍軍將郭昇等五十八人加大夫賓客詹事
太常卿殿中監制

贈僕射蘇兆男三人妻女兄一人並被蔡州殺戮各贈
太子贊善大夫等制

王士則除右羽林大將軍制

前穀熟縣令李季方授奉天丞兼監察御史
充迴鶻使判官制

李俊金等各授官制

王日簡可朝散大夫德州刺史制

薛元賞可華原縣令制

王承林可安州刺史制

嚴綬可太子少傅制

源寂可安王府長史制

鄭坊可河中府河西主簿制

喬弁可巴州刺史制

薛戎贈左散騎常侍制

平弁文可淄州長山縣令制

知汴州院官侍御史李盈隊可檢校倉部員外郎
陝府院官盧盈台可兼侍御史鄭滑院官李
克恭可試大理評事獨孤操可衛佐並依前
知院事同制

王智興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武
寧軍節度副使領本道兵馬赴行營制

田肇可起復守左金吾衛將軍員外置兼澶
州刺史制

楊於陵母亡祖母崔氏等贈郡夫人制

鄧同興連州司馬制

鄭公達可陝府司馬制

劉泰倫可起復謁者監制

王師閔可檢校本部員外郎徐泗濠等州觀察
判官制

薛從可右清道率府倉曹制

義武軍行營兵馬使高從政等五人河東節
度行營兵馬使傅義等二十四人並破賊可
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制

故奉天定難功臣試殿中監陳日榮等一十二人
可贈商鄧唐隨等州刺史制

段絳宗惟明等除檢校大理太僕卿制

戶部尚書楊於陵祖故奉先縣主簿揚冠俗可
贈吏部郎中於陵奏請迴贈

故光祿卿致仕李愬贈右散騎常侍制

劉悟妻馮氏可封長樂郡夫人制

夏州軍將二人授侍御史制

日試詩百首男吳吾貴璠等授翊州兗州縣尉制
衛佐崔蕃授攝煩監牧使判官校書郎李景
諒授秉樂城防禦巡官制
李愬李愿并平王潛馬總孔戢崔能李翱李
文悅咸賜爵一級并廻授男同制
故工部尚書致仕杜羔贈右僕射制
幽州兵馬使劉悚除左驍衛將軍制
前幽州押衙瀛州刺史劉全璘除工部尚書致仕制
盧巢等除御史評事制
張偉等一百九十人除常侍中丞賓客詹事等制
梁瓊等六人除范陽管內州判司縣尉制
渤海王子加官制
石士倹授龍州刺史制

韓甚長授尚藥奉御制
孟存授成都府少尹制
杜元穎等賜勳制
商州壽州將士等賜勳制
內侍楊志和等授朝散大夫制
內侍常趙弘亮加勳制
烏行初授衛佐制
烏重胤妻張氏封鄧國夫人制
京兆尹盧士玫除授校左散騎常侍兼中丞瀛漢二
州觀察等使制

勑夫疆理天下壤制四方乘時省置何常之有故方隅未寧務先經略則專委方伯以撫綏之及兵革甫定思弘風化則並命連帥以分理之朕常以幽薊一方環封千里延袤廣莫專制實難屬剖元戎改轅新帥准律因而制置以叶便宜蓋王者施張變通之要也京兆尹盧士玫為人端和為政寬簡自尹京輦人甚便安今司徒總辭甚爾名叶從人望向開列郡乞委士政因而可之必易為理況新造之府經始之政勞徠安輯是爾所能俾理左貂兼執中憲恩寵任不細勉哉是行可依前件

武寧軍軍將郭昇等五十八人加大夫賓客詹事
太常卿殷中監制

勑某官某頃以齊寇發狂王師致討武寧裨將五十八人雖有元戎指蹤制勝實由衆校同心許國合力成功宜以憲秩儲寮寺卿府監舉申賞典用益勳庸可依前件

贈僕射蘇兆男二人妻兒一人並被蔡州誅戮各贈
太子贊善大夫等制

勑故某官男某等維寇之起爾陷其中能守父訓不失臣節竟

遇逢兇黨並為鯨鯢焚將死而心傾劍難埋而氣在毒羣御衆侮禍及緯私將貴幽魂宜追寵命俾贈青宮之秩用申赤族之寃可依前件

王士則除右羽林大將軍制

勑羽林所設上法星文軍衛之中號為雄重揀茲選任不易其人左驍衛將軍王士則勳戚之家義方之子發身學劍餘力知書早践班榮累恭環列職近而身弥檢慎任久而心益恭勤畀以自居勞而不伐況一備禁衛四為偏將滯於久次宜有超升俾領上軍仍遷右廣統良家之騎士謹期門之材官寵任不輕無墮於事可右羽林軍大將軍

前叙熟縣令李季立授奉天丞兼監察御史充迴
鶻使判官制

勑某官李季立前充國通聘使臣告行上請屬寮同役王命以尓

常為令長頗有幹能加之恪恭可備選擇假威憲職兼命邑丞
足示優榮勉勤任使可依前件

李懷金等各授官制

敕傅野鎮都虞候殿中監李懷金等勠力戎行叶謀王事既展扞
城之効彌彰奉國之心不加寵榮何勸忠勇並授爵命勉思令圖
可依前件

王日簡可朝散大夫德州刺史制

敕前代州刺史代北軍使王日簡吾聞任有才則事集獎有勞則
功勸以日簡嘗為代守軍睦人安旌効所能可居要地是用超登
階級遷領郡符屬精忠思其聽吾言夫主憂則臣勞時危則
節見今寇戎暴起封域未寧是忠臣奮命之秋烈士展殊効之日也
朝立功而夕受賞汝其念之哉可德州刺史

薛元賞可華原縣令制

敕前大理丞薛元賞詢擬之制也樹以尹正承以令長上下有統而理
化行焉以元賞前為廷尉丞察獄平刑頗聞謹卿奏課邑
宰蘊貞故移試恤之心使布惠和之化上承尹長下字吾人無或越思
而乖統理可華原縣令

王承林可安州刺史制

敕安陸古郡漢介荊漢之間承軍旅之後可得循良長吏以養
理之也前相州刺史王承林比刺安陽勤於其職課勞獎善故申
命焉況爾生勳伐之家早階寵祿宜自修立以光大其門爾當
思勤儉以檢身務廉平以臨下率吏用禮勸人歸農勿慎勿怠一
遵吾之約束可安州刺史

嚴綬可太子少傅制

敕東朝保傅歷代尊崇在漢擇名儒任先賢魏晉求耆德選在
山濤何曾賀循六傅之賢用弘二善之道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嚴綬

文雅成器恭謙致用出領重鎮以帥諸侯入為具寮以長卿士歷踐
中外備嘗艱虞殆三十年勤亦至矣況理心以體道知命而安身是
謂敬讓之人可領調護之任由保遷傅寵其勸之可太子少傅

源寂可安王府長史

敕義成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員外郎源寂早膺辟召累展其能
謀畫有經艱勤無怠守臣推善列狀升聞可使束帶立朝廷輿
視遊藩邸俾從賓佐入輔王宮

鄭枋可河中府河西主簿制

敕鄭滑觀察推官試太子通事舍人鄭枋名列士林職參軍府修
身無闕從事有勞既展効於郎戎宜立能而補吏俾之糾邑庶
有可觀可依前件

喬弁可巴州刺史制

敕權知巴州刺史喬弁前假竹符俾臨巴郡一意為理三年有成
州人借留廉使四上奏既因舊課宜及陟明九仞之功無虧一簣無
毋貞於而忘初心可巴州刺史

薛戎贈左散騎常侍制

敕夫有名於時有勞於國者必以事上之道愛而及下則必生享
寵祿歿加褒崇所以旌吾人而勸來者故浙東觀察使越州都
督兼御史中丞薛戎授英於冠族擢秀於士林凡踐官榮皆著聲
績及授符節委之察廉自江而東政成人乂老而將智病且知終
方期闕庭而捐館舍是用廢朝軫念加贈申恩俾增九原之光
追備八貂之列可依前件

辛弁文可淄州長山縣令制

敕趙州臨城縣令辛弁文頃有英材又知臣節逆寇難奔走
道途一念忠勞宜加恩獎俾授銅墨移宰長山可依前件

知汴州院官侍御史盧係可檢校倉部員外郎陝

府院官李虔古可兼侍御史鄭滑院官李克恭可試大
理評事獨孤操可衛佐並依前知院事同制
勑鹽鐵官曹運職以大遠邇羅布於四方自丞相攝兼領以來而
撮大綱覆羣吏職以能進秩由課遷法無僭差人有懲勸今古
虔克恭操等咸當是舉分命以官勉副已知無忝成命可依前件
王智興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
度副使領本道兵馬赴行營制
勑沂州刺史御史大夫王智興李愿李愬之鎮武寧也汝為裨將
勵節忘身濟成大功汝實有力矜其成效擢秩郡符海沂之間又
著聲績宜加新命以寵舊勞仍提銳師往副戎律夫將之撫衆
如子弟則衆之視將如父兄苟推赤心而無疑必蹈白刃而不悔勉
親士卒佇翦寇戎可依前件
田羣可起復守左金吾衛將軍員外置兼濮州刺史制
勑前左武衛將軍田羣忠謹立身韜鈐嗣業自參戎衛尤見恭
勤而燕薊之間屬為要郡公侯之後羣有令名俾分符竹之寄不待
齊斬衰之美宜奪情禮起而用之
楊於陵母亡祖母崔氏等贈郡夫人制
勑太孝存乎始終殊恩被於幽顯追榮之命安可廢耶戶部尚書
楊於陵亡祖母崔氏等風範有初光塵未昧發揮婦道標表母儀
施及孝孫隆于高位夫蘊德者垂裕于後揚名者光昭其先俾彰
積慶於中故許推恩而上各從寵贈用顯貽謀可依前件
邵同貶連州司馬制
勑朝議大夫守衛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邵同寵在專城職當守土
不承制命擅赴闕庭違越詔條叛離官次將懲慢易宜舉憲
章可連州司　仍馳驛發遣
鄭公達可陝府司馬制
勑朝議郎守原王府長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鄭公達衆推士行時
許吏才自列班榮尤彰恭恪夙夜匪懈春秋已高宜罷冗官之勤
往贊坐棠之理是為優秩用獎令名可守陝州大都督府右司馬
散官勳賜如故
劉泰倫可起復謁者監制
勑朝議郎前行內侍省內謁者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泰倫古
者有中涓謁者皆付奉親近之臣也今之寵秩亦由舊焉況泰倫
有行藝可以飾身才幹可以掌務監臨內署朝請中闈謹密端
和其宜厭職久於其事無之實難宜加進秩之恩仍舉奪情之典
勉承獎任勿替初終可起復朝議大夫行內侍省內謁者監
王師閔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徐泗濠等州觀察判官制
勑前徐泗濠等州觀察支使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騎都
尉賜緋魚袋王師閔狀以師律授智興知其異以軍書辟師閔才
既為知己用宜不俟滿歲遷所以使能而責理也然則贊廉察
安戎旅既命之後吾有望於爾焉勉副所從佇展來効可檢校尚
書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徐泗濠等州觀察判官勳賜如故
薛從可右清道率府倉曹制
勑三品子薛從惟汝父平守五嶺藩鎮能以忠力殄寇安人時有庸既以
啓封延賞亦宜及嗣勉承義訓無忝寵章可朝散郎行右清道
率府倉曹參軍
義武軍行營兵馬使高從政等五人河東節度行
營兵馬使傅義等二十四人並破賊可御史大夫
中丞侍御史制
勑古者賞不逾時所以勸勳庸也爵有加等所以激忠勇也而
某官高從政等以義武之師統晉陽之甲前蹈白刃中推赤心大
推賊徒連告戎捷超榮速賞酬賢貴當之故視軍功過遷憲

秋破竹之勢其恩有終可依前件
故奉天定難功臣試殿中監陳日榮等一十二人可
贈商鄧唐隋等州刺史制
勑春秋崇褒善之義國家厚追榮之寵其身殁而名不殞時
去而恩未及者大司馬得稽勲籍舉而行之故某官某等凡十二
人檢狀銜書宜加寵命節終之典其可廢乎可依前件
段斌宗惟明等除檢校大理太僕卿制
勑義武軍節度都押衙兼侍御史段斌衙前虞候檢校太子賓
客宗惟明等寇虜未平將校方用宜以爵賞勸其忠勞而斌奔
命獻俘惟明奉章告捷各勤乃事咸造于庭並加寵榮以示
優奬斌可試大僕卿依前兼侍御史惟明可檢校大理卿餘各如故
戶部尚書楊於陵祖故奉先縣主簿楊冠俗可贈
吏部郎中於陵奏請迴贈制

白氏文集卷七　九十九

勑故某官楊冠俗貽厥孫謀垂裕後世揚其祖美不忘先也以冠
俗之棲遲下位道屈於時以於陵之光大其門慶鍾于後生不逮
事殁有追榮宜加義宰之心用舉節終之典可贈吏部郎中
故光祿卿致仕李惣贈右散騎常侍制
勑故某官某國老之子藩臣之兄官列棘以承家貢懸車而捐
節生加爵寵殁及哀榮茲惟舊章用慰幽穸
劉悟妻馮氏可封長樂郡夫人制
勑古者有策名命婦賜號夫人蓋積善於閨門而受封於國
邑也澤潞節度使劉悟妻馮氏傳芳茂族作合良臣成此忠貞
之功因於輔佐之力禮從夫貴慶叶家肥俾開大郡之封以正小
君之命可封長樂郡夫人
夏州軍將二人授侍御史制
勑某官某等早稱武藝久隸軍麾亶其命元戎服勤王事或千

里移鎮從爲紀綱或十乘啓行倚爲肘腋歷年月積成勤勞
不加寵榮何勸忠効此命當職宜勖承之並可兼侍御史餘如故
日試詩百首田夷吾曲瑤等授魏州兗州縣尉制
勑乃者魏兗二帥以田夷吾曲瑤善屬文貢置闕下有司奏報明
試以詩五言百篇終日而畢藻思甚敏文理多通賢侯薦延宜有
升獎因其所貢郡縣各命以官而倚馬爰來衣錦歸去以文得
祿亦足爲榮可依前件
衛佐崔蕃授權知監牧使判官校書郎李景讓授
東畿防禦巡官制
勑某官崔蕃等咸因文行自致班序或佐衛藺錡或典校蓬山
各從所知將展其用去司牧垧野備禦者畿所以班馬政而過
寇虞也茲皆重職勉贊之可依前件
李愬李愿薛平王智興馬總孔戢崔能李鄘李文

白氏文集卷七　一百

悅成賜爵一級并迴授男同制
勑封爵之設在乎賞勸有以序勤賢善興功實由
茲道而某官李愬等或望崇台鼎或委重旌旄爰及藩備共分
憂寄有勞於事無忘于心宜疏爵以啓封許推恩而及嗣祗受
厥命永孚于休可依前件
故工部尚書致仕杜羔贈右僕射制
勑故某官杜羔生於上族發爲公器敦厚孝友本乎天性文學
政事出於餘力自立朝右藹然素風司諫平刑駁議廉問凡所踐
歷不辭于位以年致政以疾就第出處進退皆叶時中遽此淪謝
惻惻興念夫生有榮祿殁有寵贈所以叙君道厚時風亦望人有
始卒之義也宜追端揆以申哀飾猶有精爽知吾不忘可贈尚書
右僕射
幽州兵馬使劉悚除左驍衛將軍制 劉濟兄奏請

勑某官劉悚夙負氣槩早習騎射才堆燕趙之士學究孫吳之
書加以忠厚可當任用况有令弟爲吾信臣節著艱貞情鍾友愛
夫寵寄於外莫重於藩垣委任於中莫親於禁衛加此一職寵示
二人豈不爲榮孝出叔㷀可左驍衛將軍

前幽州押衙瀛州刺史劉令珍除工部尚書致仕制

勑某官劉令珍勲伐之家弓裘之嗣嘗脩戎職亦領郡符迨此遲
暮知有止足夫壯而奮發以忠事國老而知退以道安身人所難能
理宜嘉尚俾超崇秩以寵高年可工部尚書致仕

盧衆等除御史評事制

勑幽州節度判官盧衆等 幽薊重鎮盧龍舊軍是吾北門委在
上將實資寮佐以濟謀猷爾等或參務戎旃或專司奏記俱因
事任各展才能而御史府官廷尉寺吏用申褒獎以勸忠勤勉奉
元戎佇成嘉績

張偉等一百九十人除常侍中丞賓客詹事等制

勑盧龍軍押衙兵馬使什將隨軍某等夫賞貴行於上則忠勞
勸於下有國之典其可廢乎吾思薊師自將及吏合聚衆力鎮
寧一方縣以歲年積成勤効今以朝右貴秩宮坊清班畢爲寵
章用申酬獎

梁璲等六人除范陽管內州判司縣尉制

勑盧龍軍節度要籍梁璲等咸以幹能早膺任使各參軍要
同濟戎功言念恭勤宜加優獎郡掾邑佐分而命之仍兼舊職
勉申來効可依前件

渤海王子加官制

勑渤海王子舉國內屬遣子來朝袛命奉章禮無違者夫入
脩職貢出錫爵秩兹惟舊典舉而行之

石士倫授龍州刺史制

勑石士倫東川師旅上言士倫久習武藝兼通吏事可使
爲郡責成其功吾聞江油巴夷雜處勿以遐陋而忘緝綏奉
法愛人無負知己可龍州刺史

韓荖授尚輦奉御制

勑韓荖長局分六尚職奉七輦茲惟優秩列在通班以尔立
身頗恭守事甚謹宜有所獎可外於朝可尚輦奉御

孟存授成都府少尹制

勑孟存嘗參劇務亦牧疲人咸有能名得於主帥蜀征鎮
屯于成都雖有忠賢委爲尹正于於贊脩庶務通統諸曹
承而貳之實資亞理勉勤厥職無累所知可成都府少尹

杜元穎等賜勳制

勑中書舍人杜元穎等有位於朝有勞於事不加慶賜何勸
恪勤宜各策名列于勳籍可依前件

商州并等州將士等賜勳制

勑某官某等夫勳者所以馭忠叙勞亢身底茂非因大慶不
降殊恩尔皆委質從軍服勤事國宜拔勳籍分而賜之可
依前件

內侍楊志和等授朝散大夫制

勑楊志和等咸分要職列在內司慎靜飭身恭勤守事宜
以章綬命爲大夫佩服寵光尔無失墜可依前件

內侍常趙弘亮加勳制

勑內侍常趙弘亮等列名禁籍祗命宮闈多歷歲時積
成勞効宜加勳賞以洽恩榮可依前件

烏行初授衛佐制

勑烏行初重胄之子早稟義方詩禮弓裘式聞不墜貫
延之典本勸忠勲環衛之官兼資慎擇非唯父任亦以

才升可左衛胄參軍

烏重胤妻張氏封鄧國夫人制

敕古者夫為大夫則妻為命婦況在小君之位未加大國之封豈唯有虧徽章抑亦無勸忠力也某官某妻某氏以鳲鳩之德作合邦君輔成勲猷馴致爵位雖從夫貴未授國封今以南陽本邦善地為陽休號夫人茲乃殊榮足光閨閫可封鄧國夫人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二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三

中書制誥六 新體凡四十八首

鎮州軍將王怡判官李序先被賊中誅因並死各贈官及優恤子孫制
武寧軍陣亡大將軍李自明贈濠州刺史制
裴弘泰可太府少卿知左藏庫出納制
李昌元可兼御史大夫制
田穎可亳州刺史制
薛伯高等亡母追贈郡夫人制
李佑授晉州刺史制
武寧軍將王昌涉等授官制
馬總亡祖母韋氏贈夫人制
路貫等授桂州判官制
駙馬都尉鄭何除右衛將軍制
封太和長公主制
宋朝棠加常侍制
贈陣亡軍將等刺史制
諸道軍將等授官制
裴度韓弘等各賜一子官并授姪女婿等制
入迴紇使下軍將官吏及傔仕儎等四十人授鄉監賓客諮議衛佐同制
盧昂可監察御史裏行知轉運永豐院制
詩奏
張惟素亡祖紘贈戶部郎中制
興州刺史鄭公逵授王府長史李循授興州刺史同制

權知陵州刺史李正卿正除刺史制
知渭橋院官蘇涧授員外郎依前職前進士王績授校書郎江西廵官制
胡南都押衙監察御史王璀可郴州司馬依舊職制
安南告捷軍將黃士僚授銀青光禄大夫試殿中監制
王鎰可刑部員外郎制
京兆府司録參軍孫簡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判南鄭度判官浙東判官試大理評事韓佽可殿中侍御史廵官試正字晁朴可試協律郎充推官同制
冀州奏事官田練可冀州司馬兼殿中侍御史制
薛常翽可邢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制

牛元翼可檢校左散騎常侍深州刺史御史大夫制
王衆仲可衛州刺史制
田盛可金吾將軍勾當左街事制
陳楚男王府諮議參軍君賞可定州長史兼御史軍中驅使制
崔承寵可集州刺史
前貝州刺史崔鴻可重授貝州刺史制
前吉州刺史李繁可依前吉州刺史制
瀛莫州都虞候萬重皓可坊州司馬制
崔墻可河南府去曹參軍制
前河陽節度使魏義通授右龍武軍統軍前泗州刺史李進賢授右驍衛將軍並檢校常侍兼御史大夫制
李玄成等授官制
馬摠准制追贈亡父請迴贈亡祖制
權知朔州刺史樂琦正授兼御史中丞制
神策軍推官田鑄加官制
裴敞授昭義軍判官裴倖授義成軍判官各轉官制
雲州刺史高榮朝除太子賓客河東都押衙制
韋綬等賜爵制
烏重明等贈官制
羽林龍武等軍將士各加轉制
新羅賀正使金良忠等授官歸國制
鎮州軍將王怡判官李庠先殁賊中誅因並死各贈官及優卹子孫制

勑朕常思艱難之間弔伐之際有仗順死義不吾聞者因命弘正列狀以聞而某官王怡等頃昭艱虞矢思伸忠効或名節將立併命於幽或安或義烈臨奮失身於戮辱履危如虎尾視死如鴻毛若無褒揚何勸天下既降飾終之命仍加身後之恩追寵有越常倫冀使死節之魂忠憤之骨知我憐憫殁無恨焉怡可贈左僕射庠可贈給事中

武寧軍牌亡大將軍李自明贈某州刺史制

勑王師之討蔡平鄆也白明爲武寧裨將隸于元戎凡所指蹤必先致命三軍之士予今稱之有勞未圖與禄早代生不及賞殁而加恩庶使猛將義夫聞而相勸曰死猶不忘况生者乎可贈豪州刺史

裴弘泰可太府少卿知左藏庫出納制

勑前度支河北權鹽使朝議郎檢校尚書刑部郎中使持節貝

州諸軍事兼權知貝州刺史侍御史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
賜紫金魚袋裴弘泰九土之貢百品之貨辨其名物謹其出納
常在外府統以上卿宜求幹敏之才以爲之貳而弘泰頃分權
務兼撫郡民當軍興之時法行政立則受藏之府事繁物
夥量其器能可以專委勉膺是任無替前勞可守太府少卿知
左藏庫出納散官勳賜如故

李昌元可兼御史大夫制

勑通議大夫使持節儀州諸軍事儀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
國李昌元弓裘令子驅埸勞臣能讀父書甚識戎事每在戰
陣未嘗無功及委藩條亦聞有政而知臣者君也賞勞者爵也
亞相之秩威重寵崇加乎尔身以勸能者可兼御史大夫餘如故

田穎可亳州刺史制

勑正議大夫前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洺州諸軍事兼洺州

刺史御史大夫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田穎自別
屯營出專領郡城而能勸撫師人與之勞逸故臨戎則士樂爲
用撫下而衆知禮乃忠勤既彰能政亦著牧守之選吾所重之譙
鄲之間人亦勞止授尔印綬往勞來之宜推前心佇立後効可
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亳州諸軍事兼亳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本
州團練使鎮遏使散官勳賜如故

薛伯高等亡母追贈郡夫人制

勑某夫人某氏等始以婦儀終垂母道教其令子爲我良臣而
皆茂著才名榮居爵位永言聖善宜及顯揚俾追啓邑之封式表
統家之訓可依前件

李佑授晉州刺史制

勑牧守之官與吾共理下之安否繫乎其人必稽前功方降
是命某官李佑夙負材器累經任用當領軍郡頗著政聲而
平陽舊都近罷征鎮土疆事物既廣且夥藉尔良能爲予撫
字夫攻其征役簡其科禁謹身省事以臨其人而人不安未
之有也往弘是道以康晉人可依前件

武寧軍將王昌沛等授官制

勑王昌沛等早以材力召募從軍元和已來南征北伐咸有
勞績著于一時主帥上聞乞加褒賞故以寺卿憲職序而寵
之無弃前功在申後効可依前件

馬總亡祖母韋氏贈夫人制

勑某官馬總亡祖母韋氏播茲懿範貽厥嘉謀施及孝孫實
居貴仕將明餘慶其在追榮不唯垂裕後昆抑亦光昭幽壤
宜降封丘之命以慰令伯之心可贈某夫人

路貫等授桂州判官制

勑藩陽之重委以侯伯軍府之要掌在賓寮貫等以文行

修身以智謀從事佐廉問咨詢之務撫華夷錯雜之人俾其
乂安實在參贊宜及寵命以光所從可依前件

駙馬都尉鄭何除右衛將軍制

勑周設七萃漢列八屯皆以拱衛王宮肅嚴徼道統茲驍
吏其屬親賢某官鄭何擢秀士林挺質公器以貞和陶其
性以禮樂文其身蓄積德門慶連戚里況又踐名職累著聲
猷今積能宜加榮寵環列之尹不易其人俾宣力於爪牙
不失親於肺腑可右衛將軍餘如故

封太和長公主制

勑公主之封号也或以善也或以嘉名立愛展親茲惟舊典
第四女端明成性和順與敬靜無違禮故組紃有常訓勤必
中節故環珮有常聲歲茂穠華日新敞問乃眷肅雍之
德俾開湯沐之封可封某公主

宋朝榮加常侍制

勑河東節度都押衙試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宋朝榮嘗因戰功推領邊郡授能適用故有轉遷龍樓上客牙門右職雖有兼命未表殊恩宜加騎省之榮不改憲臺之重以旌寵任足報忠勳爾其敬承無隳乃力可檢校左散騎常侍餘如故

贈陣亡軍將等刺史制

勑故某官某等王師問罪至于淄青爾等同執干戈親當矢石忠而盡瘁勇以亡身或沮卒于師或進殁于戰俱死王事深惻朕心念捐軀於軍前宜追命於泉下郡守之貴以示哀榮可依前件

諸道軍將等授官制

勑平齊之役也諸軍指期衆校合戰某官某等各輸勤效同樹勳勤永思積日之勞頗愕踰時之賞故於將校有所超遷朝右貴班宮坊清秩或參憲職分以命之庶知我心不忘忠力可依前件

裴度韓弘等各賜一子官并授姪女壻等制

勑某官某等謁廟郊天改元肆眚是爲大慶與衆共之矧股肱心膂之臣與吾同體延賞任子其可廢乎爾等或以文華或以吏職有所修立業於義方自當襲外況當慶澤俾舉展親之典用叶推恩之道猶子愛婿各命以官爾其敬承無忝朝獎可依前件

入迴紇使下軍將官吏夏侯仕戡等四十人授卿監賓客諮議衛佐同制

勑某官夏侯仕戡等前命鄭權之入迴紇也爾等參護使車用衹王命悉心盡力有恪恭跋涉之勤是宜以省寺軍衛之班官坊府郎之列舉為賓與分以寵之爾等旌勞於是乎在可依前件

盧昂可監察御史裹行知轉運永豐院制 王壽奏請

勑虢州司戶參軍盧昂前負瑕疵事多曖昧今聞修省善亦昭彰況有大僚同知情狀且明非罪仍舉有才吾信人言遂可其奏爾思自効無辱所知可依前件

張惟素亡祖紘贈戶部郎中制

勑右散騎常侍張惟素亡祖某縣令某德合上玄才殊下位命屈於當代慶流於後昆故其孝孫寵登貴仕經曰無念爾祖詩曰貽厥孫謀此言孫之謀能顯揚其先祖之德能垂裕于後世不追榮於列宿曷旌積德於太丘可贈戶部郎中

興州刺史鄭公逵授王府長史李翱授興州刺史同制

勑鄭公逵等或以行稱或以才舉進修所致班秩不卑改命序遷各適其用且乘朱輪於郡邸曳長裾於王門士子名宦至斯亦不為不遇也並朝案部各勵爾官可依前件

權知陵州刺史李正卿正除刺史制

勑審材之要考實為先吾之於人試可乃用李正卿頃聞吏道因假郡符良法愛人善於其職夫速旌其能則吏勸久於其政則化成未可轉遷就加真秩副吾知將無怠始終可陵州刺史

知渭橋院官蘇沔授員外郎依前職前進士王績授校書郎江西巡官制

勑某官蘇沔嘗以幹良分領劇務受任攝職未若上聞績既有成嘗貢可聞前進士王績亦以藝學籍名太常著其令聞及此慰薦以課進一以才升咸加班秩同以寵獎官校職爾各欽承可依前件

湖南都押衙監察御史毛璀可郴州司馬依舊職制

勑某官毛璀郡司馬之官秩祿頗厚凡在戎行有軍課者多兼命以優寵焉而璀以鞭弭櫜鞬從事征鎮前後主帥咸稱有功宜加新命仍率舊職蓋欲旌往勞而責來効也爾其勉之可兼郴州司馬

安南告捷軍將黃士倸授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制

勑某官黃士倸戎首來降陪臣告捷服勤麾臨將命無違宜以恩榮獎其勞效貴階崇秩兼而寵之可依前件

王鎰可刑部員外郎制

勑刑曹郎貳朕詔執事擇可以善於其職者而殿中侍御史王鎰自居殿中能察非法連鞫庶獄多叫平允加以温敏靜專可當是選一歳之獄決在秋冬今方其時宜勉乃職

京兆府司録參軍孫簡可檢校禮部員外郎荊南節度判官浙東判官試大理評事韓佽可殿中侍御史巡官試正字晁朴可試協律郎充推官同制

勑某官孫簡等凡使府之制量職之輕重以命官揆時之遠近以進秩俾等衰有常序遷次有常程勞逸均而名分定矣簡自登憲司佐相幕府暨剸大府皆有可稱而佽等亦以文學發身謀畫効用荊陽浙右實籍賓寮況全之公卿大夫皆由此塗出慎爾職事爾無自輕可依前件

冀州奏事官田綀可冀州司馬兼殿中侍御史制

勑某官田綀幹敏立身公勤將事奉州將之手疏達軍人之血誠念其忠勞宜有寵擢假憲名於殿内遷郡秩於治中茲謂兼榮爾其欽受可依前件

薛常巘可邢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制

勑新授深州刺史薛常巘平蔡之役常領偏師實立勲勞遂膺寵任令屬方隅多故將守用能且以巘之長材居邢之要批敵命爲符授郡能戢移轄夫事至而功成時來而節見此忠良之事業也爾其念之哉可依前件

牛元翼可檢校左散騎常侍深州刺史御史大夫制

勑某官兼御史中丞權知深州事牛元翼命官之要凡試吏者必俟成効然後即眞而元翼有理戎之才扞城之略權領軍郡能修武經士樂人安厥有成績是用假威臺憲眞拜郡符仍以金貂示其兼寵吾聞忠臣立節列士垂名其要無他得時而已勉焉材力副予斯言可依前件

王衆仲可衡州刺史制

勑前虔州刺史王衆仲聚學修身由文飾吏累經任使頗著良能前牧南康亦聞有政宜新印綬載領藩條而衡湘之間壤越雜處無以俗陋不慎乃事無以地遠而怠厥心副吾陟明俟故奏課可依前件

田盛可金吾將軍兼當左街事制

勑右金吾衛將軍田盛夫仕官至執金吾古今所榮重也而盛生勳德門有文武略居貴介而無佚傾誰何而有勞言念徼巡之功宜及轉遷之命處左掃事以表使能可依前件

陳楚男王府諮議參軍君賓可定州長史兼御史軍中驅使制

勑某官陳君賓夙承義訓幼有令聞由弓裘之名通知軍旅之事因仍憲職兼佐郡符欽服寵章勉從任使

崔承寵可集州刺史

勑太子左諭德崔承寵早登班級亟換星霜自陳力於貴朝屢奉詳於外國職因事博績以勞成就列官坊既申贊諭之美介符郡既佇聞刺舉之能宜勵公心祗承寵命

前貝州刺史崔鴻可重授貝州刺史制

勑前貝州刺史崔鴻嘗牧貝丘能修其職及辭印綬頗有去思相時之宜從人之望俾授新命再臨舊邦況聞貯蓄時材諳詳物務而方州思理俟伯薦能勉勤爲政之心勿忝知人之舉

前吉州刺史李敏可依前吉州刺史制

勑前吉州刺史李彀累奉藩條皆奏課第故移縉雲之政俾牧廬陵之人雖降璽書未臨郡邸屬魚臣改造熊軾追還事既謀新職宜仍舊勉率分憂之任庶成來暮之謡

藏漢州都虞候萬重皓可坊州司馬制

勑某官萬重皓嘗以武力早備戎行頗歷艱虞亦聞勤効而藩閫未靖遷轉從宜言念前勞宜加優秩可坊州司馬

崔墉可河南府法曹參軍制

勑鄆曹觀察判官監察御史裏行崔墉文行飾躬公儒忝職士林推美藩府薦能軍旅之間久資其用忠勤之後不殞其名宜敘才於功臣俾試吏於府掾可依前件

前河陽節度使魏義通授右龍武軍統軍前𤀹州刺史李進賢授右驍衛將軍兼檢校常侍兼御史大夫制

勑夫文武之才內外迭用軍國之任出入遞遷斯所以優勳賢而均勞逸也某官魏義通以戎功積久榮委在茂某官李進賢以軍課居多寵分符竹各勤其職咸用所長是以河陽三城鎮靜而不擾𤀹濱一郡綱理而有勞我有禁軍兩宜分領親信則倚為心膂勳用則張為爪牙苟非其人不付此任咸假貂蟬之貴仍兼憲職之榮勉哉二臣無替一志可依前件

李玄成等授官制

勑黔州觀察使與度支使言玄成等或藴蓄能才公謀是藉或分領劇務課績有成並可奏書各遷憲職勉勤乃事無忝所知可依前件

馬摠准制追贈亡父請迴贈亡祖制

勑夫積善者慶鍾于後顯揚者光照于先而摠貴為邦君賢為國士荷貽謀之訓用率義之文上獻表章有所陳乞朕令其祖懋褒以臺郎所以復陳寔必興之言慰范喬泣涕之思庶使幽顯兩無恨焉可贈某官

權知朔州刺史樂琇璘正授兼御史中丞制

勑樂琇璘專習武經旁通吏道試補郡守以觀其能連帥上聞以副所舉夫審官之要在因其所長而任之則政速成而化易就也才既試可宜即眞何以寵之就加憲職可朔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神策軍推官田鑄加官制

勑田鑄官列環衛職參禁軍慎以服有聞恭勤無怠顧是勞効例當轉遷郡佐官寮以示兼寵

裴敞授昭義軍判官裴伴授義成軍判官各轉官制

勑裴敞等昭義義成今之重鎮舊貫藉賓介以參謀猷而二帥皆勤於奉公精於辟士度才而授職循序而請官頗合所宜咸可其奏可依前件

雲州刺史高榮朝除太子賓客河東都押衙制

勑高榮朝常領銳師入攻堅冦因累戰賞位至專城才有所長宜遷戎職功不可忘兼其榮班勉事元戎無替勞効

韋綬等賜爵制

勑韋綬等去年春夏同奉寢園事集禮成留司表勸宜加封爵以報恪勤可依前件

烏重明等贈官制

勑故某官烏重明等夫生樹功勤歿加褒飾有國之常典也重明等在興元初常執勤于奉天策勳為定難無祿即代有勞未圖星歲屢遷光塵不昧闔闢之念予心曷忘俾慰幽泉各追顯秩可依前件

羽林龍武等軍將士各加改轉制

勑夫軍衛散官則內外殊爵賞明則忠勤勸羽林等咸以材力列于禁營屬去年已來屢陳儀仗雖加賜與未答勤勞因品有司舉

行賞典吾匪虛授爾宜勞承文武班資各從序進可依前件

新羅賀正使金良忠授官歸國制

勅新羅使倉部郎中金良忠等朕以文明御時以仁信柔遠聲教所及駿奔而來況溟渤一隅舟航萬里爾慕我化我閔爾勞隨其等倫命以寵秩無替前効永爲外臣可依前件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三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四

翰林制詔一　凡三十四道　撰制附

除裴垍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
除段祐檢校吏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制
除趙昌檢校吏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制

除鄭絪太子賓客制
加程執恭檢校尚書右僕射制
除王佖檢校戶部尚書充靈鹽節度使制
除閻巨源充邠寧節度使制
授吳少陽淮西節度留後制
除程執恭檢校右僕射制
除郎官分牧諸州制
除張弘靖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授范希朝京西都統制
贈吉甫先父官并與一子官制
除李絳平章事制
授韓弘許國公實封制
除裴度中書舍人制
除蕭俛起居舍人制
除崔群中書舍人制
獨孤郁守本官知制誥制
授沈傳師左拾遺史館修撰制
除許孟容河南尹兼常侍制
除李程郎中制
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
贈高郢官制
貶于尹躬洋州刺史制
贈裴垍官制
除軍使邠寧節度使制
除韋貫之平章事制
除拾遺監察等制

除范傳正宣歙觀察使制
邊鎮節度使起復制
除任迪簡檢校右僕射制
除常侍制
除裴武太府卿制

除裴垍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

門下朕聞后德惟臣良臣惟聖在太宗時實有房杜贊貞觀之業在玄宗時實有姚宋輔開元之化咸克佐我烈祖格于皇天朕祇奉丕圖憖纘前烈思欲貞百度和萬邦建中于人垂拱而理永惟房宋之化寤寐求思至誠感通上帝眷祐果賴良弼輔予一人正議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垍器得天爵文爲國華行本於源詞無枝葉忠勤恭順貫之以誠心方潔自廉輔之以通識玉立不倚金和有聲洎內掌綸言密參樞務嚴重

有大臣之體溫雅秉君子之文毋獻納之時動有直士風當頤吻之
際言無隱性情謀國是經大事能斷匡予不逮時乃之功及領他官
且司邦賦會計務劇出納事殷救利刃而皆虛委務然而必理歷
試已久全才益彰宜登中樞以副僉望夫宰輔者下執邦柄上代天
工爲國蓍龜注人耳目爾尚降乃德以親百姓廣乃志以序九流
匡朕心以清化源從人欲以致和衆予欲宣力汝爲股肱予欲詢事汝
爲心膂予違汝弼勿謂不從汝言逆于朕心必求諸道獨立
勿懼直躬而行明聽斯言勉踐乃位嗚呼罔俾房宋專美于前
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賜如故主者施行

除段祐檢校兵部尚書右神策軍大將軍制

門下爲君之心惟功勞是念有國之典以賞勸爲先其有輯睦
師徒保綏黎庶盡勤王之節建護塞之勳則宜進以官常褒之
軍要兼文武之秩參內外之榮斯所以彰念功而明懋賞也四鎮
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
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鴈門郡開國公段祐早膺重任累著公忠名因戎閫
位以勤致自分戎閫實控塞門明稟武經大修邊備士卒有
勇保部無虞虜不近邊曲辰皆押野展執珪之勤禮漸懸闕之
深誠方圖爾勞且遂其志夫六官庀職大司馬列于前二廣分師上
將軍處其右長夏官以參爾領環衞而拱宸苟非信臣安可兼
委嘉乃實効副予虛求將帥重其腹心宜進爵於喉舌俾服休命
勉揚令圖可檢校兵部尚書右神策軍步軍大將軍知軍事散
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趙昌檢校吏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制

門下王者以尚齒尊賢爲體以念功任舊爲心況文武之才有以
兼備則中外之職所宜迭居所以寵舊勳而優耆德者也前

白氏文集 八　十四

荊南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
校兵部尚書兼江陵尹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趙昌聚學飾身
修誠致用久膺重任累著勳勞統護交州處惠之聲克振鎮
臨南海撫循之政有經自移部荊門馳心魏闕增修職貢益勵
忠勤爰舉寵章用旌茂績夫望優四皓然後能調護春闈才
冠六卿然後能紀綱會府惟爾年德足尚可以周旋其間宜增喉
舌之榮以崇羽翼之任服我休命其惟懋哉可檢校吏部尚書兼
太子賓客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鄭絪太子賓客制

門下王者重輔弼之任明進退之宜見可即升知否則捨茲朕所
以推誠不惑與物無私者也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兼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滎陽縣開國侯鄭
絪早以令聞入參禁署有年永惟勤績出於台司期爾有終匡予不
逮歲月滋久某歎寧師徵用清淨以循身每門鶴而保位既乖
素履且擬皇猷爰副群情罷茲樞務酬以其久居內職累事
先朝思厚君臣宜令終始俾就優閑之秩用申寬大之恩可太
子賓客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加程執恭檢校尚書右僕射制

門下職參樞務權擁戎麾必推其人乃授斯柄自非望崇垣翰功
著旂常則何以副倚毗之求稱節制之任我有休命爾其欽承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滄州諸軍事兼滄州刺
史御史大夫橫海軍節度支度營田滄景等州管內觀察處
置等使上柱國邢國公食邑二千戶程執恭義勇立身忠恕成性
驟爲事先蔚爲勳獻歷事先朝久專外閫殿邦而山岳比崇奉
國而金石爲心動修武經居有循化頃執珪入覲瑞言旋忠懇內
徹於心誠恭順外形於詞氣爰舉疇庸之典稍增命秩之榮

白氏文集 八　十五

方圓前勞且有後命朕思安封域望在勳賢任既切於腹心位猶輕於喉舌以守土勤王之効雖進官封念來朝述職之忠未加寵數特升右揆俾壯中權勉終永圖無替成績可檢校右僕射餘並如故

除王佖檢校戸部尚書充靈鹽節度使制 四年八月三日

門下朔方靜邉之要選將爲先夫有統馭之才然授以節制之任有撫備之略然鎮以夷夏之衝期乎懷遠寇虞慎固封域今予命函時謂得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刑部尚書兼右衛上將軍寧塞郡王食實封二百五十戸王佖忠厚立誠果毅効用慎始終而行有枝葉踐夷險而道無磷緇早練武經累從軍職須逢多壘實佐元戎節著臨危功參定難位由勞致名以忠聞自列六卿且司七萃星霜屢變金石彌堅宜申命於北轅俾遏戎於南牧進地官以崇新命極勳秩以褒舊功中簡朕心外諧僉議況五原重

鎮諸夏長城修戎政莫先於威聲牧邉氓莫尚於惠愛實帥雜昆夷之俾訓必在和地爲獯虜之郊撫宜以仁勤事是道往分朕憂歲時之間期於報政委望斯在爾其懋之可檢校戸部尚書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朔方靈鹽定遠城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仍賜上柱國散官封實封並如故主者施行

除閻巨源充邠寧節度使制 四年十月一日進

門下華夷西北地實爲藩漢鈇鉞重柄必授忠賢況乎犄角諸軍翕陽中夏有坐甲護邉之旅任切於捍循有引弓犯塞之虞寄深於備禦内作心腹外張爪牙苟非信臣不在兹選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兼羽林軍統軍御史大夫上柱國定襄郡王食邑一千三百戸閻巨源備知虜態明練兵符求惟頗牧之能宜授郇邠之寄長南宮而遷左揆壯西郊而秉中權

況閫前勞宜行來効於戲汗驪之師可以觀政頗牧之長可以樹勳勉弘令猷副我休命可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邠州諸軍事兼邠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邠寧慶等州節度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功臣散官勳封並如故主者施行

授吳少陽淮西節度留後制 二月十九日

門下義事以制擇善而行是適變通庶臻康濟此王者所以弘德而息人也況閫外重寄維右成師建有德以統藩方推有才以領留府抑惟令典今則行之彰義軍馬軍先鋒兵馬使正議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申州諸軍事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會稽郡王吳少陽忠勞許國貞介承家蓄武略於韜鈐宣吏能於符竹屬元戎既殁衆帥其難朕將選衆以外式可而用推當我務已逾歲時而能和輯師人勤修士貢布寬簡有恒之政動悅人情守恭順不踰之心靜俟君命有嘉大節可假中

權宜進列於貂蟬俾增威於鎮戎仍加勳秩式茂寵章嗚呼重觀其能我故委之留事載佇其効爾宜勉於後圖弼思是言往寧乃職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依前兼御史大夫使持節蔡州諸軍事權知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管内支度營田申光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留後仍賜上柱國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程執恭檢校右僕射制 七月十二日夜進

門下臣之節極乎忠功君之柄先乎賞罰賞欲忠者之克勵也故爵有加等欲功者之速勸也故賞不逾時古先哲王實用兹道今我命爾因其舊章横海軍節度支度營田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起復冠軍大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滄州諸軍事兼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邢國公程執恭世業傳將略名在勳籍蘊天爵以修己

忠孝秉全竭臣節而事君夷險一致紀綱我列郡節制我成
師動揚休聲靜著茂績頃合符徵旅奮命出疆暴露歷於三
時供饋出於二郡整眾而身作師律伐謀而心爲戰鋒服金革
而無辭當矢石而有勇雨晦識雞鳴之信風高見隼擊之威
遠略既申茂勳方集朕以恒陽之衆蠢爾無知戕彼生人致之
死地每一念至惻然久之與其傷和而濟功曷若令動而修德旣
罷師旅爰圖勤勞勳且居多賞宜從重俾自夏官之長特升右
揆之崇若大忠勸功於是乎在承我休命爾其欽哉可檢校尚書
右僕射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除郎官分牧諸州制

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誠哉是言朕每三復
安得循吏副吾此心今之臺郎一時妙選嘗經任使皆有才用雖
典曹莅事其務非輕而剖符分憂所寄尤重是用並命分牧
吾人歲時之間期於報政戶部郎中某可某州刺史兵部員外
郎某可某州刺史云云朕高懸爵賞佇期酬勳各爾夙夜其念
之哉無俾龔黃專美前代

除張弘靖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夫佐佑天子燮理陰陽平章法度登進賢哲外撫夷狄內安元元
使百官修其職一物不失其所此宰相之任也求思得良弼輔致此
道者于命汝其殆庶乎某官張弘靖惟乃祖乃父代居相位咸有
成績書于旂常爾有忠正恭肅文以禮樂日濟其美振揚家聲
一時之人謂之才子爾登清貫益著令問洎出刺陝部移鎮蒲坂
政不苛細其得人心察吏將卒皆樂爲用清簡之化聞于京師
由是鄭國緇衣之好漢庭玄成之美朝望時議僉然與之人謀
既同朕志亦定乃用登爾于左揆授以大政尚克欽乃者命業
乃代官嗣其股肱服我前訓嗚呼三代爲相邦家之光爾其念
哉無替乃前人之徽烈

授范希朝京西都統制

開闔風至太白星高詰師謀邊國之大計某官范希朝忠貞勤
儉以爲質惠和智勇以爲用一代名將三朝信臣朕以西鄙邊列
鎮三四若有總統則易成功思得良帥有威名者并護諸將
當爾防邊秉秋順令揚其威武則南牧之馬引弓之人知我有備不
戰而走誰可任者無如希朝以爾有朔方之勞有振武之効功在
疆場名聞羌戎雅實與聲皆副是選今拜爾爲大將尊爾
爲司徒節制進退一令諸軍倚望如右可不慎歟可充京西都統

贈李吉甫先父官并與一子官制

勅某官李吉甫出入將相迨今七載而能修庶職敘彝倫匪予
一人以底于道夙夜不怠成功茂焉夫忠於君者孝本於親寵其
身者賞延于嗣於是乎有飾終之命有任子之恩所以感人心而
勸臣節也惟茲舊典可舉而行

除李絳平章事制

昔在堯舜聰明文思尚賴良臣賓相以濟況朕菲薄德不逮先王
是用急疾於求賢置之於左右俾承弼納誨以匡不逮言雖逆耳
發必由道事苟利人成可其奏兹足以宜朕股肱之力成天下之務
歷選多士爰得良輔乃降殊命其聽之哉某官李絳齋莊嚴
重內明外直進退舉措有大臣體自參內職每備顧問忠讜之
操終然不渝及貳地官專領財賦未逾周月亦有成績歷試多
可人望攸歸俾登中樞無易絳者於戲爾有以文學入仕以正
直奉上才膺大用職亦屢遷十年之間位至丞相可以報國在乎
匪躬欽哉懋哉無忝朕命

授韓弘許國公實封制

與宋之交水陸會合人雜難理軍暴難戢因變肆亂往往有焉

唯此一方朕常憂慮今有良帥鎮而撫之政立功成宜崇賞典某官韓弘以長材大略作我藩臣本於忠力輔以政理自分閫寄在滑之郊嚴貞師律恭守朝憲訓兵積粟明罰信賞軍和食足禮節並行河南晏如于茲一紀是則有大勳於國有大惠於人會課議功無出其右夫有過人之効則有加等之命古之王者所以賞一人而天下勸者用此道也可不務乎是用建于上公授之真食以示殊寵以旌殊績欽我休命子孫其保之

除裴度中書舍人制

司勳郎中知制誥裴度以茂學懿文潤色訓誥體要典雅甚得其宜施之四方朕命惟允況中立不倚道直氣平介然風規有光近侍臺郎滿歲班列當遷綸閣之職所宜真授

除蕭俛起居舍人制

左補闕翰林學士蕭俛頃居諫列職同其長夙夜孜孜拾遺左右朕嘉乃志選在內庭自參密近益見忠謹始終不替尤足多之記事之官一時清選俾膺是命以弘勸獎

除崔群中書舍人制

庫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崔群端厚和敏飭以文學温温忠敬得侍臣之風自列內朝兼司詔命事煩而益謹職久而彌精六年于茲勤亦至矣況小大之事常所訪問盡規扶益居多所宜寵以正名式光禁近職爾乃嘉命其惟有終

獨孤郁守本官知制誥制

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獨孤郁爲人沈實敏行寡言粲然文采秀出於衆累升諫列再秉史筆泊掌功論率以直聞求之周行不可多得而掖垣近職綸閣重選俾詢時議爾宜居之

授沈傳師左拾遺史館修撰制

京兆府鄠縣尉沈傳師庶職之重者其史氏歟歷代以來甚難其選非雄文博學輔之以通識者則無以稱命今茲命爾其有旨哉昔遷之書談能修之彪之史固能終之惟爾先父嘗撰建中實錄文質詳略頗得其中爾宜繼前志率前修無忝爾父之官之職可左拾遺史館修撰

除許孟容河南尹兼常侍制

昔吳公袁安爲河南尹守皆能以廉平清肅馭吏教人亦能繼之我有良吏某官許孟容才志甚大言論甚高在臺閣間藹然公望爲尹京邑觀其器用臨事能守當官敢言不吐剛以茹柔不附上以多心下政無煩碎甚合衆心及是轉遷頗有遺愛河洛千里都畿在焉凡所選任必歸望實考言詢事非爾而誰不忘舊政可立新績仍以騎省申而寵之

除李程郎中制

隋州刺史李程頃以詞學文采早命旋以才用出領詔條漢東大邵委之共理勵精為政三年有成中外序遷朝之彝典尚書郎缺爾宜補之

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

華陰令卒非選補時調租勉農政不可缺前鎮國軍判官試大理評事裴克諒文佐本府頗有勤績俾領邑利病爾必周知且假銅墨試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議正名

贈高郢官制

故尚書右僕射高郢立身從事皆有本末在亂不汙可以言忠守官不撓可以言直以道佐主可以言正以年致仕可以言禮有一於此人鮮克舉況備四者不亦君子乎天不憖遺深用軫悼宜加襃贈以旌其風仍俾善人聞而知勸可贈某官

貶于尹躬洋州刺史制

中書舍人于尹躬其弟皇季夷贓汙狼藉雖無從坐之法合當失

教之責然以典職詔命恭勤五年我即念勞爾宜思過俾居近郡藝理明得中

贈裴垍官制

故太子賓客裴垍忠正恭慎佐予爲理事君無禮徇國忘身積憂成勞嬰成疾恙以至淪逝念之惻然頃屬多故未申禮典永惟寵飾寧忘于心今則命數之間宜從加等庶使忠於君者有以勸焉可贈某官

除單使邠寧節度使制

金方之氣鍾爲將星王者法天選命其家授之以鉞拜爲將軍以威西戎以護中夏而倚望若是安可非其人哉某官某出忠入孝仗信抱義行有餘力學劍讀書毅然將材用兼文武自領軍衛爲我爪牙夙夜敬恭不懈于位特官知訓環列增秩服勤五年茲爲成績可以移用使之守疆郎邠大藩控扼胡虜若得良將則無外虞知臣者君非爾不可仍加副相以重是行勉樹勤勞式光寵擢

除韋貫之平章事制

周宣漢宣纉體之主一得申甫一得魏丙咸克致理號爲中興朕嗣位以來永鑒前烈惟是賢俊寤寐未忘歷選周行方獲時彦宜以政柄舉而授之某官韋貫之區重明正國之公器當官必守臨事能斷簡在朕志迨今累年乃者擢居諫司以觀其直出領符竹以觀其理煩之劇務以觀其用試之大政以觀其體歷試必中衆望允屬僉之爲相僉曰宜哉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夫臣事君以忠后從諫則聖靡不有始鮮克有終理化不成恒由於此今我與爾永終是圖雖休勿休以臻其極嗚呼二臣之業吾有望焉

除拾遺監察等制

渭南縣尉庾敬休等咸文行清茂士之秀者宜從吏列擢在朝行各隨才用分命以職司諫執憲佇有可稱

除范傳正宣歙觀察使制

古之諸侯三載考績選其賢者命爲長率所以勸功行而興理化也蘇州刺史范傳正文學政事二美具焉選自郎署出分符竹江南列郡連領者三所至之部悉心爲理明朝旨恭守詔條謹身省事以臨其下政簡而肅意誠而明吏不能欺人是以息而去思之歎來暮之謠往復有政聞於人聽雖古循吏蔑以加之朕以廢陽舊壤土廣人庶其地有險所寄非輕歷其前劾可當此選況黟歙之遺愛尚在吳興之新政方播升車便道足慰人心因當望風自安計日而理倚注於爾往宜欽哉

邊鎮節度使起復制

執親之喪三年禮也聖人不得已而奪之金革之事無避權也忠臣不得已而從之某官某握我兵要守在藩門忠勇威惠合以爲用師人悅附戎虜畏服迨彼諸部聞其姓名況歲屬屯田日討軍實載陳遠略方集大勲自罹家艱遠致公政茹荼銜恤已過旬時而軍旅不可以無帥疆場不可以無主且慮人心搖或生戎心蓋臣節大於孝思王事急於情禮捨輕從重徇公滅私變而通之正在於此俾加戎秩用護邊封往服舊職無違朕命

除任迪簡檢校右僕射制

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此先王所以臣節天下也其有忠勞兼于國惠澤及于人高位厚賞朕無所愛某官任迪簡頃以本鎮元戎來朝俾佐師律寶貫掌留務屬偏裨不軌詐動軍部亂行忤命至于再三而迪簡冒白刃於我首置赤心於人腹挺身者衆罔不率逆犯情既歸因命爲帥況閭閻凋瘵郡邑居廬貧遇野有餓殍軍無見糧又能推恩信以結衆心率勤儉以勸生業士旅悦附流庸思歸周月之間泰然安堵開署幕府叶和親鄰俾予無憂時乃之力夫爲將守立功如斯不加爵賞何勸來者建官惟

百揣揆長之𦤎非勳賢不在此選以是加等之命寵乃殊常之績
俾增威於閫外勿就拜於軍中爾其欽哉無替朕命

除常侍制

某官某往以强毅剛直見稱於時擢在左曹俾之駁議旋以言動
小有過差左遷遠藩亦聞有政雖經三黜僅歷二紀而堅直之
氣終然不渝人之所難亦足嘉尚宜可束帶立之于朝正色讜言
時有所取俾登西掖仍珥右貂從容前後以備顧問

除裴武太府卿制

聚九州之賦辨百貨之名按其度程謹其出納孰為主者外府上卿
務劇秩崇不易其選某官裴武有通敏之識有傅辯之才以茲
器用早膺任使小大之務罔不勵精累有勤績存乎官次而受
藏之府國用所資若非使能何以集事俾昇顯列仍委劇務
爾宜率其官屬欽乃職司會稽藏出入之要攸攝邑里平校之法
以奠遵成式無使改易謹而守之斯為稱職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四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五

翰林制詔二 凡四十三首

杜佑致仕制
鄭絪等太常博士制
除韓皐東都留守制
中書舍人韋貫之授禮部侍郎制
薛存誠除御史中丞制
前長安縣令許季同除刑部郎中前萬年縣令
杜羔除戶部郎中制

京兆少尹辛秘可汝州刺史制
除李遜京兆尹制
除孔戣等官制
除劉伯芻虢州刺史制
除周懷義為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制
除王某魏博節度使制
除薛平鄭滑節度制
除盧士玫劉從周等官制
張正一致仕制
張正甫蘇州刺史制
崔清晉州刺史制
除柳公綽御史中丞制
除田興工部尚書魏博節度制

除鄭餘慶太子少傅制
除裴堪江西觀察使制
贈杜佑太尉制
除孔戢萬年縣令制
除裴向同州刺史制
除武元衡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除李夷簡西川節度使制
除袁滋襄陽節度制
歸登右常侍制
李程行軍司馬制
李翱虞部郎中制
牛僧孺監察御史制
裴克諒宣留制

張聿都水使者制

薛伾鄜坊觀察使制

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李韋安州刺史制

竇易直給事中制

孟簡賜紫金魚袋制

盧元輔杭州刺史制

錢徽司封郎中知制誥制

獨孤郁司勳郎中知制誥制

杜佑致仕制

勑盡忰事君明哲保身進退始終不失其道自非賢達孰能兼之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長才名略為國元臣歷事四朝殆逾三紀出專征鎮為諸侯師入贊台衮為王室輔嘉猷茂績中外洽聞宜任既崇勤勞亦至頃以年登致仕退請懸車方深倚注久未得謝勉就牽率迨茲累年今抗疏披誠至于數四敦喻願切陳乞彌堅期於必遂理不可奪守沖知止佑實有焉賢哉大夫今古同道宜從優異之命式表褒崇之禮尚賓者望俾傳東朝可太子太師致仕如天氣晴和亦任朝謁昔邴吳申叔皆就問老國有大事入議否臧忠臣愛君豈必在位永觀前事期副茲懷

鄭涵等大常博士制

某官鄭涵等並早以文行久從吏職華流之間頗為淹滯況雅有學識進修不已禮官方缺宜當此選凡朝廷禮制或損益有疑中外論議或褒貶不決爾為博士皆得正之所任非輕各勤乃事並可太常博士

除韓皐東都留守制

國之都府半在東周未遑時巡方委留鎮非位望並盛加之勳舊者則不足以允僉屬而副重寄也刑部尚書韓皐名德之後操行然公才正行通規貫于終始累更臺府出鎮藩維入修職業出樹風聲故事遺愛著聞中外及登朝序殆三十年舊德也者望無居其右俾又東夏僉以為然乃加冢卿以示崇寵敬服嘉命永孚于休可檢校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中書舍人韋貫之檢校禮部侍郎制

典郊祀之禮獻賢能之書今小宗伯實兼二事非貞明正者不足以處之中書舍人韋貫之沉實賢俊文以禮立行成於內移用於官公貞之譽播於臺閣頃以詞藻選登禁掖秉筆書命時稱得人久積勤勞宜有遷轉可使典禮以和神人可使考文以第俊秀儀曹之選僉議所歸往從乃官無替厥問可禮部侍郎餘如故

薛存誠除御史中丞制

憲官之政得人則舉況中執憲準繩之司所以提振紀綱端肅內外蓋一職修者其斯任之謂歟給事中薛存誠頃自郎署列于左曹居必靜專言皆讜正頻駁議多所忠益可以執憲立于朝端況副相方缺亦是須糾正百官爾得專之夫貞而不絞威而不猛不附上以邀心下不犯弱以避強率是而行易為稱職勉服斯命往其懋哉可御史中丞餘如故

前長安縣令許季同除刑部郎中前萬年縣令杜羔除戶部郎中制

前長安縣令許季同前萬年縣令杜羔等頃自郎署分宰京邑而長吏佐之小乖常禮雖同獨而故動未得中然遠耻以退道不失正各從免職亦既踰時況文行政能皆推於衆詢諸時議宜有遷授尚書郎數方選才良憲部人曹俾膺並命季同可刑部郎中羔可戶部郎中

京兆少尹辛秘可汝州刺史制
京兆少尹辛秘項守吳興時逢連屬亂安人殄寇節効可稱出倅戎
車入貳京輦亦有政績著于官常今以汝汾軍郡之大方求良吏
委之分憂詢事考能爾當其選往即乃土以副吾人可汝州刺史

除李遜京兆尹制
近歲京兆長吏數遷誠不便時抑有其故或鈐鍵不謹吏根爲姦
或鉤距太煩人受其弊斯非中道皆不得已而罷之宜求悟智寬
猛相濟者親人詞斷一日使久於其職以息吾人浙江東道觀察使御史
中丞李遜十年以來連守四郡或紛擾之際或荒饉之餘威惠所加
罔不和輯賞其殊績擢在大藩自臨會稽一如舊政視省科禁
以便俗通律梁以息征動遵詔條深副朝旨江南列鎮良帥則多
集課程功爾爲稱首而內史之選久難其人今予所求唯爾可使
雖表率州部其委非輕然尹正京師所資尤急宜韞材於結壤

佇觀政於輦轂學爾有成無替厥命可權知京兆尹

除孔戣等官制
精金璞玉方圭圓珠雖性異質殊皆國寶也是故能官人者亦擇
而用之諫議大夫孔戣靜專貞白不涉聲利孰言守事無所依
違駕部郎中薛存誠廉潔直方飾以詞藻中立不倚介然風規
吏部員外郎王涯端明精實加之以敏藝文茂與才尤推於時並歷盛
朝行恪勤官次諫垣郎署藹其休聲宜加公獎擢在近侍左右禁
闈可以同升必能評奏臺議發揚綸誥賢事有立展詞可觀各
隨所長分命以職祗奉乃事無替厥猷戣存誠並可給事中涯可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

除李建吏部員外郎制
六官之屬選部郎首之歷代以來諸曹郎之中擇其踐歷久考第
高加以有器局律度者遷焉今之選任亦由是矣兵部員外郎
李建文行才理公勤課績可謂其秀居厥官歲調方殷勉勤爾
事可吏部員外郎

除劉伯芻虢州刺史制
給事中劉伯芻以文雅才名給事左闥實掌駁議再逾歲時亦
謂恪勤宜從遷轉而虢略近郊黎人未康藉爾良能爲予撫字
懸賞行効勉哉是行可授虢州刺史

除周懷義豐州刺史天德軍使
西受降城尤居邊要西戎北虜介乎其間委之郡符建以戎號將
守之選宜乎得人前豐州刺史周懷義久列禁衛嘗從征伐又領
軍郡率著勤功宜加獎用可屬夏委寄況茲要鎮實扼戎咽犄角
諸軍扃鐍布地牧人調旅兼領非輕無替前勞在申後効可豐
州刺史天德軍使

除某官王某鎮博節度使制

師長之選重難其人況河上列城鄴中雄鎮初喪良帥思安衆心若
親與仁方膺是命某官王某出忠入孝根乎至性好學樂善出於
餘力發自修己施于爲政可以守土可以長人今兩河之間三軍之
帥是用命爾領茲大藩往諧觀風輯理相土爲我垣翰亦予休
往其欽哉無替厥職可魏博等州節度觀察使

除某節度留後起復制
推忠勳德者慶鍾于嗣褒忠顯孝者教本于親於是乎有代及之
恩有賞延之命所以先乎道而激臣節也茲惟舊典可舉而行
某官某惟乃祖父勤勞王家咸有忠功書於甲令降及於爾亦
克負荷早承義訓久倅戎麾自罹閔凶能著成勞恭俟朝命
靖安人心雖在幼沖足可嘉獎今屬元戎初喪衆望顒然宜還親
賢以爲統帥留府之事俾爾專之加戎秩以奪哀遷又卿以示
寵奉揚新命無忘前修爾宜掘心哉懸賞行効可節度留後檢校

工部尚書

除薛平鄭滑節度制

武牢以東至于白馬形制之地水陸之會宜擇文武兼備者以爲守臣右衛將軍薛平自司禁旅爲我爪牙訓整嚴肅能宜其力實使于絕國可謂有勞嘗牧于大郡亦聞有政況忠厚爲質通明爲用秉吏道之刀尺襲將門之弓裘可以爲三軍之帥可以理千乘之賦俾輟寺於北落往節制於東方爾宜式遏四封輯寧百衆明簡頡以寅賓軍旅信賞罰以勸吏人勉奉乃職無忝厥命仍以冬卿副相兼而寵之可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除盧士玫劉從周等官制

君有舉左史得書之政有闕諫官得補之二職者歷朝之清選也前侍御史盧士玫嘗在西川時爲從事曾危禍伏能知其身則監察御史劉從周項佐宣城奉公守政處士之操終然不渝時所稱論並宜甄獎況學術所蘊見推於衆並命清貴以爲宜記事書並規各佇能効士玫可起居郎從周可右補闕

張正一致仕制

前諫議大夫張正一早以行器用爲時所稱擢居諫官累効忠讜雖年齒未暮而衰疾有加所宜頤養不可牽率俾移優秩以從致政可國子司業致仕

張正甫蘇州刺史制

浙右列城吳郡爲大地廣人庶稱難理多選他部二千石之良者轉而遷焉鄧州刺史張正甫自領南陽備經三載廉平清簡以臨其人人安政和理行第一宜以大郡推而廣之用旌前勞且佇來効可蘇州刺史

崔涓晉州刺史制

左司郎中崔涓以才良仁敏補尚書郎頗積公勤宜加歷任頃嘗爲郡亦聞有政平陽舊壤是謂名藩得才與能方可共理安人訓俗佇有成績可晉州刺史

除柳公綽御史中丞制

中憲之設糾謬懲違一引其綱百職具舉非清與直不稱厥官諫議大夫柳公綽忠實有常文以詞學介然端直有古之遺風頃居憲臺思累久郎位持平守正人頗稱之擢首諫司器望益重今副相缺位中司專席惟有守者可以執憲總權無私者可以閑邪詢事審官爾當是選　光昭新命振起舊章宜一乃心以揚其職可御史中丞

除田興工部尚書魏博節度制

馭下安人其道不一或序能以次用或因効以拔才所命雖殊同歸共理某職某官田興時以當本軍初喪戎帥亂政或啓君心不寧而興列在偏裨奮其義勇其成乎中事至能斷智略所及指麾所加一軍獲安百衆悅附速獻章疏恭候制命有節有禮厥用嘉之夫以將材如彼軍情若此元臏不次之舉可責非常之功是用寵之冬卿擢爲大將仍以印綬就拜軍中行乎敬之哉無怠乃力可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博等州節度觀察等使

除鄭餘慶太子少傅制

東朝三少歷代重選不必備位在乎得人吏部尚書鄭餘慶貞明敏素有古人風獨自修身施於爲政出入中外多歷要重咸有勳績存于官次况勤中道法學綜儒玄是謂羽儀之臣可居師傅之任輔我元子爾其欽哉可太子少傅

除裴堪江西觀察使制

江西七郡列邑數十土沃人庶今之奧區財賦孔殷國用所繫故爲重寄宜付長才同州刺史裴堪素茂器幹久經任遇昔者以其忠諒入爲諫議大夫籍其良能出爲左馮翊曾未周歲政立績成

區區一郡未盡其用鍾陵要鎮可以委之夫簡同其條章平其賦役徇公率正以臨其人而人不安未之有也祗服厥命往修乃官仍兼中憲以示優寵可江西觀察使兼御史中丞

贈杜佑太尉制

生有爵祿歿有褒贈此王者所以崇哀榮之禮厚君臣之恩况有輔臣所宜加等某官致仕佑以通濟之才公忠之節逢時入用為國大臣外領藩鎮内參台鉉積勤盡悴迨過三紀左右予位亦既八年天不慭遺奪我元老憫然興歎實軫于懷永言褒崇俾峻遺命上公之秩用賁幽靈嗚呼錄舊推勞知予不忘可贈太尉

除孔戢萬年縣令制

京邑令敦多擇尚書郎有才理者補之兵部員外郎孔戢自御史府遷夏官之屬凡所莅職一心奉公在郎署間稱有名實加以文學緣飾吏能俾宰京劇佇有成効

除裴向同州刺史制

馮翊之地密邇郊畿分内史之政參京師之化俾善所職其在得人京兆少尹裴向器蘊利用學通政事久試吏治頗著良能累守大郡入亞天府奉上撫下皆有可稱左輔之重尔膺其選況征賦猶重人庶未康實望良才以之共治勉副所寄往修厥官可同州刺史

除武元衡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朕嗣守丕業將十年實賴二輔臣與之共治故外鎮方域則仗以為將有絳侯厚重之質有丙吉寬大之風自登台司克厭人望頃屬巴蜀軍後人殘權委節旄俾往鎮撫信及夷貊恩加疲瘵每因利以施惠不易俗而修教政無苟得人用便安惠茲一方時乃之績報政既久屬望益深宜歸左轄以參大政夫坦然公道可以敘衆才曠然虛懷可以應羣務弼違救失不以尤悔為虞進善懲惡不以親讎自嫌用此輔君足為名相欽率是道往復乃官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除李夷簡西川節度使制

征鎮之大實惟蜀川西距于戎南漸于海有重江複山之險有長轂堅甲之旅水陸交會華夷雜居時能治之我有良帥山南東道節度使某官李夷簡以正事上以簡臨下仗茲器用累當任遇執憲之難也尔為臺丞其職甚舉司計之重也尔調邦賦其効可稱爰資長才出領重鎮自總符鉞于漢之南專奉詔條削去峻政均穀籍不一之賦罷舟車無名之征近悅遠來歸如流水谷用丕變人迄小康三載考功尔為稱首進其右秩遷于大藩以均重寄平四方以旌勤乎羣吏昔文翁明於教化种暠優於政能巴蜀之間遺美猶在不替前効可以嗣之佇聞有成用光厥命可檢校吏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等使

除袁滋襄陽節度制

漢以二千石之良者入為公卿周以六官之賢者出兼侯伯内外之任所命則殊至於治軍國寵忠賢其致一也戶部尚書袁滋奉上其勤臨下甚簡安人附衆尤是所長須資其能移鎮東郡略其科禁緩其征徭政不滋彰人用休息在部七載績成課高璽書徵還益聞遺愛老幼遮道事鄰古人朕方勤卹疲民襄樊猶吏累月冉命其有三日哉卒鄭滑之政也故旌武公之美寵以司徒夏襄漢之人也故仗叔子之才委茲征鎮類能而使其在此乎勉揚厥聲無替前効可某官山南東道節度等使

歸登右常侍制

近侍之列騎省為貴歷代迄今選任頗重必詢望實而後命之工部侍郎歸登村中沈厚心無詭詐介圭不飾止水無波隱然自居以致名稱抱此素行歷踐清貫寡議左掖貳職冬官歲時滋深

體望益茂可以備顧問應對之選列言語侍從之臣冠附
貂蟬立之于右訪諸時論僉以爲然可右散騎常侍

李程行軍司馬制

隋州刺史李程頃自周行出分憂寄漢南大郡守之五年頗
著良能宜當選擢況専習文學通知兵事西南重鎮初委
元戎慎選副車尔當此舉三軍之重俾往貳之仍加憲職以
示優寵可御史中丞劔南西川行軍司馬

李翶虞部郎中制

金州刺史李翶雅有文藝飾以政事早從吏職久領郡符
謹慎廉平頗副所任虞曹郎缺命以序遷勖茲寵名勉
守厥位可尚書虞部郎中

牛僧孺監察御史制

河南縣尉牛僧孺志行修飾詞學優長頃對策于庭其

言甚直累從吏職頗謂滞淹訪諸時論宜當朝選俾升
憲府以觀其才可監察御史

裴克諒量留制

華州刺史奏華陰令裴克諒在官清白奉法考秩向滿
其政如初借留三年用觀成績朕方旌求良吏俾養黎元
適副所懐宜可其奏

張聿都水使者制

前湖州長史張聿頃以藝文擢升朝列嘗求禄養出署外
官名不爲身志亦可尚喪期既畢班序當遷俾領水衡以
從優秩可都水使者

薛伾鄜坊觀察使制

鄜畤延安抵于中部羌夷種落散在其間戎夏雜居易擾
難理宜選寛明之使通知邊事者委以符節而糾綏之右

金吾將軍薛伾服勤戎職練達吏道出入中外綿歷歳年
能一乃心以宣其力自加寵遇再執金吾徼巡有嚴夙夜匪
懈在公若是何用不臧况爲人沉靜内肅外和按俗守封是
其所善宜輟務於誰何俾宣風於廉察廉平勞徠諸部綱
紀列城奉詔條以安人參戎索以詰旅欽承厥命往復乃官仍
踐禾卿式光重寄可檢校工部尚書充鄜坊等州觀察使

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太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馬之
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利
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爲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苟仍遷
郎位用示褒升可依前件

李暈安州刺史制

宿州刺史李暈勳閥之門蔚生才略久參戎衛頗著勤勞

試守列城觀其爲政居汴泗之右劇晝州居府署城池委之
經始一日必葺三年有成且聞公勤宜有遷轉重分憂寄再
佇良能往安吾人無忝厥命可安州刺史

竇易直給事中制

前御史中丞竇易直器質識智厚重閑敏文合法要學通
政經累踐臺郎揔司邦憲質猛舉措甚得其中官不易
方府無留事前因病免今以才遷俾升瑣闥以備顧問夫
制令奏議官猶典章苟有依違皆得駁正所任不細宜勸
乃官可給事中

孟簡賜紫金魚袋制

漢制二千石有政績者就加寵命不即改移蓋欲使吏久於
官人安其化也常州刺史孟簡簡易勤儉以養其人政不至
嚴心未嘗息曾未再稔績立風行歳課郡政毗陵爲最方

求共理實獲我心宜加命服以示旌寵庶俾群吏聞而勸焉宜賜紫金魚袋

盧元輔杭州刺史制

河南縣令盧元輔早以學藝列在周行嘗守商都頗聞有政再領京縣益見其才江南列郡餘杭爲大征賦猶重疲人未康藉爾登車往分憂賜勞俫安輯稱朕意焉縣賞旌能以佇報政可杭州刺史

錢徽司封郎中知制誥制

中臺草奏內庭掌文西掖書命皆難其人也非慎行敏識茂學懿文四者兼之則不在此選祠部郎中翰林學士錢徽藹然儒風粲然詞藻縝密若玉端直如弦自參林亦司益播其美貞方敬慎久而彌彰應對必見於撫經奏議多聞於削藁迨今六載其道如初嘉其忠勤宜有遷擢俾轉郎吏仍參綸閣茲乃崇獎示其敬承可依前件

獨孤郁司勳郎中知制誥制

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獨孤郁學識文行時論所推選自外郎擢居右闈綸言樞命既重且推委以發揮甚聞稱職而端諒忠謹介然自居爲臣若斯足可嘉獎官當滿歲職亦逾年宜從美遷以光近侍可司勳郎中知制誥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五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六

翰林制詔三 敕書批答祭文讚文附 凡五十五首

與王承宗詔
答李遜等謝恩令附入屬籍表
祭盧虔文
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跡屏風表
批白寮嚴綬等賀御撰屏風表
答杜兼謝授河南尹表　與茂昭詔
與師道詔　與於陵詔
答段祐等賀冊皇太子禮畢表
答李詞賀慶分王士則等德音表
與吐蕃宰相鉢闡布敕書
與希朝詔　與師道詔
與劉濟詔　祭吳少誠文
與季安詔　與希朝詔
與從史詔　與季安詔
與昭義軍將士詔
與承璀詔　與元陽詔
與昭義軍將士敕書
與師道詔　與師道詔
與茂昭書
與昭義節度親事將士等書
與執恭詔
與恒州節度下將士書
與承宗詔
批宰相赦王承宗表

與劉濟詔
代王佖荅吐蕃北道節度論贊勃藏書
與吉甫詔
與吐蕃宰相尚綺心兒等書
荅王承宗謝洗雪及復官爵表
與鄭絪詔
荅高郢請致仕第二表
與劉總詔
荅裴垍讓中書侍郎平章事表
荅劉總謝撿校工部尚書充范陽節度使表
與茂昭詔
荅任迪簡讓易定節度使表
荅裴垍讓宰相第三表

荅裴垍謝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表
與劉總詔
與房式詔
與盧恒卿詔
與新羅王金重熙等書
荅文武百寮嚴綬等賀御製新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表
荅孟簡蕭俛等賀御製新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狀
荅元稹授岳鄂觀察使謝上表
荅李鄘授淮南節度使謝上表
畫大羅天尊贊 并序
已上五十五首

王承宗詔

勑王承宗朕臨馭天下及此五年三叛誅夷四方清泰不以武功自負常推恩信爲先尔父云亡即欲命卿受詔而遠近方鎮內外人情紛然奏陳皆云不可朕以卿累代積勳賢之業一門有忠義之風功著艱危恩連姻戚雖中心是念而衆情難違可否之閒久不能決然亦欲觀卿進退之禮察卿忠孝之心卿自罹憫凶屬經時月待使臣而動皆得禮奏章疏而言必由衷請獻官員願輸貢賦而又上陳密款遠達深誠潔身而羣出三軍損己而讓推二郡斯有以得臣子之大節知君親之大恩卿心既然朕意亦定特加新命仍撫舊封今授卿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撿校工部尚書充成德軍節度使恒州刺史恒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仍賜上柱國并賜實身椎節等往想卿忠孝哀感兼深其德棣兩州以卿進讓元欲於

卿親屬之內選授一人在法雖有推恩相時亦恐非便今所以除薛昌朝德棣兩州觀察使昌朝昔嘗事卿先父今又與卿親隣卿宜具以誠懷令報昌朝知委卿今授命之後足得節制三軍使其不失事宜方見卿之忠蓋昨者衆情易惑非卿不能幼此誠群議難排非朕不能斷此意所宜保持大義勉勵遠圖深念斯言永副予望其當軍大將已下各宜特與改轉卿即條錄聞奏其官健等亦宜量加優賞想宜知悉

荅李遜等謝恩令附入屬籍表

卿先父頃逢多難嘗立大功每相忠勞豈忘存歿念先臣之績雖書名於大常推同姓之恩更附籍於宗正俾增榮於一族庶延寵於九原卿等或詩禮承家或弓裘奉業咸鍾新命慶屬本枝省所謝陳深嘉誠懇

祭盧虔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七月日皇帝遣某官某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故秘書監贈兵部尚書盧虔之靈惟尔質性端
和風猷茂遠名因文著位以才升秉大節而事君始終一致陳
義方而訓子忠孝兩全甲族推華士林增美久在貂蟬之列近
遷圖籍之司方延寵光遽閟幽穸襃奬之命雖已表於哀榮
遣奠之恩宜再申於軫悼魂兮不昧鑒此誠懷尚饗

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跡屏風表

朕思求理化親閱典墳至於去邪納諫之規勤政慎兵之誠取
而作鑒書以為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
目覩而躬行庶將為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卿詞彰恭順
義見忠規省覽再三深叶朕意所賀知

批百寮嚴綬等賀御撰屏風表

朕烈祖太宗以古為鏡用輔明聖寅恭理平垂作孫謀無憚

乎失墜取為鑒遂飾丹青至若明君直臣嘉言往事森然
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既庶幾為座隅之誡發揮獻納亦
足以開臣下之心況卿等職在儀形政當補察各勤所任共
副茲懷所賀知

答杜兼謝授河南尹表

卿文通吏道學達政源凡歷官常輒聞績効觀能以授
俾亞理於三川見可而遷宜專臨其一府盡委封畿之政
仍兼運漕之權歲時之間佇有勤効勉恭尔職重副予懷
所謝知

與茂昭詔

勑茂昭盧枚等至省所奏恒州事宜并別論請陳獻者具
悉卿望重勳賢寄崇藩鎮謀參帷幄寵接國姻累上表
章繼陳誠款永言智略已見匡濟之才載念公忠益表

感知之志若非勞瘁憂國義勇忘家則丹赤之心不能至
此想風興歎至于再三所緣恒州事宜朕亦思之甚熟但
以武俊率身仗順於國有功忠勳所延宜及後嗣承宗
又密陳深款遠獻忠誠既念舊勞已降成命計其奉詔必
合感恩如或乖違續有商議卿宜以睦隣為事體國為心
想卿誠懷當悉朕意

與師道詔

勑師道省表具悉卿業重相門位崇戎閫忠輸于國行
著于家父而益彰克荷無已所奏云兄師古請列于私
廟昭穆者此乃心推孝友誠切恭敬覽表見情深足嘉
尚但以祠廟所見貴於禮成師古雖則始嘗至卿方行
祔禮即卿為廟主固合其宜況師古爵位尊崇弘選自
合祔廟別立祠宇使其主之奉以蒸嘗亦非乏祀也已令
有司重議如此頗因得中且叶禮經卿宜知之

與於陵詔

勑於陵省所賀安南破環王國賊帥李樂山等三萬人者
具悉卿蕃吏犯疆方鎮致討兇徒喪敗荒徼清平卿素蘊
忠誠又連封境疾惡同於山嶽勢益壯於輔車想聞捷書
當倍慰悅載省所賀深見乃懷

答段祐等賀冊皇太子禮畢表

朕祇膺統序恭守典常爰擇至公乃命長子使主國鬯用
貞邦家冊畢禮成良增感慶卿等各司軍衛同奉表章備
見忠誠益深嘉歎所賀知

答李詞賀赦分王士則等德音表

朕臨馭天下以懲勸為先有惡必誅無功不念顧承宗之
罪誠合討除思武俊之勳宜令嗣襲況墳墓禁其翦伐

將挍許以歸降㞹明用師蓋非獲已卿職修卿寺誠奉本
枝省兹賀章備見忠盡

與吐蕃宰相鉢闡布勅書

勅吐蕃宰相沙門鉢闡布論與勃藏至省表及進奉具悉卿器識通明藻行精潔以爲眞實合姓忠信立誠故能輔贊大蕃叶和上國弘清淨之教思安邊陲廣慈悲之心令息兵甲既表卿之遠略亦稱國之良圖深朕與彼蕃代爲甥舅兩推誠信共保始終覽卿奏章遠叶朕意披閱嘉歎至于再三所議割還安樂秦原等三州事宜已具前書兼不周細及省來表似未指明將期事無後艱必在言有先定今信使往來無壅疆埸彼此不侵雖未申以會盟亦足稱爲和好必欲復修信誓即須重書封疆雖兩國盟約之言積年未定但三州交割之後克日可期朕之衷情卿之志願俱在於此豈不勉歟又緣自議二州已來此亦未發專使今者贊普來意欲以再審此言故遣信臣往諭誠意即不假別使更到東軍此使已後應緣盟約之事如其間節目未盡更要商量卿但與鳳翔節度使計會此已處分令其奏聞則道路非遥往來甚易頗爲便近亦冀速成更待要約之言皆已指定封疆之事保無改移即蕃漢俱遣重臣然後各將成命事關久遠理貴分明想卿通才當稱朕意曩者鄭叔矩路泌因平涼盟會没落蕃中比知叔矩已亡路泌見在念兹存没每用惻然今既約以通和路泌合令歸國叔矩骸骨亦合送還表明信誠兼亦在此其論與勃藏等尋到鳳翔舊例未進表函節度不敢聞奏自取停滯非此稽留昨者方進表函旋令召對今便發遣更不遅迴仍令與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徐復及中使劉文璨等同往其餘

事宜已具與贊普書内卿宜審於謀議速副誠懷兼有少信物賜卿具如別録至宜領也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希朝詔

勅希朝省所奏請自部領當道兵馬一萬五千人取蔚州路赴行營并奏土門及承天軍各添兵士備禦者具悉卿武毅推才忠貞大節出爲良將佇作信臣紛已徇公忘身許國忿逆命不恭之寇激勤王自効之心親統鋭師率先群帥況又周知要害備設防虞計其威聲已振兇醜有臣如此朕復何憂佇建殊功以副深望所有動静宜數奏聞想當知悉

與師道詔

勅師道朱何至省所奏當道赴行營兵馬取正月過渡河逐便攻討并奏兵馬出界後請自供一月糧料又奏待收下城邑若有軍糧一月已後續更支計并陳謝慰問者具悉卿文武開生忠貞特立動有所効知無不爲昨獻帛助軍極盈數於万疋今又責糧出境職經費於一旬此乃力之所任無不罄竭慮之所及無不經營因時見憂國之心臨事識忠臣之節詔書慰諭未盡朕懷章疏謝陳益嘉乃志再三興歎寤寐難忘其所奏聞並依來表想宜知悉

與劉濟詔

勅劉濟李皐至省表及露布十二月十七日劉緄部領當道行營兵馬收下饒陽縣城破賊衆三千人并擒斬將校收獲馬畜器械等兼送賊將朝馀清等四人又得所收饒陽縣等者具悉卿盡忠伐叛發饒陽精鋭之師組伏順臨戎討冀方昏狂之寇詔下而父子戮力鼓行而將卒齊心先群帥以啓行首諸軍而告捷連擒逆將併下賊城歸獻罪之俘因進

已收之縣邑可謂忘身徇國盡禮事君疾風知勁草之志
大雪見貞松之節況表章之內益歎恭勤而省想之間如覩
風采討襲兇醜當已震威殷馬破竹之勢可乘覆巢之期非遠
佇清大憝重副深衷其饒陽縣鄉宜且令鎭守稍加存撫用
勸將來宋常春鄉所寄奏具委事情且宜叶和以體朕意
故令宣慰想當知悉

祭吳少誠文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二月辛未朔二日壬申皇帝遣內侍省
內府局丞陽絳魚袋孫士政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彰
義軍節度使贈司徒吳少誠之靈曰惟爾武毅挺質韜鈐毓
身負勇果之雄材蓄變通之明識自忝廉列郡節制戎師
貞且有威勤而不撓軍戎輯睦封域底寧從義而致誠仗順
而保福既延寵渥方茂輝榮奄遂此幽淪深用傷悼逝波不捨
去日苦多想松檟以軫懷閱鼓鼙而興歎恩加追贈禮舉
哀榮不念爾有靈知予此意尚饗

與李安詔

勑李安省所奏當道行營兵馬今月十七日已收棗強縣其賊
棄城夜走者具悉卿輸忠報國嫉惡忘家遣無敵之師伐不
龔之寇軍聲遠屆先路以風行逆黨潛知棄城而宵遁已收
縣邑益振兵威此皆卿訓練所加指麾有素永言勳效寔屬
深懷固可乘勢應機遂便進討以卿忠盡當副朕心

與希朝詔

勑希朝張嘉和至省所奏前月二十六日破逆賊洄洎住鎮六千
餘人具悉卿親領銳師誓誅逆黨張軍心以吞敵奮士力而
指蹤潛戒偏裨先攻險阻伐謀而事有成算克日而動不愆
期果敗兇徒遂據要地況殺傷既衆收獲頗多益壯軍威

可奪虜氣佇聞掃蕩以慰衷懷

與從史詔

勑從史曹公又至省所奏今月三日栢鄉縣南破賊衆約三萬
人并擒斬首級收獲器械及馬等又奏當軍所傷士馬數并
單事優卹事宜具悉卿外揚武略內竭忠謀率有名之師
深入其阻遇無狀之寇大挫其鋒兵刃屢加捷書頻至殺傷數
廣績効居多非卿悉力權兇粗忘報國則何能指麾之下動
必成功表奏之間事皆審實既光重委益副深懷嘉歎再三
不忘寤寐所奏承璀出軍合陣并續發露布事宜具委所
陳想當知悉

與季安詔

勑季安許季至省所奏具悉卿勳親重德台輔元臣竭誠
信以戴君弘識度而體國謀能權慮言必盡忠周覽表章益
增嘉歎果步陽白參軍務頗効恭勤皆具待奏陳已有處分想
宜知悉

與昭義軍將士詔

勑昭義軍節度下將士等卿等當軍將士與諸道不同自經
艱難多昜將帥而忠順之節未嘗有虧朕每思之無時暫忘
盧從史爲卿主將作朕藩臣權位尊崇恩寵優厚而乃外示恭
順內懷姦邪刻削軍中暴殄境內朕以君臣之道未忍發明爲
之含容頗有年月近又苟求起復請討恒州與賊通謀爲國生
患自領士馬久屯行營收當軍賞設之資加本道錢粟之估不
爲公用盡入私家此則主將之惡於卿何有臣子之分負朕實深
卿等辨邪正之兩端識逆順之大義抑忠勇者恥居其下守
名節者憤發於中失三軍之心已聞大去犯衆人之怒果見不容
遂密事宜備知誠款興言嘉歎至于再三其當軍將士等賞設

已有處分上自將校下及士卒各勵尔志再思朕言卿等承前
已來常保忠貞之節自今已後永爲心腹之軍宜念始終副兹矚
望故今宜慰宜並悉之夏熱卿等各得平安

與承璀詔

勑承璀卿揔領禁軍控臨戎境見敵再彰其勇敢因事益表
其忠勤言念在懷發於寤歎昭義軍將士等去邪遠惡伏義
保忠統其成師宜得良帥孟元陽夙懷武毅累著功庸威名
甚彰人望所屬以之爲帥必愜軍情以之討賊必有勳績今
授元陽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昭義軍節度等使未到行營間
其昭義軍卿宜切加宣撫務使安寧烏重胤職在偏裨保於
忠正宜從獎擢以表殊恩今授烏重胤河陽節度使兼御史
大夫卿亦宜諭此恩意令知朕心兼為河陽無人速宜進發想當
知悉

與元陽詔

勑元陽澤潞全軍方討恒冀凡屬從史虧失大節苟懷二心姦迹
邪謀日已自露軍情物議俱所不容尋追赴朝今已在道朕以昭
義將士忠順成風況在行營久勤戎事今欲使其戰者奮勇居
者從安共成大功必在良帥以卿有徵求之勳効有河陽之政令
思之甚熟無以易卿宜領重藩仍遷崇秩今授卿檢校尚書右
僕射充澤潞節度等使并賜旌節告身等往卿宜速發先
到潞府上訖便赴行營慰安軍心宜諭朕意烏重胤忠守
節宜加獎用今便授重胤河陽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想宜知悉

與昭義軍將士勑書

勑昭義軍節度下將士等卿等久在行營自無主將而士旅
輯睦軍壘安寧足彰守正之心尤見盡忠之節以此歎矚嘉歎
寢興孟元陽是朕信臣爲國良將威略可以備完撫字慈和可
以牧師人累著忠勤克諧朕命爲其主帥必副羣情況卿等
同嫉姦邪久困貪暴宜以仁賢之帥撫卿忠義之軍亦請思元陽
無出其右今授元陽檢校尚書右僕射充卿等當道節度使
勉同王事以慰朕懷烏重胤特効忠誠深宜獎擢今便授河
陽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故今宜慰並宜知悉

與師道詔

勑師道林英至省所陳奏并進王承宗與卿書者具悉王承宗
童騃無知凶邪有素雖藉祖父之寵曾微分寸之勞但以武俊
勳在冊書姻連戚屬朕獨排羣議特降殊私未至父喪使承
祖業即加寵命仍撫舊封則朕於承宗恩亦至矣而偽陳誠款
欺誑使臣假託軍情拒違詔命則承宗於朕罪莫大焉悖禮
亂心暴於天下此乃承宗干國家之紀非朕忘武俊之功遂至用
師蓋非獲已仍開生路許以自新而梟音不悛鴟張益熾人
情共棄國典不容在於朕心安敢輕捨卿既膺任意懇義感恩
所獻表章具已詳覽慮深遠計詞切衷誠言在忠謀而則然於
事體而未可誠嘉勤至難允懇誠今諸道將帥親領士馬深
入寇境頻奏捷書四面合圍一心旅進窮追已甚覆滅非遙況
卿同道師徒已收縣邑冀清氛孽佇見功名勉於今圖副此矚望

與師道詔

勑師道任文質至省表具悉盧從史頃者請率全師枉言討妖
孽朕推誠待物許之不疑而背恩於上結怨於下邪謀貳志日
以彰聞虧大節而自絕於君積衆怒而不容於衆因以邀命幸
而脫身屈法申恩已有處分昨者詔旨已明示卿卿體國爲心
事君盡力同宜有聞必薦有見必陳竭其忠謀之誠齊其獻替
之美省閱章奏嘉歎良多

與茂昭書

勑茂昭十二日與至省所奏今月十八日大破賊衆一萬七千人并擒斬收獲訖者具悉卿親率驍勇誓平妖逆竭股肱之力中有奇謀勵父子之軍前無強敵故能深入賊境大破兇徒殺傷既多俘獲亦廣具詳奏報備見忠勞眷矚之懷勞於寤歎將士等各懷勇烈同弦寇讎激於衆心致此殊効况荷戈於炎暑之際奮身於鋒刃之間永念於茲未嘗暫忘故今宜慰宜並悉之

與昭義節度親事將士等書

勑昭義軍節度下親事將士等盧從史受恩至重負國至多衆所不容追令赴闕朕以倶曾任使責全始終今則止於貶官此蓋曲從寬典卿等抱忠懷義朕所素知須以諸營同事從史三軍一體俱是王臣既不相干又能自効朕方優獎俱以酬功勳何至不安有此疑懼必恐從史已追之後元陽未到之間卿等當營作與王將或被外人扇誘令衆意憂疑勢使之然事非獲已朕亦在此遠有軍情料卿本心必無此意况元陽勤儉恤下寬厚愛人久在河陽甚近澤潞元陽稍否卿等合諳以卿忠義之軍故擇仁賢爲帥已有詔示宜諭元陽若到行營一無所問乃至將士家口亦令優䘏安存卿復何憂必得其所況昭義將士艱難已來保守忠自未嘗虧失天下稱歎卿亦自知又卿父母妻兒家田墳墓一物已上並在潞州頃刻之間豈忍便棄朕之此語卿宜細思各相勉諭同保忠順計元陽已合到彼卿等便取元陽指麾想卿等心必副朕意故今宜慰宜並悉知

與執恭詔

勑執恭王克謹至省所奏今月八日進收平昌縣已令鎮守并奏劉濟欲與卿約義事者具悉卿奉辭伐罪仗節啟行指顧偏裨收復城邑已令鎮備兼務綏緝厥惠之方既明而伐之義斯在永言所任深注衷情劉濟將相大臣與卿先父同列欲求契約固合允從但唯繼好私情亦足叶心王事甚省來奏深鑒乃誠至於寢興不忘嘉矚

與恒州節度下將士書

勑成德軍節度下將士等朕以王者之道與物無私若違命執迷則刑有容捨若知非改悔則無不含弘不有躬無告之人不塞自新之路頃屬盧從史暗爲姦謀遂興兵端致使恒陽隔於恩外六郡之地皆廢農桑三軍之人並懼鋒鏑每念至此中心惻然今卿等繼獻表章遠輸誠款省承宗之勤懇雖阻其情思武俊之功勞不能無念況事因詿誤而理可哀矜今已降制書各從洗雪承宗仍復舊官爵充恒冀深趙德棣六州觀察使成德軍節度使將士等官爵宜與封並宜仍舊待之如初卿等各宜叶力同心知恩感德共保終始以稱朕意焉故今宜慰宜並知悉

與承宗詔

勑承宗頃者盧從史苞藏姦詐矯示公忠下誣物情上惑朝聽使卿陷於詿誤命使朕至於用兵交亂君臣罪有所在今從史已正刑典遠棄驩州奸邪罪者既從屏除誣陷者自宜明白况卿代連姻戚朕豈不思祖有功勞朕豈不念事不得已勢合如斯委絶已來常懷惆悵卿今既陳章疏懇獻衷誠請進官員願脩貢賦指心以納款歸罪而責躬情可哀憐誠存開釋朕託于人上及茲六載體天地含弘之德厚君臣終始之恩常以人安爲心豈欲一物失其所今所以開獨見之路降非常之恩卿及將士等已具制書並從洗滌卿仍復舊官爵便充恒冀深趙德棣等州節度觀察等使并賜旌節告身等往爵並仍舊君臣如初想卿中懷當自知感所宜追補前悔勉

勤役圖夙夜思之永副朕意想當知悉

批宰相賀赦王承宗表

先臣武俊功不可忘後嗣承宗過而能改朕所以捨其罪悔議以勳親垂宥過之恩尚宜及十代引此宥之賞誠合在予一人與其黷武而取威不若匿瑕而務德卿等重居台輔密贊謀猷發於衷誠有此稱賀省閱章奏嘉歎久之

與劉濟詔

勑劉濟省所謝男緄及孫景震等授官并謝賜器仗弓甲刀斧等者具悉卿文武全才將相重任本於忠諒成此勳勞尚德尊賢位已極於台輔念功懋賞寵宜及於子孫時以論允歸朝章斯舉至於出茲戎器賜我元臣但可以申朕恩私未足以表卿功績載覽來表備見乃誠併此謝陳益嘉勤盡

代王佖荅吐蕃北道節度論贊勃藏書 奉勅撰

大唐朔方靈鹽豐等州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寧塞郡王王佖致書大蕃河西北道節度使論公麾下遠辱來書兼蒙厚貺慰悚之至難述所懷國家與彼蕃代為舅甥日洽恩信雖云兩國實若一家遂令疆埸之臣得以書信相問況麾下以公忠之節雄勇之才翊佐大邦經略北道佖近蒙制命守在邊陲慰望之情二難書盡皇帝以贊普頻遣和使思永通好凡此邊鎮皆奉朝章但令慎守封陲不許輒令侵軼至於事理彼此宜然且如党項久居漢界曾無征稅既感恩德未嘗動搖然雖懷此撫循亦聞關彼財貨亡命而去獲利而歸但恐彼蕃不知大為党項所賣其中亦聞誘致事甚分明不能縷陳計已深悉今請去而勿誘來而勿容不失兩境之歡不傷二國之好在此誠為小事於彼即是遠謀幸願相遵勿遺邪徑今聖上德柔四海威示萬方雖外國蠻夷尚皆率伏況中華臣妾敢有不

恭豈假彼蕃欲相借助誠愧厚意終訝過言承去年出師討逐迴紇其間勝負此亦備知不必勞來書遠相示及所賚寄贈止已檢到佖為邊須守常規馬及胡瓶依命已授其迴紇生口緣比無此例未奉進止不敢便留今卻分付來人至於望垂檢領有少荅信具如別數幸恕寡薄也初秋尚熱惟所履珍和謹因譯語官馬屈林恭迴不具佖白

與吉甫詔

勑吉甫韓用政至省所奏陳謝具悉卿忠貞勗身文武為德志推經國謀不忘君才可以雄鎮方隅故委之外閫智可以密參帷幄故任以中樞而能一其衷心再有沖讓雖勞謙彌切每陳丹府之誠而夏寄方深難輟紫垣之務勉諭已伸於前詔忠勤載露於來章今征討已停方隅稍泰克清之日雖則不遙難奪之心亦宜且抑重此宣諭當體朕懷是推至公頗有陳謝

與吐蕃宰相尚綺心兒等書

勑吐蕃宰相尚綺心兒等論思諾悉至省表并進奉具悉卿等才器特茂識略甚明代義立身貞忠事主上佐贊普下康黎元以輯睦納款為謀繼好息人為志明是卿上策吐朕中心每覽表章輒用嘉歎朕與彼蕃國代為舅甥日結恩信自論盟會頗歷歲時常欲速成以為永好雖誠明之內彼此無疑而言約之間往復未盡今故略收來意重示所懷想卿通明當所鑒悉河隴之地國家舊封論州郡則其數頗多計年歲則沒來甚近既通和好悉合歸還今者捨而不言豈是無心愛惜但務早成盟約所以昨言三州則沒於彼者甚多歸於此者至少猶合推於禮讓豈假形於言詞來表云此三州非創侵襲不可割屬大唐來且此本不屬蕃豈非侵襲所得今

是知歸崔昌管何引割屬為詞去年與論勃藏來即云還復取
進言賛普便請為定今兩般使至又云比之小務未合首而論
之前後既有異同信使徒煩來去雖欲速為盟會其如無
所適從靜言二三固不在此若論和好即今久無侵軼已同一家
若議修盟即須重定封疆先還三郡若三郡未復兩界未分
即是未定封疆憑何以為要約彼若苦惜小事輕易違闕未
能修盟且務通好亦於信使一往一來但令疏數得中足表情意
不絕彼有要事即令使來此有要事亦令使往若封境之上小
小事意但令邊頭節度兩處計會商量則勞費之間彼此
省便前般蕃使論悉吉贊至緣盟約事大須審商量未及
發遣後使雖是兩般所論只緣一事故令相待今遣同歸在
於日時亦未淹久所送鄭叔矩及路泌神柩及男女等並已到此
良用惻然厚贈遠歸深表來意其劉成師元非劉闢子姪

本是成都郡人已令送還本貫其餘事目並在賛普書中卿
等宜審衆量以副朕意使迴之日可備奏聞今遣兼御史中
丞李銛及中使與迴使同往各有少信物具如別數至宜領之秋
涼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荅王承宗謝洗雪及復官爵表

帝者之道蕩然無私唯推赤心以牧黔首故一夫不獲亦若納之於
隍一物歸誠則容之如地況卿家聯勳戚寵自先朝祖立茂功
賞延後嗣因人詿誤不染瑕疵滌以恩波煦之寵澤撫有封
而察廉六郡進新律而統制三軍藩翰加恩行以過此及覩
來表乃見深誠言必由衷事皆知感承家襲慶哲繼力於
前修補過酬恩顧指期於後効永言乃志甚叶朕懷勉思始
終用副眷矚所謝知

與鄭絪詔

勅鄭絪省所奏邕管黃少卿及子弟等事宜具悉卿望重中
朝寄深南服誓敷惠政佇化遠人言念忠勤不忘寤寐山洞
夷落易擾難安比來撫之未及其道覽卿所奏頗合其宜歲
時之間當革前弊勉於招諭以副朕心

荅高郢請致仕第二表

卿有忠貞之節立於險中有清重之名鎮于朝右而能始終
道進退有常援禮引年遺榮致政人鮮知止卿獨能行不唯
振起古風亦足激揚時俗於卿則確然難奪在朕則情豈易
忘誠歎乃懷未允來表

與劉總詔

勅劉總卿業繼將門才兼武略累臨軍郡悉著良能襲爵
來宜加旌鉞仍舉奪情之典以昭延賞之恩今授卿起復雲麾
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兼范陽節度等使并賜旌節官告往
想宜知悉

荅裴垍讓中書侍郎平章事表

卿自登台輔每竭忠貞一身秉鈞百度惟序致君盡力久積
股肱之勤憂國勞心微生腠理之疾暫從休告遽獻表章所
陳雖是卿心所請殊非朕意宜加調攝速就平和以副虛懷無
爲固讓

荅劉總謝檢校工部尚書范陽節度使表

卿幼承義訓長有令聞能遵忠孝之風不墜弓裘之業朕所
以命加異等寵冠常倫特授雙旌超登八座豈唯延賞亦在
任能將撫前修勉申後効載省章疏深鑒誠懷所謝知

與茂昭詔

勅茂昭王日興至省表陳讓檢校太尉者具悉卿文武大僚勳
威重望累展朝宗之禮足表恭敬之心況多戰伐立功彌彰勤

盡言念及此每用嘉焉宜加寵榮已降新命何至謙讓仍辭
舊官眷倚之懷並具前詔想宜知悉

答任迪簡讓易定節度使表

卿修文立身經武致用每抱心於忠勇常濟事以智謀自副
戎車已留時望及分旌鉞果協輿情況武義之師輸忠仗節所
期慰撫以戢輯寧何至撝謙有兹陳讓所進官告只今却賜卿宜
體朕懷即斷來表

答裴垍讓宰相第三表

卿疾病已來表疏相繼雖辭乞之誠頗切而任望之意方深所
以來章久而未報然念卿勤懇之請至于再三若心不甚安即
疾難速愈是用輟樞衡之務加崇重之官稍遂優閑佇期
痊復勉從尔志深抑予懷

答裴垍謝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表

卿自居鈞軸日獻謀猷翼戴君上常竭其股肱憂國每形於顏色
及嬰疾病益不遑安未踰四旬以至三讓撝謙秉易退之道懇
陳難奪之詞遂抑朕心俯從卿請而十命印綬五兵尚書官秩
甚崇事務稍簡冀以優養俾乎和平載省表章深見誠貫

與劉總詔

敕劉總康志安至省所謝陳具悉卿之先父爲朕元臣大節殊
功殁而不朽宜加恩禮俾洽哀榮故命宰臣爲之撰錄卿發揚深
報國孝重承家既感顯親之恩願竭戴君之節遠有奏謝
益用嘉之想宜知悉

與房式詔

敕房式卿以良才尹茲東洛公忠無怠聲績有聞嘉歎之深
寤寐難忘宣城重寄深在得人藉卿政能往就綏撫今授卿
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

使并賜告身往卿宜便起赴本道勉修所任以稱朕倚注想
宜知悉

與盧恒卿詔

勅盧恒卿累登朝序皆著公方自領藩條益彰理行恪恭
而奉上勤儉以牧人不加寵榮何勸來者朕以権管漕運軍
國所資其務甚殷所寄尤重以卿有忠勞之節勤幹之長
才常簡朕心宜授此職今除卿尚書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
轉運使并賜告身往宜即赴闕庭想當知悉

與新羅王金重熙等書

勅新羅王金重熙金獻章及僧仲虛等至省表兼進獻及進
功德并陳謝者具悉卿一方貴族累葉雄材仗忠孝以立身
資信義而爲國代承爵命日慕華風師旅叶和邊疆寧泰況
又時修職貢歲奉表章遠獻精珍忠勤並至功德成就恭欽

弥彰載省所陳益用嘉歎況波萬里路隔於海東丹懷一
心每馳於闕下以兹表忠尚常届寢興勉弘始終用副朕意今
遣金獻章等歸國并有少信物具如別錄卿母及妃并副王
宰相已下各有賜物至宜領之冬寒卿比平安好卿母比得和
宜官吏僧道將士百姓等各加存問遣書指不多及

答史武貞寂嚴綬等賀御製新譯大乘本生心地觀
經序表

朕勤求道本底掇教源以真如不二之宗助清淨得一之化況斯
經典時爲大乘名理精微翻譯成就雖契心則離於文字而得
音亦假於筌蹄庶使發揮因爲述序卿等精通外學懇竭
忠誠引經贊揚奉表稱賀再三省覽嘉歎久之

答孟簡蕭俛等賀御製新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狀

大德經典皆取上法乘來自西方陶于中禁將期利益必在闡揚

遂大呼僧從諫其句偈兼品聯等潤以文時因披尋深得
真諦悟本生不滅之義諭心地無相之宗方勤護持聊著序引
永言述作猶愧聖明卿等賀陳良深嘉尚

答元應授鄂岳觀察使謝上表

夏口重鎮戶口在時既非明者不能理其事非簡儉不能息其
俗以卿有仁厚之質貞正之風累踐班行皆著名節爰輟中
臺往臨外藩知已下車深慰人望佇聞報政用副朕懷所謝知

答李鄘授淮南節度使謝上表

卿抱兼人之才秉徇公之節再登要職累著能名若非發硎投
而不滯如玉在佩動必有聲服以距淮而南人物繁夥苟非廉
明何以貞師旅恰非簡惠何以通商賈屬燕前勞既彰後効
何遠載省來表知已下車勉勵虛懷佇觀新政所謝知

畫大羅天尊贊 并序

歲正月十九日順宗仙駕上昇六月日皇帝嗣位六載每及歲
晨哀慕居孝思明發不寐以為列祖之教本乎道先宗之神在
乎天故畫大羅天尊像者欲以取上勝因而成本功德也然
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仰之若是用諦念真儀虔
仰尊儀命良色之工圖其儀形命掌文之臣贊其功德庶將孝
誠于天上致孝理於域中斯蓋弘願發於我皇景福蔭於先后
稽首奉詔號稱贊曰

維大羅兮天上天　維天尊兮仙上仙　高真之臨鑒照下界
孝將之心達上玄　每一念兮以一仰　感罔極兮福無壍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六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七

翰林制詔四 凡六十八首 批答祭文贊頌附

答元義等請上尊號表
答薛苹賀生擒李錡表　與薛苹詔
與嚴礪詔　與裴度詔　答裴均等請上尊號表
與從史詔　與韓皐詔　與元衡詔
答李拜等謝許上尊號表　答馮伉請上尊號表
答長安萬年兩縣百姓耆壽等謝許上尊號表
答元素謝上表　答韓皐請上尊號表
答馮伉謝許上尊號表　與顏証詔　與從史詔
與李安詔　與高固詔　祭故贈婕妤孟氏文
季冬薦獻太清宮詞文　與茂昭詔
答百寮謝許追游集宴表　答李拜謝許遊宴表

答劉濟詔　與柳晟詔　答薛苹謝授浙東觀察使表
上元日歎道文　畫大羅天尊贊頌文
答朱佐明知貞冊尊號及更赦表　祭成安公主文
與佐明詔　與小文詔　祭某於部則天　與希朝詔
與元衡詔　與陸庶詔
答裴度謝賜男史徒改名文并移貫屬京兆表
與承偕詔　與希朝詔　與韓弘詔
答杜佑謝男師損除工部郎中表　與嚴礪詔
與韓弘詔　答王鍔謝許淮南節度使表
答韓弘謝平章事表　畫大羅天尊贊頌文
答韓弘拜謝平章事表　畫元始天尊贊頌
北齊驃騎大將軍高敖曹贊　與驃國王雍羌書
與李安詔　答杜兼謝上河南少尹知府事表

代忠亮荅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等書
與南詔清平官書　荅崔羣賀賑恤江淮德音表
與茂昭詔　與潘孟陽詔　荅宰相杜佑等賀德音表
荅宗正卿李詞等賀德音表
荅將軍方元蕩等賀德音表　與迴鶻可汗書
與韋丹詔　與從史詔　荅宰相杜佑等賀德音表
與孫璹詔　與李良僅詔
荅京兆府二十四縣耆壽謝賑貸表

荅元義等請上尊號表

朕自君臨運逢休泰時歲豐且稔兇醜殄夷此皆宗社降靈羣賢宣力顧惟寡德敢受鴻名卿中發懇誠上尊美號雖已固人望難違貪天功宜采心所懷勿固為請

荅薛苹賀生擒李錡表

朕自嗣耿光每多惕厲念必先於除害志無忘於安人李錡大負國恩自貽天罰師徒未動於疆場父子俱肆於市朝信上天之禍淫與率土而同慶省視來表深鑒乃誠所賀知

與薛苹詔

勑薛苹楊君靖至省所陳謝具悉卿勤王之節徇公滅私事主之誠移忠資孝苟非褒贈何以顯揚且清白之風既自家而刑國則寵旌之澤宜因葉以流根式遵追遠之經用表教忠之□且為禮典煩致謝章

與嚴礪詔

勑嚴礪薛光朝至所陳謝具悉卿徇公竭誠臣節克著揚名濟美子道有光教忠既本於義方追遠宜崇於禮命俾優褒贈爰慰孝思秩貴冬官以表過庭之訓封榮石窌用旌徙宅之賢雖示新恩允符舊典遠煩陳謝深見懇誠

與餘慶詔

勑餘慶省所謝陳具悉卿累居袞職時謂盡忠自尹洛師旦聞報政臣節既彰於宣力子道宜大於揚名俾光孝思爰舉禮命榮從冢宰寵賁幽靈式昭彝章豈為私渥有煩陳謝深見誠懷

荅黃裳請上尊號表

朕以薄德嗣守丕圖不敢荒寧以弘理道幸屬歲時豐稔兇逆殄夷屬雨不愆禮圜丘而報本雷霆未震盛宜太社而耼刑斯皆十聖降靈幽贊寡昧百辟叶德馴致和平永惟乙名實懼虛美卿上稽祖訓下酌羣情陳獻表章請加徽號暨于王公卿士降及耆耋緇黃咸一乃心各三其請朕嘗以宰元化者曲成於物法天道者從欲於人雖恤隱從幸未臻三五之化而樂推於戴難違億兆之心德非稱焉謙不獲已勉從所請深愧于懷

與從史詔

勑從史楊幹至省所奏今月七日到潞城縣降雪尺餘兼奏耆老等詣關請欲立碑并手踪通和劉濟本末事宜者具悉卿分朕之憂永久之瘼時降大雪畢且年表祥豈惟澤及土田將使物無疵厲休慶斯在慰望良深耆老等遠詣關庭請立碑紀尋已允許當體誠懷以旌政能無至陳讓知卿協比其鄰翼戴為意陳此手跡發於血誠忠懇彌彰嘉歎不已永言臣節何日忘之想宜知悉

與韓皐詔

勑韓皐省所陳賀具悉卿朕自守睿圖每思寬政庶先禁暴念在措刑李錡負國反常阻兵干紀未勞師旅已就誅夷卿宜力納忠秉心嫉惡遠陳慶賀深見懇誠想宜知悉

與元衡詔

勅元衡卿亡身許國竭力匡君人之具瞻予所嘉賴獨殘是邛
遠藉宣風之能利澤所資輯綏為霖之用慈和既敷於兵後
惠信當洽於言前永念忠勤豈忘寤想計卿行邁已到西川
跋涉遠冒寒固甚勞頓勉加綏撫以副朕懷想宜知悉

答李抃等謝許上尊號表

朕自臨萬邦僅經三載仕雖託於人上化未洽於域中永念眇
身敢當人號卿等義隆宗室忠盡君親其情誠三有陳獻
迫以人望屬于天心遂抑所懷勉從其請固辭而事非獲已
撫德而何以堪之再省謝章弥增惕厲

答馮伉請上尊號表

朕統承大寶時屬小康伐謀而吳蜀克清示信而華夷有截
斯皆宗社垂祐天地降和非予寡人所能馴致卿上稽十聖之
訓下酌萬人之心以為不讓強名未傷於體道屈己徇物何爽
於至公遂抑素懷俯從衆望雖鴻名未稱毋勞踧地之心而
人欲下從即奕法天之德勉依勤請良用愧懷

答長安萬年兩縣百姓耆壽等謝許上尊號表

朕每念雍熙慙未及於億兆永言徽號讓已至于再三而文
武具寮緇黃庶老繼陳誠款明引訓謨開予以天地無私之心
起予以聖宗不易之訓以大道者無求於物物尊而不辭至公
者非欲其名名立而不讓迫於固然之理不得已而許之卿等
誠至感通義深欣戴再煩陳謝益用愧懷

答元素謝上表

卿用兼文武識合變通殿綱領於中朝授麾幢於外閫吏
能足以惠物將畧足以董戎人望所歸予心是賴知卿已到
本鎮當慰疲人深藉撫綏之方以安凋弊之俗日期報政歲

望成功勉欵所圖用副朕意

答韓皐請上尊號表

銷沴致和幸逢昌運加名建號豈稱眇身而文武具寮黎獻
庶老引古今之明訓陳億兆之懇誠謂明德有所歸顯詞不可
以苟辭明功有所獻徽號不可以固辭遂抑中懷俯從衆望
庶增脩乎茂實其克副於鴻名卿發誠自中歸美于上勉依
所請弥愧于心

答馮伉謝許上尊號表

朕以眇身嗣于丕業心雖勞於惕厲化未及於雍熙永惟强
名實懼虛美上自一二元老下及億兆黎人大洽詢謀明啓典訓
增予以巍巍之號成予以顒顒之誠既迫所懷俯從其請
卿義深奉上志切戴君再省謝陳彌增愧惕

與顏証詔

勅顏証歲暮及至省所賀及謝王國清死五嶺監軍具悉卿
職在撫綏任兼備禦奉公勤夙著聞望日彰言念于懷豈忘寤
寐乾象昭感壽星垂文與時相符有道則見顧慙菲德何
以當之卿戎旅事殷宜有賀無煩蓋為常例頻至謝陳想宜知悉

與從史詔

勅從史省所陳謝追贈亡母并與薦韋悅具悉卿推誠奉國
積慶承家既彰盡節之忠宜洽流根之澤雖祿難逮養已闕
靈於九原而孝在顯親宜旌賢於三從俾崇封贈以極哀榮
韋悅既有才能又所諳委卿即發遣令赴闕庭卿之中誠朕所
識察豈待陳露然後知之載睹來章益嘉懇切想宜知悉

與季安詔

勅季安省所陳請具悉卿朕嘉乃承緒業司牧蒼生僅致小康
未臻大化每慙薄德未稱崇名而華夷兆人內外羣后屢有勤

請難於固違卿速獻表章明衛典訓納忠於上歸美於君勉
從懇誠良用愧惕儲貳者上繼宗祖下貞邦家必豈暫忘事
或未暇尚阻來請當體所懷

與高固詔

勅高固卿奉國戴君必竭忠節統戎護塞克著勳勞自領藩
垣委之心膂忠懇之志久而益彰欽歎在懷何嘗暫忘以卿一從
軍旅多在邊陲歲月積深勤勞滋久所宜出入中外周旋寵光
今授卿檢校尚書右僕射御史大夫兼右羽林軍統軍以瑞授
之崇兼環衛之帥遂卿望闕之懇表朕念功之心仍賜卿官告
卿宜即赴闕庭想宜知悉

祭故贈婕妤孟氏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皇帝遣某官
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婕妤之靈自惟尔和順積中柔明

奉上動靜合肅雍之體進退得婉娩之儀選自良家備茲內
職修令顏以顧德蘭幽有含守明節而保身玉粹無玷方資
懿範以茂嘉猷彼美有聞于何不淑遽茲淪逝深用悼傷既
卜日辰爰申寵命以尔有班氏之明智故贈以婕妤以尔有宓
妃之淑容故葬於洛浦魂兮不昧歆此誠懷尚饗（洛浦四字長安界）

季冬薦獻太清宮詞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二十六日己卯嗣皇帝臣稽
首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伏以今年司天臺奏正
月三日祀上帝于南郊佳氣充塞四方溫潤祥風微起盧州
申連理李樹一株彰義軍節度使進白烏一鄭滑觀察使
奏瑞麥五科司天臺奏六月五日夜鎮星見河陽節度使進白雀
一荊南節度使申連理樹一本山南兩道觀察使申嘉瓜一枚
司天臺奏六月十三日夜老人星見河南府申芝草兩莖司天臺奏
冬至日佳氣充塞瑞雪祁寒者臣嗣承丕圖肅恭寅畏祖宗
垂慶嘉瑞荐臻虔奉禎祥伏深祇惕今時惟玄律節及季冬
仰薦明誠敬率恒典謹遣攝太尉司徒平章事杜佑薦獻以
聞謹詞

與茂昭詔

勅茂昭虞候至省所奏請上尊號及建儲闈賀誅李錡并
進馬者具悉卿朕以寡德祇嗣丕圖雖致小康豈稱大號追於
人望遂抑于懷永惟殊名實愧虛受儲貳者上繼宗祖下貞邦
家必非暫忘事或未暇尚阻來請宜體所懷李錡苞藏亂心
貪冒貨賄不勞征討自就誅夷想卿忠誠倍以為慰所進馬驅
良可尚服御臣閑取其愛主之心是表為臣之節再三省覽見嘉
歎久之想當知悉

答百寮謝許追遊集宴表

在昔哲王居于人上推其憂樂與衆共之須屬三百九旬興一載
連雖及凡百有位咸一其心咸念嘉其共致昭泰今四表無事三農屢
有年思與羣寮情同其具慶是宜前許宗之前辟晌賞裕之
新恩仁及下而啓迪歡心澤先春而滿于和氣昨遂多故主憂
且使臣勞今致小康上安則宜下樂庶欲解人之慍粗伸推己之
恩豈曰殊私煩於陳謝

答李紆謝許遊宴表

朕自御萬方傳繼統運逢休泰俗漸和平當朝野無虞之
時見君臣相遇之樂是故去茲歡之化弘優賞之恩近自宗親下
及士庶賜其宴衎遂以優遊蓋以己之所安思與人之共樂雖夕
惕而若厲每戒志於無荒賜春遊以發生宜助時而有慶卿
等榮崇宗寺恩重本枝省所謝陳亦嘉誠懇

答劉濟詔

勑劉濟省所奏茂昭送卿管內百姓將進能等七人奏前後事由具悉卿爲國大臣與君同體寬而得衆忠以忘身每徇公而滅私能虛懷以容物且茂昭疆埸之事小有違言曲直是非朕已明辯卿外崇藩翰內贊謨猷念屈己以爲心或難容忍思戢兵而是力宜務叶和勉卿寬裕之懷助朕含弘之化想宜知悉

與柳晟詔

勑柳晟卜英琦至省所奏慶雲并進圖者具悉昌運膺開祥符先見發自和氣聚爲卿雲捧日而五色相宣垂天而萬物咸覩斯爲嘉瑞宜契升平朕方致小康未臻大化受茲至貺祗惕良深卿以誠事君推美奉上獻輸圖於闕書陳懇款於表章披閱再三彌增嘉歎

答薛苹謝授浙東觀察使表

卿久踐吏途累聞能政及居藩鎮尤見忠勤則興利而民知向方廉察而列郡承式每覽嘉績簡在予心宜遷俾劇之藩以展循良之化勉於爲理副朕所懷所謝知

上元日歎道文

道本無象功成强名生一氣之先爲萬物之母吹呴寒暑叶陰陽節而歲功成輔相乾坤上下交而生物遂故能阜蕃動植啓迪雍熙邦家保安夷夏咸若今以時將獻歲節及上元女道士某等奉爲皇帝焚香行道邀修功德伏願聲聞紫極示降玄休大庇羣生永康四海流光垂慶億萬斯年

畫大羅天尊讚文

道用無窮統之者大聖神化不測感之者至誠非圖像無以示儀形非供養無以展嚴敬故一念禮而福隨之畫大羅天尊者奉爲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忌辰之所造也皇帝祖玄元之風嗣清淨之理志在善繼心惟孝思申命工人彰施繪事粹容儼若真相炳焉憑志誠而上通垂景福而下濟詞臣奉詔恭爲讚云

真道之象　孝感之心　奉上瞻仰　在天照臨　昔爲精誠　發爲圖畫　如從大羅　應念而下

答朱佐明賀冊尊號及恩赦表

朕以菲德嗣承睿圖俯從衆誠勉受鴻稱慶之本者皆在予一人推而廣之宜及爾萬姓爰因受冊之禮遂施作解之恩俾與羣生同斯大慶卿盡忠訓旅推美奉君省茲所陳深見誠至

祭咸安公主文

維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三月癸未某日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咸安大長公主觀濟毗伽可敦之靈曰惟姑柔明立性溫惠保身靜修德容動中規度組紃之訓既習於公宮湯沐之封遂開於國邑及禮從出降義重和親承渥澤於二朝播芳猷於九姓遂俾好合既申協比之姻殊俗保和實賴肅雍之德方憑福履以茂鴻休宜降永年遽歸長夜非深外家之寵極哀榮之命使臣往申奠禮故鄉不返烏孫之曲空傳歸路雖遙青塚之魂可復遠陳薄酹庶鑒悲懷嗚呼尚饗

與佐明詔

卿久鎮要防勤勩聞茲宜式旌勤効俾洽恩榮某懷德念功故進封以示寵忠誠克節宜因舊貫而錫名既表新恩亦惟佳典今改封卿丹陽郡王仍改名忠亮勉勤乃事以副所懷想宜知悉

與崇文詔

勑崇文段良玭至省所謝亡妻邑號具悉卿有濟時之勳寵居袞職妻承積善之慶列在禾宮俾洽恩光故加褒贈念梧桐之早落不及夫榮追芣苡之遺芳宜從子貴式崇寵命以賁幽泉省覽所謝更良用嘉歎

祭張敬則文

維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七月辛巳朔二十七日丁未皇帝遣某官某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鄜坊節度使贈某官張敬則之靈惟爾挺武毅之資負將帥之才名以忠聞位由勤致自膺關職益茂勳猷惠甚撫戎威能禦虜一方賴而千里長城衆情倚望之功勞能恢代業傳子房之籌略不隊家聲方誓山河遽捐館舍逝川無捨遠日有時徽纆空存書旗常而播美音容不見聽鼙鼓而增思永念忠勤彌深軫悼往陳遺奠庶鑒悲懷嗚呼尚饗

與希朝詔

勑希朝劉忠謹至省所奏沙陀突厥共一千八百七十人并駝馬器械歸投事宜具悉卿以將帥之才鎮華夷之要良家勞戎閫忠勇忘家聲動寇戎塵清封界突厥等懷音風靡款率屬來賓雖慕我懷柔遠無不至亦因卿威惠並宣之使來念其歸投宜有優賜今賜衣服及匹段等自首領已下卿宜準等第給付其部落家口等遠經跋涉宜稍安存以勸歸心用副注意

與元衡詔

勑元衡省所奏當管南界外生蠻東蠻六部落大鬼主苴春等以所管子弟百姓等二千餘戶請內屬黎州并奏南路蕃界消息者具悉卿以文武之才兼將相之任仁和下布黎庶獲安威惠旁流蠻夷率附勳勤斯著倚賴猶深欽嘉之懷豈忘寤寐生蠻部落苴春等久阻聲教遠此歸投願同編戶請通縣道勉於撫尉以勸將來所奏蕃界事宜具已知委戎虜難開豈敢封疆不可無虞亦宜隄防用副至懷

與陸庶詔

勑陸庶省所奏當管新開福建陸路四百餘里者具悉卿望重周行寄分越徼嘉聞素著茂政畢彰既勤可使人智能創物發驚波之路開砥石之途捨舊謀新以夷易險財力不費商旅斯通惠既及人動非擾下績用可尚欽歎良深

答盧虔謝賜男從史德政碑文并移貫屬京兆表

卿男從史為國重臣自領大藩屢有成績公忠茂著政理殊尤勒石所以表勳賜文所以褒德惟功是念有善必旌是國舊章非于私寵昨又請移卿貫願隸京邑家聲益振臣節逾彰雖清望於門出於山東之族而丹心戀闕恥為關外之人載省懇誠彌深嘉歎所謝知

與宗儒詔

勑宗儒卿邦家楨幹班列羽儀嘗作股肱彌昭無忝及司管籥鎮靜有方欽重之懷寤興不捨春官之長非賢不居既簡朕心亦符人望今授卿禮部尚書并賜官告往除東都留守卿宜便與交割即赴上都想宜知悉

與希朝詔

勑希朝省所奏党項歸投事具悉卿鎮邊隅寄重關外事繁威行而軍聲外揚仁及而戎心內附勳皆展効進必盡忠以勞績彌彰倚望尤切党項拓拔忠敬等頃雖為盜今已經恩懼而歸投情可容恕許其後効以補前非卿宜安存無使疑懼其麼梅部落等尚能遠至亦許自新宜加招諭令知朕意

與韓弘詔

勑韓弘任光輔至省所陳請具悉卿文武全器邦家重臣自居大藩屢有成績撫寧百姓嚴整三軍使予無憂惟爾之力省茲章奏懇願朝宗誠嘉深衷難遂勤請朕以梁宋之地水陸要衝運路咽喉王室藩屏人疲易擾非卿之惠不能安師衆難和非卿之威不能戢今衆方悅附人又知歸鎮撫之間事難暫輟雖戀深雙闕積千年而頗勞戍倚為長城捨一日而不可

勉卿忠力布朕腹心宜體所懷即斷來表

荅杜佑謝男師損除工部郎中表

卿道贊謨猷功成輔弼師損克承訓義雅有令名宜惟賞延兼以能選班行久次頗積公勤郎署稍遷未爲踰擢省兹章奏深見懇誠所謝知

與嚴礪詔

勑嚴礪省所奏進蒼角鷹鷂六聯具悉卿任重列藩寄兼外閫事皆奉上動必竭誠時屬勁秋致兹鷙鳥調習成性進獻及時取其効用之能足表盡忠之節

與韓弘詔

勑韓弘卿苦心奉國撫慮撫人惠彼一方于茲十載歷岱殷勤王之効畢陳懇悃之誠才以任彰節因事著不加殊寵何表成功夫外擁旌旄爪牙之重任内參台衮股肱之寄深以尔一心授兹二柄永言倚賴當副成懷今除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宣武軍節度等使餘並如故并賜官告往想宜知悉

白氏文集八　二十八　三五

荅王鍔陳讓淮南節度使表

卿自領大藩累彰殊効惠安百姓表正一方雖懇闕誠深然毀邦寄切既執圭而肆覲宜返斾而光旋況淮海要衝旌旄重任求言其理已有成功方注意於撫綏何遽成而陳讓難允來請宜體所懷

荅韓弘讓同平章事表

致理之道審官爲先以卿有文武之才故授卿以將相之任所冀外爲藩翰張爪牙之威内贊謨猷宜股肱之力僉諧允屬衆望攸歸方注意於安危何執謙而陳讓所進官告今却賜卿無或再辭即斷來表

畫大羅天尊讚文

唐元和己丑歲四月十四日畫大羅天尊一軀成奉爲睿聖文武皇帝降誕之辰所造惟歲之春惟月之望誕千年一聖之始降百祥萬壽之初電繞樞而夜明雷出震而時泰皇帝孝敬寅畏憂勤勞謙以明無疆之休雖肇自於元聖莫大之德由廣欲以於生靈受命國仰陳繪事具相儼若玄風穆如疑從大羅感聖而降至誠上通於一德冒介福旁濟於萬靈休命聿光自茲無極詞臣承詔恭爲讚曰

大羅天兮高不測　浩無倪兮杳無極　中有聖兮無上尊
惟玄德兮可外聞　圖相好兮仰高真　誠上感兮福下臻
俾百祥兮與萬壽　配聖日兮而長新

荅韓弘再讓平章事表

將相兼委寄其難其人非其德不可以承當其才不在於讓朕非虛授卿勿固辭宜斷來章即奉成命已具前詔當體朕懷

畫元始天尊讚并序

白氏文集八　六十九　張勇

元者諸天之先始者萬靈之母混而成一强以爲名至哉无上尊得以是爲號正月二十有三日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上九仙之月遐八音之日也皇帝敦弘玄訓業奉其宗承文祖之貽謀申孝孫之誠敬以謂元始天尊者其儀不遠隨相而生神用無方應念而至故命以繪素假彩形五彩彰施七寶嚴飾所以表當宁之瞻仰咸在天之聖神遠玄應於希夷集靈祐於殿簫詞臣承命跪唱讚云

玄聖何在天上天　欲往從之杳無緣　命工設色五彩宣
忽如具相現於前　聖應聖兮玄又玄　萬百福兮垂萬年

北齊驃騎大將軍高敖曹讚并序奉敕撰

高昂字敖曹渤海蓨人也姿體甚異膽力過人累經戰伐皆著功績官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其勇敢忠壯冠于一

時時稱為名將後竟以攻戰死於王事年四十八贈太尉謚曰
忠武贊曰
𣪘曹之容 好配子羽 生揚勳烈 死謚忠武 武不顧身
忠不忘主 誠哉選士 無以貌取

與驃國王雍羌書

敕驃國王雍羌卿性弘毅男代濟貞良訓撫師徒鎮寧邦部欽承王化思奉朝章得驃隣之善謀秉事大之明義又令愛子遠副闕庭萬里納忠一心向化命誠信弥著嘉想益深今授卿檢校太常卿幷卿男舒難陀那及元佐摩訶思那等亦各授官告往至宜領之此所以表卿勳勤申朕恩禮寵受新命永為外臣勉弘令圖以副遐矚今有少信物具如別錄想宜知悉也冬寒卿比平安官吏百姓等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與季安詔

敕季安劉清潭至省所奏貝州宗城縣百姓劉弘為母病割股充祭事宜具悉卿任重雄藩寄深鎮守勤撫綏之政贊獎理之功至使部人忘身展孝雖因心有感誠化我之時風而率下可知足表卿之理行省兹陳奏欽歎良深

答杜兼謝上河南少尹知府事表

三川封畿寄其重其任貳職綱紀亦難其人卿素擅器能累著聲績亞理以明慎選專領以展長才知已下車當觀緩撫行聞報政用副夏憂勤所謝知

代忠亮答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等書 本勑撰

大唐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等州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丹陽郡王朱忠亮致書大蕃東道節度使論公都監軍使論公麾下專使厝問悚慰良深國家與吐蕃代為舅甥日修鄰好雖曰兩國有同一家至於封疆尤貴和叶忽枉來問稍乖素誠雖有遐言敢以表告來書云頻見燒草何使如然者至如時發見邊防歲林焚宿草蓋是每年常事何忽今日形言況牛馬因風猶出疆以相及草木延火縱近境而何傷遠懷異端未敢聞命又云去年勿生異見近界築城者且國雖通好軍不撤警近邊修緝彼此尋常況城是漢城地非蕃地豈乖通理何致深疑靜言思之誰生異見頃曾報牒彼已息詞今又再言寧無執德又云皇天無親有德即輔者皇帝君臨万方道及四載道光日月德動乾坤南北東西化無不及若非皇天輔德明神福仁北虜何為歸明南蠻何為慕化風雨何因大順歲時何因屢豐則神助天親可明驗矣彼若無故生疑無端結怨但思小利不務遠圖則咎薛子之生恐不在此永言取笑卻請三思又云漢之臣下頻有叛逆者近以吳蜀小寇暫肆猖狂未及討除尋以殄滅皇威不露妖沴自清

豈假彼蕃遠思傍助忠亮蒙國家恩渥叨在藩垣恭守邊隅幸鄰封壤緣未能為漢名將亦不可謂秦無人輒獻直言以祛深惑願推誠信同保始終各勉令圖以求多福歲暮嚴寒惟所履安勝遠垂惠貺愧佩殊深今因押衙迴亦有少答信具如別紙想軆悉也不具忠亮頓白

與南詔清平官書

敕南詔清平官段諾突李附覽異何棟尹輔酋段谷普李異傍鄭蠻利等段史倚至知異牟尋喪逝朕以義兼君臣情深軫悼卿等哀慕所切當何可任又知閤勸繼業撫人輸誠奉款益恭猶成人封部獲安皆是卿等同竭忠謀佐成休績永言及此嘉慰良深勉終令圖以副遐矚今遣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段平仲持節冊命閤勸想當悉之卿等各有少信物具如別錄至宜領也春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答王鍔賀赈恤江淮德音表

水旱流行江淮饑饉朕明申詔旦日親遣使臣蠲其逋租賑以公
廩宋爰興利物之利用表百姓之憂庶俾疲瘵均霑惠澤卿
克勤乃職共理爲心省茲賀陳深見誠意

與茂昭詔

勅茂昭盧校至省所陳奏具悉卿翼戴君親出入將相久專
戎閫累覲王庭忠勞必竭其智謀誠懇之每形於章表近者志
在憂國慮及安邊請率精兵親防黠虜朕以卿當管軍鎮
寄重事殷實藉撫綏用安封部雖未允所請而深嘉乃誠今
又密奏恒州具申事體曲盡忠勤之節備知丹赤之心言念再
三發於嗟歎眷重之至倂在予懷想宜知悉

與潘孟陽詔

勅孟陽卿夙懷才器早擢聲猷歷踐班行累彰績效自守閫輔
克舉蕃條惠及烝黎威行軍鎮永言所任未展其能朕以東川
蜀門重鎮與承軍後雄壓險中思得忠勤之臣撫此凋殘之俗
量才注意無以易卿今授卿劍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并賜
官告往想宜知悉

答宰相杜佑等賀德音表

古先聖王託于人上爲百姓同其欲與天下共其憂唯推是心可
底于道朕臨御萬國迨茲五年惕厲之懷雖勤於夙夜寃伏之
候猶害於歲時思革弊以救災在濟人而損己是用欽刑緩死
己責卹貧罷郡國之貢珍省官厩之煩費延春令而布仁行
惠先南風而解愠阜財庶憑歡心以召和氣卿等或匪躬獻
替或悉力彌諧啓沃之間已申霖雨之用燮理之際佇見陰陽
之和各宜勉之以輔予理所賀具知

答宗正卿李詞等賀德音表

朕統承鴻緒子育蒼生累歲以有秋今春不雨在陰陽之數雖有

殆乎慮爲父母之心敢忘惻隱俾除人瘼以遏盈歲災卿等任重宗
卿恩連屬籍省茲陳賀深見忠誠

答將軍方元陽等賀德音表

朕以時陽作候春澤愆期思備旱之方無如貶省務動天之
德莫若精誠是以修己卹人去煩節用冀答天戒以致時和卿
志竭邦家職修軍衛省茲章表深用嘉之所賀知

與迴鶻可汗書

皇帝敬問迴鶻可汗夏熱想比佳適可汗有雄武之姿英果之
略統制諸部君長一方克承前修繼守舊好故得邑落蕃
盛士馬精强連挫西戎永清中夏況總同風之義毋勤於朝聘
事大之禮常見於表章動皆由衷言必合禮朕所以深嘉忠款
遐想風規至於寢興不忘歎賞勉弘令德用副咸懷達覽見將
軍等至省表其馬數共六千五百匹據所到印納馬都一萬匹都計
馬價絹五十萬匹緣近歲已來或有水旱軍國之用不免闕供今
數內且方圓支二十五萬匹分付達覽將軍便令歸國仍遣中
使送至界首雖都數未得盡足然來使且免稽留中具副所
須當悉此意頃者所約馬數蓋欲事可久長何者付絹少則
彼意不充納馬多則此力致歉馬數漸廣則欠價漸多以斯商
量宜有定約彼此爲便理甚昭然況與可汗禮在往來義存終
始親鄰既通於累代恩好益厚於往時所以萬里推誠期於
言見信遠思明智固體朕心其東都太原置寺此令人勾當事
緣功德理合精嚴又有彼國師僧不必更勞人檢校其見燕
拓勿施鄔達干等今並放歸所令帝德將軍安慶雲供養師僧
請住外宅又今四月都禄將軍元檢校功德使其安立請隨般次
放歸本國者並依來奏想宜知悉今賜少物具如別錄內外宰
相及判官摩尼師等並各有賜物至宜準數分付內外宰相官

吏師僧等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與韋丹詔

勑韋丹寄貢從直至省所陳賀并奏江饒洪等四州旱損其所欠供軍留州錢米等並已放免又奏權減俸及修造陂堰并勸課種蒔粟麥等事宜具悉朕頃緣時旱慮害農功雖推咎己之心敢望動天之德而未逾浹日膏澤霈然仰荷玄休俯增祇惕卿嘉深稱慶忠切分憂既臨見賀陳兼許奏請至如歸通以郵人隱減俸以濟軍須抑末業而移風務兹稼麥防旱年而歉雨修利陂塘皆合其宜並依所奏非卿公勤奉上仁惻發中則共理之心不能至此再三興歎三難申勉於始終以副朕意想宜知悉

與從史詔

勑從史中使至省所陳謝具悉卿亡父早踐班榮久著勞績承言褒贈自叶典常況卿孝友承家勤勞事國念兹忠節皆亶忠義方將慰匪莪之心宜承自茅之澤豈爲殊渥煩至謝章

答宰相杜佑等賀德音表

朕以春候發生歲功資始順陽和而布政賑貧乏而勸農桑念罪人因除弊事隨其所利施以爲恩富庶之端實漸於此卿等義敦宗戚誠竭君親省兹賀陳用增嘉歎

與孫璹詔

勑孫璹劉德惠至省所進隴右地圖兼進戰車陣圖車樣及奏陳收復河湟事宜者具悉卿尹兹右輔岡乃西疆創制戎車繕修軍實思收故地每言殊勳載覽兵陣圖兼詳所奏誠得開邊之略益加報國之心斯謂盡忠彌增注意眷言所至無忘于懷

與李良僅詔

勑李良僅卿久在軍門習知邊事居常恭恪動必忠勤眷乃才良可分憂寄今授卿延州刺史兼安塞軍使并賜官告往延州既兼軍鎮且雜蕃戎防遏撫綏兩須得所宜勉所任用副朕懷

答京兆府二十四縣耆壽謝賑貸表

朕勸求人隱慎卹農功念播殖之時必資首種慮懸罄之日多乏見糧將便公私宜從斂散卿等名登庶老業守先疇各勉農人以副朕意所謝知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七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八

奏狀一 凡十首

初授拾遺獻書　論制科人狀　論于頔裴均狀
論和糴狀　論太原事狀　奏請加德音中節目
論于頔進歌人狀　論魏徵舊宅狀
論王鍔欲除官事宜　論裴均進奉銀器狀

初授拾遺獻書 元和三年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頓首謹昧死奉書于旒扆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遺前充翰林學士者臣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者再黷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庭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

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
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
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
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
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
闇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里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
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先霑
中廄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朝慚夕惕已逾半年塵曠
漸深憂愧彌劇未伸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將十
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荅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
耳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
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於太平
也然今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

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假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
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
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
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款屏營之至謹言

論制科人狀

近日內外官除改及制科人等事宜

右臣伏見內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驚遠近之情不無憂懼喧
喧道路異口同音皆云制舉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時事恩
獎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外謂為誑妄斥而逐之故
並出為關外官楊於陵以考策敢收直言者故出為廣府節度
韋貫之同所坐故出為果州刺史裴垍以覆策又不退直言
者故免內職除戶部侍郎王涯同所坐出為虢州司馬盧坦以
數舉事為人所惡因其彈奏小誤得以為名故黜為左庶子

王播同之亦得知雜臣伏以裴垍王涯盧坦韋貫之等皆公忠正
直內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權致之近地故比來衆情私相謂云
此數人者皆人之望也若數人進則必君子之道長若數人退則
必小人之道行故卜時事之否臧在數人之進退也則數人者自
陛下嗣位已來並蒙獎用或任之耳目或委以腹心天下人情
日望致理今忽一旦恐忤乘之或降於散班或斥於遠郡設令
有過猶可優容況且無瑕豈宜黜退所以前月已來上自朝廷
下至衢路衆心洶洶驚懼不安直者恐直言者杜口不審陛
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傳者紛然皆云裴垍等不能委曲順時
或以正直忤物為人之所媒孽本非聖意罪之不審陛下得聞
之否臣未知此說虛實但獻所聞所聞皆虛陛下得不明辯之
乎所聞皆實陛下得不深慮之乎虛之與實皆恐陛下要知臣
若不言誰當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輕朝

廷之事至大故也臣又聞君聖則臣忠上明則下直故堯之聖也天
下已太平矣尚求誹謗以廣聰明漢文之明也海內已理矣賈誼
猶比之倒懸可謂痛哭二君皆容納之所以得稱聖明也今陛下
明下詔令徵求直言反以為罪此臣所以未諭也陛下視今日之
理何如堯與漢文之時乎若以為及之則誹謗之痛哭尚合容而納
之況徵之直言索之極諫乎若以為未及則僧孺等之言固宜然
也陛下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為陛下
流涕而痛惜也德宗皇帝初即位年亦徵天下直言極諫之士親
自臨試問以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引
羊可烹此皆指言當時在權位而有恩寵者德宗深嘉之自
第四等拔為第三等自畿尉擢為右補闕書之國史以示子
孫今僧孺等對策之中切直指陳之言亦未過於穆質而遽
斥之臣恐非嗣祖宗承耿光之道也書諸史策後嗣何觀焉陛

下得不再三省之乎臣昨在院與裴垍王涯等覆策之時日奉
宣令臣等精意考覆臣上不敢負恩下不忍負心唯秉至公以
爲取捨雖有仇怨不敢棄之雖有親故不敢避之唯求直言
以副聖意故皇甫湜雖是王涯外甥以其言直合收涯亦不敢
以私嫌自避當時有狀具以陳奏不意羣心謗成獨罪聖志以
此察之則或可悟矣儻陛下察臣肝膽知臣精誠以臣此言可以
聽採則乞俯迴聖覽特示寬恩僧孺等准往例與官裴垍等
依舊職獎用使內外人意歡然再安若以臣此言理非允當以
臣覆策事涉乖宜則臣等見在四人亦合加黜責豈可六人
同事唯罪兩人雖聖造優容且爲朝夕在臣惻懼惕豈可苟安
敢不自陳以待罪戾臣入職爲學士官是拾遺日草詔書月
請諫紙臣若默默惜身不言豈惟上辜聖恩實亦下負神道
所以密緘手疏潛吐血誠苟合天心雖死無恨無任憂懼激切之至

論于頔裴均狀

于頔裴均欲入朝事宜

右臣聞諸道路皆云于頔裴均累有進奉並請入朝伏聞聖恩
已似允許臣側聽時議內酌事情爲陛下謀恐非穩便晝夜
思慮不敢不言伏見貞元已來天下節將擁兵守土少肯入朝
自陛下刑服三蜀威加四海是得諸道節度使三二年來朝廷追
則追替則替奔走道路懼承命之不暇斯則聖德皇威大被
于四方矣夫謀宜可久事貴得中當難制之時則思欲令其朝
覲及可制之日則不必使之盡來何則安衆心收衆望在綱馭之
得其宜也臣伏見近日節度使或替或追稍似頻數今又許于
頔等入奏或慮便留在朝臣細思之有三不可何者臣竊見外使
入奏不問賢愚皆欲仰希聖恩傍結權貴上須進奉下須人事
莫不減削軍府割剝疲人每一入朝甚於兩稅又聞于頔裴均
等數有進奉若又許來朝襲之人必重困於剝削矣奉軍府
疲人之不足奉君上權貴之有餘伏料聖心知之深所不忍此不
可一也臣又竊聞時議云近日諸道節使或以進奉希旨或以
貨賄藩身謂恩澤可圖謂權位可取以入覲爲請以戀闕爲
名須來即來須住即住要重位則得重位要大權即得大權
進退周旋無求不獲天下節使盡萌此心不審聖聰聞此議否
今于頔等以入覲爲請若又許之豈非須來即來乎既來必以
戀闕爲名若又許之豈非須住即住乎則重位自然合加況必求
之乎大權不得不與況必圖之乎重位大權人誰不愛于頔既得
則茂昭求之臣聞茂昭又欲入朝已謀行計茂昭亦宰相也亦國
親也若引于頔爲例獨不可乎若盡與之則陛下重位大權是
以人情假人也授之可乎若獨與彼不與此則忿爭怨望之端自
此而作今倖門已開矣遠杜之又今于頔等開之臣必恐聖心有

時而悔矣其不可二也臣又竊見自古及今君臣之際權太重則下
不得所勢太逼則上不甚安今于頔任兼將相來則總朝廷之權
家通國親入則連戚里之勢勢親則跡者不敢諫權重則羣下
不敢言臣慮于頔未來之間內外迎附之者其勢已赫赫炎炎
矣況其已來乎臣恐于頔未到之間內外合言者已不敢言矣況
其已到乎脫或至此陛下有術以制馭之邪若用術制之不如不制
之安也若又無術將如之何且于頔身是大臣子爲駙馬性靈事
迹陛下素諳一朝到來指兼內外若繩以規制則必失君臣之心
若縱其作爲則必敗朝廷之度進退思慮恐貽聖憂其不可三
也凡此三不可事實不細伏乞聖覽再三思之今臣所言皆君臣
之密機安危之大計伏望秘藏此狀不令左右得知況臣以疎議
親以賤論貴語無方便動有悔尤言出身危非不知耳但以職居
近密身被恩榮苟有聞知即合陳露儻言而得罪亦臣所甘

心若默而負恩則臣所不忍伏希聖慈俯察愚誠謹具奏聞謹奏

論和糴狀

今年和糴折糴利害事宜

右臣伏見有司以今年豐熟請令畿內及諸處和糴令收賤穀以利農人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也比來和糴事則不然但令府縣散配戶人促立程限嚴加徵催苟有稽遲則被追捉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人儻依前而行臣故曰有害無利也今若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於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臣本請和糴只圖利人人若有利自然願來利害之間可以此辨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得和糴利人之道也二端取捨伏惟聖百裁之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斛斗免令賤糶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甚為利況度支比來所支和糴

價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偷貨易不免折損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斛斗既無賤糶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由是而論則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閭曾為和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為畿尉曾領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覩臣頃者常欲疏此人病聞于天聰疏遠賤微無由上達今幸擢居禁職列在諫官苟有他聞猶合陳獻況備諳此事深知此弊臣若緘默隱而不言不唯上辜聖恩實亦內負夙願猶慮愚誠不至聖鑒未迴即望試令左右可親信者一人暗問鄉村百姓和糴之與折糴孰利而孰害乎則知臣言不敢苟耳或慮陛下以勅命已下難於移改以臣所見事又不然夫聖人之舉事也唯務便人唯求利物若損益相半則不必遷移若利害相懸則事須追改不獨於此其他亦然伏望宸衷審賜詳察謹具奏聞謹奏

論太原事狀 三件

嚴綬　輔光

右嚴綬輔光太原事迹其間不可遠近具知臣前日對時已子細面奏今春宣輔光已替嚴綬續追此皆聖鑒至明左右不能惑聽合於公議斷自宸衷內外人心甚為愜當其嚴綬早須與替不可更遲緣與輔光久相交結軍中補署職掌比來盡由輔光今見別除監軍小人乍失依託或恐嚴綬相黨曲為妄陳軍情事宜之間須過防慮伏望聖恩速令貞亮赴本道便許嚴綬入朝

貞亮

右貞亮元是舊人曾任重職陛下以太原事弊使替輔光然臣伏聞貞亮先充汴州監軍日自置親兵數千又任三川都監日

專殺李康而節度使事迹深為不可為性自用所在專權若貞亮處事依前即太原却受其弊雖將追改難以成功其貞亮發赴本道之時恐須以承前事切加約束令其戒懼此事至要伏惟聖志不忘

范希朝

右希朝前在振武威令大行至今蕃戎望風畏伏況又勤儉信實所在士卒歸心今若太原要人無出希朝之右伏恐聖意慮其有年臣又訪聞希朝筋力猶堪驅使但且令鎮撫必愜軍情待其三二年間威刑成立然後揀擇能者即必易守成規則雖老年事須且用其靈武比太原雖小亦是要鎮如納臣愚見伏恐便須擇人與希朝相代謹具奏聞謹奏

奏請加德音中節目 二件

緣今時旱請更減放江淮旱損州縣百姓今年租稅

右伏以聖心憂軫重降德音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放租稅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去年錢米伏聞所放數內已有納者縱未納者多是逃亡假令不放亦徵不得況旱損州縣至多所放錢米至少百姓未經豐熟又納今年稅租疲乏之中重此徵迫人力困苦莫甚於斯却是今年伏望聖恩更與宰臣及有司商量江淮先旱損州作分數更量放今年租稅當疲困之際降惻隱之恩感動人情無出於此敢竭愚見以副聖志

請揀放後宮內人

右伏見大曆已來四十餘載宮中人數稍久漸多伏慮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上則虛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事宜省費物貴遂情頃者已蒙聖恩量有揀放聞諸道路所出不多臣伏見自太宗玄宗已來每遇災旱多有揀放書在國史天下稱之伏望聖慈再加處分則盛明之德可動天心感悅之情必致和氣光垂史冊美繼祖宗貞觀開元之風復見於今日矣非小臣愚懇不能發此言非陛下英明不能行此事如蒙允許便請於德音中次第處分謹具奏聞伏待進止謹奏

論于頔所進歌舞人事宜狀

右臣三五日來聞於時議云前件所進者並是于頔愛妾破普寧公主聞欲遷進今于頔所進事非獲已者臣未知此說虛之與實再三思之皆為不可何則于頔自入朝來陛下待之深得其所存其大體故厚加寵位知其性惡故不與威權中外人情以為至當在於于頔亦自甘心今因貴寧奪其愛妾衆人既有流議于頔得以為詞臣恐此事不益聖德在臣愚見豈敢不言伏見陛下數月已來分別邪正所有制斷所有處置無不合於公論無不愜於人情唯此一事實乖時體關於損益臣實惜之今道路云云皆有此說是于頔自進亦恐外人不知去就之間恐須却賜于頔內足以彰明聖意外足以息浮詞又令于頔有所感戴臣所聞所見如此伏恐陛下要知輒敢密陳庶裨萬一謹具奏聞謹奏

論魏徵舊宅狀

李師道奏請出私財收贖魏徵舊宅事宜

右今日守謙宣令撰與師道詔所請收贖魏徵宅還與其子孫甚合朕心允依來奏者臣伏以魏徵是太宗朝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於子孫合加優卹今緣子孫窮賤舊宅典賣與人師道請出私財收贖却還其後嗣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依宜便許臣恐非宜況魏徵宅內舊堂本是宮中小殿太宗特賜以表殊恩既又與諸家不同尤不宜使師道與贖計其典賣其價非多伏望明勅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美歸聖德臣苟有所見不敢不陳其與師道詔未敢依宣便撰伏待聖旨謹具奏聞謹奏

論王鍔欲除官事宜狀

右臣竊有所聞云王鍔見欲除平章事未知何故有此商量臣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輕授王鍔既非清望又無大功若加此官深為不可昨日裴均除平章事內外之議早已紛然今王鍔若除則如王鍔之輩皆生冀望之心矣若盡與則典章大壞又未感恩若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倖門一啓無可奈何臣又聞王鍔在鎮日不恤凋殘唯務差稅淮南百姓日夜無憀五年誅求百計侵削錢物既足部領入朝號為羨餘親自進奉凡有耳者無不知之今若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宰相也臣又恐諸道節度使今日已後皆割剝生人營求宰相私相謂曰誰不如王鍔邪故臣以為深不可也其王鍔歸鎮與在朝伏望並不除宰相臣

尚未知所聞信否貴欲先事而言或恐萬一已行即言之無及伏惟聖鑒俯察愚衷謹具奏聞謹奏

論裴均進奉銀器狀

右臣伏聞向外傳說云裴均前月二十六日於銀臺進奉前件銀器雖未審知虛實然而物議喧然既有所聞不敢不奏伏以陛下昨因時旱念及疲人特降德音停罷進奉天意如感雨澤應期巷舞途歌咸呼萬歲伏自德音降後天下顒望道行未經旬月之間裴均便先進奉若誠有此事深損聖德臣或慮有人云裴均所進銀器發在德音之前遂勸聖恩不妨受納以臣所見事固不然臣聞衆議咸云裴均性本貪殘動多邪巧每假進奉廣有誅求料其深心不願停罷必恐即日德音信程進來欲試朝廷嘗其可否何者前月三日降德音准諸道進奏院報事例不過四五日到裴均合知至二十六日進物方到以此詳察足見姦情今若便容果落邪計況一處如此則遠近皆知

臣恐諸道依前從此不守法度則是陛下明降制旨又自棄之何以制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臣又思復思慮深為陛下惜之伏准德音節文除四節及旨條外有違越進奉者其物送納左藏庫仍委御史臺具名聞奏若此事果實則御史臺必准制彈奏諫官必諫宰相必論天下知之何裨聖政以臣所見伏望明宣云裴均所進銀器皆在德音之前恐四方不知宜送左藏庫收納如此則海內悅服天下歡心事出宸衷美歸聖德又免至御史諫官奏論之然後有處置在於事體深以為宜伏願聖心速賜裁斷謹具奏聞謹奏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八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九

奏狀二 凡二十四首

論孫璹張奉國狀　奏所聞狀
奏閿鄉等縣禁囚狀　論承璀職名狀
論元稹第三狀　請罷兵第二狀　請罷兵第三狀
論嚴綬狀　論孟元陽狀　謝官狀　陳情狀
謝官狀　謝恩賜設狀　謝恩賜衣服狀
謝三月三日賜宴狀　謝九月九日賜宴狀
謝臘日賜口蠟狀　謝中和節賜尺狀
謝賜新火狀　謝恩賜冰狀　謝賜新曆日狀
謝賜茶果等狀　謝賜設及匹帛狀
謝社日賜酒餅狀

論孫璹張奉國狀

孫璹

右伏以鳳翔右輔之地控壓隴蜀又近國門最為重鎮承前已來多擇有功勳德望者為之節使昨者孫璹忽除此官臣緣素未諳知不敢輕議可否及制下之後其不愜人心孫璹雖久從軍不聞有大功効自居林下衛亦無可稱至於姓名衆未知有纔有才器堪任將帥猶宜且試於小鎮不合便授此重藩豈唯公議之間以為過當亦恐同類之內皆生倖心況今聖政日明朝綱日舉每命一官一職人皆側耳聽之則除授之間深宜重慎今孫璹已受成命未可遽又改移待到鳳翔觀其可否已後不可不審伏恐聖聰要知

張奉國

右奉國當徐州用兵之時已有殊効及李錡作亂之日又立大功忠節赤誠海內推服近來將校少有比倫已蒙聖恩授金吾大將

軍以示奬勸以臣所見更宜與一方鎮以感動天下忠臣之志此
權臨天下姦臣之心何者未聞國家事無人不知方鎮之榮無人不
愛若奉國更得節度使天下聞知人皆爲貪寵榮誰不爭効
忠順萬一若一方有事一帥負恩則麾下偏裨競爲奉國亂臣
賊子不敢不息一則明勸忠貞二則闇銷禍亂聖人機柄正在於
斯今奉國聞已有年亦宜速用事不可失臣深惜之然以奉國
未曾爲理人官恐未可便授大鎮若近邊次節度有要替處
與奉國最爲得宜謹具奏聞謹奏

奏所聞狀

向外所聞事宜

右伏見六七日來向外傳說皆云有進旨令宣與諸道進奏院自
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用申報御史臺如有人勘問便仰錄名
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伏料此事多是虛傳且有此聞

不敢不奏伏惟德音除四節外非時進奉一切並停如有違越仰
御史臺察訪聞奏今若不許報臺不許勘問即是許進奉而
廢德音也伏以陛下憂人思理發自深誠德音中停罷進奉最
是大節昨者裴均所進銀器既在德音之前猶慮四方不知將謂
容其違越特令送出外庫宣報所司遠近傳呼聞於道路此
則不獨人心欣躍感動四方實自亦國史光明垂示百代今未踰數
月忽有此消息有負德音之使未絕於道途許進奉之聲已聞
於內外此衆情所以驚愕而不測也臣昨訪聞又無明勅伏料聖
意必無此處分但恐宣傳之際或致疑誤遂令內外有此流傳
實恐旬月之間散報諸道虧損聖政無甚於斯若此果虛即望
宣示內外令知聖旨使息虛聲伏願宸衷速有處分謹具奏謹奏

奏閿鄉縣禁囚狀

虢州閿鄉湖城等縣禁囚事宜

右伏聞前件縣獄中有囚十數人並積年禁繫其妻兒皆乞
於道路以供獄糧其中有身禁多年妻已改嫁者身死獄中
取其男收禁者云是度支轉運下囚禁在縣獄欠負官物無
可填陪一禁其身雖死不放前後兩遇恩赦今春又降德音皆
云節文不該至今依舊囚禁臣伏以罪坐之刑無重於死故殺人
者罪止於死坐贓者身死不徵今前件囚等欠負官錢誠合填
納然以貧窮孤獨唯各一身債無納期禁無休日至使夫見在而
妻嫁父已死而子囚自古罪人未聞此苦行路見者皆爲痛傷況
今陛下愛人之心過於父母豈容在下有此窮人古者一婦懷冤三年
大旱一夫結憤五月降霜以類言之臣恐此囚等冤憤之氣必
能傷陛下陰陽之和也其囚等人數及所欠官物并赦文不該事
由臣即未知委細伏望與宰相商量兼令本司具事由分析聞
奏如或是實禁繫不虛伏乞特降聖慈發使一時放免一則

使縲囚獲宥生死皆知感恩二則明天聽及卑遠近自無冤
滯事關聖政不敢不言臣兼恐度支鹽鐵使下諸州縣禁
囚更有如此者伏望便令續條疏具事奏上

論承璀職名狀

承璀充諸軍行營招討處置使

右緣承璀職名自昨日來臣與李絳等已頻論奏又奉宣令依
前定者臣實深知不可豈敢順旨便休伏望聖慈更賜詳察
臣伏以國家故事每有征伐專委將帥以責成功近年已來漸
失舊制始加中使命爲都監頃者韓全義討淮西之時以賈
良國爲都監近日高崇文討劉闢之時以劉貞亮爲都監此
皆權宜且爲近例然則與王者之師徵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
令中使專統領者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便
是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便是都統豈有制將都

統而使中使兼之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庭四夷聞之必笑中國
王承宗聞之必增其氣國史記之後嗣何觀陛下忍令後代相傳
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伏乞聖慮以此思之臣又慮恐
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既
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伏乞聖慮
又以此思之臣伏以陛下自春宮以來則曾驅使承璀歲月既久恩
澤遂深望陛下念其勤勞貴之可也陛下憐其忠赤富之可也
至於軍國權柄動關於治亂朝庭制度出自於祖宗陛下寧忍
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
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今臣忘身命瀝肝膽為陛下痛言者非
不知逆耳非不知危身但以螻蟻之命至輕社稷之計至重伏乞
聖慮又以此思之陛下必不得已事須用之即望改為都監且徇
舊例雖減權尚重而制度稍存天下聞之不甚驚駭如蒙允

許伏望速宣與中書改為諸軍都監臣不勝憂迫懇切彷徨之至

論元稹第三狀

監察御史元稹貶江陵府士曹參軍

右伏緣元稹左降事宜昨李絳崔羣等再已奏聞至今未以蒙宣
報然愚誠未盡聖慮未迴臣更細思事有不可所以廣黷至於
再三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
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只如奏李公
佐等之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
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
每欲舉事先以元稹為戒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無人肯
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
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其不可者一也昨者元稹所追勘房
式之事心雖奉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
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責詞然外議諠譁皆以為元稹與中使
劉士元爭廳自此得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況聞劉
士元踏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
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見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
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
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為戒但吞聲而已陛下
從此無由得聞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
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收沒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
券令監軍神柩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勅旨徵百姓草又奏
韓皋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
行悉有徵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為江陵判司
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聞德宗時有
崔善貞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李錡大怒遂掘

坑縱火燒殺崔善貞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為之痛心臣
恐元稹左降後方鎮有過無人敢言皆欲惜身永以元稹為戒如
此則天下有不軌不法之事陛下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
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何敢煩黷聖聽
至于再三誠以所損者微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陛下
若以臣此言為忠又未能別有處置必不得已則伏望且令追制改
與一京司閑官免令元稹却事方鎮此乃上稱聖政下愜人情伏
望細察事情斷在聖意謹具奏聞謹奏

請罷兵第二狀 五月十日進

請罷恒州兵事宜

右緣討伐恒州事宜前者已具奏聞此事至大至切臣不合一奏
便休伏願聖聰再賜詳省臣伏以何以事體本不合用兵既已
用兵亦希萬一所以人意或望成功今看事勢保必無望何者

陛下本用兵之初第一倚望承璀第二准擬希朝茂昭今承璀
自去已來未敢苦戰已喪大將先挫軍威至今與從史兩軍入
賊界下營未得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略均況奏報之間
又事恐非實遷延進退費引日時不唯意在逗留兼是力難
支敵希朝茂昭數月已來方入賊界據所奏到賊新市城一
鎮便過不得又奏深澤縣令却被賊打破則其進討之勢想亦
可知劉濟親領全軍久圍樂壽近又奏賊城堅守卒不易攻師道
季安元不可保今看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使不進軍如此
事由陛下且見據其去就豈有成功未審聖心何如更有所望
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陛下痛惜者二
可爲陛下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功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
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
之費更延一月所費貲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臣伏見陛下比

白氏文集　九一

來愛人省用發自深心至於聖躬每事節儉今以府庫錢帛百
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富貴强大臣每念此不勝憤歎此
所謂陛下痛惜者一也臣伏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
事例輕重同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
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
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臣每念此實所疚心其爲陛下痛
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衣
甲暑濕弓箭瘡痍上有赤日前有白刃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
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官健又最烏雜以城市之人例皆不
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
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伏聞回鶻吐
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
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强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

二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
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臣每思之真憂入骨髓
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伏惟詳臣此狀察臣此心審賜裁量
速有處分如此則是陛下社稷宗廟之福不獨天下幸甚謹具奏聞

請罷兵第三狀　七月十五日進

請罷恒州兵馬事宜

右臣所請罷兵前後已頻陳奏今日事勢又更不同比來日月漸
深且憂悒轉甚若不撫慮若不切言是臣懼罪惜身上負陛下伏
希聖鑒俯察血誠知臣心如此更詳此狀臣伏以行營近日事
體陛下一一具知師道今收棣州至今貢未奉詔至於表章詞
意近者亦甚乖宜季安尋守心元不可測與賊計會各收一空
縣而已相顧拱手便休聞昨者潞府潰散健兒其間有入魏
博却投邢州者季安追捉盡被軍令昨所與詔都不稟承據

白氏文集

此情狀略見也但恐今日已後此輩無不弊爲又比來所望有功
只在南北兩道今北道希朝等屯軍向欲半年過新市一鎮未得
茂昭又稱兵少特地奏請加兵則南道勢力今亦可見北道承璀
昔未立功元陽新到邢州又奏兵數至少請諸軍兵馬議不可
抽假使承璀等竭力盡忠終恐不副聖意據此事勢萬無
成功陛下稍未罷兵不知更有何所待臣伏恐劉濟近日情似盡
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以臣所見理固不然劉濟大數過於羣
輩外雖似順中不可知有功無功進退獲利初聞罷討或可有
詞見寧恒州必私懷喜何則與承宗本末之勢同也假令劉濟
實忠實盡陛下難阻其心猶須計量重輕捨小圖大豈緣劉
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況今事情又不至此伏望聖意斷
之不疑臣昨者以軍久無功時又漸熱人不堪命慮有奔逃前狀
之中已具陳奏今東闕神策所管徐泗鄭滑陳道兵馬各有

言語似少不安臣自聞之不勝憂切一軍若不安帖必扇諸軍之
心自此動搖何慮不有事忽至於此者則陛下求不罷討得乎
一種罷兵何如早罷必待事不得已然後罷之只使陛下威權轉
銷天下模樣更惡如此事勢皆在目前只合逆防不合追悔今盧
從史已歸罪左降王承宗又乞雪表來元陽方再拔至本軍劉濟
且引兵欲進因此事勢正可罷兵旅既有名若能猶有勢若又此
時不罷臣實不測聖心臣伏料陛下去年初鋭意用兵之時必謂
承宗如討劉闢李錡兵合之後坐見誅擒豈料遷延經年如此然
則始謀必兒猶不可知後事轉難更何所望至於竭府庫以富
何北諸將虛中國以使戎狄生心可為深憂可為痛惜已具前
奏不敢再陳況今日已前所惜者威權財用今日已後所憂者
治亂安危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陛下承宗社十一葉豈得以小
忿而忘國□計豈得以小恥而忘宗社遠圖伏願聖心以此為

慮臣前後□論三狀不啻千言詞既繁多語亦懇切陛下若以
臣所見非是所言非忠況又塵黷不休臣即合便得罪若以臣所
見為是所言為忠則陛下何忍知是不從知忠不納不然則臣合得
罪不然則陛下宜罷兵伏望讀臣此狀一二十遍斷其可否速則與
分臣不勝負憂待罪懇迫兢惶之至謹奏

論嚴綬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嚴綬江陵節度使

右臣伏以趙宗儒衆稱清介有恒嚴綬衆稱怯懦無恥二人臧
否優劣相懸宗儒自到江陵雖無殊政亦聞清淨境内頗安綬
要改移即合便擇勝宗儒者且嚴綬在太原之事聖聰備聞天
下之人以為談柄陛下罷其節制追赴朝廷至今人情以為至當今
忽再用又替宗儒臣恐制書下後無不驚歎兼恐人得計天下憂
疑大乖羣情深損朝政臣前後所奏宜撰制若非甚不可者亦
不敢切論今此除授實甚不可伏望聖恩更賜裁量其制未敢
便撰伏待聖旨謹奏

論孟元陽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孟元陽右羽林統軍
仍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

右臣伏以孟元陽淤水有功河陽有政自到澤潞戎事頗修但
以老年事須與替此諸衛軍事亞不同今所除官合加優獎昨
者范希朝在太原日昏耄不理人情共知及除統軍衆猶謂屈
今元陽事迹不同希朝又除統軍恐似更屈雖加封爵未是虛
名況元陽功効忠勤天下有數今以無能者一例除改無所甄別
臣恐今日已後無以勸人以臣所見若改除金吾大將軍輕重
之間實為□所只如柳晟李簡之輩有何功業合比元陽
猶居此官□□伏望聖慈以此裁量其制未敢依中書狀

便撰謹□□聞伏待聖旨謹奏

謝官狀

新授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臣白居易
新□朝議郎守尚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士雲騎尉臣崔羣

右臣等伏奉恩制除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進旨特加殊獎并
賜告身者聖慈曲被寵命猥加俯以拜恩跪而受賜蹈舞踊躍
抃驚惶失圖伏以郎吏諫官古今所重位當星象職在箴規皆
須問望清方行實謙然可以佐彌綸於草昧能正其詞盡獻
納於替否必直其節苟輕所選實忝厥官臣等學識庸虛才
質愚懦自居近職忝冒已深況超擢榮班慙懼交至初授殊常
之寵聞命若驚篤再恩難報之恩感而欲泣唯當奮勵駑鈍
補拾闕遺中誓赤誠上酬玄造俯伏憂愧若無所容無任感恩兢
惕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奏陳情狀 元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進

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本官合滿欲議改轉知臣欲有陳露令臣將狀來者臣有情事不敢不言伏希聖慈俯察愚懇臣毋多病臣家素貧甘旨或虧無以爲養藥餌或闕空致其憂情迫於中言形於口伏以自拾遺授京兆府判司往年院中曾有此例資序相類俸祿稍多儻授此官臣實幸甚則及親之祿稍得優豐荷恩之心不勝感激輒敢塵黷無任兢惶謹具奏陳伏在聖旨

謝官狀 元和五年五月六日進

新授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

右伏奉恩制除臣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聖旨特加慰喻兼賜告身者俯伏拜恩怵惕受命戴越踊躍驚惶失容蹈舞屏營不知所據臣叨居近職已涉四年自顧庸昧無裨明聖塵忝歲久憂慙日深況於官祿之間豈敢有所選擇但以位卑俸薄家貧親老養闕甘馨之費病乏藥石之資人子之心有所不足昨蒙聖念亦許陳情敢望天恩遂從所欲況前件官位望雖小俸料稍優及臣今得之勝登貴仕此皆皇明俯察玄造曲成念臣爲子之誠賜臣及親之祿臣所以撫心知恩因事吐誠烏鳥私情得盡歡於展養犬馬微力誓効死以酬恩榮幸不止於一身感戴實深於萬品無任荷恩抃躍之至

謝共家恩賜設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設者臣生長窮賤才質庸微草野鄙夫風塵走吏豈期聖造選在禁闈駒以天慈賜以御食臣所以凌兢受命俯伏荷恩心魂不寧手足無措況樽開九醞饌列八珍恩惠過加寵榮優異醲金罍引滿將王澤而共深天饌屢飫聖德而俱飽終食且歡捫心自愧驚戰汗慚陷越于下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恩賜衣服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衣服者臣自入禁司纔經旬月未陳涓效累受殊私況前件衣服等獻自遠方降從御府既鮮華而駭目亦輕煖而便身臣實何人堪此榮賜臣必擬私藏篋笥傳示子孫何則顧陋質而懷慚心貌非稱服撫微躬而荷寵力不勝衣因物感恩無任愧懼謹奉狀

三月三日謝恩賜曲江宴會狀

右今日伏奉恩賜臣等於曲江宴樂并賜茶果者伏以暮春良月上巳嘉辰穫侍宴於內庭又賜歡於曲水蹈舞踊躍歡呼動天況妓樂選於內坊茶果出於中庫榮降天上寵驚人間臣等謬列近司久承恩澤排賜知感終宴懷慚飽食無謀未展涓埃之効素餐雖勝酣飽之恩以此兢惶未知所報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月九日謝恩賜宴曲江會狀

右臣今日仲　進言賜臣等於曲江宴會特加宣慰并賜酒脯等者伏以重陽令節大有豐年賜宴於無事之朝追歡於最勝之地況天廚酒脯御府管絃寵賜忽降於宴中榮幸實生於望外仍加慰喻曲被輝華臣等各以凡才同參密聯幸偶休明之日多承飫賜之恩醉感形骸歡容動而成舞澤均草木秋色變以爲春徒激丹心豈報玄澤謹奉狀

臘日謝恩賜口蠟狀

右今日共家內賜臣等前件口蠟及紅雪澡豆等仍以時寒特加慰問者伏以時逢臘節假屬祁寒豈意聖慈不忘微賤念嚴凝而加之眴嫗慮皴瘃而潤以脂膏喜氣動中歡容發外挾纊之

恩所勉和平體舒不龜之澤既霑感而手舞臣等省躬懷慚
因物論情豈止飲德荅心唯蒙寵賜撫躬勵節以荅鴻
私感躍之誠倍萬恒品謹具奏聞謹奏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右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屆節慶及賜申
因心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之令況以紅牙爲尺白銀爲
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宜謹下明忖度之心爲上表裁成之德厚澤
所及歡心畢同臣等塵忝日深寵錫歲至雖因光下借咫尺之
顏不違而尸素內慙分寸之功未効捧受惶畏倍萬恒情謹具
奏聞謹奏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右今日高品官唐國珍就宅宣口賜臣等新火者伏以節過藏煙
時當改火 以發滯表皇明以燭幽臣顧以賤微荷蒙
耀寵賜所 宅聚觀而光動里閭降寶自天非因鑽燧之煙
仰之如日 傾葵之心徒奉恩輝豈勝欣戴

謝賜冰狀

右今日奉宣口賜臣等冰者伏以頒冰之儀朝廷盛典以其非
常之物用表特異之恩況春蒸之候時始因風當夏暑之日
忽自天來煩暑迎消涼飈隨至受此殊賜臣何以堪欣駭靡寧若
無所措但飲之惶懼常傾受命之心捧之兢兢未懷履薄之
戒以斯惕懼用荅皇慈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賜新曆日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件新曆日者臣等拜手蹈舞踊躍抃
持開卷披時見履端之有始披文閱歲知御曆之無窮慶賀
既深感荷無極謹奉狀陳謝

謝恩賜茶果等狀

右今日高品杜文清宣進止以臣等在院修撰制問賜茶果梨
脯等曲蒙聖念特降殊私慰諭未終錫賚旋及臣等慙深曠
職寵倍驚心述請問以修詞言非□意仰望異而受賜力竭
勝恩徒激丹誠詞詶玄造

謝賜設及匹帛狀

右今日高品劉全節奉宣進止以臣等在院覆策畢特加慰
問并賜設及匹帛者臣等職在掌文品令考業雖竭鄙昧猶
懼闕遺皆資皇明恭下臨聖慈曲至事加賜食等及承寵厚
纔卿仰難勝於玄覽內深醉飽退有慙於素餐徒積一涅何
酬厚賜

社日謝賜酒餅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酒及蒸餅環餅等伏以時唯秋社慶屬
年豐頒上尊之酒榮賜太官之餅餅餌非舊例特表新恩空
荷皇慈 謹奉狀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九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下

奏狀三 凡七首

論重考科目人狀　舉人自代狀

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　讓絹狀

論左降獨孤朗等狀　論行營狀

論姚文秀打殺妻狀

論重考科目人狀

今年吏部應送科目及平判人所試文書等

右臣等奉中書門下牒稱奉進旨令臣等重考定聞奏者臣等竊有所見不敢不奏伏以今年吏部科第不實考官雖無尚書侍郎二人考試吏部事至繁劇考送因難精詳所送文書未免瑕病臣等若苦考覆退者必多韓皐累朝舊臣伏料陛下不能以小事致責臣等又以朝廷所設科目雖限文字其間收採兼取人材今吏部只送十人數且非廣其中選直輕繁恐事體不弘以臣所見兼請不考已得者不妨僥倖不得者所勝無多貴收人材務存大體伏乞以臣等此狀宣付宰臣重賜裁量伏聽進旨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重考定科目官將仕郎守尚書司門員外郎臣白居易等狀奏

重考定科目官將仕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上護軍臣李虞仲

舉人自代狀

中書省朝議郎權知尚書兵部郎中騎都尉楊嗣復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勑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有辯政之學有體要之文文可以掌王言學可以待顧問名實相副輩流所推選備侍臣忝知制命酌其宜稱誠合在先臣既語詳輙舉自代謹具聞薦伏聽勑旨

長慶元年正月四日新授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狀奏

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

右臣等伏料自欲重試進士已來論奏者甚衆伏計煩黷聖聽之外必以為或親或故同為黨庇臣今非不知此但以避嫌事小隱情責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希聖鑒試詳臣言伏以陛下慮今年及第進士之中子弟得者僥倖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試重考此乃至公至平凡是平人孰不慶幸況臣等本識淺劣謬承選充考官自受命已來夙夜惶懼實恐愚昧不副天心敢不盡力竭誠苦考得失其間瑕病纖毫不容循期再三知臣愚盡然臣等別有愚見上裨聖聰反覆思量輙敢密奏伏准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雖詩賦之間皆有瑕病在與奪之際或可矜量儻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達之命明示瑕病以表無私特全身名以存大體如此則進士等知非而愧恥其父兄等感激而戴恩至於有司敢不懲革臣等皆蒙寵擢又忝職司實願裨補聖明敢不罄竭肝膽謹具奏聞伏待聖裁謹奏

長慶元年四月十日重考試進士官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等奏

重考試進士官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臣王起

讓絹狀 長慶元年八月十三日進

恩賜田布與臣人事絹五百匹

右田布以臣宣諭進旨勑命荷恩遂與臣前件絹臣不敢受尋以奏陳昨日中使第五文岑就宅奉宣令臣受取者臣已當時進狀陳謝訖感戴聖恩昨日不敢不謝酌量事理今日不敢不言臣家素貧非不要物但以昨者陛下遣臣宣諭田布不同常例田布今日之事不同諸家何者未報父讎未雪國恥凡人有物猶合助之況取其財有所不忍又昨除田布魏博節度制中誡云一飯之飽必均於士卒一毫之費必用於戈矛今以五百匹絹與臣臣若便受則是有違制命不副天心臣又以凡節將之臣發軍討叛大費雖資於公給小用亦藉其家財今陛下方欲使田布誓心報讎捐軀殺賊伏料宣諭慰問使者道路相望若奉使之人悉須得物臣恐鎮州賊徒未殄田布財產已空欲救將來乞從臣始此則求田布物者必息而田布感聖渥倍深責其成功必有可望臣食國家之厚祿居陛下清官每月

俸錢尚愧尸素無名之貨豈合苟求伏願天鑒照臨知臣不是飾讓臣又非不知如此小事不合塵黷尊嚴心實不安不敢不奏其前件絹臣尋已却還田布伏乞聖慈許臣不取仍望宣示田布令知聖恩謹錄奏聞伏待進旨

論左降獨孤朗等狀 長慶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奏

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獨孤朗可富州刺史起居舍人溫造可朗州刺史司勳員外郎李肇可澧州刺史刑部員外郎王鎰可郢州刺史

右今日宰相送詞頭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詞者臣伏以李景儉因飲酒醉詆忤宰相既從遠貶已是深文其同飲四人又一例左降臣有所見不敢不陳伏以兩省史館皆是近署有聚飲致醉理亦非宜然皆貶官即恐太重況獨孤朗與李景儉等皆是僚友旦夕往來一飯一飲蓋是常事景儉飲散之後忽然醉發自猶不覺何況他人以此科量情亦可恕臣又見貞元之末時政嚴急人家不敢歡宴朝士不敢過從眾心無憀以為不可自陛下臨御及此二年聖慈寬和天下欣戴臣恐此詔或下眾情不免驚憂兼恐朝廷官寮從此不敢聚會四方諸遠不知事由奔走流傳事體非便伏惟宸鑒更賜裁量免至貶官各令罰俸感恩知失亦足戒從臣不揆惷愚輒敢塵黷豈不懼罪豈不惜身但緣進不因人出於聖念自忠州刺史累遷中書舍人已涉二年一無裨補夙夜慚惕實不自安前後制勑之間若非甚不可者恐煩聖聽多不備論今者所見若又不奏是圖省事有負皇恩伏希天慈以此詳察知臣所奏不是偶然其獨孤朗等四人出官詞頭臣已封訖未敢撰進伏待聖旨

論行營狀 並條鎮州行營利害事宜謹具如後

請專委李光顏東面討逐委裴度四面臨境招諭事

右臣等伏見自幽鎮有事已來詔太原魏博澤潞易定滄州等五道節度各領全軍又徵諸道兵馬計七八十萬四面圍繞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已失深州甚危者豈不以兵數太多反難為用節將太眾則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以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先封官已敗衂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今李光顏既除陳許節度盡領本軍伏請抽諸道勁兵通前約與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州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領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鎮州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自生變改況光顏久諳戰陣素有威名裴度為人忠勇果決加以明懸賞罰使其專委責在身事勢驅之自須死戰若此向前摸擬用命百倍相

懸破賊責功無出於此況太原興王之地天下勁兵今既得人
足當一面以此計度無如二人

一請抽揀魏博澤潞易定滄州四道兵馬分付光顔事

右伏請詔光顔於前件四道揀選馬步精銳者每軍各取三四千人並令光顔專統一則藉其兵力討襲鎮州二乃每軍抽人不爲不用其餘放去理亦無妨況令守疆亦足展効或聞澤潞魏博兵馬同討淮西之時素諳光顔勤恤將士必樂爲用可望成功今光顔得到下博後即陳許先有八千人昨又發三千人光顔又領鳳翔馬軍一千三百人加以徐泗鄭滑河陽等軍悉皆勁銳堪用況兼魏博等四道所抽兵馬約有三四萬人盡付光顔足以成事其襄陽陝府東都汝州等道兵馬仍委光顔揀擇可否若不堪用不如放還豈唯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陣今既只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兵馬監軍伏請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一請勒魏博等四道兵馬却守本界事

右伏以朝廷本用田布之意以弘正遇害令報父讎望其感激衆心先立功効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或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貳拾柒捌萬貫今天下百計求取不足充其數月衣糧若且依前將何供給則不如使退守本境自供給衣糧省費之間利害明矣其澤潞易定等雖經接戰勝負略均且昭義全軍收臨城一縣不得則其兵力亦可知矣滄州新經敗挫叔良又乏將謀勢不支任必無可望今請魏博等四道各歸本界嚴守封疆如此則不獨減無用之兵亦可以省有限之費就中魏博尤要退軍虛費資糧實可痛惜

一請省行營糧料事

右伏以行營最切者豈不以國用將竭軍費不充更至春夏已來費恐計無所出今若兩道共留六萬其餘退食本道衣糧即每月所費僅減其半一月之用可給兩月唯供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責其死戰敢不盡心臣以爲當今至切無過於此

一請因朱克融授節後速討王庭湊事

右克融庭湊同惡相濟物情事理斷在不疑今朝廷特赦克融新授節鉞縱終助援必恐遲疑當逗留克融之時是經營庭湊之日遲則心固久則計成一二數月間須有次第延引入夏轉難用兵今正是時時不可失以臣等所見謹具如前伏以行營今日事宜真可謂急危極矣其間變故遠不可知但恐如今救已遲晚若猶可及無出於斯何者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伏料陛下覽臣此狀必有二疑一者以臣等悉是儒生不諳兵事縱知誠懇的未信行臣亦以此自疑久未敢奏今既事切不敢不言若攻戰機宜非臣所習而軍國利害雖愚亦知況密採群情兼聽衆議與臣此奏所見多同伏望不以臣等儒生輕而不用也二者伏恐行營事勢奏報不具皆云賊徒計日合破又陛下以制置既久難於改移前事若得其宜即合旋有成績至今既無次第安得不務改圖古人云收之桑榆事猶未晚若因循且過即救療轉難臣又切有過憂敢不盡吐肝膽實恐軍用不濟更須百計誅求日引月加以至困極今天下諸色錢内每貫已抽減三百茶鹽估價有司並已增加水陸關津四方多請率税不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憀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不以重難改移忽於大計也臣等又憂深州久圍救兵不至弓高新陷糧

道未通下博諸軍致於窮地光顔兵少欲入無由外即援援不來內即饑糧罄竭各求生路難向死門無可奈何忽然奔散即聖心雖悔其可及乎其鑒不遠在貞元中韓全義五樓之敗是也伏望陛下詳臣此狀思臣此言若以爲然速賜裁斷臣等受恩日久憂國情深志在懇切言無方便伏望聖鑒俯察愚衷無任感激悃款之至謹同詣延英門進狀以聞伏聽勅旨謹奏

長慶二年正月五日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柱國臣白居易狀奏

論姚文秀打殺妻狀　長慶二年五月十一日奏

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准律非因鬭爭無事而殺者名爲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殺者則非故殺據大理司直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爲鬭相擊爲毆交鬭致死始名鬭殺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於死姚文秀檢驗身上一無損傷則不得名爲相擊阿王當夜已死又何以名爲相爭既非鬭爭又當怨怒即是故殺者

右按律疏云不因爭鬭無事而殺名爲故殺此一言事者謂爭鬭之事非該他事今大理刑部所執以姚文秀怒妻有過即不是無事既是有事因而毆死則非故殺者此則唯用無事兩字不引爭鬭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殺人殺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豈有無事而殺人者足明事謂爭鬭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鬭毆死者謂事素非憎嫌偶相爭鬭一毆一擊不意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原無殺心今姚文秀怒妻頗深挾恨既久毆打狼籍當夜便死察其情狀不是偶然此非故殺孰爲故殺若以先因爭罵不是故殺即如有謀殺人者先引相罵便是交爭一爭之後以物毆殺了即曰我因事而殺非故殺也又如此可乎設使因爭理猶不可況阿王已死無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爭有何憑據又大理寺所引劉士信及駱全儒等毆殺人事承前寺斷不爲故殺恐與姚文秀事其間情狀不同假如略同何妨誤斷便將作例未足爲憑伏以獄貴察情法須可久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寺所執得行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冤故殺人者從今得計謹同參酌件錄如前奉

勅姚文秀殺妻罪在十惡若從寬宥是長兇愚其律縱有互文在理終須果斷宜依白居易狀委所在決重杖一頓處死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一

奏狀四　表附

爲宰相賀赦表　爲宰相請上尊號第二表
爲宰相讓官表　爲宰相賀雨表
爲宰相賀殺賊表　賀雲生不見日蝕表
爲崔相陳情表　忠州刺史謝上表
賀平淄青表　賀上尊號後大赦表
杭州刺史謝上表　爲宰相謝恩賜酒脯餅果等狀
爲宰相謝恩賜吐蕃信物銀器錦綵等狀
爲段相謝恩賜設及酒脯等狀
爲段相謝借飛龍馬狀
爲段相謝手詔及金刀狀
爲宰相謝官表

爲宰相賀赦表　長慶元年正月以南郊撰進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書大赦天下者臣與百執事奉揚宣布與億兆衆蹈舞歡呼自天降和率土同慶臣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出震御極建元發號大明升而六合曉一氣熏而萬物春肆眚措刑滌瑕蕩穢凡在圓首納於歡心矧又祇祀天地孝享宗廟謁誠祖貢策徵賢良褒德及先賞功延嗣敬賓養老念舊睦親生人之積弊盡除有國之頹綱必舉況陛下承二百祀鴻業之重纂十一聖耿光之初始奉嚴禋新開寶曆天下之目專專然觀陛下之動天下之耳顒顒然聽陛下之言斯則陛下出一言不終日必達於朝野舉一事不浹辰必聞於華夷當叢人求安思理之秋是陛下慎始愼微之日苟行一善則可以動人聽而式歌舞況具衆美信足以感人心而致和平康哉可期天下幸甚臣等謬居重位幸屬休懿

竊服膺喜深骨髓歡欣抃躍倍萬常情無任鼓舞慶幸之至

爲宰相請上尊號第二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四日臣等已陳表章請上尊號愚誠雖懇聖鑒未迴跼地蹐天不勝大願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大道者無求於物物尊而不辭至公者非欲其名名生而不讓不讓故與天合德不辭故率土歸心斯所謂應乎天而順乎人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嗣興一德統牧萬方致時俗之和平納生靈於富壽金華已偃銷七十載之屬階玉燭方調啓一千年之聖運天人合應書軌混同而鴻名未加盛典猶缺華夷失望史策無光此誠君上之謙然亦臣下之罪也今臣所以上稽天意下酌人情再黷皇明重陳丹懇臣謹按書曰思作睿睿作聖又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經曰明王以孝治天下凡此五者歷觀列辟雖甚盛德莫能兼之伏以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仁和一薰獷驁盡化可不謂文乎削平天下震耀八荒北虜求婚以稟命西戎乞盟而納款威靈四及奔走來賓可不謂神武乎陛下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供養長樂道光化成推而置之可塞天地可不謂孝德乎故臣等敢冒死稽首上尊號曰睿文神武孝德伏惟陛下略撝謙之小節弘祖宗之大猷惟十一聖在天之志繼其志以億兆人爲子寧忍阻其心特迴宸衷俯受徽號在玄功不爲主宰於盛德有所形容煥乎大哉垂裕無極此實天下之幸其非獨臣之幸也臣等無任誠願懇禱之至

爲宰相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授臣某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寵擢非次憂惶失圖跼地蹐天不知所措臣某誠兢誠惕頓首頓首臣聞上理陰陽下平法度外撫夷狄內親黎元使百官各修

其職一物不失其所此宰相之任也臣有何功德有何才能越次超倫忽承此命下乖人望上黍朝經致寇速尤無甚於此臣謬因文學忝列班行先朝之人擢居內職星霜屢改爵秩驟加未逾十年忽登相位名浮於實任過其才豈唯覆餗是憂實累知人之鑒況陛下肇開曆數將致升平輔弼之臣尤宜慎擇臣粗知古今敢言本末樞衡要地初不得人則理化勞心終無成日此所以重陳手疏再瀝血誠乞迴此官別授能者臣若得請便不負恩情見於辭非敢飾讓皇天白日實鑒臣心無任懇款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

爲宰相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明在上刑政叶中則天地氣和風雨時若常聞其語今見其時臣某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臣伏以陰陽氣數盈縮相隨去秋多霖今春少雨宿麥猶茂農功未妨陛下念

物變久先時戒事靡神不舉有感必通故雲出于山月離于畢初灑塵以霡霂漸破塊而霶霈圃囿田疇無不霑足雨之所致臣知其由自上而來雖因天降從中而得實與心期發於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今在率土孰不懽心臣等位忝鈞衡職乖燮理仰陰陽而增懼顧霖雨而懷慙無任競惕之至

為宰相賀殺賊表

臣某等言伏承某道逆賊某乙某月某日已被某殺戮訖皇靈震耀凶孽梟夷率土普天歡呼鼓舞臣等誠喜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亂臣賊子阻兵干紀者明則有天討幽則有鬼誅遲速之間罔不殄殲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君臨八表子育羣生合天覆地載之德順春生秋殺之令宿寇遺孽間然銷亡四海九州廓然清晏逆賊某乙一介賤隸兩河叛人苞藏禍心竊弄凶器戕害主帥虔劉善良幕燕鼎魚偷活頃刻顛木之餘

枿癰疽之遺種斧斤欲加而先折鐵石未攻而自潰不有弔伐孰知德威不有妖氛孰知神筭則天下之心有以知順者逆亡其猶影響者也臣伏以某乙既以斬首某乙將何保身若不乞降即應生變輔之或在車則相依皮既不存毛將安附況我乘破竹彼濟覆車止戈之期翹足可待無任喜慶抃躍之至

賀雲生不見日蝕表 為宰相作

臣某等言臣聞堯湯之遭水旱陰陽定數也宋景之感熒惑天人相應也蓋天地大統不能無災皇王至誠可以銷患嘗聞此說今偶其時臣等誠忻誠幸頓首頓首伏見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虧者陛下舉舊章下明詔避正殿降常服禮行於己心禱于天天且不違物寧無應況正陽月朔亭午時中和氣氤氳密雲布護蒙然暫蔽赫矣復明羿翳朝隱但驚若煙之涌躍盤盡掩不見如月之初所謂誠王於中而感通於上者也

臣等敢不再陳事理重考徵祥三光忌盈必有時蝕萬物莫逃與無災同慶生交感之間喜㦲照臨之內雖卿雲五色瑞景再中除沴致祥曾何足比百辟伏賀萬人仰觀事彰天鑒孔明道配日新其德臣等幸遇昌運謬荷殊私皆乏濟時之才同居待罪之地日月薄蝕自慚燮理無功山川出雲實賴聖明有感感賀忻戴倍萬常情無任抃躍竦踊之至

為崔相陳情表

臣植言臣有情事久未敢言今輙陳露伏增戰灼臣亡父某官亡妣某氏是臣本生亡伯某官某贈某官臣今承後建中初德宗皇帝念臣亡伯位高無後以猶子之義命臣繼紹仍賜臣名嗣龍襲爵移孝思則在上荷君命永承繼絕之宗中奪私恩遂阻劬勞之報歲月積久情禮莫申自去年已來累有慶澤凡在朝列再蒙追榮或有陳乞皆許迴授況臣猥當寵擢謬陟

台階爵祿之榮實有踰於同輩顯揚之命獨未及於先人歆泣茹悲哀慚兩極臣今請以在身官秩并前後合敘勳封特乞聖慈迴充追贈儻允所請無幸於斯則臣烏鳥之心猶再生而展養犬馬之力誓萬死以酬恩蹐地仰天不勝感咽披陳誠懇煩黷宸嚴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奉表陳露以聞

忠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勑旨授臣忠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當日上訖殊恩特獎非次昇遷感戴驚惶隕越無地臣誠喜誠懼頓首頓首臣性本疎愚識惟褊狹早蒙採錄擢在翰林僅歷五年每知塵忝竟無一事上答聖明及移秩宮寮卑冗疎賤不能周慎自取悔尤猶蒙聖慈曲賜容貸尚加祿食出佐潯陽一志五憂惶四年循省晝夜飲食未嘗敢安負霜枯荄思向日委風黃葉敢望霑春豈意

天慈忽加詔命特從佐郡寵授專城喜極魂驚感深泣下方今
淮蔡底定兩河乂寧臣得為昇平之人遭遇已極況居符竹之
寄榮幸實多臣當負刺損身履冰厲節下安凋瘵上副憂
勤未死之間期展微効踴身地遠仰首天高螻蟻之誠伏希
憐察無任感激懇款彷徨之至謹遣某官某乙奉表陳謝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賀平淄青表

臣某言伏見二月二十二日制書逆賊李師道已就梟戮者皇
靈有截睿算無遺妖氛廓清遐迩慶幸臣某誠歡誠喜
頓首頓首臣聞亂常干紀天殛神誅李師道苞藏禍心暴露
逆節罪盈惡稔衆叛親離未勞師徒自取擒戮伏惟睿聖文
武皇帝陛下文經天地武定華夷凡是猖狂無不誅剪兩河清
晏四海會同昇平之風實自此始臣名叅共理職忝分憂抃舞

歡呼倍萬常品守官有限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快踊躍之
至謹具奏聞謹奏 元和十四年四月九日

賀上尊號後大赦天下表

臣某言伏奉七月十三日制書大赦天下曉捧宣布蹈舞歡呼
自天降休率土同慶中謝臣聞玄功盛德非鴻名不能形容物
人疵非皇澤不能滌蕩自非上聖莫能兼之伏惟元和聖文神
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纘承大業子育羣生信及豚魚威殲
梟鏡削平寰海混一車書億兆一心願崇大号從人欲而俯膺
盛礼賜時和而廣洽皇恩蠲減賦租收拔淹滯命黜陟而别能
否開諫議而策賢良宿弊必除舊章咸舉帝王能事盡
集於今凡在生靈孰不幸甚臣謬當委撫職在頒條抃躍之
誠倍万常品限以守官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抃之至

杭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去七月十四日蒙恩除授杭州刺史屬汴路未通取襄
漢路赴任水陸七千餘里晝夜奔馳今月一日到本州當日上
任訖上分憂寄內省庸虛仰天戴恩踊地失次臣某中謝臣謬
因文學忝廁班行自先朝黜官已來六年放棄逢陛下嗣位之
後數月徵還生歸帝京寵在郎署不踰年擢知制誥未周歲
正授舍人出泥登霄從骨生肉唯有一死擬將報恩旋屬方隅
不寧朝廷多事當陛下旰食宵衣之日是微臣輸肝寫膽之時
雖進瞽獻愚或期有補而退思事理多不合宜臣猶自知況在
天鑒忝非土木如履冰泉合當鼎鑊之誅尚忝藩宣之寄才小
官重恩深責輕欲荅生成未知死所唯當夙興夕惕焦思苦心
恭守詔條勤卹人庶下蘇凋瘵上副憂勤萬分之恩莫酬一二
仰天舉首望闕馳心葵藿之志徒傾螻蟻之誠難達無任感
恩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長慶二年

為宰相謝恩賜酒脯餅果等狀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等前件物等俯僂受賜踴躍荷恩天
酒來以分甘御饍降而示惠臣等省躬知愧因物言情寵過加籩
慚多尸素之責榮同置醴慚無麴糵之功徒瀝丹誠豈酬玄造

為宰相謝恩賜吐蕃信物銀器錦綵等狀

右臣等材慚庸虛職叨輔弼遇天下昇平之日當西戎即叙之
時遂使殊方致貢遠物此皆聖由玄化威慕皇風人臣既絕外
交問遺敢言己有今蒙重賜益荷聖慈況來自外夷知德廣
之所及降從中旨仰恩深而不勝感歎慚惶倍萬常品

為段相謝恩賜設及酒脯等狀

伏蒙聖慈特加寵錫珍羞出於內府旨酒降於上尊榛栗
歎榮不知所措臣又叨台鼎新忝節旄勤勞無聞於股肱醉
飽有慚於口腹

爲段相謝借飛龍馬狀

伏以出從內廄行及中途假飛龍之駿駒代跛鼈之蹇步執鞭拜命借馬喻身取其戀主之心以表爲臣之節恩深易感情懇難陳

爲段相謝手詔及金刀狀

詔賜累加慚惶交集寵來天上感動人間且金蘊其堅奉之而永貞王度刀宜其利揚之而遠耀天威豈唯倚作身榮實可藏爲家寶況臣望闕漸遠受恩轉多比堅而報國有時効死而殺身無地

爲宰相謝官表 爲段之作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書授臣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殊常之命非望之恩出自宸衷加於凡陋竦駭震越不知所爲謝臣伏准近例宰相上後合獻表陳謝臣今所獻與衆不同伏惟聖慈特賜留聽臣伏聞玄宗即位之初令姚元崇爲宰相元崇欲救時弊獻事十條未得請間不立相位玄宗明聖盡許行之遂致太平實由於此陛下視今日天下何如開元天下微臣自知才用亦遠不及元崇若又俛仰安懷因循保位不惟恩德是負實亦軍國可憂臣欲候坐對時便陳當今切事下救時弊上酬君恩臣之誓心爲日久矣陛下許行則進不許則退進退之分斷之不疑敢於事前先此陳啓況臣才本庸淺遭遇盛明天心自知不因人進擢居禁署訪以密謀恩特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瀆宸聰合當死責出自聖意憐察曲賜安全螻蟻之生得自茲日今越衆輩擢以台衡拔於萬死之中致在九霄之上捫心撫己審分量恩陛下猶不以衆人之心待臣臣豈敢以衆人之心事上皇天白日實鑒臣心得獻前言雖死無恨無任感恩懇款之至

白氏文集第六十一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二

策林一 凡二十二道

策林序

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制舉退居於上都華陽觀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綴成策目七十五門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其餘自以精力所致不能棄捐次而集之分爲四卷命曰策林云耳

一策頭 二道　二策項 二道　三策尾 三道
四美謙讓　五塞人望歸衆心　六政必成化必至
七不勞而理　八風化澆朴　九致和平復雍熙
十王澤流人心感　十一黃老術　十二化速成
十三號令　十四辨興亡之由　十五忠敬質文損益
十六議祥瑞　十七興五福銷六極　十八辨水旱之災

一策頭 二道

臣伏見漢成帝以朱雲庭辱張禹令拉下殿雲攀檻檻折成帝容之後嘗理檻帝命勿易以旌直臣臣每覽漢史至此未嘗不三復而嘆息也豈不以臣不愛死雖鄰於死而必諫乎君能納諫雖折其檻而必容乎不然何雲之竭忠也如此而帝之見容也又如此伏惟陛下以至誠化萬國以至明臨兆人故數年之間仍降詔旨四海之內累徵賢良由是下言樂聞上失諭以旁求之意詔以無隱之辭是則陛下納諫之旨遠出於漢朝微臣獻言之罪不虞於折檻矣況陛下問之下條對之中苟言有可觀策有可取陛下必光揚其名氏優崇其爵秩與夫勿易折檻以旌直臣之意又相萬也然臣得不有犯無隱以副陛下納諫之旨乎殫思極慮以盡微臣獻言之道乎唯以直辭昧死上對

臣生也幸沐聖朝垂覆育之惠當陛下無忌諱之日斯則朝聞夕死足矣而況於充賦王庭者乎伏念甯虛謬膺詔選誠不足以明辨體用對揚德音欲率爾而言適足重小臣狂簡之過若默然而退又何以副陛下虛求之心是以竊玉旒讀金策慙惶僶俛不知所裁者久矣然以愚慮之中千或一得而往古之成敗耳或妄有所聞當今之得失目或妄有所見進不敢希言退不敢隱情唯以直言昧死上對

二策項 二道

臣聞人無常心習以成性國無常俗教則移風故億兆之所趨在一人之所執是以恭默清淨之政立則復朴保和貴德賤財之令行則上讓下競恕己及物之誠著則蒼生可致於至理養老敬長之教洽則皇化可升於太寧由是言之蓋人之在教若泥金之在陶冶器之良窳由乎匠之巧拙化之善否繫乎君之作爲伏惟陛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則太平之風大同之俗可從容而馴致矣

臣聞教無常興亦無常廢人無常理亦無常亂蓋興廢理亂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作爲爲教興廢之本君之舉措爲人理亂之源若一出善言則天下之人獲其福一違善道則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階於亂一念於德而邦有以漸於興交應之間實猶影響今陛下以懋建皇極爲先則大化不得不流矣以欽若前訓爲本則大樸不得不復矣以緝熙庶績爲念則五刑不得不措矣以祇奉宗廟爲心則五教不得不敷矣而尚有未流未措未復未敷之問自此以下皆問中事此乃陛下勞謙之德太過故不自見其益也求理之心太速故不自見其功也臣何足以知之然臣聞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此言王者行道非始之難終之實難也陛下又能終之則太平之風大同之俗如指掌耳豈止化流樸復刑措教敷而已哉

三策尾 三道

臣鄙人也生仁壽之代沐文明之化始以進士舉及第又以拔萃選授官臣之名既獲貳成君之祿已受一命雖天地不求仁於芻狗而畎澮思委潤於滄溟惓惓之誠蓄之久矣幸遇陛下發旁求之詔垂下問之恩詳延讜猷親覽條對逢不諱之日雖許極言當無過之朝不知所述無裨清問有負皇明仰冒宸嚴伏待罪戾謹對

臣幸逢昭代得列明庭慙無嘉言以充清問輒罄狂瞽惟陛下擇之謹對

臣生聖代三十有五年蒙陛下子育之恩覩陛下升平之化謬膺詔選充賦天庭安足親承德音條對清問逢旁求之日雖許直言當已理之朝將何極諫塵黷聖鑒俯伏待罪謹對

四美議 讓 總策問中事進賢美之

臣聞王者之有天下也自謂之理非理也自謂之亂非亂也自謂之安非安也自謂之危非危也何者蓋自謂理且安者則自驕自滿雖安必危自謂亂且危者則自戒自强雖亂必理理之又理安之又安則盛德大業斯不遠矣伏惟陛下嗣建皇極司牧蒼生夙興以憂人夕惕而修己以今日之理陛下視朝廷未以爲理以今日之安陛下視海內未以爲安而又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弊無不革利無不興今則嚴禋郊廟猶謂敬之不至愛養黎庶猶謂惠之不弘省罷進獻猶憂人之困窮蠲免逋租猶慮農之勤質授揚俊乂猶恐賢之遺逸條蕩罪戾猶念獄之非辜底定兵戈猶懼其未戢懷柔夷狄猶恐其未賓大化參乎陰陽猶斯思之以寡德重光並乎日月猶謙

之以不明斯乃陛下勞謙之心合天運之不息也勤卹之德合地道之無疆也如臣者何所知焉何所述焉伏以聖聰貴從庶議苟有愚見敢不極諫

五塞人望歸衆心 在慎言動之初

夫欲使人望塞衆心歸者無他焉在陛下慎初之所致耳臣聞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言動不書非盛德也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焉若王者言中倫動中度則千里之外應之百代之後歌之況其邇者乎若言非宜動非禮則千里之外違之百代之後笑之況其邇者乎是以古之天子一言不敢戲一身不敢妄動動必三省言必再思況陛下初嗣祖宗新臨兆庶臣伏見天下之目專專然以觀陛下之動也天下之耳顒顒然以聽陛下之言也則陛下出一言不終日而達於朝野動一事不浹辰而聞於華夷蓋是非之辭無翼而飛矣損益之名無脛而走矣陛下得不慎之哉伏惟觀於斯察於斯使一言一動無所苟而已矣言動不苟則天下之望塞焉天下之心歸焉

六教必成化必至 在勞其終

問先王之教布在方策事雖易舉政則難成豈文之空垂將行之未至思臻其極佇質所疑 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無他焉在陛下慎始慎終之所致耳臣聞先王之訓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虛行也淺行之則小理深行之則大和淺深小大之應其猶影響矣然則天下至廣王化至大增減損益難見其形是以政之損者雖不見其日損必有時而亂也教之益者雖不見其日益必有時而理也陛下但推其誠勤其政慎其始敬其終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極此先王終日所務者也終日所行者也不可月會其教化之深淺歲計其風俗之厚薄焉臣又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王者之教待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終而至也陛下誠能久而終之則何慮政不成而化不至乎

七不勞而理 在順人心立教

問方今勤卹憂勞夙夜不怠而政教猶缺懲勸未行何則上古之君無爲而理令不嚴而肅教不勞而成何施何爲得至於此臣請以二五之道言之臣聞三皇之爲君也無常心以天下心爲心五帝之爲君也無常欲以百姓欲爲欲順其心以出令則不嚴而理因其欲以設教則不勞而成故風號無文而人從刑賞不施而人服三五所以無爲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後代反是故不及者遠焉臣請以三代已後之事言之臣聞後代之天下三五之天下也後代之人三五之人也後代之位三五之位也居其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者何哉臣竊觀之亦粗知其由矣豈不以己心爲心邦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以己欲爲欲拂百姓以從一人之欲也苟或心與道未合政與欲並行得失交爭利害相半如此則雖宵衣旰食勞體勵精纔可以致小康不足以弘大道故出令而吏或犯設教而人敢違刑雖明而姦不息賞雖厚而鮮勸此由捨人而從欲是以勤多而功少也伏惟陛下去彼取此執古御今以二五之心爲心則政教何憂乎不合以億兆之欲爲欲則懲勸何畏乎不行政教合則不勞憂而四海寧懲勸行則不勤勞而萬人化此由捨己而從衆是以事半而功倍也臣又聞太宗文皇帝嘗曰朕雖不及古然以百姓心爲心臣以爲致貞觀之理者由斯一言始矣伏願陛下從而鑑之嗣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八風行澆朴 由教不由時

問邦俗之理亂風化之盛衰何乃得於往而失於來薄於今而

厚於古或曰興替之道執在君臣又云澆朴之風繫於時代二說相反其誰可從臣聞代之澆醨人之朴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時蓋政之臧否定於中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何以驗覈伏請以周秦以降之事言之臣聞周德寖衰君臣凌替蠶食瓜割分爲戰國秦氏得之以暴易亂曾未旋踵同歸覆亡矣漢勃興奄有四海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于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儉人用富安禮讓自興刑罰不試升平之美鄰於成康載在漢書陛下熟聞之矣降及魏晉迄于梁隋喪亂弘多殆不足數我高祖始建區夏未遑緝熙迨于太宗玄宗抱聖神文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啓沃無怠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不伏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則周秦之亂極矣及文景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衰家國君臣之道寖喪則當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應衰而復盛澆而復和必不爾者何乃清平朴素之風薄於周秦之交而厚於文景之代耶順成和動之俗喪於梁隋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時矣故魏徵有云若言人漸澆訛不反質朴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斯言至矣故太宗嘉之又按禮記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風雨也此言萬民之從王化如百穀之委歲功也若寒暑以時則禾黍登而菽麥熟若風雨不節則稂莠植而秕稗生故教化優深則廉讓興而仁義作刑政偷薄則詐僞起而姦宄臻雖百穀在地成之者天也雖萬人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凉德弊政嚴令繁刑而求仁義行姦宄息亦猶歷風暴雨愆陽伏陰而望禾黍豐稂莠死其不可也亦甚明矣故曰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則由上在教之明驗也伏惟聖心無疑焉

九致和平復雍熙 在念今而思古也

問今欲感人心於和平致王化於樸厚何思何念得至於斯臣聞政不念今則人心不能交感道不思古則王化不能流行將欲感人心於和平則在乎念今而已伏惟陛下知人安之至難也則念夫煩擾之吏受人命之至重也則念黜苛酷之官恤人力之易罷也則念省修葺之務厚人財之易匱也則念减服御之費懼人之有饑也則念薄麥禾之稅畏人之有寒也則念輕布帛之征慮人之有愁苦也則念損嬪嬙之數故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交感矣感之又感之則天下和平矣將欲致王化於雍熙則在乎思古而已伏惟陛下仰羲軒之道也則思興利而除害侔唐虞之聖也則思明目而達聰師夏禹之德也則思泣辜而恤人法殷湯之仁也則思祝網而愛物鑒漢之盛也則思罷露臺而海內流化觀周之興也則思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弘貞觀之理也則思聞房杜之讜議以致升平繇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嘉謀而臻富壽故思之又思之則王澤流行矣行之又行之則天下雍熙矣

十王澤流人心感 在恕己及物

夫欲使王澤旁流人心大感則在陛下恕己及物而已夫恕己及物者無他以心度心以身觀身推其此爲以及天下者也故己欲安則念人之重擾也己欲壽則念人之嘉生也己欲逸則念人之憚勞也己欲富則念人之惡貧也己欲溫飽則念人之凍餒也己欲聲色則念人之怨曠也陛下念其重擾則煩暴之吏退矣念其嘉生則苛虐之官黜矣念其憚勞則土木之役輕矣念其惡貧則服御之費損矣念其凍餒則布帛麥禾

之稅輕矣念其怨曠則妓樂嬪嬙之數省矣推而廣之念一知十蓋聖人之道也始則恕己以及人終則念人而反己故恕之又恕之則王澤不得不流矣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不得不感矣澤流心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聞也

十一黃老術 在尚寬簡務清淨則人儉朴俗和平

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淨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淨之所致耳故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樸此四者皆黃老之要道也陛下誠能體而行之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

十二政化速成 由不變禮不易俗

夫欲使政化速成則在乎去煩擾弘簡易而已臣請以齊魯之事明之臣聞伯禽之理魯也變其禮革其俗三年而政成太公之理齊也簡其禮從其俗五月而政成故周公歎曰夫平易近人人必歸之魯後代其北面事齊矣此則煩簡遲速之効明矣伏惟陛下鑒之

十三號令 令一則行推誠則化

問號令者所以齊其俗一其心故聖人專之慎之然則號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其故安在令既行而心猶未一者其失安歸欲使下令如風行出言如響應道之而人知勸防之而人不踰將致於斯豈無其要臣聞王者發施號令所以齊其俗一其心俗齊則和心一則固人於是乎可任使也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一人一心萬人萬心若不以令一之則人人之心各異矣於是積異以生疑積疑以生惑除亂莫先乎令者也故聖王重之然則令者出於一人加於百辟被于萬姓漸于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其在周易渙汗之義言號令如汗渙然一出而不可復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蓋謹於始慢於終則不一也張於近弛於遠則不一也急於賤寬於貴則不一也行於踈廢於親則不一也且人之心猶不可以不一而理況君之令其可二三而行者乎然則令既一而天下之心猶未悅隨者由上之不能行於己推於誠者也凡下之從上也不從口之言從上之所好也不從力之制從上之所為也蓋行諸己也誠則化諸人也深若不推之於誠雖三令五申而令不明身苟不行之於己雖家至日見而人不信矣聖王知其如此故以禮自修以法自理慎其所好重其所為有諸己者而後求諸人責於下者必先禁於上是以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導之斯行禁之斯止使天下之心顒顒然唯望其令聽其言而已故言出則千里之外應如響令下則四海之內行如風故曰不勝於身則令行於人者矣又曰下令如流水發源蓋是由明也如此則何慮乎海內之令不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哉

十四辨興亡之由 由善惡之積

問萬姓親然之由百王興亡之漸將獨繫於人乎抑亦繫於君乎

臣觀前代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天地不能頓為寒暑必漸於春秋人君不能頓為興亡必漸於善惡善不積不能勃焉而興惡不積不能忽焉而亡善與惡始繫於君也興與亡終繫於人也何則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歸之

歸之又歸之則載舟之水由是積焉君苟有惡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聖王知其然故則天上不息之道以修己法地下不動之德以安人修己者慎於中也懍然如履春冰安人者敬其下也懍乎若馭朽索猶懼其未也加以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又樂同於人敬慎著於己如是而不興者反是而不亡者自生人已來未之有也臣愚以爲百王興亡之漸在於此也

十五忠敬質文損益

問忠敬質文百代循環之教也五帝何爲而不用三王何故而相承將時有同異耶道有優劣耶又三代之際損益不同所祖三才其義安在豈除舊布新務於相反相異乎復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國家祖述五帝憲章三代質文忠敬大備于今而尚人鮮朴而忠俗多利而巧欲救斯弊其道如何

臣聞步驟殊時質文異制五帝以道化三王以禮教道者無爲無爲故無失無失故無革是以唐虞相承無所改易也禮者有作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故殷周相代有所損益也損益之教本乎三才夏之教尚忠忠本於人人道以善教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之弊其民野救野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敬本於地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故曰敬者地之教也敬之弊其人謟救謟莫若文故周之教尚文文本於天天道垂文而人則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僿救僿莫若忠然則三王之所祖不同者非欲自異而相反也蓋扶衰救弊各隨其道也運苟有異教亦不同雖忠與敬各繫於時而質與文俱致於理標其教則殊制臻其極則同歸亦猶水火之相形同根於冥化其濟於人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於元氣其成於歲功也三王之道亦如是焉我國家欽若五帝憲章三代典彝不易之道祖述而大用忠敬迭救之教具舉而兼行可謂文質協和禮樂明備之代也然臣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始終若循環然其繼周者百代可知也臣觀周之弊也爵賞黷刑罰窮而秦反用刑名祚因中絕及漢雜以霸道德又下衰迨于魏晉以還未有繼而救者是以周之文弊今有遺風故人鮮朴而忠俗猶利而巧伏願陛下以繼周爲己任以行夏之爲時宜稍益質而損文漸尚忠而救僿斟酌於教經緯其人使瞻前而追繼三王顧後而光垂萬葉則盡善之道大同之風不專於上古矣

十六議祥瑞　辨妖災

問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斯豈國之興滅繫於天地之災祥歟將物之妖瑞生於時政之昏明歟又天地有常道災祥有常應此必然之理也何則桑穀妖反爲福於太戊大鳥之慶亨成禍於帝辛豈吉凶或僭在人將休咎不常其道儆戒之所安在改悔之効何明又祥必偶聖妖必應昏何則明時不能爲無災亂代或聞其有瑞報施之道何繆濫哉臣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非孽生而後邦喪非祥出而後國興蓋瑞不虛呈必應聖哲妖不自作必候淫昏則昏聖爲祥孽之根妖瑞爲興亡之兆矣文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人氣而生然則道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者謂之瑞政之昏亂腥聞上下而應者謂之妖瑞爲福先妖爲禍始將興將廢實先啓焉然有人君德未及於休明政不至於昏亂而天文有異地物不常則爲瑞爲妖未可知也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寤君心俾乎君修改

悔之誠以昚天鑒如此則轉亂爲治變災爲祥自古有之可
得而考也臣聞高宗不聽飛雉雊于鼎宋景有罰熒惑守
於心及乎懋懿德以修身出善言而罪己則昇耳之異自殄
退舍之慶自臻天人相感可謂明矣遠矣且高宗三代之賢主
也有一德之遠亦謫見于物宋景列國之常主也有一言之感
亦冥應乎天則知上之鑒下雖賢王也苟有過而必知下之感
上雖常主也苟有誠而必應故王者不懼妖之不滅而懼過之
不悛不懼瑞之不臻而懼誠之不至足明休咎在德吉凶由人
矣失君道者祥反成妖悟天鑒者災亦爲瑞必然而已矣抑
臣又聞王者之大瑞在乎天地泰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
穀熟萬人安賦役輕服用儉兵革偃刑罰措賢者出不肖
者退聲教日被謳歌日興此之謂休徵此之謂嘉瑞也王者之
大妖在乎兩儀不泰四氣不和風雷不時水旱不節五穀不稔

百姓不載徵役頻征賦重干戈動刑獄作君子隱小人見政令
日缺怨讟日興此之謂咎徵此之謂妖孽也至若一星一辰之
瑞一雲一露之祥一鳥一獸之妖一草一木之怪或偶生於氣
象或偶得於陶鈞信非休咎之徵興亡之兆也何則隱見出
處亦不干常明聖之朝不能無小災小沴衰亂之代亦或有
小瑞小祥固未足旹帝王之疑明天地之意耳王者但外思其
政內省其身自謂德之不修誠之不著雖有區區之瑞不足
嘉也自謂政之能立道之能行雖有瑣瑣之妖不足懼也臣
竊謂妖祥廢興之由實存於此故雖辭費不敢不備而言之

十七興五福銷六極

問昔周著九疇之書漢述五行之志皆所以精究天人之際窮
探政化之源然則五福之祥何從而作六極之沴何感而生將
欲弭行可明本末又今人財耗費既貧且憂時沴流行或疾

而天思欲銷六極致五福敺一代於富壽納萬人於康寧何
所施爲可致於此臣聞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
大和也至哉中和之爲德不動而感不勞而化以之守則仁以
之用則神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濟萬物然則和者生於
中也中者生於不偏也不邪也不過也不及也若人君內非中
勿思外非中勿動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
其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以君人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
天地之氣和則萬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和之氣訢合絪緼積爲
壽蓄爲富舒爲康寧敷爲攸好德斂爲考終命其義者
則融爲甘露凝爲慶雲垂爲德星散爲景風流爲醴泉其
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者中和之致也若人君
內非中是思外非中是動動靜進退不得其中故君不得其中

則人不得其所人不得其所則怨讟興焉是以君人之心不和
則天地之氣不和天地之氣不和則萬物之生不和於是乎三
不和之氣交錯堙鬱伐爲凶短折攻爲疾聚爲憂損爲貧
結爲惡耗爲弱其蒸者潛爲伏陰淫爲愆陽守爲彗星發
爲暴風降爲苦雨四序失其節三辰亂其行迨于繈褓卵胎
之生皆夭閼而不遂木石華蟲之怪皆揉雜而畢呈夫然者
不中不和之氣所致也則天人交感之際五福六極之來豈不
昭昭然哉臣伏見比者兵賦未減人鮮無憂時沴所加衆或
有疾德宗皇帝病人之病憂人之憂於是救之以廣利之方
悅之以中和之樂將使易憂爲樂變病爲和惠化之恩莫斯
甚也然臣竊聞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絕其源伏惟
陛下欲紓人之憂先念憂之所自欲救人之病先思病之所
自以絕之則人憂自弭也知所由以去之則人病自瘳也然

後申之以救療之術則人易康寧鼓之以安樂之音則人易
和悅斯必應疾而化速利倍而功兼六極待此而銷五福待此
而作如是可以陶三才鑠沴之氣發爲休祥毆一代鄙夭之
人躋乎仁壽中和之化夫何遠哉

十八辨水旱之災　明有救之術

問狂常雨若僭常暘若此言政教失道必感於天也又堯之
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此言陰陽定數不由於人也若必繫於
政則盈虛之數徒言如不由於人則精誠之禱安用二義相
戾其誰可從又問陰陽不測水旱無常將欲均歲功於豐凶
救人命於凍餒凶歉之歲何方可以足其食災危之日何計可
以固其心將備不虞必有其要歷代之術可明徵焉臣聞水
旱之災有小有大大者由運小者由人由人者由君上之失道
其災可得而移也由運者由陰陽之定數其災不可得而遷

也然則小大本末臣粗知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軍旅有強
暴者或誅罰不中刑獄有冤濫者或小人入用讒佞有得
志者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棄者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
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或賦斂之法無度焉或土木之功不
時焉於是乎歎傷之氣憤怨之誠積以傷和變而爲沴古
之君人者逢一災偶一異則收視反聽察其所由且思乎軍鎮
之中無乃有縱暴者耶刑獄之中無乃有冤濫者耶權寵之
中無乃有不肖者耶放棄之中無乃有忠賢者耶内外臣妾
無乃有幽怨者耶天之窮人無乃有困死者耶賦入之法無乃
有過厚者耶土木之功無乃有屢興者耶若有一於此則是政
令之失而天地之譴也又洪範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言不
信不乂亦水旱應之然則人君苟能改過塞違率德修政
勵敬天之志虔罪己之心則雖踰月之霖經時之旱至誠所

感不能爲災何則古人或牧一州或宰一縣有暴身致雨者
有救火反風者有飛蝗去境者郡邑之長猶能感通況王
者爲萬乘之尊居兆人之上悔過可以動天地遷善可以感神
明天地神明尚且不違而況於水旱風雨蟲蝗者乎此臣所
謂由人可移之災也其大者則唐堯九載之水殷湯七年之旱
是也夫以堯之大聖湯之至仁于時德儉人和刑清兵偃上無
狂僭之政下無怨嗟之聲而卒有浩浩滔天之災炎炎爛石
之沴非君上之失道蓋陰陽之定數矣此臣所謂由運不可
遷之災也然則聖人不能遷災能禦災也不能違時能輔時
也將在乎廩積有常仁惠有素備之以儲蓄雖凶荒而人無
菜色固之以恩信雖患難而人無離心儲蓄者聚於豐年
散於歉歲恩信者行於安日用於危時夫如是則雖陰陽之
數不可遷而水旱之災不能害故曰人強勝天蓋是謂矣斯

亦圖之在早備之在先所謂思危於安防勞於逸若患至而
方備災成而後圖則雖聖人不能救矣抑臣又聞古者聖王在
上而下不凍餒者何哉非家至日見衣之食之蓋能均節其
衣食之原也夫天之道無常故歲有豐必有凶地之利有限
故物有盈必有縮聖王知其必然於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
時交易之以時斂散之所以持豐濟凶用盈補縮則衣食之費
穀帛之生調而均之不啻足矣蓋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
耿壽昌之常平者可謂不涸之倉不竭之府也故豐穰之歲
則貴糴而以利農人凶歉之年則賤糶以活饑殍若水旱
作沴則資爲九年之蓄若甲兵或動則饋爲三軍之糧上以
均天時之豐凶下以權地財之盈縮則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
不能害其人危其國矣至若禳禱之術凶荒之政歷代之法臣
粗聞之則有雩天地以牲牢祭山川以圭璧祈土龍於玄寺

舞羣巫於靈壇徙市修城貶食徹樂緩刑省禮務嗇勸分殺哀多獸弛力舍禁此皆從人之望隨時之宜勸恤下之心表其天之罰但可以濟小災小弊未足以救大危大荒必欲保邦邑於危安人心於困則在乎儲蓄充其腹恩信結其心而已蓋羲農唐虞禹湯文武皆由此塗而王也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二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三

策林二 凡十七首

十九息游惰　二十平百貨之價
二十一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二十二不奪人利　二十三議鹽法之弊
二十四議罷漕運可否　二十五立制度
二十六養動植之物　二十七請以族類求賢
二十八尊賢　二十九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三十審官　三十一大官乏人
三十二議庶官遷次遲速　三十三革吏部之弊
三十四牧宰 考課　三十五使百職修皇綱振

十九息游惰 勸農桑議賦稅復租庸罷緡錢用穀帛

問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餒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則人之性命繫焉國之貧富屬焉方今人多游心地有遺力守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蕩而忘歸夫然豈勸懲不行游惰之法失其道耶將敎勸農桑之敎不得其本耶

臣伏見今之人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夫人之蚩蚩趨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雖水火蹈焉雖白刃冒焉故農桑苟有利也雖日禁之人亦歸矣而況於勸之乎游惰苟無利也雖日勸之亦不爲矣而況於禁之乎當今游惰者逸而利農桑者勞而傷所以傷者由天下錢刀重而穀帛輕也所以輕者由賦斂失其本也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常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

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求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已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非所謂平均調節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爲租庸以石斗登降爲差以匹夫多少爲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興則趨末者迴心游手於道途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跡於軍籍釋流者可返歸於東作欲其游惰其可得乎加以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則薄斂而人足食矣念紡績之勤苦則省用而人豐財矣念興貨之敗度則寡欲而人著誠矣念奇器之蕩心則正德而人歸厚矣其興利除害也如彼又修己化人也

如此是必應之如響若順之如風行斯所謂下令於流水之
源繫人於包桑之本者矣欲其得憧其可得乎

二十平百貨之價 陳斂散之法請禁銷錢爲器

問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估日輕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價日賤是以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輕用而日貧夫豈然歟殖貨斂散之節失其宜耶將泉布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也

臣聞穀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三者和鈞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斂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財棄物也斂散得其節輕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雖有聖智未有易此而能

理者也方今關輔之間仍歲大稔此誠國家散錢斂穀防儉備凶之時也時不可失伏惟陛下惜之臣又見今人之弊者由銅利貴於錢刀也何者夫官家採銅鑄錢成一錢破數錢之費也私家銷錢爲器破一錢成數錢之利也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雖官家之歲鑄豈能勝私家之日銷乎此所以天下之錢日減而日重矣今國家行挾銅之律執鑄器之禁使器無用銅銅無利也則錢不復銷矣此實當今權節重輕之要也

二十一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問近古已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今欲轉勞爲逸用富易貧究困之由矯其失於既往求安之術致其利於將來審而行之以康天下

臣聞近古已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臣雖狂瞽然粗知之臣竊觀前代人庶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之縱欲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何則天下之人億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億兆之人奉其一君則君之居處雖極土木之功殫金玉之飾君之衣食雖窮海陸之味盡文采之華君之耳目雖慆鄭衛之音厭燕趙之色君之心體雖倦畋漁之樂疲轍跡之遊猶未合擾於人傷於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也然則一縱一放而弊及於人者又何哉蓋以君之命行於左右左右頒於方鎮方鎮布于州牧州牧達于縣宰縣宰下於鄉吏鄉吏傳於村胥然後至於人焉自君至人等級若是所求既衆所費滋多則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謂上開一源下生百端者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亦君好則臣爲上行則下効故上苟好奢則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焉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寘力焉雷動風行日引月長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費盡

出於人人實何堪其弊此又爲害十倍於前也夫如是則君之躁靜爲人勞逸之本君之奢儉爲人富貧之源故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則天下之心同其喜一違善道則天下之心共其憂蓋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靜奢儉而已是以聖王之修身化下也宮室有制服食有度聲色有節畋遊有時不徇已情不窮己欲不殫人力不耗人財夫然故誠發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達乎天下以此禁吏則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則貧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因之由安之術以臣所見其在茲乎

二十二不奪人利 議鹽鐵與榷酤藏庫斂及雜稅

以鹽鐵之謀榷酤之法山海之利關市之征皆可以助佐征徭又虞其侵削黎庶捨之則乏用於軍國取之則奪利於生人

取捨之間孰爲可者

臣聞君之所以爲國者人也人之所以爲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從出者農桑也若不本於農桑而興利者雖聖人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財不自地出又非從天來必是巧取於人曲成其利利則日引而月長人則日削而月朘至使人心窮王澤竭故臣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也所以王者不殖貨利不言有無耗羨之財不入於府庫析毫之計不行於朝廷者慮其利穴開而罪梯構然則聖人非不好利也利在於利萬人非不好富也富在於富天下節欲於宁人斯利矣省用於外人斯富矣故唐堯夏禹漢文之代雖薄農桑之税除關市之征棄山海之饒散鹽鐵之利亦國足而人富安矣何則欲節而用省也秦皇漢武隋煬之時雖入太半之賦徵謡析之租建権酤之法出舟車之筭亦國之用而人貧

竭矣何則欲不節而用不省也蓋所謂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夫利散於下則人逸而富利壅於上則人勞而貧故下勞則上無以自安人富則君孰與不足禮記曰人以君爲心君以人爲體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體勞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臣又聞地之生財多少有限人之食利衆寡有常若盈於上則耗於下利於彼則害於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統國無異政家無異風若奪其利則害生害不加於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則利生利不歸於人欲何歸乎故奪之也如皮盡於毛下本或不與存之同也囊漏於貯中利將焉往與奪利害斷可知焉是以善爲國者不求非農桑之産不重非衣食之貨不用計數之吏不畜聚斂之臣臣聞權筦之謀則思侵削于下見羨餘之利則念誅求於人然後德澤流而謌詠作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此明君立國子人者貴本業而賤末利也

二十三議鹽法之弊　論鹽商之幸

臣伏以國家鹽之法久矣鹽之利厚矣蓋法久則弊起弊起則法隳利厚則姦生姦生則利薄臣以爲隳薄之由由于院場太多吏職大衆故也何者今之主者歲考其課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賞罰焉院場既多則各慮其商旅之不來也故羨其鹽而多與焉吏職既衆則各懼其課利之不優也故慢其貨而苟得焉鹽羨則幸生而無厭之商趨矣貨慢則濫作而無用之物入矣所以鹽愈費而官愈耗貨愈虛而商愈饒法雖行而姦緣課雖存而利失今若減其吏職省其院場審貨帛之精麤詳鹽量之出入使月有常利歲有常程自然鹽不淺商則出無羨鹽矣吏不爭課則入無濫貨矣鹽不濫出貨不濫入則法自張而利復興矣利害之効豈不然乎臣又

見自關以東上農大賈易其資産入爲鹽商率皆多藏私財別營稗販少出官利唯求隷名居無征徭行無権税身則庇於鹽籍利盡入於私室此乃下有耗於農商上無益於筦権明矣蓋山海之饒鹽鐵之利利歸於人政之上也利歸於國政之次也若上既不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使幸人姦黨得以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今若剗革弊法沙汰姦商使下無僥倖之人上得析毫之計斯又去弊興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詳之

二十四議罷漕運可否

問秦居上腴利号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賦不充故歲漕山東穀四百萬斛用給京師其間水旱不時賑貸貪多今議者罷運穀而收脚價糴戶粟而折稅錢但未知利於彼乎而害於此乎

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請和糴於關輔以省其費

以便於人臣愚以爲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以爲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自洛而西仍歲豐稔彼人困於艱食此穀賤於傷農困則難於發糴賤則易於乞糴斯則不便於彼而無害於此矣此臣所謂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舉而爲法循以爲常臣雖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所湊也萬人所會也六軍所聚也雖利稱近蜀之饒猶未能足其用雖田有上腴之利猶不得充其費況可日削其穀月朘其食乎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都之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則用捨利害可明徵矣夫賚斂糴之資省漕運之費非無利也蓋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害輓江淮之租贍關輔之食非無害也蓋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無小利也事之大利者不能無小害也蓋恤小害則大害不去愛小利則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興利除害者非他蓋棄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沉舟之役忘移穀之用是知小計而不知大會矣此臣所謂若以爲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

二十五立制度 節財用均貧富禁兼并止盜賊起廉讓

問夫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無窮也以有限奉無窮則必地財耗於僭奢人力屈於嗜欲故不足者爲姦爲盜有餘者爲驕爲濫今欲使食力相充財欲相稱貴賤別而禮讓作貧富均而廉恥行作爲何方可至於此

臣聞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與天下共者仁也聖也仁聖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所以下均地財中立人極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長之以風雨成之以寒燠聖人之牧萬人也活之以衣食濟之以器用若風雨淫寒燠甚則反傷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費則反傷乎人之生焉故作四時八節所以時寒燠節風雨不使之過差爲沴也聖人制五等十倫所以倫衣食等器用不使之踰越爲害也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然則地之生財有常力人之用財有常數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也是以地力人財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貴賤皆待制度而別也大凡爵祿之外其田宅棟宇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暨乎賓婚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數焉若不節之以數用之以倫則必地力屈於僭奢人財消於嗜欲而貧困凍餒姦邪盜賊盡生於此矣聖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則示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俾乎貴賤區別貧富適宜上下無羨耗之差財力無消屈之弊而富安溫飽廉恥禮讓盡生於此矣然則制度者出於君而加於臣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欲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則外物攻之故居處不守其度則峻宇崇臺攻之飲食不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則奇文詭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姦聲豔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賞淫刑攻之翫好不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器攻之獻納不守其度則讒諂之言聚斂之計攻之道術不守其度則不死之方無生之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守甚於城池焉外防其攻甚於寇戎焉將在乎寢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則其下化之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矣

二十六養動植之物 以豐財用以致麟鳳龜龍

臣聞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欲無極以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必物暴殄而財乏用矣先王惡其及此故川澤有禁山野有官養之以時取之以道是以豺

獺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摯矰弋不施於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斤斧漁不竭澤畋不合圍至於麛卵蚳蝝五穀百果不中殺者皆有常禁夫然則禽獸魚鱉不可勝食矣財貨器用不可勝用矣臣又覩之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古之聖王使仁及豚魚仁及草木鳥獸不殀胎卵可窺麟鳳効靈龜龍爲畜者亦由此塗而致也

二十七請以族類求賢

問自古以來君者無不思求其賢賢者罔不思効其用然而不相遇其故何哉今欲求之其術安在

臣聞人君者無不思求其賢人臣者無不思効其用然而君求賢而不得臣効用而無由者豈不以貴賤相懸朝野相隔堂遠於千里門深於九重雖臣有慺慺之誠何由上達雖君有孜孜之念無因下知上下茫然兩不相遇如此則豈唯賢者

不用矧又用者不賢所以從古已來亂多而理少者職此之由也臣以爲求賢有術辨賢有方方術者各審其族類使之推薦而已近取諸喻其猶線與矢也線因針而入矢待弦而發雖有線矢苟無針弦求自致焉不可得也夫必以族類者蓋賢愚有貫善惡有倫若以類求必以類至此亦由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何則夫以德義立身者必交於德義不交於險僻以正直克己者必用於正直不用於頗邪以貪冒爲意者必比於貪冒不比於貞廉以悖慢肆心者必狎於悖慢不狎於恭謹何者事相害而不相利性相戾而不相從此乃天地常倫人物常理必然之勢也則賢與不肖以此知之伏惟陛下欲求而致之也則思因針待弦之勢欲辨而別之也則察流濕就燥之徒得其勢必彙征而自來審其徒必群分而自見求人之術辨人之方於是乎在此矣

二十八尊賢　請厚禮以致大賢也

問國家歲貢俊造日求賢良何則所得者率尋常之才所來者非師友之佐豈時無大賢乎將求之不得其道乎

臣聞致理之先先於行道行道之本本於得賢得賢之由由乎審禮若禮之厚薄定於此則賢之優劣應於彼故黜位而朝西面而事則師之才至矣先之以身下之以色則友之才至矣屈支拜之禮盡揖讓之儀則大臣之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則左右之才至矣馮几據杖以令召焉則廝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師者帝得友者王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廝役者亂然則求師而得友求友而得臣者有矣未有求臣而得友求友而得師者也是故國帝而成王國王而成霸者有矣未有國霸而成王國王而成帝者也夫以夷吾之賢爲不可召之臣齊桓公所以霸齊也孔明之才爲非屈致之士劉氏

所以創蜀也夫欲霸一國國一方猶審其禮行其道焉況開帝王之業垂無疆之休苟無尊賢之風師友之佐則安能弘其理恢其化乎國家有天下二百年政無不舉德無不備唯尊賢之禮未與三代同風陛下誠能行之則盡美盡善之事畢矣

二十九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問頃者累下明詔令舉所知猶慮其狀莫匪賢能授以官罕聞政績將人不易知耶將容易其舉耶

臣伏見頃者德宗皇帝頻下詔旨令舉所知自是內外百寮歲有關薦有司各詳其狀咸命以官語其數誠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舉擇慎審慎審由賞罰必行自十年以來未聞有司以得所舉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外之薦恐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遺逸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賢之歎也伏惟申命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

之材授以小大之職然後明察臧否精考殿最得人者行進
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上下精詳遠近懲勸謹
開梁以相保責轅輪以相求俾夫草靡風行達于天下天
下之耳盡爲陛下聽天下之目盡爲陛下視明其視則衆不
失德廣其聽則野無遺賢而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
則陛下但凝神端拱而天下理矣

三十審官 量才授職則政成事舉

問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將欲正之其失安在

臣聞夫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者由官與才不
相得也且官有小大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
則政立枉其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平各司其
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仕使平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
少可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

其所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能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
任小能於大事者猶狸搏虎而刀伐木也屈長才於短用者猶
驥捕鼠而斧翦毛也所不相及豈不宜哉王者誠能量衆才之
短長審庶官之小大俾操繁柄者無圓方之謬備輪轅者適
曲直之宜自然人盡其能職修其要詩偷曰叙庶績曰疑又
何患乎事不舉而政未成哉

三十一大官乏人 由不慎選小官也

問國家台袞之材臺省之器胡然近日稍乏其人將欲救之
其故安在

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於丞郎給舍丞郎給舍之材
選於御史遺補郎官御史遺補郎官之器選於秘著校正畿
赤簿尉雖未盡是十常六七焉然則畿赤之吏不獨以府縣
之用求之秘著之官不獨以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責望者乃丞
郎之椎輪公卿之濫觴也則選用之際宜得其人臣竊見近
日秘著校正或以門地授畿赤簿尉唯以資序求未嘗較
其器能不研覈其才行至使頃年已來臺官空不知所取
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乏賢誠亦廢事且以資序得者僅能
參於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任於鈆黃臣恐台袞之才臺省
之具十年已後稍乏其人又頃者有司懲趨競之流塞僥倖
之路俾進士非科第者不授校正校正欠資考者不署畿官
立而爲文權以救弊蓋以一時之制非可久之術今者有司雖於
掄材易於注擬因循勿改守以爲常至使兩畿之中數縣之外
雖資序皆當其任而名實莫得而聞故每臺省缺員曾莫
擬議則守文之弊一至於斯伏願思以後艱革其前失廣丞
郎椎輪之本疏公卿濫觴之源如此則良能之材必足用矣要
剸之職不乏人矣

三十二議庶官遷次之遲速

問先王建官外降有制遷次有常此經久之道也或云賞善
罰惡者不踰時月又曰爲官吏者可長子孫豈今古之制殊
乎不然何遲速之異如此也今欲速遷而勸善恐躁求之
心將令久次而望切庸與滯用之歎疾徐之制何以爲中

臣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有成舜典曰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雖聖賢爲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雖善惡難知
不過九載必自著也由此而論爲官吏者不可速遷也不可久
次也若未三年而遷則政未立績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剸致
之化廢矣若過九載而不轉則明不陟幽不黜而勸善之法
缺懲惡之典隳矣大凡內外之官其略如此然則寄與天子
共理者莫先於二千石乎臣竊見近來諸州刺史有未兩考
而遷者豈爲善成政之速速於聖賢耶將有司考察之不

精耶不然何遷之邊也又有踰一紀而不轉者善惡未著莫得而知耶將有司遺忘而不舉耶不然何轉之遲也臣伏見順宗皇帝詔曰凡內外之職四考遞遷斯實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猶以為吏能有聞者既以四考遷之政術無取者亦宜四考黜之將欲循其名辨其實則在陛下與糾察之吏督考課之官使別其否臧明知白黑仍命曰雖久次者不得逾於四載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二年此先王較能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惟陛下試垂意而察焉

三十三革吏部之弊

問吏部之弊為日久矣今吏多於員其故何因官不得人其由何在奸偽日起其計何生馳騖日滋其風何自欲使吏與員而相得名與實而相符絕競巧濫之弊銷公平政理之道長姸蚩者不能欺於藻鑑錙銖者不敢詐於銓衡豈無良謀以救其弊

臣伏見吏部之弊為日久矣時皆共病不知其然臣請備而言之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入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並仕者眾冒資蔭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奸濫日生斯乃為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已上歲計千數悉委吏曹吏曹案資署官猶懼不給則何暇考察名實區別否臧者乎至使近代以來滯而成弊真偽爭進共徼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為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師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限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消也剏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折於一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得失相懸豈不遠矣臣以為吏煩刻弊莫尚於斯

三十四牧宰考課 每歲考未精又改不由己

問今者勤恤黎元之隱精求牧宰之材亦既得人使之為政何則撫字之方尚未副我精求之旨疲困之俗尚未知我勤恤之心豈才未稱官將人不求理備陳其故以革其非

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理同歸而牧宰之用為急蓋以邦之賦役由之而後均王之風教由之而後行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夫庶官之寄輕重不可齊致也臣伏見陛下勤恤黎元之心至矣慎擇牧宰之旨深矣然而黎元之理尚未副陛下勤恤之心牧宰之政尚未稱陛下慎擇之旨非人不求理非才不稱官以臣所覩粗知其由矣臣聞賢者為善不待勸矣何哉性不忍為惡耳愚者為不善雖勸而不遷也何哉性不能為善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中人之心可上可下勸之則遷於善捨之則陷於惡故曰懲勸之廢也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是知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況天下牧宰中人者多去惡遷善皆得勸沮伏以方今殿最之法甚備黜陟之令甚明然則就備之中察之者未盡精也就明之中奉之者未盡行也未甚精則臧否同貫未盡行則善惡齊驅雖有和璞之寶不能識也雖有齊竽之濫何由知之如此則豈獨利淫亦將失善苟未勸沮或未懲欲望副陛下勤恤

之心極陛下愼擇之育成功難矣臣又請以古事驗之臣聞
唐虞之際也敷求俊乂而四岳見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
彰則知雖至明也尚或迷其僞之徒雖至聖也不能去考察
之法故其法張則變曲爲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弛則變香
爲臭使蘭化爲艾也且聖人之爲理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
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夫秉其樞操其要别邪爲正削觚
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爲惡
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從勸之所致也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
臣又見當今牧宰之內甚有良能委之理人亦足成政所未至
者又有其由臣聞牧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母之道焉
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強張舉措由其心威福賞罰懸
於手然後能鎭其俗移其風也今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
牧之政取則於使司迭相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
況又力役之限賦斂之期以用之費省爲求不以人之貧富爲
度以上之緩急爲節不以下之勞逸爲程縣畏于州州畏于
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由束舟檝而望濟川絆騏驥而求
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生於今日亦不能爲理矣

三十五使百職修皇綱振 在乎革愼默之俗

夫百職不修萬事不舉皇綱弛而不振頹俗滔而不還者由
君子讜直之道消小人愼默之道長也臣伏見近代以來歸議
者率以拱默保位者爲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以直言
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
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
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
競而是効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
如含鋒刃也愼默之俗一至於斯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
長太息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愼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
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舉正者不
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
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善者勸惡者懲百職修
萬事舉不可得也然臣以爲歷代之頹俗非國朝不能革也
國朝之皇綱非陛下不能振也革振之術臣粗知之何者夫人
之常情唯利是務若利出於愼默則愼默之風大起若利出
於讜直則讜直之風大行亦猶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物
自歸之者無他温凉之利所在故也伏惟陛下以至公統天下
以至明御羣臣使情僞無所逃言行無所隱有若讜直強
毅舉正彈違者引而進之有若愼默畏忌吐剛茹柔者擯而
遠之使此有利彼無利安得不去彼取此乎斯所謂俾人日
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如此則百職修萬事舉皇綱振
頹俗移太平之風由斯而致矣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三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四

策林三 凡十九道

三十六達聰明致理化　三十七決壅蔽
三十八君不行臣事　三十九使官吏清廉
四十省官併俸減使職　四十一議百司食利錢
四十二議百官職田　四十三議兵
四十四銷兵數　四十五復府兵置屯田
四十六選將帥之方　四十七御功臣
四十八禦戎狄　四十九備邊併將置帥
五十議守險　五十一議封建論郡縣

五十二議井田阡陌　五十三議肉刑
五十四刑禮道

三十六達聰明致理化

夫欲達聰明致理化則在乎恭成式不必乎創新規也臣聞堯之所以神而化者聰明文思也舜之所以聖而理者明四目達四聰也蓋古之理化皆由聰明出也自唐虞以降斯道寖衰秦漢以還斯道大喪上不以聰接下下不以明奉上聰明之道既阻於上下則詭僞之俗不得不流於內外也國家承百王已弊之風振千古未行之法於是始立匭使始加諫員始命待制官始設登聞鼓故遺補之諫入則朝廷之得失所由知也匭使之職舉則天下之壅蔽所由通也待制之官進則衆臣之謀猷所由展也登聞之鼓鳴則羣下之冤濫所由達也此皆我烈祖所剏累聖所奉雖堯舜之道無以出焉故貞

觀之大和開元之至理率由斯而馴致矣自貞元以來抗疏而諫者留而不行投書於匭者寢而不報待制之官經時而不見於一問登聞之鼓終歲而不聞於一聲臣恐衆臣之謀猷或未盡展朝廷之得失或未盡知壅蔽者有所未通冤濫者有所未達今幸當陛下踐祚體元之始施令布和之初則宜申明舊章修舉廢事使列聖之述作不墜陛下之聰明惟新以初爲常令其時矣時不可失惟陛下惜而行之則堯舜之化祖宗之理可得而致矣臣故曰達聰明致理化在乎恭成式不必乎剏新規也

三十七決壅蔽 在不使人知所欲

臣聞國家之患患在臣之壅蔽也壅蔽之生生於君之好欲也蓋欲見於此則壅生於彼壅生於彼則亂作其間歷代有之可略言耳昔秦二世好佞趙高飾諂諛之言以壅之周厲好利榮夷公陳聚斂之計以壅之殷辛好音師涓作靡靡之樂以壅之周幽好色褒人納豔妻以壅之齊桓好味易牙蒸首子以壅之雖所好不同同歸於壅矣所壅不同同歸於亂也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餌蓋明此矣然則明王非無欲也非無壅也蓋有欲則節之有壅則決之節之又節之以至於無欲也決之又決之以至於無壅也其所然者將在乎靜思其故動防其微故聞甘言則慮趙高之吏進於側矣見厚利則慮榮夷公之計陳於前矣聽新聲則慮師涓之音誘於耳矣顧豔色則慮褒氏之女惑於目矣嘗異味則慮易牙之子入於口矣夫如是安得不晝夜慮之寤寐思之則見其來於前則想其隨於後自然兢兢業業日愼一日使左不知其所欲右不知其所好雖欲壅蔽其可得乎此明王節欲決壅之要道也

三十八君不行臣事 委任宰相

臣聞建官施令者君所執也率職知事者臣所奉也臣行君道則政專君行臣道則事亂專與亂其弊一也然則臣道者百職至衆萬事至繁誠非一人方寸所能盡也故王者但操其要擇其人而已將在乎分務於羣司各令督責其課定成於宰相不以勤倦自嬰然後建殿最而賞罰焉審幽明而黜陟焉則萬樞之要用矣故失君道者雖多夕惕若厲之慮而勞論未必爲也行臣事者雖多日昃不食之勤而庶績未必凝也得其要逸而有終非其宜勞而無功故也臣又聞坐而論道三公之任也作而行之卿大夫之職也故陳平不肯知錢穀邴吉不問死傷者此有司之職也非宰相之任也夫以宰相尚不可侵有司之職況人君可侵宰相之任乎可侵百執事之事乎臣又聞宰相之任者上代天工下執人柄羣職由

之而理亂庶政由之而施張君之心膂待宰相而啓沃君之耳目待宰相而聰明設其位不可一日非其人得其人不可一日無其寵疑則勿用用則勿疎然後能沂合其心馴致其道蓋先王所以端拱凝旒而天下大理者無他焉委務於有司也仰成於宰相也

三十九使官吏清廉 在均其祿厚其俸

臣聞爲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爲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吏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況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見今之官吏所以未盡貞廉者由祿不均而俸不足也不均者由所在課料重輕不齊也不足者由所在官長侵刻不已也其甚者則有官秩等而祿殊郡縣同而俸

異或削奪以過半或停給而彌年至使衣食不充凍餒並至如此則必冒白刃蹈水火而求私利也況可使撫人字物斷獄均財者乎夫上行則下從身窮則心濫今官長日侵其利而望吏之不日侵於人不可得也蓋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則雖日用刑罰不能懲貪而勸清必矣陛下今欲革時之弊去吏之貪則莫先於均天下課料重輕禁天下官長侵刻使天下之吏温飽充於內清廉形於外然後示之以恥糾之以刑如此則縱或爲非者百無一二也

四十省官併俸減使職

臣聞古者計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户之衆寡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少多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員必參相得者也頃以兵戎屢動荒沴荐臻户口流亡財征減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祿而厚之故官省則事簡事簡則人安祿厚則吏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則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祿則飾詐而不廉矣知厚其祿而不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爲表裏相須而成者也伏惟陛下詳而行之臣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或因暫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至使職多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生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員審其祿秩使衆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故祿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矣此又利害相懸遠者伏惟陛下念而救之

四十一議百司食利錢

臣伏見百司食利利出於人日給而經費有常月徵而倍息無已然則舉之者無非貧户徵之者率是遠年故私財竭於倍

利官課積於逋債至使公食有闕人力不堪弊既滋深法宜改作且王者惡言求利患在不均況天下之錢一也謂之曰利曷若謂之曰征乎取之於寡曷若取之於衆乎今若日計其費歲會其用舉爲定數命曰食征隨兩稅以分徵使萬民而均出散之天下其數幾何故均之於衆則貧户無倍息之弊矣入之有程則公食無告闕之慮矣公私交便其在茲乎此

四十二議百官職田

臣伏以職田者職既不同田亦異數内外上下各有等差此亦古者公田藉食之制也國家自多事已來廢制不舉故稅其地籍而田則具存考以户租而數多散失至有品秩等官署同廩祿厚薄之相懸近乎十倍者矣今欲辨內外之職均上下之田不必乎創新規其在乎舉舊典也臣謹按國朝舊典量品而授地計田而出租故地之多少必視其品之高下

祖之厚薄必視其田之肥墝如此則沃埆齊而戶租均等列
辨而祿食足矣今陛下求其典而典存焉索其田而田在焉
誠能申明舉而行之則前弊必自革矣

四十三議兵 用捨逆順興亡

問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二者
古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發而不用且涉去兵之非資以定
功又乖耀德之美去就之理何者得中
又問兵不妄動師必有名議之者頗辨否臧用之者多昧本
末故有一戎而業成王霸一戰而禍及危亡興滅之由何申逆
順之要安在
臣聞天下雖興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不好不忘天
下之王也祭公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不
得已而用之斯則不好之明訓也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

白氏文集九　五十

又周定天下偃武修文猶立司馬之官六軍之衆以時教戰斯
又不忘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不可去兵也不可黷武也在
乎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逆順之要大略有三而兵之名隨
焉夫興利除害應天順人不爲名尸義然後動謂之義兵
相時觀釁取亂侮亡不爲禍先敵至而應謂之應兵恃力
宜驕作威逞欲輕人性命貪人土田謂之貪兵兵貪者亡兵
應者強兵義者王王之兵無敵於天下也故有征無戰焉強
之兵先弱敵而後戰也故百戰百勝焉亡之兵先自敗而後戰
也故勝與不勝同歸於亡焉然歷代君臣惑於本末闇王
者之無敵則思耀武是獲一兎而欲守株也見亡者之自敗
則思弭兵是因一咽而欲去食也曾不知無敵者根於義自敗
者本於貪而欲歸咎於兵責功於武不其惑歟興廢之由逆
順之要昭然可見唯陛下擇之

四十四銷兵數 省軍費在斷召募除虛名

臣伏見自古以來軍兵之衆資糧之費未有如今日者時議
者皆患兵之衆而不知衆之由皆欲兵之銷而不得銷之術故
散之則軍情怨而戎心啓聚之則財用竭而人力疲爲日既深
其弊亦甚臣以爲銷兵省費者在乎斷召募去虛名而已伏
以自元軍興以來二十餘年陛下念其勞効固不可散棄幸以
時無戰伐又焉用增加臣竊見當今募新兵占舊額張虛
簿破見糧者天下盡是矣斯則致衆之由積費之本也今若
去虛名就實數則一日之內十已減其二三矣若使逃不補死
不塡則十年之間十又銷其三四矣故不散棄之則軍情無
怨也不增加之則兵數自銷也去虛就實則名不詐而用不費
也故臣以爲銷兵之方省費之術在於此唯陛下詳之

四十五復府兵置屯田 分兵權存戎備助軍食

白氏文集九　五十一

夫欲分兵權存戎備助軍食則在乎復府兵置屯田而已昔
高祖始受隋禪太宗既定天下以爲兵不可去農不可廢於
是當要衝以開府因隙地以營田府有常官田有常業俾乎
時而講武歲以勸農分上下之番遞勞逸之序故有虞則起
爲戰卒無事則散爲農夫不待徵發而封域有備矣不勞饋
餉而軍食自充矣此亦古者尉候之制兵賦之義也況今關隴
之內鎭壘相望皆仰給於縣官且無用於戰伐若使反兵於
舊府興利於廢田張以簿書領其廩積因其卒也安之以田
宅因其將也命之以府官始復於關中稍置於天下則兵權
漸分而屯聚之弊日銷矣戎備漸修而訓習之利日興矣軍食
漸給而飛輓之費日省矣一事作而三利立唯陛下裁之

四十六選將帥之方

臣聞君明則將賢將賢則兵勝故有不能理兵之將而無不

可勝之兵有不能選將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將是以君功見於選將將功見於理兵者也然則選將之術在乎因人之耳而聽之因人之目而視之因人之好惡而取捨之故明王選將帥也訪于衆詢于人若十人愛之必十人之將也百人悅之必百人之將也萬人伏之必萬人之將也臣以爲賢愚之際優劣之間以此而求十得八九矣

四十七御功臣之術

臣聞明王之御功臣也量其功而限之以爵審其罪而糾之以法限之以爵故爵加而知榮矣糾之以法故法行而知恩矣恩榮並加畏愛相濟下無貳志上無疑心此明王所以念功勞而全君臣之道也若不限之以爵則無猒之心生矣雖極人臣之位而不知榮也若不糾之以法則不忌之心啓矣雖竭人主之寵而不知恩也恩榮不知畏愛不立而望奉上之心盡

念功之道全或難矣故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猒此由爵無限而法不行使之然也唯陛下察之

四十八禦戎狄 徵歷代之策陳當今之宜

問戎狄之患久矣備禦之略多矣故王恢陳征討之謀賈生立表餌之術婁敬興和親之計晁錯建農戰之策然則古今異道利害殊宜將欲抹之孰爲可者又問今國家北虜款誠南夷請命所未化者其唯西戎乎討之則疲頓師徒捨之則侵軼邊鄙許和親則啓貪而厚費約盟誓則飾詐而不誠今欲退彼虔劉化其桀驁來遠人於朔漠復舊土於河湟上策遠謀備陳本末

臣聞戎狄者一氣所生不可剪而滅也五方異族不可臣而畜也故爲侵暴之患久矣而備禦之略亦多矣考其要者大較有四焉若乃選將練兵長驅深入之謀自王恢始建以三表誘以五餌之術自賈誼始厚以賂遺結以和親之計自婁敬始徙人實邊勸農教戰之策自晁錯始然則用王恢之謀則疲財耗力罷竭生人禍結兵連功不償費故漢武悔焉而下哀痛之詔也用賈誼之術則羌胡之耳目心腹雖誘而荒矣而華夏之財力風教亦隨而弊矣故漢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婁敬之計則啓寵納侮厚費偷安雖侵略之患暫寧而和好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爲匈奴所欺也用晁錯之策則邊人有安土之患未免攻戰之勞匈奴無得志之虞亦絕歸心之望故漢武猶病之有廣武之役也是以討之以兵不若誘之以餌誘之以餌不若和之以親和之以親不若備之有素斯皆前代已驗之事可覆而視也以今參古棄短取長亦可擇而用焉然臣終以爲近算淺圖非帝王久遠安邊之上策何者臣觀前代若政成國富德盛人安則雖六月有北伐之師不足憂也

若政缺國貧德衰人困則雖一時無南牧之馬不足慶也何則國富則師壯師壯則令嚴人安則心固心固則思理如此久久則天子之守不獨在於諸侯將在於四夷矣則雖有事何足憂矣若國貧則師弱師弱則不虞人困則心離心離則思亂如此久久則天子之憂不獨在於邊陲或在於蕭牆矣則雖無事何足慶焉蓋古之王者慶在本而不在末憂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國家柔中懷外近悅遠來北虜嚮風南蠻歷貢所未化者其餘幾何伏願陛下畜之如犬羊視之如蜂蠆不以士馬強而才力盛恃之而務戰爭不以亭障靜而煙塵銷輕之而去守備但且防其侵軼遏其虔劉去而勿追來而勿縱而已然後略四子之小術弘三王之大猷以攻成德盛爲圖以人安師壯爲計故德盛而日聞則服服必懷柔師壯而時動則威威必震讋夫然可以不靡財用不煩師徒不盟誓

而外戎不和覩而內附如此則四海之內五年之間要荒未服之戎必簡畜而來河隴已侵之地庶從容以歸上策遠謀不出於此矣

四十九備邊併將置帥

臣伏見方今備邊之計未得其宜何則京西之兵其數頗衆城堡甚備器械甚精以之過侵掠禁奪攘則可矣若犬戎大至長驅而來臣恐將卒雖多無能抗者今所以軫陛下慮者豈非此乎其所以然者蓋由鎮壘太多主將太衆故也夫鎮多則兵散兵散則威不相合而力不相濟矣將衆則心異心異則勝不相讓而敗不相救矣卒然有事誰肯當之今若合之為五將統之以一帥將合則勢力帥一則同心仍使均握其兵分守其界明察功罪必待賞罰然後據便宜之地扼要害之衝以邀待勞以寡制衆則雖黠虜無能為也臣又為自古及今有不能守塞之兵而無不可守之塞有不能備戎之將而無不可備之戎故曰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其宜也五寸之關能制其開闔居其要也伏惟陛下握戎之要操塞之關則西陲之憂可以少息矣

五十議守險 德與險兼用

問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記曰在德不在險然則用之則乖在德之訓棄之則違守國之誡二義相反其旨何從

又問以山河為寶者萬夫不能當也以道德為藩者四夷為之守也何則苗恃洞庭負險而亡漢都天府用險而昌又何故也今欲鑒昌亡審用捨復何如哉

臣聞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秦得百二以吞天下齊得十二而霸諸侯蓋恃險之論興於此矣史記曰在德不在險傳曰九州之險是不一姓蓋棄險之議生於此矣臣以為險之為用用捨有時恃與失之棄亦未為得也何者夫險之為利大矣為害亦大矣故天地閉否守之則為利天地交泰用之則為害蓋天地有常險而聖人無常用也然則以道德為藩以仁義為屏以忠信為甲胄以禮法為干櫓者教之險政之守也以城池為固以金革為備以江河為襟帶以丘陵為咽喉者地之險人之守也王者之興也必兼而用之昔漢高帝除害興利以安天下自謂德不及於周而賢於秦故去洛之易即秦之險建都創業垂四百年是能兼而用之也桀紂三苗之徒負大河憑太行保洞庭而不修德政坐取覆亡者是專恃其險也昔子恃其僻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喪其三都者是怠棄其險也由斯而觀之山河之阻溝墉之固可用而不可恃也可誡而不可棄也智以險昌愚以險亡昌亡之間唯陛下能鑒之

五十一議封建論郡縣

問周制五等其弊也王室衰微秦廢列國其敗也天下崩壞漢封子弟其失也侯王僭亂何則為制不同同歸於弊也故自古及今議其是非者多矣今若建侯開國恐失隨時之宜如置守專城慮乖稽古之義考其要旨其誰可從

又問封建之制肇自黃唐郡縣之規始於秦漢或沿或革以至國朝今欲子兆人家四海建不拔之業垂無疆之休大鑒興亡從長而用無論今古擇善而行侯將守而何先郡與國而孰愈具書于策當舉行之

臣聞封建之廢久矣是非之論多矣異同之要歸于三科或曰周人制五等封親賢其弊也諸侯恃強職伐陪臣執國命故蠶食瓜剖以至於衰滅也而李斯周青臣之議斯是興焉又曰秦廢列國棄子弟其敗也萬民無定主九族為匹夫故魚爛土崩以至於覆亡也而曹冏士衡之論斯是作焉又曰漢氏侯功臣

王同姓其失也爵號太尊土宇太廣故鴟張瓦解以至於勃亂也而晁錯主父之計繇是行焉然則秦懲周之弊也既以亡而易轍漢鑒秦之亡也亦矯枉而過正歷代之說無出於此焉以臣所觀竊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何者臣聞王者將欲家四海子兆人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者在乎操理柄立人防導化源固邦本之業者在乎刑行德立近悅遠安恩信推於中惠化流於外如此則四夷為臣妾況海內乎雖置守罷侯亦無害也若法壞政荒親離賢棄王澤竭於上人心叛於下如此則九族為雠敵況天下乎雖廢郡建邦又何益也故臣以為周之衰滅者上失其道天厭其德非為封建之弊也秦之覆亡者君流其毒人離其心非唯郡縣之咎也漢之禍亂者寵而失教立不選賢非獨強大之故也繇是觀之苟固其本尊其源雖郡與國俱可理而安矣苟踰其防失其柄雖侯與守俱能亂且危矣伏惟陛下慮遠憂近鑒古觀今以敦睦親族為先不以封王為急以優勸勞逸為念不以建侯為思以尊賢寵德為心不以開國為意以安撫黎元為事不以廢郡為謀則無疆之休不拔之業在於此矣況國家之制垂二百年法著一王理經十聖變革之議非臣敢知

五十二議井田阡陌 息游墮止兼并實版圖

問三代之牧人也立井田之制別都鄙之名其為名制可得而知乎其為功利可得而聞乎

又問自秦壞井田漢修阡陌兼并大啓游墮寖繁雖歷代因循誠恐弊深而害甚如一朝改作或慮失業而擾人既廢之甚難又復之非便斟酌其道何者得中

臣聞王者之貴生於人焉王者之富生於地焉故不知地之數則生業無從而定財征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平也不知人之數則食力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均也不均不平則地雖廣人雖多徒有貴之名而無富之實是以先王度土田之廣狹畫為夫井量人戶之衆寡分為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土邑居足以處衆人力足以安家野無餘田以啓專利邑無餘室以容游人逃刑避役者往無所之敗業遷居者來無所處於是生業相固食力相濟其出財征也不待勞書而已平矣其起軍役也不待料人而已均矣然後天子可以稱萬乘之貴四海之富也洎三代之後厥制崩壞故井田廢則游惰之路啓阡陌作則兼并之門開至使貧苦者無容足立錐之居富強者專籠山絡野之利故自秦漢迄于聖朝因循未遷積習成弊然臣以為井田者廢之頗久復之稍難未可盡行且宜漸制何以言之昔商鞅開秦之利也蕩然廢之故千載之間豪奢者得其計王莽革漢之弊也卒然復之故一時之間農商者失其業斯則不可久廢不可速成之明驗也故臣請斟酌時宜參詳古制大抵人稀土曠者且修其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以井田使都鄙漸有名家夫漸有數夫然則井邑兵田之地衆寡相維門閭族黨之居有亡相保相維則兼并者何所取相保則游墮者何所容如此則庶乎人無浮心地無遺力財產豐足賦役平均市利歸於農生業著於地者矣

五十三議肉刑 可廢不可用

問肉刑者其來尚矣其廢久矣前賢之論是非紛然今欲棄而不行法或乖於稽古若舉而復用義恐失於隨時取捨之間何者為可

臣伏以漢除肉刑迨今千有餘祀其間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緹縈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

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筆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理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意者也臣以為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取劓刵黥刖之類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漢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因人者耶此臣所謂徵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捨順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況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或絕筋或折骨或面傷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也徵之於實既如彼酌之於情又如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傳曰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又曰利不百不變法臣以為復之有害而無利也其可變而改作乎

五十四刑禮道　迭相為用

問聖王之致理也以刑糾人惡故人知勸懼以禮導人情故人知恥格以道率人性故人反淳和三者之用不可廢也意者將偏舉而用耶將並建而用耶從其宜先後有次耶成其功優劣有殊耶然則相今日之所宜酌今日之所急將欲致理三者奚先

臣聞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則薙之以刑其闢也則蒔之以禮其植也則穫之以道故刑行而後禮立禮立而後道生始則失道而後禮中則失禮而後刑終則修刑以復禮修禮以復道故曰刑者禮之門禮者道之根知其門守其根則王化成矣然則王化之有三者猶天之有兩曜歲之有四時廢一不可也並用亦不可也在乎舉之有次措之有倫而已何者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惡不能防人之情禮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惡循環表裏迭相為用故王者觀理亂之深淺順刑禮之後先當其懲惡抑淫致人於勸懼莫先於刑剗邪窒慾致人於恥格莫尚於禮反和復朴致人於敦厚莫大於道是以衰亂之代則弛禮而張刑平定之時則省刑而弘禮清淨之日則殺禮而任道亦如祁寒之節則疏水而附火徂暑之候則遠火而狎水順歲候者適水火之用達時變者得刑禮之宜適其用達其宜則天下之理畢矣王者之化成矣將欲較其短長原其始終順其變而先後殊備其用而優劣等離而言之則異致合而理之則同功其要者在乎舉有次措有倫適其用達其宜而已方今華夷有截內外無虞人思休和俗已平泰是則國家殺刑罰之日崇禮樂之時所以文易化成道易馴致者由得其時也今則時矣伏惟陛下惜而不失焉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四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五

策林四　凡二十一道

五十五止獄措刑　五十六論刑法之弊
五十七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小過
五十八去盜賊　五十九議赦
六十救學者之失　六十一黜子書

六十二議禮樂　六十三沿革禮樂
六十四復樂古器古曲　六十五議祭祀
六十六禁厚葬　六十七議釋教
六十八議文章　六十九採詩
七十納諫　七十一去諂佞
七十二使臣盡忠人愛上　七十三養老
七十四睦親　七十五典章禁令

五十五止獄措刑　在富而教之

問成康御宇囹圄空虛文景繼統刑罰不用太宗化下而人不犯成此功者其効安在桀紂在上比屋可誅秦氏爲君赭衣滿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欲鑒桀紂秦氏之弊繼周漢太宗之功使人恥且格刑措不用備詳本末著之于篇

臣聞仲尼之訓也既庶矣而後富之既富矣而後教之管子亦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食足財豐而後禮教所由興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由措也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臣請以前事明之當周成康之時天下富壽人知恥格故囹圄空虛四十餘年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內殷實人人自愛不犯刑法故每歲決獄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儉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致乎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雖則明聖慎刑賢良恤獄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過也當桀紂之時暴征斂萬姓窮苦有怨無恥姦宄並興故是時也比屋可戮及秦之時厚賦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力殫財竭盡爲寇賊羣盜滿山赭衣塞路故每歲斷罪數至十萬雖則暴君淫刑姦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貧困思邪而多罪也由是觀之刑之繁省繫於罪之衆寡也教之廢興繫於人之貧富也聖王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衆不患教之廢而患人之貧故人苟富則教斯興矣罪苟寡則刑斯省矣是以財產不均貧富相併雖堯舜爲主不能息忿爭而省刑獄也衣食不充凍餒並至雖咎繇爲士不能止姦宄而去盜賊也若失之於本求之於末雖聖賢並生臣竊以爲難矣至若察小大之獄審輕重之刑定加減於科條得情僞於察色此有司平刑之要也非王者恤刑之德也至若盡欽恤之道竭哀矜之誠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恤刑之法也非聖人措刑之道也必欲端影於表澄流於源則在乎富其人崇其教開其廉恥之路塞其冤濫之門使人內樂其生外畏其罪則必過犯自省刑罰自措斯所謂致羣心於有恥立大制於不嚴古者有畫衣冠異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行也

五十六論刑法之弊　升法科選法吏

問今之法貞觀之法今之官貞觀之官昔何爲而大和今何爲而未理事同効異其故何哉將刑法不便於時耶而官吏不得其人耶

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壹行於今而人未休和臣以爲非刑法不便於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輕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蓋刑法者君子行之則誠信而簡易簡易則人安小人習之則詐僞而滋彰滋彰則俗弊此所以刑一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塵蠹於棧閣制勑堆盈於按几官不徧覩法無定科令則條理輕重之文盡詢于法直是使國家生殺之柄假在於小人小人之心孰不可忍至有黷貨賄者矣有祐親愛者矣有陷讐怨者矣有畏權豪者矣有欺賤弱者矣是以重輕加減隨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愛憎官不察其所由人不知其所避若然

則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陛下誠欲申明舊章劉革前弊則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臣謹按漢制以四科辟士其三曰明習律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者辟而用之伏惟陛下懸法學爲上科則應之者必俊乂也升法直爲淸列則授之者必賢良也然後考其能獎其善明察守文者擢爲御史欽恤用情者遷爲法官如此則仁恕之誠廉平之氣不散於簡牘之間矣掊刻之心舞文之弊不生於刀筆之下矣與夫愚詐小吏窺而弄之者功相萬也臣又聞管仲奪伯氏之邑沒無怨言李崇刖門者之足亡而獲宥孔明黜廖立之位死而垂泣三子者可謂能用刑矣臣伏思之亦何代無其人哉在乎求而用之考而獎之而已伏惟陛下再三察焉

五十七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小過

問政不可寬寬則人慢刑不可急急則人殘故失於恢恢則漏網而爲弊務於察察則及泉而不祥將使寬猛適宜疏密合制上施畏愛之道下有悅服之心刑政之中何者爲得

臣聞聖人在上使天下畏而愛之悅而服之者由乎理大罪赦小過也書曰宥過無大況小者乎刑故無小況大者乎故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則天下之心愛而悅之矣刑其大者義也義以糾之則天下之心畏而服之矣臣竊見國家用法似異於是何則糾察之政急於朝官而寬於外官懲戒之刑加於小吏而縱於長吏是則權輕而過小者或反繩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捨之臣復思之恐非先王宥過刑故之道也然則小大之喻其猶魚耶魚之在泉者小也察之不祥魚之吞舟者大也漏之不可刑煩猶水濁水濁則魚喁政寬猶防決防決則魚逝是以善爲理者舉其綱疏其網綱舉則所羅者大矣網疏則所漏者小也伏惟陛下舉其綱於長吏疏其網於朝官捨小過以示仁理大罪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化闇然而日彰於天下矣

五十八去盜賊 在舉德選能安業厚生

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始則舉有德選有能使教化大行姦宄者去矣又安其業厚其生使廉恥大興貪暴者息故舜舉皋陶不仁者遠晉用士會盜奔于秦此舉德選能之効也成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景富其仁盜賊衰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之有無繫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方今禁科雖嚴桴鼓未靜殺奪者時聞於道路穿窬者或縱於鄉閭無乃陛下之人有多窮困凍餒者乎無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惟陛下大推愛人之誠廣諭稱善之旨厚其生業使俗知恥格舉以賢德使國無幸人自然廉讓風行姦濫日息則重門罕閉於擊柝外戶庶見於不扃者矣

五十九議赦

臣謹案書曰告災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斯則赦之不可廢也必矣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痤疽之礦石也又諺曰一歲再赦婦兒喑啞斯又赦之不可數也明矣然則赦之爲用用必有時數既失之廢亦未爲得也何者赦之爲德大矣爲賊亦甚矣夫九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之則爲德也居常致理之際數用之則爲賊也故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闕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姦之路啓而召亂之門開矣由此而觀蓋赦者可疏而不可數也可重而不可廢也用捨之要其在茲乎

六十救學者之失 禮樂詩書

問學者教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儒術張禮樂而

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物煥其明備何則學詩書者拘於文而不通其旨習禮樂者滯於數而不達其情故安上之禮未行化人之學將落今欲使工祝知先王之道生徒究聖人之心詩書不失於愚誣禮樂無聞於盈減積之爲言行播之爲風化何爲何作得至於斯

臣聞化人動衆學爲先焉安上尊君禮爲本焉故古之王者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者也國家刪定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是爲學者之先知生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禮樂立太學以教詩書將使乎四術並舉而行萬人相從而化然臣觀太學生徒誦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興孝之義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誠不著所謂去本而從末棄精而得粗至使陛下語學有將落之憂顧禮有未行之歎者此由官失其業師非其人故但有修習之名而無訓導之實也伏望審官師之能否辨教學之是非俾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爲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五代典謨爲旨不專於章句詁訓之文也習禮者以上下長幼爲節不專於俎豆之數裼襲之容也學樂者以中和友孝爲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則詩書無愚誣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積而行立者乃升之於朝廷習而事成者乃用之於宗廟是故溫柔敦厚之教疏通知遠之訓暢於中而發於外矣莊敬威嚴之皃易直子諒之心行於上而流於下矣則覩之者莫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從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人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六十一黜子書

臣聞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大義乖則小說興微言絕則異端起於是乎歧分派別而百氏之書作焉然則六家之異同馬遷論之備矣九流之得失班固敘之詳矣是非取捨較然可知今陛下將欲抑諸子之殊途遵聖人之要道則莫若弘四術之正義崇九經之格言故正義著明則六家之異見不除而自退矣格言具舉則九流之偏說不禁而自隱矣夫如是則六家九流尚爲之隱退況百氏之殊文詭製得不藏匿而銷鑠乎斯所謂排小說而扶大義斥異端而闡微言辨惑嚮方化人成俗之要也伏惟陛下必行之

六十二議禮樂

問禮樂並用其義安在禮樂共理其効何術禮之崩也何方以救之乎樂之壞也何術以濟之乎

臣聞序人倫安國家莫先於禮和人神移風俗莫尚於樂二者所以並天地參陰陽廢一不可也何則禮者納人於別而不能和也樂者致人於和而不能別也必待禮以濟樂樂以濟禮然後和而無怨別而不爭是以先王並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諸掌耳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故前代有亂亡者由不能知之也有知而危敗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於理者由不能達其情也能達其情者其唯宗周乎周之有天下也修禮達樂者七年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負扆垂拱者三百年龜鼎不遷者八百年斯可謂達其情臻其極也故孔子曰吾從周然則繼周者其唯皇家乎臣伏聞禮減則銷銷則崩樂盈則放放則壞故先王減則進之盈則反之濟其不及而洩其過用能正人道反天性奮至德之光焉國家承齊梁陳隋之弊遺風未殄故禮稍失於殺樂稍失於奢伏惟陛下慮其減削則命司禮者大明唐禮防其盈放則詔典樂者少抑鄭聲如此則禮備而不偏樂和而不流矣

繼周之道其在茲乎

六十三沿革禮樂

問禮樂之用百王共之然則歷代以來或沿而理或革而亂或損而興或益而亡何述作之跡同而得失之効異也方今大制雖立至理未臻豈沿襲損益未適其時宜將文物聲明有乖於古制思欲究盛禮之旨審至樂之情不和者改而更張可繼者守而勿失且陳其要當舉而行

臣聞議者曰禮莫備於三王樂莫盛於五帝非殷周之禮不足以理天下非堯舜之樂不足以和神人是以總章辟雍冠服簠簋之制一不備於古則禮不能行矣干戚羽旄屈伸俯仰之度一不修於古則樂不能和矣古今之論大率如此臣竊謂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之達識也何者夫禮樂者非天降非地出也蓋先王酌於人情張為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倫寧家國是得制禮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風俗是得作樂之本情矣蓋善沿禮者沿其意不沿其名善變樂者變其數不變其情故得其意則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而同臻於理矣失其情則王莽屑屑習古適足為亂矣故曰行禮樂之情者王行禮樂之飾者亡蓋謂是矣且禮本於體樂本於聲文物名數所以飾其體器度節奏所以文其聲聖人之理也禮至則無體樂至則無聲然則苟至於理也聲與體猶可遺況於文與飾乎則本末取捨之宜可明辨矣今陛下以上聖之姿守烈祖之制不待損益足以致理然苟有沿革則願陛下審本末而述作焉蓋禮者以安上理人為體以別疑防欲為用以玉帛俎豆為數以周旋裼襲為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不可斯須失也樂者以易直子諒為心以中和孝友為德以律度鏗鏘為飾以綴兆舒疾為文飾與文可損益也心與德不可斯須失也夫然則禮得其本樂達其情雖沿襲損益不同同歸于理矣

六十四復樂古器古曲

問時議者或云樂者聲與器遷音隨曲變若廢今器用古器則哀淫之音息矣若捨今曲奏古曲則正始之音興矣其說若此以為如何

臣聞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政蓋政和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則情失情失則聲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矣伏覩時議者臣竊以為不然何者夫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不繫於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不繫於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動而怨則雖捨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聲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則雖奏今曲廢古曲而安樂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雖聞桑間濮上之音人情不淫也不傷也亂亡之代雖聞咸護韶武之音人情不和也不樂也故臣以為銷鄭衛之聲復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故曰樂者不可以偽唯明聖者能審而述作焉臣又聞若君政和而平人心安而樂則雖援蕢桴擊野壤聞之者必融融洩洩矣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困而怨則雖撞大鐘伐鳴鼓聞之者適足慘慘戚戚矣故臣以為諧神人和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懽其心不在乎變其音極其聲也

六十五議祭祀

問聖王之郊廟重祭祀者將以展誠敬而事鬼神乎將欲裨致化而利生人乎

又問近者敬失於鬼祭祀以淫禳禱者有僣濫諂媚之風蒸

嘗者失疏數豐儉之節今欲使俗無淫祀家不黷神物省費而厚生人守義而不惑何爲何作可以救之

臣聞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種于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祠于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於天下則萬人順百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祀者也臣又觀之豈直若是而已哉蓋先王因事神而設教因崇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誠物盡其美美致於鬼則利歸於人焉故自其牲牷則牛羊不得不蕃矣豐其粢稷則倉廩不得不實矣美其祭服則布帛不得不精矣不畜者無牲不田者無盛則游惰者不得不懲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於天下雖曰事鬼神其實厚生業也故曰禮行於祭祀則百貨可極焉斯之謂矣然則物力有餘則奢淫之弊起祀事不節則諂黷之萌生先王又防其然也是以宗廟有數豐約有度疏數有時非其度者則鬼不享而禮不容非其類者則神不歆而刑不捨二者行於天下則人與神不相黷矣不相傷矣近代以來稍違祀典或禮物失於奢儉或巫史假於淫昏追遠者昧從生之文徼福者有媚神之祭雖未甚弊亦宜禁之伏惟陛下崇設人防申明國典蒸嘗不經者示之以禮壞禱非鬼者糾之以刑所謂存其正抑其邪則人不惑矣著其誠謹其物則人厚生矣斯以齊風俗和人神之大端也惟陛下詳之

六十六禁厚葬

臣伏以國朝參古今之儀制喪葬之紀尊卑豐殺燦然有章今則鬱而不行於天下者久矣至使送終之禮大失其中貴賤昧從死之文奢儉乖稱家之義況多藏必辱於死者厚費有害於生人習不知非寖而成俗此乃敗禮法傷財力之一端也陛下誠欲革其弊抑其淫則宜乎振舉國章申明喪紀奢者侈非宜者齊之以禮凌僭不度者董之以威故威行於下則壞法犯貴之風移矣禮適其中則破産傷生之俗革矣移風革俗其在茲乎

六十七議釋教 僧尼

問漢魏以降像教寖興或曰足以耗蠹國風又云足以輔助王化今欲禁之勿用恐乖誘善崇福之方若許之大行慮成異教殊俗之弊禪化之功誠著傷生之費亦深利病相形從其遠者

臣聞上古之化也大道惟一中古之教也精義無二蓋上率下以一德則下應上無二心故儒墨六家不行於五帝道釋二教不及於三王迨乎德既下衰道又上失源離派別樸散器分於是乎儒道釋之教鼎立於天下矣降及近代釋氏尤甚焉臣伏覩其教大抵以禪定爲根以慈忍爲本以報應爲枝以齋戒爲葉夫然亦可以誘掖人心輔助王化然臣以爲不可者有以也臣聞天子者奉天之教令兆人者奉天子之教令令一則理二則亂若參以外教二三孰甚焉況國家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緯其人矣而又區區西方之教與天子抗衡臣恐乖古先惟一無二之化也然則根本枝葉王教備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若欲以禪定復人性則先王有恭默無爲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則先王有忠恕惻隱之訓在若欲以報應禁人僻則先王有懲惡勸善之刑在若欲以齋戒抑人淫則先王有防欲閑邪之禮在雖臻其極則同歸或能助於王化然於異名則殊俗足以貳乎人心故臣以爲不可者以此也況僧徒月益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耗人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曠夫婦於戒律之間古人云一夫不田有受其餒者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

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臣竊思之晉宋齊梁以來
天下凋弊未必不由此矣伏惟陛下察焉

六十八議文章 碑碣詞賦

問國家化天下以文明奬多士以文學二百餘載文章煥焉
然則述作之間久而生弊書事者罕聞於直筆褒美者多
覩其虛辭今欲去僞抑淫芟蕪刬穢黜華於枝葉反實於
根源引而救之其道安在

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則文之用
大矣哉自三代以還斯文不振故天以將喪之弊授我國家國
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選賢以文學取士二百餘
載煥乎文章故士無賢不肖率注意於文矣然臣聞大成不
能無小弊大美不能無小疵是以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
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詠之製往往有
虛美者矣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
後則混真僞而疑將來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
古之爲文者上以紉王教繫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
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
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
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彫章鏤句將焉用之臣又聞稂
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
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删淫辭削麗藻
所以養文也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
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碑誄有虛美媿辭者雖
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爲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
僞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則何慮乎皇家之文章不與三
代同風者歟

六十九採詩 以補察時政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爲政順爲教者
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徧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
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
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爲如何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
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採於
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大凡人
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
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
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
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獲
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
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
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
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
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
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
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老子曰
不出戶知天下斯之謂歟

七十納諫 上封章廣視聽

問國家立諫諍之官開啓沃之路久矣而謇諤者未盡其節
謀猷者未竭其誠思欲取天下之耳目裨我視聽盡天下之
心智爲我思謀政之壅蔽者決於中令之絕滅者通于外上無
遺德下無隱情可爲何方得至於此

又問先王立訓唯諫是從然則歷代君臣有吁咈任之至若獻

替之際是非之間若君過臣規固宜有言必納如上得下失豈可從諫如流以是訓人其義安在

臣聞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內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況四海之大萬樞之繁者乎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啓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助聰明猶懼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是以古之聖王由此塗出焉臣又聞不棄死馬之骨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然後佳謀可聞也苟臣管見之中有可取者陛下取而行之苟臣芻言之中有可採者陛下採而用之則聞

之者必曰如某之言如某之見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謀猷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天下謇諤之臣得不繼踵而來乎故覽其謀猷則天下之利病如懸於握中矣納其謇諤則朝廷之得失如指諸掌內矣所謂用天下之耳聽之則無不聰也用天下之目視之則無不明也用天下之心謀之則無不聖神也聖神啓於上聰明達於下如此則何壅蔽之有耶滅絕之有耶臣又嘗觀歷代人君有愚有賢舉事非盡失也人臣者有能有否出言非盡得也然則先王勤勤懇懇勸從諫誡自用者又何哉豈不以自古以來君雖有得未有愎諫而理者也況其有失乎臣雖有失未有從諫而亂者也況其有得乎勤懇勸誡之義在於此矣伏惟陛下鑒之

七十一去諂佞　從讜直

問天地無私賢愚閒生焉理亂有時邪正迭用焉伏則理代豈無愚邪者耶將有而不任耶亂代豈無賢正者耶將有而不用耶思決所疑可徵其驗

又問歷代之君無不知用賢則理用愚則亂從諫興從佞亡也而取捨之際紛然自迷故誅故者多非小人寵用者鮮有君子至使衰亡危亂歷代相望豈臣之邪正惑其心乎將已之愛惡昏其鑒乎昏惑之由必有其故

臣聞昏明不並興邪正不兩廢蓋賢者進則愚者退矣曲者用則直者隱矣亦由晝夜相代寒暑相推必然之理也然則盛明之代非無小人小人之道消不能見而為亂也昏衰之代非無君子君子之道消不出而為理也故殷紂之末三仁在朝虞舜之初四凶在位雖仁在朝不能用之所以喪天下速於旋踵也雖凶在位卒能去之所以理天下易如覆掌也用捨興亡之驗唯明主能察之然則歷代之主莫不知邦以賢盛以愚衰君

以諫安以佞危然則猶前車覆而後車不誡者何也蓋常人之情悅其從命逆志者惡其違己守道者又君子難進而易退況惡之乎小人易進而難退況悅之乎是則常主之待君子也必敬而疏其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思易下及疏則情難上通是以面從者日親動則假虎威而自負也骨鯁者日疏言則犯龍鱗而必死也故政令日以壞邦家日以傾斯所以變盛為衰轉安為危者矣是以明王知君子之守道也雖違於己引而進之知小人之徇惑也雖從於命推而遠之知讜言之為良藥也雖逆于耳恕而容之知佞言之為美疹也雖遜于志忍而絕之故政令日以和邦家日以理斯所以變衰為盛轉危為安者矣盛衰安危之効唯明主能鑒之

七十二使臣盡忠人愛上　在乎明報施之道

夫欲使臣節盡忠人心愛上則在乎明報施之道也伏以天美

惡周必復又曰其事好還然則復與還皆報施之謂也夫日月不復則晝夜不生陰陽不復則寒暑不行善惡不復則君臣不成昔者五帝接其臣以道故臣致其君以德也三王使其臣以禮故其臣事君以忠也秦漢以降任其臣以利故其臣奉君以賈道賈道者利則進不利則退故君昏寡救惡之士國危鮮致命之臣是以其君獨安獨危其臣亦獨憂獨樂君臣之道既阻於上則兆庶之心不得不離于下也故曰君視臣如股肱則臣視君如元首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君愛人如赤子則人愛君如父母君視人如土芥則人視君如寇讎孔子云審吾之所以適人知人之所以來我也則盡忠愛上之來在於此不在於彼矣

七十三養老 在使之壽富貴

臣聞昔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善養者非家至戶見衣而食之蓋能爲其立田里之制以安其業導樹畜之產以厚其生使生有所養老有所終死有所送也近代之主以爲養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而特頒其布帛肉粟之賜則爲養老之道盡於是矣臣以爲此小惠也非大德也何則賜之以布帛仁則仁矣不若勸其桑麻之業使天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賜之以肉粟惠則惠矣不若敎其雞豚之畜使天下七十者可以肉食矣然後牧以仁賢愼其刑罰雖不與之年而老者得以壽矣不奪其力不擾其時雖不與之財而老者得以富矣使幼者事長少者敬老雖不與之爵而老者得以貴矣此三代盛王所以不遺年而興孝者用此道也

七十四睦親 選用

臣聞聖人南面而理天下自人道始矣人道之始始於親親故堯之敎也睦九族而平百姓文王之訓也刑寡妻而御家邦斯可謂敎之源理之本也今陛下誠欲推其恩廣其愛使惠洽九族化流萬人則宜乎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者也然後置其師傅閑之以敎訓選其賢能授之以官政或出爲牧守入爲公卿如此則雖無三代封建之名而有三代盟戴之實也使棣華之詠協于內麟趾之風著于外所謂枝葉茂而本根可庇骨肉厚而家國俱肥則天下之人相從而化矣故曰未有九族睦而萬人叛者也未有九族離而萬人和者也蓋先王所以布六順而化百姓敷五敎而協萬邦者由此道素行也

七十五典章禁令

問子大夫才膺闢出副我旁求宜當悉心靡有所隱其或典章有違於古禁令不便於今爾無面從予將親覽

臣伏以今之典章百王之典章也安有戾於古道者歟今之禁令列聖之禁令也安有乖於昔時者歟但在乎奉與不奉行與不行耳陛下之念至此誠思理之心切好問之旨深也臣所以極千慮昧萬死而獻狂直者以副天心之萬一焉

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敎令而舉敎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今百王之典具存列聖之法明備而禁未甚止令未甚行者臣愚以爲待陛下誠信以將之昔宓賤行化德乃泉魚非嚴刑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爲理仁及蠶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已今以陛下上聖之姿仁惠之力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一邑一宰也何慮敎不敷而化不洽乎臣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勸敎令以擁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爲遲矣伏惟陛下少垂意而特詳詢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五

判五十道

得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怒不許

二姓好合義有時絶三年生育恩不可遺鳳雖阻於和鳴烏豈忘於返哺旋觀怨偶遽抵明刑王吉去妻斷絃未續孔氏出母喪紀將加誠鞫育之可思何患難之不救況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怨曷陟屺之無情想芣苢之歌且聞樂有其子念葛藟之義庶不忍庇于根難抑其辭請敦不匱

得辛氏夫遇盜而死遂求殺盜者而為之妻或責其失貞行之節不伏

親以恩成有離寧捨嫁則義絶雖報奚爲辛氏茹荼雖寃靡興亡山宅勵釋以之志將捨孝滿許嫁之心則乖松心況居喪未亡文適無文苟失節於未亡雖復仇而何有夫讎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許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無効尤於邪婦庶避美於恭姜

得乙與丁俱應拔萃乙則趨時以求名丁則勤學以待命乎有相非未知孰是

立己徇名則由進取修身俟命亭在躁求智乎雖不失時仁者豈宜棄本屬科懸拔萃才選出群勤苦修辭乙不能也吹噓附勢丁亦恥之躁靜既殊性習遂遠各從所好爾由徑而方行難強不能吾捨道而奚適觀得失之路或似由人推通塞之門誠應在命所宜勵志焉用趨時若棄以非其失則自求諸己儻中其正鵠得亦不愧於人無尚苟求盍嘉自致

得丁冒名事發法司准法科罪節度使奏丁在官有美政請免罪其以勸能者法司以亂法不許

宥則利淫誅則傷善失人猶可壞法實難丁僭濫爲心僶俛從事始假名而作僞各則自貽終勵節而爲官政將可取節或以功推補過請以勸能憲司以仁不惠姦義難紀制宜經久理貴從長見小善而必求材雖苟得喻大防而不禁弊將若何齊時不在於一夫守法宜遵乎三尺盍懲行詐勿許拜眞

得乙上封請永不用赦大理云廢赦何以使人自新乙云數赦則姦生恐弊轉甚

刑乃天威赦惟王澤于以御下存乎建中乙封以宥過利淫倖門宜閉大理以盪邪除舊權道當行皆推濟國之誠未達隨時之義何則政包寬猛法有弛張習以生常則起爲姦之弊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明思砭石之言兼詠萊蕭之什數則不可無之亦難

得景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景云哀情所鍾

孝乃行先則當銜恤子爲親後安可危身景喪則未終老其將至壞柴蒸之慕誠合盡哀追桑榆之光豈宜致毀所以奚資肉食唯服麻縗況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苟滅性而不勝則傷生而非孝因毀立節庶畢三年之喪順變從宜無及一朝之患既虧念始當愧或非

得辛奉使遇昆弟之仇不鬭而過爲友人責辭云銜君命

居兄之仇避爲不悌銜君之命鬭則非忠將滅私而奉公宜弃小而取大辛時惟奉使出乃遇讎斷手足之痛不忘誠難共國欲休之命未復安可害公節以忠全情由禮抑未失使臣之體何違朋友之規史騈立言嘗聞之矣子夏有問而忘諸乎是謂盡忠于何致責

閫軍帥選將多用文儒士兵部詰其無武藝帥云取其
謀也
忘身死節誠重武夫制敵伐謀則先儒士將籌奇策而可尚
奚騎射之足稱軍帥明以知兵精於選將以爲學弧學劍用
無出於一夫悅禮敦詩道可弘於七德功宜保大理貴從長若
王師之有征以謀則可苟我略之無取雖藝何爲況晉謀中
軍選於義府漢求上將舉在儒流豈惟我武惟揚誠亦斯
文不墜元戎舉德未爽能軍兵部執言恐爲辱國
得甲至華嶽廟不禱而過或非其違衆甲云禱非禮也
嶽則配天自修常事神雖福善安可苟求宜率道以去邪豈
從衆而失正甲志惟守義言乃合經以爲視以三公寧貢天子之
所饗降其百福寧匹夫之可擾如修蘋藻之或是用秕稗之
穢況人之體濫徒欲乞靈而神實聰明豈歆淫祀非鬼是爲
諂也黷神無乃吐之旅於泰山古猶致誚禱于華嶽今豈不
非諒正直之輩誣雖馨香而勿用將勸來者所宜枝歟
得乙隱居衡辟不起子孫請明以所辟官用蔭所司不許
修身獨善寵則可驕制爵尊賢命其難廢形雖遁於軒
冕蔭宜及於子孫乙貞以自居辟而不起鶴書莫顧雖忘恤
後之心而爵命已行寧闕賞延之典若使死無用陰生不及榮何
成旌善之風且是廢君之命場苗不食誠自絕於縶維葛藟
有陰義難虧於燕翼請優後嗣以獎外臣
得江南諸州送庸調四月至上都戶部科其違限訴云
冬月運路水淺故不及春至
賦納過時必先問罪淹恤有故亦可御辭月既及於正陽事
宜歸於宰旅展如澤國盡納地征歲有入貢之程敢忘慎守
川無負舟之力寧免稽遲苟利涉之惟艱雖愆期而必有

地官致詰虛月其憂江郡執言後時可愍然恐事非靡盬
附或憑虛請驗所屆公文而後可遵令典
得景爲縣令教人煑木爲酪州司責其煩擾辭云
以備凶年
事不舉中有災寧救政或擾下雖惠何爲景念在濟時動非
率法且煩人而不恤是昧烹餅何歉歲以爲虞將勸責酪信
作勞於無用豈爲救之有方必也志切救災道敦行古周官
荒政自可擇其善者新室弊法焉用尤而効之宜聽責言勿
迷知過
得丁爲郡守行縣見昆弟相訟者乃閉閤思過或告其
矯辭云欲使以田相讓也
化本自家政先爲郡撫寧下庶宜寬不悌之刑訓在知非是得
長人之道況天倫不睦地訟攸興利方競於膏腴恩雖虧於
骨肉敦宜引古過責自新雖閱爭以閱牆有傷魯衛之政庶
使愧而讓畔將同虞芮之風苟無訟之可期則相容而何遠推
用以讓爲誠謝於孟光閉閤而思吾何慙於延壽宜嘉靜理
勿罰矯評
得甲獻弓彎甲而射不穿一札有司詰之辭云液角者
不得牛戴牛角
貫革乖方則宜致詰相角失理亦可御辭甲實盲以成執簡
而獻中規不撓六材雖則合三拾拔有愆七札不能穿一宜恐
傷人之甲不曰堅乎而非戴牛之弓無自入也液信虧於巧
者射遂爽於臧乎周典足徵彼自乖於一色楚君明試此無
愧於二臣答且有歸責之非當
得乙有同門生喪親將往弔之其父怒而撻之使遺繼而
已或詰其故云交道之難

子道貴恭當從理命交遊重義亦蓋恤哀情孝不在於詭隨仁
豈忘於惻隱乙父訓乖愛子道昧擇交況求益之初無友不如
己者及居喪之際凡人猶合救之既罔念於一哀是不道於父
要苟知生而不弔雖贈死以何爲舊館遇喪宜其父尚宜出涕
同門在戚王丹未可忘情縱申遺帛之誠豈補賻芻之義
肆一扶之怒父兮既爽義方杜三諫之辭子也亦虧孝道宜
哉或詰允矣知言

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運水不通請築塞兩河斗門
節度使以當軍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

川以利涉遏則壅稅水能潤下塞亦傷農將捨短以從長
宜去彼而取此汴河決能降雨流可通財引漕運之千艘實
資積水生稻粱於一溉亦籍餘波利既相妨用難兼濟節度
使以軍儲務足思開竇而有年轉運司以邦賦貴通恐負舟
而無力辭雖執競理可明徵壅四國之征其傷多矣專一方之
利所獲幾何驕軍雖望於秋成濟國難虧於日用利害斯
見與奪可知

得景爲宰秋雩刺史責其非時辭云旱甚若不雩
恐爲災

居常授時政則行古恤人救弊道在從宜旱將害於粢盛雩
難拘於秋夏景象當是職不雨其憂苟旱魃之怒時虐既
太甚雖蓐收之承序雩亦何傷與有聞於鸛鳴庶無愧於
狼顧馨香以感夕且望於月離稼穡其傷時難逾於龍見
雖事乖魯史而義合隨時製錦執言是亦爲政案帷致詰
未可與權

得丁爲郡歲凶奏請賑給百姓待制未下散之本使科其
專命丁云恐人困

臨邦匪忘情本由哀爲國救災美終歸上丁分條出守求瘼
居心歲不順成人既憂於二鬴公有滯積戶將餒於一鍾是
輸濟衆之誠允叶分憂之政然以事雖上請恩未下流稍違主
守之文遽見職司之舉使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歟郡以苟利國
家專之可也鄭負振廩鄧攸雖見免官矯制發倉汲黯不聞
獲罪請宥自專之過用旌共理之心

得戊兄爲辛所殺戊遇辛不殺之或責其不悌辭云辛
以義殺兄不敢返殺

捨則崇讎報爲傷義當斷友于之愛以遵王者之章戊居兄
之仇應執兵而不返辛殺人以義將傳刃而仳難雖魯策垂
文不可莫之報也而周官執禁安得苟而行之將令兇是用希
實在犯而不校援手産之誠損怨爲忠徵史騎之言益仇非智
難從不悌之責請聽有孚之辭

得甲爲將以箪醪投河命衆飲之或非其矯節甲云推
誠而已何必在醪

將主軍情酒存人欲推誠之義必在於均飽德之文不專於醪
甲寄分外閫令出中權九醞投河義由獨斷一瓢飲水惠在
同甘儻師人之多寒恩逾挾纊如戰士之盡渴功倍望梅分
少以表無頗和衆寧宜及亂豈資滿腹所貴歸心少卿絕甘
見稱漢代子反獨醉實敗楚軍苟臧否之必由何古今之有異
非其矯節是不知言

得乙有罪丁救以免乙不謝或責之乙云不爲己

在公而行誠非爲己懷惠以謝則涉徇私彼既求仁而得仁
此宜以直而報直乙惟獲戾丁乃解紛以爲非罪而拘治長
見稱於尼父自言以免叔向寧謝於祁奚論恩則丘山不勝在
道而江湖可忘況情非私謁可以不愧于人義在公行貴以

無求於我合嘉遺直勿聽責言
得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
喪則有哀見必存敬樂惟飾喜舉合從宜夫婦所貴同心吉凶固宜異道景室方在疚庭不徹縣與鏘無倦於鼓鍾好合有傷於琴瑟既行心夫義是棄人喪儼麻縗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如賓之敬頗乖若往之哀斯瀆遂使唱和不應憂喜相干道路見嬪猶聞必變鄰里有殯亦爲不歌誠無惻隱之心宜受庸奴之責
得甲年七十餘有一子子請不從政所由云人尸減耗徭役繁多不可執禮而廢事
役且有辭信非惑力老而不養豈謂愛親悉若阻於循陔然必興於陟岵顧惟甲子及此丁年戶減事繁政宜勤於晝夜家貧親老養難闕於晨昏在子道而可矜雖王徭之宜先事聞諸禮情見乎辭天子敗風猶勸養其三老庶人從政亦何假於一夫況當孝理之朝難抑親人之請所由之執愚謂不然
得景於逆旅食噬腊遇毒而死其黨訟之主人云買之有與
生不可保死必有因盡知命於喪予豈尤人於食我景秋蓬方轉朝菌欲晞旅次爰來俘受餒而已生涯遽盡當終食之間且非祭地之疑自是違天之戚永言其黨不察所由死且焉知徒云噬腊之毒買而有處請明無寘其堇之嫌誠虐士之可哀在主人而何咎幸恩恕物無妄罪人
得詔賜百寮資物甲獨以物委地而不拜有司劾其不敬云本賦物故不敢拜
賜表主恩拜明臣禮苟臨事而不敬雖有辭而勿聽甲列在朝行須其賚物宜荷天而受賜何委地而如遺曾是義賦誠可惡於清德今爲寵錫諒難拒於鶡私既爲善而近名亦失恭而遠禮必也志疾貪冒節勵貞廉自當辭讓有儀豈得棄捐不拜況人不易物鍾離委珠而徒爲心苟無瑕伯夷飲泉而何爽宜許有孚之劾用懲不恪之辜
得乙爲大夫請致仕有司詰其未七十乙稱羸病不任事
時制未及尚可俟朝疾疹所加固難陳力乙位參食采志存懸車按以紀年桑榆之光未暮驗其羸病蒲柳之質先零既稱量力而行所謂奉身以退雖髮未種種告老無乃速歟而忘既諄諄致政固其宜矣請高知止無強不能
得景爲縣官判事案成後自覺有失請舉牒追改刺史不許欲科罪景云令式有文
政尚從寬過宜在宥苟昨非之自悟則夕改而可嘉景乃案寮參諸簿領當推案務劇詎免毫釐之差屬寮雖政苛不容筆削之改誤而不隱悔亦可追縣無同上之姦州有刻下之虐先迷後覺判事雖不三思苟有必知牒舉明無二過據人情而可恕據國令而有文將欲痛繩恐非直筆
得甲替乙爲將甲欲到乙嚴兵守備不出迎發制書勘合符以法從事御史糾其無賓主之禮科罪不伏
師律貴貞兵符示信苟未會合敢怠戒嚴乙奉中樞甲承後命推輪相代言赴及瓜之期衷甲自防猶彰前茅之慮且信惟守器權在隱情符節既未合同軍衛如何徹警所宜慮遠安可徇私關於將迎雖乖主禮究其守備是叶軍謀無責建牙恐非直指
得鄉老不輸本戶租稅所司詰之辭云年八十餘歲有頒賜請預折輸納所由以無例不許
丹制既賚誠宜加惠歲賦不入何以奉公苟布常而是違雖移用而不可鄉老年參耆耋名繫版圖天賜未頒且有躋求之請

地征合納非無苟免之心實是徇私因難違例況時逢恤卹
合勸王尚齒肆違我歲斂於善養食毛入賦爾寔忘於樂輸
受賜任待於時須量入難虧於歲杪不從宴請誠謂職司

得乙女將嫁於丁既納幣而乙悔丁訴之乙云未立婚書

女也有行義不可廢父兮無信訟所由生雖必告而是遵豈約言之可爽乙將求佳婿曾不良圖入幣之儀既從五兩御輪之禮未及三周遂違在耳之言欲阻齊眉之請況卜鳳以求士且靡咎言何奠鴈而從人有乖宿諾婚書未立徒引以為辭娉財已交亦悔而無及請從玉潤之訴無過桃夭之時

得景請與丁卜丁云死生付天不付君也遂不卜或非之

聖人建易雖用稽疑君子樂天固宜知命苟吉凶之同揆何中否之足詢丁執心不回出言有中爾考前知之兆誠足決疑吾從旦命之文必先蔽志以為禍福由已休咎則繫於慎行生死付天脩短乃存乎陰騭當脫身於未厲寧問命於蓍龜言既中倫理亦窮性況詹尹釋策有問焉知闔廉立言不疑何卜不從揲粟是謂忌筮

得耆老稱甲多智縣司舉以理人或云多智賊也未知合用否

道雖棄智政且使能苟養之以恬則用之不惑甲稱乎智慮舉爾知將老者之審才得賢斯美何或人之情理為賊是虞試蔽蕩之無聞庶利人之可取然以智殊小大用有否臧識若限於挈缾或當害物道能弘於樂水何爽理人請審兩端方從一見

得乙為邊將虜至若涉無人之地監軍責其無勇略辭云內無糧糗外無犄角

封疆貴安伍候尚警苟不固吾圉則速即爾刑乙登以將壇領于邊壘誠可戒嚴走失寇因有敵于我師何乃啓納寇戎若無人於吾地是昧安邊之略信貽失律之凶拳勇蔑聞罪戾誰執如或寇強師老食絕城孤期盡敵而還且勤於堅守苟知難而退猶愈於覆亡宜矜犄角之辭難議建牙之罪

得景進柑子過期壞損所由科之稱於浙江楊子江口各阻風五日

進獻失期罪難逃責稽留有說理可原情景乃行人奉茲錫貢薦及時之果誠宜無失其程阻連日之風安得不愆于素覽所由之詰聽使者之辭既異違寧難科淹恤限滄波於于役匪我愆期敗朱實於厥苞非予有咎捨之可也誰曰不然

得丁喪所知於野張帷而哭鄰人詰云夫子惡野哭者

死喪有別哭泣從宜情或異於親疎禮則殊於內外丁義勤交道動循容止未忘半面嘗同傾蓋之歡永念重泉遂展張帷之哭雖殊非有慟而分止所知未乖夫子之言何致鄰人之詰如或肆號咷於路左物或惡之今則具威儀於野中禮無違者允符前志奚恤斯言

得甲妻於姑前叱狗甲怒而出之訴稱非七出甲云不敬

細行有虧信乖婦順小過不忍豈謂夫和甲孝務恪恭義輕好合頷豚明順未聞爽於聽從叱狗衔儀盍勿庸於疾怨雖怡聲而是昧我則有尤若失口而不容人誰無過雖敬君長之母宜還王吉之妻

得乙為軍帥夜進軍諸將不發欲罪之辭云不見月章

表旗示信我政貴明在九章而或乖雖三令而非反乙是稱戎帥未達軍容奉明罰之辭無聞月捷用潛師之計方事宵征徒欲董以爪牙曾不明其耳目況將經武必在昭文夜號未由

有虞固宜不進月章莫舉毀譽自可當辜訴非失辭責乃當罪

得景嫁殤鄰人告違禁景不伏

生而異族死豈同歸且非合祔之儀爰拒嫁殤之禁景夭胥
是恤宅穸斯乖以處子之舜華遷他人之蒿里曾靡卜於鳴
鳳各異室家胡爲相以青烏欲同宅兆徒念幼年無偶豈宜大
夜有行況生死寧殊男女貴別縱近傾筐之歲且未從人雖有
遊岱之魂焉能事鬼既違國禁是亂人倫謀徵媒氏之文無抑
鄰人之告

得丁陳計請輕過移諸甲兵省司以敗法不許丁云有
罪齊時行古之道何故不可

軍興事亟則務益兵時泰教成固難敗法丁志崇陳計識
昧拓時當兵戢之朝詎貪凶器在刑行之日寧利辛人是廢國
章欲崇軍實禍開黷武釁起寬姦有罪未若慎刑濟軍不如
經國況王霸道異古今代變小哉管氏之器曾是行權賀矣
省司之言豈非經久得失斯在用捨可知

得甲在獄病久請將妻入侍法曹不許訴稱三品已上
散官

獄雖慎守病則哀矜苟或無瘳如何罔詔甲罪拒刑憲身從
幽縶憂能成疾甚膏肓之上未痊危則思親縲絏之中有請勢
窮搖尾念切齊眉卧或十旬既軫弥留之懼官惟三品宜從侍
執之辭敢請法曹式遵令典

得乙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皆信或謂之
妖不伏

上稟天性旁通物情是謂生知孰云行怪況形雖異類心則
同歸四鳥分飛聽音既稱有信三犧皆用聞鳴豈可爲妖且
叶前言殊非左道幽惟不講我則有辭按以周官業將同於
吏肄詳未曾史責不及於葛盧獸語可徵人言奚恤

得丁母乙妻俱爲命婦每朝參丁母云母尊婦卑請在
婦上乙妻云夫官高不合在下未知孰是

肅恭成德卑則敬尊著定辯儀賢無加貴眷彼母妻之品視
其夫子之官勘將展於君前禮且殊於門內閨閫垂訓長幼
雖合有倫朝廷正名等列豈宜無別婦道雖云守順國章未
可易班母則失言妻唯得禮且子今位下尚欲宗子而夫也官
崇如何卑我請依序守無使名愆

得景請預駙馬所司糾云景庶子也且違格令欲科家
長罪不伏

冒昏僭倖既拒官刑同上失忠亦虧臣節在物賤而不禁
豈尊長之無辜屬下嫁王姬方求都尉選吹簫之匹雖則未
獲眞人預傅粉之郎豈可濫收庶子況姻連天族榮冠人倫
既異於承祧禮難當於釐降掩藏庶孽雖慮其不諧貪冒
寵榮亟思於有罪豈非或盜而損曾是欲蓋而彰國章寧捨
於面欺家長宜從於首坐

得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
犯禁不聽

趨朝有時則當蚤作防姦以法寧縱晨行雖夙夜之自公豈
警巡之可犯甲陳力是念相時斯昧方鷄三鼓知行夜之猶嚴
未闢九門信將朝而尚早趨進合遵於辨色夙興宜伺其啓
明既爽時然後行是必動而有悔非巫馬爲政焉用出以
戴星同宣子侍朝胡不坐而假寐宜遵街禁用表司存

得郡舉乙清高廉使以爲通介無常罪舉不當郡
稱往通今介時人無常乙有常也

退藏守道自合銷聲待用濟時則難背俗乙行藏未達通

介不常若德至而無稱固當滅跡既名彰而見舉誠合隨
時徙立身以清高且於物而凝滯無固無必盍守宣尼之言
獨清獨醒信貽漁父之誚兼濟豈資於絕俗全貞未爽於同
塵宜從不當之科俾慎無常之舉

得景於私家陳鐘磬鄰人告其僭云無故不徹懸
器不假人易而生亂樂惟節事過則有刑禮既異於古今法
且禁其鍾磬景苟求飾喜因念速尤竊笥簴以陳樂由奢
失僭金石而奏罪以聲聞雅當犯貴之辜難許徹懸之訴
然恐賜同魏絳僭異于奚且彰北闕之恩何爽南鄰之聲是
殊固禁無告家藏

得丁氏有邑號犯罪當贖請同封爵之例所司不許
辭云邑號不因夫子而致
邑號旌賢國章議貴如或不能自庇則將焉用其封丁氏
恩降閨門罪罹邦憲寵非他致既因表以勳賢容錐自貽
亦可免於刑殘若不從其寬典則何貴於虛封漢恤緹縈猶
聞贖父齊分石窌豈不庇身宜聽輸矣之辭難奪贖兮
之請

得景與乙同賈景多收其利人刺其貪辭云知我貧也
仁無貪貨義有通財在絜身而雖乖於知己而則可景乙
奇贏何業氣類相求競以錐刀始聞小人喻利掊其貨賄終
見君子用心情表深知事符往行如或貧富必類自當興讓立
廉今則有無相懸固合損多益寡是爲徇義豈曰喝忠受粟
益親孔氏用敦吾道分財損己叔牙嘗謂我貧無畏人言俾
彰交態

得景夜越關爲吏所執辭云有追捕
設以關防辨其出入既慎守而無怠豈偶遊而能過景勤恪
居懷夙夜奔命以明寇攘事切宜早圖之罔思呵察戒嚴不
可踰世華蒲乃司敗小事襟帶實國家大防仰老氏之文雖
知善閉稽周公之制尚曰不征責已具於有司理難辭於靡
監盍從致詰無信飾非

得乙以庶男冒婚丁女事發離之丁理饋賀衣物請以
所下聘財折之不伏
婚以匹成嫡庶宜別訟由情察曲直可知將合人有所懲必
在婚之不及相時庶孽冒乃婚姻情以憾証始聞奸合事
斯彰露於見仳離既生非偶之嫌遂起納徵之訟辭多執
競理有適歸乙則隱欺在法而聘財宜没丁非因冒原情而
饋禮可追是非足明取與斯在

得乙在田妻餉不至路逢父告飢以餉饋之乙怒遂出妻
妻不伏
象彼坤儀妻惟守順拔乎天性父則本恩餘宜進於先生饌可
輟於田畯夫也望深饁彼方期相敬如賓父兮念切冒然旋聞
受哺於子義雖乖於齊體孝則見於因心盍啚陟岵之仁翻
肆送終之怒孰親是念難忘父一之言不爽可衡無効士二
其行犬馬猶能有養爾豈無聞鳳凰欲阻于飛吾將不取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六

判五十道

得丁言豪富人畜奴婢過制請據品秩爲限約或
責其越職論事不伏

品秩異倫臧獲有數苟踰等列是紊典常丁志在作程惡夫過制爰陳誠於白奏俾知禁於素封將使豪富之徒貪雖積於鉅萬僮僕之限數無踰於指千抑徑義叶於隨時革弊道符於漢日責其論事無乃失辭若守職以越思則爲出位將盡忠於陳計難伏嘉言楚既失之鄭有辭矣

得甲爲邠州刺史正月令人修耒耜廉使責其失農候
訴云土地寒

教有權節業無易宜地苟異於寒温農則殊於早晩甲分憂率職從俗勉人天時有常農宜先定地氣不類寒則晩

成雖愆撩木之時未建耙草之候正惟廉使何昧遺風縱稼器之已修先成焉用苟責之不起欲速何爲誡宜嘉乃辨方豈可詰其行古循諸周禮脩耒雖在於季冬訓此幽人于耜未乖於正月責則過也訴之宜哉

得乙掌宿息井樹實至不誅相翔者御史糾之辭云罪
在守塗之人

姦或不誅吏將焉用苟欲科其官失必先辨以司存乙慎守無聞況徒有息嘉賓庆止誠宜慮以相翔暴客聿來固合擒而勿佚既隳官禁是縱公行且戒事之前不申嚴於聚㯿慢官之後欲移過於守塗誠乖率屬之方宜甘責帥之罰然以官雖聯事等列或殊罪不同科重輕宜別比夫所屬請以異論

得景爲私客擅入館驛欲科罪辭云雖入未供

傳舍是崇使車攸處將供行李必辨公私何彼客遊欲從公食豈無逆旅宜受餼於盤飧既匪使臣何苟求於館穀信賤貧食而是啓寧僭濫之可容同周官之廬入宜銜命非鄭氏之驛置豈延賓法既自干各將誰任然則不應入而妄入刑固難逃而已供與未供罪宜有別請從緘降庶叶科條

得洛水暴漲吹破中橋往來不通人訴其弊河南府云
雨水猶漲未可修橋縱苟施功水來還破請待水定人又
有辭

大水爲災中橋其壞車徒未濟誠有阻於往來修造從宜亦和時之可否顧茲浩浩阻彼憧憧人訴川梁不通雖而爲弊府虞水沴荐至毀必重勞苟後患之不圖則前功之盡棄將思濟衆固合俟時徭啓塞之文雖必書於一日防懷襄之害未可應乎七星無取人辭請依府見

得景爲將敵人遺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失人臣之節

軍尚隱情臣宜守道況握中權之要當絶外交之嫌景命受建牙還敵飲藥直雖可舉忠則不知且事君在公訓株貫信失人臣之節爾豈自明惑士卒之心吾將安仰況兵惟尚詐人不易知同饋酵而無他推誠猶可苟毒流而不察雖悔寧追無謀既昧三思不伏恐涉貳過勿疑以欲徒徇陸抗之名未達而掌且墜宜尼之訓是違師律難憒鄰言

得丁將在別屯士卒有犯每專殺戮御史舉劾訴稱
曾受棨戟之賜

將非閫右莫敢示威軍或別屯則宜專命丁位雖佐理分以戎行執專征之權錫弓於周典操司殺之柄受棨於漢儀既有令而必行信無邪而可戮實握兵之能政奚執簡之舉違如或稟命於連帥當長子不敢今則分部而賜戟無我有違宜崇魏絳之威勿議秦彭之罪

得甲告老請立長爲嗣長辭去不能請讓其弟或
詰之云弟好仁
讓賢雖仁廢長非順徒聞建善則理其如亂嗣不移甲告老
於朝立子爲後雖急難自舉必有可觀者焉而長幼以倫
無所苟而已矣況欲正其爵位豈宜越以厲行子弟克恭厭
況從見好仁之請知子莫若於父蓋從立長之言無忌雖欲傳
家季札以當棄室諒可致詰因聽不能
得乙出妻妻訴云無失婦道乙云父母不悅則出何必
有過
孝養父母有命必從禮事舅姑不悅則出乙親存爲子年壯
有妻兆啓和鳴授室之儀雖備德非柔叔宜家之道則乖若
無惡於聽從爲見尤於讒怨信傷婉娩理合仳離且聞莫慰
母心則宜去矣何必有虧婦道然後棄之未息游詞請稽往事
姜詩出婦蓋爲小瑕鮑永去妻亦非大過明徵斯在薄訴何爲
得景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寡兄弟不忍
除也
喪雖寧戚禮且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及而俯就景愛
深血屬禮過時制興鮮兄之歎情既鍾於孔懷及居姊之喪
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況儀貴適中哀不
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矣以爲苟在禮而或踰過猶不及請
遵仲尼之訓無執季路之辭
得丁陷賊庭守道不仕賊帥逼之辭去堯舜在上下有
巢許遂免所司欲旌其節大理執不許
臣節貴忠國經懋賞宜遵善道難廢彝章丁陷在賊庭雖
其祿仕敦在三之義因時難而名聞守無二之忠經歲寒而
節見過夷齊以周粟引巢許於唐臣身以道存情非利動
所當厚奬何乃深疑且人無不臣之心所謂順也邦有惟重之
典其可廢乎從亂則必論辜守道豈無旌善歟哉大理信乃
執迷展矣所司誠爲勸沮
得景爲大夫有喪丁爲士而特弔或責之不伏
官有常尊禮無不答位若殊於等列弔則異其節文景爲大
夫丁乃元士居喪而哭合遵朝夕之期以弔以行奚越尊卑之
序既乖前典乃速斯言且禮貴明尚位宜慎守儻非其事信乎
食菜之榮儀失其宜徒展贈芻之意是曰無上將何以觀
得吏部選人入試請燭以盡精思有司許之及考其
書判善惡與不燭同有司欲不詳未知可否
夢求俊造將整仕歷試文辭俾從卜夜苟任簡而無取宜
確執而勿聽舉彼羣才登于會府惟賢是急慮失寶於遺珠
有命則從許借光於秉燭及乎考覈率有菁英屬辭既謝
於揀金待問徒煩於繼火將期百鍊之後思苦彌精何意一
場之中心勞逾拙焉如早已焉用晚成敢告有司勿從所請
得乙貴達有故人至坐於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或誚之
乙曰恐以小利而忘大名故辱而激之也
貴賤苟合曾是與交窮達相致乃爲執友乙既登貴仕爰有
故人以爲念舊追歡知己之心未至行權勵節成人之美則多
不登夫子之堂乃進僕人之食苟推誠而相激雖屈辱以何
傷安實敗名直耳寧慙於子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
君是勉後圖且符往行如或議繞半面契未同心雖發憤以
達人必取怨於誚已以斯致誚亦謂合宜
得景領縣府無藏廩無儲管郡詰其慢職景云王
者富人藏於下故也
賦斂異名君臣殊政藏諸百姓在王者而則然虛我千倉於

職司而不可景覆茲國用豈彼家財人不詠求誠為寬政府
無儲蓄寧匪慢官況今征稅有常公私兼濟苟能取之以道則
下自樂輸何必藏之於人使上將之用既爽奉公之節宜甘掠
美之科因縱縣辭請依郡詰

得丁食於喪者之側而飽或責之辭云主人食我以禮
故飽

飲食以陳庶無求飽齊衰可恤仁豈忘情丁靡念人喪姑求
主禮遇加籩之膳誠可療飢對泣血之哀亦宜忘味既念吉蠲
之饋是忘惻隱之心況舂於其鄰相猶違禮而食於其側飽
亦非仁徒嘉施氏之儀且昧宣尼之教勿思變色當顧戚容

得甲為獄吏囚走限內他人獲之甲請免罪

圜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己誠曰慢官獲則因人其何補過
相雖彼甲所謂彼司不念恪居脫于羑里放闢失守遂乃楚囚

雖非故縱所因曾是慢常而致徒稱勿佚未可塞違得於他
人自是疎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而不科無貪假手之功固
合甘心於罰

得乙川游所由禁之云有故要渡

示衆知防必修水禁救人解死無縱川游乙行險不思馮河
無悔慕呂梁之術習於浮水違周官之令忘彼危身將不弔
而是虞雖有故而宜禁忌子產脅政爾則狎而翫之引仲尼
格言吾恐蹈而死者既殊利涉當戒善游未可加刑且宜知懼

得景為將每軍休止不繕營部監軍使劾其無備辭
云有營軍陣必成何必勞苦

將苟有謀勞而後逸師不用律臧亦為凶況未請方隅尚勤
征伐即戎推轂既崇四七之名臨敵屯營何乖什伍之列是使人
慢軌罰且昭薄威雖欲恤勞徹營恐為懈怠且有嚴有翼
猶奪先人之心不備不虞寧救長蛇之斥必也權能制勝慎
必出奇亦待臨事有成然後斯言可信監軍之劾舉未失中
彼景之辭誠可乃已

得丁乘車有醉吐車茵者丁不科而吏請罪之丁不許

克寬克仁所謂易事不知不慍是曰難能況乎醉起甕間嘔
盈車上小人沉湎自貽譴於彼昏君子含弘乃忘情於斯怒宥
過所宜無大知非庶使有慚未乖觀過之仁雅叶諦思之義
且恕當及物察貴用情絕纓纏淫醉而猶捨吐茵及亂誤豈
不容無從下吏之規庶叶前賢之美

得甲牛觝乙馬死請償馬價甲云在放牧處相觝請陪
半價乙不伏

馬牛于牧蹄角難防苟死傷之可徵在故誤而宜別況日中出
入郊外寢訛既谷量以齊驅或風逸之相及爾牛孔阜奮騂

角而莫當我馬用傷蹄跛足而致斃情非故縱理合誤論在
皂棧以來思罰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損價則從輕將息訟端
請徵律典當陪半價勿聽過求

得景妻三年無子舅姑將出之訴云歸無所從

承家不嗣禮許仳離去室無歸義難棄背景將崇繼代是
用娶妻百兩有行既啓飛鳳之兆三年無子遂操別鵠之音將
去舅姑終辭親族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
庶可同於束蘊困雖劾於牧子宜自哀於鄒攸無抑有辭請
從不去

得丁喪親賣宅以葬或責其無廟云貧無以為禮

慎終之道必信必誠死葬之儀有豐有省諒欲厚於卜宅亦
難輕於為居丁忌天降之凶遠日叶吉思葬具之豐備欲稱九
原顧家徒之屢空將鬻三畝愛雖深於送死義且涉於傷生

念顏氏之貧豈宜厚葬睎孔子游之問固合稱家禮所貴於從
宜孝不在於益侈蓋伸破產之禁以避無廟之嫌
得甲之周親執工役之業吏曹以甲不合仕甲云今見修
改吏曹又云雖改仍限三年後聽仕未知合否
業有四人職無二事如或居肆則不及仕門甲旣有周親是
稱工者方恥役以事上且思徒在其中有慕九流雖欲自遷
其業未經三載安可同升諸公難違甲令之文宜守吏曹之限
如或材高拔俗行茂出羣豈唯限以常科自可登乎大用以斯
而議誰曰不然
得乙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官蔭一等乙云父死王
事合與正官同
官分正贈蔭別品階如卹死綏之勳則厚賞延之寵追思乙父
勵乃臣節指軀致命尚克底定爾功繼代勸能豈忘勤恤我

後椒聊旣稱有實桃李未可無陰忠且忘身優宜及嗣如或
病捐館舍贈官當合降階今則死衞國家欲從所宜同正庶
旌義烈用叶條章
得景爲錄事參軍刺史有違法事景封狀奏聞或
責其失事長之道景云不敢不忠於國
守位居常小宜事大持法舉正卑可糾尊景名當外臺身由
中立直而自守郡之政必行明不相蒙州將之邪無隱且六
條枉撓百事滋昏苟不提綱是爲漏網雖塞違犯上虧敬長
之小心而陳奏盡忠得事君之大節旣非下訕難抑上聞
得丁私發制書法司斷依漏洩坐丁訴云非密事請當
本罪
君命是專刑其無小王言非密罪則從輕丁乃攸司屬當行
下不慎厥德擅發如綸之言自取于身難求疏網之漏然則

法通加減罪有重輕必也志在私行唯當專達之責如或事
開樞密則科漏洩之辜請驗跡於紫泥方定刑於丹筆
得甲爲所由稽緩制書法直斷合徒一年訴云違未經
十日
王命急宣行無停晷制書稽緩罪有常刑將欲正其科繩之先
揆以時日甲衛仕敗度慢令違尤蓄怠棄之心旣虧臣節塵
駿奔之命自抵國章然則審時勾稽考程定罪法直以役當
恭月所由以違未決辰將計年以斷徒恐乖闊實請據日而
加等庶叶決平是曰由文俾乎息訟
得乙盜買印用法直斷以僞造論訴云所由盜賣因買
用之請減等
雖以公行印惟盜用罪之大者法可逃乎伊人無良同惡相
濟所由旣與官爲盜子取子求彼乙乃竊器成姦不畏不入

譬諸斯盜竊弄難容猶執薄言將求末減用因於買比自作
而難殊情本於斯與僞造而何異以茲降等誠恐利淫
得有聖水出飲者日千數或請僞言不能愈疾且恐爭
鬬請禁塞之百姓云病者所資請從人欲
執禁之要在乎去邪爲政之先必也無訟悲彼泉水流于道周
飲啜之人孔多挾聞病間臨觴之源不足必起爭端訟所由生
故不可縱上善未能利物左道足以惑人且稽以梓將撤之時事
地不藏寶當今自出醴泉天之愛人從古未聞聖水無驗虛誕
之說請寘訛僞之源
得景有志行隱而不仕爲郡守所辟稱是巫家不當選
吏功曹按其詭詐景不伏
鳴鶴爰陰聲聞于外玄豹隱霧獎在其中此將適於退藏彼
何強之維執景業敦道行志薄宦情太守以舉爾所知將

申蒲帛之聘夫子以從吾所好不循弓旌之招懼俗吏之徒勞引巫家以自識冀其言遊獲免翻以行詐論辜況商洛揚衣漢且求之不得潁川洗耳堯亦存而勿論天子尚不違情功曹如何按罪

得丁爲刺史見冬涉者哀之下車以濟之觀察使責其不順時修橋以徼小惠丁云恤下

津梁不修何以爲政車服有命安可假人丁職是崇班體非威重輕漢臣之寵失位於高車徇鄭相之名濟人於大水雖恤下道昧叶中與其熊軾涉川小惠未遍曷若虹橋通路大道其夷啟塞既闕於日修揭厲徒哀其冬涉事關失政情近沽名宜科十月不成庶辨二天無政

得甲告其子行盜或誚其父子不相隱甲云大義滅親

法許原親容通隱惡俾恩流于下亦直在其中甲忝爲人倫忍傷天性義方失教曾莫愧於父頑攘竊成姦尚不爲其子隱道既虧於庭訓禮遂闕於家肥且情比樂羊可謂不慈傷教況罪非石厚徒云大義滅親是不及情所宜致誚

得州府貢士或市井之子孫爲省司所詰申稱群萃之秀出者不合限以常科

惟賢是求何賤之有況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郡貢或稱市井知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薰蕕舉爾所知安得弃其翹楚誠其惡於稗敗諒難捨其茂異揀金於砂礫豈爲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況乎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後心計成務擢於賈豎之中在往事而足徵何常科而是限州申有據省詰非宜

得乙充選人識官選人代試法司斷乙與代試者同罪訴云實不知情

官擇賢良選稽名實苟作僞而心拙必代斵而手傷乙情非容姦行乖周慎將如吾斯遂充識以不疑未見子心果代試而有悔既彰闕而貽感乃連坐以論辜察情諒不同謀結罪誠應異罰法無假赦選者當准格論人不易知識官所宜情恕削奪恐爲過當貶降庶叶決平

得甲與乙爵位同甲以齒長請居乙上乙以皇宗不伏在甲下有司不能斷

庠序辯儀則先長長朝庭列位必尚親親惟彼周行是名同位德非必崇禮失肩隨甲以象揃年高何以卑我乙以葛藟族貴奚獨後予各興爭長之辭遂昧常尊之位然禮經尚齒且王室貴親晉鄭同儕信高卑之或等滕薛異姓諒先後之可知雖責少長之倫宜守親疎之序

得選舉司取有名之士或云不息馳鶩恐難責實

聲雖非實若曰無名不可苟求亦難盡棄屬時當反席任重掄材思得士於聲華懼誘人於奔競若馳騖而方取慮非歲貢之賢如寂寞而後求恐失日彰之善將期捷實必在研精但取捨不私是開乎公道則吹噓無益自閑其倖門名勿論於有無鑒自精於舉措

得太學博士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非訓導之本不許

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群在毀方而和衆況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圓鑿以方枘物豈相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礙司業以訓導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傷瓦合教之未墜蓋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將勸學者所宜聽之

得甲居家被妻毆笞之鄰人告其違法縣斷徒三年妻訴云非夫告不伏

禮貴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何彼無良於斯有
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扶所加辱於女子之手作威信傷
於婦道不告未爽於夫和招訟於鄉誠愧聲聞于外斷徒不伏
未乖直在其中雖昧家肥難從縣見

得乙居家理廉使舉請授官吏部以無出身不許使執
云行成於内可移於官

調選正名誠宜守序較求懋德安可拘文乙積行於中閭彰于
外廉使以道敦知己欲致我於青雲天官以限在出身將棄予
於白屋事雖異見理可明徵掄瑱珥之材則循舊格刈翹
翹之楚寧守常科幸當反席之求無惑刻舟之執況自家刑
國移孝入忠既闡道不虛行足見舉非失德所宜堅決無至深疑

得景定昏訖未成而女家改嫁不還財景訴之女家云
無故三年不成

義敦好合禮重親迎苟定昏而不成雖改嫁而無罪景謀將
著代禮及問名二姓有行已卜和鳴之兆三年無故竟愆燕婉
之期桃李恐失於當年榛栗遂移於他族既聞改適乃訴納
徵揆情而嘉禮自虧在法而聘財不返女兮不爽未乖九十之
儀夫也無良可謂二三其德去禮逾遠責人斯難

得丁爲大夫與管庫士爲友或非之云非交利也
見賢不辨且虧事上之節非義苟合則涉瀆下之嫌丁貴乃立
家友其管庫不思進善徒務降尊若援而或非自貽交利之
責儻知而不舉則速蔽賢之尤既未覈於是非姑欲察乎貴
賤況公叔薦士家臣尚見同升雖文子好能管庫不聞爲友
信乖慎守宜及或非

得四軍帥令禁兵於禁街中種田御史劾以無勑文辭
云因循歲久且有利於軍

爲因勸農田疇有制示人知禁衢路攸先瞻彼三農藝斯五
稼且畎疃是務豈是騁軍雖轍迹不加未爲曠土輦轂必資
於平易康莊難縱以荒蕪務有畔之農秋成而利亦蓋寡侵
如砥之道歲久而弊則滋多請論環衛之非式表鐵冠之劾

得甲爲郡守部下漁色御史將責之辭云未授官已
前納采

諸侯不下用戒淫風君子好求未乖昏義甲既榮爲郡且念
宜家禮未及於結褵責已加於執憲求娶於本部之内雖處嫌疑
定婚於授官之前未爲縱欲況禮先納采足明婚媾之求聘則
爲妻殊非強暴之政宜聽韋旗之訴難科漁色之辜

得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
桑梓攸重必在恪恭官品斯同則宜抗禮乙班榮是踐感重
可觀況衣錦還鄉已崇三品之秩雖剖符臨郡應無再拜之

儀豈以州里版圖而黍邦家典制如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
君今且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既不愆素何恤或非

得景爲獸人冬不獻狼責之訴云秦地無狼
解或不給既曠乃官辭且無徵是重而罪景獸人斯掌禽獻
罔供當路可求自不思於責尾充庖爲用遂有闕於去膳既
愆冬獻之期難償西鄰之責載詳地產重托國章薦必以時
吾能言於周有生靡常所子勿謂其秦無[illegible]口給之不慚在面
欺而無捨

得景負丁財物丁不告官強取財物過本數縣司以
數外贓論之不伏
人繫於食動而生悔物非其道取則有贓丁放利欲贏景通
債未償懷不忌而強取姑務豐財逞無厭之過求豈非黷貨情
難容於強暴法必禁以奪攘以交易而求多尚宜准盜在倍

擯而遐數孰罔非贓若以律論當從縣斷

得乙請襲爵所司以乙除喪十年而後申請引格不許

乙云有故不伏

爵命未墜嗣襲有期在紀律而或愆當職司而宜舉乙舊德將繼新命未加所宜恭彼前修相承以一子何乃廢其後嗣自棄於十年歲月既已滋深公侯同難必復然以法通議事理貴察情如致身於宴安則宜奪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須待畢辭方期措理

得丁爲士葬其父用大夫禮或責其僭辭云從死者

禮惟辨貴賤孝不貶親是謂奉先孰云僭上丁慶加一命哀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結茹荼之痛吉從遠日方追食菜之榮既貴賤之殊宜亦父子之異道同曾元易簀正位於大夫殊晏嬰遣車見非於君子未爽慎終之義允符從死之文辭則有徵責之非當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爲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爲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弃言順爲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況孝在慎終有同魏顆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七

福安陳仁壽甲午年書記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八

碑誌序記表讚論衡書　凡十三首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誌銘　并序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華嚴經社石記　吴郡詩石記
吴興靈鶴讚　錢塘湖石記
蘇州刺史謝上表　三教論衡
沃州山禪院記　修香山寺記
爲李旻安卑楚狀　與劉蘇州書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爲性發爲志散爲文粹勝靈者其文冲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蔚溫雅淵疏朗麗則檢不扼達不放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兆少尹二十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述銘記書碣讚序七十五總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疾彌留將啓手無他語語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詩白樂天知我者我殁其遺文得樂天爲之序無恨矣既而途奉理命號而告予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授官往復奔命不啻萬里席不暖矧筆硯乎故所託文久未果就及刺蘇州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閱篋袠睹居敬所著文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憯惻久之怳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復視涕與翰俱悲且

吟曰黄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書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敦愛丘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詠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

時寶曆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北齋東牖下作序

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贊皇縣君李氏趙郡高邑人也六代祖素立安南都護五代祖休烈趙州刺史高祖諱至遠天官侍郎曾祖俞國子司業祖諱承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考諱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贈戶部尚書夫人諱娀相國長女也適河東裴君克諒今爲海州刺史一子曰鐬左僑騎曹參軍一女適隴西李遂遂爲壽州錄事參軍由此而上得於國史家諜云夫人爲相門

女邦君妻不以華貴驕人能用恭儉克己撫下若子敬夫如賓衣食之餘傍給五服親族之飢寒者又有餘散施先代僕使之老病者又有餘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齊衣菲食服勤禮法禮法之外諷釋典持眞言棲心空門等觀生死故治家之日欣然自適捐館之夕恬然如歸寶曆三年三月一日歿務于海州官第其歲十一月十四日歸祔于某所先塋享年五十有四夫人之從裴君也歷官九任凡三十一年族睦家肥輔佐之力也由此而上得於裴君狀云夫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枝茂噫李氏之世祿世德有所從來矣相國端方廉雅孝友忠肅自從事彭城登庸宰府不以夷險而遷其道宜乎居極位享名賢也夫人敬恭勤儉柔順慈惠自女於室婦於家不以初終而息其行宜乎啓封邑光德門也裴君修文達政絜己愛人自徙邑從軍連牧二郡不以寒暑而易其心宜乎荷百祿享長年

石也嗚呼非此父不生此女非是夫不稱是妻斯所謂類以相從合而具美者也論譔表誌其可闕乎銘曰

高邑之祥　降於李氏　相門之慶　鍾于女子　女子有行
歸我裴君　君亦良士　宜賢夫人　夫人雖歿　風躅具存
勒名泉戶　作範閨門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于聖善寺花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移窆于龍門山之南崗寶曆元年某月某日遷葬于奉先寺祔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陁羅尼一幢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呪在中記讃在下皆師所囑累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花經於釋巖既

具戒學四分律於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淨名楞伽俱舍百法經根論枝周不通焉繇是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蓄爲道粹揭爲僧宗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補大德位涖法會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命卒復祖業若貴賤若賢愚若小中大乘人游我門繞我座禮我足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爲儀言爲法心爲道場則安能使化緣法衆傾隨欣戴一至於是耶同學大德繼居本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藏周常貴懷嵩圓恕圓昭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琢刻既成將師理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爲記記既訖因書三四句偈以讃云

師之度世　以定以慧　爲醫爲藥　救療一切　師之闍維
不塔不祠　作功德幢　與衆共之

華嚴經社石記

有杭州龍興寺僧南操當長慶二年請靈隱寺僧道峯講大方廣佛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聞廣博嚴淨事操歡喜發願願於白黑衆中勸十萬人人轉華嚴經一部十萬人又勸千人人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月其衆大聚會於是攝之以社齊之以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凡十有四齋每齋操捧香跪啓於佛曰願我來世生華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如來前與十萬人俱斯足矣又於衆中募財置良田千頃歲取其利永給齋用予前牧杭州時聞操發是願今牧蘇州時見操成是功操自杭詣蘇凡三請於予曰操八十一矣朝夕迫盡恐社與齋來者不能繼其志乞爲記誡俾無廢墜予即十萬人中一人也宜乎志而贊之噫吾聞一毛之施一飯之供終不壞滅況田千畝齋四時用不竭之征備無窮之供乎噫吾聞一願之力一偈之功煞不壞滅況十二部經常出於千人口乎況十萬部經常入於百千人耳乎吾知操徒必果是願若經之句義若經之功神則存乎本傳若社人之姓名若財施之名數則列于別碑斯石之文但叙見願集來緣而已寶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酣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爲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吳興靈鶴贊 事具黃籙齋記中

有鳥有鳥　從西北來　丹腦火綴　白翎雪開　遼水一去　緱山不迴　噫吳興郡　孰爲來哉　寶曆之初　三元四齋　天無微飇　地無纖埃　當白晝下　與紫雲偕　三百六十　拂壇徘徊　上昭玄貺　下屬仙才　誰其居之　太守姓崔

錢唐湖石記

錢唐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條具列如左

錢唐湖一名上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州圖經云湖水溉田五百餘頃謂係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餘頃也自錢唐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湖放湖入河從河入田準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即不啻足矣脫或不足即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雖非浸田時若官河乾淺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俗云決放湖水不利錢唐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或云魚龍無所託或云茭菱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茭菱與稻粱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內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

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况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去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筧并諸小筧闥非澆田時並須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洩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預為之防其筧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洩之又不減兼於石函南筧洩之防堤潰也大約水去石函口一尺為限過此須洩之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於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蘇州刺史謝上表

臣居易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臣以其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五日到州當日上訖時當明盛寵在藩條祗命荷恩以感以懼臣某誠歡誠幸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膺曆數重造寰區將致升平在先政化甫求牧守勤恤黎元當陛下慎選惟良之秋責成共理之日也臣以微陋早忝班行前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幸免敗闕實無政能已叨寵榮入改宮相今奉恩寄又分郡符擬飾具載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外況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為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吏委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合當任使然既奉成命敢不誓心必擬夕惕夙興焦心苦節唯詔條是守唯人瘼是求諭陛下憂勤之心布陛下慈和之澤則亭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間微臣或希報政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答無任斬渥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將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三教論衡

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勑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不可具載

第一座 秘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 安國寺賜紫引駕沙門義林 大清宮賜紫道士楊弘元

序

中大夫守秘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贊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飽知此義伏計聖聽飫聞此談臣故略而不言唯序慶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葉大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誕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足引諭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万姓恭勤以修己慈儉以養人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會嘉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列禁筵猥登講座天顏咫尺隕越于前竊以釋門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大眾中能師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為酬對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

僧問

義林法師所問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何者為四科何者為六義其名與數請為備陳者

對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為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

牛仲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學
科則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數今已區別
四科六義之旨意今合辨明請以法師本教佛法中比方即
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即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
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
其旨要亦不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
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蜜六波羅蜜者即
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定波
羅蜜般若波羅蜜以唐言譯之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
定智慧是也故以四科可比六度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
來之有十大弟子即迦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
乾連阿那律優波離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
儒門釋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同

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爲何如更有所疑
即請重難

難

法師所難十哲四科先標德行然則曾參至孝孝者百行
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於四科者

對

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爲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於一時之
事耳請爲始終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棲
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
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衞反魯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一
王之法爲萬代之教其次則敘十哲倫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
之時顔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
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閑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

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遊歷聘自衞反魯之
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見遺由
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
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爲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可無疑矣

問僧

儒書奧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

問

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彌至大至高芥子
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內入得須彌山乎假如入得云何得見
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義難明請言要旨 僧答不錄

難

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之力所致也
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緣證此解脫修何智力得此神通必

有所因願聞其說 僧答不錄

問道士

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迴餘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我大
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淨之風儒素緇黃鼎足列座若不
講論玄義將何啓迪皇情道門楊弘元法師道心精微真學
奧秘爲仙列上首與儒爭衡居易竊覽道經粗知玄理欲有
所問冀垂發蒙

問

黃庭經中有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嘗聞此語未究其由
其義如何請陳大略 道士答不錄

難

法師所答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大略則聞命矣敢問黃者
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爲此經誰得此道將

明事驗辛爲指陳（道士不錄）

道士問

法師所問孝經云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

對

謹按孝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之義也悅者謂悅懌歡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義也如此之義明白各見於經文其閒別有所疑即請更難

難

法師所難云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二人則合二人悅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問所悅者何義所敬者何人者

對

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人非謂臣下衆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悅敬二人則二人悅若敬君上雖一人即千萬人悅何以明之設如有人盡忠於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止千萬人乎設如有人不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即禮也禮即敬也故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如此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如此則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而誅之也由此而言則敬不敬之義悅不悅之理了然可見復何疑哉

退

臣伏准三殿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敭之次多自敍才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業又乏才能恐煩聖聰不敢自敍謹退

沃洲山禪院記

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溪溪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洲天姥爲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蘊崇實光識斐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郄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瞑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寖荒靈境寂寥罕有人遊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閒齋堂若干閒僧舍若干閒夏臘之僧歲不下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殁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有緣耶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乞爲禪院記云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日樂天又垂文茲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修香山寺記

洛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騫崩佛僧暴露士君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恥之予亦恥之頃予爲庶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好閒遊靈跡勝概靡不周覽每至兹寺慨然有葺完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爲山水主是償初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噫予早與故元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万爲謝文之贄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訖不得已迴施兹寺因請悲智僧清閑主張之命謹幹將士復掌治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廊六間次東佛龕大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間凡支壞補缺壘隤覆漏杇墁之功必精赭堊之飾必良雖一日必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爲導師化城於是龕像無燥濕陊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安游者得息肩觀者得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釋憾刷恥之爲清閑上人與予及微之皆夙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感往念來歡且贊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滅宿殃薦冥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劫不與微之結後緣於兹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同遊於兹寺乎言及於斯漣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薦李晏韋楚狀

河南府

朝議大夫前使持節海州諸軍事守海州刺史上柱國李晏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配諸州税麥一例加估糴錢晏頻申奏恐損百姓本使稱用軍事切不得已而從之及被人論朝庭勘覆責不聞奏除替削階在法誠合舉行於晏即爲獨屈況晏累爲字牧皆著良能清白公勤頗聞於衆自經停罷已踰三年退居洛陽窮餓至甚身與三郡家無一金據此清廉別堪優獎又建中初李正己與納連反汴河阻絶轉輸不通晏先父洧即正己堂弟爲徐州刺史當叛亂之時洧以一郡七城歸國効順弃一家百口任賊誅夷開運路之咽喉斷兇渠之右臂遂使逆謀大挫妖寇旋消從此徐州埇橋至今永爲内地如洧之子實可念之臣以洧之忠功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弃伏希聖念量授一官庶使廉吏忠臣聞之有所激勸

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右件人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斂迹市朝息機名利況家傳簪組兄在班行而楚獨棲山間雲鍊氣絶粒滋味不接於口塵埃不染其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齊箕潁節類巢原搢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爲尹正合具薦論雖飛鴻入冥自忘餘啄而白駒在谷亦貴縶維儻蒙寘彼周行縻之好爵降蓋鴈之禮命助鵷鷺之羽儀足以厚貞退之風遏躁進之俗兹亦盛事有裨

聖朝

以前件如前臣伏以念功振滯前王之令猷貢士推能長吏之本職其李晏韋楚並居府界不踐公門臣實諳知輒敢論薦有涉虔瀆無任兢惶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大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南尹臣白 居易 狀奏

與劉蘇州書

夢得閤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詎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爲留聽與閤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 事具集解中 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閤下爲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得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爲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噫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爲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題此卷爲下遂前下爲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大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八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九　碑序解祭文記　凡十二首

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

蘇州石壁經碑　池上篇序

因繼集重序　劉白唱和集解

祭韋司空文　祭郎中弟文

祭李司徒文　祭元相微之文

長城縣令贈戶部侍郎崔君神道碑

泗州開元寺明遠大師塔碑銘 并序

東都聖善寺智和尚茶毗幢記

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絙市朝溺妻子非達也囚山林擯血屬亦非達也若有人與羣動處一代間彼爲彼我爲我不自潔不自污不巢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沉消息無往而不自得者其達人乎吾友吳君從事於斯矣君諱丹字眞存太子通事舍人覽之曾孫睦州司馬康之孫太子宮門郎贈工部尚書詮之長子以進士第入官官歷正字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水部庫部員外郎都官駕部郎中諫議大夫大理少卿饒州刺史職歷義成軍節度推官浙西道節度判官韓閣防禦判官鎮州宣慰副使覊幽使階至中大夫勳至上柱國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寶曆元年六月某日壽終于饒州官次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仁和鄉北原從遺志也君生四五歲弄泥沙時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八九歲弄筆硯時所出言輒類詩家篇章不自知其然蓋宿儒玄之業明矣旣冠喜道書奉眞籙每齋氣入靜不粒食者累歲顏氣光而丹田澤飄然有出世心旣壯在家爲長屬有三幼弟八穉姪衆嗷慄慄不忍見其飢寒慨然有干祿意乃曰肥遁不可以立訓吾將業儒以馳名名競不可以恬神吾將體玄以育德凍餒不可以安道吾將强學以徇祿祿位不可以多取吾將知足而守中繇是去江湖來京師求名得名求祿得祿身榮家給之外無長物無越思素琴在左黃庭在右澹乎自處與天和始終履坦途三十七年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屈伸寵辱委順而已未嘗一日戚戚其心至于歸全反眞故予所謂達人之徒歟信矣仲弟湖州長史某以予辱與其兄游旣爲同門生又爲同舍郎周知初終託爲碑紀噫先生之道吾能引古以明之銘曰

漢中大夫　東方曼倩　夏侯湛高之　作廟贊
唐中大夫　眞存先生　白樂天知之　作神道銘
嗚呼二大夫　異代而同塗　其皆達者乎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下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尋刻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万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脱莫極於維摩經凡二万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

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大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矣厥謀清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剥膚爲紙即壞即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池上篇　并序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爲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莞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大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爲太子賓

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由吾不才身今率爲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爲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我前時引一盃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因繼集重序

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一因繼之微之撰序中具今年予復以近詩五十首寄去微之不踰月依韻盡和合一百首又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揀好者寄來蓋示餘勇磨礪以須我耳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雖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猶戰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轉戰迨茲三矣即不知百勝之術多多益辦耶抑又不知鼓衰氣竭自此爲遷延之役耶進退唯命微之微之走與足下和答之多從古未有足下雖少我六七年然俱已白頭矣竟不能捨章句拋筆硯何癖習如此之甚歟而又未忘少年時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謔忽忽自哂況他人乎因繼集卷且止於三可也忽恐足下䫉發不能成就至三前言戲之者姑爲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戰後師亦老矣宜其櫜弓匣刃彼此與心休息乎和晟興一章錄在別紙語盡於此亦不修書二年十月十五日樂天重序

劉白唱和集解

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繇是每製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至大和三年春已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扶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錄勒成兩卷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兒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集予頃以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常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得非重不幸耶夢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在在處處應當有靈物護之豈唯兩家子姪秘藏而已己酉歲三月五日樂天解

祭中書韋相公文

維大和三年歲次己酉六月己酉朔三十日戊寅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茶果之奠敬祭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空韋公惟公忠貞大節輔弼嘉猷倚注深恩哀榮殊禮伏見冊贈制中已詳惟公世祿官業家行士風茂學清詞沖襟弘度伏見碑誌文中已詳此不重書但申夙願公佩服世教棲心空門外爲君子儒內修菩薩行常接餘論許造高蹤元和中出守開忠二郡日公先以詩金鐶偈相問往復再三繇是法要心期始相會合長慶初俱爲中書舍人日尋詣普濟寺宗律師所同受八戒各持十齋繇是香火因緣漸相親近及公居相位走在班行公府私家時一相見佛乘之外言不及他語口趨提交相度脫去年臘月勝業宅中公去必結佛緣無如願力因自聞經落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十願品一通合掌焚香口讀手授云自持護始傳一人曾未經旬公即捐館追思覆視似不偶然今即日於道場齋心持念一願一禮如公在前以至他生不敢廢墜若與公同科第聯官寮奉笑言承推獎窮通榮悴之感離合存歿之悲盡成虛空何足言歎今茲爲奠不及葷腥庶幾降臨鑒察精意嗚呼浮生是幻眞諦非空靈鷲山中既同前會兜率天上豈無後期嗚呼韋君先後問耳伏惟尚饗

祭弟文

維大和二年歲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十日辛巳二十二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郎中二十三郎知退之靈日月不居新婦龜兒等豐酷如昨俯及歲暮奄過大祥禮制有終追號永遠哀纏手足悲裂肝心痛深痛深孤苦孤苦嗚呼自尔去來再周晷歲前事後事兩不相知今因奠設之時粗表一二吾去年春授秘書監賜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丁又加衰疾殆無生意豈有宦情所以俛俛至今待終龜兒服制令已請長告或求分司即擬移家盡居洛下亦是夙意今方決行養病撫孤聊以終老合家除蘇蘇外並是通健龜兒頗有文性吾每自教詩書三二年間必堪應舉阿羅日漸成長亦勝小時吾竟無兒竊獨而已茶郎叔母已下並在鄭滑職事依前蘄蘄鄭娘盧八等同寄蘇州免至飢凍廷祥在符離在上亦未取歸宅相得彭澤場官各知平善骨兒石竹香細等三人久經驅使昨大祥齋日各放從良尋收膝娘新婦看養下邽楊琳庄今年買了并造堂院已成往日亦曾商量他時身後甚要新昌西宅今亦買訖尔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檢尋編次勒成二十卷題爲白郎中集嗚呼詞意書跡無不宛然唯是魂神不知去處每開一卷刀攪肺腸一讀一篇血滴文字擬憑崔二十四舍人譔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龜羅収傳前年已來合家所造齋供功德皆須得吾朔望晨夕禱奠復嘗來無不論音容潛歿已久乃至夢寐相見全稀豈幽冥道殊莫有拘礙將精爽遷散杳無覺知不然何一去三年而並昧若此吾今頭白眼暗筋力日衰黃壤之期亦應不遠但恐前後乖隔不知得見尔無下邽北村尔塋之東是吾他日歸全之位神縱不合骨且相依豈戀餘生願畢此志嗚呼奠筵將徹幃帳欲収此生之別豈有見日未死之際應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破碎猶冀万一聞吾此言痛心痛心千万千万尚饗

祭李司徒文

維大和四年歲次庚戌七月癸酉朔十九日辛卯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內重表弟朝請大夫守少府監上柱國李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興元節度贈司徒李公惟公之生樹名致節忠貞諒直天下所仰惟公之歿遭罹禍亂冤憤痛酷天下所知雖千万其言終不能盡故茲奠哭但寫私誠居易應進士時以鄙劣之文蒙公稱獎在翰林日以拙直之道蒙公扶持公雖徇公愚則受賜或中或外或合或離契闊綢繆三十餘載至於且觴之會軒蓋之遊多奉光塵寅承歡惠眷遇既深於常等痛憤實倍於衆情永決奈何長慟而已翱情兼中外分辱眷知歸以歲時積成交舊敢申薄奠庶鑒微衷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微之文

維大和五年歲次己亥十月乙丑朔十日辛巳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鄂岳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元相微之惟公家積善慶天鍾粹和生爲國楨出爲人瑞行業志略政術文華四科全才一時獨步雖歷將相未盡謨猷故風聲但樹於藩方功利不周於夷夏噫此蒼生之不大遇也在公豈有所不足耶詩云淑人君子胡不万年又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此古人哀惜賢良之懇誠也若情理憤痛過於斯者則號呼憤鬱之不暇又安可勝言哉嗚呼微之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膠漆未足爲喻死生契闊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今不復叙至於爵祿患

難之際寤寐憂思之間誓心同歸交感非一布在文翰今不
重云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過洛醉别悲吒授我二詩云君應
憐我留連久我欲與君辭别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
此歡又曰自識君來三度别這迴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
須會知得後迴相見無吟罷涕零執手而去私揣其故中心惕
然及公捐館於鄂悲訃忽至一慟之後万感交懷覆視前篇詞
意若此得非魄兆先知之乎無以繼寄悲情作哀詞二首今載
於是以附僕夫其一云八月涼風吹白幕寢門廊下哭微之妻
孥親友來相弔唯道皇天無所知其二云文章卓犖生無敵風
骨精靈殁有神哭送咸陽北原上可能隨例作埃塵嗚呼微之
始以詩交終以詩决絃筆兩絶其今日乎嗚呼微之三界之間孰
不生死四海之内誰無交朋然以我尔之身為終天之别既往者
已矣未死者如何嗚呼微之六十衰翁灰心血淚引酒再奠撫

棺一呼佛經云凡有業結無非因集與公緣會豈是偶然多生
已來幾離幾合既有今别寧無後期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
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嗚呼微之已矣於此尚饗

神道碑銘 并序

唐故湖州長城縣令贈戶部侍郎博陵崔府君

公諱弃字某古太嶽胄也今博陵人也唐虞之際因生爲姜
姓賢周封齊分頰曰崔氏長源遠派大族清門珪組賢俊繩
濟美斯崔氏所以綿千祀而甲百族也隋散騎常侍諱令公六
代祖也唐冀州武強令諱紹曾祖也監察御史諱頊王父也常
州江陰令育皇考也公幼以門蔭子補太廟齋郎初調授汝州葉
縣尉再調改宋州單父尉時天寶末盜起燕薊毒流梁宋屠
城殺吏如火燎原單父之民將墜塗炭公感激奮發仗順興兵
捍賊賊徒保全鄉縣奉勇之旅歸之如雲方欲糾合貔虎戡誅
蚍豕京觀群盜金湯一方本道節度使奇之將議上聞會有
同事者爭功陰相傾奪公超然隱穢遂以族行東遊江淮安
時侯命屬吳王出閤領鎮求才撫人常聞公名試以吏事遂
表請爲末城尉事舉移假連水令賜緋魚袋縣政修轉
常州録事參軍紀察課成浙東採訪使聞之奏授越州餘姚
令吏畏人悦歲未滿浙西採訪使知之奏改湖州長城令長城
之理又加於前二邑焉政成秩滿解印罷去優游自得獨善其
身興元元年疾殁於宋大和五年遷葬於洛享年若干詔贈尚
書戶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追封岐國夫人皆從子貴也公為
人儀表魁梧氣賦倜儻負不羈之才慕非常之功始發軔於
單父志立而功不就終税駕於長城道行而位不達善慶所
積實生司空司空諱弘禮公之幼子也以孝友發身以文飾吏以
幹蠱克家以忠壯許國典十郡領二鎮再蒞東土追命上公雖

天與之才因盛之位亦由公義方之訓積而成焉大夫時當
材術樹置功利雖甚富貴焯耀家邦不當其身而得於後父
祈于荷祖去愛何嗚呼崔公何不足之有按國典官五品已上墓
廟得立碑又按喪葬令凡諸贈官得同正官之制其孫彥防
彥佐等奉父命述祖德揭石于墓勒銘于碑銘曰

天無全功　賢無全福　既享天爵　難兼世祿　矯矯崔公
道積厥躬　大志長略　卷于懷中　墨綬遇冠　思奮奇功
銅印守人　躬行古風　才高位下　步闊途窮　音戢羽翮
不展心胷　天道有知　善積慶鍾　昭哉報施　其在司空

大唐泗州開元寺臨壇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明遠

大師塔碑銘 并序

娑婆世界中有釋迦如來出爲上首如來滅後像法中或羅漢
僧或菩薩僧在在處處出爲上首佛道未喪間生其人故泗州

開元寺臨壇律德大師實一方上首也大師譙郡蘄人世姓暴氏僧號明遠七歲依本郡需禪師出家十九從泗州靈穆律師受具戒五夏通四分律俱舍論乃升講座乃登戒壇元和元年衆請充當寺上座明年官補爲本州僧正統十二部開元寺北地二百步作講堂七間僧院六所淮泗間地卑多雨潦歲有水害師與郡守蘇遇等謀於沙湖西隙地創避水僧坊建門廊廳堂廚廄二百間植松杉楠檉檜一万本由是僧與民無墊溺患旋屬災焚本寺寺殲像滅僧潰者數年師與徐州節度使王侍中有緣（侍中名智興）遂合願叶力再造寺宇乃請師爲三郡僧正奏乞連置戒壇因其施利鄭其規度侍中又以家財万計助而成之自殿閣堂亭廊廡庫藏洎僧徒臧獲傭保馬牛之舍凡二千若干百十間其中像設之儀器用之具一無闕者長慶五年春作大和元年秋成輪奐莊嚴呈瑰某布如自地踊若從天降供施無虛日鐘梵有常聲四衆知歸万人改觀於是增上慢者起敬種善根者發心利喜饒益匠能具舉若非大師於福智僧中而得第一若非侍中於邦信人中亦爲第一則安能大作佛事而中興像教者乎故如來所謂我滅後我法傳授於弟子囑於大臣斯言信矣師以大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齋時終於本寺本院是月二十九日道俗衆萬輩恭奉悲泣備涅槃威儀遷全身歸于州西塼塔遵本教而奉先志也報年七十僧臘五十有一始出家訖于遷化志業行願道力化緣引而伸之隨日廣大前後臨戒壇者八登律座者十有五僧尼得度者三萬衆江淮行化者四十年或默是人如來所使羅漢菩薩吾焉知之初大師以功德爲心既成而化侍中以撰錄見託未就而薨今按弟子僧僧亮元素行狀序而銘之嗚呼所以滿大師之願終侍中之志也銘曰

平地踊塔　多寶示現　險路化城　導師方便　繄我大師
亦有大願　像法是弘　塔廟是建　佛人交接　兩得相見
法有毗尼　衆有僧尼　承教於佛　得度於師　宜傳戒藏
振起律儀　四十餘載　勤而行之　福德如空　不可思議
緣合而來　功成而去　如仕不動　色身無住　示有遷化
非實滅度　表塔勒銘　門人戀慕

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善寺鉢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記

浮圖教有茶毗威儀事具涅槃經陀羅尼門有佛頂呪功德事具尊勝經經文甚詳此記不載今但載大師僧行佛事興建幢義趣而已大師姓吉號智如絳郡正平人自孩及童不飲酒不茹葷不食肉不見戲年十二授經於僧皎二十一受具戒於僧晤學四分律於曇濬律師通楞伽思益心要於法凝大師貞元中寺衆舉省選衆補昭成敬愛等五寺開法臨壇大德繇是行寧滿高名帝重僧尼輩請以聖善寺勅置法寶嚴持院處之居十年而法供無虛日律講無虛月使疑者信墮者勤增上慢者退僧風豁變佛事勃興實我師傳授誨之力也大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終於本院報年八十六僧夏六十五明年正月十五日合都城道俗万數具涅槃儀移之於龍門祖師塔院又明年某月某日用闍維法遷祔於奉先寺祖師塔西而建幢焉噫大師自出家至即世凡後講毗尼三十會度苾蒭百千人秉律登壇施法行化者五十五載而身相長大面相端嚴心不放逸口無戲論四部瞻仰欽而畏之矧又以直心坐道場以密行傳法藏爲東王城十大德首爲南贍部八關戒師名冠万僧利及百衆所謂提智慧劍破煩惱賊揭無畏鼓降內外魔衆乎佛庭之直臣獅子乎僧壇之大將者

也初師之將還化也無病無惱晏坐齋心俱一童謂諸寺遇
像致敬逢僧與遊口雖不言心若默別後數日而化識者異
之及臨盡滅也告弟子言我殁後當依本院先師遺法勿塔勿
墳唯造佛頂尊勝陁羅尼一幢寘吾荼毗之所吾形之化吾願
常在願依幢之塵之影利益一切衆生吾願足矣今院主上首弟
子振公淯傳法受遺付者弟子某等若干人合力建幢以畢師
志振輩以居易辱爲是院門徒者有年矣又十年以還蒙師授
八關齋戒見託爲記附于真言蓋欲以本教而滿先願辟往
因而集來果也欲重宣此義以一偈贊之偈云
幢功徳甚大　師行願甚深　我見如是幢　一發菩提心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九

白氏文集卷第七十

銘誌贊序祭文記辭傳　凡十八首
酒功贊　并序
唐故武昌軍節度使元公墓誌銘　并序
唐故虢州刺史崔公墓誌銘
唐故溧水縣令白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序洛詩　畫彌勒上生幀贊　并序
繡西方幀贊　并序　祭崔相公文
祭崔常侍文　磐石銘
東林寺白氏文集記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唐故太子少保皇甫川公墓誌銘
唐故秘書監贈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齒落辭　醉吟先生傳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酒功贊　并序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贊以繼之其詞云
麥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爲酒孕和産靈孕和者何濁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爲温産靈者何清醑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爲樂納諸喉舌之内淳淳泄泄醍醐沆瀣沃諸心胃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百慮齊息時乃之徳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戸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昌平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諱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滎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四等署秘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疏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不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税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庭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何南尉雛爲

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閫
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為養子
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䜣凡此者數十
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柰何咸不
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
快者乘其便相噪嘆坐公專達作威黜為江陵士曹掾居四年
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
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
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雅三
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
授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
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己志荅君知
無何有憸人以飛語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

與同位兩罷之出為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収
羨財千万以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
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耆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
遮道不可過送詔使導呵揮鞭有見血者路闢而後得行先
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
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趋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万計
道路歌舞之明年辦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
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冬築陂塘春貯水雨
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饑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
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
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大和五年七月二十
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
尚書左僕射加賻賵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

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
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鄭
亂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
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泉諸孫等號護靈轝以六年
七月十二日祔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
著文一百卷題為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
號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為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
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子自六宮兩
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
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
心在於安人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皐耳抑天不與耶將人
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
瘴鄉凡十年髮斑白而歸來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

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
是以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
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
得位同貴富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
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
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為不了嗟乎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
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唐故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銘 并序

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惟崔公公諱玄亮字晦叔其先出於
炎帝至裔孫穆伯受封于崔因而命氏漢初始分為清河博
陵二祖故其後稱博陵人曾祖悅洛州司戶參軍贈太子少保
祖光迪贈贊善大夫考抗揚州司馬兼通事舍人贈太子少

師姒太原王氏贈晉陽郡太夫人公即少師季子解褐補秘
書省校書郎宣越二府奏授協律郎大理評事朝廷知其才
徵授監察轉殿中歷侍御史膳部駕部員外郎洛陽令密
州刺史公既至密密民之凍餒者賑卹之疾疫者救療之胔
骼未殯者命葬藏之男女過時者趣嫁娶之三月而政立二
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於謳詠授歙州刺史其政如密先是歙
民畜馬牛而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緣為奸公既下車盡焚
其籍孳息貨易一無所問先是歙民居山險而輸稅米者擔
負跋涉勤苦不支公許其計斛納緡賤入貴出官且獲利人
皆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中謝
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歙加之以聚羨財而代逋租則
人不困謹茶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歲則人不饑
罷退類之如依父母入為秘書少監改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辭

病不就拜太常少卿遷諫議大夫屢上封章言行職舉上召
對加金紫以獎之假貂蟬以寵之未幾朝有大獄人心惴駭勢
連中外衆以為冤百辟在庭無敢言者公獨進及霤危言鯁
辭天威赫然連叱不去遂置笏伏陛極言是非血淚盈襟詞聲
不屈上意稍悟容而聽之卒使罪疑唯輕實公之力既而貞拜因
庭忠臣無是正氣直聲震耀朝右搢紳者賀皆曰國有人焉聞
有人焉公以為名不可多取退不必待年史就長告徑遁歸路
朝廷不得已在途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公齋源有田洛下
有宅勸誨子弟招邀賓朋以山水琴酒自娛有終焉之志無何
又除虢州刺史蓋執政者惜其去將欲馴致而復用之大和七
年七月十一日遇疾薨于虢州廨舍天子廢朝一日贈禮部
尚書周行士林聞者相弔宗族交友靡不出涕遺直遺愛公
兼有焉烏虖公之將終也遺誡諸子其書大略云吾年六十六

不為無壽官至三品不為不達死生定分何足過哀自天寶
已還山東士人皆改葬兩京利於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遷我歿
宜歸全于滏陽先塋正首丘之義也送終之事務從儉薄保家
之道無忘孝悌吾王蓉琴留別樂天請為墓誌云爾
夫人范陽盧氏先公而歿有子九人長曰煴通事舍人次曰翱
言早言舉進士次曰綬中牟尉其下皆幼稚煴等哀毀孝敬
號護轜翣以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用大葬之禮歸窆于慈州昭
義縣慈邑鄉北原遷盧夫人而合祔焉遵理命也公之丁少
師憂也退居高郵其地卑濕泣血卧苫者三載因病痺其
兩股焉逮于終身竟不能趨拜從祖弟仁亮宦蜀謫巴南歿
而後歸公先命長男煴護喪歸葬後命幼子聽繼絕承祧自
宗族及朋執聞有死無所歸孤無所依者公或分之葬之或衣之
食之或婚之嫁之侯齊二家之類是也故閨門稱其孝群從仰

其仁交游服其義可不謂德行乎公幼嗜學長善屬文以辭
賦舉進士登甲科以書判調天官入上等前後文集凡若干卷尤
工五言七言詩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餘製述作者許之可
不謂文學乎公之典密歙湖也理化如彼可不謂政事乎居
大諫騎省也忠讜如此可不謂言語乎公夙慕黃老之術齋心
受籙伏氣鍊形暑不流汗冬不挾纊膚體顏色冰清玉溫未
識者望之如神仙中人也在湖三歲歲修三元道齋輒有彩雲
靈鶴迴翔壇上久之而去前後致齋七八而鶴來儀者凡三百六
十其內修外感也如此可不謂通於大道乎公之晚年又師六祖
以無相為心地以不二為法門每遇僧徒輒論真諦雖耆年宿
德皆心伏之及易簀之夕大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仍於遺
疏之末手筆題云髮紫髮悴敲石火即空即色眼生花許時
為客今歸去大曆元年是我家解空得證也又如此可不謂達

於佛性乎惣而言之故曰通四科達三教者也居易不佞辱與公游者三十餘年年老分深定爲執友況奉遺札託爲斯文且慙鄙陋不敢辭讓銘曰

滏水之陽鼓山之下吉日吉土載封載樹烏虖博陵崔君之墓

唐故溧水縣令太原白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季康字某太原人秦武安君起之裔曾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五代孫也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志善尚騎奉御父諱鏻揚州録事參軍公即録事府君次子歷華州下邽尉懷州河内丞徐州彭城令江州尋陽令宿州虹縣令宣州溧水令殁于官舍明年某月某日歸葬于華州下邽縣某鄉某原享年若干烏虖公爲人温恭信厚爲官貞白嚴重友于兄弟慈于子姪鄉黨推其行交遊讓其才自尉下邽至宰溧水皆以潔廉通濟見知於郡守詠譽於朋寮才不偶時道屈於位而徒勞於

州縣竟不致於青雲命矣夫哀哉公前夫人河東薛氏先公若干年而殁生二子一女女號鑒虛未笄出家長子某杭州於潛尉次子某睦州遂安尉後夫人高陽敬氏父諱某某官生一子二女女皆早夭子曰敏中進士出身前試大理評事歷河東鄭滑邠寧三府掌記夫人在室以孝敬奉親爲淑女既嫁以柔和從夫爲順婦及主家以慈正訓子爲賢母故敏中遊其敎飭其身升名甲科歷聘公府以文行稱於衆以禄養榮於親雖自有緣材然亦由夫人誨導之所致也夫人以大和七年正月某日寢疾殁于下邽別墅享年若干明年某月某日啓溧水府君薛夫人宅兆而合祔焉禮也時諸子盡殁獨敏中號泣襄事託從祖兄居易誌于墓石銘曰

繫我叔父溧水府君治本於家事施政於縣民繫我叔母高陽夫人德修於室家慶積於閨門訓著趍庭善彰卜鄰故其嗣子休有令聞

序洛詩

序洛詩樂天自叙在洛之樂也予歷覽古今歌詩自風騷之後蘇李以還(李陵蘇武始爲五言詩)次及鮑謝徒迄于李杜輩其間詞人聞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鉅萬觀其所自多因讒冤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殁别離情發於中文形於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矣又有以知理安之世少離亂之時多亦明矣予不佞喜文嗜詩自幼及老著詩數千首以其多矣故章句在人口姓字落詩流雖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啻數千首以其多矣作一數奇命薄之士亦有餘矣今壽過耳順幸無病苦官至三品免罹飢寒此一樂也大和三年詔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歸洛旋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居二年就領河南尹事又

三年病免歸履道里第再授賓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朋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閑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牽强所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絃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兹又以重吾樂也予嘗云治世之音安以樂閑居之詩泰以適苟非理世安得閑居故集洛詩別爲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閑居泰適之叟亦欲知皇唐大和歲有理世安樂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採詩者甲寅歲七月十日云尒

畫彌勒上生幀讚 并序

南贍部洲大唐國東都城長壽寺大苾蒭道嵩存一惠恭等六十人與優婆塞士良惟儉等八十人以大和八年夏受八戒

修十善設法供捨淨財畫兜率陁天宮弥勒上生内衆一鋪眷屬圍繞相好莊嚴於是嵩等曲躬合掌焚香作禮發大誓願願生内宫劫劫生生親近供養按本經云可以除九十九億劫生死之罪也有弥勒弟子樂天同是願遇是緣尒時稽首當來下生慈氏世尊足下致敬無量而說讚曰

百四十心合爲一誠百四十口發同一聲仰慈氏名願我來世一時上生

繡西方幀讚 并序

西方阿弥陁佛與閻浮提有願此土衆生與彼佛有緣故受一切苦者先念我名祈一切福者多圖我像至於廣誠來感隨願往生神速變通與三世十方諸佛不侔噫佛無若干而願與緣有若干也有女弟子弘農郡君姓楊号蓮花性發弘願捨淨財繡西方阿弥陁佛像及本國土眷屬一部奉爲故李氏長姊楊夫人滅宿殃追冥祐也夫織繡設繪不若剌繡文之精勤也想形念号不若覩相好之親近也即造之者誠不得不著感不得不通受之者罪不得不滅福不得不集尒時蓮花性焚香合掌跪唱贊云

金方剎　金色身　資聖力　福幽魂　造者誰　弘農君
受者誰　楊夫人

祭崔相公文

維大和六年歲次壬子十月庚申朔二十四日癸未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吏部尚書贈司空崔公敦詩惟公德望事業識度操履爲時而生作國之紀巖廊臣輔藩部政治父母黎元股肱天子斯皆談在人口播於人耳今所欲者眷知而巳於戲自古及今實重知音故詩美伐木易稱斷金始愚與公同入翰林因官識面因事知心獻納合章對揚聯襟以忠相勉以義相箴朝案同食夜床並衾綢繆五年情與時深及公登庸累分閫鎮愚亦去國出領符印徐宣遠部忠杭遐郡鴈去寄書翰來傳信無由會合秪望音問未卜後期倶致前分余大和之初連徵歸朝公長夏司愚忝貳秋曹王德弥温松心不渝南宫多暇屢接遊遨竹寺雪夜杏園花朝杜曲春曉潘亭月高前對青山後携濁醪微之夢得慕巢師皐或偕雅言酣詠陶陶或命俗樂絲管嘈嘈藉草蔭松枕麴鋪糟曾未周歲索然分散公又授鉞南撫荆蠻報政入覲復拜天官愚因謝病東歸瀍洛方從四皓旋守三川時當閲計日奉周旋豈無要約良有由緣洛城東隅履道西偏脩篁迴合流水潺湲與公居第門巷相連與公齒髮甲子同年兩心相期三逕之間優游攜手而終老焉嗚呼易失者時難忱者天既奪我志又殲我賢丘園未歸館舍先捐百身莫贖一夢不還鬱鬱佳城茫茫九原淒涼簫鼓悽愴風烟祖奠遲遲泣涕漣漣平生親友羅拜柩前賢人已矣天地蒼然嗚呼哀哉孰詩尚饗

祭崔常侍文

維大和九年歲次乙卯二月丙午朔七日壬子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秘書監贈禮部尚書崔公惟公之世祿家行文華政事播於時論此不復云今但敍舊日好寫衷誠而巳嗚呼居易第兄與公伯仲前後科第同登者四五廖爲僚友三十餘年又陪部房與公同聲應之遊定膠漆之分兩家不幸十年巳來哀畳所鍾零落殆盡我老君病唯餘二人天不憖遺公又即世不登大位不享永年夙志莫伸幽憤何極居易方嬰疾恙不遂執紼遣姪阿龜往展情禮此如不祭永痛奈何

嗚呼重易平生知我寢門一慟可得而聞乎嗚呼重易平生嗜酒貪筵一酌可得而歆乎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磐石銘 并序

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磐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𡻕炎暑坐卧其上愛而銘之云爾

客從山來遺我磐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雲白文折煙碧莓苔有斑麋鹿其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眠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牀席

東林寺白氏文集記

昔余為江州司馬時常與廬山長老於東林寺經藏中披閱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卷時諸長老請余文集亦置經藏唯然心許他日致之迨茲餘二十年矣今余前後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編次既畢納于藏中且欲與二林結他生之緣復曩歲之志也故自忘其鄙拙焉仍請本寺長老及主藏僧依遠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寺門幸甚大和九年夏太子賓客晉陽縣開國男太原白居易樂天記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太原白居易字樂天與東都聖善寺鉢塔院故長老如滿大師有齋戒之因與今長老振大士為香火之社樂天曰吾老矣將(字疑削)好且結後緣故以斯文寘于是院其集七袟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元相公先作集序并目録一卷在外)題為白氏文集納於律疏庫樓仍請不出院門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觀之開成元年閏五月十二日樂天記

看題文集石記因成四韻以美之

中散大夫守河南尹賜紫金魚袋李紳

寄玉蓮花藏緘珠貝葉扃院閑容客讀講倦許僧聽部列雕金牓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

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安定皇甫公墓誌銘 并序

公姓皇甫諱鏞字鯀卿始封祖微子也周克殷封于宋九代至戴公戴公之子曰皇父因字命族為皇父氏至秦徙茂陵改父為甫及漢還安定朝那其後為朝那人五代祖珍義賓建二州刺史曾祖文房高陵令祖鄰幾贈汝州刺史考愉累贈尚書左僕射太子太保妣洛陽賈氏贈姑臧郡太夫人公由進士出身補夏陽主簿試左武衛兵曹充宣歙觀察推官轉大理評事詔徵授監察御史改秘書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始賜朱紱銀印充鳳翔節度判官營田副使旋又徵還真拜殿內改比部員外郎河南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歷太子左右庶子並分司東都俄又徵拜國子祭酒未幾謝疾改太子賓客轉秘書監分司又就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子賓客轉秘書監分司始加命服正三品又遷太子少保分司封安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始立家廟享三世公先娶博陵崔氏後娶范陽盧氏二夫人皆有淑德先公而歿有二子曰瑞曰珧一女適太原王譔以開成元年七月十日寢疾薨于東都宣教里第享年七十七皇帝廢朝一日是歲十月三日用大葬之禮歸全于河陰縣廣武原從太保府君先塋以盧夫人合祔焉公自將仕郎累階至銀青光祿大夫自武騎尉累勳至上柱國自布衣而佩服金紫自藜食而廟饗祖考封爵被乎身褒贈及乎先官品蔭乎後大其門肥其家儒者之榮無闕焉皆求己稽古之力自致耳公為人器宇甚弘衣冠甚偉寡言正色人望而敬之至於燕游觴詠之間則其貞溫然如春其心油然如雲也初元和中公始因郎官分司東洛由是得伊嵩趣愜吏隱心故前後歷官八九凡二十有五年

優游洛中無晒笑意忘畏窮達與道始終湛然不動其心以至于考終命聞者慕之謂爲達人當憲宗朝公之仲居相位操利權也從而附離者有之公獨超然雖貴介之勢不能及及仲之失寵得罪也從而緣坐者有之公獨皦然雖骨肉之親不能累識者心伏号爲偉人公好學善屬文尤工五言七言詩有集十八卷又著性言十四篇居易辱與公遊迨二紀矣自左右庶子歷賓客訖于少保傳皆同官東朝分務東周在公友間聞知寔孰故得以實録誌而銘曰

賢哉少保令問令儀金璧其操鸞鳳其姿德如斯壽如斯位如斯嗚呼人爵天爵寔兼有之廣武之原大河之湄龜告筮從吉土良時封于兹樹于兹嗚呼少保之墓百代可知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曲江縣開國伯贈禮部尚書范陽張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仲方字靖之其先范陽人晉司空茂先之後永嘉南遷始徙居于韶之曲江縣後嗣因家焉唐朝贈太常卿諱弘愈公之曾祖也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殿中監諱九皐公之王父也贈尚書右僕射諱抗公之皇考也贈穎川郡太夫人陳氏公之皇妣也郡昌令仲端以下四人公之兄也監察御史仲孚以下二人公之弟也博陵郡夫人崔氏公之夫人也右清道率府胄曹景宣進士茂玄明經智周公之子也監察御史裏行楊將校書郎陸寬虞公之壻也公即僕射府君第五子貞元中進士舉及第博學選登科初補集賢殿校書郎丁内艱服除復補正字選授咸陽尉鄜坊節度使辟爲判官奏授監察御史裏行俄而真拜歷殿中轉侍御史倉部員外郎金州刺史度支郎中駮宰相事議出爲遂州司馬移復州司馬俄遷刺史改曹州刺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徵還爲太子賓客再爲左散騎常侍京兆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秘書監勳至上柱國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封至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開成二年四月某日薨于上都新昌里第詔贈禮部尚書以某年八月某日歸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原祔僕射府君之封域焉公幼好學長善屬文儁取科第如拾地芥著文集三十卷藏於家著制詔一百卷行於代尤工五言章句詩家流稱之嘗撰先僕射府君神道碑及丞相文獻始興公廟碑由文得禮秉筆者許之文獻始興公九齡即公之伯祖開元中以儒學詩賦獨步一時及輔弼明皇帝爲賢相餘慶流美宜在於公公謹其業能袭其文而不嗣其位惜哉矧公爲人温良中淡恬泊有君子德立朝直清自持肅然有正人風在官蒞事簡緯然有長吏體爲子弟孝敬爲伯父慈和與朋友信窮辱不驚其心喜慍不形於色入仕四十載歷官二十五年七十二才如是祿如是壽如是宜哉居易與公少同官老同游結交慕德久而彌篤故景宣等以論譔先德見託爲文式序且銘勒于墓石銘曰

在唐張氏世爲儒宗文獻既没彪生我公我公風流學與詞雄緣情體物有文獻風慶襲于家道積于躬驥足逸翮天衢宜通始自筮仕迄于達官六刺藩部再理尹京才雖實于望苑寵在蓬山凡所踐歷皆有可觀終然允臧已矣歸全嗚呼洛郊北阡邙阜西原佳城一閉陵谷推遷所不泯者令名萬祀

齒落辭 并序

開成二年予春秋六十六瘠黑衰白老狀具矣而雙齒又墮慨然感歎者久之因爲齒落辭以自廣其辭曰

嗟嗟乎雙齒自吾有之爾俾爾嚼肉咀蔬銜盃漱水豈吾

膚革滋吾血髓從幼逮老勤亦至矣幸有輔車非無斷嚙胡然捨我一旦雙落齒雖無情吾豈無情老與齒別齒隨涕零我老日來爾去不廻嗟嗟乎雙齒孰謂而來哉孰謂而去哉齒不能言請以意宣為君口中之物忽乎六十餘年昔君之壯也血剛齒堅今君之老矣血衰齒寒輔車斷嚙日削月朘上參差而下𪙊齾曾何足以少安噫君其聽哉女長辭姥臣老辭主髮衰辭頭葉枯辭樹物無細大功成者去君何嗟嗟獨不聞諸道經我身非我有也蓋天地之委形君何嗟嗟又不聞諸佛說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由是而言君何有焉所宜委百骸而順萬化胡為乎嗟嗟於一牙一齒之間吾應曰吾過矣爾之言然

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宦遊

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罍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屨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弈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于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啟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

琴榮啟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為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引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由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閑矢謨吳僧常贄弘正神益等傍切商推鄧子成梁華等施財院僧法弘惠滿契元惠雅等蒇事大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

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彩繪金碧以爲飾環蓋懸鏡
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銅錔以爲固環藏敷座六十有
四藏之內轉以輪止以梩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
有八（南門序提內大小乘經凡八万四千卷據開元經錄多數与此經藏同於閻浮大藏二十之一也）藏成經具之明年蘇
之緇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
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爲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部守白
少傅爲之記僉曰然師既來敎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嚫
隨日而集堂有羨食路無飢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
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曰與苾芻衆外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
然後啓藏發函鳴犍椎唱伽陀授持讀諷十二部經經聲洋
洋充滿虛空上下近遠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
力所攝鮮不歸心佻然巽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
繇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經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轄法輪

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智眞也贊其然
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雒都請予爲記夫記者不唯紀年月
述作爲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
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於藏藏依於堂若堂
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
乎息矣嗚呼凡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毘摩摩帝輩得不虔
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經有缺必補藏有隙
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眞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
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二年二月一日記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袠合六十
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間根源五常枝派六義恢王敎
而弘佛道者多則多矣然寓興放言緣情綺語者亦往往有
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敎深信因果懼結來業悟知前
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寘于東都聖善寺鉢
塔院律庫中一本寘于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本寘于蘇
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夫惟悉索弊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
何且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爲將來
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三寶在上實聞斯言開成四年
二月二日樂天記

白氏文集卷第七十

碑記銘吟偈　九九首

趙郡李公家廟碑銘　畫西方幀記
白蘋洲五亭記
畫彌勒上生幀記
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奉國寺神照師塔銘
不能忘情吟　六讚偈

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廟碑銘并序

王建侯侯建廟廟有器器有銘所以論譔先德明著後代或書于鼎或文于碑古今之通制也維開成某年某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齋沐祗慄拜章上言請立先廟以奉常祀於是得請于天子承式于有司是歲某月某日經始于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于新廟外盡其物內盡其志三獻百順神格禮成其友居易以李氏宗祖世家名爵與僕射志行官業書于麗牲之碣謹按家略九代祖善權後魏譙郡守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刺史七代祖續某郡太守六代祖顯達隨潁州刺史五代祖遷皇朝某某二州別駕贈德州刺史高祖孝卿右散騎常侍贈鄭州刺史曾祖府君諱彭玄總章儀鳳間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公謚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祭于第一室以妣國夫人范陽盧氏配焉王父府君諱守一屬世難家故不求聞達遊槃樂道與時浮沉終成都府郫縣令祭于第二室以妣滎陽夫人鄭氏配焉先考府君諱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為人篤於家行飾以吏事動有常度居無惰容所莅之所有善政秩滿之日多遺愛不登貴仕其命矣夫今祭于第三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累贈至尚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谷郡太夫人前後凡三追命六告第渥澤疊洽自葉流根從子貴也郫縣泉晉陵府君咸善積于躬道屈於仕儲祉流慶而僕射生焉僕射名紳字公垂六歲丁晉陵府君憂號慕號踊如成人禮九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承順無違家雖貧甘旨無闕侍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也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晉陵府君前娶夫人葉氏無子早卒)洎叔父兄妹之殯咸未歸祔各處一方公在斬縗中親護九喪匍匐万里及期喪事禮無闕違至誠感神有靈烏瑞芝之應事動鄉里名聞公卿言孝友者以為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據京口公寓居無錫會擢第東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杓詢以謀畫結舌不對次強以章檄絕筆不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迫之以淫刑不動將戮辱者數四謂此四者七旬誠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節者以為準程朝庭嘉之拜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獻替啓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既而望屬台衡朝當晏駕時移世變遂出爲高要佐潯陽旋爲滁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爲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臥理二郡以去害爲先故有盜奔獸伏之感廉察浙右以分憂爲切故有卹鄰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為急故有摘奸抉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知汴難理乃授鈇鉞俾鎮綏之杓宜武師人驕近很悍狃亂徼利積習生常公既下車盡知情僞刑賞信惠合以爲用一年而下

懲勸二年而下服畏三年而下恥格肅然丕變薰然大和撫之五年人俗歸厚至於捍大患禦大災却飛蝗過暴水致歲於豐登於兇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汴之民其爲殣乎其爲魚乎殊績尤課不可具舉天下征鎮淮海爲大非公作帥不足以長東諸侯制加銀青光祿大夫揚州長史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詔下之日出次于外軍門不譁衢巷無吠犬從容五日按節而東百姓三軍挈壺漿捧簞醪遮道攀餞者動以万輩皆嗚咽流涕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若非濡袴之惠及其幼雞豚之養及其老又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則安能化暴戾之俗一至於此乎西人泣送東人歌迎梁楚千里風交化移齊肩而景星所至蒙福于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致理公未登庸顒顒蒼生環望而已惑矣哉大丈夫生於世也以忠貞奉于君以義利惠乎人以榮貴乎身以宗廟顯乎親以

孝敬交乎神宜其荷百祿輔一德爲有唐之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公之祭也顯哉然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也故其碑銘云

祭祀從貴爵士有秩諸侯之廟一官三室皇曾西室皇祖中書孝孫追遠昭穆有初廟顯中室王父郎令顯孫從享當寢盡敬肅肅東室先考晉陵嗣子奉薦孝思蒸蒸嗣子其誰僕射公垂公垂翼翼翕翕嚴嚴謂直爲子爲臣有典有則載膺休命載踐右職以孝肥家以忠肥國乃授侯伯羽皷旂戟乃饗祖祢牲牢黍稷家聲振耀國典褒飾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遺訓顯揚先德子孫承之垂裕無極

白蘋洲五亭記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以名焉也前不知幾十萬年後又數百載有名無亭鞠爲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爲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以游息焉旋屬災潦荐至沼堙臺圮後又數十載委無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爲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構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洎遊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玩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開萬象迭入嚮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春溪月秋花繁鳥啼之旦蓮開水香之夕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觴詠半酣飄然恍然遊者相顧咸曰此不知方外也人間也又不知蓬瀛崑閬復何如哉時予守官在洛楊君緘書賫圖請予爲記予按圖握筆心存目想覼縷梗槩十不得其二三大凡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蓋是境也實柳守濫觴之顏公椎輪之楊君繢素之

三賢始終能事畢矣楊君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弊興利若改茶法變稅書之類是也利興故府有羨財政成故居多暇日是以餘力濟高情成勝槩三者旋相爲用豈偶然哉昔謝柳爲郡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龔黃爲郡憂黎庶有善政不聞勝槩兼而有者其吾友楊君乎君名漢公字用乂恐年祀久遠來者不知故名而字之時開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幀記 開成五年三月十五日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嚮西方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

又范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弥陁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此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東南北方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万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弥陁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弥陁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妓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皆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

重宣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　無諸惡道及衆苦
願如老身病苦者　同生無量壽佛所

畫弥勒上生幀記

南贍部洲大唐國東都香山寺居士太原人白樂天年老病風因身有苦遍念一切惡趣衆生願同我身離苦得樂由是命繪事按經文仰兜率天宮想弥勒內衆以丹素金碧形容之以香火花果供養之一禮一讚所生功德若我老病苦者皆得如本願焉本願云何先是樂天歸三寶持十齋受八戒者有年歲矣常日日焚香佛前稽首發願願當當來世與一切衆生同弥勒上生隨慈氏下降生生劫劫與慈氏俱永離生死流終成無上道今因老病重此證明所以表不忘初心而必果本願也慈氏在上實聞斯言記作礼自爲此記時開成五年三月日記

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

先是樂天發願修香山寺既就事具前記迨今七八年寺有佛像有僧徒而無經典寂寥精舍不聞法音三寶闕一我願未滿乃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百卷袟以開元經録按而校之於是絶者續之亡者補之稽諸藏目名數乃足合是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寺西北隅有隙屋三間土木將壞乃增修改飾爲經藏堂堂東西間闢四牕置六藏藏二門啓閉有時出納有籍堂中間置高廣佛座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像後設西方極樂世界圖一菩薩影二環座懸文幡二十有四榻席巾几洎供養之器咸具焉合爲道場簡儉嚴淨開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堂成藏成道場成以香火贊之以飲食樂之以管磬歌

舞供養之與開振澣濟釗採洲暢八長老及比丘衆百二十人圍繞讚歎之又別募清淨七人日只供齋粥給香燭十二部經次第誦讀俾夫經梵之音晝夜相續洋洋乎盈耳哉忻忻千滿願哉介時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樂天欲使浮圖之徒游者歸依居者護持故刻石以記之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大和三年春樂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爲十卷今納于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云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十方三世諸佛應知噫經堂未滅記石未泯之間乘此願力安知我他生不復游是寺復覩斯文得宿命通者今

日事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金鐶於後身者歟於戲垂老之年絶筆於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記

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并序

大師号神照姓張氏蜀州青城人也始出家於智凝法師受具戒於惠萼律師學心法於惟忠禪師忠一名南印即第六祖之法曽孫也大師祖達摩宗神會而父事印其教之大旨以如然不動爲體以妙然不空爲用示真寂而不説斷滅破計著而不壊假名師既得之揭以行化出蜀入洛與洛人有縁月開六壇僅三十載隨根説法言下多悟由是裂疑網拔惑箭嚮難我人相者日日有焉起正信見本覺頓發菩提心者時時有焉其餘退惡進善隨分而增上者不可勝紀夫如是可不謂

煩惱病中師爲醫王乎生死海中師爲舩師乎嗚呼病未盡而醫去海方渉而舩失粤以開成三年冬十二月示滅於奉國寺禪院以是月遷葬於龍門山報年六十三僧夏四十四明年傳教主院上首弟子沙門清閑糺門徒合財施與服勤弟子志行等營度窆事卜兆於寳應寺荷澤祖師塔東若干步窆而塔焉示不忘其本也其諸外堂入室得心要口訣者有宗實在襄復礙在洛道益在鎮知遠在徐建在晋道光在潤道威在潞雲真在慈雲秉在汴歸忍在越會幽齊經在荊智全景玄紹明在秦各於一方分作佛事咸鼓鍾鳴吼龍象蹴蹋斯皆吾師之教力也不其盛歟衆以余忝聞法門人結菩提之縁甚熟請於塔石序而銘曰

伊之北西　洛之南東　法祖法孫　歸全於中
舊塔會公　新塔照公　亦如世禮　祔于本宗

不能忘情吟 并序

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録家事會經費去長丈音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駔壯駿穩乘之亦有年籍在長物中將鬻之圉人牽馬出門馬驤首反顧一鳴聲音間似知去而旋戀者素聞馬嘶慘然立且拜婉孌有辭辭具下辭畢涕下予聞素言亦愍默不能對且命迴勒反袂飲素酒自飲一盃快吟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句隨吟之短長也凡二百三十五言噫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柅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

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長鳴而却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主乘此駱五年凡千

有八百日銜橛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盃一旦雙去有去無迴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仰而咍且曰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啼駱反廐素反閨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内弃騅兮而别虞兮乃目素兮素兮爲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罍我與爾歸醉鄉去來

六讃偈 并序

樂天常有願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爲來世讃佛乘轉法輪之縁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與來世相去甚邇故作六偈跪唱於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縁爲來世張本也

讚佛偈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堂堂巍巍為天人師故我禮足讚歎歸依

讚法偈

過見當來千万億佛皆因法成法從經出是大法輪是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迴向

讚僧偈

縁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衆中之尊假和合力求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寶

衆生偈

毛道凡夫火宅衆生胎卵濕化一切有情善根苟種佛果終成我不輕汝汝無自輕

懺悔偈

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大無小我求其相中間內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

發願偈

煩惱願去涅槃願住十地願登四生願度佛出世時願我得親家先勸請請轉法輪佛滅度時願我得值最後供養受菩提記

佛光和尚真贊

會昌二年春香山寺居士白樂天命績以寫和尚真而贊之和尚姓陸氏號如滿居佛光寺東芙菘山蘭若因號焉

我命工人　與師寫真　師年幾何　九十一春
會昌壬戌　我師尚存　福智壽臘　天下一人
靈芝無根　寒竹有筠　温然言語　嶷然風神
師身是假　師心是真　但學師心　勿觀師身

醉吟先生墓誌銘并序

先生姓白名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也秦將武安君起之後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温檢校都官郎中王父諱鍠侍御史河南府鞏縣令先大父諱季庚朝奉大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右僕射先大父夫人陳氏贈潁川郡太夫人妻楊氏弘農郡君兄幼文皇浮梁縣主簿弟行簡皇尚書膳部郎中一女適監察御史談弘謩三姪長曰味道廬州巢縣丞次曰景回淄州司兵參軍次曰晦之舉進士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為之後樂天幼好學長工文累進士拔萃制策三科始自校書郎終以少傅致仕前後歷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二十首傳於家又著事類集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門時人目為白氏六帖行

於世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遇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備書大曆六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鄭縣東郭宅以會昌六年月日終於東都履道里私第春秋七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於華州下邽縣臨津里北原祔侍御僕射二先塋也啓手足之夕語其妻與姪曰吾之幸也壽過七十官至二品有名於世無益於人褒優之禮宜自貶損我歿當斂以衣一襲送以車一乘無用鹵簿葬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謚無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樂天樂天生天地中七十有五年其生也浮雲然其死也委蛻然來何因去何緣吾性不動吾形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戀乎其間

白氏文集卷第七十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

（唐）杜牧撰

明刻本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內府藏本

唐杜牧撰。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大和二年登進士第，官至中書舍人。事蹟附載新唐書杜佑傳內。是集為其甥裴延翰所編。唐藝文志作二十卷，晁氏讀書志又載外集一卷。王士禎居易錄謂嘗見杜集止二十卷，後見宋版本，雕刻甚精，而多數卷。考劉克莊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則宋本外集之外又有續別集三卷，故士禎云然也。此本僅附外集、別集各一卷，有裴延翰序，又有宋熙寧六年田槪序，較克莊所見別集尚少二卷，而南海府罷之作不收焉，則又經後人刪定，非克莊所見本矣。范攄雲溪友議曰：先是李林宗、杜牧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為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為淫言媟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後村詩話因謂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詩，案杜秋詩非豔體，克莊此語殊誤。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比之以燕伐燕，其說良是。新唐書亦引以論居易。然考牧集無此論，惟平盧軍節度巡官李戡墓誌述戡之言曰：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以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為三卷，目為唐詩，為序以導其志云云。然則此論乃戡之說，非牧之說，或牧嘗有是語，及為戡誌墓，乃借以發之，故攄以為牧之言歟。平心而論，牧詩冶蕩甚於元白，其風骨則實出元白上。其古文縱橫奥衍，多切經世之務。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錄之。費袞梁谿漫志載歐陽修使子棐讀新唐書列傳，臥而聽之，至藩鎮傳敘，歎曰：若皆如此傳，筆力亦不可及。識曲聽眞，殆非偶爾。即以散體而論，亦遠勝元白。觀其集中有讀韓杜集詩，又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曰：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豔，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則牧於文章具有本末，宜其暁睨長慶體矣。

樊川文集序

將仕郎守京兆府藍田縣尉充集賢殿
校理裴延翰撰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亟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邪明年冬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纔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始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餘二十年凡有撰制大乎短章塗藁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辯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爲二十編合爲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耶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運高下探採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楊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持論相如子雲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羨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秉時君之善否直谿巳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綦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觀仲舅之文高騁夐厲旁紹曲摭絜簡渾圓勁出橫貫滌濯滓窳支立敧倚呵摩䡾痎如火煦焉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鑾如整冠裳祗謁宗廟其聒蟄爆聲發不慄若大呂勁鳴洪鐘橫撞撐裂噎喑戛切韶護其砭熨嫉害堤障初終若濡槁於未焚膏癰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醨養瘠堯醲舜薰斯有意趣賈馬劉班之藩牆者耶具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

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下其議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則張保皐傳尚古兩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爲其序褒勸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丞相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摽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鬬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敎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誥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喻讚誡與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綿遠窮幽醲腴魁礨筆酣句健窕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徇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亂治本緪幅道義鈎索於經史觝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卜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覩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爲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旣就其集寐寤思慮顚倒支覆不翅讎逾年苟墜承頗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解在他人無知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拉誣以甘罰殛邪故惣條目強自作序

樊川文集總目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第一
賦三首
阿房宮賦
望故園賦
晚晴賦
詩二十八首
感懷
杜秋娘
郡齋獨酌
張好好
冬至日寄小姪阿宜
李甘
洛中送冀處士東遊
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
長安送友人遊湖南
皇風
雪中書懷
雨中作
偶遊石盎僧舍
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
獨酌
惜春
題安州浮雲寺樓
過驪山作
池州送孟遲先輩
重送
題池州弄水亭
題宣州開元寺
大雨行
逢裴坦判官歸宣州因題贈
贈宣州元處士
村行
史將軍
第二
律詩六十七首
華清宮三十韻
長安雜題長句六首
河湟

許七侍御棄官東歸
李給事二首
題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六韻
東兵長句十韻
過勤政樓
題魏文貞
早春閣下寓直蕭九舍人因寄書懷四韻
秋晚與沈十四舍人期遊樊川不至
念昔遊
今皇帝陛下一詔徵兵不日功集河湟
諸郡次第歸降臣獲覩聖功輒献歌
詠
奉和白相公長句四韻
過華清宮絶句三首
登樂遊原
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中箭身死長句
送容州中丞赴鎮
夏州崔常侍自少常亞列出領麾幢十
韻
街西長句

春申君
奉陵宮人
讀韓杜集
春日言懷寄李常侍
李侍郎於陽羨里富有泉石某亦於陽
羨粗有薄産叙舊述懷因獻長句四
韻
贈李處士長句四韻
送國棊王逢
重送絶句
少年行
奉和門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領相印
出鎮全蜀
朱坡
早春寄岳州李使君
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
自貽
自遣
題桐葉
沈下賢

李和鼎
贈沈學士張歌人
憶遊朱坡四韻
朱坡絶句三首
出宮人二首
長安秋望
獨酌
醉眠
不飲贈酒
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
道一大尹存之學士庭美學士簡于聖明自致霄漢皆與舍弟昔年還往牧支離窮悴竊於一麾書美歌詩兼自言志因成長句四韻呈上三君子
杏園
春晚題韋家亭子
過田家宅
見宋拾遺題名處感而成詩
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絶

第三

律詩八十八首

洛陽長句二首
洛中監察病假滿送韋楚老拾遺歸朝
東都送鄭處誨校書歸上都
故洛陽城有感
揚州三首
潤州二首
題揚州禪智寺
西江懷古
江南懷古
江南春絶句
將赴宣州留題揚州禪智寺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
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
自宣城赴官上京
春末題池州弄水亭
登池州九峯樓寄張祜
齊安郡晚秋

九日齊山登高
池州春送前進士蒯希逸
齊安郡中偶題二首
題齊安城樓
池州李使君沒後十一日處州新命始
到後見歸妓感而成詩
見劉秀才與池州妓别
池州廢林泉寺
憶齊安郡
池州清溪
遊池州林泉寺金君洞
即事黄州作
贈李秀才是上公孫子
寄李起居四韻
題池州貴池亭
蘭溪
睦州四韻
秋晚早發新定
除官歸京睦州雨霽
夜泊桐廬先寄蘇臺盧郎中
新轉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
興書此篇以自見志
題白蘋洲
題茶山
茶山下作
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絶句
春日茶山病不飲酒因呈賓客
不飲贈官妓
贈薛判官
代吴興妓春初寄薛軍事
八月十三日得替後移居霅溪館因題
長句
初冬夜飲
栽竹
梅
山石榴
柳長句
隋隄柳
柳絶句

獨柳
早鴈
鵁鶄
鸂鶒
鶴
鷄
鷺鷥
村舍鷰
歸鷰
傷猿
還俗老僧
斫竹
將赴湖州留題亭菊
折菊
雲
醉後題僧院
題禪院
哭李給事中敏
黃州竹逕
題敬愛寺樓

送劉秀才歸江陵
見吳秀才與池妓別因成絶句
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
贈朱道靈
屏風絶句
哭韓綽
新定途中
題新定八松院小石
第四
長韻四首
律詩七十一首
感舊傷懷因成十六韻
懷鍾陵舊遊四首
臺城曲二首
江上雨寄崔碣
泊湓浦感舊
商山麻澗
商山富水驛
丹水
題武關

除官赴闕商山道中絶句
漢江
襄陽雪夜感懷
詠歌聖德追懷天寳因題闕亭長句四
韻
途中作
哭韋壽朋
赤壁
雲夢澤
除官行至昭應聞友人出官因寄
寄浙東韓乂評事
泊秦淮
秋浦途中
題桃花夫人廟
初春有感
書懷寄中朝往還
寄崔鈞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見迎
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
南許渾先輩

和州絶句
題烏江亭
題横江館
寄澧州張舍人笛
寄揚州韓綽判官
送李群玉赴舉
送薛種遊湖南
題壽安縣甘棠館御溝
汴河懷古
汴河阻凍
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
寄宣州鄭諫議
題元處士高亭
鄭瓘協律
題籌筆驛
和野人殷潛之題籌筆驛十四韻
重題絶句一首
送陸洿郎中棄官東歸
寄珉笛與宇文舍人
寄内兄和州崔員外十二韻

遣興
早秋
秋思
途中一絶
春盡途中
題村舍
代人寄遠
閨情
舊遊
寄遠
簾
寄題甘露寺北軒
題青雲館
郡中有懷
正初奉酬
江上偶見絶句
題木蘭廟
入商山
偶題
送盧秀才一絶
醉題
題商山四皓廟
送隱者
遊張處士山莊
有懷重送斛斯判官
贈別
寄遠
九日
寄牛相公
爲人題贈
少年行
盆池
有寄

第五

罪言
原十六衛
戰論
守論
論相

第六

燕将録
張保皐鄭年傳
竇列女傳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三子言性辯
塞廢井文
題荀文若傳後
第七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
牛公墓誌銘
唐故東川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兼御史
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第八
唐岐陽公主墓銘
唐故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
唐故處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第九
李府君墓誌銘

杜君墓誌銘
駱處士墓誌銘
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盧秀才墓誌銘
進士龔軺墓誌銘
第十
李賀集序
注孫子序
送薛處士序
送盧秀才赴舉序
杭州新造南亭記
池州造刻漏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同州澄城縣功倉戶尉廳壁記
宋州寧陵縣記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自撰墓誌銘
第十一
上司徒李公論用兵書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上門下崔相公書
上昭義劉司徒書
第十二
上周相公書
上宣州高大夫書
上李中丞書
與人論諫書
上浙西盧大夫書
第十三
上宣州崔大夫書
上池州李使君書
投知己書
荅莊充書
上河陽李尚書書
上鹽鐵裴侍郎書
與汴州從事書
第十四
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又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
池州祭木瓜神文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祭東川周相公文
祭龔秀才文
禮部尚書崔公行狀
吏部侍郎沈公行狀
第十五
黃州刺史謝上表
賀平党項表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為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裴表
謝賜御札提舉邊將表
謝賜新絲表
壽昌節宴謝賜音樂狀
謝賜茶酒等狀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代謝賜批荅表
又代謝賜告身鞍馬狀
論閣內延英奏對書時政記狀
謝許受江西送綵絹等狀

內宴百寮上壽酒及謝恩謝賜物等辭
三首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代人舉蔣係自代狀

第十六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
上白相公啓
上周相公啓
上鄭相公狀
上淮南李相公狀
上吏部高尚書狀
上刑部崔尚書狀
上安州崔相公啓
薦韓乂啓
上知巳文章啓
獻詩啓
薦王寧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啓
上宰相求杭州啓
為堂兄慥求澧州

第十七
高元裕除吏部尚書制
崔璪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璵除
兵部侍郎等制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諗除兵部侍郎等
制
畢誠除刑部侍郎制
韋有翼除御史中丞制
趙真齡除右散騎常侍制
韓賓除戶部郎中裴夷權除禮部郎中
孟璲除工部郎中等制
鄭處晦守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
事制
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汶儒守禮部員
外郎充翰林學士等制
李朋除刑部員外郎李從誨除都官員
外郎等制

權審除戶部員外郎制
皇甫鉟除右司員外郎鄭溓除侍御史等制
韋退之除戶部員外郎裴德融除殿中侍御史盧潁除監察御史等制
李蔚除侍御史盧潘除殿中侍御史等制
盧告除左拾遺制
蕭現除太常博士制
杜濛除太常博士制
馬曙除右庶子王固除太僕少卿王球除太府少卿等制
李叔玫除太僕卿高証除均州刺史葛分除施州刺史等制
李玨贈司空制
歸融贈左僕射制
令狐定贈禮部尚書制

第十八

李訥除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盧博除廬州刺史等制

李文舉除睦州刺史制
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
李曁除絳州刺史魏中庸除亳州刺史曹慶除威遠營使等制
李誠元除朔州刺史制
薛遠除秦州刺史制
田克加檢校國子祭酒依前宥州刺史制
薛悰除鄧州任如愚除信州虞藏玘除邛州刺史等制
鄭洓除通州刺史李蒙除陳州刺史等制
王晏實除齊州吳初本巴州陳倓渝州刺史等制
郭瓊除渠州郭宗元除興州等刺史王康除建陵臺令等制
吳從蓬州賈師由除瓊州蕭蕃除羅州刺史制
裴閱除溫州刺史伊實除獻陵臺令等

制

陸紹除信州刺史封載除遂州刺史鄭
宗道南鄭縣令等制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縣
令盧峀矩除陽翟縣令等制

王獐除雅州刺史郭鎮除右諭德等制

傅孟恭除威州刺史宣歙加祭酒兼御
史依前宣歙道兵馬使知防秋事等
制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丞鼎除櫟陽縣
令王仲連賛善大夫等制

朱載言除循州刺史袁循除渭南縣令
張公及除獻陵令韋幼章除京兆府
倉曹等制

支其除鄆王傅盧賓除融州刺史趙全
素除福陵令等制

鄭倰除大理少卿致仕制

第十九

王釗除皇城留守制

王知信除左衛將軍史寰除右監門衛

將軍等制

張直方授左驍衛將軍制

朱叔明授右武衛大將軍制

梁榮幹除檢校國子祭酒兼右神策軍
將軍制

吕衛除左衛將軍李銖右威衛將軍令
狐朗除滑州別駕等制

張幼彰程脩己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
等制

一品孫李明遠授左千牛備身等制

李鄴除檢校刑部員外郎充鹽鐵嶺南
留後鄭畨除義武軍推官等制

韋宗立授檢校倉部員外郎知鹽鐵廬
壽院等制

房次玄除檢校員外郎充度支靈鹽供
軍使等制

李知讓加御史中丞依前邠州刺史韋
瓊加侍御史充振武軍掌書記等制

崔彦曾除山南西道副使李詵山東道
推官楊元汶京兆府法曹等制

李承慶除鳳翔節度副使馮軒除義成
軍推官等制
夏侯曈除忠武軍節度副使薛途除涇
陽尉充集賢校理等制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
滔櫟陽縣尉集賢校理等制
楊知退除鄆州判官薛廷望除美原尉
直弘文館制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陶祥福建支使
劉蜕壽州巡官等制

盧耤除河東副使李推賢殿中丞高湜
除湖南推官薛延傑桂管支使等制
鄭碣除江西判官李仁範除東川推官
裴處餘除山南東道推官處士陳威
除西川安撫巡官等制
裴諗除監察御史裏行桂管支使等制
石賀除義武軍書記崔消除東川推官
等制
顧湘除涇原營田判官夏侯覔除鹽鐵
巡官等制

趙元方除戶部和糴巡官陳洙除長安
縣尉王嚴除右金吾使判官等制
韋承鼎除左賛善大夫韋譜除尚食奉
御柳謙除壽安縣令韋選除義昌軍
推官錢琦除滄景支使等制
康從固除冀王府司馬等制
張正度除汾州別駕等制
馬迥除蜀州別駕等制

第二十

高駢除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充右神策
軍兵馬使制

忠武軍都押衙檢校太子賓客王仲玄
等加官制
右神策軍押衙檢校太子賓客尚漢美
敘勲制
右神龍軍大將軍劉誠信等三十三人
敘階制
柳師玄除衢州長史知夏州進奏等制
頼師貞除懷州長史周少鄘除虢州司
馬王桂除道州長史等制

景思齊等授官知宣武軍進奏制
馮少端等湖南軍將授官制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張直方貶恩州司户制
王著貶端州司户制
李玕貶撫州司馬制
姜閎貶岳州司馬制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王元宥除神策軍護軍中尉制
周元植除鳳翔監軍制
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
劉全禮等七人並除內侍省府局丞登
同正等制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吐突士曄妻封邑號制
新羅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監
丞簿等制
西州廻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沙州專使押衙錢安正等二十九人授
官制

燉煌郡僧正慧菀除臨壇大德制
契丹賀正使大首領等授官制
黠中道朝貢[redacted]洞大酋長等十六人[redacted]
官制
黠中道朝貢訓州昆明等十三人授官
制

樊川文集總目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鬭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初六切）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西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望故園賦

余固秦人兮故園秦地念歸途之幾里許余心之未歸兮雖繫日而安至既操心之大謬欲當時之奏技技固薄兮豈易售矧將來之歲幾人固有尚珠金印節人固有爲背憎面悅擊短扶長曲邀橫結吐片言兮千口莫窮觸一機而百關俱發嗟小人之顚蒙兮尚何念於逸越余之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天深地平木老隴

雲秦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暮草寂寥四望蜀峯聯嶂嵸龍氣佳蟠聯地壯繚粉堞於綺城矗未央於天上月出東山苔扉向關長煙莽惹寒水注灣遠林雞犬兮摧夫夕還織有桑兮耕有土昆令季強兮鄉黨附悵余心兮捨茲而何去憂豈無念念至謂何憤慍悽悄顧我則多萬世在上兮百世居後中有一生兮孰爲壽夭生既不足以紛佩兮顧他務之纖小賦言歸兮余之忘世徒爲兮紛擾

晩晴賦 并序

秋日晩晴樊川子目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

雨晴秋容新沐兮忻遶園而細履面平池之清空兮紫閣青橫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兮垂乎鏡裏木勢黨伍兮行(戶郎切)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低者如跂松數十株切切交風如冠劍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裹兮十萬丈夫甲刃樅樅(七恭切)密陣而環侍豈負軍令之不敢囂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于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墮蘂黦(於勿切)顛似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雜花參差於岸側兮絳綠黃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間草甚多叢者束兮靡者杳兮仰風獵日如立如笑兮千千萬萬之狀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予者則爲何如倒冠落珮兮與世闊疎敖敖休休兮眞徇其愚而隱居者乎

感懷詩一首 時滄州用兵

高文會隋季提劍徇天意扶持萬代人步驟三皇地聖云繼之神神仍用文治德澤酌生靈沉

酣薰骨髓旄頭騎箕尾風塵薊門起胡兵殺漢兵屍滿咸陽市宣皇走豪傑譚笑開中否蟠聯兩河間燼萌終不弭號爲精兵處齊蔡燕趙魏合環千里驕爭爲一家事逆子嫁虜孫西隣聘東里急熱同手足唱和如宮徵法制自作爲禮文爭僭擬壓階螭鬭角畫屋龍交尾署紙日替名分財賞稱賜劃隍威(呼括切)萬尋繚垣疊千雉誓將付孱孫血絶然方已九廟仗神靈四海爲輸委如何七十年汗赩含羞恥韓彭不再生英衛皆爲鬼凶門爪牙輩穰穰如兒戲累聖但日吁

閫外將誰寄屯田數十萬隄防常慴慴急征赴軍須厚賦資凶器因隳畫一法且逐隨時利流品極蒙尨綱羅漸離弛夷狄日開張黎元愈憔悴邈矣遠太平蕭然盡煩費至于貞元末風流恣綺靡艱極泰循來元和聖天子元和聖天子英明湯武上茅茨覆宮殿封章綻帷帳伍旅牧雄兒夢卜庸真相勃雲走轟霆河南一平蕩繼于長慶初燕趙終舁襁攜妻負子來北闕爭頓顙故老撫兒孫尒生今有望茹鯁喉尚隘負重力未壯坐幄無奇兵吞舟漏踈網骨添薊垣沙

血漲嘑沱浪祗云徒有征安能問無狀一日五諸侯奔亡如鳥往取之難梯天失之易反掌蒼然太行路翦翦還榛莽關西賤男子誓肉虜杯羹請數係虜事誰其爲我聽蕩蕩乾坤大曈曨日月明叱起文武業可以豁洪溟安得封域內長有扈苗征七十里百里彼亦何常爭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蘇醒韜舌辱壯心叫閽無助聲聊書感懷韻焚之遺賈生

杜秋娘詩 并序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者指王爲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鄉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爲之賦詩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濞即山鑄後庭千雙眉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李錡長唱此辭）濞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岸綠楊垂聯裾見天子盼（普莧切）眄（莫見切）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蛟螭低鬟認新寵窈裊復融怡月上白壁門桂影

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閑撚紫簫吹（晉書盧闓京州張駿冢得紫玉簫）莓苔夾城路南苑雁初飛紅粉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饜飫不能飴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禖得皇子壯髮綠緌緌畫堂授傅姆天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褓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咿漸拋竹馬劇稍出舞雞奇斬斬整冠珮侍宴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輝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觚稜拂斗極迴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

關識舊吏吏髮已如絲却喚吳江渡舟人那得
知歸來四隣改茂苑草菲菲清血灑不盡仰天
知問誰寒衣一疋素夜借隣人機我昨金陵過
聞之爲歔欷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
兩國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織
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悞置代籍中兩朝尊母
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齋作婢
春黃檗蕭后去揚州突厥爲閼氏女子固不定
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釣翁王者師無國要
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
知魏齊首見斷簀中屍給喪慶張輦郎廟冠我
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我虜支蘇武却生返鄧通
終死餓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
天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
而聽目何爲而窺巳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
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
貽

郡齋獨酌 黄州作

前年鬢生雪今年鬚帶霜時節序鱗次古今同
鴈行甘英窮西海四萬到洛陽東南我所見北
可計幽荒中畫一萬國角角基布方地頑壓不
穴天廻老不僵屈指百萬世過如霹靂忙人生
落其內何者爲彭殤促束自繫縛儒衣寛且長
旗亭雪中過敢問當壚娘我愛李侍中標標七
尺強白羽八扎弓髀壓綠檀槍風前略橫陣紫
髯分兩傍淮西萬虎士怒目不敢當功成賜宴
麟德殿猿超鶻掠廣毬場三千宮女側頭看相
排踏碎雙明璫旌竿標標旗爞爞意氣橫鞭歸
故鄉我愛朱處士三吳當中央罷亞名稻百頃稻
西風吹半黃尚可活鄉里豈唯滿囷倉後嶺翠
撲撲前溪碧泱泱霧曉起鳧鴈日晚下牛羊叔
舅欲飲我杜釀醲來嘗伯姊子欲歸彼亦有壺
漿西阡下柳塢東陌繞荷塘姻親骨肉舍煙火
遥相望太守政如水長官貪似狼征輸一云畢
任爾自存亡我昔造其室羽儀鸞鶴翔交橫碧
流上竹映琴書牀出語無近俗堯舜禹武湯問
今天子少誰人爲棟梁我曰天子聖晉公提紀
綱聯兵數十萬附海正誅滄謂言大義小不義
取易卷席如探囊犀甲吳兵鬬弓弩蚍矛燕騎
馳鋒鋋豈知三載几百戰鉤車不得望其牆谷

云此山外有事同胡羌誰将國伐叛話與釣魚郎溪南重廻首一逕出脩篁爾來十三歲斯人未曾忘往往自撫已淚下神蒼茫御史詔分洛舉趾何猖狂闕下諫官業拜疏無文章尋僧解幽夢乞酒緩愁腸豈為妻子計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絃歌教燕趙蘭芷浴河湟腥膻一掃灑兇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桑孤吟志在此自亦笑荒唐江郡雨初霽刀好截秋光池邊成獨酌擁鼻菊枝香醲酣更唱太平曲仁聖天子壽無疆

張好好詩并序

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來樂籍中後一歲公移鎮宣城復置好好於宣城籍中後二歲為沈著作述師以雙鬟納之後二歲於洛陽東城重覩好好感舊傷懷故題詩贈之

君為豫章姝十三纔有餘翠茁鳳生尾丹葉蓮含跗高閣倚天半章江聯碧虛此地試君唱特使華筵鋪主公顧四座始訝來踟躕吳娃起引贊低徊映長裾雙鬟可高下纔過青羅襦盼盼乍垂袖一聲雛鳳呼繁絃迸關紐塞管裂圓蘆衆音不能逐裊裊穿雲衢主公再三嘆謂言天下殊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犀梳龍沙看秋浪明月遊東湖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為疎玉質隨月滿艷態逐春舒絳脣漸輕巧雲步轉虛徐旌旆忽東下笙歌隨舳艫霜凋謝樓樹沙暖句溪蒲身外任塵土罇前極懽娛飄然集仙客著作嘗任集賢校理諷賦欺相如聘之碧瑤珮載以紫雲車洞閉水聲遠月高蟾影孤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城重相見婥婥為當壚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鬚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掛衰柳涼風生座隅灑盡滿衿淚短歌聊一書

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

小姪名阿宜未得三尺長頭圓筋骨緊兩臉明且光去年學官人竹馬遶四廊指揮群兒輩意氣何堅剛今年始讀書下口三五行隨兄旦夕去斂手整衣裳去歲冬至日拜我立我旁祝爾願爾貴仍且壽命長今年我江外今日生一陽憶爾不可見祝爾傾一觴陽德比君子初生甚

微茫排陰出九地萬物隨開張一似小兒學曰
就復月將勤勤不自已二十能文章仕官至公
相致君作堯湯我家公相家劒珮嘗丁當舊第
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
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多是撫州寫今來五
紀強尚可與爾讀助爾爲賢良經書刮根本史
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
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願爾
一祝後讀書日日忙一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
朝庭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
驅羊吾兄苦好古學問不可量書居府中治夜
歸書滿牀後貴有金玉必不爲汝藏崔昭生崔
芸李兼生窟郎堆錢一百屋破散何披猖今雖
未即死餓凍幾欲僵忝軍與縣尉塵土驚勔瞎
勸𧩙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官罷得絲髮好
買百樹桑稅錢未輸足得米不敢嘗願爾聞我
語懽喜入心腸大明帝宮闕杜曲我池塘我若
自潦倒看汝爭翱翔恕語諸小道此詩不可忘

李甘詩

天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潛身九地底轉上青
天去四海鏡清澄千官雲片縷公私各閑暇追
遊日相伍豈知禍亂根枝葉潛滋莽九年夏四
月天誡若言語烈風駕地震獰雷駈猛雨夜於
正殿階拔去千年樹吾君不省覺二凶日威武
操持北斗柄開閉天門路森森明庭士縮縮循
牆鼠平生負名節一旦如奴虜指名爲錮黨狀
跡誰告訴喜無李杜誅敢憚晁錯苦時當秋夜
月日直日庚午喧喧皆傳言明晨相登注予時
與和鼎官班各持斧和鼎顧予云我死有處所
當庭裂詔書退立須鼎俎君門曉日開赭案橫
霞布儼雅千官容勃鬱吾纍怒適屬命鱗將(䎘趙)
昨之傳者誤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夜登青
泥坂墜車傷左股病妻尚在牀稚子初離乳幽
蘭思楚澤恨水啼湘渚恍恍三閭魂悠悠一千
古其冬三兇敗渙汗開湯罟賢者須喪亡讒人
尚堆堵予於後四年諫官事明主常欲雪幽冤
於時一裨補拜章豈艱難膽薄多憂懼如何干
斗氣竟作炎荒土題此涕滋筆以代投湘賦

洛中送冀處士東遊

處士有儒術走可挾車輈壇宇寬帖帖符彩高

茜茜不愛事耕稼不樂干王侯四十餘年中超
超為浪遊元和五六歲客于幽魏州幽魏多壯
士意氣相淹留劉濟願跪發田興請建籌處士
拱兩手笑之但掉頭自此南走越尋山入羅浮
願學不死藥粗知其來由却於童頂上蕭蕭玄
髮抽我作八品吏洛中如繫囚忽遭蕡處士豁
若登高樓拂榻與之坐十日語不休論令星璣
璣考古寒颸颸治亂掘根本蔓延詰相牽鈎武
事何駿壯文理何優柔顏回捧俎豆項羽橫戈
矛祥雲繞毛髮高浪開咽喉但可感鬼神安能

為獻酧好入天子夢刻像來爾求胡為去吳會
欲浮滄海舟贈以蜀馬箠副之胡罽裘餞酒載
三斗東郊黃葉稠我感有淚下君唱高歌酧萬
山高萬尺洛水流千秋往事不可問天地空悠
悠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二三里遺堵八九
所高丘人生一世內何必多悲愁訶閑解排去
信非吾輩流

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

山城樹葉紅下有碧溪水溪橋向吳路酒旗誇
酒美下馬此送君高詞為君醉念君苞材能百
工在城壘空山三十年麻裘挂牕牖自言隴西
公飄然我知巳舉酒屬吳門今朝為君起懸弓
三百斤囊書數萬紙戰賊即戰賊為吏即為吏
盡我所有無惟公之指使予曰隴西公洎洎大
君子常思掄群材一為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
眼皆不棄大者粂十圍小者細一指撊擫與
棟梁施之皆有位忽然豎明堂一揮立能致予
亦何為者亦受公恩紀處士常有言殘虜為犬
豕常恨兩手空不得一馬箠今依隴西公如虎
傅兩翅公非刺史材當坐巖廊地處士魁奇姿

必展平生志東吳饒風光翠巘多名寺踈煙疊
疊秋獨酌平生思因書問故人能忘批紙尾公
或憶姓名為說都憔悴

長安送友人遊湖南

子性劇弘和愚衷深褊狷相捨嚚嚚中吾過何
由鮮楚南饒風煙湘岸苦縈宛山密夕陽多人
稀芳草遠青梅繁枝任班筍新梢短莫哭葵魚
人酒醒且眠飯

皇風

仁聖天子神且武內興文教外披攘以德化人

漢文帝側身脩道周宣王远賠踩巢穴盡室纍
禮樂刑政皆弛張何當提筆待巡狩前驅白旆
弔河湟

雪中書懷

臘雪一尺厚雲凍寒頑凝孤城大澤畔人踈煙
火微憤悱欲誰語憂慍不能持天子號仁聖任
賢如事師凡稱曰治具小大無不施明庭開廣
敞才儁受羈維如日月緪(姑曾)昇若鸞鳳葳蕤人
才自朽下棄去亦其宜北虜壞亭障閩屯千里
師牽連久不解他盜恐旁窺臣實有長策彼可
徐鞭笞如蒙一召議食肉寢其皮斯乃廟堂事
爾微非爾知向來躡等語長作陷身機行當臘
欲破酒齊(才詣)不可遲且想春候暖甕間傾一卮

雨中作

賤子本幽慵多爲雋賢侮得州荒僻中更值連
江雨一渴擁秋寒小爐侵竹塢濁醪氣色嚴瞻
腹瓶罌古酣酣天地寬倪倪嵇劉伍但爲適性
情豈是藏鱗羽一世一萬朝朝朝醉中去

偶遊石盆僧舍(宣州作)

敬岑草浮光句沚水觧脉益鬱乍怡(蚰疑)嚴忽

頽圻梅類暖眠酣風緒和無力鳧浴漲汪汪雛
嬌村暮暮落日美樓臺輕烟飾阡陌潋綠古津
遠積潤苔基釋孰謂漢陵人來作江汀客載筆
念無能捧籌慙所晝任戀偶追閑逢幽果遺適
僧語淡如雲塵事繁堪織今古幾輩人而我何
能息

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先寄兵部李
郎中

清淮控隋漕北走長安道檣形櫛櫛斜浪態迤
迤(弋何反)好初旭紅可染明河澹如掃澤闊鳥來
遲村饑人語早露蔓蟲絲多風蒲燕鶵老秋思
高蕭蕭客愁長裊裊因懷京洛間宦遊何戚草
什伍持津梁湏湧爭追討矚便鞋詐可尋幾秘
安能考小人乏馨香上下將何禱唯有君子心
顯豁知幽抱

獨酌

長空碧杳杳萬古一飛鳥生前酒伴閑愁醉聞
多少烟深隋家寺殷葉暗相照獨佩一壺遊秋
豪泰山小

惜春

春半年已除其餘強爲有即此醉殘花便同嘗臘酒悵望送春盃殷勤掃花箒誰爲駐東流年年長在手

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去夏疎雨餘同倚朱欄語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恨如春草多事與孤鴻去楚岸柳何窮別愁紛若絮

過驪山作

始皇東遊出周鼎劉項縱觀皆引頸削平天下實辛勤卻爲道旁窮百姓黔首不愚爾益愚千里函關囚獨夫牧童火入九泉底燒作灰時猶未枯

池州送孟遲先輩

昔子來陵陽時當苦炎熱我雖在金臺頭角長垂折奉披塵意驚立語平生豁寺樓最騫軒坐送飛鳥沒一罇中夜酒半破前峯月煙院松飄蕭風廊竹交戛時步郭西南繚徑苔圓折好鳥響丁丁小溪光汃汃（普八切）籬落見娉婷機絲弄啞軋煙濕樹姿嬌雨餘山態活仲秋往歷陽同上牛磯歇大江吞天去一練橫坤抹千帆美滿風曉日殷鮮血歷陽裴太守襟韻苦超越鞚鼓畫麒麟看君擊狂節離袖颭應勞恨粉啼還咽明年忝諫官綠樹秦川闊子提健筆來勢若夸父渴九衢林馬撾千門織車轍秦甚破心膽黥陣驚毛髮子既屈一鳴余固宜三刖慵憂長者來病怯長街喝僧爐風雪夜相對眠一褐暖灰重擁瓶曉粥還分缽青雲馬生角黃州使持節秦嶺望樊川秖得迴頭別商山四皓祠心與樗蒲說大澤蒹葭風孤城狐兔窟且復考詩書無因見簪笏古訓屹如山古風冷刮骨周鼎列瓶罌荊璧橫拋撥（補末切）力盡不可取忽忽狂歌發三年未爲苦兩郡非不達秋浦倚吳江去檝飛青鶻溪山好畫圖洞壑深閨闥竹岡森羽林花塢團宮纈景物非不佳獨坐如鞲紲丹鵲東飛來喃喃送君札呼兒旋（去聲）供衫走門空踏襪手把一枝物桂花香帶雪喜極至無言笑餘翻不悅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我欲東召龍伯翁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萊頂上斡海水水盡到底看海空月於何處去日於何處來跳丸相趂走不住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爲灰酌此一杯

酒興君狂且謌離别豈足更關意衰老相隨可奈何

重送

手撚金僕姑腰懸玉轆轤爬頭峯北正好去係取可汗鉗作奴六宫雖念相如賦其那防邊重武夫

題池州弄水亭

弄水亭前溪颭灔翠綃舞綺席草芊芊紫嵐峯伍伍蟠蟠得形勢翬飛如軒戶一鏡奩曲堤萬丸跳猛雨檻前燕鴈栖枕上巴帆去叢筠侍脩廊密蕙媚幽圃杉樹碧爲幢花駢紅作堵停樽遲晚月咽咽上幽渚客舟耿孤燈萬里人夜語漫流胥苔磋鐵皂曬雪羽玄絲落鈎餌氷鱗看吞吐斷霓天帔垂狂燒漢旗怒曠朗半秋曉蕭瑟好風露光潔疑可攬欲以襟懷貯幽抱吟九歌羇情思湘浦四時皆異狀終日爲良遇小山浸石稜撑舟入幽處孤謌倚桂巖晚酒眠松塢紆餘帶竹村蠶鄉足砧杵膝泉落環珮畦苗差纂組風俗知所尚豪強耻孤侮鄰喪不相舂公租無詬負農時貴伏臘簪瑱事禮賂鄉校富華禮征行産強努不能自勉去但媿來何莫故園漢上林信美非吾土

題宣州開元寺 寺置於東晉時

南朝謝朓城東吳最深處亡國去如鴻遺寺藏煙塢樓飛九十尺廊環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風繞松桂樹青苔照朱閣白鳥兩相語溪聲入僧夢月色暉粉堵閱景無旦夕憑欄有今古留我酒一罇前山看春雨

大雨行 開成三年宣州開元寺作

東垠黒風駕海水海底卷上天中央三吳六月忽悽慘晚後點滴來蒼茫錚棧雷車軸轍壯矯蹬蛟龍爪尾長神鞭鬼馭載陰帝來往噴灑何顛狂四面崩騰玉京仗萬里横牙羽林槍雲纏風束亂敲磕黄帝未勝蚩尤強百川氣勢苦豪後坤關密鏁愁開張大和六年亦如此我時壯氣神洋洋東樓聳首看不足恨無羽翼高飛翔盡召邑中豪健者闊展朱盤開酒場奔觥槌鼓助聲勢眼底不顧纖胥娘今年闌茸鬢已白奇遊壯觀唯深藏景物不盡人自老誰知前事堪悲傷

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歸宣州因題贈

敬亭山下百頃竹中有詩人小謝城城高跨樓滿金碧下聽一溪寒水聲梅花落徑香繚繞雪白玉璫花下行縈風酒旆挂朱閣半醉遊人聞弄笙我初到此未三十頭腦釤利筋骨輕畫堂檀板秋拍碎一引有時聯十觥老閑腰下丈二組塵土高懸千載名重遊鬢白事皆改唯見東流春水平對酒不敢起逢君還眼明雲罍看人捧波臉任他橫一醉六十日古來聞阮生是非離別際始見醉中情今日送君話前事高謌引劍還一傾江湖酒伴如相問終老煙波不計程

贈宣州元處士

陵陽北郭隱身世兩忘者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罇酒對不酌默與玄相話人生自不足愛嘆遭逢寡

村行

春半南陽西柔桑過村塢娉娉垂柳風點點迴塘雨蓑唱牧牛兒籬窺蒨裙女半濕解征衫主人饋雞黍

史將軍 二首

長鉟周都尉閑如秋嶺雲取蝥弧登壘以駢隣翼軍百戰百勝價河南河北聞今遇太平日老去誰憐君

壯氣蓋燕趙耽耽魁傑人彎弧五百步長戟八十斤河湟非内地安史有遺塵何日武臺坐兵符授虎臣

樊川文集第一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華淸宮三十韻

繡嶺明珠殿層巒下繚墻仰窺雕檻影猶想赭
袍光昔帝登封後中原自古强一千年際會三
萬里農桑凡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雷霆馳號
令星斗煥文章釣築乘時用芝蘭在處芳北扉
閑木索南面富循良至道思玄圃平居厭未央
鈎陳裛巖谷文陛壓靑蒼歌吹千秋節樓臺入
月涼神仙高縹緲環珮碎丁當泉暖涵窻鏡雲
嬌惹粉囊嫩嵐滋翠葆淸渭照紅粧帖泰生靈
壽懽娛歲序長月聞仙曲調霓作舞衣裳雨露
偏金穴乾坤入醉鄕玩兵師漢武廻手倒干將
鯨鬣掀東海胡牙揭上陽喧呼馬嵬血零落羽
林槍傾國留無路還魂怨有香蜀峯橫慘澹秦
樹遠微茫鼎重山難轉天扶業更昌望賢餘故
老花蕚舊池塘往事人誰問幽襟淚獨傷碧簷
斜送日殷葉半凋霜迸水傾瑤砌疎風罅玉房
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鳥啄摧寒木蝸涎蠹
畫梁孤煙知客恨遙起泰陵傍

長安雜題長句六首

觚稜金碧照山高萬國珪璋捧赭袍舐筆和鉛
欺賈馬讚功論道鄙蕭曹東南樓日珠簾卷西
北天宛玉厄豪（詩曰鞗革金厄 厄謂小環）四海一家無一事將軍
攜鏡泣霜毛

晴雲似絮惹低空紫陌微微弄袖風韓嫣金丸
莎覆綠許公韉汗杏粘紅煙生窈窕深東第輪
撼流蘇下北宮自笑苦無樓護智可憐鉛槧竟
何功

雨晴九陌鋪江練嵐嫩千峯疊海濤南苑草芳
眠錦雉夾城雲暖下霓旄少年羈絡青紋玉遊
女花簪紫蔕桃江碧柳深人盡醉一瓢顏巷日
空高

束帶謬趨文石陛有章曾拜皂囊封期巖無奈
睡留癖勢窘猶爲酒泥慵偷釣侯家池上雨醉
吟隋寺日沉鍾九原可作吾誰與師友瑯琊邴
曼容

洪河淸渭天池濬太白終南地軸橫祥雲輝映
漢宮紫春光繡畫秦川明草妬佳人鈿朶色風
廻公子玉銜聲六飛南幸芙蓉苑十里飄香入

夾城

豐貂長組金張輩駟馬文衣許史家白㕓原頭
迴獵騎紫雲樓下醉江花九重樹影連清漢萬
壽山光學翠華誰識大君謙讓德（聖上不受徽號）一毫名
利鬬蠹蟇

河湟

元載相公曾借箸憲宗皇帝亦留神旋見衣冠
就東市忽遺弓劍不西巡牧羊驅馬雖戎服白
髮丹心盡漢臣唯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閑人

許七侍御棄官東歸瀟灑江南頗聞自適高秋企望題詩寄贈十韻

天子繡衣吏東吳美退居有園同庾信避事學
相如蘭畹晴香嫩筠溪翠影踈江山九秋後風
月六朝餘錦肆開詩軸青囊結道書霜嚴紅薜
荔露沼白芙蕖睡雨高梧密棊燈小閣虛凍醪
元亮秫寒鱠季鷹魚塵意迷今古雲情識卷舒
他年雪中棹陽羨訪吾廬（於義興縣近有水榭）

李給事二首

一章緘拜皂囊中慄慄朝廷有古風元禮去歸
緱氏學（李膺退罷歸緱氏教授生徒給事論鄭注吉滿歸潁陽）江充來見犬臺宮（鄭注對於浴室）紛紜白晝驚千古鈇鑕朱殷幾一空曲突
徙薪人不會海邊今作釣魚翁

晚髮悶還梳憶君秋醉餘可憐劉校尉曾訟石
中書（給事因忤仇軍容貶官棄歸）消長雖殊事仁賢每見如因看
魯褒論何處是吾廬

題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六韻

天下無雙將關西第一雄授符黃石老學劍白
猨翁矯矯雲長勇恂恂郄縠風家呼小太尉國
號大梁公（太尉李愬司徒亦封梁國公）半夜龍驤去中原虎穴空
隴山兵十萬嗣子握琱弓（今鳳翔李尚書太尉長子）

東兵長句十韻

上黨爭爲天下脊邯鄲四十萬秦坑狂童何者
欲專地聖主無私豈黷兵玄象森羅揺北落詩
人章句詠東征雄如馬武皆彈劍少似終軍亦
請纓屈指廟堂無失策垂衣堯舜待昇平羽林
東下雷霆怒楚甲南來組練明即墨龍文光照
曜常山蛇陣勢縱橫落鵰都尉萬人敵黑矟將
軍一鳥輕漸見長圍雲欲合可憐窮壘帶猶縈
凱歌應是新年唱便逐春風浩浩聲

過勤政樓

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

題魏文貞

蟪蛄寧與雪霜期賢哲難教俗士知可憐貞觀太平後天且不留封德彝

早春閣下寓直蕭九舍人亦直內署因寄書懷四韻

御水初銷凍宮花尚怯寒千峯橫紫翠雙闕憑欄干玉漏輕風順金莖淡日殘王喬在何處清漢正驂鸞

秋晚與沈十七舍人期遊樊川不至

邀侶以官解泛然成獨遊川光初媚日山色正矜秋野竹踈還密巖泉咽復流杜村連潏水晚步見垂鈎

念昔遊

十載飄然繩檢外罇前自獻自爲酬秋山春雨閑吟處倚遍江南寺寺樓

雲門寺(越州)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脚長曾奉郊宮爲近侍分明㩳㩳(先曾切)羽林槍

李白題詩水西寺(宣州涇縣)古木迴巖樓閣風半醒半醉遊三日紅白花開山雨中

今皇帝陛下一詔徵兵不日功集河湟諸郡次第歸降臣獲覩聖功輒獻歌詠

捷書皆應睿謀期十萬曾無一鏃遺漢武慚誇朔方地宣王休道太原師威加塞外寒來早恩入河源凍合遲聽取滿城歌舞曲凉州聲韻喜參差

奉和白相公聖德和平致茲休運歲終功就合詠盛明呈上三相公長句四韻

行看臘破好年光萬壽南山對未央黠戛可汗脩職貢文思天子復河湟應須日御西巡守不假星弧北射狼吉甫裁詩歌盛業一篇江漢美宣王

過華清宮絕句三首

長安迴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迴(帝使中使輔璆琳探祿山反否璆琳受祿山金言祿山不反)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萬國笙歌醉太平倚天樓殿月分明雲中亂拍祿山舞風過重巒下笑聲

登樂遊原

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似業五陵無樹起秋風

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中箭身死長句

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死綏却是古來有驕將自驚今日無青史文章爭點筆朱門歌舞笑揄揚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時殊）

送容州中丞赴鎮

交趾同星座龍泉似斗文燒香翠羽帳看舞鬱金裙鷁首衝瀧浪犀渠拂嶺雲莫教銅柱北空說馬將軍

夏州崔常侍自少常亞列出領麾幢十韻

帝命詩書將壇登禮樂卿三邊要高枕萬里得長城對客猶褒博填門已旆旌腰間五綬貴天下一家榮野水差新燕芳郊哢夏鸎别風嘶玉勒殘日望金莖榆塞孤煙媚銀川綠草明戈矛虓虎士弓箭落鵰兵魏絳言堪採陳湯事偶成若須垂竹帛靜勝是功名

街西長句

碧池新漲浴嬌鴉分鏁長安富貴家遊騎偶同人鬪酒名園相倚杏交花銀鞦騕褭嘶宛馬繡鞅璁瓏走細車一曲將軍何處笛連雲芳樹日初斜

春申君

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寃寃三千賓客總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

相如死後無詞客延壽亡來絕畫工玉顏不是黃金少（一作亡）淚滴秋山入壽宮（此一首奉陵宮人）

讀韓杜集

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

春日言懷寄虢州李常侍十韻

岸蘚生紅藥巖泉漲碧塘地分蓮嶽秀草接原芳南泝潨（音叢）漈（峰江反）急風畦芷若香織蓬眠舴艋夢起鴛鴦論吐開冰室詩陳曝錦張貂簪荊玉潤丹穴鳳毛光（子弟新登甲科）今日還珠守何年執戟郎且嫌遊晝短莫問積薪場無計披清裁

持祝壽觴願公如衛武百歲尚康強

李侍郎於陽羨里富有泉石牧亦於陽羨粗有薄産叙舊述懷因獻長句四韻

冥鴻不下非無意塞馬歸來是偶然紫綬公卿今放曠白頭郎吏尚留連終南山下抛泉洞陽羨溪中買釣舡欲與明公操履杖頭閒休去是何年

贈李處士長句四韻

王函怪牒鎖靈篆紫洞香風吹碧桃老翁四目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霹靂祥雲隨步武纍纍秋冢嘆蓬蒿三山朝去應非久姹女當窻繡羽袍

送國棊王逢

王子紋楸一路饒寂宜簷雨竹蕭蕭贏形暗去春泉長孩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壓兵不羨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局上銷

重送絶句

絶藝如君天下少閑人似我世間無別後竹窻風雪夜一燈明暗覆吴圖

少年行

連環羈王聲光碎綠錦蔽泥虬卷高春風細雨走馬去珠落璀璀白罽袍

奉和門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領相印出鎮全蜀詩十八韻

盛業冠伊唐台階翊戴光無私天雨露有截舜衣裳蜀轂新衡鏡池留舊鳳凰同心真石友寫恨蔑河梁虎騎搖風旆貂冠韻水蒼彤弓隨武庫金印逐文房棧壓嘉陵咽峯橫劍閣長前驅二星去開險五丁忙迴首峥嶸盡連天草樹芳丹心懸魏闕往事愴甘棠治化輕諸葛威聲懾夜郎君平教說卦犬子召升堂塞接西山雪橋維萬里檣奪霞紅錦爛撲地酒爐香忝逐三千客曾依數仞墻滯頑堪白屋攀附亦周行肉管伶倫曲簫韶清廟章唱高知和寡小子斐然狂

朱坡

下杜鄉園古泉聲繞舍啼靜思長慘切薄宦與乖睽北闕千門外南山午谷西倚川紅葉嶺連寺綠楊堤迥野翹霜鶴澄潭舞錦雞濤驚堆萬岫舸急轉千溪眉點萱牙嫩風條柳幄迷岸藤

梢颭尾沙渚印麑跡火燎湘桃塢波光碧繡畦
日痕絙(胡官切)翠巘陂影墮晴霓蝸壁斕斑蘚銀延
荳蔲涅洞雲生片段苔徑繚高低偃蹇松公老
森嚴竹陣齊小蓮娃欲語幽筍稚相攜漢館留
餘趾周臺接故蹊蟠蛟崗隱隱班雉草萋萋樹
老蘿紆組叢深石啓閨侵牕紫桂茂拂面翠禽
棲有計冠終挂無才筆謾提自塵何太甚休笑
觸藩羝

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棊愛酒情地
閑雅

城高倚峭巘地勝足樓臺朔漠暖鴻去瀟湘春
水來縈盈幾多思掩抑若爲裁返照三聲角寒
香一樹梅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往事空遺
恨東流豈不迴分符潁川政弔屈洛陽才拂匣
調珠柱磨鉛勘玉杯棊翻小窟勢壚撥凍醪醅
(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注云東醅)此興予非薄何時得奉陪

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

君爲珠履三千客我是青衿七十徒禮數全優
知隗始討論常見念回愚黃鶴樓前春水闊一
杯還憶故人無

自貽

杜陵蕭次君遷少去官頻寂寞憐吾道依俙似
古人飾心無彩繢到骨是風塵自嫌如丕素刀
尺不由身

自遣

四十已去老況逢憂窘餘旦抽持板手却展小
年書嗜酒狂嫌阮知非晚笑蘧聞流寧嘆吒待
俗不親疏遇事知裁剪操心識卷舒還稱二千
石於我意何如

題桐葉

去年桐落故溪上把葉因題歸燕詩江樓今日
送歸燕正是去年題葉時葉落燕歸真可惜東
流玄髮且無期笑筵歌席反惆悵明月清風見
別離莊叟彭殤同在夢陶潛身世兩相遺一丸
五色成虛語石爛松薪更莫疑哆(叉也)後不勞文
似錦進趨何必利如錐錢神任尒知無敵酒重
於吾亦庶幾江畔秋光蟾閣鏡檻前山翠茂陵
眉罇香輕泛數枝菊簷影斜侵半局棊休指宦
遊論巧拙祇將愚直禱神祇三吴煙水平生念
寧向閑人道所之

沈下賢

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徑苔蕪不可尋一夕小敷
山下夢水如環珮月如襟

李和鼎

鵩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辛卯年由來枉死
賢才事消長相持勢自然

贈沈學士張歌人

拖袖事當年郎教唱客前斷時輕裂玉收處遠
繰煙孤直緪雲定光明滴水圓泥去聲情遲急管
流恨咽長絃吳苑春風起河橋酒旆懸憑君更
一醉家在杜陵邊

憶遊朱坡四韻

秋草樊川路斜陽覆盎門獵逢韓嫣騎樹識館
陶園帶雨經荷沼盤煙下竹村如今歸不得自
戴望天盆

朱坡絶句三首

故國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詔換魚書賈生辭賦
恨流落秖向長沙住歲餘文帝歲餘思賈生
煙深苔巷唱樵兒花落寒輕倦客歸藤岸竹洲
相掩映滿池春雨鸊鵜飛

乳肥春洞生鵝管沼避迴巖勢犬牙自笑卷懷
頭角縮歸盤煙磴恰如蝸

出宮人二首

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蔕花十年一夢
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
平陽拊背穿馳道銅雀分香下壁門幾向綴珠
深殿裏妬拋羞態臥黃昏

長安秋望

樓倚霜樹外鏡天無一毫南山與秋色氣勢兩
相高

獨酌

牕外正風雪擁爐開酒缸何如釣船雨蓬底睡
秋江

醉眠

秋醪雨中熟寒齋落葉中幽人本多睡更酌一
罇空

不飲贈酒

細算人生事彭殤共一籌與愁爭底事要爾作
戈矛

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

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諫垣奏章爲得地鯁直負
明恩金虎知難動毛羶亦恥言撩頭雖欲吐到
口却成吞照膽常懸鏡窺天自戴盆周鐘旣寵
櫟胡化切黷陣亦瘢痕鳳闕觚稜影仙盤曉白瞰雨
晴文石滑風暖戟衣翻每處號無告長憂默不
存隨行又户部唯蹢躅出語但寒暄宮省咽喉任戈
矛羽衛屯先塵皆影附車馬定西奔億萬持衡
價錙銖挾契論堆時過北斗積處滿西園接棹
隋河溢連蹄蜀棧刓灘空滄海水搜盡卓王孫
闘巧猴雕刺誇趫索掛跟狐威假白額梟嘯得

黃昏馥馥芝蘭圃森森枳棘藩吠聲嗾國猘公
議怯脣門竄逐諸丞相蒼茫遠帝閽一名爲吉
士誰免弔湘魂間世英明主中興道德尊巍蕩
憐積火河漢注清源川口隄防決陰車鬼怪撤
重雲開朗照九地雪幽冤我實剛腸者形甘短
褐髡曾經觸蠆尾猶得凭熊軒杜若芳洲翠蕨
光鈎瀨喧溪山侵越角封壤盡吳根客恨悠春
細鄉愁壓思繁祝堯千萬壽再拜揖餘罇

道一大尹存之學士庭美學士簡于聖
明自致霄漢皆與舍弟昔年還往牧支

離窮悴竊於一塵書美歌詩兼自言志
因成長句四韻呈上三君子

九金神鼎重丘山五玉諸侯雜珮環星座通霄
狼獵暗戍樓吹笛虎牙開斗間紫氣龍埋獄天
上洪爐帝鑄顔若念西河舊交友魚符應許出
函關

杏園

夜來微雨洗芳塵公子驊騮步貼勻莫怪杏園
顦顇去滿城多少插花人

春晚題韋家亭子

擁鼻侵襟花草香高臺春去恨茫茫嫣紅半落
平池晚曲渚飄成錦一張

過田家宅

安邑南門外誰家板築高奉誠園裏地墻缺見
蓬蒿

見宋拾遺題名處感而成詩

竄逐窮荒與死期餓唯蒿藿病無醫憐君更抱
重泉恨不見崇山謫去時

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三韻

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少陵鯨海動翰苑鶴

天寒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獨來看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

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
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

樊川文集卷二

樊川文集第三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洛陽長句二首

草色人心相與閑是非名利有無間橋橫落照
虹堪畫樹鏁千門鳥自還芝蓋不來雲杳杳仙
舟何處水潺潺君王謙讓泥金事蒼翠空高萬
歲山

天漢東穿白玉京日華浮動翠光生橋邊遊女
珮環委波底上陽金碧明月鏁名園孤鶴唳川
酣秋夢鑿龍聲連昌繡嶺行宮在玉輦何時父
老迎

洛中監察病假滿送韋楚老拾遺歸朝

洛橋風暖細翻衣春引仙宮去玉墀獨鶴初冲
太虛日九牛新落一毛時行開教化期君是卧
病神祇禱我知十載丈夫堪恥處朱雲猶掉直
言旗

東都送鄭處誨校書歸上都

悠悠渠水清雨霽洛陽城槿墮初開艷蟬聞第
一聲故人容易去白髮等閑生此別無多語期
君晚盛名

故洛陽城有感

一片宮牆當道危行人爲汝去遲遲箄圭苑裏秋風後平樂館前斜日時錮黨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兒千燒萬戰坤靈死慘慘終年鳥雀悲

揚州三首

煬帝雷塘土迷藏有舊樓誰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州（[illegible]）駿馬宜閑出千金好暗遊喧闐醉年少半脫紫茸裘

秋風放螢苑春草鬭雞臺金絡擎鵰去鸞環拾翠來蜀船紅錦重越橐水沉堆處處皆華表淮王奈却迴

街垂千步柳霞映兩重城天碧臺閣麗風涼歌管清纖腰間長袖玉珮雜繁纓拖軸誠爲壯豪華不可名自是荒淫罪何妨作帝京

潤州二首

句吳亭東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遊青苔寺裡無馬跡綠水橋邊多酒樓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寂風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聞吹出塞愁

謝朓詩中佳麗地夫差傳裏水犀軍城高鐵瓮橫強弩（[illegible]）柳暗朱樓多夢雲畫角愛飄江北去釣歌長向月中聞揚州塵土試迴首不惜千金借與君

題揚州禪智寺

雨過一蟬噪飄蕭松桂秋青苔滿階砌白鳥故遲留暮靄生深樹斜陽下小樓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西江懷古

上吞巴漢控瀟湘怒似連山淨鏡光魏帝縫囊真戲劇符堅投箠更荒唐千秋釣艇歌明月萬里沙鷗弄夕陽范蠡清塵何寂寞好風唯屬往來商

江南懷古

車書混一業無窮井邑山川今古同戊辰年向金陵過惆悵閑吟憶庾公

江南春絕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

將赴宣州留題揚州禪智寺

故里溪頭松柏雙來時盡日倚松牕杜陵隋苑
巳絕國秋晚南遊更渡江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
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
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
湖東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時牧欲赴官歸京

日暖泥融雪半銷行人芳草馬聲驕九華山路
雲邊寺清弋江村柳拂橋君意如鴻高的的我
心懸旆正搖搖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一
寂寥

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

野店正紛泊繭蠶初引絲行人碧溪渡繫馬綠
楊枝苒苒跡始去悠悠心所期秋山念君別惆
悵桂花時

自宣城赴官上京

瀟灑江湖十過秋酒盃無日不遲留謝公城畔
溪驚夢蘇小門前柳拂頭千里雲山何處好幾
人襟韻一生休塵冠挂卻知閑事終把蹉跎訪
舊遊

春末題池州弄水亭

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爲吏非循吏論書讀
底書晚花紅艷靜高樹綠陰初亭宇清無比溪
山畫不如嘉賓能嘯詠宮妓巧妝梳逐日愁皆
碎隨時醉有餘偃須求五鼎陶祇愛吾廬趣向
人皆異賢豪莫笑渠

登池州九峯樓寄張祜

百感衷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碧山終日
思無盡芳草何年恨即休睫在眼前長不見道
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
戶侯

齊安郡晚秋

柳岸風來影漸疏使君家似野人居雲容水態
還堪賞嘯志歌懷亦自如雨暗殘燈棊欲散酒
醒孤枕鴈來初可怜赤壁爭雄渡唯有簑翁坐
釣魚

九日齊山登高

江涵秋影鴈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霑衣

池州春送前進士蒯希逸

芳草復芳草斷腸還斷腸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楚岸千萬里燕鴻三兩行有家歸不得況舉別君觴

齊安郡中偶題二首

兩竿落日溪橋上半縷輕煙柳影中多少綠荷相倚恨一時迴首背西風

秋聲無不攪離心夢澤蒹葭楚雨深自滴堦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

齊安郡後池絕句

菱透浮萍綠錦池夏鶯千轉弄薔薇盡日無人看微雨鴛鴦相對浴紅衣

題齊安城樓

嗚軋江樓角一聲微陽瀲瀲落寒汀不用憑欄苦迴首故鄉七十五長亭

池州李使君沒後十一日處州新命始到後見歸妓感而成詩

縉雲新命詔初行纔是孤魂壽器成黃壤不知新雨露粉書空換舊銘旌巨卿哭處雲空斷阿鶩歸來月正明多少四年遺愛事鄉閭生子李為名

見劉秀才與池州妓別

遠風南浦萬重波未似生離恨別多楚管能吹柳花怨吳姬爭唱竹枝歌金釵橫處綠雲墮玉筯凝時紅粉和待得枚皐相見日自應粧鏡笑蹉跎

池州廢林泉寺

廢寺碧溪上頹垣倚亂峯看栖歸樹鳥猶想過山鐘石路尋僧去此生應不逢

憶齊安郡

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一夜風欺竹連江雨送秋格卑常汩汩力學強悠悠終掉塵中手瀟湘釣漫流

池州清溪

弄溪終日到黃昏照數秋來白髮根何物賴君

千遍洗筆頭塵土漸無痕

遊池州林泉寺金碧洞

袖拂霜林下石稜潺湲聲斷滿溪氷携茶臘月
遊金碧合有文章病茂陵

即事黃州作

因思上黨三年戰閑詠周公七月詩竹帛未聞
書死節丹青空見畫靈旗蕭條井邑如魚尾早
晚干戈識虎皮莫笑一麾東下計滿江秋浪碧
參差

贈李秀才是上公孫子

骨清年少眼如氷鳳羽參差五色層天上麒麟
時一下人間不獨有徐陵

寄李起居四韻

楚女梅簪白雪姿前溪碧水凍醪時雲罍心凸
知難捧鳳管簧寒不受吹南國劍眸能盼眄侍
臣香袖愛僛垂自憐窮律窮途客正劫孤燈一
局棊

題池州貴池亭

勢比淩歊宋武臺分明百里遠帆開蜀江雪浪
西江滿強半春寒去却來

蘭溪 在蘄州西

蘭溪春盡碧泱泱映水蘭花雨發香楚國大夫
憔悴日應尋此路去瀟湘

睦州四韻

州在釣臺邊溪山實可怜有家皆掩映無處不
潺湲好樹鳴幽鳥晴樓入野煙殘春杜陵客中
酒落花前

秋晚早發新定

解印書千軸重陽酒百缸凉風滿紅樹曉月下
秋江巖峻會歸去塵埃終不降懸纓未敢濯巖
瀨碧淙淙

除官歸京睦州雨霽

秋半吳天霽清凝萬里光水聲侵笑語嵐翠撲
衣裳遠樹疑羅帳孤雲認粉囊溪山侵兩越時
節到重陽顧我能甘賤無由得自強誤曾公觸
尾不敢夜循牆豈意籠飛鳥還爲錦帳郎網今
開傳夢書舊識黃香曾在史館四年姹女真虛語飢兒欲
一行淺深須揭厲休更學張綱

夜泊桐廬先寄蘇臺盧郎中

水檻桐廬館歸舟繫石根笛吹孤戍月犬吠隔

溪村十載逢清栽幽懷未一論蘇臺菊花節何處興開罇

新轉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興書此篇以自見志

捧詔汀洲去全家羽翼飛喜拋新錦帳榮借舊朱衣且免材爲累何妨拙有機宋株聊自守魯酒怕旁圍清尚寧無素光陰亦未晞一盃書幕席五字弄珠璣越浦黄甘嫩吴溪紫蟹肥平生江海志佩得左魚歸

題白蘋洲

山鳥飛紅帶亭薇拆紫花溪光初透徹秋色正清華静處知生樂喧中見死誇無多珪組累終不負煙霞

題茶山 在宜興

山實東吴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脩貢亦仙才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豗等級雲峯峻寛平洞府開拂天聞笑語特地見樓臺泉嫩黄金湧 山有金沙泉修貢出最即絶 牙香紫璧裁拜章期沃日輕騎疾奔雷舞袖嵐侵澗歌聲谷答迴磬音藏葉鳥雪豔照潭梅好是全家到麾爲奉詔來樹陰香作帳花徑落成堆景物殘三月登臨愴一盃重遊難自剋俛首入塵埃

茶山下作

春風最窈窕日曉柳村西嬌雲光占岫健水鳴分溪燎巖野花遠戛瑟幽鳥啼把酒坐芳草亦有佳人攜

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絶句

倚溪侵嶺多高樹誇酒書旗有小樓驚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飛去却迴頭

春日茶山病不飲酒因呈賓客

笙歌登晝舡十日清明前山秀白雲膩溪光紅粉鮮欲開未開花半陰半晴天誰知病太守猶得作茶仙

不飲贈官妓

芳草正得意汀洲日欲西無端千樹柳更拂一條谿幾朶梅堪折何人手好攜誰憐佳麗地春恨却悽悽

早春贈軍事薛判官

雪後新正半春來四刻長晴梅朱粉豔嫩水碧羅光絃管開雙調花鈿坐兩行唯君莫惜醉認

取少年場

代吳興妓春初寄薛軍事

霧冷侵紅粉春陰撲翠鈿自悲臨晓鏡誰與惜流年柳暗霏微雨花愁黯淡天金釵有幾隻抽當酒家錢

八月十二日得替後移居霅溪館因題長句四韻

萬家相慶喜秋成處處樓臺歌板聲千歲鶴歸猶有恨一年人住豈無情夜凉溪館留僧話風定蘇潭看月生景物登臨閑始見願爲閑客此閑行

初冬夜飲

淮陽多病偶求懽客袖侵霜與燭盤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欄干

栽竹

本因遮日種却似爲溪移歷歷羽林影疎疎煙露姿蕭騷寒雨夜敲劼害八反晚風時故國何年到塵冠挂一枝

梅

輕盈照溪水掩斂下瑶臺妬雪聊相比欺春不逐來偶同佳客見似爲凍醪開若在秦樓畔堪爲弄玉媒

山石榴

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艷中閑一朶佳人玉釵上秪疑燒却翠雲鬟

柳長句

日落水流西復東春光不盡柳何窮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宅前斜帶風莫将榆莢共爭翠深感杏花相映紅灞上漢南千萬樹幾人遊宦別離中

隋堤柳

夾岸垂楊三百里秪應圖畫最相宜自嫌流落西歸疾不見東風二月時

柳絶句

數樹新開翠影齊倚風情態被春迷依依故國樊川恨半掩村橋半拂溪

獨柳

含煙一株柳拂地搖風久佳人不忍折悵望迴纖手

早鴈

金河秋半虜絃開雲外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迴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

鵁鶄

芝莖抽紺趾清唳擲金梭日翅閑張錦風池去罥羅靜眠依翠荇暖戲折高荷山陰豈無爾繭字換群鵝

鸂鶒

華堂日漸高雕檻繫紅綃故國隴山樹美人金剪刀避籠交翠尾罅嘴靜新毛不念三緘事世途皆尒曹

鶴

清音迎曉月愁思立寒蒲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鬢碧雲行止躁白鷺性靈麁終日無群伴溪邊弔影孤

鵝

擾擾復翻翻黃昏颺冷煙毛欺皇后髮聲感楚姬絃蔓壘盤風下霜林接翅眠秖如西旅様頭白豈無緣

鷺鷥

雪衣雪髮青玉觜群捕魚兒溪影中驚飛遠映碧山去一樹梨花落晚風

村舍燕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窗何處營巢夏將半茅簷煙裏語雙雙

歸燕

畫堂歌舞喧喧地社去社來人不看長是江樓使君伴黃昏猶待倚闌干

傷懷

獨折南園一朶梅重尋幽坎已生苔無端晚吹驚高樹似裊長枝欲下來

還俗老僧

雪髮不長寸秋寒力更微獨尋一徑葉猶挈納衣日暮千峯裏不知何處歸

斫竹

寺廢竹色死宮家寃爾留霜根漸隨斧風玉尚敲秋江南苦吟客何處送悠悠

將赴湖州留題亭菊

陶菊手自種楚蘭心有期遙知渡江日正是擷

芳時

折菊

籬東菊徑深折得自孤吟雨中衣半濕擁鼻自知心

雲

盡日看雲首不迴無心都大似無才可怜光彩一片玉萬里晴天何處來

醉後題僧院

離心忽忽復悽悽雨晦傾瓶取醉泥可羨高僧共心語一如攜稚往東西

題禪院

觥船一棹百分空十歲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哭李給事中敏

陽陵郭門外坡陁丈五墳九泉如結友茲地好埋君朱雲葬陽陵郭外

黄州竹逕闗

竹溷蟠小徑屈折闘蛇來三年得歸去知遶幾千迴

題欽愛寺樓

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樓獨登還獨下誰會我悠悠

送劉秀才歸江陵

綵服鮮華覲渚宫鱸魚新熟別江東劉郎浦夜侵船月宋玉亭春弄袖風落落精神終有立飄飄才思杳無窮誰人世上爲金口借取明時一薦雄

見吳秀才與池妓別因成絶句

紅燭短時羌笛怨清歌咽處蜀絃高萬里分飛兩行淚滿江寒雨正蕭騷

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

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千里暮山重疊翠一溪寒水淺深清高人以飲爲忙事浮世除詩盡強名看着白蘋牙欲吐雪舟相訪勝閑行

贈朱道靈

劉根丹篆三千字郭璞青囊兩卷書牛渚磯南謝山北白雲深處有巖居

屏風絶句

屏風周昉畫纖腰歲久丹青色半銷斜倚玉窻

鸞髮女拂塵猶自妬嬌饒

哭韓綽

平明送葬上都門紼翣交橫逐去䰟歸來冷笑
悲身事喚婦呼兒索酒盆

新定途中

無端偶效張文紀下杜鄉園別五秋重過江南
更千里萬山深處一孤舟

題新定八松院小石

雨滴珠璣碎苔生紫翠重故關何日到且看小
三峯

樊川文集第三

樊川文集第四

杜牧字牧之

往年隨故府吳興公夜泊蕪湖口今赴
官西去再宿蕪湖感舊傷懷因成十六
韻

南指陵陽路東流似昔年重恩山未答雙鬢雪
飄然數仞慚投跡群公愧拍肩駑駘蒙錦繡塵
土浴潺湲郭隗黃金峻虞卿白璧鮮貔貅環玉
帳鸚鵡破蠻牋極浦沉碑會秋花落帽筵旌旗
明迥野冠珮照神仙籌畫言何補優容道實全
謳謡人撲地雞犬樹連天紫鳳超如電青襟散
似煙蒼生未經濟墳草已芊綿往事唯沙月孤
燈但客舡峴山雲影畔棠葉水聲前故國還歸
去浮生亦可憐高歌一曲淚明日夕陽邊

懷鍾陵舊遊四首

一謫征南最少年虞卿雙璧截肪鮮歌謡千里
春長暖絲管高臺月正圓玉帳軍籌羅俊彥絳
帷環珮立神仙陸公餘德機雲在如我酬恩合
執鞭

又

滕閣中春綺席開柘枝蠻鼓殷晴雷垂樓萬幕
青雲合破浪千帆陣馬來未擬雙龍牛斗氣高
懸一榻棟梁材連巴控越知何有珠翠沉檀處
處堆

又

十頃平湖堤柳合岸秋蘭芷綠纖纖一聲明月
採蓮女四面朱樓卷畫簾白鷺煙分光的的微
漣風定翠湉湉巀嶪斜輝更落西山影千步虹橋
氣象兼

又

控壓平江十萬家秋來江靜鏡新磨城頭晚鼓
雷霆後橋上遊人笑語多日落汀痕千里色月
當樓午一聲歌昔年行樂穠桃畔醉與龍沙揀
蜀羅

臺城曲二首

整整復斜斜隨旗簇晚沙門外韓擒虎樓頭張
麗華誰憐容足地卻羨井中鼃

又

王頒兵勢急鼓下坐蠻奴激灩倪塘水叉牙出
骨鬚乾蘆一炬火迴首是平蕪

江上雨寄崔碣

春半平江雨圓文破蜀羅聲眠蓬底客寒濕釣
來蓑暗澹遮山遠空濛著柳多此時懷一恨相
望意如何

罷鍾陵幕吏十三年來泊湓浦感舊爲
詩

青梅雨中熟檣倚酒旗邊故國殘春夢孤舟一
褐眠搖搖遠堤柳暗暗十程煙南奏鍾陵道無
因似昔年

商山麻澗

雲光嵐彩四面合柔柔垂柳十餘家雉飛鹿過
芳草遠牛巷雞塒春日斜秀眉老父對罇酒蒨
袖女兒簪野花征車自念塵土計惆悵溪邊書
細沙

商山富水驛 驛本名與陰諫議同姓名因此改爲富水驛

益戇猶來未覺賢終須南去弔湘川當時物議
朱雲小後代聲華白日懸邪佞每思當面唾清
貧長欠一杯錢驛名不合輕移改留警朝天者
惕然

丹水

何事苦縈迴離腸不自裁恨聲隨夢去春態逐
雲來沉定臨光徹喧盤粉浪開翠巖三百尺誰
作子陵臺

題武關

碧溪留我武關東一笑懷王跡自窮鄭袖嬌饒
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山墻谷塹依然在弱
吐強吞盡已空今日聖神家四海戍旗長卷夕
陽中

除官赴闕商山道中絶句

水疊鳴珂樹如帳長楊春殿九門珂我來惆悵
不自決欲去欲住終如何

漢江

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
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

襄陽雪夜感懷

往事起獨念飄然自不勝前灘急夜響密雪映
寒燈的的三年夢迢迢一綫緪明朝楚山上莫
上最高層

詠歌聖德遠懷天寶因題關亭長句四
韻

聖敬文思業太平海寰天下唱歌行秋來氣勢
洪河壯霜後精神泰華獰廣德者強朝萬國用
賢無敵是長城君王若悟治皮諭安史何人敢
弄兵

途中作

綠樹南陽道千峯勢遠隨碧溪風澹態芳樹雨
餘姿野渡雲初暖征人袖半垂殘花不一醉行
樂是何時

重到襄陽哭亡友韋壽朋

故人墳樹立秋風伯道無兒跡更空重到笙歌
分散地隔江吹笛月明中

赤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
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雲夢澤

日旗龍旆想飄揚一索功高縛楚王直是超然
五湖客未如終始郭汾陽

除官行至昭應聞友人出官因寄

賤子來千里明公去一麾可能休涕淚豈獨感
恩知草木秋風後山川落照時如何望故國驅

馬却遲遲

寄浙東韓乂評事

一笑五雲溪上舟跳丸日月十經秋鬢衰酒減
欲誰泥跡辱魂慚好自尤夢寐幾回迷蛺蝶文
章應廣畔牢愁無窮壓土無聊事不得清言解
不休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
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秋浦途中

蕭蕭山路窮秋雨淅淅溪風一岸蒲為問寒沙
新到雁來時還下杜陵無

題桃花夫人廟 即息夫人

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
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

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員外

雪漪前溪水啼聲已繞灘梅衰未減態春嫩不
禁寒跡去夢一覺年來事百般聞君亦多感何
處倚欄干

書懷寄中朝往還

平生自許少塵埃為吏塵中勢自迴朱紱久慚
官借與白頭還嘆老將來須知世路難輕進豈
是君門不大開霄漢幾多同學伴可憐頭角盡
卿材

寄崔鈞

緘書報子玉為我謝平津自愧掃門士誰為乞
火人詞臣陪羽獵戰將騁騏驎兩地差池恨江
汀醉送君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見迎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南許渾先輩

芳草渡頭微雨時萬株楊柳拂波垂蒲根水
暖雁初浴梅徑香寒蜂未知辭客倚風吟暗
淡使君迴馬濕旌旗江南仲蔚多情調悵望
春陰幾首詩

和州絶句

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邊六問津歷陽前事
知何實高位紛紛見陷人

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

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題橫江館

孫家兄弟晉龍驤馳騁功名業帝王至竟江山誰是主苔磯空屬釣魚郎

寄澧州張舍人笛

髮勻肉好生春嶺截玉鑽星寄使君檀的染時痕半月落梅飄處響穿雲樓中威鳳傾冠聽沙上驚鴻掠水分遙想紫泥封詔罷夜深應隔禁牆聞

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遙遙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送李群玉赴舉

故人別來面如雪一榻拂雲秋影中玉白花紅三百首五陵誰唱與春風

送薛種遊湖南

賈傅松醪酒秋來美更香憐君片云思一棹去瀟湘

題壽安縣甘棠館御溝

一渠東注芳華苑苑鏁池塘百歲空水殿半傾蟾口澀為誰流下蓼花中

汴河懷古

錦纜龍舟隋煬帝平臺複道漢梁王遊人閑起前朝念折柳孤吟斷殺腸

汴河阻凍

千里長河初凍時玉珂瑤珮響參差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東流人不知

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

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薦衡昔日知文舉令狐相公曾表薦處士乞火無人作蒯通北極樓臺長掛夢西江波浪遠吞空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辭滿六宮處士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

寄宣州鄭諫議

大夫官重醉江東瀟灑名儒振古風文石陛前辭聖主碧雲天外作冥鴻五言寧謝顏光祿百歲須齊衛武公再拜宜同丈人行過庭交分有無同

題元處士高亭 宣州

水接西江天外聲小齋松影拂雲平何人教我吹長笛與倚春風弄月明

鄭瓘協律

廣文遺韻留攄散雞犬圖書共一船自說江湖不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

題籌筆驛

江東矜割據鄴下奪孫袞霸略非匡漢宏圖欲佐誰奏書辭後主仗劍出全師重襲褒斜路懸開反正旗欲將苞有截必使擧無遺沉慮經謀際揮毫決勝時圖觚當分畫前著比操持山秀扶英氣川流入妙思筭成功在數運去事終虧命歷天方厭人亡國自隨艱難推舊姓開創極初基揔歎曾過地寧探作教資若歸新曆數誰復顧衰危報德兼明道長留識者知

和野人殷潛之題籌筆驛十四韻

三吳裂婁女九錫獄孫兒覇主業未半本朝心是誰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畫地乾坤在濡毫勝負知艱難同草創得失計毫釐寂默經千慮分明渾一期川流縈智思山聳助扶持慷慨匡時略從容問罪師褒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仗義懸無敵鳴攻固有辭若非天奪去豈復慮能支子夜星纔落鴻毛鼎便移郵亭世自換白日事長垂何處躬耕者猶題殄瘁詩

重題絶句一首

郵亭寄人世人世寄郵亭何如自籌度鴻路有冥冥

送陸滂郎中棄官東歸

少微星動照春雲魏闕衡門路自分倏去忽來應有意世間塵土謾疑君

寄珉笛與宇文舍人

調高銀字聲還側物比柯亭韻校奇寄與玉人天上去桓將軍見不敎吹

寄內兄和州崔員外十二韻

歷陽崔太守何日不含情恩義同鍾李(李膺鍾瑾中外兄弟)塤篪實弟兄(少相友善)光塵能混合璧畫最分明臺閣仁賢譽閭門孝友聲西方像教毁南海繡衣行(爲嶺南併寺副使)金橐寧迴顧珠簾肯一棖祇宜裁密詔何自取專城進退無非道徊翔必有名好風初婉軟離思苦縈盈金馬舊遊貴桐廬春水生雨侵寒牖夢梅引凍醪傾共祝中興主高歌唱太平

遣興

鏡弄白髭鬚如何作老夫浮生長匆匆兒小且
嗚嗚忍過事堪喜泰來憂勝無治平心徑熟不
遣有窮途

早秋

疎雨洗空曠秋標驚意新大熱去酷吏清風來
故人罇酒酌未酌曉花顰不顰銖秤與縷雪誰
覺老陳陳

秋思

熱去解鉗釱飄蕭秋半時微雨池塘見好風襟
袖知髮短梳未足枕凉閑且欹平生分過此何
事不參差

途中一絶

鏡中絲髮悲來慣衣上塵痕拂漸難惆悵江湖
釣竿手却遮西日向長安

春盡途中

田園不事來遊宦故國誰交爾別離獨倚關亭
還把酒一年春盡送春詩

題村舍

三樹稚桑春未到扶牀乳女午啼饑潛銷暗鑠
歸何處萬指侯家自不知

代人寄遠 六言二首

河橋酒旆風軟候館梅花雪嬌宛陵樓上瞪目
我郎何處情饒
繡領任垂蓬髻丁香閑結春梢賸肯新年歸否
江南綠草迢迢

閨情

娟娟却月眉新鬢學鴉飛暗砌匀檀粉晴牕畫
夾衣袖紅垂寂寞眉黛斂依稀還向長陵去今
宵歸不歸

舊遊

閑吟芍藥詩悵望久顰眉盼眄廻眸遠纖衫整

髻遲重尋春晝夢笑把淺花枝小市長陵住非
郎誰得知

寄遠

隻影隨驚鴈單棲鎖畫籠向春羅袖薄誰念舞
臺風

簾

徒云逢剪削豈謂見偏裝鳳節輕雕日鸞花薄
飾香問身何屈曲憐帳解周防下漬金階露斜
分碧瓦霜沉沉伴春夢寂寂侍華堂誰見昭陽

殿真珠十二行

寄題甘露寺北軒

曾上蓬萊宮裏行北軒欄檻最留情孤高堪弄
桓伊笛縹緲宜聞子晉笙天接海門秋水色煙
籠隋苑暮鐘聲他年會着荷衣去不向山僧道
姓名

題青雲館

虬蟠千仞劇羊腸天府由來百二強四皓有芝
輕漢祖張儀無地與懷王雲連帳影蘿陰合枕
遶泉聲客夢凉深處會容高尚者水苗三頃百
株桑

十四

郡中有懷寄上睦州員外十三兄歙州
刺史邢羣

城桃溪流淺更斜麗譙連帶邑人家經冬野菜
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雖免瘴雲生嶺上永
無京信到天涯如今歲晏從羈滯心喜彈冠事
不賒

正初奉酬

翠巖千尺倚溪斜曾得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
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明時刀尺君須用幽
處田園我有涯一壑風烟陽羨里解龜休去路
非賒

江上偶見絕句

楚鄉寒食橘花時野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連雲
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

題木蘭廟

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
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入商山

早入商山百里雲藍溪橋下水聲分流水舊聲
人舊耳此迴嗚咽不堪聞

十五

偶題

甘羅昔作秦丞相子政曾爲漢輦郎千載更逢
王侍讀當時還道有文章

送盧秀才一絕

春瀨與煙遠送君孤棹開潺湲如不改愁更釣
魚來

醉題

金鑷洗霜鬢銀觥敵露桃醉頭扶不起三丈日
還高

題商山四皓廟一絶

呂氏強梁嗣子柔我於天性豈恩讎南軍不袒
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送隱者一絶

無媒徑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
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

題張處士山莊一絶

好鳥疑敲磬風蟬認軋箏修篁與嘉樹偏倚半
巖生

有懷重送斛斯判官

蒼蒼煙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爲聽將取離魂
隨白騎三台星裡拜文星

贈別

娉娉裊裊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
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多情却似總無情唯覺罇前笑不成蠟燭有心
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寄遠

前山極遠碧雲合清夜一聲白雪微欲寄相思
千里月溪邊殘照雨霏霏

九日

金英繁亂拂欄香明府辭官酒滿缸還有玉樓
輕薄女笑他寒燕一雙雙

寄牛相公

漢水橫衝蜀浪分危樓點的拂孤雲六年仁政
謳歌去柳遠春隄處處聞

爲人題贈二首

我乏青雲稱君無買笑金虛傳南國貌爭奈五
陵心桂席塵瑤珮瓊鑪燼水沉凝魂空薦夢低
珥悔聽琴月落珠簾卷春寒錦幕深誰家樓上
笛何處月明砧蘭徑飛蝴蝶筠籠語翠襟和簪
拋鳳髻將淚入鴛衾的的新添恨迢迢絶好音
文園終病渴休詠白頭吟

綠樹鶯鶯語平江燕燕飛枕前聞去鴈樓上送
春歸半月緗雙臉凝胥素一圍西牆苔漠漠南
浦夢依依有恨簪花懶無寥鬭草稀雕籠長慘
澹蘭畹謾芳菲鏡斂青蛾黛燈挑皓腕肌避人
勻迸淚拖袖倚殘暉有貌雖桃李單棲足是非
雲軿載馭去寒夜看裁衣

少年行

官為駿馬監職帥羽林兒兩綬藏不見落花何
處期獵敲白玉鐙怒袖紫金鞓田竇長留醉蘇
辛曲讓歧豪持出塞節笑別遠山眉捷報雲臺
賀公卿拜壽巵

盆池

鑿破蒼苔地偷他一片天白雲生鏡裏明月落
階前

有寄

雲闊煙深樹江澄水浴秋美人何處在明月萬
山頭

樊川文集第四

樊川文集第五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罪言

國家大事牧不當官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生
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
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
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
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
苦自魏晉已下渝浮羨溢工機纖雜意態百出
俗益蕩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
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産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
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
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
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
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阪泉在今嬀川縣）自後帝王多
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
皆太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
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
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
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

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迴轉顛倒横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幸陜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敢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怗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理若欲悉使生人

無事其要在於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黄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一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户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取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重新鄉距盟

津一百五十里（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正來降）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來降）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死）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反）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毆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毆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黨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餤屍以戰以此為俗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郗尚書）趙復振下博敗（杜叔良）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宇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褒公鄂公之徒並爲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變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廟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襏襫（上音撥下音釋）耞（音加）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

略雖有蚩尤爲師雅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聖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内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奚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去聲）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會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黥七国近者祿山僕固是也）居内則篡（卓莽曹馬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内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将保頸領無烹狗之諭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将也弊復爲甚人囂曰廷詔命将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盖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絶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都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壅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戰論（并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巀（音頁）嶭（五葛切）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鑠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

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鋭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二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横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膻腥徹于帝君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剷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敺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

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科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歇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剌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墠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

持干戈洒掃垢汗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将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守論 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洗束兵自守反條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横𧗠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鑕鈍含引混貸煦育逆孽而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頑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數百金堅甍織角奔為冦伺吾人之顱領天時之不利則将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将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後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将勁兵以為銜策髙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録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装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西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吴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代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

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論相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後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一女一男子偷竊位号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邪爲禍邪一男子爲楊氏之禍邪爲福邪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樊川文集第五

樊川文集第六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燕將録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曰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柰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於天下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兵練精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

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爲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子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

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且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唯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平昌將陵棣州管厭次商河陽信蒲臺渤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博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爲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

子孫世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吴之兵不得一戰反束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驍趙爲騎鼎立相視可爲強矣然從史繞壍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illegible]）如搏鷄一可枚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壍大河精甲數億鋒劍其阨可爲安矣然兵折於瀆趙（地名鄭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顛蹈玩之臣頻澁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驍驍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人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開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徼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襃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張保皐鄭年傳

新羅人張保皐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爲軍中小將保皐年三十年少十歲兄呼保皐俱善鬬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皐差不及年保皐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皐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得鎮淸海（新羅海路之要）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皐既貴於其國年錯寞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食於張保皐元規曰爾與保皐所挾何如奈何去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邪年遂去至謁保皐保皐飮之極歡飮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皐遂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

其國誅叉者立王以報王逵徵保皐為相以年代保皐天寶安禄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禄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趍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悉詔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方知其心不叛知其材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皐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皐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皐果不殺此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皐任年事出於己年且寒飢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推於保皐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遅疑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情並植雜情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情銷彼二人仁義之心既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邵為百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聖邵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邵公尚爾況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丁其亡時賢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竇列女傳

列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愼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曰為賊兇殘不道遅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

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希烈僭故曰臣須自爲計以朱涂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絶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号一如李納納僭正號先奇曰爾父勃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姉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禄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豈才力不足邪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涔陽路出荊州松滋縣攝令王洪爲某言桂娘事洪年十一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擬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説之聽説如一日前言竇良出於王氏實洪之堂姑子也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强曰彼仁義虱官也可以置之置之一云不明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持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爲黄金以餌之晝曰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知黄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攘四夷盡非凡王也皆甘其説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其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筍脯麪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

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少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黨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鬭起是巳所是非巳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愼巳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廢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巳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三子言性辯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楊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能自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性情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巳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況生於其室親爲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

塞廢井文

井廢輙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横木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何與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禮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者社稷宗廟尚毁其舊而獨井豈不塞邪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籍齊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万瘡於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于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産脆薄人生於地内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洩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當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爲大字以張其事黄州當是地有古井不塞故爲文投實以土

題荀文若傳後

荀文若爲操畫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内官渡不令還許比楚漢成臯凡爲畫計比擬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内付之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爲忠乎世皆曰曹馬且東漢崩裂紛披都遷主播天下大亂操起兵東都提獻帝於徒步困餓之中南征北伐僅三十年始定三分之業司馬懿安完之代竊發肘下奪偷權柄殘虐狡譎豈可與操比哉若使操不殺伏后不誅孔融不囚楊彪從容於揖讓之間雖慙於三代天下非操而誰可以得之者紂殺一比干武王斷首燒屍而滅其國桓温四十年間殺千百比干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可以壇墠父天拜郊乎假使當時無操獻帝復能正其國乎假使操不挾獻帝以令天下英雄能與操爭乎若使無操復何人爲蒼生請命乎教盜穴墻發櫃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何况非盜也文若之死宜然耶

樊川文集卷第六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中書舍人杜牧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
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
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
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
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至人思江
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首臣紇干衆上丹之功
狀聯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
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爲丹序而銘之
以美大其事臣某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
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闞爲章句書生以蜀
叛錡爲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鼓而欲
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
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
年擒殛兇狠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是時凡五徵兵
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
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伯治人於陝
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神尼採甘棠江漢之

詩絃而歌之列于風雅班固敘漢宣帝中興名
臣言治人者亦首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下
明詔刻丹治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
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案韋氏自漢丞相
賢已降代有達官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鄖國公
鄖公曾孫幼平爲岐州參軍生抱貞爲梓州刺
史生政爲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
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
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
寧府徹爲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
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員外郎
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兼
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
不果行改容州經略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
城管內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
詔加太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
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
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
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上疏曰今不誅闢則
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而誰不

為叛因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帥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操章江上控百越為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為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戛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搖懈怠不為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為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廨名為棟宇無不創為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闢開廣衢南北七里盪渫污壅築堤三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為目覩無不如志公之為政去害與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治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治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治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大徵兵人不告病有於太宰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為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曰天所然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瓦是聚公錢不足以俸為助能為居宇貰貸付與日載酒餚如無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創數萬堵幾半重樓如詩翬羽錮以長堤繚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千年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辭寵假武陽為人慰思訓勸守吏勉於為治

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

牛公墓誌銘并序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

弘以德行儒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爲中書門下侍郎脩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克於公爲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隋氏賜由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爲後進師隋奇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郤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毋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

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得備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格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授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賫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爲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歷簿偏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脩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畋獵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

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爲禮部尚書平章事爲節度使公始至問民尤苦皆曰城土疎惡歲輸蘘竹爲苦具奸吏旁緣主爲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說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塼成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就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弘文大學士鄭注忿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漳王爲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爲中丞愛申錫忠良奏爲御史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鄙守兵用明臣惟李太尉德裕時叚劍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冠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韋皐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劍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貴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在平涼郡西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弃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爲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叙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都門賜黃壺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金古器用以比況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造籍免貧弱四千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東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爲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爲太子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

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軋奎京控山東劉
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
之致積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公宗
閔為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
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
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為
人述與李太尉書言積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
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釁二怒不一參校自
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天
下人為公援手吒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三年恬
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
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二
十七日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桐
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
公忠厚仁恕莊重荷愼未嘗以此入者自勉而
終身益篤為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
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義
為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鉏華音刹切各使之擢破三
大邪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
惡希嚮所為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
冠單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食歲與衣資送
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
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為解說海上與中州少
異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
容使仇士良為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甚大合
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
事不出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
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
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怯官財與人
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
公始自河南薦鄉貢士為郎官考吏部科目選
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
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讌語賓吏必
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已
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
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
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為婦師
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
御史次曰藂淅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
第不籍公勢次曰奉倩河南府洛陽第二人皆

稚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士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鄧叔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月日葬少陵南其鄉其里銘曰

道旣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汚幽以燭明昳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駁如有樞棍摽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魁壘埶爲忌畏譖去南海不校不辯旋復顯大百行渾圓隣於及年以歸其全

唐故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爲汝南郡侯之孫因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逃西晉亂南去黃崗靈起仕梁爲桂州刺史生炅在陳爲車騎將軍炅生法明年十二一命爲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爲趙之真定令隋亂歸黃崗起兵取蘄安沔黃武德中籍四州地請命授摠管安十六州軍事光祿大夫封國於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相國爲六代孫曾祖惲汝州梁縣令祖沛左拾遺皇考頲右驍衛兵曹參軍贈禮部侍郎公少孤奉養母夫人以孝聞舉進士登第始試秘書正字湖南團練巡官母夫人亡哭泣無時里人過公廬曰無驚周孝子後自留守府監察眞拜御史集賢殿學士李公宗閔以宰相鎮漢中辟公爲殿中侍御史行軍司馬後一年復以殿中書職徵歸時大和末注訓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閔立朋黨語鉤挂名人凡白日逐朝士三十三輩天下悼慄以目受意附兇者屢以公爲言注訓曰如去周殿中恐人益驚竟不敢議注訓取公爲起居舍人文宗復二史故事公濡筆立石螭下丞相退必召語旁側窺帝每數十顧遷考功員外郎帝曰周某不可不見宜兼前官數月以考功掌言謝日帝曰就試翰林公辭讓堅懇帝正色以手三麾之遂兼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政事細大必被顧問公終身不言事故不傳武宗即位以疾辭出爲工部侍郎華州刺史八禁軍二十四內司居華下者籍役等百姓不敢妄出一辭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四年不

得知愈治不可盖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
大夫公既得八州施展教令申明約束發以虔
守陳弁賊坐弁以法死吏手膠拳窮鄉遠井如
公在旁縛出洞寇劉大朴大朴徒數百人斷撥
根脉無有遺失彭蠡東口戍五百人上下千里
無一賊跡遷禮部尚書鄭滑節度使老將某項
領不知教約公鞭背降為下卒聲比入魏皆曰
周尚書文儒能治百姓仁愛兵士而復敢爾是
豈可犯九歲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户部吏曹
事積邊粮穀九十萬石今天子即位二年五月

以本官平章事後一月正位中書侍郎監修國
史就加刑部尚書因河湟事議不合旨以檢校
刑部尚書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明日入謝面
加檢校右僕射公自舉進士第非其人不交言
旁覗後進雋心鏤志及為將相近取遠挽悉置
于位李太尉德裕會昌中以恩換元和朝實録
四十篇益美其父吉甫為相事公上言曰人君
唯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實録皆當時名士
目書事實今不信而信德裕後三十年自名父
功衆所不知者而書之此若垂後誰信史竟廢

新本并師王宰到所部財貨乘事貴倖自請來
朝聲言我取平章事鎮大梁公上言曰宰破太
原取汴州不知天下治所凡幾得如太原汴之
大者可飽宰欲乞宰還鎮自補其殘後二日還
宰詔下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公言曰尹
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
辱非有德者京兆不可為豈止取吏事讓議竟
寢自此非道求進者鼠循自屏及鎮東蜀一歲
欲歸閑洛師微得風恙公曰我今去是以疾去
疾愈去非晚大中五年歲在辛未二月十七日

薨于位享年五十九訃至廢朝三日冊贈司徒
命諫議大夫盧懿弔卹其家公信於朋友公於
為官事姊出告返面家事不敢自專同曾祖
兄弟入門呵笞奴婢衣服飲食無二等免相位
西去送公還者雖武將散秩嘆惜咨嗟曰周相
公無私我惜其去豈有私乎夫人義興蔣氏先
公某年終生二男一女長曰寬饒崇文校書次
曰咸喜京兆參軍皆孝謹有文學女嫁起居舍
人薛蒙大中六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二日歸葬
先塋河南府河南縣穀陽鄉立行里銘曰

姻之支封國自爲姓以周爲氏入唐不盛烈後幾世厥生賢孫當唐中興爲唐相臣文思天子跨古爲治提起王道以公爲倚迒䑽蹊隙竅去者烏駛誰塞誰棘勞公碎指三屛大邦駿壯武事哺撫稚老父母赤子曰將曰相公其愧幾指古爲比公其無愧以公遺𡑞唐而後公死不錫壽考誰其辯之

樊川文集第七

樊川文集第八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册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悰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爲翰林學士帝愛其才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壻獨孤我豈不得耶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悰年始弱冠有德行文學秀劭嚴整臣嘗爲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皆忖度疑悰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繢椽藻櫨丹白其壁派龍首水爲沼主外族因請頥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爲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爲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毋妹敬

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
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
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冗六宮主以
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
爲婦禮者不翅(試尹)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
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
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與尚書合謀
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
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
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
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
手池塞館陊闢毬場種樹不數十年搢紳間
雜然稱尚書爲賢尚書旋出爲澧州刺史主後
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大爲數百人供具
主至後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闒茸約所至不
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
于京師衆讙說以爲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
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
治行爲天下第一後爲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
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爲凡有中外重難非尚
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閫貴號亦加尊敬姑
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
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
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
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屋室痺
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彊雄且
撑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己部曲家人疵
政弛法習爲循常有司用比邊障遠地擲置不
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
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韶追去攀緣
攀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
稱崩崩焉爲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
皇太后敬主尤爲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
自貶抑覲謁溫凊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
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
俊王士眞張孝忠子聯爲國壻憲宗初寵于頔
来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
馬爲事日截馳道縱擊手人豪取民物官不敢
問戚里相尚不爲以爲窮弱自主降于尚書疊
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

以誡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
亦皆自撿欽道短長爲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
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强不肯留曰
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
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亭年若干上廢朝
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
宮弔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
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
長公主某年某月日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
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
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爲從父
弟得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娩
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荅隨順纏綿杜氏大族
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
金軒養色悦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
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間言貴不
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條相首尾自古名士
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脱擺棄婦職是勤夫言
是指池荒館侈屏外不覆淑德柔風天下傾耳
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石
有誌顯筆有史流千千祀

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
銘并序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壻張復魯
曰三稚女得良壻死以是託墓宜以池州刺史
杜牧爲誌復魯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
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嘗
夢涉滻水既中流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
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
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以其月十四日
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弟某書公切行以公
命來命牧位哭序且銘之公諱温字弘育韋
氏自殷周秦漢立明馬遷班固輩争書其人以
光其所爲書至後周逍遥公敻出世家貴富中
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蜀嚴鄭谷口
不能爲比逍遥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贈諫議
大夫希元上黨生吏部侍郎贈太尉肇吏部生
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綬
常侍生公於逍遥公爲九代孫年十一以明經

取第爲太常寺奉禮郎祕書省校書郎選判入
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豈奉養所宜耶
上䟽乞免改著作佐郎當貞元中常侍公事德
宗爲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細微事
事有密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
我其盡之以致仕官屛居西郊公早夜侍側溫
清飲食迎情解意一經心手積二十餘年丁常
侍喪自毁不欲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鎭
武昌皆虛上職書卑辭至門公起赴武昌未至
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事文宗皇帝時宰相
百吏源條帝功德譔號上獻公獨再䟽曰今蜀
之東川川溢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多凍死
豈崇虛名報上帝時耶帝乃止遂訖十五年不
荅尊號事改侍御史尚書吏部考功員外郎當
大和九年文宗思援用德行超出者以懮　天
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諫議大夫召爲翰林
學士遂欲相之公立銀臺外門下拜送䟽入具
道先常侍遺誡子孫不令任密職言懇志決因
命掌書舍人閤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
常少卿一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誡以侍

讀辭自宰相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公是宜避
邪公不聽凡拜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
王晏平罷靈武以戰馬四百疋兵器數萬事去
罪成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仙韶院
樂官尉遲璋以樂官授光州長史晏平以財賂
貴侍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上比諭
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
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
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群公
低首唯唯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
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不數日遷尚書右
丞朱衣魚章遷兵部侍郎丞請丞相願爲治人
官出爲陝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服章金紫迴
鶻窺邊劉稹繼以上黨叛東徵天下兵西出禁
兵陝當其衝公撫民供事就不兩告苦入爲吏
部侍郎典一冬選老吏無所賣侵以御史大夫
出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賦多口衆最於江南
公急惡寬窮益自儉苦刑律其俗凡周一歲無
所更改自至大治公幼不戲弄冠爲老成人鮮
褐得官出羣衆中人不敢旁發戲嫚及爲公卿

在朝廷省閤中大臣見公若臨絶壑先忖度語
言舉止然敢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
言一出口雖天子宰相知不能奪俯委遂之不
以德行尚人人自敬畏不施要結於人人自親
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者獲公一言矜奮刻削
益自貴重官卑家貧時主將家事在私閫內髙
曾兄弟鐫琢教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甚將
終悉召親屬賓吏稱先常侍詩句云在室愧屋
漏因曰今知没身不負斯誡遂涕下不禁當夫
子世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復有聖人爲之師使
生於今與公相後先必有餘品之者夫人隴西
李氏贊善大夫從之女先公四歲終四男長確
前國子監四門助教次曰璆前明經次曰瓌次
未免乳女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復魯得進士
第有名於時爲試太常寺協律郎鄠岳觀察支
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
德則至矣位其充乎如其充兮可大敺功以施
生人天先告之萬日之期天實爲之

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方玄字景業刑部尚書贈司空貞公長子
貞公事憲宗皇帝兄弟受寄四鎮在漢南時戰
淮西未利監軍使崔談峻譏言中入爲太子賓
客後淮西平李光顔移鄭滑陳許無帥帝閑讌
獨言曰勁兵三萬誰可付者談峻侍側曰有大
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
此可乎帝曰誰爲者談峻進即以貞公言帝即
日起貞公爲陳許帥其儉德服人如此景業少
有文學年二十四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
褐裴晉公奏以秘書省校書郎校集賢殿秘書
聰明才敏老成人爭與之交後以協律郎爲江
西觀察支使裴誼觀察判官有殺人獄法曹官
斷成當死者十二人景業訊覆數日内活十二
人宼尚書以上下奏考裴公移宣城授大理評
事團練判官後尚書馮公宿自兵部侍郎節鎮
東川以監察裏行爲觀察判官不一歲御史府
取爲真御史分察鹽池左藏吏盜隱官錢千萬
獄竟遷左補闕遇事必言不知其他丞相固言
以門下侍郎出鎮西蜀奏景業以檢校禮部員
外郎參節度軍謀事仍賜緋魚袋御拜起居郎
出爲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籍簿民被傜役者科

品高下鱗次比比一在我手至當役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景業嘗嘆曰沈約身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爲此也使天下知造籍役民民庶少活復定戶稅得與豪猾沉浮者凡七千戶衮入貧弱不加其賦堤州南五里以涉爲瀾凡裁減蠹民者十餘事城東南隅樹九峯樓見數千里鑿齊山北面得洞穴怪石不可名狀刊石於巖下自紀其事凡四年政之利病無不爲而去之罷去上道老民攀哭景業季父刑部侍郎建與貞公以德行文學俱高一時時之秀俊半歸李氏門下景業復聰明少銳儉苦温謹卑與長者遊備知天下之所治嘗慷慨有意於經綸少在諸侯府入爲朝官出爲刺史早夜勤苦爲學不已屈指計量必伸己志雖時之名士亦以此許之罷池廉使韋公温舘于宣城會昌五年四月某日卒于宣城客舍年四十三七代祖遠後周柱國大將軍都督熊陝十六州陽平郡公曾王父珍玉綿州昌明令昌明生雅州別駕贈右僕射僕射生貞公遜先夫人滎陽鄭氏贈本縣太君後夫人范陽盧氏男若干女若干人銘曰

顯莫識其端幽莫見其緒已乎景業何付與之多而奪之何遽夭頼病冉孔不知其故於景業兮杳欲何語嗚呼哀哉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并序

亡友邢涣思諱群牧大和初舉進士第於東都一面涣思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牧於宣州事吏部沈公涣思於京口事王并州俱爲幕府吏二府相去三百里日夕聞涣思佽助并州鉅細合宜後一年某奉沈公命北渡揚州聘丞相牛公往來留京口并州峭重入幕多賢士京口繁要游客所聚易生譏議并州行事有不合理言者不入涣思必能奪之同舍以爲智不以爲頗并州以爲賢不以爲僭侵游客賢不肖不能私論議以一辭公事宴懽涣思口未言足未至缺若不圓某曰往年私約邢君可友今真可友也盧丞相商鎮京口涣思復以大理評事應府命今吏部侍郎孔温業自中書舍人以重名爲御史中丞某以補闕爲賀客孔吏部曰中丞得以御史爲重輕補闕宜以所知相告某以涣思言中丞曰我不素知願聞其爲人某具以京口

所見對後旬日詔下爲監察御史會昌五年
渙思由户部員外郎出爲處州時某守黄州歳
滿轉池州與京師人事離闊四五年矣聞渙思
出大喜曰渙思果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御史
舉矣渙思罷處州授歙州某自池轉睦歙州相
去直西東三百里問來人曰邢君何以爲治曰
急於束縛黠吏究事弊政不以久遠必務盡根
本某曰邢君去縉雲日稚老泣送於路用此術
也復問閑日何爲曰時飲酒高歌極歡某曰邢
君不喜酒今時飲酒且歌是不以用繁慮而不
快於守郡也復問曰日食幾何曰嗜彘肉日再
食某凡三致專書曰本草言是肉能閉血脉弱
筋骨壯風氣嗜之者必病風數月渙思正握管
兩手反去背仆于地竟日乃識人果以風疾廢
舟東下次于睦兩扶相見言澁不能拜語及家
事曰爲官俸錢事骨肉親友隨手皆盡蓋壯未
期病病未期死今病必死未死得至洛幸矣妻
兒不能知矣君進士及第歷官九歷職八始太
子校書郎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京兆府
司録殿中侍御史户部員外郎處州刺州歙州

刺史職爲浙西團練巡官觀察推官度支巡官
再爲浙西觀察推官轉支使爲戸部員外郎判
度支案伐劉稹爲制使使鎮魏料軍食賜緋服
銀章初副李丞相回再副高尚書銖撫安上黨
三面征師大和三年六月八日卒於東都思恭
里年五十邢氏周公次子靖淵封爲邢侯國滅
因以爲氏西漢宇爲太尉子綏爲司空曾孫世
宗光武時爲驃騎將軍世宗玄孫顒因居河間
顒當曹魏時參太祖丞相事終於太常邢有河
間南陽君實河間人太常後也後至吾魏已降
皆有官禄唐麟臺郎中舉於君爲曾祖麟臺生
奉天令待封奉天生緜氏丞至和君即緜氏子
兩娶前夫人隴西李氏忠州刺史佐次女今夫
人南陽張氏壽州刺史植女四男曰懌愔温郎
壽郎用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偃師縣某鄉里葬
有月日其孤立使者哭告于柩來京師請銘銘
曰
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終刺史
才能温良并包與之而止於斯七政在天一廻
一旋羌以氅數能窮知賢賢者多夭不肖壽考

誰爲聖賢孔不能究無可奈何付之以命曰其如命何

樊川文集第八

樊川文集第九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大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有司試於東都在二都群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進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耶即求貢如是自以為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徑返江東某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與為伍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為幕吏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寘京兆韓乂博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如李處士戡者寡矣是甲進士不舉嘗名飛者其益恨未面其人且喜其人之在世也大和九年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令諫議大夫李中敏左拾遺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某曰御史法當檢謹子少年設有與遊宜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為官洛下莫若李處士戡某謝曰素所恨未見者即日造其廬遂

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公彦威聞君名挈卑辭於簡副以幣馬請爲節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西歸病於路卒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甚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杠衢州盈川令父登婺州浦陽尉浦陽晩無子夫人吴興沈氏夢一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爲孔丘以是與爾及期而生君因名曰夫授君幼孤旁無羣從可以附託年十餘歳即好學寒雪拾薪自爨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决微隱蘇融雪釋鄭玄至于孔頴達輩凡所爲疏注皆能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恥不肯試歸晉陵陽羡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縁飾事業每有小功衰訖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羡民有鬬諍不决不之官人必以詣君所著文數百篇外于仁義一不關筆甞曰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皷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甞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纎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

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已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居江南秀人張知實蕭寘韓乂崔壽宋邢揚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皆得進士第有名聲官職君尚爲布衣然於君不敢稍怠君在洛中困甚河陽節度使蕭洪移鎮鄜州諫議大夫蕭俶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即欲謁君以請君曰人間譁言洪盜籍外戚一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况爲其黨乎居數月洪果敗晏弘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曰番之次曰非郎始五歳以某年月權葬於常州義興縣某鄉里某於君爲曉交得君家厚因爲之銘曰

命如煙雲道比宫宅煙雲飄揚莫知往來爲道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不肖亦貴豈可指此與彼爲市嗚呼定臣曰徳孔脩曰學必聖飭我兢兢一不言命可傳其心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

史杜君墓誌銘

君諱顗字勝之曾祖涼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僕射希望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公贈太師某皇考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某君幼孤多疾目視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書止賈誼傳下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葺闕下獻書裴丞相度書指言時事書成各數千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澁不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顗中間寥落一千年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一舉登上第時賈相國餗為禮部之二年朝士以進士干賈公不獲有倏強毀嘲者賈公曰我祗以杜某敵數百輩足矣始命試秘書正字匭使判官李丞相德裕出為鎮海軍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為巡官後貶袁州語親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故有此行大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尉直史館君曰訓注必亂可徐行俟之至汴二凶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揚州龍興寺丞相奇章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願副知己開成二年春目益昏冬遂喪明李為淮南節度使復請為試評事兼監察支使兄自馮翊迎醫石至曰是狀腦脂下融名曰內障如蠟塞管蠟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抉去無不愈者後二年石曰可治治不効自馮翊別迎醫醫曰嗟乎障有赤脉如木根橫去牢不可斷是法名曰日脚內障生日脚者法不可治君因居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天下無不嗟歎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聞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一男雄師年十歲女曰耆兒始五歲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實萬年縣洪原鄉陵西南二里某今年五十假使更生十年為六十人不夭矣與君别止三千六百日爾況早衰多病敢期六十人乎恐不抑哀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為寄為夢以死為歸為竟不知生偶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即泯為大空與不生同其有裁受乎嗚呼勝之今既歸而竟矣其自知矣何為而然乎嗚呼哀哉

唐故灞陵駱處士墓誌銘

灞陵駱處士名峻字肅之華州華陰人也當建中四年年二十遊京師值泚亂爲其黨源休拘委以事處士逸一日夕行二百里拜親於華陰因啓度賊終不能東出百里閿鄉里不足憂願得一見天子於艱危中遂入奉天至漢中屢以兵食干執事者後長安李懷光踵叛關中公私饑李馬渾兵十餘萬計日餉食有司因請授處士岳州灞陵尉繫職於饋運間後四遷上揚州士曹參軍至元和初以母喪去職哀哭濱死終喪因曰汚吾跡二十餘年者食豊衣鮮以有養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於灞陵東坡下得水樹以居之相國杜公黃裳在蒲津相國張公弘靖在并州大梁渾尚書鎬在易定淄侍郎孟陽在蜀之東川司徒薛公苹在鄭滑皆挈卑詞幣馬至門曰處士不能一起助我爲治乎皆以疾辭長慶初桂府觀察使杜公丸兩拜章乞爲梧州刺史詔因授之衆皆曰今黃家洞賊熾邕容兵連敗縮首不出猶鼎鼈爾交阯殺都護復旱亂相仍朝廷豈捐此三處不以公治之而又置公爲梧守耶處士慘而讓祇以疾辭解詭不言其他爾後人知其堅不可復動矣田三百畝菓蔬占其一捽墾辛苦不受人一錢惠朝之名士多造其廬未嘗以栖退超脫之高露於言色溫敬畏下如勇於仕進者論及當代利病活人緩邊之策必亹亹盡吐冀達於在位者至於安危機鍵之語默不出口尤不信浮圖學有言者必約其條目引六經以窒之曰是乃其徒盜夫子之旨而爲其辭是安能自爲之善圖山水狀鑑者比之朱審王維之儔里百家關訴凶吉一來決凡三十六年無一日不自得也以會昌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以某月日歸葬於華陰縣先人之墓處士嘗曰相國劉公晏不急征不橫賦承亂亡之餘食數十萬兵者二十餘年斯過蕭何遠矣每長短校量今古富人強國之術我烈祖司徒岐國公趙國公李公當貞元元和時儒學術業冠天下每與處士語未嘗不嗟嘆其才恨其尚壯不可屈以仕優禮接之嗚呼賢哉銘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之作者窮栖自斷去聲子

伯子至王霸久畔向栩相趙馬良車煥子夏高
第心中交戰處士之居落青門畔文駟連羈繡
軒交貫危冠自喜蹐首茶後絆言訖揖去一如
不見我齒未衰誰知巳知岐公主師見必迎喜
語必移時論兵討食屈指無遺功名富貴不能
釣之諸侯六辟南服一麾笑而不荅亦無事非
三百畝田百實繁滋三十六年食具衣完今其
去矣誰知其端嗚呼賢哉

唐故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詮字謹夫河西隴右節度使襄陽公贈司
空之曾孫司徒岐國公贈太師之孫司農少卿
贈給事中之子公以岐公蔭調授揚州參軍同
州馮翊縣丞衛尉寺主簿鄂州江夏縣令復州
司馬年六十某年月日終于漢上別業岐公外
殿內輔凡十四年貴富繁大孫兒二十餘人晨
昏起居同堂環侍公爲之親不以進門內家事
條治栽酌至於筐篋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
自罷江夏令卜居於漢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
督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兩餘三年而室
屋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於艱

荒不假人之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常曰忍恥
入仕不緣妻子衣食者舉世幾人彼忍恥我勞
力等衣食尓顧我何如後授復州司馬半歲棄
去終不復仕以某月日歸葬於長安城南少陵
原司馬村先塋某爲從父弟泣涕而書銘曰
公侯之家所業唯官薄官業農墾荒室完入仕
多恥以農力勞等衣食尓勞力者賢歸全故丘
慶期孫子

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君諱希顏字某裴氏於百氏中獨摽其族曰眷
三分之爲東西中君東眷裴在國朝名位㝡大
曰冕艱難中定冊立肅宗於靈武而相之繼相
代宗僅十五年國史有傳冕於君爲堂伯祖父
王考某終朗州刺史娶宣州寧國令滎陽鄭某
女生四男爲首生朗州爲盩厔河西令道朗二
州刺史公廉剛簡強於愛人凡關百姓一毫事
與京兆尹節度使爭論大聲於延府間前如無
人然未甞以杖貴治家家人有過失則諭之諭
不變者出之爲良人終不忍牽鬻於市將終鄭
夫人泣請遺令曰吾之廄騾爲盩厔時役之今

踰十年聽其老死愼不可責言訖而絶君生寢
染仁父之化温良柔友窮居鄠縣飢寒餘二十
年未甞出一言以愠不足司農卿裴又爲邕府
經略使辟君爲從事得南方疾歸大中二年某
月日卒于其家享年若干不娶無子其娶裴氏
實君之私其弟覺泣來請銘銘曰
淑其性生無仕死無子孰識其端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
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
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兎語
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闘之事鎭州有儒者黄建
鎭人敬之呼爲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
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如燕趙
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
士人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
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
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爲先王儒學之道可得
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
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除約毋弟雲竊家駿馬

日馳三百里夜扺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
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
而處始開孝經論語布褐不襪捽草爲茹或竟
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聞
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
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羣輩中酋酋然凡曰進
士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爲交生甞曰丈夫一日
得志天子召坐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
十城唯我知其甚易爾因言燕趙間山川夷險
敎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

利與不利其所來由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
覩開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日於晉州霍
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
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長安以其年月
日葬於城南其鄉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間
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顗易州長史父勸鎭州
石邑令其常以生之林節薦生於公卿間聞生
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錢塘

龔軺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龔秀才詩人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而和飲罷其南去舟中閱其詩有山水閑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進士嚴惲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龔軺去歲來此晝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軺者軺命馬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然億錢塘見軺時徐徐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殯于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于卞山南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軺善亦不知其鄉里源流故不得記嗚呼胡爲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死哉大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記

樊川文集第九

樊川文集第十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李賀集序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吾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離爲四編凡千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某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爲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爲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爲賀敘然其甚慙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

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壠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庚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某年京兆杜某為其序

注孫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於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撅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論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後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麄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服不敢動是一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

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由來哉某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眞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圍二三千里係戮将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震朝廷當其時使将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輙不爲辱非當辱不辱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某自此謂幼所讀禮眞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眞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将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不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将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剋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横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将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兎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

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送薛處士序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知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知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遷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爲矯歟其敢用此贈行

送盧秀才赴舉序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謹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況有千人皆以聖人爲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況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令進士者業微事細知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懼寧不公邪故取之甚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饑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百錢尺帛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之以歸饒之士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爲余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丐矣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爲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爲無間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昔能求事佛後生爲天人況其他罪事佛固

無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爲梁國者捨身爲僧奴至國滅餓死不聞悟況下輩因惑之爲工商者雜良以苦僞内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村閭戇民銖積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爲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已奉佛以求救月日積久曰我罪如是貴富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吾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唯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與佛之助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内盡爲寺與僧不足怪也屋壁繡紋可矣爲金枝扶踈擎千萬佛僧爲具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珎奇瓌怪爲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爲者晉覇主也一銅鞮宫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得不因哉文宗皇帝甞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爲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刓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爲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爲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爲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爲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爲錢塘錢塘於江南繁大雅亞吴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根節斷其脉絡不數月人隨化之

三戕千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銲錮敗侵不休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少爲數十年計人益安喜予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遊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在城東南隅宏大焕顯工施手目髮匀肉均牙滑而無遺巧矣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髮孤帆白鳥點盡上凝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兩越官遊善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美子烈之旨跡覩南亭千萬狀吟不辭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爲歌詩次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池州造刻漏記

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某大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吏環城見銅壺銀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皐命處士王易簡爲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處士所所爲也後二年公移鎮宣城王處士尚存因命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城府某爲童時王處士年七十常來某家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有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與之遊大和四年某自宣城使于京師處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某拜于林下言及刻漏因圖授之會昌五年歲次乙丑夏四月始造于城南門樓京兆杜某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蕭丞相爲刺史時樹樓于大廳西北隅上藏九經書下爲刺史便廳事大曆十年乙卯建會昌四年甲子摧木悉朽壞無一可取者刺史李方玄具材刺史杜牧命工南北霤相距五十六尺東西四十五尺十六柱三百七十六椽上下凡十二間上有其三焉皆仍舊制以會昌五年五月畢自礎至甬凡七十一年丞相諱復實相德宗皇帝焉京兆杜某記

同州澄城縣户工倉尉廳壁記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之自外諸侯之儒者曠不能升一人況尉乎次乃户税而已史記河渠書曰自徵引洛水至商顔下（商顔山名）鑿井深者

四十餘丈即此地也徵者俗訛爲澄耳其地西比山環之縣境籠其趾沙石相礴歲雨如注他皆滛瀸不測徵之土適潤苗則大穫天或旬而不雨民則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復絶絲麻藍菓之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差埒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鞭一人因徵其來由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主如禁司東西軍𩚳坊龍廐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第番上下互來進取挾公爲首緣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舂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當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況其養秩安祿者邪加以御女官多盤宂其間迭相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角逐縣令固無有爲也非豪吏真工聯紐相姻戚者率率解去是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者蓋以西有通澗巨壑乂牙交吞小山峭徑馳轂馬張機置者不便於此是以絶跡不到兼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惡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儻使徵亦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壑自爲防限可不悲哉使民特險而不恃法則劃土者宜乎犄山塹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俟得言者覽焉

宋州寧陵縣記

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驅兵東下將收江淮寧陵守將劉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衆且十倍攻之三月韓晉公以三千强弩涉水夜入寧陵弩矢至希烈帳前希烈曰復益 吳弩寧陵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數月希烈驍將翟暉以銳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且屢棄汴歸蔡後司徒劉公玄佐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十凡百日間何以能守昌泣曰以負心能守之耳昌令陴者曰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隅未嘗內顧捽下斬之軍士有死志故能堅守因伏地流涕司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貴爾天寶末淮陽太守薛愿(即故起居郎弘之祖)睢陽太守許遠真源縣令張巡等兵守二城其於窮蹙事相差埒睢陽陷賊淮陽能守故巡遠名懸而愿

事不傳昌之守寧陵近比之於睢陽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孫武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斯是也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將仕郎守尚書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杜某題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淮南軍西蔽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蔽齊壁山陽有團練使節度使爲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制二處一千里三十八城護天下餉道爲諸道府軍事最重然倚海塹江淮深津横商備守堅險自艱難已來未嘗受兵故命節度使皆以道德儒學來罷宰相去登宰相命監軍使皆以賢良勤勞内外有功來自禁軍中尉樞密使去爲禁軍中尉樞密使自貞元元和已來大抵多如此今上即位六年命内侍宋公出監淮南諸開府將軍皆以内侍賢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爲内侍自元和已來誅齊誅蔡再伐趙前年誅滄旁擊趙魏且徵師且撫師且誥且諭勤勞危險終日馬上往監青州新附卧未嘗安復監滑州邊魏窮狭多事今監淮南是且休之休息亦不久之故内侍至爲監軍四年如始至日簡約寛泰明白清𢡟恕悉軍吏禮愛賓客舉止作動無非典故暇日唯召儒生講書道士治藥而已内侍舊部將校多禁兵子弟京師少俠出入閭里間俛首唯唯受吏約束故上至相國奇章公下至千百姓無不道説内侍稱爲賢人此不虚也宜其侍衛六朝聲光富貴其謬爲相國奇章公幕府掌書記奉内侍命爲廳壁記某再謝不才不足記序内侍曰掌書記爲監軍使廳壁記宜也某慙惶而書時大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記

自撰墓銘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平章事岐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黄池睦三州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

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某平生好讀書爲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爲小行矣言其終典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枕寢得被勢久酣而不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爲第八宮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工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壽矣某月某日終于安仁里妻河東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時卒長男曰曹師年十六次曰梽梽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女曰眞皆幼以某月日葬于少陵司馬村先塋

銘曰

後魏太尉顗封平安公及子九世皆葬少陵嗟爾小子亦克厥終安于爾宮

樊川文集卷第十

杜牧字牧之

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罇俎之謀筭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蒭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詰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歳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禦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旣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旣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巳功小不勝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巳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巳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衹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歳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歳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殷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攀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巳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鄭公抱眞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横折河朔彊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只令此軍取大將彼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五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爾後漸畜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喣沫及

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只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鳥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師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粗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

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亂昭義一軍初亦欝咈及詔下誅叛使温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已寒四方全師未須冬衣服聚之援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諍語及温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䟽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効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効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唯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

不殲馬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刼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媟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悴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秪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

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値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隘多山井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壍而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況聮姻戚頗尊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伏朝爲

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荅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刋木堙井係纍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兵青州最[illegible]）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日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粮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墒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粮山東粮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

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宇吏部宇文弢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音用弢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暐大破暐將慕容評於潞川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西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絳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兇

生他患昨者北虜才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尚存沿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計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難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切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

某頓首再拜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當軸處中未及五年一齊

四海德振法束貪廉儒立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匪其任雖九官事舜十人佐周校於太尉未可為比伏以江淮賦稅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賊耳某到任纔九月日尋窮詢訪實知端倪夫劫賊徒上至三舩兩舩百人五十人下不減三二十人始肯行劫劫殺商旅嬰孩不留所劫商人皆得異色財物盡將南渡入山博茶蓋以異色財物不敢貨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銷受蓋以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

問人見不驚是以賊徒得異色財物亦來其間便有店肆爲其囊橐得茶之後出爲平人三二十人挾持兵仗凡是鎮戍例皆單弱止可供億糇茗呼召指使而已鎮戍所由皆云賒死易就死難縱賊不捉事敗抵法謂之賒死與賊相拒立見殺害謂之就死若或人少被捉罪抵止於私茶故賊云以茶壓身始能行得（言隨身有茶即人不疑是賊）凡千萬輩盡販私茶亦有已聚徒黨水劫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陸劫白晝入市殺人取財多亦縱火唱棹徐去去年十月十九日劫池州青陽縣市凡殺六人内取一人看刳心腹仰天祭拜自邇已來頻於隣州大有劫殺沉舟滅跡者即莫知其數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自十五年來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殺皆徧只有三年再劫者無有五年獲安者一劫之後州縣糜費所由尋捉烽火四出凡是平人多被恐脅求取之外恩饒並行追逮證驗窮根尋葉狼虎滿路桎牢充塞四五月後炎鬱烝濕一夫有疾染習多死免之則蹤跡未白殺之則贓狀不明一獄之中凡五十人中二十人悉是此輩至於眞賊十人不得一濠亳徐泗汴宋州賊多劫江西淮南宣潤等道許蔡申光州賊多劫荊襄鄂岳等道劫得財物皆是博茶北歸本州貨賣循環往來終而復始更有江南土人相爲表裏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蓋以倚淮介江兵戈之地爲郡守者罕得文吏村鄉聚落皆有兵仗公然作賊十家九親江淮所由屹不敢入其間所能捉獲又是沿江架船之徒村落負擔之類臨時脅去分得涓毫雄健聚嘯之徒盡不能獲爲江湖之公害作鄉閭之大殘未有革釐實可痛恨今若令宣潤洪鄂各一百人淮南四百人每船以三十人爲率一千二百人分爲四十船擇少健者爲之主將仍於本界江岸創立營壁置本判官專判其事揀擇精鋭牢爲舟棹晝夜上下分番巡檢明立殿最必行賞罰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一盡絶私載每一宗船上下交送（同阻風便同時發爲一宗）是桴鼓之聲千里相接私渡盡絶江中有兵安有烏合蟻聚之輩敢議攻劫或曰制置太大不假如此答曰今西北邊禦未來之寇備向化之戎長傾東南物産

供百萬口況長江五千里來往百萬人日殺不辜水滿寃骨至於嬰稚曾不肯留葛伯殺餉童子湯征滅之蓋以童子無知而殺之王者不捨其罪今長江連海羣盜如麻驟雨絶絃不可尋逐無關可閉無要可防今者自出五道兵士不要朝廷添兵活江湖賦稅之鄉絶冦盜劫殺之本政理之急莫過於斯若此制置凡去三害而有三利人不寃死去一害也鄉閭獲安無追逮證驗之苦去二害也毎擒一私茶賊皆稱買賣停泊恣口點染鹽鐵監院追擾平人捜求財貨今私茶盡黜去三害也商旅通流萬貨不乏獲一利也鄉閭安堵狴犴空虚獲二利也擷茶之饒盡入公室獲三利也三害盡去三利必滋窮根尋源在劫賊耳故江西觀察使裴誼召得賊帥陳璠署以軍中職名委以江湖之任陳璠健勇分毫不私自後廉察悉皆委任至今陳璠毎出彭蠡湖口領徒東下商舡百數隨璠行止璠去之後惘然相弔安有清朝盛時太尉在位反使萬里行旅依一陳璠某詳觀格律勑條百二十巻其間制置無不該備至於微細亦或再三唯有江冦未嘗言及今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奉貢走職罔不如法言其功德皆歸太尉敢率愚衷上干明慮冀裨億萬之一無任戰汗惶懼之至某謹再拜

上門下崔相公書

天生相公輔仁聖天子外齊武事内治文教被權衡稱量者不失銖黍受威烈慴怛者蜩縮魚藏百職率治中外平一伏惟相公功德無與爲比往者彭城驕強頑卒數萬聯三齊舊風振天下餉道重弓束矢大刀長矛不受指揮自有信誓王侍中生於其間稱爲健黠奔馬潛出不敢廻顧高僕射寛厚聞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拜于堂下及乎不受李司徒齎食其使者風波不廻氣勢已去自淮北渡由洛東下漕輓行役出泗上者稚長相賀藩鎮欲生事樹功者横激旁搆廟堂謀議不知所出相公殿一家僮馳入萬衆無不手垂目瞪露刃弦弓偶語腹非或離或伍相公氣壓其驕文誘其順指示叛臣賊子覆滅之蹤鋪陳忠臣義士榮顯之效皇威坌湧於言下狼心頓革於目前然後剔刮根節銷磨

頑礦日教月化水順雪釋吐飯飽之解衣暖之威驅恩收禮訓法東一年人畏二年人愛三年化成截成一邦俗同三輔當此之時遲迴之間有勇力者一唱而起徵兵數十萬大小且百戰然後傳其壘鈎其垣得其罪人天下固已困矣而天下議者必曰某名將也某善用兵也雖疏爵上公裂土千里其酬尚薄此必然之說也故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是相公手攜暴虎貪狼化爲耕牛乘馬退數十萬兵解天下之縛秪於談笑俯仰燕享筆硯之間耳以此校之斯過古人萬萬遠矣復自持統大相開張致化外制四夷内循百度長育人材興起頹弛心迎志釋罔有咨嗟是以天下帖泰蝗死災去饑人復飽流人復安内外遠近率職奉法不聞其他如周有召穆公仲山甫漢有魏相邴吉國朝姚宋二公文事武事居中處外固不是倚國家有天下二百三十餘年盛溢兩漢功侔三代今復生相公輔佐仁聖天子天時人事即自將來福祿昌熾卜之無窮天下孰不幸甚其僻守荒郡亦被陶鈞齒髮甚壯志尚未衰敢不自強冀荅天造無任感激悃懇之至其恐懼再拜

上昭義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蓄斂而不發約在子與孫孫與子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爲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蔡之弊天下消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已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帑物重寶仰關輦上是以趙一揺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爲尚書守潞爲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録躐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將軍止巳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爲大矣今

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召貟燕前觸
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
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子王者
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
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洹水東
縈太原挑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
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
者明智武徤忠寛信義知機便多筭畫攻必巧
戰不貟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
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
宜驅三旋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
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貟天下三無如之
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卧內等子
第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
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以殺身大忠不
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貟三無如之
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
申喧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貟天下之三無
如者宜如是耶不宜如是耶是以天下之小人
以為將軍始者取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

而止而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
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
文之霸也先脩刑政然後事事近有山東士人
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之詳男子畝婦
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固有紀事曁乎
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
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
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
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
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
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寃之將秦相猛將終戒視
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
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
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
年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
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睹將軍盛德之形
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
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盡能
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向外叛者
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

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陳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日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其功論功則曰捨其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其恐懼再拜

樊川文集第十一

樊川文集第十二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上周相公書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鉤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傅于其城以臨車衝鉤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

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
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
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
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
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
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闕東兵用於
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粮不
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
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
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
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
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
滅樸樕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之戰是
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
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
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
隨句解析離爲三編輙敢獻上以備閲覽少希
鑑悉苦心即爲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
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
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
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
沓鼠循無入仕路其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
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
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
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
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自房
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
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而令得
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
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憒憒而不曉也
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
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
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
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
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
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
彄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爲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

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御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御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産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御大夫之裔闘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闘辛闘巢闘懷(闘王之國皆有大功)爲氏生蔿賈孫叔敖(爲文凡)蘧啓彊蘧子馮蘧掩蘧罷屈氏生

屈蕩屈到屈建杅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爲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爲強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後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冑裔書於史氏爲偉人者不可勝

數不知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爲唐宗臣比之伊呂周邵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爲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爲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榷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冑戰死儀草廢武后召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

強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爲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爲太子漢陽王張公東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相毆技四王手提杜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杜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産古之遺愛廉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

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
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
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
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
大許公爲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
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
宗朝號爲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
兄弟賛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
文學士開内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太山祀
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
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禄山謫老南服年
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
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叢記使賊不
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
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
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
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
嚮強弱而施其所爲司空公始相憲宗廢權倖
之機示令不得張收歛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
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侍袁相爲滑州衛州凡二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

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爲節度使拔取沉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會人爲職方郎中知制誥
戢州取李趙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伍貞九中皆十餘年畢歷其他似譎者亦皆當叙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
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
盡忠剪蔡劇賊於洛師脅下招來常山質其二
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爲寇
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
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
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
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
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其以
永無愆故彝道復興鴻鴈美周宣王能復先王
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爲中興但能奉行漢
家故事姚梁公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
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聆獲
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
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茜
茂皎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
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
助明天子爲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
有九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綱畧如防盜賊

言子弟者噎啞抑欝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畧言大槩于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李中丞書

某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卧疾乞假復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戸便經旬日弔慶參請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趍隨意所在希時徇勢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間比之輩流亦多困躓自顧自念守道不病獨處思省亦不自悔然分於當路必無知巳默默成戚守日待月冀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謁門館似蒙奨飾敢以惡文連進机案特遇采録更不因人許可指敎實爲師資接遇之禮過等詢問之辭悉纖雖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氣色濟濟不知沉困之在巳不知昇騰之在今都門帶酒笑别親戚斯乃大君子之遇難逢世途之不偶常事雖爲遠宦適足自寛某世業儒學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風不墜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頗固不能通經于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中丞即歸廊廟宰制在手或因時事召置堂下坐之與語此時廻顧諸生必期不辱恩奨今者志尚未泯齒髮猶壯敢希指顧一盤肝膽無任感激血誠之至某恐懼再拜

與人論諫書

某疎愚於情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巳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説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闘是非一决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女好食某物愼勿果食之必死乙必曰食我食之久矣汝爲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

汝好食其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逆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不得入廟也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廻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人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爲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閤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閤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爲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爲吾君抃也閤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動吾君而光世德某蒙閤下之厚愛異於異時資閤下知以進尺寸能不爲閤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作爲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爲治則爲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閤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眞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讃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與浙西盧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某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幕

府自應舉得官凡半歲間既非生知復未涉人事齒少意銳舉止動作一無所據至於報効施展朋友與遊吏事取捨之道未知東西南北宜所趨向此時郎中六官一顧憐之手攜指畫一一誘教丁寧纖悉兩府六年不嫌不怠使其無大過而粗知所以爲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歲乞假路由漢上員外七官以其嘗獲知於郎中惠然不疑推置於肺肝間某恃郎中之知亦敢自道其志公私謀議各悉所懷一俯一仰如久而深者久欲資郎中員外之爲階級遠于尊重欲望收卹舐筆伸紙以復踰於三四因曰既階級矣步欲升堂與排關而入者事不同日式微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必有仁義與我所以處而不去也進退計忖不宜得罪今敢謹寫所爲文十四首編爲一卷繼進於後愛之不倦爲之不已不至於工今以爲獻無任慙惶然特爲進說之端非敢因此求知不勝攀戀惕懼之至某再拜

杜牧字牧之

上宣州崔大夫書

某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其去之杳天沉汪瀆漫不知其所爲終始也復自開幕府已來辟取當時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後進絜絜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今藩鎮之貴土地兵甲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與門下後進之士推得失去就於分寸銖黍間多是其人也獨閣下不自矜高不設壍壘曲垂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知後進絜絜以節義自持者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此固然也非敢苟佞其辭以取媚也不知閣下俯仰廷遇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少飲食獻酬之和樂各用何道閑夜永日三五相聚危言峻論知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閣下壽考福祿祝之無窮其雖不肖則亦千百聞其一人數也鹿鳴宴羣臣詩曰既飲食之復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吉日詩曰

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上焉自古雖尊爲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未有不得多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詩也況於諸侯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不可勝紀而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饑而飽伏希閣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鐍之益固使天下之人異日捧閣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爲宰相長育人材興起教化國朝房杜姚宋不足過也某也於流輩無所知識承風望光徒有輸心效節之志今謹録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蓋欲導其志無以爲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筆語亦蒙亟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慺中爲之不知矣於其事能不稍工不敢再録新述恐煩尊重無任惶懼謹再拜

上池州李使君書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温愼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禀闊畧疎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耶柔利巳偷苟譏諂可以進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巳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巳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鋭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眞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覩形勢絜絜少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巳幸況爲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疆壠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官之由勇於爲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爲不繆私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向二者所以爲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況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爲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爲天子廷臣不爲甚賤不爲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爲刺

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無兵期軍須逋負諍訴之勤足以爲學自強自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爲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眞可惜也向者所謂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可惜也年四十爲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爲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爲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跡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爲注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爲師要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爲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猾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已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空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蹶於無蹤算於忽微然後能爲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爲師耳參之於上古復酌於見聞乃能爲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爲博士耳此乃蓋滯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爲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已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論討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爲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爲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既受足下之敎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胷臆間不以悄忿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防是晚多食大醉繼飲其他無所道某再拜

投知已書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復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操心不顧世之人是非也杜屬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杜屬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趙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列士義夫有才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材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列之士旣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已功也審已之行審已之才皆不出衆人亦不求知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蔵縮退避唯恐知之深蓋自度無可以爲報效也或有因緣他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慙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而舉之爭爲知已者不啻二十人小生迺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即返嚮所謂喧而譽之爲知已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持何說復於知已之前爲進拜之資乎默默蔵縮苟免寒饑爲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閤下旨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録在門下閤下爲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讌享則亦榮矣況欲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達倜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爲何才可以塞閤下之求宜爲何道可以報閤下之德是以自承命已來審已愈切撫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才責之以衆人之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爲爲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詠歌以發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生之所堪任伏恐閤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敢不特自發明導說其衷一開閤下視聽其他感激發憤懷愧思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某恐懼再拜

答莊充書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

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爲難到今以其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上河陽李尚書書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鏁太行東塞黎陽左京河南指爲重輕自艱難已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於前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效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搢紳之士屈指延頸佇觀政能況聖主撫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關取隴城緝爲郡縣令親誅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爲耕戰之具西復凉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使不貢不覲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揀拔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成敗者而不能爲之復使儒生舒展胷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在今日某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爲歌詩以稱道盛德其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切其恐懼再拜

上鹽鐵裴侍郎書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得人皆以權勢干求固難悉議停替其於利病豈無中策其自池州睦州實見其獘蓋以江淮自廢留後已來凡有寃人無處告訴每州皆有土豪百姓情願把鹽每年納利名曰土鹽商如此之流兩稅之外州縣不敢差役自罷江淮留後已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誅求一年之中追呼無已至有身行不在須得父母妻兒錮身驅將得錢即放不二年内盡恐逃亡今譬於常州百姓有屈身在蘇州歸家未得便可以蘇州下狀論理披訴至如睦州百姓食臨平監鹽其土鹽商被臨平監追呼求取直是睦州刺史亦與作主不得非裹四千里粮直入城役使即須破散奔走更無他圖其間捜求胥徒針抽鏤取千計百校唯恐不多除非吞聲別無赴訴今有明長吏在上旁縣百里尚敢公爲不法況諸監院皆是以貨得之恣爲姧欺人無語路況土鹽商皆是州縣大戶言之根本實可痛心比初停罷留後衆皆以爲除煩去冗不知其弊及於疲羸即是所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今若蒙侍郎改革前非於南省郎吏中擇一清慎依前使爲江淮留後減其胥吏不必一如向前多置人數即自嶺南至於汴宋凡有寃人有可控告姧贓之輩動而有畏數十州土鹽商免至破滅除江淮之太殘爲侍郎之陰德以某愚見莫過於斯若問於鹽鐵吏即不欲江淮別有留後若有留後其間百事自能申狀諮呈安得貨財表裏計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俯察愚衷不賜罪責某再拜

與汴州從事書

汴州境内最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窮人奔走斃踣不少某數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縣見縣令李式甚年少有吏才條疏牽夫甚有道理云某當縣萬戶已來都置一板簿每年輪檢自差欲有使來先行文帖尅期令至不揀貧富職掌一切均同計一年之中一縣人戶不著兩度夫役如有遠戶不能來者即任納錢與於近河雇人對面分付價直不令所由欺隱一縣之内稍似蘇息蓋以承前但有使來即出帖差夫

所由得帖富豪者終年閑坐貧下者終日牽船令即自以板簿在手輪轉差遣雖有黠吏不能用情其每任刺史應是役夫及竹木瓦磚工巧之類並自置板簿若要使役即自檢自差不下文帖付縣若下縣後縣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一鄉只要兩夫事在一鄉徧着赤帖懷中藏却巡門掠斂一徧貧者即被差來若籍在手中巡次差遣不由里胥典正無因更能用情以此知襄邑李式之能可以惠及夫役更有良術即不敢知以某愚見且可救急因襄邑李生之績效知先輩恩報幕府之深誠不覺亦及拙政以爲證明豈敢自述今爲治患於差役不平詩云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此蓋不平之故長吏不置簿籍一一自檢即姧胥貪冒求取此最爲甚某恐懼再拜

樊川文集第十三

樊川文集第十四

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杜牧字牧之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丁亥皇帝御宣政樓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于皇帝受冊禮畢御丹鳳樓因大赦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具牧爲刺史實守黃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赦書得祭諸神因爲文稱讚皇帝功德用饗神云黃帝嗣帝飾天付前壬申年坐統大業慈明寬恩聖明文武或曰誅殛曰我父母譬彼嬰兒豈不可恕或曰畋遊苑大林深喈喋跳突千毛萬羽豹裂鵰擒其樂無伍皇帝曰不匪我不知言豈假汝未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簠簋如寐未寤如痒未愈斥退狗馬未可以御或曰酒飮順氣完神莫樂工習自祖自父瑤簪繡裾千萬侍女酣以觥斝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樂何苦皇帝曰不如聞四海蝗蔽田畝或曰亢旱或曰淫雨稚老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

舉乃拔俊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詳
刑定法深刻不敢標揭典制酌之中古遠師太
宗近法憲宗怵慄思惟不治是懼四國既平六
職攸序黍稷稻粱嘔啞俯僂父子供養嬰兒撫
乳萬里齊俗實皇帝力鑿眠而食罔知其故皇
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犄㹶旅五帝坐壇百
神立坫(天廉反)鬼竦聆嚮捧爵是醮海外天內戎狄
蠻夷奇服異貌伏于陛外懽喜叫噪迴御丹鳳大
赦四海改元會昌減論有罪紀功嗣德搜剔幽
昧寒暑合節風輕雨碎穀溢陳囷畜繁腯大東

南西北限岸置紀無有頫樿(得可反)不識災害三事
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不能侔謳歌謠詠
安能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拜章口呼願上
大號神聽天聞欲揚宏休皇帝曰無功不可虛
受懇請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予慙羞曰
因大赦惟新九州不窮不詐不饑不偷有窮有饑
實吏之尤予實天吏許之省修約束致誠纖悉
丁寧品類細備各當源流皇帝曰俞股肱耳目
誠示竭力寒暑風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力其誰
能謀凡爾守土各報爾望剝烹羹胾無愛羊牛

天下聞命奔走承事牧實遭遇亦忝刺史齋
惕慄臨谷臨墜視牲咨毛濯爵置冪不委下吏
籩羞貝潔罔有不備衣冠待曉坐以假寐步及
神宇蹐足屛氣神實在前敬恭跪起詩不云乎
皇天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指視止殃
其身豈可傍熾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
可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祇
聰明唱和符同相為表裏黃治雖遠黃俗雖鄙
皇符視之近遠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紀無負
皇帝自作羞愧月惟孟夏日惟辛巳實神降祉

神如有言我荅皇帝寒暑風雨其期必至瘥癘
水旱永永止弭爾為官人勉其爾治其敬再拜
流汗霑地

祭城隍神祈雨文

下土之人云實有之石穀豐實寒暑合節天實
生之苗房甲而水湮之苗秀好而旱募之饑即
必死天實殺之也天實有人生之孰敢言天之
仁殺之孰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二歲一交如
彼管庫敢有其寶玉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室東
海孝婦吏冤殺之天實冤之殺吏可也東海之

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刺史性愚治或不至厲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福殃惡止當其身胡爲降旱毒彼百姓謹書誠懇本之於天神能格天爲我申聞

第二文

牧爲刺史凡十六月未嘗爲吏不知吏道黃境隣蔡治出武夫僅五十年令行一切後有文吏未盡削除伏臘節序牲醪雜須吏僅百輩公取於民里胥因緣侵竊十倍簡料民費半於公租刺史知之悉皆除去鄉正村長強爲之名豪者尸之得縱強取三萬戶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悉除去蠶絲之租兩耗其二銖稅穀之賦斗耗其一斗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頑者笞而出之吏良者勉而進之民物吏錢交手爲市小大之獄面盡其詞弃於市者必守定令人戶非多風俗不雜刺史年少事得躬親疽抉其根矣苗去其莠矣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晝日不聞人聲刺史雖愚亦曰無過縱使有過力短不及恕亦可也殺亦可也稚老孤窮指苗燃骨將穗秀矣忍令萎死以絕民命古先聖哲一皆稱天舉動行止如天在旁以爲天道仁即福之惡即殺之孤窮即憐之無過即遂之今旱已久恐無秋成謹具刺史之所爲下人之將絕再告於神神其如何

祭木瓜神文

維會昌六年歲次景寅某月某日某官敬告于木瓜山之神惟神聰明格天能降雲雨郡有災旱必能救之前後刺史祈無不應去歲七月苗將萎死禱神之際甘雨隨至槁然凶歲化爲豐年仰神之靈感神之德願新祠宇以崇祭祀今易卑庳變爲華敞正位南面廟皃嚴整風雷雲雨師伯必備侍衛旗戟羅列森然惟神繫雲在襟貯雨在左視人如子渴即與之不容凶邪不降疾疫千萬年間使池之人欽仰不怠伏惟尚饗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某月日池州刺史杜牧謹遣軍事押衙王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亡友李君起居之靈憶昔相遇兩未生鬚京師衆中跡猶甚疎一言道合盡寫有無我於

宣城恭跡賔吏君隨幕府東下繼至復與友人
故薛子厥邂逅釋顏如相爲期放論劇談各持是
非攻強討深張不彀機怒或䞣赫終成笑嬉於
後七年君拜左史來蜀西川我官補闕云愧我
先拜章請代蓋私我焉我有家事乞假南來循
出里第君出離杯令弟在席恣爲詼諧耳熱膽
張觥聯相猻我歸墜馬一支幾摧君來我坐側
倚旁限時間酘吟戲口猶開云君我殺以酒相
加忌我之才及我南去君刺池陽我守黃岡葭
葦之場唯君書信前後相望辭意纖悉勉我自
強筆我性情補短裁長一函每發沉憂併忘幸
會交代公襳若飛江山九月凉風滿衣爲別幾
時多少懽悲志業益廣不可窺知長人之術首
爲吏師縱酒十日舞袖傲垂語公之餘且及其
私許以季女配我長兒莫云稚齒可以指期各
負少壯輕後會時寓居宣城書札日馳一疾不
起訃來猶疑嗚呼哀哉惟先僕射儉德冠古凡
二十年四領茅土所至所治曰人父母官俸餘
半委庫不取京師里第蓬茅數畝慶餘生君曰
天酧補何聰明才智兮不使施爲何付與之多
兮折之何暴天陽地陰高厚相倖上有河漢鉥
（蓋錢 又）天横流百刻晝夜平分不饒皎不陰晦一月
幾朝二男三女俗率如此三男二女無有其地
君子小人㫁目並列與小人校會無百一於百
一中以秀奪實凡稟陰陽生於其間陽常不勝
賢者宜皺自古皆然欲復何言撫孤一弔拍棺一
哭咫尺不遂涕下相續期於沒齒盡力嗣子嗚
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周相公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七月辛未朔八日戊寅
故吏朝議郎知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杜牧
謹遣軍事押衙司馬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故相國僕射贈司徒周公之靈伏惟相公
之道徧於天下至如牧者受恩叢深爰自稚齒
即蒙顧許及在官途援挈益至會昌之政柄者
爲誰忿忍陰汙（平声）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遣
中黃岡大澤葭葦之場繼來池陽西在孤島僻
左五歲遭逢聖明收拾冤沉誅破罪惡牧於此
際更遷桐廬東下京江南走千里曲屈越嶂如
入洞穴驚濤觸舟幾至傾沒萬山環合才千餘

家夜有哭烏晝有毒霧病無與醫饑不兼食抑喑偪塞行少卧多逐者紛紛歸轂相接唯牧遠弃其道益艱相公憐憫極力掀按爰及作相首取西歸授之名曹帖以重職貌國太子絳市諜人死而復生未足爲喻旌旆西去拜於都門賢士大夫無不攀惜皆曰相公事君盡忠保道輕位大張公室盡閉私門彼由徑者跛倚不進天下賢彥明知所趣重德壯年衆期再入牧守吳興繼奉手示但休退不言疾恙訃問忽至慟哭問天嗚呼蒼生未濟而丧吾相爲蒼生慟豈獨私恩想像音容思惟恩紀期於令嗣可以効死吳洛相遠踰於二千無因拜柩見歸九泉哭送使者致誠奠筵伏惟尚享

祭龔秀才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杜牧謹遣軍事十將徐良敬致祭于故龔秀才之靈死者生之極折脛而夭復死之極言於前定莫得而推出於偶然魂其寃哉鄉里何在骨肉何人卜山之南可以棲寃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贈吏部尚書崔公行狀曾祖某皇任醴泉縣令祖某皇任太子中允贈右散騎常侍父某皇任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州刺史贈太師

公諱某字某威儀秀偉神氣深厚即之如鑑望之如春既冠識者知不容於風塵矣貞元十二年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陝虢觀察使崔公琮願公爲賓而不樂之挈辭載幣使者數返公徐爲起之且曰不闕上聞攝職可也受署爲觀察巡官後轉京兆府鄠縣尉遷監察御史侍御史刑部員外丁卯國太夫人憂杖而能起人有聞焉外除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事千人百族必應進而進公親自挾格肖法必留矣程必黜每懸牓舉牘富室權家汗而仰視不敢出口宿吏遠巡縛手係舌願措一辭不能得之凡二年遷左司郎中吏部郎中加朝散

大夫旋拜諫議大夫兼知匭使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爲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巳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爲之動容斂袖慰而謝之遷給事中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師臣今相國奇章公上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命服金紫旋拜中書舍人仍兼舊職侍帝郊天加銀青光祿大夫高承簡罷鄭滑節度使滑人叩闕乞爲承簡樹政德碑內官進曰翰林故事職由掌詔學士上曰承簡功臣胤也治吾咽喉地克有善政罷而請紀入人深矣吾以師臣之辭且寵異焉居數月魏博節度使史憲誠拜章爲故師田季安樹神道碑內官執請亦如前辭上曰魏北燕趙南控成皐天下形勝地也吾以師臣之辭且慰安焉居數月陳許節度使王沛拜章乞爲亡父樹神道碑內官執請如前辭上曰許昌天下精兵處也俗忠風厚沛能撫之吾視

如臂吾以師臣之辭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御札命公令刻其辭恩禮親重無與爲比歷歲願出守本官辭懇而遂禮部缺侍郎上曰公可也遂以命之二年選士七十餘人大抑後浮華先材實轉兵部侍郎今上即位四年公亟請於丞相閤曰願得一方疲人而治之除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先是陝之官人人必月尅俸錢五千助輸貢于京師者歲至八十萬公曰官人不能贍私安能卹民吾不能獨治安可自封即以常給廉使雜費下至于塩酪膏薪之品十去其九可得八十萬歲爲代之官人感悅隨治短長不忍爲欺萬國西走陝實其衝復有江淮梁徐許蔡之戍兵北出朔方上郡回中汧隴間踐更往來不虛一時民之供億吏須必應生活之具至于餅餌匕匙常碎於四方之手公曰此猶東炬以焚民也於是節宴賞截浮費凡金漆陶木絲枲之用悉爲具之可饗數千人民一不知復有詔旨支稅粟輸太倉者歲數萬斛始斂民也遠遠近近就積佛寺終輸于河復籍民而載之民之巨牛大車半頓于路前政咸知計不能

出公曰管仲曰粟行五百里民有饑色斯言粟重物也不可推遷民受其弊況今迂直之計有不翅習試五百里乎公乃大索有無親籌而計之北臨黃河樹倉四十間宂倉爲糟下注于舟因隙賞直不敗時務自此壯者斛幼者斗負挈簏襄委倉而去不知有輸他境之民越逸奔走耕耕爭鬪願爲陝民政成化行上國下國更口讚頌凡二年改岳鄂安黃蘄申等州觀察使襄山帶江三十餘城繚繞數千里洞庭百越巴蜀荊漢而會注焉五十餘年北有蔡盜於是安鑠三闖鄂練萬卒皆傖楚善戰寖有戰風稱爲難治有自往矣公始臨之簡服伍旅脩理械用親之以文齊之以武大創廳事以張威容造艨衝小艦上下千里武士用命盡得羣盜公曰劫于水者以盡殺爲習雖值童耇而無捨焉比附他盜刑不可等於是一死之内必累加之盜相誡曰公之未去勿觸其境然後黜弃奸胥用公法也升陟廉能用公舉也撫獲窮約用公惠也豪商大賈不得輕役不得隱田父子兄弟不得同販於闔境之内有餘不足自公而均復建立儒宮置博士設生徒廩餼必具頑惰必遷敬讓之風人知家習八年秋江水漲溢公曰安得長堤而禦之言訖軍士齊民雲鍤雨杵一揮立就令行恩結有如此者千里之内如視堂廡雖僻左下里歲臘男子必以雞黍賀饋女子能以簪瑱相問遺富樂歡康有於治古凡五年遷浙西觀察使加禮部尚書公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爲旱因下爲水者六歲矣輕賦兵役不減於民上田沃土多歸豪強荀悅所謂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酷甚於亡秦今其是也於是料民等第籍地沃瘠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宴賞約事裁節民有宿逋不可減於上供者必代而輸之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難已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者多栖於吳土遂立延賓館以待之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里閭益知民之疾苦隨以治之纔逾朞歲而吳民復振開成元年十月二十日薨於治所多士相弔曰使公相天子貞觀開元之俗可期而見也豈公不幸實生民之不幸也主上痛悼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

公生得靈和自干名立朝爲公卿爲侯伯未嘗須臾間汲汲牽率欲顯名合朝而仁義忠信明智恭儉鬱爵積發溢自然相隨不立約結而善人自親不設溝壘而不肖自遠不志於榮達而官位自及公內外閥閱源派清顯援於甲族而復甲焉觀昆仲六人皆至達官公與伯兄季弟五司禮闈再入吏部自國朝已來未之有也上至公相方伯下及再命一命幕府附倍吏之屬偏滿內外皆公門生公俯首益恭如孤臣客卿愓惕而多畏也自爲重鎭苞苴金幣之貨不至權

門親戚故舊周給衣食畢其婚喪悉出俸錢不以家爲在家怡然未嘗訓勉子弟自化皆爲名人居室卑庳不設步廊賓至值雨則張蓋躡屐而就于外位初鎭于陝或束挺經月不鞭一人至于驛馬令五歲幸全則爲代之著爲定制曰致一物於必窮之地君子不爲其爲仁愛而臻於此及還鎭鄂渚嚴峻刑法至於誅戮未嘗貰一等後一刻或問於公曰陝鄂之政不一俱臻於治何也公曰陝之土堉民勞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之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刑莫能致理政貴知變蓋爲此也聞者服焉嗚呼公之德行材器眞君人君子沒而不朽者也易名定謚爲國常典敢書先烈達于執事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

行狀

曾祖某皇任泉州司戶參軍

祖某皇任婺州武義縣主簿贈屯田員外郎

父某皇任尚書禮部員外郎贈太子少保

公諱某字某明春秋能文攻書未冠知名我烈祖司徒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氏有子吾無恨矣因以馮氏表生女妻之貞元末舉進士時許公孟容爲給事中權文公爲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請許曰亦有遺恨曰爲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丈

人或援致中第是累丈人公舉達其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詣公不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爲頴子聯中制策科授太子校書鄠縣尉直史館左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歷尚書司門員外郎司勳兵部郎中中書舍人命服朱紫時穆宗皇帝親任學士時事機祕多考決在內必取其長循爲宰相公密補飢多同列每欲面陳拜章亟來告公必取規議用爲進退歲久當爲其長者凡再公皆逡巡不就上欲面授之公奏曰學士院長參議大政出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爲凡宰相之任非能盡知天下物情苟爲之必致敗撓況今百姓甚困燕趙適亂臣以死不敢當願得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出稱疾特降中使劉泰倫起之公稱益篤故相國李公德裕與公同列友善亦欲公之起辭説甚切公終不出因詔以本官兼史職出歸綸閣久處密近思效用於外懇請於丞相不已由是出爲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二歲轉爲人因事繁悪易滋長官人調授少得防究踈通

蹊徑人情物理無不曲盡吏欲爲欺於此照驗之端必明於彼民有未伸於彼開張之路必在於此豐豐循環皆極根本尤重刑罰杖十五至死者每有一犯必具獄斷刑之後徧示幕府吏雖十人有一人以爲小未可者必再詳究經費遊宴約事裁節歲有水旱不可減于常貢者必爲代之江西宣州聯歲水災所貸萬計公善養情性自居方伯生殺之任喜怒好惡是四者閑覆渾然雖終歲伺之不見毫髮故黠吏欲賊公之所向高下其事終不可得每處一事未嘗不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懽康理行第一每去任人吏泣送出境不絶自宣城入爲吏部侍郎二年考覆授舉品第倫比時稱精能宰物之望屬於僉議公每願用所長復理於外及薨於位知與不知莫不相弔上悼惜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公與先少保俱掌國史撰憲宗實録未竟出鎮湖南詔以隨之成於理所時論榮之公出得靈粹沛然而仁自幼及長未嘗須臾間汲汲孳孳欲及於道温良恭儉明智忠信内積外溢自然相隨自布衣至於達宦凡所交友皆當

時名公將美所長覆救所不及三十年間無有攜間者公常居中雖有重名每若於飢寒兩未廉鎮時宰許之皆先要公曰欲用某為從事可乎公必拒之至有怒者公曰誠如此願息所請故二鎮幕府皆取孤進之士未嘗有吏一人因權勢入嘗擇邸吏尹倫贛滯闕事客佐皆患之因請易之公曰某出京師面誠倫曰止可闕事不可多事是倫適能如此受不虛矣故二鎮號為富饒凡十年間權勢貴倖之風不及於公耳苞苴寶玉之賂亦不至權門雖有怒者亦不敢以言議公公然後公其為守道自得皆如此類在家無杖笞呵責家人自化兄弟生姪雖絕服者入門飲食衣服指使其奴婢無二等親戚故舊周給所得皆出俸錢不以家為於京師開化里致第價錢三百萬訖二鎮羣率滿之及在林之日周身之飾易以任器京師士人雜然言議以為非今之有指為異事嗚呼公之德行可以稱古君子矣牧分實通家義推先執復以孱昧叨在賓席幼熟懿行長奉指教泣涕撰記以備遺闕以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卷終

樊川文集第十五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黃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奉某月日勑旨自某官授臣黃州刺史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自出身已來任職使府雖有官業不親治人及登朝二任皆參臺閣優游無事止奉朝謁今者蒙恩擢授刺史專斷刑罰施行詔條政之善惡唯臣所繫素不更練兼之昧愚一自到任憂惕不勝動作舉止唯恐罪悔伏以黃州在大江之側雲夢澤南古有夷風今盡華俗戶不滿二萬稅錢才三萬貫風俗謹朴法令明具久無水旱疾疫人業不耗謹奉貢賦不為罪惡臣雖不肖亦能守之然臣觀東漢光武明帝稱為明主相繼臨五十年當時以深刻刺舉號為稱職治古之風廢俗吏之課高於此時循吏衛颯任延王景魯恭劉寬陳寵之徒上一縣宰獨能不循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愛人如子廢鞭笞責削之文用忠恕撫字之道百里之內勃生古風凡違眾背時徇古非今王者公侯尚難其事豈

一縣宰能移其俗此蓋人爲治古之人法爲一時之法治以之教教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時之法齊之即一時之人正國家自有天下巳來二百三十餘年間專用仁恕每後刑罰是以內難外難作者相繼土地甲兵權柄號令盡非我有終能擒之此實恩澤慈愛入人骨髓俗厚風古不可搖動今自陛下即位巳來重罪不殺小過不問普天之下蠻貊之邦有罹艱凶一皆存䘏聖明睿哲廣大慈恕遠僻隱阨無不歡戴十四聖之生育張二百四十年之基宇臣於此際爲吏長之敢不遵行國風彰揚至化小大之獄必以情恕孤獨鰥寡必躬問撫庶使一州之人知上有仁聖天子所遣刺史不爲虛受忝其和風感其歡心庶爲瑞爲祥爲歌爲詠以裨盛業流乎無窮在臣心之則然豈扞術之能及無任感激悃懇血誠之至謹奏

賀平党項表

臣某言伏奉三月二十七日勑党項剪除北邊寧靜華夏同慶道路懽呼臣誠慶誠抃頓首頓首伏以上天有震燿殺戮王者有攻討誅夷是以不暫討者不久寧不一勞者不永逸伏以自古夷狄處中華未有不爲患者春秋時長狄攻魯北戎病齊破衛陵燕侵秦掠晉西漢趙充國納先零於內地東朝馬文泉置當煎於三輔自後織大侵亂關中戰爭十年騷擾四海陵逼京邑發掘園陵段熲不生絲不能滅後至曹公因匈奴衰弱分爲五部處在汾晉散而居之元海傑然首亂華夏中原喪沒凡數百年國朝貞觀之初突厥破滅太宗惑彥博之利口忽文貞之成筭處其降衆置於河南不數十年果殘燕趙興師命將輸穀饋財天下騷然始能殄滅是知今古夷狄處在中土未有不爲亂者伏以党羗雜種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勁俗稟天地之戾氣爲西戎所壓舉種來降國家納之置於內地爰受冠帶兼伏征徭角觡既成觝觸是務天寶至德之際北燕偏重去聲中原一撤大曆建中之際逆胡餘波巨盜再起党羗因此亦恣猖狂兎伏鳥飛爲戎虜之耳目狼心梟響作邠鐵之殘賊比以回鶻未殄吐蕃正強且須羈縻未可重擾於是邊疆日駭種類歲繁每至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以魁健之質張忿鷙之兇劫饋穀以焚

舟殺軺車而閉道衆虺盤結群犬吽牙依據深
山出沒險徑近在宇下游於㪍中艱難已來不
能剗削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皇天縱
聖赫日資明威極風霆謀先造化潛運睿筭獨
決神機箕宿禡牙狼星斂角戍日禱馬太白揚
眉按瑣而邊事無遺聚米而兵形盡見披其要
地擣以奇兵獸窮搏人鹿急走險囊封赤白雜
沓繼來雖走檄書遠近同至蘇辛李蔡傳鄭甘
陳十萬齊呼四面同入行軍於枕席之上敗虜
於險阻之中或以利戈舂喉或以長矛抉脅僵
屍積疊千山之草木飛腥霆雷轟轟喧萬里之威
稜大震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言中國不
振蠻夷入伐下人號天以告亂也復曰宣王薄
伐小雅中興是知武功不成文德不洽皐陶無
遺之誠史佚非類之言若不殄除何爲家國自
此兵爲農器華作軒車泥紫金於常山沉殘戎
於青海天覆盡得禹畫無遺統華夏爲一家用
夷狄爲四守萬物由道百度皆貞遠超三代之
風使無一人之獄臣僻左小郡樸樕散材空過
流年徒生聖代尚能爲詩見志作歌極情上詠

神功庶垂後代限以守土不獲稱慶無任踴躍
欵懇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右臣奉某月日勑牒令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
遺愛碑文臣官卑人微素無文學恩生望外事
出非常承命震驚以榮爲懼伏以洪爲州府逾
於千年言念疲羸常患水火風俗如此改革無
因韋丹受朝廷分憂爲百姓去弊不踐舊跡特
建宏謀凡三年苦心去千歲大患兼之灌溉種
蒔豊其衣食渤海潁川之治邵父杜母之恩揆
之於丹未足爲比伏惟皇帝陛下陟降順帝施
設如神納諫若轉圜去惡如反掌是以兵刑措
寢年穀豊登而猶念切疲人及於循吏緬韋丹
已效之績慰江西去思之心特與彰揚創爲碑
紀是宜使內直學士西掖詞臣振發雄文流傳
後代至於臣者最爲鄙陋明命忽臨牢讓無路
俯仰慙懼神魂驚飛臣不敢深引古文廣徵樸
學但首敘元和中興得人之盛次述韋丹在任
爲治之功事必直書辭無華飾所冀通儒一建

百姓皆觀事事彰明人人曉會但率誠樸不近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生羽翼報非次之拔擢宜裂肝腸無任感激懇悃血誠之至其碑文本謹隨狀封進以聞謹奏

爲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臣某等言伏以收復河湟廓開土宇北絶梓嶺西過榆溪壯中夏起塞之雄奪西戎理弓之地至使強虜不敢觸鋒山鏤七闕地闢千里歌貍首而息射詠杕杜以勞旋聖德神功超今越古某月日臣某等於延英殿面奉德音陛下以尅定舊疆獲成先志歸功祖考追尊鴻名臣等伏念國家之爲治也溢三皇之軌躅奮百代之上下天寶之末天下泰寧恃富庶而醉飽無虞韜干戈而兇逆潛作大曆貞元之際河北河南之地朝廷行姑息之政郡國皆叛亂之臣苟且之令行畫一之法廢月增日長雄唱雌和李錡宗子劉闢書生東據石頭西斷劍閣朝廷所有唯止兩京伏惟憲宗皇帝順上帝之心酌列聖之法爵不踰等舉不失賢親莊正之人去側媚之士然後提挈綱紀震疊雷霆誅夷群兇洒掃四海百度如律九功可歌天業益張聖統無極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伏惟元和之功實開中興之業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脩先王之大道行天下之達德廣問延諫褒直盡下首雪冤獄常對法官是則虞舜恤刑文王慎罰無以過也開張聰明延納諫諍守職業者無職不舉被言責者無事不言皆獲甄升豈唯假借夫仲尼以三人有我師大禹以愚夫能勝予是仲尼之好問大禹之拜言無以過也是以百姓手足皆安於措置四海風俗益臻於和平尚猶午夜觀書日昃聽政下採人病上求天端帝典曰聖敬日躋湯銘曰日日新是陛下之德有以過之仲尼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仰陛下之至理知孔聖之可驗夫西戎強盛自古無之包有引弓之人盡爲跨馬之國天下獻力備邊不充四海輸賦養兵不足廣川薦草盡爲所有健兵倅馬不可當鋒雖李廣材能充國沉勇但能閉壘豈敢交綏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畜膚筭於霄漢之表盡聖謨於造化之先捕虜將軍射聲校尉羽

林突陣之騎酒泉校射之兵親自指蹤同時受命信星效祉靈旗呈祥壁壘言言而洞開猬魁纍纍而自縛解辮削衽投戈委弓懾恒威靈歡呼冠帶破種徙域空漠靜邉指北海而封燕然中西域而立幕府鄭吉之理烏壘班超之鎮他乾大庇生人一寬天下昔漢武帝之逐北虜四海耗半殷高宗之伐鬼方三年乃克尚書班史稱德詠功今陛下用仁義為干戈以恩信為羈揚所求必至有鬬必先不遺一矢不頓一刃洗八聖旰食之恨　百年土地之羞小雅盡興大業無極為而不有歸功先帝禮曰天子有善讓於天仲尼曰武王周公其達孝乎蓋以善於繼述能光祖考今者陛下謙讓之道符於禮經繼述之孝稱於孔聖臣等待罪宰相日覩昇平謹具太常追尊順宗皇帝憲宗皇帝謚號如前伏聽勅旨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裴表

臣某等言伏見湖南團練使奏生擒衡州草賊鄧裴及徒黨等伏以湖湘旱耗百姓飢荒遂有奸兇敢圖嘯聚今承擒滅已盡根株臣等誠懽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三代之英兩漢之盛姦宄亂常之類挺災構逆之黨秉閒即有遇隙便生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威極風霆德滋雨露正開壽域盡納群生永戢干戈將臻富庶逆賊鄧裴鰥爾小孽敢因歉食漸誘飢人剽亂鄉閭陵轢郡邑徒堅黨合事鉅寇宇或據深山或閉官道遂使湖嶺之外人不聊生慎由指揮義徒總齊武士仰憑睿筭遠仗皇威不經歲時盡剪豺虺党項巳寧於朔北妖黨復殄於巴西今擒鄧裴一清湖嶺用夷狄為四守統華夏為一家言念秋毫無非帝力臣等備位台鼎日奉聖謨無任抃舞慶快歡呼踴躍之至

謝賜御札提舉邊將表

伏奉宸翰以邊塞未靜將帥乏才唯務誅求不課兵食者伏以陛下自即位已來正朝廷而舉典法肥天下而壽群生故能不血刃以收河湟用文誥而降羌寇干戈偃戢遠邇安寧今者尚以戍邊未得高枕深憂將帥不副憂勤或但恣於侵貪或不事其兵食須有戒勵形於詔書此乃周文小心克勤大禹不自滿假比於聖德無

以過焉臣等備位鼎司親奉睿旨銘鏤肝鬲專
令防虞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謝賜新絲表

右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等新絲者伏以繭
蠶所繫在於纂組言功之大與食爭先陛下仁
德動天雨澤順序柔桑沃若蠶女功勤繭比凝
霜繁如委霧繭稅不逋於鄉井被覆皆徧於華
夷盡荷皇慈同歌帝力臣等備位台席親逢盛
時無任踴躍歡抃感恩之至

壽昌節宴謝賜音樂狀

右臣某言伏以降誕之辰生靈同慶合鈞天之
廣樂九奏諧和令錫宴於仙祠百辟歡抃臣等
幸生聖代獲備台階雖欲殺身豈酬大造無任
感恩踴躍之至

又謝賜茶酒狀

右臣某等言伏以大慶吉辰榮霑錫宴鴻恩繼
至王人荐臨旨酒名茶玉食仙果來於御府莫
匪天慈適口忘憂已滿小人之腹殺身粉骨難
酬聖主之恩臣無任感恩抃躍之至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書除臣某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祗奉成命進退失圖捧詔兢惶銜恩
戰慄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書生仕逢聖
代掌綸言於西掖作藩守於名邦自顧才能已
是踰越陛下獎遇不次拔擢過分春闈典貢地
官掌財咸無政能粗免僁闕及擢爲筦推累受
寵榮雖竭盡疲駑欲裨萬一而才智疎拙不效
涓塵夫宰相之任前賢有言如涉川有舟如幽
室有燭代天理物爲人具瞻豈伊小臣而膺大
任今朝廷髦俊並作名德森然或多歷庶官或
皆有功實或四方屏翰已著勳勞舉而用之無
不可者如臣凡淺豈宜委任伏乞俯迴天鑒更
擇時賢必能丹青帝圖金玉王度使微臣無尸
祿之誚聖主有得賢之名非唯微臣獲安實亦
天下幸甚無任悃懇血誠之至

又代謝賜批荅表

臣某言臣伏奉今月日批荅令臣宜斷來表不
許牢讓者仰承鴻澤跪捧芝緘戰越失圖咎處
無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昨奉詔書付
以魁柄自顧斗筲之器樸樕之才乘恩寵時竊

棟梁任只合效萘謨壓卧孔覇懇辭尚猶拜謝天顔進見卿士榮忝既積憂惶實深是以拜章上陳懇辭自叙冀廻聖鑑更擇時賢豈意睿旨重臨綸言再下不令徇志且遣守官大君之成命已行微臣之丹懇不遂誓當殫力盡瘁粉骨捐軀知無不爲見死寧避冀荅君親生成之德用酧乾坤覆育之恩無任感激血誠懇惶戰越之至

又謝賜告身鞍馬狀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疋并鞍轡臣生逢聖代竊位巖廊奉告令之詔書丹霄之雨露猶濕錫代勞之駿馬内棧之風雲尚隨寶軸煥絲綸之言逸足騁奔竒之態螢光爝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質孤根但荷乾坤之德殺身寧報撫己知慙無任感恩抃躍懇悃之至

論閤内延英奏對書時政記狀

右舊例宰臣每於閤内及延英奏論政事及退歸中書知印宰臣盡書其日德音及宰臣奏事送付史館名時政記史官憑此編入簡策伏以敷陳時政承奉聖旨事非一端時移數刻退朝循省執筆纉論但記出己之辭或忘同列之對若獻替之説或闕則史冊之書不詳臣今商量每閤内奏事及延英對迴陛下所降德音宰臣所奏公事人自爲記共成一篇既得精詳必無遺漏付與史氏便得直書伏乞天恩永爲常式

謝許受江西送綵絹等狀

右今月十八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令臣領江西觀察使紇干衆所寄撰韋丹遺愛碑文人事綵絹三百疋者恩隨幸至榮與利并抃躍慙惶罔知所措伏惟皇帝陛下皇天縱聖赫日資明大奬功勞不計存沒舉韋丹江西之績時令微臣撰碑墮淚之恩豈慙羊祜黄絹之妙實愧蔡邕今者更蒙恩私廣受絲帛捧戴兢惕無地容身不勝感恩慙惶之至

内宴請上壽酒

具官臣某等言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天覆地容堯仁舜孝四海波靜三春物華故於彤庭大開錫宴竊以三事大僚百司庶府顧持玉卮上千萬壽未敢專擅伏俟德音輕瀆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宴畢殿前謝辭

具官臣某等言遲日正晝廣場洞開張仙樂者三千餘人列正着者二十六豆酒傾瑶甕食羅雕盤列圭組以成行酌金罍以爲勞爵醆而止飽德以歸既醉太平之風共樂仁壽之域千年一遇百辟同歡臣等備位台司親逢聖日歡呼抃躍不能自勝

謝賜物狀

具官臣某等言叨陪錫宴竊覩鈞天百品並陳三酒皆具微臣所志已極滿盈豈意鴻澤重霑錫賚殊等朱緑玄黄之繒綵精金文錦之珎奇捧戴自天啓處無地不勝抃躍感恩之至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前件官執德以進嚮道而行譪有令名備歷清貫掌綸言於西掖才冊發揮參密命於内庭衆推忠慎自珥貂近侍主綸東門聲實益重於擢紳磨涅始彰其堅白伏以南省實天下根本兩丞爲百司管轄苟非其選必致敗官今若以臣所任廻授敬復庶能肅清臺閣提舉紀綱既曰陟明實不虚受伏乞天恩允臣所請

代人舉蔣係

伏准某年月日勑内外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宜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仁義素彰文學早著揚歷臺閣宣昭令名嘗爲諫官無所避忌及領藩鎮實寘疲羸頑者不附權臣例遭左官今逢明代猶典小州伏以封還詔書駁正時事職業實重選擇宜精今若以臣此官廻與蔣係既不虚受實爲陟明伏乞聖慈允臣所請謹狀

樊川文集第十五

樊川文集第十六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繼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校於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迸來漠南爲羇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髮驪騎之騎凋耗已無湩酪皮毳之資飢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計不出二者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同其氣勢同爲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薦草睽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瘃墜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奸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代

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壯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太武帝從之及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凉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某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飾誡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一校蠕蠕迴鶻之強弱猶

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冦於掌服之中輒轠懸旌湯沃覡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氷合防秋氷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爲長然出其意外實爲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討迴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超爲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勍敵況示之以弱必爲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麾玄王於常山子遺人於河壖顩兹疲虜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大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璪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之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與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攀戀惶懼汗慄之至謹啓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

某啓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戰國時張儀以爲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悅名曰腹中之眼帶甲十萬籍土五州太行夷儀爲其扃關健馬強弓爲其羽翼自逆黨專有僅及一世頗聞教育實曰精強昨者以堅專地之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遠邇皆疑難攻蜂蠆螗蜋頗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斷潛運廟謨伏宗社威靈駈風雲雷電掌上必取穀中難逃纔逾周星梟逆首周公東征之役捷至三年憲皇淮夷之師纔聞四歲校虜寇之強弱曾不等倫考攻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宥筭英略借筯深謀比之前修一何遠出自此鞭笞反側灑掃河湟大闡明堂再振儒校窮天盡地皆爲壽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代某謬分符竹實由思知慶快懽抃之誠倍百常品不宜謹啓

上白相公啓

某啓伏惟相公上佐聖主獨專魁柄封殖良善脩整紀綱練羣臣謹百職考功績覈名實大張公室盡閉私門盛德大功直筆實光於簡策清節細行祝史不愧於神明天下望之爲準繩朝廷倚之爲依據畢公克勤小物周公煥發大猷

邴吉陋案吏於公庭袁安不錮人於聖代衛將
軍有長揖之客張子孺無謝恩之人吉甫率由
舊章魏相能明故事房杜不以求備取人不以
巳長格物姚梁公先有司脩舊法下位各得言
其志百司各得盡其才求於古人之賢皆集相
公之德如以尺量刀解紛布墨畫小大銖參允
角尖鈌各盡其分皆當其任是以庶人不議鄉
校無言天下欣欣若更生者自此黃髮之老待
哺之子不見兵戈不離抱撫清廟之登西夷來
助蒼生之願百志皆成顒顒万方實懸斯望
某遠守僻左無因起居但採風謡亦能歌詠無任
攀戀激切之至謹啓

上周相公啓

某啓伏奉三月八日勅除尚書司勲員外郎史
館修撰承命榮懼啓處無地伏以聖主順上帝
之則率四海以仁神化風行家至日見吉先哲
王之德也有求必至有開必先是以傳呂得於
夢卜申甫降於山嶽伏惟相公侍主乃用爲時
而生當考室構廈之時膺篤繩削墨之任賛傑
俊遂賢良調陰陽提紀律類能而使吏材受官

常切如家之憂毎懷撻市之恥是以朝廷禮樂
天下清明人不凋傷神不怨悵萬物由道百度
皆貞雖周獲仁人商得元哲夢卜降嶽之得豈
能逾焉某樸樕之才糞朽之賤遭逢盛業三帶
郡符自審事宜實以逾忝伏以睦州治所在萬山
之中終日昏氛侵染妻病自量忝官已過不敢
奉然請告唯念滿歲得保生還不意相公拔自
污泥昇於霄漢却牧斥錮令廁班行仍授名曹
帖以重職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撫己自驚喜過
成泣藥肉白骨香返遊魂言於重恩無以過此
雖買臣懷紱郡邸蕭育召拜扶風揚僕三組垂
晉蘇秦六印在手校於榮忝無以爲喻言念微
生雖酧殊造伏以相公自數載已來朝廷篤老
四海俊賢皆因挈維盡在門館毗輔聖主巍爲
元勲自有明神以相百禄固唯賤末報效無門
感激血誠涕淚迸溢無任攀戀懇款之至謹
啓

上鄭相公狀

某啓伏以相公自専魁柄一闡大猷鎮撫四夷
訓導百吏無不信順皆有程品猶尚不遺微賤

特降慰誨重疊滿幅榮耀闔門攄戴生光啓處
無地聞於白屋之輩皆願殺身詢於黃耇之徒
以爲異事慰示天下長育人材魚頡鴻冥之潛
丘中塲上之隱皆可以結戀隨指效用盡心接
地際天日出月入盡得臣妾無不謳歌荅生願
顒實有所望某一門骨肉皆受恩知效命之誠
瀝血自誓無任攀戀感激懇悃之至謹狀

上淮南李相公狀

某啓伏以近日當州人吏往來及諸道賓客行
過皆傳相公以淮海之地災旱累年仁惻之心
憂念深切廣求人瘼大革土風卹養疲羸抑挫
豪猾備職者思勵其已業官者得用其能鰥寡
孤惸飛沉動植仁煦必及惠愛無遺吏不敢欺
法能必束上行下效家至户到閭里安泰史冊
未聞竊以聖上倚注既深相公勳業愈重况茲
異政即達宸聰伏料窮邊絶塞將議息兵宣室
明庭必思舊德重秉鈞軸固在旬時某忝跡門
墻不勝抃躍攀望棨戟下情無任戀結之至謹
狀

上吏部高尚書狀

某啓人惟樸樕材實朽下三守僻左七換星霜
拘攣莫伸抑鬱誰訴每遇時移節換家遠身孤
弔影自傷向隅獨泣將欲漁釣一壑栖遲一丘
無易仕之田園有仰食之骨肉當道每歎末路
難循進退唯艱憤悱無告今者大君繼統賢相
秉鈞遺墜必舉髦雋並作伏惟尚書秩高天爵
德冠人倫爲搢紳之紀綱作朝廷之標表凡遊
門館莫非雋賢至於小人最爲凡器頃者幸以
蜀郡祗事廉車奉約束而雖嚴滌昏蒙而無術
實多愆闕每賴恩容敢望尊嚴特自褒舉手示
遠降羇魂震驚感激彷徨涕淚迸落便無跛倚
如生羽翰全忘鬼循忽欲鳥舉雖闕下一召歲
中四遷校其光榮不能踰越禮曰君子愛其死
有以待也養其身有以爲也是小人忘生殺身
之地刳腸奉首之報今得之矣復何求焉江山
絶域登臨巴秋猿吟鳥思草衰木墜黎侯寓衛
有式微之詩趙王遷房創山木之詠流落多感
今古同塵迴望門墻涕戀唯積起居未由無任
血誠懇悃之至謹狀

上刑部崔尚書狀

某啓某比於流輩疎闊慵怠不知趨嚮唯好讀書多忘爲文格卑十年爲幕府吏每促束於簿書宴遊間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經營衣食復有一州賦訟私以貧苦焦慮公以愚恐敗悔仍有嗜酒多睡厠於其間是數者相遭於多忘格卑之中書不得日讀文不得專心百不逮人所尚業復不能尺寸銖兩自强自進乃庸人輩也復何言哉今者欲求爲贄於大君子門下尚可以爲文而爲其禮詩所謂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者也謹敢繕寫所爲文凡二十首伏地汗赧不知所云謹狀

上安州崔相公啓

某啓某比於流輩一不及人至於讀書爲文日夜不倦凡諸所爲亦未有以過人至於會昌三年八月中所獻相公長啓鋪陳功業稱校短長措於史記兩漢之間讀於文士才人之口與二子並無愧容伏恐機務殷繁不暇省覧今者竊敢再録啓本重干尊嚴付於史官而不誣懸於後代而不泯其於取重豈在小人復敢別録所爲新舊文兩卷凡一十九首上陳視聽一希鐫琢重疊過越惶懼伏深伏惟照察謹啓

薦韓乂啓

昨日所啓言韓拾遺事非與韓求衣食救饑寒也御史亦豈爲救饑寒之官乎中丞必曰太梁奏取韓以饑寒何不去夫幕吏乃古之陪臣以人爲北面雖布衣無耻之士亦宜訪其樂與不樂况有道之君子乎韓以旅寓洛中非不樂梁也不甘不告之請耳韓及第後歸越中佐沈公江西宣城府罷唐扶中丞辟於閩中罷府歸路由建州妻與元晦同高祖扶惡晦爲人不省之及晦得越乃棄產避之居常州殷儼者仰韓之道自閩寄百縑遺之及門不開書緘而斥去之某比兩府同院但見其廉慎高絜亦未知其道大和八年自淮南有事至越見韓君於鏡上三畝宅兩頃田樹蔬釣魚唯召名僧爲侶餘力究易嬉嬉然無日不自得也未嘗及身名出處之語未嘗入公府造請與幕吏宴遊因此不爲搢紳相所見禮蕭高二連帥即日造其廬詢以政事稱先人梓材有文學高名沒於越之府幕故不顧復爲越賓及高至許下厚禮辟之其爲人

也貞潔芳茂非其人不與遊非其食不敢食蕭舍人考功崔員外是趍於韓交者某復趍於蕭崔二君子者即韓之去某其間不啻容數十人矣亦安得知其賢而言之復不僭乎伏恐中丞謂韓求官以衣食干交朋者中丞初在憲府固宜慎選御史御史固非救饑寒之官某久承恩知但欲薦賢於盛時雖至淺陋亦知不可以交友饑寒求清秩以干大君子者伏慮未審誠懇故此具陳本末伏惟照察謹啓

上知巳文章啓

某啓某少小好爲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爲視聽之汚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歌詠紀叙之故作燕將録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來始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于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吕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寳曆大起宫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宫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自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閒齒髪甚壯間冀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爲拜謁之先或希一奬今者所獻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誅責生死幸甚謹啓

獻詩啓

某啓某苦心爲詩本求高絶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奇篇成在紙多自焚之今謹録一百五十篇編爲一軸封留獻上握風捕影鑄木鏤冰敢求恩知但希鐫琢冒黷尊重下情無任惶懼謹啓

薦王寧啓

前滑南縣令王寧前件官實有吏才稱於衆口年少強力一也遇事必能裁割二也既蘊智能無頭角誇誕三也廉直可保四也處於驕將内臣之間必能和同五也今者邊將生事雜虜起戎不憂兵甲唯在饋運某過承恩奬敢敢薦才伏惟取捨之間特賜恕察謹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啓

某啓人有愛某者言於某曰吏部員外郎例不為郡子不可求假使已求慎勿堅懇至于再三某荅曰某雖不學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多無此例國史復無賢相名卿懸之以為格言此乃急於進趨之徒自為其說若以言例貞元初故相國盧公邁由吏部員外郎出為滁州近者澶王傳李疑為鹽鐵使江淮留後豈曰無例人曰盧事太遠李為擢用此不足徵某曰不知今者視之古事在書取為今證遠自三代兩漢近至隋

氏國初尚可援引況前十五年名相故事反不足為例乎況盧公邁止以骨肉寒餓來守滁陽非如某以親弟廢痼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一某有二與盧公所切倍為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留後求利小臣校量輕重與刺史相懸求利臣乃可吏部員外郎為之十萬戶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為其刺史即是本末重輕顛倒乖戾莫過於此某弟顗世胄子孫二十六一舉進士及第嘗為上裴相公

書皆壯溫潤詞理雋逸賈生司馬遷能為之非班固劉向輩疊疊之詞流於後輩人皆藏之朱崖李太尉迫以世舊取為浙西團練使巡官李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顗必疏而言之後謫袁州於蒼惶中言於親吏曹居實曰如杜巡官愛我之言若門下人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顗客居淮南牛公欲辟為吏顗謝曰荀爽為李膺御以此顯名今受命為幕府下執事御李膺矣然李公困謫遠地未顯仕宦牛公嘆美之聰明雋傑非尋常人也某自省事已來

未聞有後進名士褒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顗比者今有一兄仰以為命復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所傳聞亦未有也自古喜莫若虢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言懇苦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某今懇如包胥但未哭爾若蒙恩憫特遂血懇其喜也不下虢太子詞語煩碎瀆千尊重足及軒闥神驚汗流不勝憂恐懇悃之至謹啓

第二啓

某啓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某有屋

三十間去元和末酬償息錢爲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呵制有一豎戀戀憫嘆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苦無所容歸死延福私廟支拄欹壞而處之長兄以驢遊丐于親舊某與弟顗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所記者凡三周歲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某爲御史分察東都顗爲鎭海軍幕府吏至二年間顗疾眼暗無所覩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劒南少尹姜沔喪明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某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王生俱東下見病弟于揚州禪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曰內障法以針旁入白睛穴上斜撥去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後一周歲脂當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憂其年秋末某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冬某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童子中脂色玉白果符初言堂兄慥守潯

陽斥流不遠刺史之力也復可以飽石生所欲令其盡心此即家也京中無一畝田豈可同歸遂如潯陽四年二月某於潯陽北渡赴官與弟顗決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罪其疾也豈遂痼乎然有石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施針俱不效五年冬某爲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顗西歸顗固曰歸不可議使兄慥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蘄某與顗同舟至蘄某其年七月却歸京師明年七月出守黃州在京時詣今虢州庾使君問庾使君眼狀庾云同州有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復有周師達者即石之姑子所得當同周老石少有術甚妙似石不及其常病內障愈于周手豈少老間工拙有異某至黃州以重幣卑詞致周至蘄周見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脉凡內障脂凝有赤脉綴之者針撥不能去赤脉赤脉不除針不可施除赤脉必有良藥某未知之是石生業淺不達此理妄再施針周不針而去時西川相國兄始鎭揚州弟兄謀曰揚州大郡爲天下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値有勢力

可爲久安之計異有所遇其年秋顗遂東下因家揚州與顗一相見別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住三十日而西臨岐與決曰此行也必祈大郡東來謀汝醫藥衣食庶幾如志近聞九嶷山南有隱士綦毋弘者人言異人能愈異疾忠州豐都縣有仙都觀後漢時仙人陰長生於此白日昇天今聞道士龔法義年逾八十精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累今世還以痼疾者奏章於上帝能爲解之剌史之力二人或可致是以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輙獻長啓乞守錢塘蓋以私懇有素非敢率然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矣但能識其聲音不復知其髮已半白顔面衰敗是其今生可以見顗而顗不能復見其矣此天也無可奈何其能見顗而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懇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能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下親兄弟終無相見期況去歲淮南小旱衣食益困目無所覩復困於衣食即海内言窮苦人無如顗者今敢以情事再書懇迫上干尊重伏料仁旨必爲憫惻然其早衰多病今春耳聾積四

十日四月復落一牙耳聾牙落年七八十人將謝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謝之候蓋人生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八十而衰脆弱者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亦與草木中蒲柳松栢同也某今生四十八矣自今年來非唯耳聾牙落兼以意氣錯寞在群衆懽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壠悵望寂默不能自解此無他也氣衰而志散眞老人態也自省人事已來見親舊交遊年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衆矣況其早衰敢望六七十而後死乎聞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無所不足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伏惟仁憫念病弟望其東來之心察其欲見病弟之志一加哀憐特遂血懇披剔肝膽重此告訴當盛暑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啓干忍相治其罪可也伏紙流涕俯俟嚴命不勝憂惶激切之至謹啓

第三啓

某啓某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輙書微懇列在

長啓干黷尊重乞守錢塘以便家事自嘆精誠不能上動相公不遂於便伏以病弟孀妹因緣事故寓居淮南京中無業今者不復西歸遂於淮南客矣病孤之家假使旁有強近救接庇借歲供衣月供食日問其所欠闕尚猶戚戚多感無樂生意況乎爲客於大藩喧嚚雜沓之中無俸祿之氣勢食不繼月用不給日閉門於荒僻之地取容於里胥遊徼之輩部曲臧獲可以氣凌鼠侵又不能制止所可仰以爲命者在三千里外一郎吏爾復有衣食生生之所須悉多欠闕欲其安活而無歎吒悲恨不可得也去歲伏蒙恩念出於私曲語今青州鄭常侍云更與一官必任東去某承受仁旨不敢不重以錢塘更塵視聽今自款曹權爲廢置在某更授一官已榮過矣在相公必任東去之言鏘然在耳近者累得書告以羈旅困乏聞於他人可爲酸鼻況於某心豈易排遣今年七月湖州月滿敢輒重書血誠再干尊重伏希憐憫特賜比擬某伏念骨肉悉皆早衰多病常不敢以壽考自期今更得錢三百萬資弟妹衣食之地假使身死死亦無恨湖州三考可遂此心湖州名郡也私誠難遂也不遇知己豈得如志瀝血披肝伏紙迸淚伏希殊造或賜濟活下情無任懇悃惶懼之至

謹啓

上宰相求杭州啓

某啓某於京中唯安仁舊第三十間支屋而已長兄慥罷三原縣令閑居京城弟顗一舉進士及第有文章時名不幸得痼疾坐廢十三年矣今與李氏孀妹寓居淮南並仰某微官以爲糇命某前任刺史七年給弟妹衣食有餘兼及長兄亦救不足是某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處安活自去年八月時蒙獎擢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職七年棄逐再復官榮歸還故里重見親戚言於鄙誠已滿素志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舊第無屋與長兄異居今秋已來弟妹頻以寒餧來告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爲朱馬緼作由袍其於妻兒固宜窮餓是作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爲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皆困謀於知友曰杭州大郡今月滿可求欲干告吾相次活家命以爲如何皆曰子七年三郡今始歸

復相國知子必欲次第叙用子今復求刺史得不生相國疑怪乎某荅曰是何言與某唯恃吾相之知始敢干求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杭州戶十萬稅錢五十萬刺史之重可以殺生而有厚祿朝廷多用名曹正郎有名望而老於為政者而為之某今官為外郎是官位未至也前三任刺史無異政聞於吾相是為政無取也今若得遂所求非唯超顯兼活私家某若不恃吾相之知而求之是狂躁妄庸人也墜井者求出執熱者願濯古人以此二者譬喻所切也某今所切是墜於絕壑而衣掛于樹杪覆在鼎中下有熱火而水將沸與古所喻則復過之輒敢具瀝血誠上干尊重冀垂恩憐或賜援拯慺慺丹懇不勝惶懼懇悃之至謹啓

為堂兄慥求澧州啓

某啓庫部家兄昨者特蒙獎拔却忝班行實以聽聞稍難不敢更求榮進今在郢州汩口草市絕俸已是累年孤外生及姪女堪嫁者三人仰食待衣者不啻百口脫粟藿才及一飡伏蒙仁恩頻賜顧問必許援拯援以澧陽活於闔門無不感涕伏以相公上佐聖主尊為元勳恩隨風翔德與氣游唯一物之微四海之大鎔造所及罔不得宜伏念庫部家兄承一顧之恩二紀不替伏恐機務繁重不時記億心迫情切輒敢重干尊嚴戰汗憂惶伏地待罪謹啓

樊川文集第十六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高元裕除吏部尚書制

初昔有虞氏貴德尚齒言於四代其道家傳今吾卿老富有道德以大冢宰表率群寮顧予敢專得於僉議前山南東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使持節襄州諸軍事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高元裕始以御史諫官在長慶寶曆之際匡拂時病磨切貴近罔有顧慮知無不爲復以諫議舍人在大和末詞摧凶魁坐以左宦繼爲中丞京兆公卿藩服朕始在位徵歸朝廷爰自尚書裂分茅土爲政以德行已惟仁信而履之服而樂之餘三十年道益昭著夫中外之任迭有重輕今者干戈韞藏戎狄信順將欲詳考典禮開張教化使吾丞相已降有所咨禀非爾元裕其誰膺之至於官業豈勞倚任祗聽出納無忘教戒可守吏部尚書散官勳封如故

崔璪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璵除兵部侍郎等制

勑喉舌百官之本綱轄天下之要戎政國之大事三人爲衆一舉得之唯君知臣予不敢讓正議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璪德可標準言成文章揚歷中外道益光顯左省駁議不畏強禦分憂陝服尹茲東郊政既安人化能被俗擢任藻鑒旋職牢籠材皆適宜官無通事分鎮股肱之郡遂成功實之臣陟處綱曹副以中憲每師遽瑗常慕史魚抨彈之勇正當時病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蘇滌行冠人倫爵高天秩仁義禮樂之是務克伐怨欲之不行翶翔禁闈出入諷議汲黯爲郡嘗聞卧理下惠去國皆以直道洎宣室思賢甘泉召雄造膝盡忠代言稽古近以微恙懇請自便君子之道進退可觀正議大夫前權知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崔璵上知自得不器難名既擅高文兼通撲學掌言綸閣典貢春闈詞同三代之風士擬一時之秀振舉職業昭宣令名詩曰多士文

王以寧禮曰官備天子爲樂咨爾璪等實㣲清
時予爲爾之德隣爾膺予之慎選典刑不忘於
哀敬提綱唯在於公勤舉司馬法勿踵近習各
膺重任企佇上酬宜於夙夜無㧂官業璪可守
刑部尚書散官勳賜如故滌可行尚書左丞散
官封如故璵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勳封
賜如故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諗除兵部侍郎等
制

勑冉有仲由孔氏門人之高第也尚曰處於小
國可爲具臣况今照臨百官撫御四海綰牢籠
漕輓之職掌五兵六師之重次第超擢爲吾大
寮若非僉諧豈敢輕授正議大夫守尚書兵部
侍郎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上柱國
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裴休
仁義禮樂文行忠信積此八者以爲成人前宣
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太中大夫檢
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裴諗在元和代
唯帝念功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咨爾先父貴者
大勳天必祚仁門有令嗣道直才富行備名高
文學而洪洽專精密覆而清淨恭儉而皆周歷
華顯踐更臺閣處事可法出言成章咸轂自綸
闈任寄方伯教訓以禮生聚以仁千里封疆一
口歌詠休乃命以取士時稱得人用其公方委
之管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鉤校姧贓未減賦
取公財不耗疲人樂生望爲準繩立作揆伏名
實兼備德位兩高漢史曰理行尤異者就加禮
曰有功於人者進律秩崇入座官副夏卿舉以
授之予亦何怍夫宰相佐天子公卿助宰相服
朕指臂任同一身有事必言未爲越局無由愛
惜勉荅寵榮休可禮部尚書依前充諸道鹽鐵
轉運等使諗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勳封
賜如故

畢誠除刑部侍郎制

勑士師皐陶之恤刑司寇蘇公之用獄既盡哀
敬能致治平權爲大寮膺茲慎選出於予志
以誠臣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柱
國平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畢
誠學臻壼奥文越拘攣常以忠信用爲前後爰

自郎署擢居内庭謀議有同於壽王奇異輙委
於嚴助竭盡心力裨補機要既久歲序湏議遷
昇今者耕夫服田戎馬不駕欲使凡一手足皆
獲措置是故用汝典予刑罰汝其往哉吾今告
汝吾聞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今之聽
獄求所以殺之宜念格言深思倫要九服休命
以稱朕意可權知尚書刑部侍郎散官勳封賜
如故

韋有翼除御史中丞制

勑昔貞觀開元之爲理也遠隱必見情僞必知
天下如一家兆庶如一人無他道也綱目皆振
法令必行祖宗在天方冊在地人存政舉行之
非艱故用正臣委之邦憲朝請大夫守尚書刑
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有翼戴仁而行
抱義以處墻仞重峻壇宇外寛介特守君子之
强文學盡儒者之業周歷華貫擢爲諍臣攻予
其專言事頗切碩試佐輔移理陜郊焉知之恐
失倪寛頴川之意得黄霸壼漿迎路攀屬擧車
徵爲公卿愈見風彩恤刑慎罰守法當官巍然
立朝爲時準直今者跡其率理委之糾繩爾其
念惠文彈理之言思立秋授署之旨三尺律令
四海紀綱所宜公共無節上意古人有言曰凡
爲虎鼠計於用捨今者倚任佇觀爾能唯君知
臣無累所擧可守御史中丞散官勳封賜如故

趙眞齡除右散騎常侍制

勑仲尼曰慎擇爾臣爲人之尊夫語言應對之
選爲顧問耳目之官若非善良必致壅害朝散
大夫守太子賓客上柱國漢中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户賜紫金魚袋趙眞齡其先君子祗事祖
宗出入屛毗餘曰十載爾爲令嗣克肖素風好
學煩專樹善不倦凡曰賢彦無不與遊雲水登
臨多聞放志風塵趨競殊不縈心是以長人有
慈惠之名處官無纖介之失其爲行已斯亦多
矣丹墀文陛之内貂羽金蟬之榮超以授之無
忝所擧可守右散騎常侍散官勳封賜如故

韓賓除户部郎中裴處權除禮部郎中

孟璲除工部郎中等制

勑朝散大夫守尚書水部郎中上柱國韓賓等
尚書天下之本郎官皆爲清秩非科名文學之
士罕與其選以賓端貞有守以處權俊乂出群

以璲才能適用皆茂鄉里之稱咸爲名實之士各服休命勉於官業可依前件

鄭處晦守職方貟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勑朝議郎行尚書職方貟外郎上柱國賜緋魚袋鄭處晦御史中丞韋有翼上言曰御史府其屬三十人例以中臺郎官一人稽參其事以重風憲如曰處晦族清冑貴能文博學人倫義理無不講求朝廷典章飽於聞見乞爲副貳以佐紀綱以尒處晦常居内庭草具密命自以疾去于今惜之頗俞其言如我自得有翼爲爾之知已余爲有翼之德隣上下交舉豈有私愛勉脩職業所報非一可守本官兼御史知雜事散官勲賜如故

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汝儒守禮部貟外郎充翰林學士等制

勑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也況乎伎出流輩超侍帷幄豈唯獨以文學止於代言亦乃密參機要得執所見若非賢彦豈膺選擢將仕郎守起居舍人庾道蔚善行必備重價無對嘗自侯府升爲諫臣無直言而盡誠不違忠而偶意朝議郎行尚書禮部貟外郎賜緋魚袋李汝儒才行冠時名聲華衆揚歷臺閣宣昭職業無入而不得其道守正而莫混其源並爲儒者之英咸藴賢人之操久遊安在相見何晚禮曰君子稱人之美則必爵之我既言矣亦能縶維宜盡忠讜以酬寵遇並可守本官充翰林學士餘各如故

李朋除刑部貟外郎李從誨除都官貟外郎等制

勑書曰庶獄庶事于敢罔知此乃周文王之所理天下也惟獄惟事會於南宫求郎之難豈敢輕易將仕郎侍御史内供奉李朋能積行實發其詞華勁正端慎官業克舉天平軍節度副使朝議郎校檢尚書祠部貟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李從誨宗室子弟美秀而文嘗經磨涅不改堅白今者取自憲府擢於獄吏各有所授皆爲清秩當自宣室受獄之際思滿堂飲酒之言至於刑章尤繫念慮予曰罪尒勿罪予曰寛尒勿寛問法何如無節上意各宜勉勵勿自輕怠朋可守尚書刑部貟外郎散官如故從誨可守

尚書都官員外郎散官如故

權審除户部員外郎制

勑文林郎守尚書水部員外郎權審湖嶺旱暵百姓捋耗老弱死道上強壯入賊中奚求使臣以救其弊執事者上言尒審學古有文通知理道遂使乘馹視吾飢人果能臨事知權受命達旨慰撫流散宣導恩澤蠲貸通逸能裁闊狹大小輕重各合事宜雖古所謂直指繡衣美俗使者言之於尒無以過焉用超名曹以酬往效無曠官業勉服休命可守尚書户部員外郎散官如故

皇甫鉟除右司員外郎鄭瀣除侍御史內供奉等制

勑夫聖人之理百代同道無他術也綱紀盡舉而關轄不寬故提綱主轄之司爲邦立理之本言於其屬豈敢輕取浙西道都團練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皇甫鉟鄉里秀人臺閣名士能以文學發爲官業朝議大夫前守河南縣令上柱國鄭瀣生於清族克肖素風凡守郡邑皆著理行會府聚委之任憲司抨彈之職委之授汝得不戒之夫爲政也日夜思之勤而行之此乃子産之言也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乃詩人之所稱也四海百司之條目畢之在勤破制壞法之姧蠹糾之在敢率是二者可曰當官各服寵榮無忝遷擢鉟可尚書右司員外郎散官賜如故瀣可侍御史內供奉散官封勳如故

韋退之除户部員外郎裴德融除殿中侍御史盧頼除監察御史等制

勑仲尼見負版者則必式之此言爲國根本不敢不敬況其官屬豈可輕用漢家授署御史多於立秋盖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古人垂旨可以知之朝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韋退之等皆章甫高危逢掖褒博表裏文行師法典常退之嘗歷憲臺久居官次性既安靜事皆達練德融典校延閣服膺群書美價廣譽旁溢遠暢頼佐賢侯名聲籍甚留滯在外而非所宜地官爲郎南臺持斧皆有職業佇見風彩各思率勵以副甄昇並可依前件

李蔚除侍御史盧潘除殿中侍御史等

制

勑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李蔚劒南西川節度判官朝議郎撿校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緋魚袋盧潘等夫法不立而化行惡不去而善進雖使堯舜在上未之有也故御史之舉職者前代有埋輪都亭之奏國朝亦有蘗豕正殿之劾若非端勁知名之士不在斯選蔚以文行進用已著勞效潘以儒雅流聞今膺拔擢有司列狀詞旨頗公使吾綱目盡張隄防不壞不在法吏其在他乎朕闢祇官之門開天下之口企以待理無有厚薄尒等吐茹侮畏之道能不愧於詩人斯塞職矣可不勉之蔚可侍御史散官如故潘可殿中侍御史散官勳如故

盧告除左拾遺制

勑承奉郎行京兆府長安縣尉直史舘盧告朕觀不理之代無他道也取唯諾之士爲耳目之官是以太宗皇帝之理天下也德爲聖人尊爲聖帝三日不諫必責侍臣况予寡昧固多遺闕不官才彦安能知之告是吾賢卿老之令子弟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稱著取自史閣拔居諫垣夫朕之不德史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此乃漢文帝開諫諍之詔也忠告不倦爾當奉職自用則小子不吝過勉思有犯無事遜言可依前件

蕭峴除太常博士制

勑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是也今國家上法三代下採兩漢質文隆殺皆有舊章今命博士非欲革其儀法但使提舉考習而已登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蕭峴闔爾昆弟之間著友愛之稱復能於知己依投之地竭力報效况乎富有文學默守恬退執心處已不亦多乎爾其爲吾折中輕重詳校疑似使祝宗卜史之徒不敢以近習欺爾斯則可矣勉於自强可守太常博士散官如故

杜濛除太常博士制

勑守左拾遺杜濛爾五廟祖嘗佐太宗同安生人共爲天下者也爾能自以文學策名清時升爲諫臣豈曰虛授如聞同列墻進而不爾容爾亦拜章自陳極辭責憤乃令微辨盡知其由僉曰爾以齒少有才不能韜晦或處衆矜已或遇

事褊衷言於慎微則亦乖矣仕於清貫斯豈屣乎考衆惡必察之言徵怨不在大之說官移禮寺跡云掖垣屈既伸眉事亦存體酌此二者頗得中道況乎職業至重蘊畜可施無使衆多復有窺測可太常博士

馬曙除右庶子王固除太僕少卿王球除太府少卿制

勑前度支河東振武天德等道營田供軍使檢校太僕卿兼御史中丞馬曙等或以文學策名或以吏才進用久更官次皆著勞效西漢趙充國八十老將通知四夷以爲排折羌虜非穀不可今浚稽山南遮虜障北坐甲待食不下十萬曙以文學之暇頗好論邊果能峙粮飽吾戰士固此爲郡亦報善政球倅賓席得專留事兵於其郊所命皆具東朝崇秩列等貳卿各服官榮以俟昇擢可依前件

李叔玫除太僕卿高証除均州刺史萬汾除施州刺史等制

勑壯武將軍檢校太子賓客前兼右金吾衛將軍監察御史上柱國襲岐國公食邑三千户食實三百七十戶賜紫金魚袋李叔玫等夫伊呂之爲將也每以救扶爲心故其苗裔福隨般周我西平王功存社稷慶流後嗣子孫多賢裂土分茅玫釟毅知書洵美且武儒士多譽將才頗高慶忌一門盡有爪牙之用金敞舉族皆著忠厚之名置將軍之符列卿寺之任曰文曰武唯上所命茵爲才士實曰寶臣証之與汾爲吏歲久文學績效皆有可觀清江武當有人有賦豈日薄小宜遵詔條無忝寵榮以稱朕意可依前件

李玨冊贈司空制

維大中六年歲次壬申五月丁卯朔十六日壬午皇帝若曰國有元老道可咨稟天命不助俿然去我宜加褒命以慰重泉咨爾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李玨立德行道繼長增高貴而益脩老而彌篤在文宗朝徧歷清近內備顧問嘗摧奸宄外領事權善提故典爰付魁柄實肖象

求鎮撫四夷莫不信順訓導百吏皆有程品左官荒服衆寃非罪事君以道知我其天李固之確論無私周公之金縢終啓自朕統御尊敬舊老分委戎幹作鎮孟津訓兵令行治人化洽飽聞聲聞渴見風彩以大冢宰徵歸朝廷讜直忠貞骨鯁魁礨凡所陳啓無非法誡遂乃裂披東夏表率諸侯能救饑艱克爲康泰初陳儆恙請捐重寄馹騎奔問侍醫臨理旋聞大病却食涕流命也柰何痛悼不及今遣使其官副使其官其持節冊贈爾爲司空䰟而有知鑑玆誠意嗚呼哀哉

歸融冊贈左僕射制

勑有祿位而享富貴啓手足而歸壤樹身殺名著生榮死哀蔚爲大臣宜遵贈典故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歸融發於文華揚歷清近業冠前輩才高當時摠領屬官預聞政事凡曰繁劇無不踐更刃皆有餘施無不可徧處重位內脩典法三乘戎幹外作屛毗富而不驕貴而愈謹曾參三省太叔九言服以行之終身不倦實士林之君子爲朝廷之表臣未究高年遽閟長夜爰舒痛悼用加顯位命之寀長以慰重泉可贈尚書僕射

令狐定贈禮部尚書制

勑朕有表臣作鎮南服天不我助遽此殲奪用崇飾終之典以舒痛悼之誠故桂州本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兼桂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令狐定始自結髮至于壽考直道而行靡有悔德初以友愛謌閨門之風中以文學稱鄉里之選終以德業爲名賓之臣爰自郎吏至于藩翰事藂必理刃皆有餘去載桂陽雖云旱耗聞其風俗芬若椒蘭昔爾元昆輔我聖考今汝猶子相予冲人公忠貞正衡鏡法式煥乎當代萃於一門上有佽助急難之名下有慈愛教誨之道聞於論者爾其得之跡去難留川逝不捨追命宗伯以慰重泉往而有知鑑我厚意可贈禮部尚書

李訥除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勑仲尼以舉賢才則理大禹以能官人則安況西界淛河東奄左海機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間繭稅魚鹽衣食半天下不有可仗豈宜委之正議大夫使持節華州諸軍事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訥溫良恭儉齊莊中正實以君子之德華以才人之辭揚歷清顯昭彰令聞轂自掌言式是近輔子貢爲清廟之器仲弓有南面之才智莫能欺剛亦不吐表率教化皆有法度令者兵爲農器草作軒車言於共理在擇循吏是故用已效之績託分寄之任擁旌旆而服玄王化千里而有三軍儒者之榮莫過於此孔子曰仁者愛人智者知人愛人則疲羸可蘇知人則才幹不棄上宇既廣殺生在我考此二者可以報政榮加副相用壓大邦爾其勉之無忝所舉可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封賜如故

盧搏除廬州刺史制

勑夫立人伯長此周文王所以敬事上帝也況廬江五城環地千里口衆賦重豈可輕授朝議郎守尚書刑部郎中柱國賜緋魚袋盧搏以文學策名才能入仕周歷臺閣嘗宰繁劇鬱有佳聲兼報善政令者出郎官之帳懸太守之章言於清時不爲不遇上有命則達之上有好則效之此乃成王命君陳之言也故行令不如行化律人不如律身念茲二者可長人矣無忝分寄爾其勉之可使持節廬州諸軍事守廬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

李文舉除睦州刺史制

勑夫三尺律令人情出於中耳苟情有不可亦法無本條正議大夫權知宗正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李文舉宗室子孫初以地進累居官次皆著能名是以取自遠藩擢爲宗正大則提舉群吏灑掃守奉次則整訓屬族次第昭穆唯此二者爾之職焉今則狂盜公然侵犯陵寢毀櫝之罪已坐首令責

師之義固難矜寛勉於分憂足以補過可使持
節睦州諸軍事守睦州刺史散官勲封賜如故
仍馳驛赴任

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
州刺史等制

勑朝散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
上柱國竇弘餘朝議郎前使持節虔州諸軍事
守虔州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蘇莊等南郡盜
作而蕭育拜河内政美而寇恂留爲人擇官因
重而撫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
老有請其爲政也長育多方恵訓不倦凡該敎
令皆有科指莊任南康悉心爲理謹身律下節
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
吏就加超拜各叶所宜任至二千石可比人矣
無異大律不自貴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始終
坐狂愚之罪者勿理深汚各膺寵禄無忝分寄
弘餘可檢校太子右庶子餘如故莊可使持節
鄧州諸軍事守鄧州刺史散官勲賜如故

李曁除絳州刺史魏中庸除亳州刺史
曹慶除威遠營使等制

勑中散大夫使持節亳州諸軍事守亳州刺史
充本州團練鎮遏使雲騎尉賜紫金魚袋李曁
等昔貞觀末遣孫伏伽等二十二人各以六條
廵察郡縣以能進者止二十人獲死者七人流
竄黜免僅千百輩以太宗皇帝上聖憂勤之切
百執事奉法公謹之心守臣爲奸如此之衆况
今黜陟久廢仕進多門緬思疲人每渴良吏牧
守之念予常軫懐曁實文士出典兵郡不薄爲
吏愛我百姓盜賊奸宄寢而不作鰥寡孤獨皆
有所養中庸再分符竹闓立善政凡爲理者皆
高仰之今用巳効之才各委共理之任簿書刀
筆俗吏事耳慈恵敎化君子宜之二者較然爾
欲何取慶乃身帶兩綬兵分禁營得佩牛刀立
於交戟或有鄉里之譽克肖友悌之風百里長
人在王畿内各思荅效無忝寵榮可依前件

李誠元除朔州刺史制

勑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前使持節都
督勝州諸軍事兼勝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
押蕃落及義勇軍等使上柱國李誠元開元時
吐蕃上書悖慢無禮皆邊將造僞交鬬華夷與

立功勳以求爵賞自長慶已降怠於制置西北守帥多非其人侵虐種落厚自封殖至使忿驁之性不甘欺奪之若近者聚爲内寇至乃騷動天下因令循撫果效信順是以屢詔執事愼於選求僉曰誠元家本北邉志氣慷慨將軍之子頗傳父業學万人敵知四夷事跡榆林之前政寄馬邑之名邦仍留兼官用覆殊俗夫車馬甲兵戰之器也禮樂慈愛戰所蓄也然後要之誠信傑以堅明雖曰戎夷豈不畏服深期國士無頹家聲可撿校國子祭酒使持節朔州諸軍事兼朔州刺史御史中丞散官勳如故

薛逵除秦州刺史制

勑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若不擇才必有陷敗銀青光禄大夫撿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隴州諸軍事兼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薛逵匈奴犯塞李廣逢時爪牙甚堅翅翼頗健任以汧隴倚戎(一本作壘塞)守封當賜鄣分軍租不入士爭爲死虜不敢犯今以天水名郡隸爲新都用汝守之期於鎮靜無召戎生事無黷兵邀功正封疆守禮信險走集嚴候伍邉將之道莫過於斯弄印貂冠皆爲榮秩壯爾軍旅惟恐不多勉礪鋒鋩以期報效可撿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秦州諸軍事兼秦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天雄軍使兼秦成兩州經略及義寧軍行營鎮遏都知兵馬使本道營田等使散官勳如故

田克加撿校國子祭酒依前宥州刺史制

勑銀青光禄大夫撿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宥州諸軍事兼宥州刺史御史中丞充經略軍使押蕃落副使左神策軍宥州行營都知兵馬使上柱國鴈門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田克梟俊無敵感激輕生李信之氣蓋關中陳安之勇聞隴上委以邉郡能得士心寇圍陰河守陴甚寡爾乃蔑死不顧一奮無前奇兵徑衝驍騎横挑圍開孤壘戰敗豪羌言念忠勞豈愛爵賞帖以崇秩用酬奇功畢萬疋夫也百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死不在寇此乃趙鞅誓衆之辭也宜念古人之言勉作萬夫之特可撿校國子祭酒餘並如故

薛宗除鄧州任如愚除信州虞藏玘除
邛州刺史等制

勑朝議郎前使持節坊州諸軍事守坊州刺史薛宗等仲尼對魯哀公曰人道之大莫先為政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念先師賢帝之言思疲人良吏之選夙與夜寐不忘於此宗以文科入仕命守邊郡屬當伐叛兵於其郊處劇不繁事叢皆辦如愚進以門子屢為長吏其有政化可差古人藏玘與逢閱官簿而頗多言理名而亦著紹元嘗聞謹慎可宰百里巳所不欲勿施於人無忘格言副我優寄可依前件

鄭滚除通州刺史李棠除陳州刺史等
制

勑朝議郎前守太原府晉陽縣令上柱國鄭滚等今之郡守為人師帥宣上教化者也以滚久在官途嘗宰大邑聞其為治人歌舞之以棠執殳前驅予之雅也光祿護塞居延視胡虜不敢窺士爭為死各委分寄實曰遷升通州雖以華夷淮南兩有兵賦爾其往哉今用誡爾為天子之守臣作百姓之長吏言於仕進可曰顯榮夫君子之道先有諸巳後求於人苟能律身始可檢下勉詳詔令用謹理行從規始於門子入仕恭謹無尤自州佐而升在朝斑列五尚而職三服亦為良遇無忝官常可依前件

王晏實除齊州吳初本巴州陳侹渝州
刺史等制

勑正議大夫前使持節淄州諸軍事守淄州刺史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王晏實等俟善政而後用或蔑無所聞帶序進之常途則怨生於下古今政柄患斯二者晏實初本侹等三人入仕年多亦嘗為郡聞無悔吝是熟詔條濟南跨河有兵有賦巴渝戎俗慷慨豪健刑於樂與爾其往哉古之人有言曰子苟為善誰敢不勉身率以正孰敢不正欲謹於行在於廉平弘宗溫愼有餘王屬咸為清秋銖以文學嘗佐賢侯作掾京兆亦曰美仕皆有官業愼無自薄可依前件

郭瓊除渠州郭宗元除興州等刺史王
康除建陵臺令等制

勑太中大夫前使持節文州諸軍事守文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州鎮遏使上柱國郭瓌等隣山順政僻處山谷罕知文律易爲欺奪瓌與宗元守郡宰邑聞無悔吝爾其往哉仲尼曰正身而人正欲善而人善撫我疲俗宜遵格言苟或不臧貽爾之戚惟康乂仕嘗在班列青宮替導陵邑守奉若非謹慎不膺斯任可依前件

吳從除蓬州賈師由除瓊州蕭蕃除羅州刺史等制

勑中散大夫前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從等地遠京邑俗雜蠻夷不知文律易爲欺奪朝廷選置多無名人小則抑鬱不伸大則聚以爲寇蓬緣巴徼其風忿勁瓊處海外在兩漢時往往小反羅居百越谿洞深阻咨爾三吏比嘗爲郡亦執有政勿以荒服侮我疲人或異詔條必寡厥辟稍當叙進優以上佐苟有聞見無忘裨助可依前件

裴閱除温州刺史伊實除獻陵臺令等制

勑正議大夫前使持節忠州諸軍事守忠州刺史上柱國裴閱等江峽之間其俗剽悍聞爾爲理人惜其去者不遷陸豈酬政能洎師素等久居官常皆無悔吝半刺列郡人所咨稟衣冠弓劔之地霜露感思之心尤藉謹良以嚴守奉各服休命勉於始終可依前件

陸紹除信州刺史封載除遂州刺史鄭宗道南鄭縣令等制

勑中大夫前使持節中州諸軍事守中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陸紹等夫以冉求之才方六七十爲之三年然後可使足人今者一州之地五六於此況上饒參以越俗遂寧旁緣巴徼號爲沃野皆有厚賦委之分寄實難其人以紹其先君子仍代作相能以儒學緣飾吏理以載頗有長者之譽聞於士林之間夫二千石所繫朕常留念舉以授爾能不誣乎卹孤獨逮不足脩其教循其宜凡此四者著於王制勉循古道以活疲民宗道宰邑卓然善政廉使上課書爲第一列於遷陟得以不時無易初心以失前効可依前件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縣

令盧審矩除陽翟縣令等制
勑朝議郎前京兆府渭南縣令上柱國張德翁等德翁承訓審矩為天子之守臣作百姓之長吏仕而至此斯亦達矣匹夫為善人猶則之守令所為誰敢不化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可不勉之量助奉陵邑以謹慎選執臨師景參諒等各以序進亦為良遇可依前件

王樟除雅州刺史郭鎖除右諭德等制
勑朝議郎前守成都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王樟等盧山江關扼東控西南夷置吏不善所虞非細以樟嘗宰劇縣在會府中條令和平吏人嘉美跡爾前政撫予遠人禮曰人之所好巳亦好之人之所惡巳亦惡之以此用心何憂不理暨鏆與綏門子清族閥其官簿入仕巳久東朝諭道于名藩上賓頗為優閑宜服休命可依前件

傅孟恭除威州刺史宣敏加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宣歙道兵馬使知防秋事等制
勑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國子祭酒前使持節都督銀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押蕃落及監牧副使兼度支銀川營田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傅孟恭等孟恭山西將門并州壯士雖長鉦都尉黒稍將軍校其忠勇無以過也左宦非罪志氣益堅守邦有聞官業克奉今以威州新造虵豕之衛非爾材力不能控壓遂以武健佐助戎臣觀其列狀頗者勤效敏於窮塞提挈孤軍樹立和門繕完械用釁飛缸亘者三百閭耀雪吹毛者數萬事言其勞績亦少比倫各兼憲班或伏熊軾可曰榮遇無自懈怠可依前件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承鼎除櫟陽縣令王仲連贊善大夫等制
勑中散大夫前使持節利州諸軍事守利州刺史上柱國姚克柔等仲尼曰人道之大莫先為政之功者其長人乎克柔嘗典一邦愈知為理承鼎增宙等開敏有材幹能堪事河池名郡畿內小侯仕於清時皆為良遇大凡為理之要先事孫弱譬諸草木無倦栽培仲連荏苒官途歲月滋久東朝贊導亦曰升遷各慎厥官無忝榮命可依前件

朱載言除循州刺史袁循除渭南縣令張公及除獻陵令韋紉章除京兆府倉曹等制

勑前靈鹽節度掌書記朝請郎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朱載言等刺史縣令皆古之五等諸侯行詔條紀綱專教化殺生者也得其才則疲人蘇息非其任則百姓愁怨載言循省問遠等或以吏理進官或以科名入仕當此選擇聞無悔尤海豐越俗王畿名邑夫邪正表前之影教令如草上之風若非律身不能爲理公及以勤謹膺陵邑愼選紉章以才敏坐京兆劇曹各有官業無自廢怠可依前件

支某除鄆王傅盧賓除融州刺史趙全素除福陵令等制

勑銀青光祿大夫前使持節邢州諸軍事守邢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支某等近者控名責實事不苟且量材適用咸當所宜咨爾某等各於進官亦以勞久王門爲傅越徼分憂洎守奉園陵毗佐列郡皆曰美秩盡獲優安各務清勤無擬悔吝可依前件

鄭悛除大理少卿致仕制

勑朝散大夫檢校太僕少卿前兼江陵少尹上柱國鄭悛四代所貴事皆不同至於尚齒其道一也聞爾久居官次年踰月制家唯四壁身無一簪今者致政里居亞列半俸足得安枕而就頤養敬老之道亦爲優異可守大理少卿致仕散官勳如故

樊川文集第十八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王釗除皇城留守制

勑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前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充左街使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王釗常侍文陛召見武臺願以五千獨當一隊思長策久安之術避必戰敢死之虜頗嗟免冑獨能全師洎縈纓趨朝執金入侍夷險一貫忠勞兩兼子尾之疾雖平郄克之步尚蹇宜崇環衛職貫司武入座副相不失舊榮且務優安勉於遵養可檢校刑部尚書兼右領軍衛上將軍御史大夫充大内皇城留守散官如故

王知信除左衛將軍史衆除右監門衛將軍等制

勑昭武軍校尉前守右驍衛將軍上柱國賜緋魚袋王知信等古人之爲理也不以一眚而掩大功克廣紹子文之宗霍陽繼博陸之後知信烈祖貝丘之戰可庇十代豈止曾孫衮父伯仲亦效忠懇提挈全魏歸于朝廷今者寵以將軍旌其舊德豈唯獨舉賞延之典亦欲使列士諸將自爲孫謀異鎬明詔入仕已久皆無悔吝故有序遷臨封遂邦蔡亳兵部分憂佐理無忘謹廉可依前件

張直方授左驍衛將軍制

勑朕據南面之尊制一代之命先講百官之法後行四方之政若有罪不問是倒持太阿有頑不磨是廢去砥石則拱視天下何以爲理雲麾將軍起復檢校刑部尚書兼右羽林統軍將軍御史大夫張直方席其先人任爲邊將披誠向闕執王來朝近臣勞郊大匠理第典兵於禁門之内立侍於交戟之中校其寵榮無與等比而乃每輕法檢恣爲遨盤擅去宿衛潛遊異縣有司問狀持舌不言以至再三始引僭闕古人有云語人必於其倫觀過必於其黨念其生自戎旅素不鞿琢既觸法網亦可矜容加膝墜泉予常自慎小懲大誡爾宜知恩不失將軍之榮仍有兼官之重足得湔洗以俟甄升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右驍衛將軍御史大夫

朱叔明授右武衛大將軍制

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左武衛上
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吳興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户朱叔明司馬軍令黄帝李法兵家尚嚴始
可尅敵邊將破虜詐增首級亦罪之小者漢文
時魏尚囚繫漢宣時田順自殺開元中幽州長
史趙含章大破奚虜旋坐贓賄放流瀼州縱有
功勞不贖罪犯是以拓土萬里番功中興自長
慶已還益輕邊事選拔將帥多非賢良豪奪種
落蹄角之畜割削士卒衣食之賜見利則往見
弱則欺罔酹恩榮不顧廉耻積帛藏鏹丘累陵
聚是以戰士離落兵甲鈍弊積三十年擲之不
問近者伐叛益知其由屢下詔書誥誡深切豈
知頑昧不可彄琢嗟爾叔明材惟樸樕性命淺
狹其兄叔夜以贓抵刑不出私門可視覆轍忝
據藩翰已積歲時料甲峙粮既乏素效事虜接
壃告以弊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昔曹劌請戰
戰不報寸功而乃公欺降戎乾没戰馬歸充伏
卜式輸射俱是匹夫不與公食爾乃貴擁旌鉞
任倚邊陲何其用心與古相萬諫臣拜疏前罰
未塞尚爲恩貸不失將軍分務洛師可以循省

可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散官勳封如故

梁榮幹除檢校國子祭酒兼右神策軍將軍制

勅北落親軍夾峙宫省選忠勇者爲吾爪牙右
神策軍奉天鎮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國子祭酒兼右威衛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
安定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梁榮幹射必落鵰
力能拒武自晦雄毅益守謙恭故能塞護長榆
兵分細柳恩加士卒名著勤勞今日擢掌五兵
榮懸三綬勉礪鋒鍔上答寵光可檢校國子祭
酒兼右神策軍將軍知軍事御史大夫充馬軍
都虞候散官勳封如故

吕衛除左衛將軍李銖右威衛將軍令狐助除滑州別駕等制

勅忠武將軍前左武衛將軍兼澧州長史合川
郡公賜紫金魚袋吕衛等衛爲天驕之魁來就
諸臣之位誠敬忠信不失其常銖朗入仕歲久
閲官頗多闇無尤違是率理道將軍上佐半刺
之任言於清時皆爲美仕怗以祿秩之綬用嘉
慕義之心慎無自輕勉於敬畏可依前件

張幼彰程脩巳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
等制
勑翰林待詔昭武校尉前守左驍衛將軍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張幼彰等幼彰脩巳鴻都奏伎
攻於丹青用志不分與古爭品審以武進晚能
知書屢以辭章上干丞相知實以謹良續務師
儒以詳練守職或藝或勞或遷或授將軍佐寮
皆爲寵擢各守職秩無忘專慎可依前件
一品孫李明遠授左千牛備身等制
勑一品孫李明遠三品孫韓鍔等立侍交戟纔
能勝冠出入見君父之尊師資益忠孝之道沉雜少
好騏驥老成宜念聿脩慎無欲速明遠可致果副尉
守左千牛備身鍔可翊麾校尉守左千牛備身
李鄠除檢校刑部員外郎充鹽鐵嶺南
留後鄭蕃除義武軍推官等制
勑前鳳翔節度副使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賜
緋魚袋李鄠等五嶺之表地遠京邑吏以法制
奉公下以文律自持蓋亦寡矣而鹽鐵搉束之
籍延袤萬里若當其才非唯山澤之饒歸於公
上亦得以遠人利病聞於朝廷令吾丞相揣摩

新規改易舊制以鄠文學廉慎當官挺然嘗倅
賢侯號爲名士以此委任必有可觀蕃瑾嗣閔
咸有才能佐藩評刑知巳所請各進官秩皆爲
衆遇宜思報效無累薦延可依前件
韋宗立授檢校倉部員外郎知鹽鐵盧
壽院等制
勑權知鹽鐵盧壽院事朝請郎侍御史內供奉
韋宗立等近者恢復河湟剗定羌虜江湖之間
人安而不擾供饋之費財有餘而力不屢實由
管搉委之名臣今者尚書休以爾宗立等上言
咸曰清白處巳勤謹奉公予安能知無不可者
暨頡與潛皆稱名士自有丞相爲爾巳知守職
佐藩無忝新命可依前件
房次玄除檢校員外郎充度支靈鹽供
軍使等制
勑前知度支河南院事朝散大夫試太子司議
郎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緋魚袋房次玄等有司
臣各言爾等或以科名文學或以清白才用列
於薦籍其辭甚美分金穀權運之務無忘謹廉
佐諸侯將軍之府宜竭裨助報知苟盡能不違

乎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李知讓加御史中丞依前邠州刺史韋
璵加侍御史充振武掌書記等制

勑大中大夫使持節邠州諸軍事守邠州刺史
充兵馬留後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知讓等以
知議所理雜以華夷宜假霜臺用壓戎落璵璹
觀等皆吾卿大夫之令子弟也我臣知之請爲
佐理夫幕吏之道有事必言知無不爲考於職
分亦無本局各思報效勿事依違可依前件

崔彥曾除山南西道副使李詵山東道
推官楊元汶京兆府法曹等制

勑朝議郎行鄭州管城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
崔彥曾等我臣請士京兆求賢披其薦籍皆曰
才能彥曾左宦非罪理人異等詵張王賢客梁
苑辭人元汶官決平之司無舞文之過移爲典
獄陟在賓階不累巳知唯有直道可依前件

李承慶除鳳翔節度副使馮軒除義成
軍推官等制

勑朝議郎前守太常丞上柱國李承慶等以文
學升名於有司以才能入仕於官次諸侯辟之
以佐於賓席天子用之升於朝廷次第等級大
小高下亦與古之鄉舉里選考德試言無以異
也爾等皆吾卿大夫之令子弟也清風素範克
肖家聲屬辭彫章能取科第既有知巳皆爲才
人賢觀與遊達視所舉今爾賓主兩皆得之義
則進否則退無爲芺苶以求茍容可依前件

夏侯曈除忠武軍節度副使薛途除經
陽尉充集賢校理等制

勑前昭義軍節度判官朝議郎殿中御史內供
奉夏侯曈等曈以科名辭學開敏多才久遊諸

侯常蘊令聞周知吏理兼能絜身我臣上言願
爲毗贊既諾仕以委質宜直道以酬知途以文
行策名節趣清遠言於後進實爲秀人延閣典
校丞相所請勉循階級以至堂奧可依前件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
滔櫟陽縣尉集賢校理等制

勑在春秋時晉爲諸侯國也尚立公族大夫教
育諸卿之子富有賢哲不假搜聘召同列而會
者三百餘年況今天覆盡得而禹畫無遺名卿
賢相之家清風素範之教子孫森羅髦俊並作

次第叙用豈嘆乏才廉使判官將仕郎守國子監太學博士蕭放等或以秀異得舉文學決科或以行實立身遭逢知己皆後生可畏之士爲當時有才之人東觀著述殿閣典校叅書幕府開導獻納清秩美職二者兼之不由階級安至堂輿勉於脩愼以俟超升可依前件

楊知退除鄆州判官薛廷望除美原尉直弘文館等制

勑將仕郎前守京兆府藍田縣主簿楊知退等國家盪定濟魯餘三十年多用名儒鎮之以選古俗其議賓吏皆爲秀彦弘文館四部群書十入學士詳考理亂鋪陳王道此乃貞觀之故事也若非名士固不與焉知退與途文行溫雅副幕府之求廷望才學聲華膺丞相之選當戰伐之後切於供饋庠續自以謹幹稱於有司于非能知咸徇其請各宜率勵無累所舉可依前件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閻祥除福建支後劉蜕壽州巡官等制

勑度支東渭橋給納使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白從道等朕以國計出入委以表臣尚書郎當戰伐之餘財穀殫匱斷長補短以無爲有今者上言三吏皆曰周才校其智能足應事役暨守臣貽孫等亦曰祥蛻之學溫愼而在賔階才者得失之端士者功名之本勉於自勵無負己知可依前件

盧籍除河東副使李推賢殿中丞高湜除湖南推官薛廷傑桂管支使等制

勑河東節度副使朝散大夫檢校大理少卿攝御史中丞上柱國盧籍等夫諸侯之任重矣其行道也得以阜俗其行法也得以刑人賞人若張攻化得以助業某等上言咸舉可用籍等或負才器倜儻不群或以文章策名俊秀或有幹局可佐四圖皆徇所 子安能知并州近胡王業茲始艱難已來何戰不會長沙始安頗聞旱耗各宜良士以佐賢侯夫直道枉道無他故也取容盡節而已勿慮後患宜竭報知暨殷省佐僚縣道爲郡豈曰虛授亦當爾才正霜臺之舊名班芸閣之初命各服寵祿勉於自強可依前件

鄭碣除江西判官李仁範除東川推官

裴虔餘除山南東道推官處士陳威除
西川安撫巡官等制
勑浙江西道都團練判官将仕郎監察御史裏行鄭碣李仁範暨虔餘等咸以文行策名清時諸侯知之命爲幕吏少微四星處士毗輔之宿也天之布列在軒轅前此乃天意親近賢良先於妃后威者吾能言之耕延陵之臯荷石門之蓧沉如魚潛冥若鴻翔非吾賢相爾不肯起徇酬知己以壯在野並可依前件

裴詒除監察御史裏行桂管支使等制
勑前鄆曹濮等州觀察支使朝散大夫試大理評事裴詒等守臣有司上言請士皆曰詒等士族之中有政事科名清廉公謹嘗經職守稱有才能古人於一飯之恩尚有殺身以報況於知己得不勉之可依前件

石賀除義武軍書記崔湑除東川推官
等制
勑朝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石賀等朕寄諸侯之事重矣大者敎化風俗小者惠養黎衆環千里之疆綰三軍之衆講求倚用不五六人守臣公度仲郢所請賀等各以文學决科愷悌干祿觀其褒舉皆是才名能報所知在爾賓主予不與焉暨鑲與鈞亦稱智敏神州作掾五庫掌財足展幹能無惰官守可依前件

顧湘除涇原營田判官夏侯覺除鹽鐵
巡官等制
勑前振武軍節度判官文林郎監察御史裏行顧湘等近者循名責實科揣稍峻諸侯有司亦各搜選才良以佐物務湘覺本以文進兼通吏理從周暨魯皆稱幹能于以聲韻上獻律呂精功雖曰小道亦有可觀徇請酬勞咸加新命各守職分無忘用心可依前件

趙元方除戶部和糴巡官陳洙除長安
縣尉王巖除右金吾使判官等制
勑攝戶部巡官宣德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兼殿中侍御史趙元方等各爲長才自有知己地官平糴專豐耗發斂之任京尉坐曹决事得操豪猾交戟之内贊佐衛臣言於仕進皆曰得路勉思報效無累所舉並可依前件

韋承鼎除左贊善大夫韋譜除尚食奉

御柳謙除壽安縣令韋選除義昌軍推官錢琦除滄景支使等制

勑前度支東渭橋給納使巡官徵仕郎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柱國韋承鼎等持身謹潔美才周通奉公當官先勞後禄端雅守道俊秀升名久遊賢侯衆稱君子參東朝之贊論分五尚之職秩紏大府群吏之失提王畿生齒之籍方六七十長億萬夫金臺嘉招武幄與食法官憲秩以壯藩垣進於清時皆爲美仕近者嫚譴幕吏子豈無意蓋欲廓賓階敢言之路誡諸侯自是之尊惟滄新造控制兩河付之誠臣尤籍良畫若免後患慎勿苟容各脩官業無自媮薄可依前件

康從固除翼王府司馬制

勑新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濮州長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國康從固其父秀榮實爲名將李廣多手死之士竇嬰無入家之金一收七關易如拾芥念爾跨馬事敵執戎同仇壯比文鴦勇同李敢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人之言信不虛設今者願留闕下以奉朝請念其垂誨可見至誠曳裾憲寮用爾恩寵宜思終始上報君親可檢校國子祭酒兼翼王府司馬殿中侍御史散官勳如故

張正度除汾州别駕等制

勑中散大夫前守青州别駕上柱國張正度等各以才能仕進謹慎脩身積日累時咸有知巳或以序進或徇所請皆佐列郡無怠官當可依前件

馬迥除蜀州别駕等制

勑中散大夫前守彭王府司馬上柱國馬迥等以爾入仕歲久愈知爲理半刺上佐得與二千石參校政事短長利病者也今以名郡藉其佐助各有兼授以峻等衰慎守官常無自偸惰可依前件

樊川文集第十九

杜牧字牧之

高駢除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充職右神策軍兵馬使制

敕右神策軍右廂兵馬使兼押衙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前靈州大都督府左司馬殿中侍御史上柱國高駢禁旅典兵爲吾爪士言念付禄未稱輸勞竚之王官帖以憲秩可曰榮遇無忘盡瘁可檢校國子祭酒兼濮王府司馬侍御史餘如故

忠武軍都押衙檢校太子賓客王仲玄等加官制

勑忠武軍節度右都押衙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王仲玄等自艱難以來言念許師何役不行何戰不會居常則長法知禮臨敵則致命爭登摽於和門不忝忠武爾等短衣長劍事冠衆邊觸犯艱危無所顧慮將軍列狀憲班酹勞勿矜常勝無忘淬礪可依前件

右神策軍押衙檢校太子賓客尚漢美等敘勳制

勑前件等挍以貔貅之勇籍於禁旅之中大刀長矛重弓束矢林會山立星羅翼舒唯以忠勤供我宸極錫之勳寵以酬勞瘁可依前件

右龍武軍大將軍劉誠信等三十三人敘階制

勑右龍武軍大將兵馬都知正議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右龍武軍宿衛劉誠信等技以勇聞任因信普力可挾輈以走敵藝能奪矟以制人常礪鋒鋩無所迴避自拱宸極盡忠勞思以報之何惜階級可依前件

柳師玄除衢州長史知夏州進奏等制

勑夏州節度押衙知進奏朝議郎前權知杭州長史兼監察御史上柱國柳師玄等將軍護塞師玄主留邸之職從輸繼仗以壘纏徇公喪奬告滿珪專書府艱委之務咸有勞能遷奬正名亦其常也各宜專謹勿羅悔尤可依前件

賴師貞除懷州長史周少鄘除虢州司馬王桂直除道州長史等制

勑鳳翔府節度押衙知進奏銀青光禄大夫檢

校秘書監前兼亳州長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國
賴師貞等師貞主大藩留邳之事少卿專史閣
錯雜之務皆公謹歲久官次宜遷玄奭俾佐郡
符亦有可取湖外飢人相聚爲冠蕩覆鄉縣勢
如燎火蓋不得已遂至翦伐桂宜用命一舉滅
之言念功勤宜有褒賞名郡上佐帖以寵秩耀
爾軍旅可增義勇可依前件

景思齊授官知宣武軍進奏官制

敕宣武軍節度押衙知進奏起復銀青光禄大
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歙州司馬上柱國景思齊
等諸侯之任各有職貢小者得循事例大者決
於朝廷闔白啓達屬在留邸爾等咸以謹密能
膺任使或外除褒服或超授新命不失職禄勉
於忠勤可依前件

馮少端等湖南軍將授官制

敕湖南同團練副使馮少端等皆長沙勇士同
擢兇徒言念功勤咸宜升奬帖之寵秩試以崇
班名郡掾曹亦爲美稱特如恩寵非用彝章耀
爾轅門可增忠壯可依前件朱諫周豹二人委
本道量事優奬官健陸滿等一百二十八人弩
手并子弟周質等四百八十五人並委本道酌
事量加賞給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敕具官某等夫折衝果毅皆吾武位以延勇士
國朝用此以進立戰功至將軍者衆矣自府兵
一廢名存實亡今之來者豈其人哉近以邊塵
隙開冠戎患結豈無萬人之敵奮於下位之中
但使披文空增拊髀並可依前件

張直方貶恩州司户制

敕朕聞先王之理也設法誤罹雖大必捨不忌
故犯縱小必誅況乎凶狠不悛罪戾日積更欲
矜免其如法何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刑部尚書
兼左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張直方念以來朝
嘉其慕善付之寵禄頗極尊榮爲執金吾輦小
過而至死作禁軍統去異縣而恣遊尚以生自
邊陲素乏教義退之散秩以懲非心俟其投拭
舊愆滌洗前過必欲牽復用存始終豈暴虐得
於天生險悍著於心本怙冒刑憲縱恣胷臆法
所惡者爾皆爲之白晝九衢指憎萬手作横曰
甚而不自知滿於聽聞豈可悉數禮曰凡有罪

惡屏於四裔不留中國唯舜能之況之堅頑有
不移之姿網羅無屢開之典荒服作掾猶曰寬
恩爾能自新豈惜後命可守恩州司户參軍員
外置同正員仍即馳驛發遣

王著貶端州司户制

勑守愛州九真縣尉員外置同正員王著漢家
之制雖丞尉相子亦當戍邊隋文之令盜邊穀
一升坐法斬首蓋以西北鎮戍華夏保障法苟
不立所虞非細爾當羌寇犯塞之日天子拊髀
之時命守關防以爲遮扞而乃占般兵粮自取
備直屏之荒服以謹其類乃令厥子叫閽稱寃
再命坐獄備見罪狀幸以得無遁員可以矜寬
爲列郡之掾曹換萬里之一尉足得循省吾不
負人可守端州司户參軍置閒正員仍即馳驛
發遣

李玕貶撫州司馬制

勑朝散大夫守光禄少卿李玕昔開元致理之
初巢州刺史平嗣光闕温凊之禮遂奪其官放
歸田里是故四十餘年風俗忠厚教化之本豈
先斯乎爾爲将相之家窮極富貴坐有大第官

爲臣卿毋子異居僅将十載有司彈刻事狀昭
著於吾用法爾當何罪俾佐名郡尚曰寬恩可
守撫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仍即馳驛發遣

姜閔貶岳州司馬等制

勑朝議郎前守景陵臺令上柱國姜閔等益逆
無狀輙犯陵寢侵攘法物聞之震驚爾等官業
在於守奉懈怠所致是誰之過言於末減朕不
敢議各宜佐官用正典刑可依前件仍並馳驛
發遣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勑守崖州司户參軍員外置同正武易簡冠來
乘城不能死節以此播棄爾亦何辭然漢誅李
陵是爲虐典魏捨于禁實得中道力不足者法
宜矜爲守臣教爲吾爪牙能與别白使易簡導
生還之路朝廷無失入之刑咨爾三事大僚百
司庶尹率能守此可期洽平各宜盡規朕不惜
失可守梧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

王元宥除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制

勑驃騎趨朝交戟入侍委以兵衛固須信臣内
樞密使驃騎大將軍行右威衛上將軍知内侍

省事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二千户王元宥儉而
多才忠而能力事君盡禮處己無私自主樞要
益見誠信今者十萬全師北落禁旅視吳漢差
強人意非韓信無可計事是以輟自心腹寄茲
爪牙以盡爾材出於余志爾戢欽豪猾整肅威
容無使鄉閭致有侵害勉酬倚任以報君親可
行右驍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充右神策軍護
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散官勲封如故

周元植除鳳翔監軍制

勑控秦塞之西扼胡苑之左乃睠岐隴爲國藩
籬命以監撫宜崇班秩鳳翔監軍使銀青光祿
大夫右領軍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
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賜紫金魚袋周元
植事君以敬處仕無私節操凌霜而不凋肝膽
開忠而洞見謙以自得高而益兢累監三軍推
誠一貫言念西塞未得高枕用其聲實以護藩
垣夫處於兵戎予今誠汝無怨不過於遠利伏
衆莫若於律身立事成功酬恩垂美在此二者
汝其勉之寵以內省之崇仍兼將軍之貴往服
休命無忝恩榮可守右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

省事散官勲封賜如故依前監鳳翔節度兵馬

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

敕新授景陵判官上騎都尉朱能裕朕以喬山
弓劍渭北衣冠霜露之心悽感常切以汝端謹
有守操尚無尤常在傍側備見忠孝用是奨擢
爰資守奉夙夜勤敬無忝委任可將仕郎內侍
省掖庭局宮教博士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劉全禮等七人並除內侍省內府局丞
置同正等制

勑賜緋魚袋上柱國劉全禮等壹在傍側皆有
才能既歷歲時合霑班秩各宜敬恭職祿不懈
忠勤可依前件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勑詩稱鵲巢禮崇翟茀既彰牙爪之效宜齊伉
儷之榮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特
進左領軍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廣平
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宋叔康妻清河縣君房
氏懿茲柔淑作配忠勲能潔蘋蘩克叶姻族成
此內則穆其壹風稱爲令人實光婦道爰跡封
爵用舉典章可服寵榮勉於輔佐可封清河郡

夫人

吐突士曄妻封邑號制

勅詩美夫人禮稱內子元膂腹心之任宜崇家室之榮弓箭軍器等使特進行右領軍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陰山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吐突士曄妻咸陽縣君田氏生於富貴作配忠貞柔婉自卑儀範可則職勤賓祭道睦姻親既諧閨風克成婦德爰加禮秩之貴以彰輔佐之勤榮我蹤封無忘內助可封鴈門郡夫人

新羅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監丞簿制

功某臣等感恩知義奉贄不闕居大海之外爲有禮之賓爾國是也自列國卿至于署丞皆吾文吏之選次第授爾亦所以表他國不同禮也將我恩寵耀爾殊隣慎勿怠遑永作藩屏並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西州迴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勅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以恩信不虧羈縻有禮春秋列潞子之爵西漢有隰陰之封考於經史其來尚矣西州酋首頡干伽思倶宇合逾越密施莫賀都督宰相安寧等忠勇奇志魁健雄姿懷西戎之腹心作中夏之保障相其君長頗有智謀今者交臂來朝稽顙請命丈組寸印高位重爵舉以授爾用震殊隣無忘敬恭宜念終始可雲麾將軍守左驍衛大將軍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沙州專使押衙吳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

勅沙州專使押衙前左廂都知押衙吳安正等自天寶以降中原多故莫大之虜盜取西陲男爲戎臣女爲戎妾不暇弔伐今將百年自朕君臨豈敢偷惰乃命將帥收復七關爰披地圖實得天險遂相朝庭聲聞(去)聞於燉煌爾帥議潮果能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長角實融西河之故事見於盛時李陵教射之奇兵無非義旅爾等咸能竭盡肝膽奉事長帥將其誠命經歷艱危言念忠勞豈吝爵位官我武衛仍峻階級以慰皇華用震殊俗可依前件

燉煌郡僧正慧菀除臨壇大德制

勑燉煌管内釋門都監察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苑燉煌大藩久陷戎壘氣俗自異果產名僧彼上人者生於西土利根事佛餘力通儒悟執迷塵俗之身譬喻火宅舉君臣父子之義教爾青襟開張法門顯白三道遂使悍戾者好空惡殺義勇者徇國忘家裨助至多品地宜峻領生徒坐於學校貴服色舉以臨壇若非出群之才豈獲無榮之授勉弘兩教用化新邦可充京城臨壇大德餘如故

契丹賀正使大首領等授官制

勑幽州道入朝賀正契丹大首領討曾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爾今來朝予亦增愧綏之玉帛榮以班秩宜懷恩寵永保封疆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黔中道朝賀牂牁大酋長等十六人授官制

勑黔中道朝賀牂牁大酋長攝充州刺史趙瓊林等夫西南諸國自古多順在法度之外居繩墨之表來朝有禮歸貢不闕玉帛以將厚意階級以峻等衰各服寵榮無忘恭敬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等十三人授官制

勑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𦈡龔部落主嵯阿如弟攝訓州刺史嵯阿蒲等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此國家所以殊俗貢聘不倦命舌人以通志意委屬國以厚宴享仍峻階級式爾恩榮無鬱遐陲以念終始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樊川文集第二十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班竹筒簟

血染班班成錦紋昔年遺恨至今存分明知是
湘妃泣何忍将身卧淚痕

和嚴惲秀才落花

共惜流年留不得且環流水醉流杯無情紅豔
年年盛不恨凋零却恨開

倡樓戲贈

細柳橋邊深半春纈衣簾裏動香塵無端有寄
閑消息背插金釵笑向人

初上船留寄

煙水本好尚親交何慘悽況為珠履客即泊錦
帆堤沙鴈同船去田鷄遠岸啼此時還有味必
卧日從西

秋岸

河岸微退落柳影微彫踈船上聽呼稚堤南趁
漉魚數帆旗去疾一艇箭迴初曾入相思夢因
憑附遠書

過大梁聞河亭方讌贈孫子端

築園縱翫歸應少賦雪搜才去必頻板路豈緣
無罰酒不教客右更添人

題吳興消暑樓十二韻

晴日登攀好危樓物象饒一溪通四境萬岫遶
層霄鳥翼舒華屋魚鱗棹短橈浪花機乍織雲
葉近新雕荃榭羅嘉卉城池敞麗譙蟾蜍來作
鑑蝃蝀引成橋燕任隨秋葉人空集早潮楚鴻
行盡直沙鷺立偏翹暮角凄遊旅清歌慘沈寥
景牽遊目困愁託酒腸銷遠吹流松韻殘陽渡
柳橋時陪庚公賞還悟脫煩囂

奉送中丞姊夫儔自大理卿出鎮江西
叙事書懷因成十二韻

惟帝憂南紀搜賢與大藩梅仙調步驟庚亮拂
櫜鞬一室何勞掃三章自不冤精明如定國孤
峻似陳蕃灞岸秋猶嫩藍橋水始喧紅旗星石
壁黒槊斷雲根滕閣丹霄倚章江碧玉奔一聲
仙妓唱千里暮江痕私好初童稚官榮見子孫
流年休挂念萬事至無言玉輦君頻過馮唐将
未論傭書酬萬債竹塢問樊村

中丞業深韜略志在功名再奉長句

爲兼有諂勸
檣似鄧林江柏天越香巴錦萬千千縢三閣上
柘枝鼓徐孺亭西鐵軸船入部元侯非不貴萬
人師長豈無權要君嚴重疎歡樂猶有河湟可
下鞭時收河湟且止三州大關

和裴傑秀才新櫻桃

新果眞瓊液未應宴紫蘭園疑竊龍頷色已奪
雞冠遠火微微辨繁星歷歷看茂先知味好曼
倩恨偷難忍用烹騂駱從將翫玉盤流年如可
駐何必九華丹

春思

豈君心的的嗟我淚涓涓綿羽啼來久錦鱗書
未傳獸爐凝冷燄羅幕蔽晴煙自是求佳夢何
須訝晝眠

代人作

樓高春日早屏束麝煙堆盼眄疑䰟別依稀夢
雨來綠鬟垂妥嚲紅頰思天偎鬭草憐香蕙簪
花間雪梅戍遼雖咽切遊蜀亦遲迴錦字梭懸
壁琴心月滿臺笑從疑貝啓眠箔曉珠開臘破
征車動袍襟對淚裁

偶題二首

勞勞千里身襟袂滿行塵深夜懸雙淚短亭思
遠人蒼征程未息黑水夢何頻明月輕橈去唯
應釣赤鱗

有恨秋來極無端別後知夜闌終耿耿明發竟
遲遲信已憑鴻去歸唯與燕期只應明月見千
里兩相思

冬至日遇京使發寄舍弟

遠信初逢雙鯉去他鄉正遇一陽生罇前豈解
愁家國輦下唯能憶弟兄旅館夜憂姜被冷暮江
寒覺晏裘輕竹門風過還惆悵疑是松窗雪打聲

洛下送張曼容赴上黨召

歌闌罇殘恨起偏憑君不用設離筵未趁雉尾
隨元老且蓦羊腸過少年七葉漢貂眞密近一
枝詵桂亦徒然羽書正急徵兵地須遣頭風處
處痊

宣州留贈

紅鉛濕盡半羅裙洞府人間手欲分滿面風流
雖似玉四年夫壻恰如雲當春離恨盃長滿倚
柱關情日漸曛爲報眼波須穩當五陵遊宕莫

知聞

寄題宣州開元寺

松寺曾同一鶴棲夜深臺殿月高低何人爲倚東樓柱正是千山雪漲溪

贈張祜

詩韻一逢君平生稱所聞粉毫唯晝月瓊尺只裁雲黯陣人人懾秋星歷歷分數篇留別我羞殺李將軍

殘春獨來南亭因寄張祜

煖雲如粉草如茵獨步長堤不見人一嶺桃花紅錦黦半溪山水碧羅新高枝百舌猶欺鳥帶葉梨花獨送春仲蔚欲知何處在苦吟林下拂詩塵

宣州開元寺南樓

小樓纔受一床橫終日看山酒滿傾可惜和風夜來雨醉中虛度打窗聲

寄遠人

終日求人卜迴迴道好音那時離別後入夢到如今

別沈處士

舊事參差夢新程邐迤秋故人如見憶時到寺東樓

留贈

舞韡應任閑人看笑臉還須待我開不用鏡前空有淚薔薇花謝即歸來

奉和僕射相公春澤稍愆聖君軫慮嘉雪忽降品彙昭蘇即事書成四韻 自相國

飄來雞樹鳳池邊漸壓瓊枝凍碧漣銀闕雙高銀漢裏玉山橫列玉墀前昭陽殿下風迴急承露盤中月彩圓上相抽毫歌帝德一篇風雅美豐年

寄李播評事

子列光殊價明時忍自高宰無好舟撤不况恐風濤大翼終難戢奇鋒且自韜春來煙渚上幾淨雪霜毫

送牛相出鎮襄州

盛時常注意南雍暫分茅紫殿辭明主巖廊別舊交危幢侵碧霧寒旆獵紅旓德業懸秦鏡威聲隱楚郊拜塵先灑淚成厦昔容巢遥仰沉碑會鴛鴦玉佩敲

送薛邽二首
可憐走馬騎驢漢豈有風光肯占伊只有三張
最惆悵下山迴馬尚遲遲
小捷風流已俊才便將紅粉作金臺明年未去
池陽郡更乞春時却重來
見穆三十宅中庭梅榴花謝
矜紅掩素似多才不待櫻桃不逐梅春到未曾
逢宴賞雨餘爭解免低徊巧窮南國千般豔趁
得東風二月開堪恨王孫浪遊去落英狼籍始
歸來
留誨曹師等詩
萬物有醜好各一姿狀分唯人即不爾學與不
學論學非探其花要自撥其根孝友與誠實而
不忘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
此期以慶吾門
洛陽
文爭武戰就神功時似開元天寶中已建玄戈
收相土應迴翠帽過離宮俠門草滿宜寒兎洛
浦沙深下塞鴻疑有女蛾西望處上陽煙樹正
秋風

寄唐州李玭尚書
累代功勲照世光奚胡聞道死心降書功筆秃
三千管領節門排十六雙先揖耿弇聲寂寂今
看黃霸事摐摐時人欲識胷襟否彭蠡秋連萬
里江
南陵道中
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
孤迥處誰家紅袖凭江樓
登九峯樓
晴江灩灩含淺沙高低遶郭滯秋花牛酒漁笛
山月上鷺渚鶖粱溪日斜為郡異鄉徒泥酒杜
陵芳草豈無家白頭搔殺倚柱遍歸棹何時聞
軋鴉
別家
初歲嬌兒未識爺別爺不拜手吒叉拊頭一別
三千里何日迎門却到家
歸家
穉子牽衣問歸來何太遲共誰爭歲月贏得鬢
邊絲
雨

連雲接塞添迢遞灑幕侵燈送寂寥一夜不眠
孤客耳主人窻外有芭蕉

送人

鴛鴦帳裏暖芙蓉低泣關山幾萬重明鑑半邊
釵一股此生何處不相逢

遣懷

道泰時還泰時來命不來何當離城市高卧博
山隈

醉贈薛道封

飲酒論文四百刻水分雲隔二三年男兒事業
知公有賣與明君直幾錢

歙州盧中丞見惠名醖

誰憐賤子啓窮途太守封來酒壹壺攻破是非
渾似夢削平身世有如無醺醺若借嵇康懶兀
兀仍添甯武愚猶念悲秋更分賜夾溪紅蓼映
風蒲

詠襪

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玉陵年少
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宮詞二首

蟬翼輕綃傅體紅玉膚如醉向春風深宮鎖閉
猶疑惑更取丹沙試辟宮

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須朝不是恩銀鑰却收
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

月

三十六宮秋夜深昭陽歌斷信沉沉唯應獨伴
陳皇后照見長門望幸心

忍死留別獻鹽鐵裴相公二十叔

賢相輔明主蒼生壽域開青春辭白日幽壤作
黃埃豈是無多士偏蒙不棄才孤墳一尺土誰
可為培栽

悲吳王城

二月春色江上來水精波動碎樓臺吳王宮殿
柳含翠蘇小宅房花正開解舞細腰何處往能
歌姹女逐誰迴千秋萬古無消息國作荒原人
作灰

閨情代作

梧桐葉落鴈初歸迢遞無因寄遠衣月照石泉
金點冷鳳酣簫管玉聲微佳人力杵秋風外蕩
子從征夢寐希遥望戍樓天欲曉滿城鼙鼓白

雲飛

寄沈褎秀才

晴河萬里色如刀處處浮雲卧碧桃仙桂茂時
金鏡曉洛波飛處玉容高雄如寶劒衝牛斗麗
似鸞鳳養羽毛他日憶君何處望九天香滿碧
蕭騷

入關

東西南北數衢通曾取江西徑過東今日更尋
南去路未秋應有北歸鴻

及第後寄長安故人

東都放牓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廻秦地少年
多辦酒已将春色入關來

偶作

才子風流詠曉霞倚樓吟住日初斜驚殺東鄰
繡床女錯将黃暈壓檀花

贈終南蘭若僧

北闕南山是故鄉兩枝仙桂一時芳休公都不
知名姓始覺禪門氣味長

遣懷

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
揚州夢占得青樓薄倖名

春日途中

田園不事來遊宦故國誰教爾別離獨倚關亭
還把酒一年春盡送春時

秋感

金風萬里思何盡玉樹一窻秋影寒獨掩此門
明月下淚流香袂倚欄干

贈漁父

蘆花深澤靜垂綸月夕煙朝幾十春自說孤舟
寒水畔不曾逢着獨醒人

歎花

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
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

題劉秀才新竹

數莖幽玉色曉夕翠煙分聲破寒窻夢根穿綠
蘚紋漸籠當檻日欲礙入簾雲不是山陰客何
人愛此君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
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書懷
滿眼青山未得過鏡中無那鬢絲何秖言旋老轉無事欲到中年事更多

紫薇花
曉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園中最上春桃李無言又何在向風偏笑豔陽人

醉後呈崔大夫
謝傅秋凉閑管絃徒教賤子侍華筵溪頭正雨歸不得辜負南窻一覺眠

知宣州沈大夫登北樓書懷
兵符嚴重辭金馬星生光芒射斗牛筆落青山飄古韻帳開紅旆照高秋香連日彩浮絹幕溪逐歌聲遶畫樓可惜登臨佳麗地羽儀須去鳳池遊

夜雨
九月三十日雨聲如別秋無端滿階葉共白幾人頭點滴侵寒夢蕭騷著淡愁漁歌聽不唱蓑濕棹迴舟

方響
數條秋水挂琅玕玉手丁當怕夜寒曲盡連敲三四下恐驚珠淚落金盤

將出關宿層峯驛却寄李諫議
孤驛在重阻雲根掩柴扉數聲暮禽切萬壑秋意歸心馳碧泉澗目斷青瑣闈明日武關外夢魂勞遠飛

使迴枉唐州崔司馬書兼寄四韻因和
清晨候吏把酒來十載離憂得暫開癡叔去時還讀易仲容多興索銜盃人心計日殷勤望馬首隨雲早晚迴莫為霜臺愁歲暮潛龍須待一聲雷

郡齋秋夜即事寄斛斯處士許秀才
有客誰人肯夜過獨憐風景奈愁何邊鴻怨處迷霜久庭樹空來見月多故國杳無千里信綵弦時伴一聲歌馳心秖待城烏曉幾對虛簷望白河

同趙二十二訪張明府郊居聯句
陶潛官罷酒瓶空門掩楊花一夜風 牧 古調詩吟山色裏無絃琴在月明中 嘏 遠簷高樹宜幽鳥出岫孤雲逐晚虹 牧 別後東籬數枝菊不知閑醉與誰同 嘏

早春題眞上人院 生天寶初

清羸已近百年身古寺風煙又一春寰海自成戎馬地唯師曾是太平人

對花微疾不飲呈坐中諸公

花前雖病亦提壷數調持觴興有無盡日臨風羨人醉雪香空伴白髭鬚

酬王秀才桃花園見寄

桃滿西園淑景催幾多紅豔淺深開此花不逐溪流出晉客無因入洞來

走筆送杜十三歸京

煙濃上漢聲聲遠逸驥尋雲步步高應笑內兄年六十郡城閑坐養霜毛

送王十至褒中因寄尚書

闕下經年別人間兩地情壇場新漢將煙月古隋城鴈去梁山遠雲高楚岫明君家荷藕好緘恨寄遥程

後池泛舟送王十

相送西郊暮景和青蒼竹外遶寒波爲君醮甲十分飲應見離心一倍多

重送王十

分袂還應立馬看向來離思始知難鴈飛不見行塵滅景下山遥極目寒

洛陽秋夕

冷冷寒水帶霜風更在天橋夜景中清禁漏閑煙樹寂月輪移在上陽宮

贈獵騎

巳落雙鵰血尚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鴈恐有家書寄遠人

懷吳中馮秀才

長洲苑外草蕭蕭却筭遊程歲月遥唯有別時今不忘暮煙秋雨過楓橋

寄東林僧

初月微明漏白煙碧松梢外挂青天西風靜起傳深葉應送愁吟入夜蟬

秋夕

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瑶階夜色凉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瑶瑟

玉仙瑶瑟夜珊珊月過樓西桂燭殘風景人間不如此動摇湘水徹明寒

送故人歸山

三清洞裏無端別又拂塵衣欲卧雲看著桂冠迷處所北山蘿月在移文

聞角

曉樓煙檻出雲霄景下林塘已寂寥城角爲秋悲更遠護霜雲破海天遥

押兵甲發谷口寄諸公

曉澗青青桂色孤楚人隨王上天衢水辭谷口山寒少今日風頭校暖無

和令狐侍御賞蕙草

尋常詩思巧如春又喜幽亭蕙草新本是馨香比君子遶欄今更爲何人

偶題

道在人間或可傳小還輕變已多年今來海上昇高望不到蓬萊不是仙

三川驛伏覽座主舍人留題

舊跡依然已十秋雪山當面照銀鉤懷恩淚盡霜天曉一片餘霞映驛樓

陝州醉贈裴四同年

凄風洛下同覊思遲日棠陰得醉歌自笑與君三歲別頭銜依舊鬢絲多

破鏡

佳人失手鏡初分何日團圓再會君今朝萬里秋風起山北山南一片雲

長安雪後

秦陵漢苑參差雪北闕南山次第春車馬滿城原上去豈知惆悵有閑人

華清宮

零葉翻紅萬樹霜玉蓮開蘂暖泉香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

冬日題智門寺北樓

滿懷多少是恩酬未見功名已白頭不爲尋山試筋力豈能寒上背雲樓

別王十後遣京使累路附書

重關曉度宿雲寒羸馬緣知步步難此信的應中路見亂山何處拆書看

許秀才至辱李蘄州絶句問斷酒之情因寄

有客南來話所思故人遥枉醉中詩暫因微疾須防酒不是歡情減舊時

送張判官歸兼謁鄂州大夫

處士聞名早遊秦獻疏迴腹中書萬卷身外酒千盃江雨春波闊園林客夢催今君拜旌戟凜凜近霜臺

宿長慶寺

南行步步遠浮塵更近青山昨夜鄰高鐸數聲秋撼玉霽河千里曉橫銀紅渠影落前池淨綠稻香來野逕頻終日官閑無一事不妨長醉是游人

望少華

身隨白日看將老心與青雲自有期今對晴峯無十里世緣多累暗生悲

文字波中去不還物情初與是非閑時名竟是無端事羞對靈山道愛山

眼看雲鶴不相隨何看塵中事作為好伴羽人深洞去月前秋聽玉參差

登澧州驛樓寄京兆韋尹 尹曾典此郡

一話涔陽舊使君郡人迴首望青雲政聲長與江聲在自到津樓日夜聞

長安晴望

翠屛山對鳳城開碧落搖光霽後來迴識六龍巡幸處飛煙閑繞望春臺

歲日朝迴 口號

星河猶在整朝衣遠望天門再拜歸笑向春風初五十敢言知命且知非

驌驦駿

瑤池罷游宴良樂委塵沙遭遇不遭遇鹽車與鼓車

龍丘途中 二首

漢苑殘花別吳江盛夏來唯看萬樹合不見一枝開

水色饒湘浦灘聲怯建溪淚流迴月上可得更猿啼

宮人塚

盡是離宮院中女苑墻城外塚纍纍少年入內教歌舞不識君王到老時

寄浙西李判官

燕臺上客意何如四五年來漸漸踈直道莫拋男子業遭時還與故人書青雲滿眼應驕我白髮渾頭少恨渠唯念賢哉崔大讓可憐無事不歌魚

寄杜子

不識長楊事北胡且教紅袖醉來扶狂風烈焰
雖千尺谿得平生俊氣無
武牢關吏應相笑箇底年年往復來若問使君
何處去爲言相憶首長廻

盧秀才將出王屋高步名場江南相逢
贈別

王屋山人有古文欲攀青桂弄氛氳將携健筆
干明主莫向山壇問白雲馳逐寧教爭處讓是
非偏忌衆中分交遊話我憑君道除却鱸魚更

不聞

送劉三復郎中赴闕

横溪辭寂寞金馬去追遊好是鴛鴦侶正逢霄
漢秋玉珂聲瑣瑣錦帳夢悠悠微笑知今是因
風謝釣舟

羊欄浦夜陪宴會

弋檻營中夜未央雨沾雲惹侍襄王毬來香袖
依稀暖酒凸觥心汎灔光紅絃高緊聲聲急珠
唱鋪圓裊裊長自比諸生最無取不知何處亦
升堂

送杜顗赴潤州幕

少年才俊赴知音丞相門欄不覺深直道事人
男子業異鄉加飯弟兄心還須整理韋弦佩莫
獨矜誇玳瑁簪若去上元懷古去謝安墳下與
沉吟

有感

宛溪垂柳最長枝曾被春風盡日吹不堪攀折
猶堪看陌上少年來自遲

書懷寄盧州

謝山南畔州風物最宜秋太守懸金印佳人敞
畫樓凝缸昭醉夕殘月上汀州可惜當年鬢朱
門不得遊

賀崔大夫崔正字

内舉無慙古所難燕臺遥想拂塵冠登龍有路
水不峻一鴈背飛天正寒别夜酒餘紅燭短映
山帆去碧霞殘謝公樓下潺湲響離恨詩情添
幾般

江南送左師

江南爲客正悲秋更送吾師古渡頭惆悵不同
塵土別水雲蹤跡去悠悠

寢夜

螢唱如波咽更深似水寒露華驚弊褐燈影挂塵冠故國初離夢前溪更下灘紛紛毫髮事多少宦遊難

十九兄郡樓有宴病不赴

十二層樓敞畫簷連雲歌盡草纖纖空堂病怯階前月燕子嗔垂一行簾

愁

聚散竟無形迴腸自結成古今留不得離別又潛生降虜將軍思窮秋遠客情何人更憔悴落第泣秦京

隋苑 一云定子 牛相小青

紅霞一抹廣陵春定子當筵睡臉新却笑丘墟隋煬帝破家亡國為誰人

芭蕉

芭蕉為雨移故向窗前種憐渠點滴聲留得歸鄉夢夢遠莫歸鄉覺來一翻動

汴人舟行答張祜

千萬長河共使船聽君詩句倍滄然春風野岸名花發一道帆檣畫柳煙

牧陪昭應盧郎中在江西宣州佐今吏部沈公幕罷府周歲公宰昭應牧在淮南糜職敘舊成二十韻用以投寄

燕鴈下揚州凉風柳陌愁可憐千里夢還是一年秋宛水環朱檻章江敞碧流謬陪吾益友祗事我賢侯印組榮光馬鋒鋩看解牛井閭安樂易冠蓋惬依投政簡稀開閣功成每運籌送春經野塢遲日上高樓玉裂歌聲斷霞飄舞帶收泥情斜拂印別臉小低頭日晚花枝爛釭疑粉彩稠未曾孤酩酊剩肯隻淹留重德俄徵寵諸生苦宦遊分途之絕國灑淚拜行輈聚散真漂梗光陰極轉郵銘心徒歷歷屈指盡悠悠君作烹鮮用誰膺仄席求卷懷能憤悱卒歲且優游去矣時難遇沽哉價莫酬滿枝為鼓吹衷甲避戈矛隋帝宮荒草秦王土一丘相逢好大笑除此揔雲浮

樊川外集

樊川别集序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集賢校理裴延翰編次牧之文號樊川集者二十卷中有古律詩二百四十九首且言牧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纔屬留者十二三疑其散落于世者多矣舊傳集外詩者又九十五首家家有之予往年於宗郊魏處士野家得牧詩九首近汶上盧訥處又得五十篇皆二集所逸者其後池泛舟寘送王十秀才詩乃知外集所亡取别句以補題今編次作一卷俟有所得更益之熙寧六年三月一日杜陵田槩序

寓言

暖風遲日柳初含顧影看身又自慙何事明朝獨惆悵杏花時節在江南

猿

月白煙青水暗流孤猿啣恨叫中秋三聲欲斷疑腸斷饒是少年須白頭

懷歸

塵埃終日滿窻前水態雲容思浩然爭得便歸湘浦去却持竿上釣魚船

邊上晚秋

黑山南面更無州馬放平沙夜不收風送孤城臨晚角一聲聲入客心愁

傷友人悼吹簫妓

玉簫聲斷沒流年滿目春愁隴樹煙艶質已隨雲雨散鳳樓空鎖月明天

訪許顔

門近寒溪窻近山枕山流水日潺潺長嫌世上浮雲客老向塵中不解顔

春日古道傍作

萬古榮華旦暮齊樓臺春盡草萋萋君看陌上何人墓旋化紅塵送馬蹄

青塚

青塚前頭隴水流燕山山上暮雲秋蛾眉一墜窮泉路夜夜孤魂月下愁

大夢上人自廬峯迴

行脚尋常到寺稀一枝藜杖一禪衣開門滿院空秋色新向廬峯過夏歸

洛中二首

柳動晴風拂路塵年年宮闕鎖濃春一從翠輦無巡幸老却蛾眉幾許人

風吹柳帶搖晴綠蝶遶花枝戀暖香多把芳菲泛春酒直教愁色對愁腸

邊上聞胡笳 三首

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煙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爭禁十九年

海路無塵邊草新榮枯不見綠楊春白沙日暮愁雲起獨感離鄉萬里人

胡雛吹笛上高臺寒鴈驚飛去不迴盡日春風

吹不散只應分付客愁來

春日寄許渾先輩

薊北鴈初去湘南春又歸水流滄海急人到白頭稀塞路盡何處我愁當落暉終須接鴛鷺雲漢共高飛

經闔閭城

遺蹤委衰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人何處終年水自流孤煙村戍遠亂雨海門秋吟罷獨歸去煙雲盡慘愁

并州道中

行役我方倦苦吟誰復聞戍樓春帶雪邊角暮吹雲極目無人迹迴頭送鴈群如何遺公子高卧醉醺醺

別懷

相別徒成泣經過總是空勞生慣離別夜夢苦西東去路三湘浪歸程一片風他年寄消息書在鯉魚中

漁父

白髮滄浪上全忘是與非秋潭垂釣去夜月叩船歸煙影侵蘆岸潮痕在竹扉終年狎鷗鳥來

去且無機

秋夢

寒空動高吹月色滿清砧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

早秋客舍

風吹一片葉萬物已驚秋獨夜他鄉淚年年爲客愁別離何處盡搖落幾時休不及磻溪叟身閑長自由

逢故人

故交相見稀相見倍依依塵路事不盡雲巖閑好歸投人銷壯志徇俗變真機又落他鄉淚風前一滿衣

秋晚江上遣懷

孤舟天際外去路望中懸貧病遠行客夢寬多在家蟬吟秋色樹鵶噪夕陽沙不擬徹雙鬢他方擲歲華

長安夜月

寒光垂靜夜浩彩滿重城萬國盡分照誰家無此名古槐疎影薄仙桂動秋聲獨有長門裏蛾眉對曉晴

雲

東西那有礙出處豈虛心曉入洞庭闊暮歸巫峽深渡江隨鳥影擁樹隔猿吟莫隱高唐去枯苗待作霖

春懷

年光何太急倏忽又青春明月誰家主江山暗換人鶯花潛運老榮樂漸成塵遥憶朱門柳別離應更頻

逢故人

年年不相見相見却成悲教我淚如霰嗟君髮似絲正傷携手處況值落花時莫惜今宵醉人間忽忽期

閑題

男兒所在即為家百鎰黃金一朶花借問春風何處好綠楊深巷馬頭斜

金谷園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墮樓人

重登科

星漢離宮月出輪滿街含笑綺羅春花前每被青娥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遊邊

黃沙連海路無塵邊草長枯不見春日暮拂雲堆下過馬前逢著射鵰人

將赴池州道中作

青陽雲水去年尋黃絹歌詩出翰林投轄暫停留酒客絳帷斜繫滿松陰妖人笑我不相問道者應知歸路心南去南來盡鄉國月沉秋水只沉沉

隋宮春

龍舟東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滿故宮亡國亡家爲顔色露桃猶自恨春風

蠻中醉

瘴塞蠻江入洞流人家多在竹棚頭青山海上無城郭唯見松牌出象州

寓題

把酒直須判酩酊逢花莫惜暫淹留假如三萬六千日半是悲哀半是愁

送趙十二赴舉

省事却因多事力無心翻似有心來秋風郡閣殘花在別後何人更一杯

偶呈鄭先輩

不語亭亭儼薄粧畫裙雙鳳鬱金香西京才子旁看取何似喬家那窈娘

子規

蜀地曾聞子規鳥宣城又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江樓

獨酌芳春酒登樓已半醺誰驚一行鴈衝斷過江雲

旅宿

旅館無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燈思舊事斷鴈警愁眠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湘江好煙月門繫釣魚船

杜鵑

杜宇竟何冤年年叫蜀門至今銜積恨終古弔殘魂芳草迷腸結紅花染血痕山川盡春色嗚咽復誰論

聞蟬

火雲初似滅曉角欲微清故國行千里新蟬忽數聲時行仍髣髴度日更分明不敢頻傾耳唯憂白髮生

送友人

十載名兼利人皆與命爭青春留不住白髮自然生夜雨滴鄉思秋風從別情都門五十里馳馬逐雞聲

旅情

窗虛枕簟涼寢倦憶瀟湘山色幾時老人心終日忙松風半夜雨簾月滿堂霜匹馬好歸去江

頭橘正香

曉望

獨起望山色水雞鳴蓼洲房星隨月曉楚木向雲秋曲渚疑江盡平沙似浪浮秦原在何處澤國碧悠悠

貽友人

自是東西客逢人又送人不應相見老秪是別離頻度日還知暮平生未識春儻無遷谷分歸去養天真

書事

自笑走紅塵流年舊復新東風半夜雨南國萬家春失計拋漁艇何門化涸鱗是誰添歲月老却暗投人

別鶴

分飛共所從六翮勢催風聲斷碧雲外影孤明月中青田歸遠路丹桂舊巢空矯翼知何處天涯不可窮

晚泊

帆濕去悠悠停橈宿渡頭亂煙迷野岸獨鳥出中流蓬雨延鄉夢江風阻暮秋儻無身外事甘老向扁舟

山寺

峭壁引行徑截溪開石門泉飛濺虛檻雲起漲河軒隔水看來路疎籬見定猿未閑難久住歸去復何言

早行

垂鞭信馬行數里未雞鳴林下帶殘夢葉飛時忽驚霜凝孤鶴迥月曉遠山橫僮僕休辭慮時平路復平

秋日偶題

荷花兼柳葉彼此不勝秋玉露滴初泣金風吹更愁綠眉甘棄墜紅臉恨飄流數息是游子少年還白頭

憶歸

新城非故里終日想柴扃興罷花還落愁來酒欲醒何人初髮白幾處亂山青遠憶湘江上漁歌對月聽

偶見黃州作

朔風高緊掠河樓白皁騧郎白罽裘有箇當壚明似月馬鞭斜揖笑回頭

醉倒
日晴空樂下仙雲俱在凉亭送使君莫辭一盞
即相請還是三年更不聞

酬許十三秀才兼依來韻

多為裁詩步竹軒有時凝思過朝昏篇成敢道
懷金璞吟苦唯應似嶺猿迷興每慙花月夕寄
愁長在別離寃煩君把卷侵寒燭麗句時傳畫
戟門

後池泛舟送王十秀才

城日晚悠悠絃歌在碧流夕風飄度曲煙嶼隱
行舟問拍疑新令憐香占彩毬當筵雖一醉寧
復緩離愁

書情

誰家洛浦神十四五來人媚髮輕垂額香衫軟
着身摘蓮紅袖濕窺淥翠娥頻飛鵲徒來往平
陽公主親

兵部尚書席上作

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召分司御史來偶發狂言
驚滿坐三重粉面一時回

驌驦坂

荆州一萬里不如蒯易度仰首望飛鳴伊人何
異趣

樊川別集